

LA COMÉDIE HUMAINE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3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 三 卷

〔法〕巴尔扎克著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I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I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三卷/ (法) 巴尔扎克(Balzac,H.)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890-4

Ⅰ.人… Ⅱ.①巴… ②多…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33号

本卷编校人员:袁树仁 黄晋凯 艾 珉(责任编辑)

护 封 摄 影:弗朗索瓦兹·布约—马柯·波洛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413,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0.8125 插页8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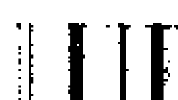
定价27.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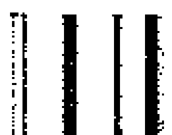


目　次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Ⅲ〕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Ⅲ〕





双重家庭

献给路易丝·德·屠尔海姆伯爵夫人①
以志怀念和深情的敬意

她谦卑的仆人
德·巴尔扎克

当年在巴黎市政厅周围的老城区，有几条很曲折、很阴暗的街道；圣约翰回旋栏街就是其中之一：它顺着市政厅的小花园曲折蜿蜒，直到同马特鲁瓦街相交处，准确地说，是延伸到如今已经拆除的一垛旧墙的墙根下。当年还能看到这里设置的S形回旋栏，这个街名便是由此而来的。栅栏到一八二三年才拆除：那一年，市政当局决定在市府小花园的旧址上建造一座可供举行舞会的大厅，准备用于欢迎昂古莱姆公爵②从西班牙远征归来的庆祝活动。这条街的最宽处是在与迪克赛朗德里街交叉的路口上，但也只有五法尺光景。所以，一遇多雨季节，便可看见滚滚的浊浪冲刷沿街老房子的墙基，将家

① 韩斯卡夫人的女友，常住在维也纳。巴尔扎克一八三五年旅居维也纳时曾是她姐姐和表兄的座上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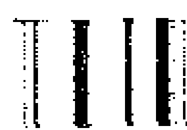
② 昂古莱姆公爵（1775—1844），查理十世的长子。一八二三年曾指挥法军远征西班牙。

家户户倒在墙角的垃圾席卷而去。垃圾车是无法通过这里的，住户们只好指望狂风暴雨来打扫这条终年泥泞的街道，试想，这条街怎能干净整洁呢？当盛暑的骄阳直逼巴黎的时节，一片金灿灿的光芒象刀锋似的晃眼；但它却只能照耀这条阴暗的街道于一时，而无从晒干那股经久不散的潮气——它从底层到二楼，团团围住了这些幽暗寂静的屋子。住户们在六月里从下午五点起就得开始点灯，一到冬天更是昼夜不熄了。就是在今天，假如有一位大胆的行人想从沼泽区①走到塞纳河滨，假如他从茅草街的尽头出发，途经武士街、劈柴街、双门街直抵圣约翰回旋栏街，那么他还会觉得自己似乎一直是在地窖里行进。报刊的专栏常常吹嘘老巴黎的辉煌灿烂，其实老巴黎几乎所有街道都类似这种阴暗潮湿的迷宫。好古之士倒还可以在这里鉴赏若干罕见的历史遗迹。比如，当年回旋栏街与迪克赛朗德里街交叉的街角上那所老房子还没有毁坏，观光者可以在那所房屋的墙壁上看到两只大铁环的残痕：那是当年本区的治保官员为了确保社会治安，要求每晚拴上链子的残迹。这所房屋以古色古香著称；从建房时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更可见出这类旧宅的有碍健康。为了使底层保持洁净，就将楼房的地窖顶升到比地面高出二法尺左右，这样便迫使来客在进屋时登上三级台阶。独扇大门的门框形成一个半圆拱形，拱顶石上装饰着美女头像和阿拉伯风格的图案，由于年深日久，花纹已经剥蚀了。底层朝向回旋栏街的一面有

① 巴黎的老区之一，在今第三、四区的地段内。从十七世纪起建有许多高级住宅，但十八世纪以后，该区居民多属中下阶层。

一小套房，开有三扇窗，窗台约有一人高，就从那小街上取光。在这几扇已有破损的窗户外面，加装了几根稀稀拉拉的粗铁条儿，算是防护措施；铁条的末端隆起一个小圆球，和面包房里的炉条很相象。如果白天有哪位好奇的行人朝套房的两间小屋张望，那么他肯定会一无所获。因为只有在七月骄阳的照射之下，才能窥见第二间屋里的一方凹处，里面嵌着两张木床，床上铺着绿哔叽毯子；整个凹处都是老式木工活儿。不过每当下午三点钟光景，烛光一亮，便可透过头间屋子的窗户见到一位老妇人：她坐在炉角边的一张板凳上，拨着炉火，煨着一锅浓汁燉肉，那是一般看门女人惯做的家常菜。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屋子的后墙上挂着寥寥可数的几件炊具和家用器皿。还能看见一张旧桌子，支在X形的木架上；桌面连一张台布也没有，直接陈放着几件锡制餐具和老人刚做好的那份菜。这间屋子既是厨房又作餐室，权充家具的还有三张破椅。壁炉台上放着一面破镜子、一块打火石、三只玻璃杯、几根火柴和一只有缺口的白色大水罐。在这片阴冷的栖身之地，一切都陈列得井然有序，焕发着勤俭的精神，所以无论方格地板、日用器皿还是壁炉灶具，看上去都挺顺眼。老妇人苍白多皱的容貌同阴暗的街道、破旧的房屋倒也颇为协调。假如你看见她坐在椅子上养神的姿态，你一定会觉得：她对这所房屋的依依不舍，有如一只蜗牛对自已褐色硬壳的留恋。在她的表情中，一种难于形诸笔墨的狡黠，透过平日略带做作的老好脾气而时有流露。她头戴一顶珠罗纱圆便帽，但也难以将银白的发丝统统遮住。她有一双灰色的大

眼睛，如同那条小街一样静谧。她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和墙上的裂缝可谓异曲同工。出身寒微也罢，家道中落也罢，反正她对那忧患的生涯似乎早已抱定逆来顺受的态度。从日出到日落，除了围炉举火和提篮上街以外，她一直坐在另外那间小屋里，面对一位年轻姑娘，紧挨最后那扇窗户。白天任何时候，过路行人都能够望见这位青年女工：她总是静坐在一张老式的红绒安乐椅上，埋头于一具刺绣绷架，勤奋不息地劳动着。母亲则在膝上放一只墨绿色的鼓筒，专心抽制一圈圈的珠罗纱。然而她用指头转动线轴已相当艰难。因为目力衰退，便在她那六旬老人的鼻梁上架起一副旧式眼镜，全凭鼻翅鼓足张力，方能维持它不致掉落。夜幕一降临，这两位勤劳的女工便在中间放上一盏油灯，让光线透过两只装满水的玻璃圆瓶，把各自的活计照得通亮：一位借以辨明从鼓筒的线轴里抽出的最纤细的线头；一位便可识别刺绣图案上最工巧的笔触。铁栅栏的曲度，使姑娘得以在窗台上置放一只长方形木盒，里面盛满泥土，好好歹歹长着几株香料豆、几棵金莲花、一株枯瘦的小忍冬，和几茎牵牛花——那牵牛花病弱的枝藤也攀附上了铁栅栏。这些几近枯萎的植物毕竟长出了若干苍白无力的花骨朵儿，为窗棂里的画面平添了一层忧郁妩媚的韵味，使镶嵌其间的两个人物更显得和谐动人。过路行人哪怕自私透顶，只要看见这室内的场景，也可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生活窥一斑而知全豹了。看来这位刺绣女工全仗着这种针尖上的手艺过活。很多涉足过回旋栏街的人都不禁纳罕：一个年轻的姑娘，在这等土窖子里过日子，怎能保持住鲜润的气色呢？假定



有一位大学生，途经这里去拉丁区①，那么凭着想象力的驰骋，他定会产生种种联想，把这默默无闻、苦捱岁月的生命比作装点清冷石壁的长春藤；比作终生含辛茹苦、养活了别人而又于无声无臭之中诞生、耕耘、亡故的农夫。一个坐收年金的人，则必会以业主的目光将这座房屋打量一番，然后思忖着："万一哪一天刺绣不复时兴，这两个弱女子又将何以为生呢？"还有一些在市政厅或司法院担任一官半职的人，上、下班都得按时经过这条小街，他们当中或许会出个把心肠慈悲之辈。也许有一位鳏夫或一位年近四十的阿多尼斯②，于反复探测这苦难生涯的种种秘密之余，指望着有朝一日母女俩向外界求援，他也就乐得不太破财地娶下这位天真无邪的女工，她那双既丰腴又灵巧的纤手、她那柔嫩鲜润的颈脖和白皙平滑的肌肤（这诱人的姿色或许正得之于在这条暗无天日的小街上长居久住）早已令他赞叹不已。也许有这么一位年收入不过一千二百法郎的老实敦厚的小职员，由于日日目睹姑娘热忱的劳作，十分看重她那纯正的品德，便指望自己获得擢升，好将两条默默无闻的生命结合到一处、将两个人不屈不挠的苦干拧成一股绳；那么，他至少可以借男子汉强劲的膂力来支撑她的生计，并将一种恬静平和、色泽象窗台上的花朵一样淡雅的爱情奉献给她。这一类朦胧的期待，为老妈妈暗淡无光的灰眼睛增添了许多生机。早晨，用完一顿极简单的早餐，她就回到坐位上抱起鼓筒：那倒不是为了尽职，而多半是摆摆样

---

① 巴黎的文教区。

② 借喻。阿多尼斯原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子；因为她将眼镜放到了一张红木制的小针线台上，那针线台跟她自己一样也是上了年纪的。然后，从早上八点到十点钟左右，她就检阅起路过小街的常客来：她采集人家的目光，品评人家的举止打扮、音容笑貌，好象是为着女儿的婚事在同他们讨价还价；她那双表情丰富的眼睛，仿佛正在暗中牵线，竭力使双方建立起融融的情思。不难猜到：对她来说，这检阅好比观剧，也许这就是她仅有的乐趣。女儿很少抬头张望。由于害羞，或者是由于对自己的贫困感到难堪，她似乎整天都埋头于那副绷架。只在老妈妈发出惊讶的呼叫时，女儿才在路人面前露一露她那带着倦意的容颜。一位身穿崭新礼服的小职员，一位胳臂上突然挽着一个女人的常客，往往有幸看到这位年轻女工微微翘起的鼻尖，她那玫瑰红的樱桃小口和那虽已疲惫不堪、但却依然生机勃勃的灰眼睛。辛劳的不眠之夜，只在她的眼睛下方、颧骨之上鲜润的皮肤上留下两个微微泛白的眼泡。这可怜的孩子仿佛是为了爱情与欢乐而生的：为爱情，她那双眼皮之上描着两弯姣好的蛾眉，她的头上生着又浓又密的浅栗色头发，她尽可将自己掩蔽在这一头浓发之下，好象是为了避开情人的目光而躲进深闺绣阁；为了欢乐，她那天生善动的鼻翅儿，便在鲜嫩的面颊上造成一对小酒窝，令她在开颜一笑之间将万般愁苦置于九霄云外。欢乐是希望之花，欢乐赋予她力量，使她毫无畏惧地正视艰苦的人生之路。姑娘一向很注意仔细梳理自己的秀发。按照巴黎女工的习惯，她的晨妆似乎就在于将头发梳理得平滑熨帖，将两鬓卷成两道波浪，把白皙的皮肤映衬得更加秀美。她那齐着颈脖的

发根儿，形成一道清晰的深褐线条，又为她增添了一层妩媚，令人倍感那青春的魅力。旁观的路人见她专心工作，不为外界的杂沓之声所动，准会说她是惺惺作态。诱人的希望果然更加挑起了一般少年的好奇心，使他们频频回首，徒然想看一看那羞怯的容貌。

“卡罗琳娜，咱们又多了一位常客哩！以前那些人可都不及他呀！”

母亲低声说这话的时间，是一八一五年八月的一个上午。这话倒引起了年轻女工的注意，于是她朝街上看了一眼，但那陌生人早已走远了。

“他朝哪儿飞啦？”姑娘问。

“下午四点钟，人家没准还会打这儿过。我盯牢他，到时候我轻轻踢你的脚。他一定还会路过这里的，因为他经过咱们这条小街已有三天。不过时间没个准儿：头一天是六点，前天是四点，昨天却是三点。记得从前也偶尔见过这人。他大约是市政厅的一位职员，眼下搬到沼泽区去了。”

“喏，”老妈妈朝街上看了一眼，接着又说，“咱们那位穿栗色礼服的先生，今天戴上假发啦！这下他可大变样了！”

这位穿栗色礼服的先生，大概是每天川流不息的队伍的“队尾”，因为老妈妈说着又戴上了眼镜，拿起手里的活计，同时叹了一口气，向女儿投去一道奇特的目光。恐怕连拉瓦特①本人也很难对之进行透彻的分析：这目光中既有赞叹、又有感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神学家、哲学家、诗人，“面相学”的首创者。

激；既含着改善光景的某种期望，又混杂着生了这么个标致女儿的自豪感。下午四点钟光景，老妇轻轻碰了一下卡罗琳娜的脚：姑娘猛一抬头，恰好看见这位新来的男角儿；今后他的定期出场，将为这出戏增色不少。这男子年近四十，身材高大颀长，面色苍白，着一身黑礼服，举止仪表颇为庄重。当他那浅褐色眸子的锐利目光与老妈妈暗淡的眼神相遇时，她不觉浑身一震：她感到他好象有一种洞察人心的禀赋或习惯；还预感到他待人接物一定同这小街上的空气一样冰冷。但在他那张威严的面孔上，脸色却灰里泛青，是因为操劳过度，还是体虚气衰？这问题在老妈妈心中可以找出二十种不同的答案。但在第二天，还是卡罗琳娜首先猜到了其中的原委：他的前额易蹙多皱，定是胸有积郁；他的面颊略显干瘪，那是苦难留下的印记，仿佛是令受难者彼此能够识别，借以相互慰勉，并且齐心协力地应付厄运。这时天气酷热，加上这位先生神不守舍，竟忘了戴帽子就匆匆走上这条不卫生的小街。卡罗琳娜于是得以看见他长着一头毛刷般的短发，使他的表情显得更加严峻。起初，姑娘眼神里闪动着一种天真无邪的好奇心；随着这位路人渐渐远去，活象送殡行列中的最后一名亲属，姑娘的眼神不觉染上一层充满同情的温柔色彩。卡罗琳娜一见这男子，就得到一种强烈的印象；虽然谈不上富于魅力，但同其他过客引起的感受相比，情形却大不相同。她头一遭儿对自己和母亲之外的陌路人产生了一种同情心。老妈妈絮絮叨叨地把种种异想天开的猜测当作谈资，女儿嫌烦而没答理她，不声不响地只顾在绷开的珠罗纱上飞针走线。她很惋惜自己未能

好好端详那位陌生人，只得等第二天再明确对他的看法。小街上一位经常出现的过客引起她的联翩浮想，这还是头一遭儿。平素，做妈妈的嫁女心切，把每个过路行人都假定为女儿的夫君，生出种种猜想。姑娘只好抿着嘴儿苦笑罢了。这一类冒失的想法不曾引起女儿的邪念，不能不归因于她那顽强执着的劳动，不幸这无法减免的工作正在消耗她那宝贵的青春活力，总有一天会损及她那清澈的目光，或者从她白皙的双颊上，夺去那眼下还是娇艳动人的姿色。大约有整整两个月的光景，这位黑衣先生（这变成了他的雅号）的行止毫无规律：他不一定总是途经回旋栏街。老妈妈同他常常是上午不曾谋面，下午却有幸相遇；他不像其他公务员那样严格按时往返，那伙人简直变成了克罗夏尔太太的时钟。头一次相遇时，他的目光曾使老妈妈吃了一惊；此后，他的眼睛似乎再也没有留意过由这两位女窖神构成的那幅别具风情的图画。那时的回旋栏街，除一家废铁铺有两扇朝街的大门和一个黑洞洞的店堂外，便只有一些带铁栅栏的窗子，由此透入的光线又通过若干气窗给邻舍的楼梯照明。所以那位路人的冷漠态度，就难以归之于有什么危险的情敌了。于是，克罗夏尔太太便更加纳闷：这位黑衣先生为什么总是那么忧心忡忡呢？他不是低头瞧地，便是昂首远眺，似乎要透过回旋栏街的迷雾去预卜未来。九月末的某个早晨，在那间黑屋子昏暗背景的映衬下，卡罗琳娜·克罗夏尔活泼的倩影显得格外楚楚动人。迟开的花朵，同已略显凋敝的枝藤在窗棂上交错环抱，把她的容颜映照得尤其光艳夺目。而且，在这帧日常小景图上，本来就是明暗互衬、

红白相交，恰与温柔的姑娘正在刺绣的细纱织物辉映成趣，还同两把安乐椅褐、红相间的色调形成了活泼的对照。于是那陌路人便仔细欣赏了一番这动人画面的美好效果。却说老妈妈早已对黑衣先生的淡漠态度感到难以忍受。这天便故意把线轴儿弄得轧轧直响。那位愁容满面、心事重重的过路人听到这古怪声音，不由得抬头看了看。他同卡罗琳娜只不过交换了一个眼风，而且是转瞬即逝的一个眼风，却已使他俩的心灵有了轻微的接触，两人都预感到：他们是会相互思慕的。下午四点，当陌生人再路过时，卡罗琳娜从嗒嗒有声的石板路面上辨出了他的足音。当他俩相互凝望的时候——这在双方都已是一种"蓄谋"了，——那位过客面含微笑，眼光里洋溢着善意；卡罗琳娜羞赧得面红耳赤。老妈妈则心满意足地在一旁观察着他们俩。从这个难忘的上午之后，黑衣先生便每日经过回旋栏街两次，绝少例外，而那例外也总会被母女两人察觉。他下班的时间不固定，母女俩由此断定他不同于一般低级职员，他既不易从公务中脱身，也无须严守作息时间。在冬季前的三个月里，卡罗琳娜同这位路人每天见面两次，每次的时间也就是从她家门以及三扇窗户前走过的瞬间。这类匆匆的会晤起初是心照不宣，渐渐便带上了几分情谊。他们两人，经过反复端详之后，从开始的略有所知，发展到相知甚深。不久之后，竟变成了那人对卡罗琳娜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造访。假如当这位黑衣先生走过时，竟忘了以他那富于表情的嘴唇或褐色眼珠的友好目光，向她泛起一种欲露还敛的微笑，那么她就会整天若有所失。她好似这样一类老人：他们把天天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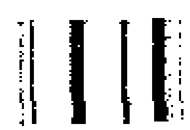
当成一大乐趣，即使在某个隆重节庆的次日，或是由于忘记了这一天无报，或是由于心情烦躁不安，他们照旧会失魂落魄地向别人讨取报纸。他们正是借此来填补生活的空虚。不过，对于那位陌路人犹如对于卡罗琳娜，这类短暂的晤面已变成好友间的喁喁私语。姑娘的忧患哀愁都逃不过那位沉默的男友聪敏犀利的目光；而男友有了牵肠挂肚的心事也决计瞒不过卡罗琳娜的慧眼。

“他昨天准保遇上了伤心事儿！”那女工看到黑衣先生的憔悴面容，常常产生这种想法。

“哎呀，他准是公务非常繁忙啊！”一旦她察觉到某种蛛丝马迹，便不禁发出这样的叹息。

那陌生人也猜得出：姑娘要在星期天赶着绣完那条令他颇感兴趣的长裙。缴纳房租的限期日渐逼近，他看出她那美丽的脸蛋上堆起了一层愁云；他还看得出卡罗琳娜什么时候又度过了不眠之夜。而她更加注意的是：随着他俩交谊日笃，摧残她那如花娇颜的种种忧思正在渐渐消散。秋去冬来，装点窗栏的枝叶纷纷枯槁残败，窗户也随之紧闭了。这时，那陌生人发现：玻璃窗上与姑娘齐头高的地方，灯光却显得分外明亮；于是他发出了一丝甜甜的会心微笑。那盏微火寒灯，那勾出母女俩头像的微红的投影，无异于向他暗示这小家庭生计窘迫。不过，他若在眼神里流露出些许怜悯的表情，卡罗琳娜便高傲地装出快乐的模样作为回答。然而，他俩内心萌发的感情却始终埋藏着，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事让他们彼此了解到这感情的强烈和深广。他俩甚至从来没有听见过对方的声音。

这一对无言的朋友，象提防灾祸一样，都避免作进一步的交往。双方似乎都在担心，惟恐在对方的厄运之上再增添什么不幸。也许正是这种友爱的思虑，迫使他俩裹足不前吧？也许这是出于利己的顾忌，或那种足以使偌大城池的居民各负一隅、老死不相往来的无情猜忌吧？觉醒中的秘密心声是否正在警告他们：危险的事端也许近在眼前！很难解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绪：它既为他俩缔结了友情，又令他们相互存着戒心；既使他俩彼此倾慕，又让他们淡漠相处；既令他俩本能地相傍相依，又在事实上相隔千里。或许这是因为双方都想保持自身的幻觉吧。有时候黑衣先生似乎担心这花朵一般鲜嫩的嘴唇会不会吐出粗言鄙语，而卡罗琳娜则似乎深感自己不能与这位神秘君子门当户对：他身上的种种特征都说明他既有钱、又有势啊。至于好妈妈克罗夏尔太太，她对女儿的优柔寡断几乎有点儿愤愤然了。对黑衣先生，她一向报以恭顺友善的微笑，现在却摆出一副赌气的样子。她十分苦恼地向女儿抱怨：自己这么一大把年纪，还不得不天天围着锅台转。她的风湿病和鼻炎也从未象现在这样严重，折磨得她不停地唉声叹气。这年冬天，她也没能按照卡罗琳娜当初的计划，抽制出那么多珠罗纱。这种状况延续到将近十二月底。那是面包空前昂贵的时节，眼看粮价就要上涨。随之而来的正是一般穷人觉得格外难熬的一八一六年。这时，那过客从他不知名姓的姑娘脸上，发现了深愁隐痛的痕迹，即使她面带亲切的微笑，仍不能将这种痛苦遮尽。不久，他又从卡罗琳娜困倦的眼神里看到了通宵苦干的迹象。在这月底的某个夜晚，他一反



常态，在凌晨一点重新来到圣约翰回旋栏街。夜间的寂静使他在离卡罗琳娜家门挺远的地方就听到了老妈妈的哭诉和年轻女工更加痛苦的叹息；那声音伴着霏霏雨雪的咝咝细声传入他的耳际。他竭力放缓脚步慢慢挨近。接着又冒着被拘捕的危险，屈身蹲在窗下谛听母女间的对话，并透过窗帘上的破洞窥视她们。那窗帘本是细纱布做成，现在颜色发黄，布满大大小小的洞眼，就象毛毛虫一圈圈啃啮过的一大片白菜叶子。这位好奇的过客看见：在两副绷架之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张贴有印花的公文，还有一盏油灯放在两只装满清水的圆瓶中间。他一望而知，那是一张法院的传票。只见克罗夏尔太太泪流满面；卡罗琳娜的声音也失去了柔和动听的色彩，而带上了颤巍巍的喉音。

"妈妈，你为什么这样忧伤呢？莫利讷先生总不至于不等我绣好这条长裙，就急着拍卖咱们的家具，或者把咱们扫地出门吧？只要再有两个夜晚，我就能做完，亲自送到罗甘太太门上去！"

"万一她还象平常那样不立刻给钱呢？还有，面包店的欠账也得靠这条裙子结清呢！"

旁观这场面的男子，早就有察言观色的习惯。他发现，母亲的悲伤之中带着几分做作，而女儿的哀痛却全然发自肺腑。他离去片刻之后，又回到原地。从纱帘里一张望，只见为娘的已上床歇息，年轻的女工却仍然伏在绷架上，不倦地继续劳动。桌上，在传票的一旁，放着一块切作三角形的面包，大概是她的夜餐，同时也是一种提示：勇担重任总会有所酬报。黑

衣先生极为感动，心中充满了悲悯，立刻通过一块破玻璃，将钱袋扔到姑娘脚前。然后，他不等着看那女孩儿的惊诧，便心情激动、耳热面赤地溜走了。第二天，这位感伤、孤僻的陌生人又途经窗下，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不过他未能回避卡罗琳娜向他表示的满腔谢忱。原来姑娘敞开了窗户，用小刀拨弄那盖满了雪的盛着泥土的方木盒。这费尽心机找出的笨拙借口，无异于告诉她的恩人：这一回她不愿意隔着玻璃窗同他晤面了。刺绣女工的眼里饱噙着泪水；她对恩人微微颔首，仿佛在示意："我无以相报，只能以心相许！"但黑衣先生似乎一点也不懂这一番诚挚的心意。傍晚，当他再次路过时，卡罗琳娜正忙着糊上那块碎裂的玻璃。她借机朝他启开那雪白光洁的皓齿，仿佛用这莞尔一笑来表示某种许诺。黑衣先生即刻拐进了另一条街道，此后很久不复见到他在回旋栏街上露面。

到一八一六年五月初的某个星期六上午，卡罗琳娜在黑沉沉的两排屋子之间猛然看到一线清朗明净、不见一丝云影的天空。于是她一面将一杯清水浇到那株忍冬的树根上，一面呼唤母亲：

"妈妈呀，咱们明儿上蒙摩朗西去散散心罢！"

说也巧，她兴冲冲地说着这话的当儿，黑衣先生正打窗下经过，脸上的表情比什么时候都更加忧郁沉闷。卡罗琳娜对他投去一瞥温柔纯洁的目光，或许也可以把这看成一种邀请吧。于是第二天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克罗夏尔太太身着暗红色美利奴① 毛料礼服，头戴丝质软帽，颈围仿开司米长条花纹

① 指原产于西班牙的细毛绵羊。

围巾，来到圣德尼城郊大道同昂吉安街相交的街角上，想在那里叫一部马车；就在这时，不期而遇地撞见了那位生客——他正笔直地站在那里，好象夫君正在迎候贤妻的来临。他一见卡罗琳娜，便高兴得展眉一笑，脸上的愁云也就踪影全无。这天，卡罗琳娜纤巧的小脚上加了棕褐色普鲁涅拉斜纹呢①护腿套，身着洁白的连衣裙，一阵对身材难看的女人十分不利的恶风刮着她的衣裙，勾勒出了她那楚楚动人的线条。她头戴一顶粉红缎子衬里的草帽，更使她的容颜如天仙般光艳照人，腰系一条棕褐色宽腰带，益发衬托出她那两掌便可合围的纤腰。她那雪白的前额上茶褐色的头发分梳成左右两股，使她显得分外娇憨可爱。心情愉快更使她活泼轻盈得象她头上戴的草帽一般。一见到黑衣先生，她心中便燃起一种比她的美貌与装束还要美好的炽烈希望。那位先生原先还有一点犹豫，但一见卡罗琳娜，喜悦之情便油然而生，也许就是这种心境使他毅然决定陪同她作这次郊游。于是他租好一部驭马看来颇为壮实的轻便马车，吩咐驶往圣勒-塔韦尼。说着就请克罗夏尔母女在车上就座。母亲倒也并不推辞。当马车驶上去圣德尼的大路时，她忽然想到不能这样毫无顾忌地领受人情，便诌了几句客套，诸如让他跟两个女人作伴出游，未免诸多不便云云。

“先生也许想独自一人到圣勒去吧？”她假惺惺地问道。然后，她又抱怨天气太热，尤其抱怨自己的鼻炎，说她深受其害，弄得彻夜不能成眠。就因为这个缘故，车子刚到圣德尼，克罗

---

① 普鲁涅拉厂产的一种薄呢料。

夏尔太太就似乎入了梦乡。她那呼呼作响的鼾声中，有几声使黑衣先生觉得不大真实。他用颇不以为然的目光瞧了瞧这位老太太，同时蹙了蹙眉头。

“哦，她睡着啦！”卡罗琳娜天真地说。“从昨晚起，她就不停地咳嗽，她一定是累了！”

那位旅伴默不作声，只是狡猾地抿嘴一笑，那意思似乎是：

“天真的孩子呀，你对母亲的性格并不了解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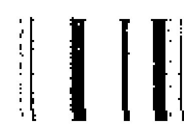
不过，虽然他心中不无怀疑，但等马车驶上通往甜水镇的白杨林荫道时，这位黑衣先生也相信克罗夏尔太太真的入睡了，也可能是，他已无意推敲这里面真真假假的成分究竟各含多少。或许是因为美丽晴朗的天空、乡下纯净的空气、白杨的嫩芽、白荆的花朵和柳絮杨花散发的醉人芬芳使他心旷神怡，一如大自然本身那样自由舒展；或许是因为他已不再能忍受日常生活的种种羁绊；或许是因为卡罗琳娜活泼的眼神同他目光里的忧郁有了一种默契和呼应；总之，黑衣先生开始同这位姑娘攀谈起来。他俩的谈话象微风吹拂枝叶那样朦朦胧胧，象粉蝶在蓝天飞舞那样飘忽不定，象田野里优美悦耳的声响那样毫无条理，然而也象大自然一样打上了神秘的爱情的印记。在这个节令，田野不是颇象刚披上婚礼盛装的新嫁娘，由于兴奋而微微颤栗吗？它不是向最冷漠的人也发出了热情的邀请，请他们一起来共享欢乐吗？他从去秋以来头一遭儿走出沼泽区阴森的街道，投入风光明媚、景色如画的蒙摩朗西峡谷的怀抱；早晨穿越峡谷，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再回顾那双含

着无限深情的眼睛，面对此情此景，谁还能心如古井，谁还能守口如瓶？这位陌生人感到：卡罗琳娜的性格开朗多于机智；多情胜于教养；她的欢笑近于顽皮淘气，但她的言谈却充满真情实意。每当这位男伴聪明巧妙地提出问题，姑娘都能推心置腹，恳切应答：这正是下层阶级的习惯，而不同于上流人士的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黑衣先生的表情活跃，仿佛重又获得了生机。他那满面愁容也渐渐消散，脸上慢慢有了血色，显露出当初的年轻俊美，卡罗琳娜见了既高兴又骄傲。这位容貌出众的绣花女工猜想，她的男伴准是久已享受不到温存和爱情，因而对女人的热诚失掉了信心。后来，卡罗琳娜在欢声笑语中偶然冒出一句玩笑话，促使这位陌生旅伴摘掉最后一层面幕，恢复了他那纯真的天性与青春的活力。他仿佛同一些可厌的思绪作了最后的诀别，露出了被老成持重的外表所掩盖的活泼心灵。于是谈话不知不觉变得极其亲密。等到马车在长条形的圣勒村村口停下来，卡罗琳娜已将这位陌生人亲昵地称作"罗杰先生"。这时老妈妈才如梦初醒似地睁开了睡眼。

罗杰用满腹狐疑的声调，对姑娘附耳低语：

"卡罗琳娜，她把咱俩的谈话全都听去了呢！"

卡罗琳娜不以为然地抿嘴一笑。那生性多疑的男人额头上的阴云也就顿时消散了：他因为害怕老妈妈故意算计他俩而确实有过疑虑。克罗夏尔太太倒是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顺从地跟着他俩走进了圣勒公园。两个年轻人商定要去看一看那秀丽的大草坪和清香扑鼻的灌木林；那都是奉奥棠丝王



后①的懿旨，按照她的爱好修葺的，因此也就远近闻名了。

“天哪，这儿的风景多美啊！”卡罗琳娜不禁喊道。

她登上了蒙摩朗西森林边陲的绿色山坡：宽阔的峡谷在她脚下展开，那地形蜿蜒曲折，时有村落散见其间，远处的地平线上呈现出山峦的淡蓝色轮廓，峡谷里有钟楼、草地和一片片田野；大自然的喁喁细语，遥遥传入姑娘的耳际，颇象是大海柔波的微响。三位游客沿着一条人工河的河岸漫步，走进了这个颇有瑞士风味的峡谷。那里设有一座瑞士式的木屋别墅，曾多次有幸迎迓过奥棠丝王后和拿破仑陛下。公园里有一条生满鲜苔的长凳，皇上伉俪、王公贵族都曾在那里憩息。于是卡罗琳娜怀着无限虔敬的心情在那上面坐下。这当儿，克罗夏尔太太表示要去仔细观赏横跨两堵石壁的一座吊桥，说着便径自向着这乡间胜景走去，留下女儿由罗杰先生照应，还说反正他俩是离不开她的视野的。

“怎么，可怜的姑娘！”罗杰感叹道，“难道您从来不曾想过要享受荣华富贵吗？难道您从来没想到过要穿穿您自己绣出的美丽长裙吗？”

“罗杰先生，要说我不向往有钱人的福气，那我就是当面撒谎啦！可不是吗，我心里老在嘀咕，尤其是在每天就寝时，我常想：可怜的妈妈这么大年纪了，如果在刮风下雨时不必亲自上街买东西，那该有多好啊！我真希望每天清早能有一

① 奥棠丝王后(1783—1837)，荷兰王路易·波拿巴之妻，拿破仑三世之母，精通音乐、绘画，以艺术趣味高雅闻名于世。圣勒曾经是她的私人领地。

名女仆，在她起身之前，就把一杯加了白糖的咖啡端到她床前。可怜的老妈妈，她还挺喜欢看小说，但愿她把目力用到诵读心爱的作品上，而不要起早贪黑地摇那些线轴。她还需要喝点好葡萄酒。反正我希望她能享享清福。而她的心地是多么善良啊！”

“您亲身领受过她的善良么？”

“噢，当然罗！”姑娘语调真挚地答道。沉寂片刻之后，这对青年人朝克罗夏尔太太那边瞧了一眼，只见她已经走到那座农家小桥的正中，用食指做了一个似乎是吓唬他俩的手势。

“当然是领受过的，”卡罗琳娜接着说，“我小时，她对我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她把自己珍藏的最后几件银餐具都卖了，好让我到那位老小姐家里学刺绣。还有可怜的爸爸，妈妈尽了最大的努力，让他在卧病不起的日子里少受一些折磨！”

说到这里，姑娘微微颤抖着，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算了，别再提过去的苦日子啦！”说着，她竭力想恢复高高兴兴的样子。只见罗杰听了很受感动，她脸上便泛起了红晕；但她不敢正眼瞧他。

“您父亲当年是干什么的？”他问。

“大革命前，他是巴黎歌剧院的舞蹈演员，”她态度十分自然地说，“母亲是合唱队队员。在舞台上，父亲指挥过千军万马。攻打巴士底狱那天他碰巧在场。几个起义者认出了他，便问他：既然能在舞台上带兵，那么现在来指挥一次真枪实弹的进攻如何？父亲生性勇敢，当即一口应承，充当了起义者

的指挥官。后来他在桑布尔-默兹地方的驻军里当了上尉，算是对他这份战功的报答。他因为身先士卒而连获擢升，直到当了上校。接着在吕赞①一役中受了重伤，遣返巴黎卧榻一年，终于不治身亡。后来波旁家族回来，母亲拿不到抚恤年金，家里变得一贫如洗，只好找些零活餬口。近来好妈妈更是经常病魔缠身，还从未见过她象现在这样不耐煎熬的。她常常抱怨眼前的苦日子。这一点我也能理解：她到底见过世面，尝到过好日子的甜头。我可就不同啦：因为压根儿不知那是啥滋味，也就无所留恋。我只祈求天老爷一件事……"

"什么事呀？"罗杰本来若有所思，这会儿却急急地问。

"就是愿普天下的女人永远穿戴绣花珠罗纱，让我永远有活儿干！"

这番坦诚的自白唤起了那男伴的关切。待到克罗夏尔太太回头朝他俩走来时，罗杰对她的印象已经有了改善。

"好啊，孩子们！你们海阔天空地聊够了吧？"她问，态度既宽容又揶揄。停了一会，又说："想想吧，罗杰先生：那位小伍长②当年就坐在您那个坐位上呀！"接着又说：

"可怜的人！我丈夫可是真心拥护他的。也真是，幸亏克罗夏尔先生早已故世，否则哪里受得了，他们居然把他流放到了那个鬼地方！"

罗杰忙将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要小心。老人家点了点头，郑重地说：

① 今德国东南部之小镇。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曾在此大败俄、普军。

② 指拿破仑。

“得啦，都到了免开尊口、莫谈国事的地步啦！”

说着，她掀开内衣衣襟，露出一枚十字架和一条红缎带；缎带用细丝带拴着，挂在她的脖子上。

“那人①将这个授给了我可怜的克罗夏尔；他们总不能禁止我佩戴它吧？我没准还要把它带进棺材哩……”

这番话在那年头就算得上离经叛道了；罗杰一听赶快站起身来，打断了老妈妈的话头。三人一起穿过公园小径，回到村子里去。罗杰稍稍离开片刻，到塔韦尼最上等的餐馆里订下了一顿饭，然后又回来接那母女二人，抄林间小路把她们领进了餐馆。晚饭席上，大家兴高采烈。罗杰已远非当初途经回旋栏街的那个阴沉沉的人影，他已不大象那位黑衣先生，倒更象一个信心十足的青年，随时准备投进生活的洪流，如同这两位辛勤劳动而又无忧无虑的女人一般——虽然她们也许明天就要断炊。他似乎沉浸于少年时的欢乐，他的微笑既温文尔雅、又如孩童般天真。近五点时，喝完几杯香槟以后，这顿愉快的晚餐便结束了。这时罗杰首先提出到那边的栗树荫下去参加村里的露天舞会。他同卡罗琳娜一道翩翩起舞。他俩的双手不无奥妙地相互紧握；他俩的心因为燃烧着同一种希望而怦怦跳动。在蔚蓝的晴空下，在殷红的夕阳斜照下，他俩的目光也放出了异彩，而在他俩的心目中，这眼里的光芒更远远胜过天上的光芒！一个念头、一种欲望，包含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对这两个生命来说，似乎没有不能实现的愿望。在这

① 指拿破仑。

奇妙的时刻，欢乐的火焰把他们的前程也都照亮，心灵所念及的就只有幸福。这美好的一天已给他俩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他们往昔的岁月里不曾有过能够与之相比的经历！江河源头的涓涓细流，不是比浩瀚的巨川更加妩媚动人吗？欲念不是比实在的享乐更令人销魂吗？你所期望获得的不是比你已占有的更富于吸引力吗？

“这一天就此完结了吗？”舞步方停，罗杰便脱口而出地叹道。卡罗琳娜见他脸上流露出一层淡淡的愁绪，便不胜同情地瞅着他。

“您返回巴黎之后，为什么不能象在这里一样也高高兴兴的呢？”她问，“难道只是在圣勒才有幸福吗？我倒觉得，现在不论走到哪里，我都不至于遭逢不幸了！”

听见此话，罗杰不觉浑身一颤。女子在忘情之时，常会走得比她们想到的更远。同样，她们一旦故作正经，也会超乎实际地表现得十分狠心。自结识之初那次眉目传情以来，他俩头一回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一处。他们不曾将这想法点破，却同时产生了一种相互感应，仿佛有一炉温暖人心的烈火，正抚慰着严冬给他们留下的创伤。后来，似乎他们自己也害怕那无言相对的静场，便径直向停车的地点走去。但在登车之前，他俩抛开了克罗夏尔太太，亲密无间地手携着手，在一条绿荫掩映的小径上奔跑。老妈妈洁白的珠罗纱帽，本来已成为万绿丛中的一点标记，此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卡罗琳娜！”罗杰用迷乱的声音激动地呼叫着。姑娘意会到了这喊声所蕴含的欲念，竟慌张得向后倒退一步。可是，她

毕竟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罗杰，让他热烈地吻着；然后她又赶紧把手抽了回来——因为她稍一踮脚尖，便瞥见了徐徐前行的母亲。克罗夏尔太太只当视而不见，似乎她还牢记着当年扮角儿的经验：在此时此地，只容她插上几句旁白。

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风流韵事，往后串演的舞台不再是回旋栏街了。现在要想寻找他俩的踪迹，便须追随着向巴黎的摩登市区转移。那里有些新建房屋，其中某些套间似乎是专为成双成对的新人① 欢度蜜月而设计的：糊墙纸和画幅都是崭新的，正好与新人的青春焕发相呼应；一切装饰都象他们的爱情之花一样美丽鲜艳；屋里的种种陈设，都同年轻人的思想、同沸腾的欲念相协调。在泰布街中段，有一所基石还很洁白的新屋，它那前厅和大门的廊柱，还没有玷上丝毫污痕；闪闪发光的墙壁，涂的是我们与英国复交以后逐渐流行的油漆；三楼上面有一个小套间；设计师好象早知它的用途而作了精心安排。一进门是一间朴素明净的前厅，齐半人高处都刷上了仿大理石灰泥；与前厅毗连的是一间客厅和一间小餐室；客厅又通往一间漂亮的卧室，卧室旁有浴室。壁炉上方装着大块玻璃镜，镶有趣味高雅的镜框；门上则绘有讲究的阿拉伯图案，上楣的风格纯净淡雅。建筑艺术的爱好者最能从这里看出布局与装饰的学问，这也正是现代法国建筑师的特长。这套房子的陈设布置，由裱糊安装专家在艺术家指导下完成。卡罗琳娜迁入居住已有一个月光景了。罗杰刚把她带来时，她觉

---

① 这里往往是指未履行合法手续的婚姻。

得恍若进入了仙境，只要简略描述一下它的主室，便可见其一斑。她那卧室的墙壁，挂着灰色壁幔，上面织有活泼的绿丝花纹；家具上罩着浅色开司米护套，清淡而优美，正是眼下最时髦的设计：一只柜面嵌有褐色装饰线的、本地木料做的细工五斗柜，用来收藏珠宝首饰；一张风格与之相近的写字台，供主人伏在芳香扑鼻的信纸上挥写情书；床上用品都带有古雅的情趣，细薄柔软的织物，潇洒地散放在床面，那温馨的氛围，足以激发屋主人的欲念；窗帘用灰色丝绸做成，饰有绿色的流苏，常常紧闭以遮避阳光；一只青铜挂钟，钟壳上雕刻着爱神为普绪喀① 戴桂冠的故事；另外，地上还铺着一方哥特花纹的红色地毯，将这优雅处所的各种陈设映衬得分外出色。正对着一面大穿衣镜的，是一只玲珑的梳妆台，昔日的绣花女有点不耐烦地坐在那里，等著名理发师普莱齐尔赶快完成他的手艺。

"您今天还打算把我的头发做好吗？"她问。

"太太的头发可是又长又密啊！"普莱齐尔答道。

卡罗琳娜情不自禁地抿嘴一笑。老艺人的这句赞词，或许使她想起男友的热情夸奖吧。他也称道过她那秀美的发丝，表示不胜爱慕。理发师刚刚离去，贴身使女便进来同女主人商量以怎样的装扮，来博取罗杰最大的欢心。这时正当一

---

① 普绪喀，又译普赛克，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绝色美女，为爱神厄洛斯所恋，但爱神禁止普绪喀看他的真面目，一夜，普绪喀趁爱神熟睡时，点了一支蜡烛偷看，厄洛斯惊醒，从此失踪。后普绪喀经历了种种苦难，才得以与爱神重聚。

八一六年九月初，天气渐趋寒冷，于是主仆二人选定一条栗鼠毛的绿绸连衫裙。穿戴打扮完毕，卡罗琳娜便急忙走进客厅，打开落地窗，走上房屋正面华丽的阳台，她双臂抱在胸前，姿态优美动人。她倒不想博得过往行人的赞赏，引起路人的顾盼，而是要向与泰布街交叉的大马路张望。这瞭望口有点象调皮的演员在大幕上挖的一个洞眼，从这里可以观察街上的高车驷马和熙来攘往的人群；那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情景大有中国走马灯的意味。这位昔日家住回旋栏街的女工，还不知罗杰究竟是步行归来，还是乘车回家。于是她逐个地观望来去匆匆的行人和新近从英国进口的轻便马车。等了约摸一刻钟，她觉得那人理应到家了，不过她那锐利的目光尚未看到、她的芳心也没有感应到来人的踪影，于是她那带着稚气的面容上流露出又爱又怨的表情。在她脚下，人流纷至沓来，象蚂蚁一样蠕动，她那秀美的眉宇间对这些人透着何等的轻蔑和不屑一顾！她那双伶俐的灰眼睛，灼灼地闪着光芒。一般心高气傲的姑娘漫步于巴黎街头，都存着挑逗的用心，想引起过路行人的注目。然而感情专一的她，对这种目光却避之惟恐不及。她大约并不在乎那些欣赏她的路人第二天是否还记得她那向前张望的雪白的脸庞；是否还记得她那双伸到阳台外边的纤足；是否还没有忘记她那双诱人的、水灵灵的大眼；还有她那微微翘起、富于肉感的鼻尖。她心里只装着一个人，胸中只萌动着一个念头。蓦然，一只点缀着斑纹的枣红马头，出现在由房屋勾画出的天际线上。卡罗琳娜微微一颤，连忙踮起脚尖去看那白色的马缰和车身的颜色。果然就是他！罗杰转

过街角，已能瞥见家中的阳台，于是在马背上狠加一鞭，催促马儿奋力奔驰，不一会儿就奔到它同主人一样熟悉的古铜色大门面前。使女听见女主人喜不自胜的呼声，早已将套房的房门打开，恭候主人光临。罗杰匆匆走进客厅，将卡罗琳娜一把搂在怀里。如同不常见的爱侣重逢，他热烈地将她吻了又吻。他将她带进，更确切地说，是他俩互相搂抱着，不约而同地一起走进了那间馨香四溢的幽室。壁炉前横放的那张双人沙发正好接纳了他俩，两人相对无言、默默凝视了片刻。这时，他俩只是用紧握双手来表达幸福的心情，还用深沉的目光传达着彼此的思念。

“这可真的是他呀！”卡罗琳娜终于迸出了这句话来。“可不是吗，你回来啦！要知道，我已整整三天没有见到你，这就等于一个世纪啊！可你怎么啦？你好象有什么心事？”

“可怜的卡罗琳娜……”

“哦，得啦，你就会说‘可怜的卡罗琳娜’！”

“呃，你不要笑，我的天使！咱们今晚不能上费多街①去看戏了！”

卡罗琳娜噘了噘小嘴表示不满，但不一会儿这情绪就消失了。

“我真傻！既然同你见了面，怎能又想着去看戏呢？看到你，不就等于看到了我最喜欢的‘节目’吗？”她大声嚷着，一面用手抚摸着罗杰的头发。

---

① 指巴黎轻歌剧院，一八〇一年设立，院址在费多街。

“我不能不去拜访总检察官，因为我们当下正在办一件棘手的案子。他在大审理厅遇见了我，目前又正好轮到我担任起诉发言人；他盛情邀我共进晚餐。不过，亲爱的，你们母女可以先到费多街去。假使我这里的会见结束得早，我一定赶来找你们。”

“撇开你，我们去看戏！”卡罗琳娜惊讶地叫道，“不和你一起分享快乐……！哎，我的罗杰呀！真不该让你得到我的亲吻！”说着，她跳上前搂住他的脖子，那举动既天真又风流。

“卡罗琳娜，我得回去换换衣服。沼泽区离这儿挺远，我手头还有几件公事要办。”

“先生，请你说话留点儿神！”卡罗琳娜打断他的话，“妈妈讲过，男人要是开口闭口谈公事，那就是表示他们开始变心啦！”

“卡罗琳娜，我这不是来了吗？不是从不讲情面的公务里偷空来了吗……？”

“嘘，嘘！”她急忙将食指放到罗杰的嘴唇上，又道：“你看不出我是说着玩的吗？”

这时，他俩又折回到客厅里。罗杰一眼便看见当天早晨由细木工送来的一件陈设：那玫瑰色老式木绷架。当年母女俩寄居圣约翰回旋栏街，就是靠这绷架的产品来维持生计，现在已将它整旧如新。绷架上正撑开着一条构图华丽的珠罗纱裙。

“好了，亲爱的朋友。今晚我就呆在家里干活吧。只要一

动手绣纱裙，我一定会想起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你那时默不作声地从我窗下走过，却时时要回首顾盼。你的目光使我彻夜不能入眠。啊，亲爱的绷架，它是我客厅里最美好的家具，虽然它并不是你罗杰的赠礼！”

罗杰听了心情颇不平静，跌坐在一张扶手椅里，卡罗琳娜顺势坐在他的膝上，接着说：

“你还不知道……你在听我说话吗？我想把将来刺绣所得统统用于救济穷人。你已使我变得很富有：我非常喜欢贝勒弗依这片美丽的领地；并非因为那是一笔财产，而主要由于它是你的馈赠！可不是吗？罗杰呀，我想改名叫卡罗琳娜·德·贝勒弗依，你看行吗？你应当知道：这是否合法，是否能获准呢？”

因为不喜欢“克罗夏尔”这个姓氏，罗杰努了努嘴表示赞同。卡罗琳娜高兴得轻轻蹦跳着，边拍巴掌边说：

“我觉得这样我就更是属于你的啦！平常姑娘出嫁总是放弃娘家姓氏，改从夫姓的呀……”

说到这里，她似乎想起了一件烦心的事，不觉涨红了脸，但马上又将这心事撇开了。她拉着罗杰的手，走到一架打开的钢琴面前：

“你瞧，我已经弹熟了那支奏鸣曲，简直如仙乐一般呢！”

说着，她的十指已奔腾在那象牙琴键上，直至她觉得自己被人拦腰抱起：

“卡罗琳娜，我早就该走啦！”

“你一心想走吗？那就走你的吧！”她赌气说。但她斜视

了一下那座挂钟之后，却破颜一笑，得意地喊道：

"到底把你多留了十五分钟啦！"

"再见吧，德·贝勒弗依小姐！"他以情侣间惯用的风趣口吻说。

她接受了罗杰的一吻，然后把他送到门口。待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渐渐消逝，她又赶紧奔上阳台，看着他登上轻便马车，提起缰绳，接受他最后一瞥，听着车轮在石板路上的辘辘滚动声，目送那匹骏美的坐骑、那律师的大礼帽和马夫帽上的金边流苏渐渐远去。最后，直到黝黑的街角遮断她的视线之后很久，她仍然站在那里不停地观望。

卡罗琳娜·德·贝勒弗依小姐在泰布街这所雅致的宅第定居之后五年，再次出现了类似前面这样亲昵的场面，将一对爱侣之间的依恋之情拴得更牢了。在那间蓝色客厅的正中，面对通往阳台的落地式大窗，一个四岁半的小男孩正提着马鞭，哗啦啦地鞭打着那匹硬纸做的坐骑：马蹄下面有两根弓形的底座，孩子似乎觉得那底座"跑"得不够劲儿；他的金黄头发卷成很多圆圈，垂在绣花细麻绉领上。这时，母亲正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孩子仰起他那天使一般秀美的小脸，朝妈妈微笑。妈妈叮咛他说：

"夏尔，别这么闹，你会把小妹妹吵醒的。"

孩子也真乖，听了这话当即从马背上走下，踮起小脚的脚尖，好象担心在地毯上走路也会弄出什么声响似的。他还把食指放在两排小牙中间以示肃静。总之，他那稚气的姿态显得特别可爱，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流露。他走过来，掀开在妈

妈怀里熟睡的小姑娘脸上那方雪白的纱巾，露出了小姑娘鲜嫩白净的小脸。

“欧也妮睡着了吗？”男孩惊奇地问，“她为什么正好在咱们醒着的时候睡觉呢？”说着把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睁得老大老大。

“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是为什么！”卡罗琳娜笑着回答。

母子俩注视着这个当天早晨刚受过洗的小姑娘。这一年卡罗琳娜约摸二十四岁，无挂无碍的幸福、常驻不衰的愉悦心情，更使她出落得美艳异常。在她身上，女性美已达到完满的境地。她兴高采烈地遵照她亲爱的罗杰的嘱咐，弥补了原先知识上的不足，弹得一手好钢琴，练就了一副婉啭动听的歌喉。但她对上层社会的习俗一无所知，那个社会不会接待她，即使接待，她也不会去。幸福的女人不一定要交际应酬：她过去不曾学会那种优雅的风度举止，也不善于作那种言之无物、华而不实的沙龙式交谈。而另一方面，她却刻苦钻研了一个母亲所必需的各科知识；作为母亲，她唯一的志趣就是将子女教养成人。时刻与孩子形影相随；从摇篮时代起，就经常教育他懂得分辨美丑、识别善恶；防止任何不良的外来影响；既要担当操持家务的重任，又要克尽为人之母的愉快义务；这便是她生活的唯一乐趣。从头一天起，这位温柔贤淑的女性就懂得乐天知命，安于足不出户，安于这蕴含着她一切乐趣的小天地。度过六年甜蜜的生活以后，她还仅仅知道她的情人名叫罗杰。她的卧室里挂着一帧木刻画，画着普绪喀违背禁令，提灯前来看望爱神的情境。这幅画提示她：虽然她目前很幸福，但

这幸福是有条件的。在这六年中，她享受着淡泊的乐趣，从不以任何僭越非分之想来干扰心地确很善良的罗杰。她从不要求钻石和首饰，还谢绝了他一再提出的、为她置备一部专车以示豪华的美意。跑到阳台上去等候罗杰的马车，跟着他出门看戏，在风和日丽的时节同他一起到巴黎近郊去散步，思念他、同他重逢，然后再盼望他归来，这便是她的生命史，其间绝少波澜，但却充满了爱情。她怀里抱着几个月前才出生的小女儿，嘴里哼着儿歌催她入睡，心里甜蜜地回顾往事。她最爱回忆的是九月：罗杰每年要在这个时节带她到贝勒弗依去，领略那兼得四季之美的良辰佳景。野外的花果正在争芳吐艳。晚间的天气乍凉还暖，而上午却常常是丽日当空，温煦宜人。夏日的辉煌灿烂同秋天的悲凉肃杀往往前呼后应。在他们相互爱恋的初期，卡罗琳娜曾将罗杰温和善良、平等待人的种种表现归因于他们常有思念之苦并且相见不易，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允许他们如夫妻一般朝夕相处。于是她心中甜蜜地忆起当他俩头一次来到这小小的加蒂内①胜地，她也曾白白地提心吊胆，也曾战战兢兢地暗中窥视他的为人：多么无谓的爱情侦察啊！这些幸福的岁月，全都象美梦一般流逝了，而那完满的幸福，还从未产生过任何波折。每当她见到这个好人儿的时候，他脸上总是带着甜美的微笑，仿佛是对她那满面春风的一种回报。当她一往情深地忆及这些情景时，她便禁不住热泪盈眶。处在这种有些暧昧的不幸境地，她总觉得是自己爱得不

① 加蒂内是法国重要的农业区，尤以盛产蜂蜜闻名。这里喻指贝勒弗依的富饶、美丽和迷人。

够深切，命运才给予她这样的报应。此外，出于不可抑制的好奇心理，她也千百次地寻思过：为什么一个象罗杰这样多情的男人，竟只能悄悄地享受一种非法的幸福。她暗自在心里编出种种千奇百怪的故事，恰是为了回避真实的原因，那是她私下早已猜到几分，却死活也不肯相信的。她抱着在怀里熟睡的孩子，站起身来，到餐室去关照如何准备晚餐。这天是一八二二年五月六日；几年前的今天，她到圣勒公园去散步，就是那一天决定了她的一生。所以每年五月六日，她都作为爱情纪念日来庆祝。她亲自为这天的晚餐规定使用什么餐巾、什么桌布；还详细指点如何备好饭后甜食。她怀着幸福的心情把种种能使罗杰受到触动的细节安排好之后，才将小姑娘放进那张精致的婴儿吊床，自己来到阳台上。不一会儿，她就看见情人的那部双轮大马车：他进入壮年之后，便用它代替了过去那辆华丽的轻便马车。卡罗琳娜以热烈的爱抚欢迎他的归来，而那小顽童也迎面叫喊着"爸爸"。他在一一领受之余，就来到摇篮旁，欣赏小女儿的酣眠睡态。他吻了吻女孩的前额，便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写满了密密麻麻字句的长纸条儿，接着说：

"卡罗琳娜，这纸条便是欧也妮·德·贝勒弗依小姐将来的嫁奁。"

母亲怀着感激的心情，接过了这张嫁奁凭据，也就是认购公债的一张债权证书。

"为什么给欧也妮三千法郎年金，而夏尔却只有一千五百法郎呢？"她问。

"我的好天使，"他答道，"夏尔将来是男子汉。他有一千五百法郎就足够了。有了这笔收入，一个敢作敢为的男子就跟贫困无缘啦。万一这孩子不成器呢，我也不愿意让他挥金如土。如果他还有点儿志气，那么这份微薄的家产倒足以激发他勤劳苦干的精神。欧也妮却是女孩儿家，嫁奁是非有不可的。"

说着，这位父亲便逗夏尔玩：这孩子可爱的举止，表明他所受的教育自由而开通。父与子之间没有任何疑惧损害那天伦之乐，这乐趣原是对父亲恩情的酬答。这个小家庭的欢乐既甜蜜，又真切。晚间，在一方洁白的屏幕上，放映着变化莫测、奇妙无比的幻灯片，夏尔看了好不新鲜。这纯洁的孩子天使般快活的惊叫，常常逗得卡罗琳娜和罗杰哈哈大笑。后来，男孩儿上床睡觉了，小女儿却醒来嚷着要吃奶。于是，在壁炉的一角，在灯光的照耀下，在洋溢着和平快乐气氛的房间里，罗杰幸福地欣赏着这幅优美的画面：孩子正依偎着卡罗琳娜的胸怀，吸吮着她那象初开的百合花一样洁白鲜嫩的乳房；母亲的头发散落成许许多多褐色的发卷，披散在她的双肩上，几乎完全遮没了她的颈脖。灯光产生了一种黑白、明暗的对比，在她的身上、四周，在她的衣着以及孩子身体上，造成了如画的效果，将年轻妈妈的一切动人之处衬托得更为醒目。罗杰含情脉脉地凝视着这个端庄娴静的女人，觉得她的姿容比从前益发温柔了；他无限爱怜地端详着她那微皱的朱唇，——从那里还不曾吐露过任何不悦耳的话语。这时，卡罗琳娜正斜视着罗杰，目光里闪耀着彼此相似的心思：要么她在尽情享受

自己对他产生的效力，要么她在思量这一夕相聚的前景将会如何。

罗杰完全明白这一瞥机敏的目光所包含的风情，于是故意装出凄凉的神态，开口道：

“我得走了。有一桩重大的案件必须了结，人家正在我的寓所等着我呢。尽职第一呀，可不是这样吗，亲爱的？”

卡罗琳娜以既忧郁又温柔的目光将他打量了一番，然后无可奈何地，以充满牺牲精神、不露痛苦痕迹的态度说：

“那么你走吧。再见啦！你要是再多呆一小时，就别想叫我那么轻易地将你放走啦！”

“我的天使！”不料他却笑盈盈地接口道，“我请得了三天假期；人家还以为我到巴黎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了呢。”

五月六日这个周年纪念日之后几天的某个上午，德·贝勒弗依小姐匆匆奔往沼泽区的圣路易街。她平素每周一次到这里来走动，这一回却是深恐不能及时赶到。她刚收到一封快信，通知她说：她的母亲克罗夏尔太太由于鼻炎和风湿症并发，疼痛不已，现已晕倒在家里。卡罗琳娜再三恳求车夫快马加鞭，并且许给他一大笔小费，正当车夫催马速行之际，克罗夏尔太太晚年同她过从甚密的几个胆小怕事的老太婆，将一位神甫带进了三楼这套干净舒适的住室。克罗夏尔太太的女仆竟不知道：常常来接女主人到家里共进晚餐的那位漂亮小姐，便是她老人家的亲生女儿！正是她抢先提出要请一位忏悔师来帮忙，私下希望这教士对自己的好处至少不亚于对病人的帮助。原来这几个老太婆天天都要来同老孀妇克罗夏尔

闲聊，她们有时一起玩波士顿纸牌，有时则同往土耳其花园散步。就在这一静一动之间，她们居然对这位老友僵冷的心灵产生了影响：她对往事有所反省，对未来建立起了某种观念，对地狱也不无敬畏的心理了；而且由于真诚地恢复了宗教信仰，她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期待着灵魂得到宽赦。在这个庄严的早晨，这三位家住圣弗朗索瓦街和老神庙街的老太婆，重又来到客厅里坐定；而平常克罗夏尔太太是每逢星期二在这里接待她们。她们一个接一个、轮流从安乐椅上站起身来，到可怜的老人身边陪伴她，并用一般应付垂危病人的假话来安慰她。可是，这时连头一天请来的医生也不再担保老孀妇无生命之虞，她们终于感到最后时刻已经迫近，便商量应不应该通知德·贝勒弗依小姐。在征得女仆弗朗索娃同意之后，她们议定派一名听差到泰布街，把病情通知那位年轻的亲戚。她们四人都一致认为她极有权势。不过她们私下里却希望：那个原籍奥弗涅省的听差最好晚点儿把姑娘请来，因为她在克罗夏尔太太的感情中实在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老孀妇的家产显然高达一千多埃居年金。那三个女人对她这般体贴照料，不过是因为这三位好友、甚至女仆弗朗索娃也都不知道她早有了遗产继承人。克罗夏尔太太严守当年歌剧院的规矩，对德·贝勒弗依小姐从不使用“女儿”的亲热称呼；加之小姐本人十分阔绰，这就更使那四个人觉得：他们瓜分那垂危者家产的算盘，差不多是天经地义的了。

不一会，三个女巫中当班的那一位，摇头晃脑地走了过来，对忐忑不安的两个伙伴说：

“现在该派人去请神甫封塔农先生啦。再耽误两个钟头，她就既没有神志、也没有力气签一个字喽！”

那个老掉了牙齿的女仆当即出门，请来一位身着黑礼服的先生。这位神甫长相平庸，再加上前额狭窄，更表明他的思想浅薄。他那阔大松弛的面颊、有两道折裥的下巴颏儿，都显示出一种自私自利的安逸。他那双暴突的褐色小眼睛安在鼪鼩人的眉毛下面还算恰当，只要不抬起这双小眼，他那扑满银粉的头发，倒可给人一种貌似温良的印象。

“神甫先生，”弗朗索娃对他絮叨道，“对您的高见我实在感激不尽；不过您还该想着点儿，我可是尽心尽意地照料过这位亲人来着。”

这位步履艰难、哭丧着脸的女仆看见套间的房门打开了，便没有再往下说，这时三位老婆婆中最精于奉承之道的那一位，已抢先站到了楼梯口，以便头一个跟忏悔神甫搭话。那教士洋洋得意地听完这三位密友连珠炮一般发来的、既甜蜜又虔诚的诉说之后，便走到克罗夏尔太太的床头坐下。为了保持体统和不失检点，三位女士和老仆弗朗索娃不得不留在客厅里，面面相觑地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她们脸上本已布满皱纹，所以能够毫不费力地装得惟妙惟肖、真假莫辨。

“啊，多么不幸啊！”弗朗索娃一边叹息一边嚷道，“我这已经是给第四位女主人送终了，真叫命苦呀！第一位赏了我一百法郎终身年金；第二位给了我五十埃居；第三位留给我一千埃居现款。苦干三十年，总共才捞得了这么一点产业！”

女仆利用她可以自由进出的权利，溜进了旁边一间斗室，

好偷听神甫的低语。

“我的女儿，”封塔农喃喃地说，“我很高兴看到你这么虔诚；你胸前佩戴着天主的圣物……”

克罗夏尔太太做了一个含混的手势，说明她的神志已经不大清楚：她居然指了指帝国荣誉勋位十字勋章。神甫一见皇帝的肖像，顿时吓得倒退一步。然后他又挨近那正在做忏悔的病人，同她低语了片刻；有一阵子弗朗索娃简直什么也听不见。

“我真是命定要遭殃呀！”老人突然迸出一声喊叫，“可别撒手不管我呀！神甫先生，您怎么能认为，我还得对女儿的灵魂负责呢？”

教士的声音太低，墙壁又太厚，弗朗索娃听得不十分清楚。

“哎呀！”老孀妇哭诉道，“那坏蛋没给我留下一点可以自由支配的东西。他抢走了我可怜的卡罗琳娜，硬将我们母女拆散；他只给了我三千利勿尔年金，本金还归我女儿所有！”

一听见这话，弗朗索娃便跑进客厅喊道：

“太太有个女儿，财产却只有终身年金！”

三位老太婆非常惊讶地互相递了个眼色。其中有一位干瘪得鼻子和下颚几乎连成了一片，表现得特别虚伪和狡猾。她眨巴眨巴眼睛，等弗朗索娃一转身，就对那两位朋友示意：

“这女仆可是个精灵鬼呀！她已经在三份遗嘱里占了地盘了。”

这三个老太婆于是继续在这里待着。可是不多一会儿，

神甫露了面：他一开口说话，三个老巫婆就跟着他奔下了楼梯，让弗朗索娃单独陪着女主人。克罗夏尔太太疼痛难熬，但一再按铃也无济于事；原来，近在咫尺的女仆只是敷衍地应对着：

"嗳，这就来啦，马上就来！"

这时，弗朗索娃把衣橱、五斗柜的门不停地开开关关，好象在寻找一张丢失了的彩票。正当这紧张的局面接近顶峰时，德·贝勒弗依小姐赶到了母亲床前，倾诉了孝女的一番心意：

"唉，可怜的妈妈，我真是罪孽深重啊！你得了重病，可我却不知道，连一点感应也没有！不过我现在总算赶到你身边来了……"

"卡罗琳娜……"

"你说什么？"

"我说她们给我请来了一位神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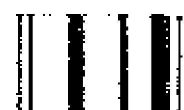
"该请医生才是呀！"德·贝勒弗依小姐接口道，"弗朗索娃，快去请一位医生来！这些老太婆为什么不派人去请医生？"

"可她们偏偏给我请了一位神甫！"老人说着叹了一口气。

"她多么痛苦！可桌上连一瓶止痛药水都没有，什么也没有。"

母亲做了个含混的手势；但目光敏锐的卡罗琳娜却看出了她的心意，便不再作声，好让她把话说完。

"她们给我请来了一位神甫……说是为了给我做忏悔。卡



罗琳娜，你可得小心，"她拼着最后的力气，艰难地叫嚷着，"神甫逼着我说出了你那恩人的姓名哩。"

"可怜的妈妈，谁会把他的名姓告诉你呢?"

老人还想做出狡黠精明的样子，但就在此刻咽了气。如果当时德·贝勒弗依小姐能够细细端详母亲的容颜，她准会见到别人所见不到的一件事，即死神是怎样欢笑的!

为了理解上面这幕场景的意义，就得暂时忘掉这几个人物，以便留出余地来倒叙早先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的最后一桩是同克罗夏尔太太去世相关联的。这样两个部分构成了同一个故事。而由于巴黎生活的特殊规律，这故事却产生了两条不同的情节线索。

一八〇五年十一月末的一天，大约凌晨三点，一位看上去有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律师，从帝国大法官公馆的楼梯上走下来，户外结了薄薄的寒霜，他身上还穿着参加舞会的礼服。走到公馆的院子里，他不禁悲伤地长叹了一声(不过就在这声悲叹里，还透着法国人绝少丢弃的那种欢快)。因为他从公馆的铁栅门望出去，竟不见一辆马车，也听不到远处传来马蹄的得得声，或巴黎车夫瘖哑的呼喊。这位年轻人方才在康巴塞雷斯①的牌桌上刚和首席法官②分手，此刻却只听见法官的辕

① 康巴塞雷斯(1753—1824)，法国政治家兼法学家，执政府时期(1799—1804)的第二执政，后成为帝国大法官，地位仅次于拿破仑本人。"帝国大法官"是一种荣誉称号，高于"首席法官"(司法大臣)。

② 指克洛德-昂布罗亚兹·雷尼埃·玛萨公爵(1746—1814)，他在一八〇二年被任命为首席法官(即司法大臣)。

马在院子里刨蹄子的声音，马车的车灯把院子照得半明半暗。突然，年轻人觉得有人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转过身，认出了首席法官，忙向他表示敬意。正在首席法官的听差放下马车脚踏的时候，这位前国民大会的立法人一眼看出了青年律师的尴尬神情，便乐呵呵地对他说：

"一到夜间，黑猫白猫都成了灰猫。首席法官送一位普通律师一程，也不算丢脸！"

接着又补充解释：

"尤其因为这律师是一位老同事的外甥；这位老同事是行政法院的智囊之一，而行政法院又为法兰西编纂了拿破仑法典！"

帝国最高司法长官作了一个手势，那位步行客就立即登上了马车。

"你住在哪里呀？"大臣问那位律师。接着，一直在待命的听差砰然一声关上了车门。

"大人，住奥古斯丁河滨道。"

马车起动了。年轻人和大臣这时四目相对地静坐着；这天夜晚，在康巴塞雷斯举行的盛宴上，青年律师一直想同大臣搭话而未能如愿，而大臣也似乎自始至终故意回避着他。

"好哇！德·格朗维尔先生，你正在青云直上吧？"

"要是我能在大人身边……"

"我并不是在说笑话，"大臣又道，"你的实习期已结束了两年。在格西默兹和奥特塞尔两案里，你的辩护词都很出色，使你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不过我却一直以为，我对这些倒霉的流亡贵族的忠诚，会给我自己帮倒忙。"

"你真是少不更事，"大臣用郑重的口气对他说。稍停片刻又道："今晚你倒很讨帝国大法官的欢喜！你就到检察院的警务法官团里来做事吧，我们正愁人手不够呢。令舅是康巴塞雷斯和我极其器重的人物，这样一位要人的外甥，又怎能因为缺少后台，就一辈子充当普通律师呢？令舅当年帮助我们度过了惊涛骇浪；这样的关照是令人没齿难忘的。"

"不久以后，"大臣稍停片刻又接着说，"我手头将有三个位置出缺，分别属于巴黎初审法庭和帝国法院。到时你不妨来看看，哪个位置合适，你就放手挑选那一个。在这之前你只管努力工作，不要来见我。首先是因为我忙得不亦乐乎；其次，如若不然，你的对手会猜透你的用心，便会在老板跟前拆你的台。康巴塞雷斯和我今晚对你不理不睬，就是防着你因受到优宠而横遭猜忌。"

大臣的话音方落，马车正好在奥古斯丁河滨道停住。青年律师对这位慷慨大度的靠山连连道谢，衷心感激他许给自己两份肥缺；这时凛烈的北风猛刮他的腿肚，他赶快用力敲门。看门老头儿终于拉开了门闩，待律师从门房前面走过时，又用沙哑的声音喊道：

"格朗维尔先生，有您一封信！"

年轻人接过信来；虽然天气严寒，他仍想借行将熄灭的路灯的残光，辨认出信上的字迹。

"是父亲的信！"他大喊一声，同时从看门人手里接过那支

好不容易才点燃的蜡烛。他急忙上楼，到屋里展读了这封来信：

> 速乘近期驿车赶回：如能及时抵达，你必能发家致富。安杰莉克·邦唐的胞姊刻已病故，那位小姐已成为独生女。我们知道她对你并无恶感。现在邦唐太太大约可以留给她四万法郎年金，还不包括准备赠送给她的嫁奁。我已经把道路铺平。咱们的亲朋故旧，看见昔日的阀阅世家居然同邦唐家族联姻，定会觉得好不奇怪。邦唐老爹曾经是一顶红透了的红帽子，所以他名下有许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进的国家资产。然而，第一，他手中只是几片僧侣的牧场，而僧侣是不会卷土重来的；第二，你去充当律师本已属降尊纡贵，我看对当今潮流再让一筹也未尝不可。那位姑娘会有三十万法郎到手，我再送给你十万，你母亲的家产大约值五万埃居。这样，亲爱的孩子，假如你想跻身法官的行列，或者想跟别人一样当上参议员，就完全具备了条件。我那身居行政法院议员要职的姻兄，大约是不会为此助你一臂之力的。但他不曾娶亲，他的遗产终究会归你：假如你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当上参议员，总还可以仰仗他的余威。如此你便可高屋建瓴，审情度势、酝酿决策。别了，拥抱你！

看完了来信，小格朗维尔便躺在床上打着千万种算盘，一种比一种更加美满。有了帝国大法官、首席法官和他舅父（他是拿破仑法典的编纂人之一）这样强大的靠山，他就可以借一个人人眼红的位置来当作起点，比如说，在帝国初级法院里任职。他还想象自己已经当上检察院的官员，而拿破仑正是从这个机构里物色帝国高级人员的。他又想象自己已经腰缠万

贯，足以为他的权势作后盾。如果单靠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一片薄田，换得区区五千法郎收入，那是不足以支撑他的地位的。为了把这场飞黄腾达的好梦做得更加圆满，他还回忆起安杰莉克·邦唐小姐天真烂漫的形象，她原是他儿时的伙伴。在他尚未成年之际，父母倒也并不反对他和邻家这位漂亮小姐亲近。但是后来，当他回乡度假在巴耶小住时，双亲却流露出根深蒂固的门第之见：他们觉察到了他对这位年轻姑娘的友情，便禁止他再与她交往。所以这十年来，小格朗维尔只能偶尔见到他所谓的小媳妇儿。碰上这样的时刻，他们便摆脱双方家长的严密监视，趁着在教堂里、街道上交臂而过的瞬间，泛泛地寒暄几句。他们最甜蜜的日子是有几次逢着诺曼底人称之为集市的节庆活动，他们借机悄悄地相互遥望。最近一次休假期间，小格朗维尔两次见到了安杰莉克，只见她低垂眼帘，看样子心情十分惆怅；他觉得他这位小媳妇儿一定是遭到某种无名暴政的压制，才弄得这般意气消沉。第二天清晨七点，这位青年律师便来到胜利圣母院街的驿车办事处，幸运地在即将开往卡昂的马车上弄到了一席坐位。

这位实习律师重新见到了巴耶大教堂的钟楼，心中不觉激动万分。由于生平还不曾遭逢过失意，他的心扉仍然朝着鼓舞年轻人的美好感情敞开。父亲和几位亲朋等着他来参加欢快的饮宴，宴会前前后后花费了不少时间。接着，这位急不可耐的年轻人便被带到了染坊街一所他很熟识的房子跟前。在那个年头，巴耶的居民还管他父亲叫德·格朗维尔伯爵；父子二人来到出入马车的大门面前，门上的绿漆已经斑斑驳驳。

伯爵使劲地叩击这扇绿门，那年轻人的心也随着剧烈地跳动。这时已是下午四点钟光景。一位头戴布制便帽的年轻女仆，欠身向两位男客施礼，回话说太太们做完晚祷就回来。伯爵父子走进一间低矮的屋子，那模样儿活象修道院的接待间，现在临时充作了会客室。屋子四壁都装了刨光的核桃木护板，光线显得分外暗淡；沿墙对称地安放了若干饰着绒绣的坐椅和古色古香的安乐椅。石砌的壁炉上方，只装点着一面泛着绿光的镜子；镜面的左右两侧伸展着还是乌得勒支和约①时期制造的老式烛台曲曲弯弯的枝桠。小格朗维尔发现，在正对壁炉的细木护壁板上，钉着一只巨大的、用乌木和象牙做成的十字架，四周镶着浸过圣水的黄杨木。这间屋子开了三扇十字窗，从窗下那座外省式的花园里取光——园子里一排排黄杨树将地面划分成相互对称的方格；虽然如此，屋子里还是光线不足，以致在背光一面的墙壁上，人们几乎看不见那三幅出自大手笔的宗教画。那大抵是在大革命期间由老邦唐收购的；他作为本区区长，决不会忘记给自己谋利益。从打蜡打得锃光瓦亮的地板，到绿方格子的粗布窗帘，一切陈设都如寺院般清洁明净。这僻静的隐居之地就是安杰莉克日作夜息的场所；那年轻人一进来顿觉心头好不辛酸。由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巴黎沙龙，出席旋风一般频繁的庆宴活动，外省暗淡平静的生活早被小格朗维尔淡忘了。突然出现的对比使他内心感到不寒而栗。在康巴塞雷斯公馆的聚会上，生活显得那

① 一七一三年，法、西、英、荷在荷兰的乌得勒支签订和约，结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样丰富多采，思想是那么旷达开阔，帝国的光荣又体现得那样辉煌灿烂；刚从那里走出，就立刻落入了思想委琐庸俗的小圈子，那岂不象是突然从阳光明媚的意大利，来到了冰天雪地的格陵兰么？

“在这里度日，怎能算得上生活？”他一边环顾这卫理公会派①的客厅，一边喃喃自语。老伯爵发现了儿子脸上的惊异之色，便拉着他的手，来到一扇十字窗前，那里还透着一点微光。女仆正在忙着点亮火炬形烛台上残余的蜡烛头；老人想趁这机会驱散这次造访在孩子额头上堆起的愁云，便对他道：

“孩子，听我说：邦唐老爹的遗孀虔诚到了极点。要知道，正如谚语所说：‘魔鬼越老，花招越多’……。我看你是办公室坐久了，所以看不顺眼。唉，实际上，老太婆已完全处于神甫们的包围之下。他们居然使她相信：要升天堂还来得及。为了更有把握地叫圣彼得用钥匙打开天国的大门，她干脆出钱收买。她天天望弥撒、听日课，并且在上帝规定的每个星期日去领圣体，还把修缮祭堂当作自己的乐趣。她向大教堂捐赠了许多装饰品、许多白长衫和无袖衣，为华盖添插了许多羽毛；结果弄得上次天主节游行时满街人山人海，大家都象看犯人上绞架似的来围观服饰华丽的神甫，以及重新镀过金的、熠熠发光的圣器。所以这地方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圣地。还是在我的劝阻之下，她才没有将这三帧名画捐赠给教堂：这三幅都很值钱，是多米尼坎、科雷琪和安德烈·德·萨托的名

① 法国新教耶稣教的一派，以教规严峻、生活清苦著称。

作①。”

“我想知道安杰莉克的近况，”年轻人急切地问。

“你若不娶安杰莉克，她就走投无路了。”伯爵答道，“那些好心的使徒，居然劝她当一辈子老处女，算是以身殉道。我看她变成了独生女儿，便向她提起了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打开这小人儿的心扉。你一定明白：只要一结婚，你就可以把她带到巴黎去。到了那里，天天都有的喜庆欢宴、观舞赏剧，以及巴黎生活的种种熏陶，准能叫她很快地把修道院的必修项目，诸如忏悔、斋戒、苦行衣、望弥撒等等，统统抛到九霄云外。”

“可是那样的话，从教会财产得来的五万利勿尔年金不就又回到了……”

“你这回可说到点子上了！”伯爵嚷道，满脸精明干练的神气，“这桩婚事能将邦唐家族嫁接到格朗维尔家族的谱系上来，邦唐太太对此远非无动于衷。由于这一层原因，她就把自己的财产作为不动产，如数赠送给了那姑娘，她本人只保留收益使用权。所以圣职当局便反对你的婚事。不过我已经差人张贴了结婚告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再过一周，你就脱离了苦海，不再受那老太婆或她身边的神甫摆布了。那时你就将巴耶最俊俏的姑娘弄到了手；这小娘子决不会给你增加苦恼，因为她是循规蹈矩的。就象他们的行话所说：她可是苦修过

① 多米尼坎(1581—1641)，意大利画家、建筑家。科雷琪(1494—1534)，意大利画家，在帕尔马教堂留下了许多壁画。安德烈·德·萨托(1487—1530)，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

来的，熬过了斋戒和祷告——还熬过了母亲的训诲！”他提到这最后一点时，还特别压低了嗓门。

有人轻轻地叩了一下房门。伯爵还以为是那母女二人回来了，赶紧将话头收住。进来的原来是一位忙忙碌碌的小僮仆。他一瞥见这两位贵客便显出几分胆怯，回头招呼那位年长的女仆过来。这男孩上身着一件蓝呢背心，后面带有几条垂尾，在屁股上来回摆动；下身穿一条蓝白条纹长裤，头发剪成圆形；他的模样象唱诗班的儿童，举止装作一本正经，那当然也是所有“圣堂”居民无不具备的特色。

那家僮问：

“加蒂安小姐，您可知道圣母日课的课本在哪里？圣心派教会的修女，今晚要在咱们教堂举行仪式呢。”

加蒂安找那课本去了。

“还要等很久吗，我的小卫士？”伯爵问。

“哦，最多再等半个钟头吧。”

“咱们去看看吧，那里颇有些长得俊俏的女人呢，”父亲对儿子招呼道，“何况参观大教堂总不至于有什么害处。”

年轻的律师犹犹豫豫地跟着父亲走。

“你怎么啦？”伯爵问他。

“我吗，父亲，我……我还有我的想法！”

“可你什么也没说呀。”

“是的。不过我正在心里盘算：您已经从自己当年的财产里扣下了一万利勿尔年金；您准会尽可能晚地交到我手上，这也正合我的心愿。但假如您送我十万法郎是叫我去攀一门倒

霉的亲事，那还真不如允许我只拿您五万法郎，好借此避免一场不幸哩。这样，我虽然是单身，却仍可享有一份可观的财产，那数目并不亚于您的邦唐小姐可能带过门来的金额！”

“你疯了吗？”

“没有，父亲。事情是这样的：前天，首席法官答应在巴黎检察院为我谋一个职位。五万法郎，加上我现有的积蓄和那个职位的薪俸，我就可以净得一万二千法郎的收入。那我就一定会有发家致富的机会，比那种虽然大有进益、但却落落寡欢的亲事要强得多呀！”

“听你一说，就知道你没有在王政时代生活过，”父亲笑道，“我们这一辈人，有谁被老婆捆住过手脚呢！”

“不过父亲呀，如今婚姻大事已经成为……”

“噢，得啦！”伯爵打断儿子的话说，“难道我那些流亡伙伴的胡言乱语竟都是真话吗？难道大革命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清心寡欲、毫无乐趣的习俗？难道青年人真受到了大革命那些模棱两可的信条的毒害？你也象我那位雅各宾党的姻兄一样，要对我侈谈什么‘民族大义’、‘公共道德’、‘大公无私’之类！啊，上帝呀！如果没有皇上的姐妹①，咱们还不知道会落到什么田地哩！”

这壮实的老头儿（他的佃户仍旧管他叫德·格朗维尔老爷）说完上面那番话之后，就钻进了大教堂。虽然那地方极为神圣，他却一边浸圣水，一边哼了一段歌剧《萝丝与哥

---

① 指拿破仑的某些亲属生活放荡，给王公贵族作了“榜样”。

拉》①里的小曲儿，然后带着儿子顺着正殿旁边的走廊向前走去。他在每根石柱面前都要停一停步，看看那些象士兵受检阅一样伫立着的一排排人群。圣心会的特别日课就要开始了。属于这个教会的修女们排列在唱诗班旁边；伯爵和他儿子来到正殿的这一边，倚着光线最暗的一根石柱立定。从那个角度，他们可以瞥见全体在场者的脑袋，活象是一片草地上的各色花朵。蓦地，就在离小格朗维尔咫尺之远的地方，迸发出一阵柔和悦耳的歌声，柔和到不象是发自一般人的血肉之躯，而酷似冰雪严寒过去之后头一只夜莺的歌唱。虽然有千百个女声与管风琴的伴和，但他的神经惟独为这一音波所触动，犹如听口琴吹奏出的最丰富、最强烈的音符一样。那巴黎来的男子一转头，便瞥见一位年轻姑娘：她低垂着头，脸儿完全埋在一顶宽边白帽底下，那男子觉得，耳际的明朗旋律仿佛都由她一人发出。他感到自己辨认出了安杰莉克，尽管她紧裹着一件褐色美利奴羊毛大衣。他碰了碰父亲的胳膊。

"不错，正是她们！"伯爵朝儿子指的方向看了看，说。接着他指了指一位年迈的女人，她脸色苍白，眼旁有很深的黑圈儿；她本已看见这两位来客，目光却装作从来不曾离开过手里捧着的祈祷书。安杰莉克朝祭坛抬了抬头，仿佛是为了吸进那沁人心脾的馨香味儿；那香火缭绕的烟雾，一直飘散到母女二人的身旁。

这所教堂就象一艘黑沉沉的大船，大蜡烛、正殿的吊灯，

---

① 《萝丝与哥拉》(1764)，蒙西尼(1729—1817)所作歌剧；歌词作者是瑟丹纳(1719—1797)。

以及柱子上悬着的几根小蜡烛，一齐放射出一种神秘的亮光。借着这亮光，这年轻男子瞥见了一张令他心旌摇摇的面孔：一顶白波纹绸的帽子相得益彰地罩着一张五官十分端正可爱的脸，帽子下方的缎带作椭圆形轻轻系在一个细巧的、长着酒窝的下巴颏儿底下。在狭窄然而娇巧的前额上，淡黄色的金发分梳成两股，披散在她的面颊上，好比枝叶扶疏的树影笼罩着一丛鲜花。两道弯眉勾画得端端正正，象标准的中国美女一样。鼻尖有点钩，但鼻梁的轮廓非常挺拔。她的两片嘴唇象是有人怀着深情，用一管细毛笔精心绘制的两道玫瑰色线条。眼睛是淡蓝色的，显示着一种憨厚的性格。虽然格朗维尔看出这张面孔有一种肃穆古板的色彩，他却将这解释为当时安杰莉克充满了虔诚的情怀。神圣的祷词从两排象珍珠一般洁白整齐的牙齿里逸出；因为天冷的缘故，从那里吐出来的又仿佛是一团团掺和着香味的云雾。那年轻人情不自禁地微弯着身子，想吸一口这天国的气息。这个动作引起了年轻姑娘的注意，于是她移过那凝望祭坛的目光，向格朗维尔这边看了看。由于光线暗淡，她只能隐隐约约地瞥见他，但毕竟认出了他就是自己童年的伴侣：比祈祷更强有力的回忆给她增添了不同寻常的光彩，她脸上泛起了红晕。律师也高兴得浑身颤栗：他看见爱情的憧憬战胜了对来世幸福的期待；而世俗回忆的光芒竟掩盖了圣殿的辉煌。然而好景不长，安杰莉克急忙放下面纱，摆出端庄娴静的神气，重又唱起了圣诗，而声调之中并无丝毫动情的痕迹。格朗维尔心头只燃烧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欲念，一切审慎小心的想法都消逝得无影无踪。日课结

束的时候，他那急切的心情已经到了不可按捺的程度，不等那母女二人回家，就走过去向他的小媳妇儿致意。当着许多信徒的面，双方在大教堂的门洞里羞羞答答地相互寒暄了一番。邦唐太太挽起德·格朗维尔伯爵的胳膊时，得意得不住地哆嗦。在众目睽睽之下，伯爵只好把手伸了过去；但他对于儿子急切得如此不成体统，却暗自感到不快。从公开介绍德·格朗维尔子爵是邦唐小姐的未婚夫，到正式举行婚礼的庄严的日子，其间历时半个月左右。这时他经常到那间昏暗的会客室去看望未婚妻，渐渐习惯了那地方。他那些历时久长的探访，用意是摸清安杰莉克的性格。所幸的是，在教堂相遇之后的第二天，他又恢复了谨慎的态度。他每次来，几乎都看见未婚妻坐在一张用圣露西亚①木料制成的小桌子面前，忙着给自己的嫁妆做标记。安杰莉克从来不主动提起宗教的话题。有时年轻律师兴之所至地从一只绿绒小口袋里掏出那串五光十色的念珠来玩，有时他笑嘻嘻地欣赏同这件虔诚的信物放在一起的圣骨；逢到这样的场合，安杰莉克总是用哀求的目光看看他，从他手上把那串念珠拿过来，默默地放回原处，然后立即把小口袋揣在自己怀里。假如有时格朗维尔故意巧妙地非难教会的某些仪式，那么这位漂亮的诺曼底姑娘便一边静静地听着，一边露出表示虔诚的微笑，算是对他的回答。

"对于教会的传经布道，要么全不信，要么全信，"她自有主张地说，"难道你愿意要一个毫无宗教信仰的女人做你孩子

---

① 法国东北部伏奇山区的一个地方，那里盛产野樱桃木。

的母亲么？不会的。谁又敢在不信教的人和上帝之间作断然的裁决？既然是这样，那么对于教会认可的一切，我又怎能予以非难呢？”

安杰莉克似乎充满了热诚的悲天悯人之心，年轻律师看见她以深沉明澈的目光盯着自己，甚至有时也受到诱惑，几乎想要皈依未婚妻所信奉的宗教。她深信自己走在堂堂正道上，这就使那位未来的法官在内心产生了动摇，而她则试图利用这种动摇。格朗维尔误将欲念的魅力当成爱情的魅力，这就铸成了终身大错。安杰莉克则很高兴能使感情的心音和人生本分的召唤相协调，从而满足了一种自幼即已萌发的爱慕之心；这就使那位已经误入歧途的律师益发难于辨别，在她的内心究竟哪一种召唤更强烈。年轻人不是都易于听信美貌所造成的种种幻觉吗？他们不是一看到漂亮的外貌，就易于断言心灵也一定是美好的么？一种无以名之的感情使他们倾向于认为：精神上的完美同外形的完美总是和谐一致的。如果不是宗教给了安杰莉克以抒发情感的机会，那么在她的心灵中，感情或许不久就会干涸枯竭，犹如浇上了致命酸剂的一株植物。一个正在热恋并且也为对方所钟情的男子，又怎能看出这深蕴秘藏的宗教狂热呢？小格朗维尔在这半个月中的感情史便是如此，它象一本被贪婪地浏览过的书本，读者一心追求着故事的结局。他细细端详过安杰莉克，觉得她是世上最温柔的女人。他颇为惊奇地发现，自己内心还对邦唐太太怀着几分感激，正是由于她竭力向女儿灌输宗教信条，才使孩子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人生的种种磨难。在订婚的日子，邦唐

太太要女婿庄严起誓：必须尊重其爱女的宗教习惯，给她以全面的信仰自由，让她随时都可以去领圣体、上教堂、做忏悔，并且永不妨碍她选择自己灵魂的指导者。在那庄严的时刻，安杰莉克用纯洁坦率的目光注视着未婚夫，格朗维尔便不假思索地按照要求起了誓。一丝微笑掠过了封塔农神甫的嘴唇：他就是指导全家信仰的那个不起眼的人物。邦唐小姐也微微颔首，来向未婚夫表示永不滥用这信仰自由。至于伯爵老爷，他却低声吹起了《去看看他们来了没有》的小曲儿①。

婚假在外省是非同小可的，而格朗维尔夫妇刚度了几天假，便应召返回巴黎。那年轻人已被任命为塞纳省帝国法院的代理检察长。新婚夫妇要在巴黎找一处住所，于是安杰莉克便利用蜜月初度给予一切女人的权势，说服格朗维尔赁下了一处大套房：那是一家旅馆的底层，正处在老神庙街与圣弗朗索瓦新街的交叉口。她看中这地方，主要是由于它离奥尔良街的一座教堂挺近，离圣路易街的一座小礼拜堂也不远。

"一位尽职的家庭主妇是必须上街采买的，"新婚的夫婿笑嘻嘻地回答她。

安杰莉克不无道理地对他说，沼泽区离司法宫很近，他们刚刚拜访过的那几位法官就住在那里。对于新婚的家庭来说，有一片宽敞的花园，也可给住所增色不少；如果上天赐给他们子女，孩子们就可以在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这里庭院很宽广，马厩也挺漂亮。

---

① 拉莫特·乌达尔(1672—1731)所写的一支歌曲的迭句，当时很有名。

代理检察长本想住进昂丹大道的一处公馆，那一带的种种事物都透着新鲜活泼劲儿，服装的款式新颖，居民的举止风雅；从那里去看戏或作其他消遣都无须远行。但既然这是娇妻首次提出要求，他只好让步，听凭她施展那些小计谋。为了讨她欢心，他把自己彻底埋进了这死水一潭的沼泽区。格朗维尔的职务要求他勤奋不懈地苦干，尤其因为他还是初学的新手。所以他首先忙着办公室的陈设和图书室的布置。他及早在一间屋子里安顿下来，那屋子不久便堆满了文件。至于住所的陈设布置，则交给他妻子一手包揽。按照一般欢度蜜月的惯例，他本应更经常地陪伴她，他为不能尽心而深感愧疚；惟其如此，他也就乐得听之任之，让她面对刚买来的首批家庭用品感到不知所措。本来，这类采购是年轻妇女的一大乐趣，会给她留下美好的回忆。代理检察长在工作入门之后，就应妻子的要求，走出办公室，品评一番陈设的效果；在这之前，他只个别地、局部地看过一些家具。俗话说得好："一看家门，便知主妇"；因此，整个住所的布置，就更能毫厘不爽地反映女主人的思想了。或许是因为德·格朗维尔夫人完全听信了趣味低俗的裱糊设计师，或许是因为她亲自授意而留下了她本人的烙印；总之，年轻律师惊讶地发现，整个套房的气氛冷峻肃穆而又枯燥无味；举目四顾，没有任何优雅情调，一切都极不协调，没有任何赏心悦目的东西。巴耶那间会客室局促古板的风格，如今又在他的宅邸里再现了。大块大块的护墙板，中间挖了若干圆洞，配以阿拉伯风格的花纹，形成了趣味恶俗而又十分复杂的网形图案。他有心为妻子开

脱，便转身又看了一遍那间有一楼高的长方形前厅，它是直通套房的。妻子让漆匠为木器选用的颜色太晦暗了。长凳上罩着墨绿色绒布，使这间屋子显得分外严肃。这间屋子虽不是主厅，却使来客对整个住宅有个大致的概念：好比听了某人的头一句话，就足以判别他才思的锐钝。前厅犹如作品的一篇序言，它理应预告一切，却并不向读者许愿。年轻的代理检察长心里纳闷，他的妻子怎么会中意这一类布置：在这间空旷的大厅中央为什么选用了这种仿古吊灯；这里的四壁明明砌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却要在上面裱糊一层糊墙纸，又在纸上仿绘了若干大块怪石，其间还不时缀以绿色藓苔。有一面墙壁的正中挂着一只富丽堂皇、式样陈旧的晴雨表，好象是为了故意突出墙上的大片空白。参观到这里，那位年轻人瞅了瞅妻子，发现她对薄纱窗帘边上的红饰带似乎颇为得意，对晴雨表以及那尊端庄的雕像(那是用来装点哥特式大火炉的)也很满意；因此，他实在是不忍心打破妻子这种幻觉。格朗维尔并没有责备爱妻，却自谴自责了一番，深悔自己不曾尽到启蒙导师的责任，为这个初到巴黎、却在巴耶受过教育熏陶的姑娘充当向导。看了这间屋子的实例，其他房间的陈设布置难道不是尽在意料中了吗？对于象她这一类年轻女子，又怎能抱更高的期望呢？须知她一看见女像柱雕裸露的腿部便会大惊小怪，一看见器皿上饰有埃及女人袒胸露臂的形象，就会猛然推开蜡烛台、火炬形灯具或任何其他家具！这时期大卫[①]派的

① 大卫(1748—1825)，法国画家，新古典派领袖；从一七八五年直至他逝世，对法国艺术风格有很大的影响。

画风正盛极一时，法国的艺术品无不反映他的风格：构图极准确，热中于在形式上仿古，这就使他的绘画多少变成了着色雕塑。标志着帝国繁华的种种创新，德·格朗维尔夫人的宅第一概闭门不纳。那间方形大客厅，保留着路易十五时代金、白二色的装饰色调，现在已变得暗淡无光。客厅里到处滥用菱形图案和令人生厌的种种花饰，全部出自当时那些设计师的貌似花哨、实则贫乏的手笔。若说这里也有着某种和谐一致，若说现代桃花心木家具一律按布歇① 创导的颓废情趣制成了歪歪扭扭的形状，那么安杰莉克的寓所则只能算是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对照，令人感到这一对十九世纪青年似乎还在眷恋十八世纪的岁月。但还有许多其他陈设，与之形成了极可笑的对比。放在角落里的几案、挂钟、火炬形烛台，都反映了好勇斗狠的尚武精神，那是由于帝国屡战屡捷而在巴黎风靡一时的。到处都是希腊式的战盔，彼此交叉、象征兵戎相见的罗马利剑，以及形形色色的盾牌；由于军威大振，甚至连最平和无碍的家具也使用这类装饰。这就同德·蓬巴杜夫人② 钟爱的风格如纤巧复杂的阿拉伯图案等颇不协调。对宗教的虔诚会导致一种无以名之的、令人生厌的谦卑；但这谦卑也并不排除某种傲慢。或者是为了恭谦自守，或者是由于本性难移，总之，德·格朗维尔夫人似乎对柔和明丽的色泽抱着深恶痛绝

---

① 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路易十五时代的宫廷画师，画风淫靡华丽，是十八世纪洛可可艺术的代表人物。在当时颇有影响。

② 蓬巴杜夫人（1721—1764），路易十五的情妇。布歇之所以成为宫廷首席画师，主要由于他的画投合了蓬巴杜夫人的趣味。

的态度；或许是由于她觉得紫红与深褐这两种颜色最能反映法官的威严吧。当然，一个对于清心寡欲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的年轻姑娘，怎能想象那些舒服柔软、会引起邪念的沙发床呢？这样一位姑娘又怎能设想，天下还有一种高雅而狡黠的贵妇小客厅，不断制造出种种罪愆呢！可怜的律师十分扫兴。妻子不时自夸自赞；丈夫口头上也唯唯诺诺；但她却从语调上发现，其实哪一件陈设也不中他的意。她对自己的失败表示痛心疾首；而痴情的格朗维尔竟把这当作爱情的佐证，而非自尊心遭到伤害的标志。她刚刚摆脱恶俗平庸的外省观念，对巴黎式的卖弄风情和高雅情趣还一窍不通；对于这样一位年轻姑娘，又怎能过分苛求呢？律师不肯面对事实真相，而硬要相信妻子在选货时是受了商人的摆布。假如他不是那样痴情，他本不难发现，商人对于买主是极善察言观色的，他们一定对老天爷感恩不尽，竟将这么一位毫无鉴赏能力的信女送上门来，好象是有心成全他们出清这批仓底陈货！于是，那男子便对漂亮的诺曼底姑娘慰勉了一番：

"亲爱的安杰莉克，咱们的幸福，并不在乎一件家具是否华丽雅致，而取决于妻子是否温顺，以及她的感情是否深厚。"

"对呀，爱你不就是我应尽的责任么；能尽这分责任，我是十分高兴的呀。"安杰莉克温存地应答着。

大自然在女人的心灵中安排了一种取悦争宠的强烈愿望，一种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所以，即使对于一个虔信宗教的青年女子来说，来世有福以及灵魂得救之类的思想，也抵挡不住新婚燕尔的欢乐。于是，从初婚之日的四月，直到秋去冬

来的节令，这一对小夫妻的日子过得亲密无间，圆满惬意。爱情和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就是能使男子对身外之事采取相当淡泊超脱的态度。格朗维尔每天须将一半的时间消磨在司法院，进行关乎他人生命财产重大利益的辩论。因此他对自己家庭内部发生的某些事情，有时还不如外人觉察得快。比如说吧，在他每星期五的餐桌上，都只端上一份份蔬菜，他偶尔索要一盘肉食也都得不到满足；这时，他的娇妻虽然信守《福音书》关于不许教徒说谎的规定，却也要耍耍花招，认为这是教会利益所默许的：例如将自己的蓄意安排推说是一时疏忽或是市场缺货云云。她还常常诿过于厨师，甚至不惜对之横加责骂。那时候年轻的司法官员与现在不一样，他们用不着奉守斋戒、四季斋和节前斋。所以起初格朗维尔一点也看不出这些素食的周期性。何况妻子善于巧加安排，把菜做得很精致，她使用水鸭、黑水鸡、鱼酱之类这些两栖性的肉食，再配以佐料，食用者也就荤素莫辨了。那律师不知不觉过着标准的正教徒生活，悄然无声地拯救着自己的灵魂。平素他并不知道妻子是否天天去望弥撒。每逢星期日，他颇为自然地迁就她，陪她上教堂，好象是要报答她有时因为照料他而牺牲了晚祷。起初他并没有看出妻子的宗教习惯竟如此刻板。盛夏时节，天气酷热，上剧场看戏是很难受的；格朗维尔也还没有碰上一出叫座的好戏，值得邀请娇妻同往观赏。所以象观剧这等非同小可的大事，就从来不曾议论过。此外，在一桩婚事中，如果男方是以貌取人的，那么在良宵初度的日子里，他对于娱乐就不会有太多需求。年轻人往往贪食而不善品味，何况占有

本身已是很大的乐趣。假定你对某个女人怀着激情，并且她也为鼓舞你的那种激情所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如何能够看出她是否冷淡、矜持，或抱着保留态度呢？只有当夫妇生活达到某种恬淡宁静的境界时，你才会发现虔信宗教的女人是抱着消极态度，坐等爱情降临的。因此，格朗维尔觉得自己已算是很幸福的了；这情形一直延续到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才影响到他这桩婚事的前途。一八〇八年十一月，巴耶大教堂的议事司铎（他过去曾负责指导邦唐母女的信仰）来到了巴黎。他雄心勃勃，想将巴黎一个本堂神甫的职位弄到手，作为下一步擢升主教的进身之阶。他对自己的门徒再度施加影响，并且惊骇地发现她在巴黎空气的熏陶下已大为改观，于是一心想叫她改邪归正，把这迷途的羔羊领回那冷冰冰的羊圈。这位前议事司铎年约三十八岁。巴黎的教职人员本来是很开明、很宽容的，他却给他们带来了外省天主教的严酷和毫不容情的假虔诚，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苛求，胆小怕事的人把这些都看成是必尽的义务。德·格朗维尔夫人被他的教诲吓得魂不附体，连忙表示决心悔改，回到冉森派①的教规上来。假如要描写通过哪些细枝末节，不幸便无声无臭地渗入了这个家庭，那一定会令人感到厌倦；也许只需叙述一下主要事实，而不必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将它们一一罗列。不过，这对年轻夫妇的第一次不和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格朗维尔有时带妻子出门见见世面，对于严肃的集会、晚宴、音乐会，乃至那

---

① 冉森派，盛行于十七世纪的一个天主教教派，教规极为严格。

些职位高于其夫婿的司法界上层官员的聚会，她倒并不推辞；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每逢有舞会，她就以偏头痛为借口婉言谢绝。一天，格朗维尔对于这种生造出来的病痛实在感到不耐烦了，便把一位行政法院推事家里举行舞会的请柬藏起来，骗妻子说只接到一项口头邀请。于是，在她的健康毫无问题的某个夜晚，他将她带进了盛大的舞会会场。回家的时候，看见她那副形容沮丧的样子，他感到十分不快，不由得说：

"亲爱的，你作为我的妻子、你的社会地位、你所拥有的财产，都使你担负着一些必尽的义务，任什么天条都不能将它们取消。你是你丈夫引以为荣的爱侣，难道不是这样么？那么我去参加舞会你也应当去，而且应当大大方方地在那里露面。"

"那么，亲爱的，难道我的穿着打扮有什么不妥吗？"

"亲爱的，问题在于你的表情。每当一个青年男子同你接触，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马上就板起面孔。爱说笑话的人反会认为你在品德上不堪一击呢。你似乎以为露齿一笑就会败坏你的声誉。你那副表情真象是在替你的四邻可能犯下的一切罪过求情，求上帝对他们一一予以宽恕。我亲爱的天使，世界并不是一座修道院。不过你既然谈到穿着打扮，那么我也要直言不讳，你也有义务跟上目前流行的风尚和习俗。"

"难道你也要我裸露自己的形体，跟那些不要脸的女人一样袒胸露臂，好让那些寡廉鲜耻的男人放胆窥视她们赤裸裸的肩膀和……"

"亲爱的，"代理检察长打断她的话头道，"裸露整个上体和使紧身上衣优雅悦目，这可不能混为一谈。你却缝了三排蜂

窝式珠罗纱绉领，紧裹着脖子，一直裹到了下巴颏儿。你似乎有意叫裁缝把肩部、胸部所有优美的线条和轮廓都密遮深掩起来；而为此花费的心机竟不亚于一个卖弄风情的姑娘，她恰恰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身段，要裁缝设计一种足以刻画最隐秘线条的衣裙。你的上身完全埋进了层层皱褶之中，所以人人都讥笑你故作正经。假如我把别人说你的荒唐话再说一遍，你一定会感到非常难堪。"

"喜欢这类淫装艳服的人，对于我们女人的失节是决不会承担责任的，"那少妇没好气地答道。

"你没有跳舞吗？"格朗维尔问。

"我一辈子也不会去跳！"她反驳道。

"告诉你：你必须跳！"检察官毫不客气地接口道，"不错，你得跟上目前的风尚：头上要插鲜花，身上要佩戴钻石首饰。我的美人儿，你得记住：咱们这一类殷实富户有义务维持一个国家的荣华！让艺人的作坊兴隆昌盛，不是比通过教士的手滥行施舍要更值得、更有意义吗？"

"你这是以政治家的身分说话，"安杰莉克道。

"那么你就是以宗教家的身分了！"他针锋相对地应答着。

争论变得十分激烈。德·格朗维尔夫人的回答语气依然是温和的，音色宛若教堂里的铃声一样清脆悦耳，但话锋中却含着一股固执的劲头，看得出那是某某司铎的影响。她提到过去格朗维尔作过承诺，因而她有权自行其是；还说她的忏悔神甫明令禁止她参加舞会，云云。年轻的检察官竭力说明，正是那神甫逾越了教会章程的管辖范围。后来，由于格朗维尔

想带妻子去看戏，这场可厌的神学争论便再次重演，并且愈演愈烈，双方都变得更加慷慨激昂，更加尖酸刻薄。后来，检察官为了破除前任司铎对妻子的不良影响，便毫不退让地继续争论，形成了对德·格朗维尔夫人的步步进逼，终于迫使她驰书罗马教廷，径直询问：做妻子的为了得到夫君的欢心，是否能袒胸露臂，出入舞场、剧院，而不致影响其灵魂得救？德高望重的庇护七世当即赐复，明白无误地申斥了妻子的固执态度，并对忏悔神甫加以责难。这封信称得上是关于夫妇关系的一份教理问答，听起来宛若费讷隆[①]再生，仿佛他又在用那优美动听的声音训诫："夫之所至，妻当同往。如因从夫命而生过失，则妻无责。"

教皇训词中的这两句话，被德·格朗维尔夫人及其忏悔神甫驳斥为"具有非宗教色彩"。但在圣谕抵达之前，代理检察长已经发现：每逢斋戒日妻子都强令他严格奉行教会定下的规矩；于是他命令仆人为他终年烹制荤菜。尽管这道命令使妻子十分不悦，格朗维尔还是以丈夫气概坚持成命；其实他对吃荤吃素本不十分在意。一件本来可以顺乎天理人情做到的事，一旦变成在旁人的操纵下执行，那么，任何一个有头脑的生物（即使其性格十分软弱），难道不会深感受到伤害吗？在一切专横行为中，最可厌的一种，便是长期剥夺他人思考与行动的权利，那无异于要帝王未曾当朝就立即逊位。最甜蜜的话

① 费讷隆（1651—1715），法国古典主义作家，曾任太子（即勃艮第公爵）太傅、康布雷地区大主教等职。因其政治、宗教观点含有启蒙思想的萌芽而受到路易十四和教皇的贬斥。

语、最温柔的情感，如果我们觉得那全都是听命于人的，便会立时化为乌有。不久以后，年轻的检察官只好放弃接待亲朋，放弃一切宴庆活动，他的宅第就象在服丧期间一样沉寂。持家的女主人若是一位信女，那么这一家的面貌便必定十分特殊。仆人们既然受主妇监管，必然是从所谓虔敬的人们中挑选，他们自有一种独特的面孔。正如最开心的小伙子进了宪兵队也会有一副宪兵相，凡致力于虔诚的宗教活动者，也总是千人一面的。他们有低垂眼帘的习惯，始终保持一种负疚悔罪的神情，这就给他们披上一层伪善的外衣；而一般狡诈的骗子正善于这样装扮自己。此外，信女们都互相熟识，她们自有一方独立王国。她们互相引荐仆役，而这些仆役也自成种系，由信女们妥为收养，犹如那些爱马成癖的人一样，倘若不曾验明一匹良驹的出生证件，决计不肯收入自家的马厩。因此，那些所谓不敬神的人越是仔细端详信女的宅邸，就越发觉得那里充满了一种无以名之的鄙陋气氛，他们似乎来到了高利贷者的住所，得到一种悭吝而又神秘的印象；还有那股潮湿的熏香味儿，使礼拜堂的气氛显得更加阴冷。那里的一切都显出一种器量狭小的方正划一、一种思想内容的空虚贫乏，只有一个词语能概括这种现象，那就是假虔诚。在这一类毫无人情味而又阴森可怖的宅第中，假虔诚渗透于一切：在家具摆设中，在木刻版画里，在大小画幅中；那里的高谈阔论是假虔诚，那里的寂寂无言也是假虔诚，那里的音容笑貌无一不是假虔诚。将人和物都幻化为假虔诚，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但事实却一一俱在。或许每个人都不难看出：假虔诚信徒的坐卧言行都

不同凡响；他们事事局促拘谨，不苟言笑；他们家里的一切都讲究对称工整，然而却僵硬刻板；从女主人的便帽到她的针线球，全都散发着这种气息。家里的人都象是徒具形骸的幢幢鬼影，女主人则仿佛坐在冰块垒成的宝座上。一天早晨，可怜的格朗维尔不胜悲苦地发现：自己家里已经具备了假虔诚的一切征候。世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在人与人相处的某些环境中，不同的原因可以产生同样的结果。死气沉沉的氛围就象箍住这些不幸家庭的一圈铜墙铁壁，使它们如沙漠一般荒凉可怖，又如真空一般浩渺无际。这样的家庭比一座落寞枯寂的孤坟还要糟，简直是一所修道院。在这种冰冷的气氛下，检察官不带任何激情地将妻子仔细打量了一番。他痛苦地注意到，她的头发生得极低，一直长到那干瘪的额头上，表明她的思想境界极其狭隘。她面部的线条完美匀称，却又令人感到其中蕴含着一种无以名之的古板僵硬；当初他曾被她那佯装的温文尔雅所诱惑，如今连这也渐渐变得可恶了。他还料想，假如哪一天他遭逢不幸，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很可能会说：

"亲爱的，这可都是为你好呢！"

德·格朗维尔夫人的面色发青，加上一脸的正经相，使任何走到她身旁的人都立刻收敛起一切欢声笑语。这类突然的变化，究竟应当归咎于信女长期苦行的积习（须知假虔诚并非真正的虔敬，犹如吝啬决不是节俭）呢，还是应当怪罪假虔诚者天性里的枯涩空虚？这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没有表情的美貌，也许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这位年轻妻子一看见格朗维尔

就摆出那副冷静沉着的笑脸，那在她好比是一种耶稣会士的幸福公式，以为借此便可满足婚姻生活的一切要求。她那悲天悯人的态度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她那毫无热情的美貌，在熟识她的人眼中无异是一种畸形，她最温存的话语，听来也不免令人厌倦。因为这话语不是真情实意的流露，而是出于安守本分的需要。在生活经验的教训之下，或者靠了丈夫的严加督导，妻子的某些缺点诚然可以改正，但错误的宗教观念一旦泛滥横行，却是无法战胜的。为了争取永恒的福祉而放弃世俗的乐趣，这种思想超越了任何其他观念，并使人们对一切苦难都能逆来顺受。为了身后的我，这难道不是一种神化了的利己主义吗？于是，在那位永远正确的司铎和年轻信女的"法庭"上，连教皇也受到了谴责。"万万不可输理"，这种感情对于那些武断的心灵来说，已经取代了一切其他感情。一个时期以来，在这对夫妇的思想上展开了一场静悄悄的战斗，而代理检察长很快就厌倦了这场永无终止的斗争。从早到晚面对着一副似乎含情脉脉、实则虚情假意的容颜；只要你表示一点微不足道的心愿，便招来一顿不问青红皂白的训诲；这情形哪个男人、哪一种禀性能够忍受得了呢？妻子利用你的一往深情来掩护她那死灭了的心灵，她似乎已经下定决心采取面慈心狠的态度，决不作丝毫退让；她准备欣然扮演殉道者的角色；她把丈夫看成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是用来折磨她，以代替将来净界里的鞭笞的祸害。对于这样一个女人，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什么样的绘画作品才能表现这类女人呢？她们夸张、歪曲了最美好的宗教信条，以致使人们对美德也产生了厌

恶；而圣约翰[1]对宗教教义却是这样概括的："愿你们彼此相爱！"如果有一家服装店里只剩下一顶便帽，被搁置在货架上无人问津，或者准备发往海外推销，那么格朗维尔便能料定，他妻子准会把它买来；如果生产出一种色彩、图案极不理想的布料，她一定会选中它做自己的衣料。这类可怜的信女，其穿着打扮是很不中看的；缺乏情趣，是和假虔诚不可分割的缺点之一。于是，在最需要倾诉感情的家庭生活中，格朗维尔却孤独无伴：无论是交际应酬、参加宴庆或观剧，他都独来独往。家里没有任何同他意趣相投的东西。在妻子的床帏和他的卧榻之间，安放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十字架，仿佛是他厄运的象征。它所表现的，不正是一位被处死的天神，一位正值青春焕发、风华正茂之际就被杀害了的半人半神式的人物么？安杰莉克恰是以潜修德行为名，将自己的丈夫钉上了十字架。这十字架上的象牙，还不及安杰莉克的心来得冷酷。不幸正是从这对夫妻的两张眠床之间产生的：这位年轻妻子把婚事的乐趣仅仅看作是应尽的本分。正是在那儿，在某个行圣灰礼仪的星期三，提出了斋戒问题，她板着面孔，以不容分辩的口气，三言两语地宣布了在封斋期[2]守全斋。这一回，格朗维尔倒并不认为有必要驰书教皇，征询主教会议的意见，询问应怎样实行封斋、四季斋和节前斋。这年轻检察官的不幸是一种深创巨痛；然而他却无处诉苦：他能够说什么呢？他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她懂得克尽己责，安守本分，她品德高尚，甚至在这方面

---

① 据《新约》记载，圣约翰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四大门徒之一。

② 封斋期又名四旬斋，要求斋戒四十六天，直到复活节那天为止。

堪称楷模！她每年生一个孩子，无不一一亲自抚养，并以标准的信条来教育他们。悲天悯人的安杰莉克被捧成了圣洁的天使。同她过从甚密的那一批老太婆（因为那时年轻女人专心搞假虔诚还没有蔚为风气），对于德·格朗维尔夫人的矢忠矢诚一致赞不绝口；她们虽然不至于把她当作贞女崇拜，但至少已将她看成一位殉道者。她们并不责怪妻子顾虑重重，而是非难丈夫繁衍后代的粗野行径。渐渐地，由于事务繁忙，家庭生活毫无乐趣，孤单单地出入社交界也令他极感厌倦，格朗维尔在三十二岁上便变得萎靡不振了。他觉得生活极其可厌。不过他非常看重自己的地位及其承担的义务，因而不肯率先去过放荡的生活，于是，他试图借工作来自我排遣，便着手撰写一部法律方面的巨著。他本来寄希望于这种寺院式的宁静，但结果却好景不长。不辱天命的安杰莉克发现他躲开了社交界的酬酢，并且颇为规律地呆在家里工作，便试图劝他改变信仰。她深知丈夫有些思想很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并为此深感痛苦，甚至有时还暗自哭泣；因为她想到：万一丈夫猝然离世，至死未作忏悔，那她就永远不能指望拯救他，使他免遭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炙焚。于是格朗维尔便不断听到妻子向他灌输一些烦琐的思想、空洞的道理和狭隘的观念；妻子竟以为这是首战告捷，便妄想得寸进尺，使他投入教会的怀抱。谁知这竟成了致命的一着。信女的执拗企图战胜司法官的能言善辩，试问还有比这种暗中斗法更令人恼火的吗？还有比应付这类尖酸刻薄的无谓争吵更可怕的吗？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宁愿受利剑剐割，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刺激。格朗维尔对自

己的住所避之惟恐不及，那里的一切都已变得难以容忍：子女在母亲冷峻严厉的管束之下只好低头就范，甚至不敢随同父亲出门看戏。格朗维尔不能让他们得到任何乐趣，否则会为他们招来母亲的严厉责罚。这位生性善良的男子，竟不得不采取冷漠的态度，陷入哀莫大于心死的利己主义。幸而他及早把儿子们送进中学寄宿，总算把他们从人间地狱救了出来，还保住了自己指导他们的权利。至于母女关系，那他就很少干预了，不过他暗中下了决心：一俟她们达到婚嫁年龄，便尽快让她们出阁。但他若要采取强硬措施，处境会十分不利：妻子有一大帮老太婆撑腰，她们准会煽动普天下的众生来将他贬损得一无是处。格朗维尔别无他法，只好寂寞孤独地打发着日子。他在不幸命运的重压之下，面容已因愁苦和积劳而变得憔悴枯槁，自己看了都感到不快。加之他同社交界女子的应酬往来也不曾给他带来慰藉，反而使他对她们生出了几分戒心。

在一八〇六到一八二一的十五年间，这个悲惨家庭的历史就象教科书一样枯燥乏味，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场景。德·格朗维尔夫人一如既往，在失去丈夫欢心之后，与她自称幸福的日子相比，举止言谈并无差别。她守着九日斋，恳请上帝和诸圣徒点拨她：究竟她有什么不是，惹得丈夫这般恼怒，并请示怎样才能把那只迷途的羔羊引回正道。但她越祈祷得热烈虔诚，格朗维尔就越不肯在家里露面。自复辟时代以来，德·格朗维尔在司法界担任了高级职务；最近五年，他一直住在寓所的中二楼，以免和德·格朗维尔夫人在一起。每

天早晨，家里总要出现这样一幕场景，按照一般飞短流长的议论，也是不少家庭里反复出现的情景，由于性格互不相容，由于某种精神上、肉体上的病症或某些怪癖，许多婚事都会演变成为本书所讲的种种不幸：早晨八点钟光景，一位仪表好似修女的仆人，走到德·格朗维尔伯爵套房的门前按铃。她被带进书房的外间，对那里的男仆重弹一遍昨天的老调，连语气也和头一天完全相同：

“夫人向伯爵先生请安，并想知道她是否有幸与他共进早餐。”

那男仆在禀告主人之后回话道：

“先生向伯爵夫人致意，并请她原谅：由于有要事缠身，他此刻不能不到高等法院走一趟。”

过了一会儿，那女仆又再次出现，并以夫人的名义问道：先生在出门之前能否赐见。

“他已经走啦，”男仆照例答道；可实际上，主人的马车往往还停在院里。

这种由使者转达的对话已经变成例行公事。格朗维尔的男仆是主人的心腹；由于他不信教和伤风败俗，已在这户人家多次引起争议。有时，他甚至只是装样子走进主人业已离去的书房，然后回来作例行的应答。不胜凄凉的伯爵夫人一直暗自期待着丈夫回心转意；她走到石阶上静候他路过，准备向他扑过去表示愧悔。她这时年约三十五岁，但看上去却象四十开外了。修行者往往喜欢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挑剔人、挖苦人，那也正是德·格朗维尔夫人性格的基调。有时，

格朗维尔为了顾及体面，便和妻子稍谈几句，或留在家中进晚餐；这时她便自鸣得意：因为她居然能迫使他与自己共聚一堂，聆听她那些酸溜溜的说教，同她那些讨厌得令人无法容忍的宗教狂们周旋，接着她还尽量在仆役和大慈大悲的女友们面前挑剔他的种种不是。

德·格朗维尔伯爵这时正走着红运，人家提名他担任某地王家法院的院长。但他自己却呈请部里同意他留任巴黎。只有掌玺大臣才知道他婉谢的理由；而伯爵夫人的忏悔神甫和密友却对此作了种种古怪的猜测。格朗维尔出生在诺曼底的阀阅世家，又有十万利勿尔的年金；任命他为某法院院长，那正好是升入贵族院的进身之阶；然而他为什么如此没有志气呢？他又为什么将法学巨著的撰写工作束之高阁了呢？为什么近六年来，他又变得那么神不守舍，对宅邸、家庭、工作，总之对他理应亲近的一切事物，都变得那么淡漠、那么毫不在意呢？伯爵夫人的忏悔神甫为了谋取主教职位，既需要受他指导的人家撑腰，又必须对修道会献殷勤；而他正是最热心为某修道会捧场的人物之一。他对格朗维尔拒绝那份肥缺深感失望，便转而用种种揣测之词来诽谤他：伯爵先生之所以对调到外省如此抵触，也许是因为他惟恐到了那里，就不得不检点言行并处处循规蹈矩吧？他既要在品德上为人师表，就得和伯爵夫人一起生活；而眼下对她的疏远，唯一的原因只能是有了外遇吧？象德·格朗维尔夫人这样贞洁的女人，难道能承认自己的丈夫行为不端吗？……然而经过几位密友的核查，这些流言不幸并非纯属虚构。这对德·格朗维尔夫人无异是晴天霹

雳。安杰莉克对上流社会的习俗一无所知，又不懂得爱情为何物，更不能理解爱情会导致种种放荡行为；她万万料想不到，除去失掉格朗维尔的欢心，婚姻生活还可能包含其他波折。她满以为他决不会胡作非为，而在所有女人的眼里这种胡作非为都不啻是滔天罪愆。当年伯爵不再向她提出任何要求，她还以为他转入这样清净淡泊的境界是完全合乎自然的。总之，她的心灵能够奉献给男子的全部感情，她统统给了他。而神甫的揣测，却彻底摧毁了她迄今所抱的幻想。她尽管为自己的丈夫辩解，却无法消除暗暗潜入心底的疑云。这种种忧烦在她稚弱的头脑里引起了极大的痛苦，她终于因患慢性热症而卧病在床；事情正好发生在一八二二年的封斋期间，她却死也不肯中断苦修，结果日渐衰弱，骨瘦如柴，人们都不禁为她的性命担忧。格朗维尔冷漠的眼神使她伤心欲绝。检察官对她的照料和关心，倒颇象一个侄儿在对年迈的伯父尽孝道。伯爵夫人诚然抛弃了那一整套讥讽加训诲的方法，努力以好言好语相待；但那信女的刻薄劲儿仍不免时有流露，以致往往一言不合，就使一周的惨淡经营毁于一旦。临近五月底的时候，暮春和暖的气息、比封斋期要富于营养的饮食，使德·格朗维尔夫人的体力稍有恢复。一天早晨，她做完弥撒回家，便在小花园的石凳上略坐片刻：那里温煦宜人的阳光使她忆起蜜月初度的幸福。她大致回顾了一下自己的生活，扪心自问有哪些方面不曾尽到贤妻良母的本分。这时封塔农神甫突然出现了，其激动之情简直难以形容。

"神甫，您碰到了什么不幸吗？"她怀着孝敬长辈的关切

问道。

“啊，”这位诺曼底神甫答道，“我多么希望上帝之手加诸你的种种不幸，能够落在我身上啊！不过，我尊敬的朋友，请准备好接受命运的磨难吧！”

“啊呀！主已假手我的夫君向我倾泻了他的愤怒。难道还有比这更无情的惩罚吗？”

“我的女儿，我们同你虔敬的女友们曾一起推测你的遭遇；可如今却要请你准备迎接更深重的不幸！”

“那我真应当对上帝感恩不尽，”伯爵夫人答道，“感谢他借您的口舌向我布达旨意。他将一如既往，在宣泄天怒而降下灾祸的同时，也会赐给我显示其慈悲的珍宝，如同他从前驱逐夏甲①时，也曾让她在沙漠里发现一泓清泉。”

“上帝权衡了你的忍耐力和过失的轻重，决定对你施以这样的惩罚。”

“请直言不讳，无论什么消息，我都作好了准备。”

说着，伯爵夫人举目仰望苍天，又喃喃道：

“请说吧，封塔农先生！”

“事情已有七年之久：德·格朗维尔先生一直犯着通奸的罪过；他同那姘妇还生下了两个孩子。为供养这姘居的家室，他总共挥霍了五十万法郎；而这笔款子本应属于他那合法的

---

① 据《旧约·创世记》第二十一章记载，夏甲系埃及女奴，亚伯拉罕之妻撒拉的使女。因撒拉不孕，令夏甲与亚伯拉罕同房，生一子。后撒拉自己也生一子，便要亚伯拉罕将夏甲逐出家门。夏甲与其子在旷野迷路，正当饮水用尽，濒临绝境时，神明让她在沙漠里发现一泓清泉。

家庭。”

“我得眼见为实。”伯爵夫人说。

“千万别这样，”神甫忙说，“我的女儿，你应当宽恕。要是你不打算动用人间的法律手段，就应当在祈祷中等待上帝点拨你的丈夫。”

封塔农神甫同他的信徒的长谈，使伯爵夫人的心绪发生了剧变。送走神甫后，她满脸通红，那神经质的动作使仆人们看着害怕。她吩咐套车，又吩咐卸下，一小时之内竟变换了二十次主意。最后，她好象下定决心，在近三点时出了家门；全家都为她这种唐突的变化而感到惊讶。

她平素从不跟那男仆搭话，这回却径直问他：

“先生要回家吃晚饭吗？”

“不，太太。”

“今天早晨你把他送往高等法院了吗？”

“是的，太太。”

“今天是星期一吗？”

“是的，太太。”

“那么，现在每星期一都要去高等法院啰？”

女主人对马车夫说了声：“上泰布街！”就出发了。那男仆见情顿时喊了一声：

“见你的鬼去吧！”

德·贝勒弗依小姐正在哭泣。罗杰在爱侣身旁，合掌捧着她的一只纤手，同她默默相视。他先看看小夏尔：孩子对母

亲的悲苦感到莫名其妙，见她流泪便惊呆了；然后罗杰又瞧瞧欧也妮的摇篮，女儿正在那里安睡；最后他又望望卡罗琳娜哀伤的面容：泪水正从那里簌簌落下，象是在春光明媚的日子突然飘起阵阵雨丝。

罗杰沉默了好一阵，终于开口道：

"正是这样，我的天使，这便是那深藏不露的隐情：我原是有妇之夫。但我总希望有一天，咱们能成为单一的家庭。我的妻子从今年三月起就已病入膏肓：我倒并不盼望她病故；但假如上帝有意将她召去，我想她在天国会比在人间更惬意，因为，她对尘世的悲欢离合一概无动于衷。"

"我可恨透了这个女人！她怎么会使你有这样不幸的遭遇？不过我倒在这当中因祸得福了。"

说着，她不再流泪了；罗杰领受了她的一吻，又情不自禁地嚷道：

"卡罗琳娜，咱们应当有信心，不要害怕那神甫胡说。他是我妻子的忏悔神甫；虽然他在修道会很有影响，但假如他想破坏咱们的幸福，那我可要横下一条心……"

"你打算怎么办？"

"咱们到意大利去；我想逃避那……"

这时，旁边客厅里突然爆出一声惨叫，使罗杰一惊，更使德·贝勒弗依小姐战栗。他俩赶紧奔去，只见伯爵夫人已晕倒在地。当德·格朗维尔夫人恢复知觉时，她深深叹了口气；她发现她正处于罗杰和那冤家之间，便以一个轻蔑的动作，下意识地把她推开。

德·贝勒弗依小姐于是起身告退。

格朗维尔一把抓住卡罗琳娜的胳臂，急说：

“你是在自己家里，夫人。请留步！”

司法官抱起奄奄一息的妻子，将她送上马车，自己坐在她身旁。

“谁搅得你盼望我一命归天？又是谁搅得你对我避之惟恐不及？”伯爵夫人用微弱的声音责问，一边愤怒而痛苦地瞅着丈夫，“我当年不是很年轻，并且是你心目中的美人儿吗？我有什么该受你责备的地方？难道对你有什么贰心，难道我不是你贞洁温顺的妻子么？我的心中只装着你的身影，我的耳朵只听见你的话音。我究竟忽略了哪一条应尽的本分？又曾拒绝过你哪一点要求？”

“你拒绝给我幸福！”伯爵斩钉截铁地答道，“夫人，你知道，侍奉上帝有两种不同的办法，有些基督徒认为：只要定时进教堂，口诵我主圣明，经常去做做弥撒，又力戒犯下世俗的罪过，就准保能升天堂。但是，夫人，这种人却是准保要下地狱的。因为他们爱上帝并不是为了上帝，他们并不象上帝希望的那样来崇拜他；他们也不曾为此作出任何牺牲。他们表面上心性温驯，骨子里对周围的人十分冷酷。他们只看到种种规矩，只看到字面，而看不到实质。你正是拿这一套办法来对待你在尘世间的丈夫的。你为自己灵魂得救而不顾我的幸福。当我兴致勃勃来到你身边时，你却在闭目祈祷；你本应为我的工作增添乐趣，而你却三天两头哭哭啼啼。我娱悦身心的种种要求，你都一概不予满足。”

“如果这些娱乐是罪过呢?”伯爵夫人恼怒地反问,“难道为了你的乐趣,就该让我的灵魂堕落吗?”

“自然还有别的女人比你更懂得温存体贴,她有勇气为我作出这样的牺牲!”德·格朗维尔冷冷地答道。

“啊,上帝呀!”她哽咽着嚷道,“你听见了吗?我曾心力交瘁地为赎还他和我的罪愆而苦修祷告,可是他值得我这样做吗?美德有什么用呀!”

“用作升天堂的进身之阶呀,亲爱的!你不能既做凡人的妻室,又充当耶稣基督的爱侣:那可是要犯重婚罪的。在丈夫和修道院之间,你必须作出选择。上帝命令你给我爱情,为我献身;而你却假借未来的名义,将两者剥除得一干二净;你对现世只有仇恨之情……”

“难道我对你不曾有过一丝爱情?”她问。

“没有,夫人。”

“爱情到底是什么呢?”伯爵夫人不觉问道。

“爱情吗,亲爱的?”格朗维尔不胜惊诧而又含讥带讽地回答,“那是你无法理解的。诺曼底阴霾寒冷的苍穹决不会变成西班牙明媚晴朗的碧空。或许气候问题正是酿成我们不幸的症结,爱情就是要顺从我们的心性,迎合心性的沉浮,在苦中寻乐;就是要不怕世上的闲言碎语,牺牲自尊心甚至宗教信仰,也就是把这一切祭品,都看作奉献给爱侣的一炷心香……”

“那是歌剧院卖唱女郎的爱情,”伯爵夫人极其厌恶地说,“这种火热的劲头是不会持久的,不用过多久,它就只给你留

下一堆灰烬或炭渣，空余失意或怅惘。先生，我觉得妻子应向你奉献实在的友谊、均衡持久的热情，以及……”

“你妄谈热情，就好比黑人谈论冰雪，”伯爵冷嘲道，“要知道，最平凡的雏菊也极有诱惑力，胜过在春光里以浓烈的花香和鲜艳的色泽吸引我们的刺玫瑰。而且，我对你也得说句公道话：你是信守法律规定，尽了有关婚嫁的表面义务；但如要向你说明你在哪些地方有负于我，就不能不提及某些细节，而你出于自尊却会无法忍受。同时，还必须教会你一些事情，这在你看来又将是道德的沦丧。”

“你居然敢谈论道德！你刚刚离开的那所房屋，就是你大肆挥霍亲生儿女财产的地方，也是你干着伤风败俗勾当的淫窟！”伯爵夫人大声嚷道，丈夫的态度使她很恼火。

“夫人，请您到此为止吧，”伯爵不慌不忙地打断她，“如果德·贝勒弗依小姐有钱，那也决不是靠损人利己弄到手的。她那份财产来自我舅父：他把家业分给了好几位继承人。老人生前就把她当作亲侄女；他将贝勒弗依的领地赠送给她，这纯粹是为了表示情谊。至于其他财产，我也得之于他的慷慨馈赠……”

“这倒真是雅各宾党的作风，”虔诚的安杰莉克喊道。

“夫人，您忘记了令尊大人也是这类雅各宾党，”伯爵严厉地说，“作为女人你却对他们严加指责。当年邦唐公民曾一再签发死刑判决书；而那时我舅父却只知道为法兰西效劳。”

德·格朗维尔夫人沉默了。但在片刻寂静之后，方才的

所见所闻又燃起了一个女人心中的妒火，那是无论什么也无法将它浇灭的。她似乎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

“难道竟能这样使自己的灵魂、也使别人的灵魂堕落吗？”

“哎呀呀，”伯爵对这场谈话已很厌倦，便反驳道：“也许有朝一日，这都得算到你的账上呢！”

这句话使伯爵夫人浑身战栗。他接着说：

“也许，那位评判我们罪过的宽宏大量的法官会原谅你，因为你造成我的不幸是出于无辜。我并不恨你，我只恨那些把你的心灵和理智引向邪路的人。你曾为我向上帝祷告；德·贝勒弗依小姐则对我倾心相许，并待我以一片痴情。你应当既做我的情侣，也做在祭坛前祈祷的圣女。你也应当公正地承认：我不是伤风败俗、胡作非为之辈。在风化方面我是清白的。唉！熬过了七年的痛苦之后，由于对幸福的渴求，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在已有的妻室之外另建了一个家庭。再说，你别以为我是独一无二的：在这座城市里，有成千上万的丈夫，由于许多原因不得不过这种双重生活。”

“我的上帝！”伯爵夫人嚷起来，“我脖子上的十字架变得多么沉重啊！你在盛怒之下把这位夫君分派给了我；如果只有赐我一死才能在现世给他以幸福，那你就索性把我召回你的怀抱吧。”

“假如你早有这样崇高的情操，有这片耿耿忠心，那咱们倒会是幸福的呢！”伯爵冷冷说道。

“那好，”安杰莉克泪流满面地说，“就请你宽恕我的罪过吧！是的，老爷；我有心要在一切方面都对您惟命是从；我深

信，凡是您的意愿，无一不是正当的、合乎自然的。从今以后，您认为妻子应当怎样，我就一定照办。”

“夫人，如果您非要叫我说出‘我已经不再爱您了’这句话，那么，我也只好鼓足勇气，向您挑明这一点了。难道我能左右自已的心灵？难道我能在一瞬间轻轻抹去整整十五年的痛苦回忆？我已经不再爱了。这句话犹如‘我爱你’一样，也包含着一种深沉的秘密。钦佩、敬仰、尊重之类的感情，都可以人为地培养，也可以消失乃至再生；但爱情呢，我就是默祷一千年，它也绝不会再生，尤其是要去爱一个以衰老为乐的女人！”

“哦，伯爵先生：我衷心希望，不要有这么一天，你心爱的女人也以同样的口吻和声调，用这番高论来回敬您……”

“您是否愿意，就在今晚穿上一身希腊式的长裙，陪我到歌剧院去看戏呢？”

一提出这要求，伯爵夫人便顿时打起寒战；这，也就无异于作了无声的回答。

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初的一天，一个男子在午夜时分从嘉荣街走过：他的发丝已白，容貌也显得苍老；不过看来这主要是由于饱经忧患，而不是岁月的折磨。看上去他已年近六十。他走到一座外表平平的三层楼房前，望着顶楼中央几扇间隔相等的窗户中的一扇。一丝微光勉强照亮了那扇普通的十字窗；窗上有的玻璃已经被纸所代替。这时正好有一个年轻人突然从楼里走出；但那过路人却只管凝视着摇曳不定的灯光，

眼神里闪耀着巴黎闲游者特有的无名好奇心。由于照亮这位路人面庞的是苍白无力的路灯，所以无怪乎那年轻人要在深沉的夜色中小心翼翼地朝他走去；一般巴黎人遇到熟人而又惟恐看错时，也常常采取这种谨慎态度。

“哎呀呀！原来是您！”他叫道，“院长先生，这么晚了，您还一个人步行上街，离圣拉扎尔街又那么远！让我荣幸地扶您一把。今早的石板路很滑，要是咱们不相互搀扶，那就难免要摔跤呢！”

年轻人为照顾那老头儿的自尊心，而曲意解释着。

“不过，亲爱的先生，我刚满五十五岁呀，这倒是我的不幸。”德·格朗维尔伯爵说，“象您这样的名医应当明白：男人在这个年纪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这是您的造化，”荷拉斯·毕安训答道，“我想您并不习惯在巴黎的街上步行。您有那么多健壮的骏马……”

“当我不出门交际时，我可是常常从王宫大厦或外国人俱乐部步行回家的，”格朗维尔伯爵接过话来说。

“而且总是随身携带巨款，”医生叹道，“您这不等于有意招引刺客么？”

“我倒不怕这帮家伙，”德·格朗维尔伯爵凄苦而又满不在乎地说。

“您至少不应当站着不动呀，”医生说着将院长拉向大马路。“您要是再大意点儿，那我准会以为您不要我替您治疗最后的疾病，而要在另一种人手下告别人世了！”

“啊！我刚才正在‘侦察’一户人家，您却把我捉住了，”伯

爵答道，"步行也罢、乘车也罢，也不管是在夜间几点钟，我发现好些日子以来，在您刚刚离开的那幢楼里，在四楼的一扇窗户里，总有一个人影儿仿佛在孜孜不倦地干活。"

说到这里，伯爵停顿一下，好象突然感到一阵痛楚；接着又说：

"我对这所房屋的顶楼很有兴趣，就象巴黎市民对王宫何时竣工有兴趣一样。"

"那么，"毕安训打断伯爵的话头，兴冲冲地嚷着，"我可以告诉您……"

"您什么也不必告诉我，"格朗维尔打断医生的话，径自反驳道，"我决不会花一个生丁，来调查那破窗帘上闪动的人影是男人还是女人，来弄清这顶楼的住户幸福还是不幸！如果我因为发现今晚没人在上面干活而感到惊奇，如果我在那里停留张望，这都是为了消遣，为了作种种无聊的猜测，就象夜游者突然发现一项建筑工程无人过问，便要挖空心思寻根究底。整整九年以来，我年轻的……"

说到这里，伯爵似乎为选择词句而为难；他终于做了一个手势，随即扯开嗓门道：

"不，我不把您称作'我的朋友'啦；我现在对任何近乎感情流露的东西，都已十分厌倦。我刚才想说，整整九年以来，我对老人们喜欢种花栽树不再感到惊奇；他们毕生的经历已经教会他们别再相信人类之爱。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就变成了老人。我现在只钟爱那些不会思考的鸟兽，只爱花草树木，只爱人类以外的事物。我对人类喜怒哀乐的重视，还抵不上

对塔格利奥尼① 舞蹈动作的关切。我厌恶生活，厌恶我那一人独处的世界。

"世上的任何事物，不管它是什么，都再也不能打动我，再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伯爵接着说，那表情使年轻人不寒而栗。

"您有孩子吗？"

"孩子！"他又以一种凄楚的语调说，"不错：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不是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吗？至于小女儿，她姐姐的婚姻使她也巴上了一门好亲事。我的两个儿子不是都很有成就吗？封了子爵的那一个，已从利摩日的总检察官升为奥尔良法院首席院长；小儿子在巴黎担任王家检察官。儿女们都各有各的心事、忧虑和公务。如果他们中有一个把整个心灵献给我，如果有一个肯用孝心来填补我这里感到的空虚，"说着，伯爵拍了拍胸脯，"那么，这孩子在人生道路上就不会飞黄腾达，而会为着我牺牲自己的事业。可是归根到底，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不过是为了给我的风烛残年增添一点慰藉罢了，即便他能做到这一点；也许我倒会把他的慷慨关怀看成是一笔债务！可是……"

说到这儿，老人略带嘲弄意味地笑了一笑。

"然而，大夫呀，咱们可没有白白教会他们做算术。他们可精于算计呢。也许，就在此刻，他们正盼着瓜分我的遗产哩。"

"哎呀，伯爵先生，您怎么会这样想呢？您平素秉性善良，

---

① 玛丽亚·塔格利奥尼(1804—1884)，著名的意大利芭蕾舞演员，舞蹈家菲力波·塔格利奥尼之女。

又十分通情达理，乐善好施。真的，如果我对您宽厚仁爱的慈悲心肠没有切身体会，那么……”

“那是我自我陶醉的一种办法，”伯爵很快地答道，“为了体验一种感觉，我付出重金；同样，往后我也可能拿出一座小小的金山，以换取能使我心荡神驰的种种幻觉。我在世上扶困济危是为了我自己，那和我去赌博是同一个道理。因此，我并不指望任何人感激我。就连您在内，假如我眼见您一命归天，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我求您对我也以牙还牙！唉，年轻人啊！生活里的万事飘过我的心头，犹如维苏威火山的岩浆流过赫尔库拉农城①一样，城池依然存在，但已是死城一座。”

“您的心灵从前既热烈又活泼，如今却变得这么冷酷无情；造成这情况的人真是罪大恶极！”

“别说了！”伯爵嫌恶地说。

“您有病，应当让我替您医治，”毕安训语气很激动。

“可是，难道您有起死回生的良药吗？”伯爵几乎是在喊叫，态度很不耐烦。

“有的，伯爵先生。我保证能使您自认为已经冷却的心重新获得生机！”

“您敢同塔尔玛②比一比高下吗？”首席院长冷嘲热讽

---

① 意大利古代城市，在那不勒斯附近；公元七十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埋于岩浆之下，自一七一九年起开始被发掘。

② 塔尔玛（1763—1826），法国著名悲剧演员，在演技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这里借喻他有高超的技艺，能打动人心。

地问。

“不是这意思，伯爵先生。塔尔玛也许比我高明；但大自然却比塔尔玛更强大。听我说：您所关心的那层顶楼里住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她心里的爱情已达到如痴如狂的程度。她的宝贝是一位英俊少年，但不知是哪位女妖对他施了法术，他竟沾染了种种怪癖与恶习。这孩子是个赌棍；他酗酒，玩女人，真不晓得他更沉湎于两者之中的哪一种。就我所知，论他的某些恶行，完全可以把他交付刑警队处理。可不是吗，这苦命的女人为他牺牲了锦绣前程，牺牲了一位对她情深谊笃的男子，她还同这男子生过好几个孩子。可您怎么啦，伯爵先生？”

“没什么，您说下去吧。”

“她让这孩子把全部家产挥霍得一干二净。我想，假如她手中拥有全世界，她也会捧给他而在所不惜。她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有时，她默默无语地眼看她所钟爱的恶魔把家里的钱掠劫一空，甚至准备给孩子们添置寒衣的钱以及第二天的饭费，也都分文不留。就在三天前，她卖掉了自己的秀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头发。他突然来了，她没来得及把卖得的金币收藏好，于是他伸手就要。为了博得那年轻人的一笑，为了得到些许抚慰，她竟将半个月的生活费，连同半个月的太平安宁，一起和盘交出。这岂不是既崇高圣洁而又令人寒心吗？但辛勤的劳作已使她的双颊日益消瘦；孩子们的号哭惨叫又令她肝胆俱裂。她病倒了，现在正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就在今晚，她已拿不出食物，孩子们连号

哭呼叫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去探望的时候，他们已哑然无声。”

荷拉斯·毕安训停住了脚步。这时，德·格朗维尔伯爵好象身不由己地把手伸进了背心口袋。

“年轻的朋友，”那老人说，“我猜想：如果您肯照料她的话，她一定能够活下去的。”

“哎呀，可怜的人儿！”那医生嚷道，“谁能够袖手旁观呢？我但愿自己有更多的财产，因为我想把她的痴情也根治一下。”

“可是，”伯爵说着把手从衣兜里抽了出来，手里抓着大把的钞票（医生还不曾注意到：他把手伸进衣袋是为了取钱），“您又怎么能要求我对这场苦难表示怜悯呢？我以倾家荡产为代价来换取旁观这场苦难的乐趣还惟恐不及哩！这个女人还有感觉，还有生命。就连长眠地下的路易十五，假如能以牺牲整个王国为代价来换取三天的再生和青春，他也会欣然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千千万万的死者、千千万万的病夫、千千万万的老翁，他们的历史不都是这样的么？”

“可怜的卡罗琳娜！”那医生悲叹道。

德·格朗维尔伯爵一听见这名字，顿时又是一怔。他紧紧抓住医生的胳臂，使那人感到象是一把铁箝将他箝住。

“她名叫卡罗琳娜·克罗夏尔吗？”法院院长的声调显然有些异样。

“您认识她吗？”医生惊奇地问道。

“那坏蛋的名字叫做索尔韦……。啊！您倒是实践了您的诺言，”法院院长惊呼，“您果然打动了我的心，在它化为尘土之前，恐怕不会感受到比这更可怕的震动了。这种激动是地狱赐给我的又一份礼物，而我是懂得怎样同地狱清账的。”

这时，伯爵和医生已走到昂丹大道的街角。在那儿，他们遇见一个夜游汉。这类人夜间背着一个藤筐，手持一根曲棍；大革命时有人戏称之为“搜寻委员会委员”。这个拾破烂的人形容憔悴，同沙尔莱①的清道夫画派的漫画中那些传诸后世的形象不相上下。

“你常常捡到一千法郎一张的钞票吗？”伯爵问他。

“有时能捡到，市民先生。”

“你肯送还失主吗？”

“那要看人家答应给多少报酬……”

“这正是我需要的人！”伯爵说着，递给这工人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拿去吧。但要记住，我把它给你有个条件：你必须在酒吧间将它花掉；你得在那里喝得酩酊大醉，醉后还得大吵大闹，毒打你的老婆，剜掉几个好友的眼睛。这就能给警察、外科医生、药剂师找到可干的差事；也许连宪兵、王家检察官、法官和监狱看守都跟着沾光。可千万别更改这个方案。否则魔鬼迟早会找你报仇。”

假如有这么一位人才，能兼得沙尔莱和卡洛的笔触，以及

① 尼古拉·沙尔莱(1792—1845)，法国画家。

特尼埃和伦勃朗①的绝技，那才会将这场夜戏的真情实景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来。

“这样我就结清了拖欠地狱的旧债，并且对于这样花钱感到开心，”伯爵用深沉的声音说着，同时向惊讶万分的医生指了指那位目瞪口呆的清道夫。

“至于卡罗琳娜·克罗夏尔，”伯爵接着说，“让她听着儿子们奄奄一息的惨叫，在难熬的饥渴中死去吧，那她就会认清她所爱的人是多么卑鄙了：我不会花一分钱去减轻她的痛苦；而由于您曾救过她，以后我再也不愿见到您了……”

伯爵扔下如石像般呆立不动的毕安训，迈着年轻人的快步，朝圣拉扎尔街匆匆走去，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他居住的小宅邸门口，他颇为诧异地发现有一辆马车正停在那里。

男仆向主人报告说：

“王家检察官已经来了一个钟头；他有话要对老爷讲，现正在卧室恭候。”

格朗维尔示意男仆退下。

“有什么要紧事，使你非得违背我的命令呢？我不是明确规定过，孩子们未经召唤，不得到我的住所来吗？”老人一进门就对儿子说。

那检察官用发抖的声音，诚惶诚恐地回答道：

---

① 雅克·卡洛（1592—1635），法国画家。大卫·特尼埃，亦称小特尼埃（1610—1690），弗朗德勒画家。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雕刻家。

"父亲，希望您听我说完之后能原谅我。"

"这样说还算可以，"伯爵说，"坐下说吧。"他指着一个坐位叫那年轻人就坐；接着又说：

"不过，我是边走边听，还是坐稳再听，那你就不必管啦。"

"父亲，"男爵道，"今天下午四点，有一个少年在我一位友人家中被捕，因为他在那里盗窃了一笔巨款。他一再提到您的大名，并自称是您的儿子。"

"他叫什么？"伯爵抖抖索索地问。

"夏尔·克罗夏尔。"

"别说啦！"父亲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他在房里踱来踱去；这时屋里笼罩着一片沉寂，孩子也竭力避免打破这沉寂。

"我的儿子，"这几个字说得充满了温存的父爱，年轻的检察官听了不禁一怔，"夏尔·克罗夏尔对你说的是实话。你今晚到我这里来，我感到高兴，我的好欧也纳。这儿是一大笔现款，你想在这场官司里怎样用它，就怎样用吧。"

说着，他把一大叠钞票交给了年轻人。

"我信任你，"他接着说，"我无条件地同意你在当前或未来可能采取的各种措施。我亲爱的孩子欧也纳，来拥抱我吧，也许这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啦。明天我就向国王请假，动身到意大利去。父亲虽然不必向儿女们报告自己的身世，但他应当向他们传授经验，因为那是在坎坷的遭遇中换来的；这不也是他的一部分遗产吗？待到你准备结婚的时候……"

说到这里，伯爵下意识地咳嗽了一下，接着说：

"……可别草率从事；这可是社会要求我们采取的至关重要的行动。切切记住：你得用很长时间去研究那位将与你同舟共济的女人的性格；而且你应当先征求我的意见，我将亲自评判一番。夫妇关系上的缺陷，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会带来极大的不幸；我们如果不照社会法则办事，那么迟早会遭到惩罚。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从佛罗伦萨写信与你详谈：一个做父亲的，尤其是当他荣任最高法院院长时，是不应在儿子面前有愧色的。别了！"

一八三〇年二月至一八四二年一月于巴黎

丁世中 译

家庭的和睦

给我亲爱的外甥女瓦朗蒂娜·絮尔维尔①

这个场景里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八〇九年十一月底，那时，短暂的拿破仑帝国达到了威武显赫的顶点。瓦格拉姆②战役胜利的军号声还在奥地利王朝的心中震荡。法兰西和英奥联盟③之间正在签订和约。欧洲各国的君主和亲王都围着拿破仑转，就象星辰绕着太阳运行；而拿破仑也醉心于统率整个欧洲，这是对他的威力的一种极好检验，这种威力后来在德累斯顿④又一次得到施展。据那个时代的人说，巴黎从未见过象这位帝王和奥地利公主的结婚典礼那样盛大的节庆。即使在旧王朝最隆重的日子里，也从未有那么多君主驾临塞纳河畔，法国贵族从来没有象在帝国时代那么富有，那么珠光宝气。军官制服上的金银线绣饰上和衣领袖口上缀满了钻石，与

① 巴尔扎克的妹妹洛尔的小女儿。

② 瓦格拉姆是维也纳北面的一个村庄，一八〇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拿破仑曾在此大败奥地利军队。

③ 指一八〇九年英奥两国的联盟，又称第五次联盟，瓦格拉姆战役结束、维也纳和约签订以后，这一联盟便告终止。

④ 德国一地名。一八一三年，拿破仑在此打败俄、德、奥等国组成的盟军。



共和国时代的贫穷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照，仿佛地球上所有的财富都汇流到了巴黎的沙龙里。这昙花一现的帝国似乎整个儿沉浸在一种如痴如醉的气氛中。所有的军官，他们的统帅也不例外，都象暴发户一样享用着由一百万佩戴毛料肩章的人[①]夺来的财宝，而后者得到几尺红丝带[②]就心满意足了。当时大多数女人生活放荡，不顾道德廉耻，这原是路易十五时代的风尚。不知是为了模仿业已覆灭的王朝的气派，还是象圣日耳曼区那些批评者所说，是为了效法皇室某些成员的榜样，反正可以肯定：所有的男人、女人都在尽情寻欢作乐，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好象预示着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不过，这种生活上的放荡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女人对军人的迷恋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这却正中皇帝的下怀，所以他是不会加以制止的。那时，军人经常要拿起武器打仗，法国同欧洲签订的所有条约都与停战协定没有多大区别，这就促使深得女人欢心的那些头戴长翎高顶军帽、身穿盘花纽扣军服和披有饰带的军人在爱情上的进展，就象他们的最高统帅作出一个决定那样迅速。当时女人们的心情变幻无常，犹如作战兵团一样流动不定。在帝国大军发布第一号战报到第五号战报期间，一个女人竟有可能先后成为情人、妻子、母亲和寡妇。是什么使军人在她们眼里具有如此大的诱惑力呢？是不久就会寡居的前景？是军官的年俸？还是希望得到一个可能永垂青史的姓

---

① 指士兵。

② 指勋章的绶带和荣誉勋位的标志带。

氏？是什么原因使女人对军人如此倾倒呢？是因为她们确信爱情的秘密将永远埋葬在沙场上？还是因为勇敢精神对她们有一种高尚的吸引力？未来的史学家在描述帝国时期民情风尚的时候，无疑会兴趣盎然地权衡这些原因的分量。也许，人们之所以那么急不可耐地放纵情欲，所有上述原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不管怎样，有一点我们可以在此直言不讳，那就是胜利者的桂冠掩盖了很多错误行为；女人们热烈地追求这些大胆的冒险家，认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荣誉、财富或爱情的欢乐。而肩章，这种后人难以理解的标志，在当时年轻姑娘的眼里则意味着幸福和自由。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一切闪光的东西有一种疯狂的爱好。人们从未放过那么多礼花；钻石从未达到过那么高的售价。男人象女人一样对这种透明的宝石贪得无厌，也象女人一样用来装饰自己。也许是因为要把战利品变成最便于携带的形式，珠宝在军队里成了最吃香的物品。那时，一个男人在衬衫襟饰或手指上亮出大颗钻石，并不象现在那么显得可笑。缪拉①，这个完全东方色彩的将军，就是奢华的典型，他的奢华若是放在现代军人身上，便显得荒诞不经了。

贡德维尔伯爵过去自称公民马兰，曾因被绑架而出名②，

---

① 缪拉(1767—1815)，拿破仑的著名部将，也是他的妹夫。

② 马兰，《人间喜剧》中的政客典型，法国大革命前，马兰只是一名普通的律师帮办。一七九三年成为国民公会议员。他利用职权巧妙地侵占了格西默兹侯爵的贡德维尔领地，并在帝国时期被册封为贡德维尔伯爵。小说《一桩神秘案件》描写了绑架马兰的案件。

后来成了保守派（其实什么也不保）上议院的吕居吕斯[1]之一。他推迟举行庆祝和平的晚会，只是为了更好地讨好拿破仑，同时竭力想压倒那些抢在他前头的谄媚者。所有友好大国的大使（名单有待核实），帝国所有最重要的人物，甚至还有几位亲王，当时都聚集在这位豪富的上议员的沙龙里。舞会不大热闹，大家都在等待皇帝陛下驾到，因为伯爵曾暗示过皇上将驾幸这个庆祝会。拿破仑本来是会实践他的诺言的，要不是那天晚上他和约瑟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这场争吵预示这对尊贵的夫妇不久即将离异。当时，这消息给封锁得严严密密（但历史正把它记载下来），没有传到朝臣的耳朵里，对贡德维尔的庆祝晚会也没有别的影响，只是由于拿破仑未到，晚会的愉快气氛稍有所减罢了。那天，巴黎最漂亮的女人们相信了皇上要驾幸的传闻，一个个急切地前往伯爵家，在晚会上互相比气派，比妖媚，比首饰，比容貌。以其富有而自豪的银行界，象是要与帝国新近满载十字勋章、封号或奖章的光彩夺目的将军、二级荣誉勋位获得者们一比高下。有钱人家抓住开盛大舞会的时机，让他们的女继承人在拿破仑的卫队面前亮相，一心希望用丰厚的嫁妆换取并不可靠的青睐。那些认为光凭本身的美貌就能胜过别人的女子，则在舞会上检验自己姿色的威力。在这里也和在所有的场合一样，玩乐只是一种面具，在笑盈盈的安详明朗的面孔背后，隐藏着卑劣的意图。友好的表示往往是虚伪的。提防自己的朋友甚于提防仇敌的

---

① 吕居吕斯（约公元前106—57），古罗马的将军，为人贪婪诡诈，在战争中掠夺了大量财富，并以生活奢侈闻名。

人也不止一个。为了使人明白这出情节复杂的小戏里的事件，理解这个故事的主题以及作者对当时巴黎沙龙风貌的描绘，不管他所用的色彩多么柔和，以上这些说明是完全必要的。

“请您朝那根托住枝形烛台的折式柱那边看看，您看见一位梳中国发型的年轻女人了吗？喏，在那边，在左边角落里，她栗色的头发扎成一束，又一绺绺地垂下来，头发里还插着几朵铃兰。您看不见？她非常苍白，人家会以为她身体不舒服呢，她长得娇小玲珑；现在她朝我们这边转过头来了；那一双蓝蓝的杏仁眼温柔极了，好象生来是为了哭泣的。咦，瞧，她弯下身子，目光穿过一排排攒动着的头，想看到德·沃德勒蒙夫人，可是那些女人高高的发髻挡住了她的视线。”

“啊，我看见了，亲爱的朋友。其实你只要说她是这儿所有女人中皮肤最白的一个，我就会知道你指的是谁了。我早就注意到她；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肤色。我敢打赌，从这里你看不出她的项链上每两颗蓝宝石之间夹着一粒珍珠。她大概很端庄，要不就是故作姿态，因为她的上衣褶裥多得几乎叫人看不出她胸脯的优美线条。多好看的肩膀！白得象百合花！”

“她是谁？”第一个说话的人问道。

“噢，我不知道。”

“您这个贵族！蒙柯奈，您难道想把这些漂亮女人都留给您一个人不成？”

“哼，你真会拿我开心！”蒙柯奈微笑着说，“你，苏朗日的幸运情敌，凭着你每转一次身都会惊动德·沃德勒蒙夫人，就

以为自己有权利攻击我这个可怜的将军吗？要不就是欺我来到这块宝地才一个月？你们这帮行政官僚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要知道，当我们穿过枪林弹雨的时候，你们却安安稳稳坐在椅子上，好了，行政院审查官先生，这块地只是在我们离开时才暂时归了你们，现在该让我们在田里拾点麦穗了！嘿，怎么！大家都得过日子呀！我的朋友，你要是见过德国女人，我相信，你就会在你喜欢的这个巴黎女人面前给我帮忙了。”

“将军，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个女人，既然她有幸得到您的关注，那么请您行行好，告诉我，您有没有见过她跳舞。”

“咳，我亲爱的马夏尔，你是从哪儿来的？要是把你派到大使馆去，我真不敢预言你能胜任工作。你没看见吗，在她和吊灯下密密麻麻的男人之间，坐着三排巴黎最厉害的妖艳女人呢！你不是借助观剧镜才发现坐在柱子拐角的她吗？虽然在她头顶上方点着蜡烛，她却好象躲在阴影里。在她和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的钻石和眼睛在发光，那么多羽毛在飘舞，那么多的花边、花朵、发辫在摇曳，要是某个男人在灿若群星的女子中间瞥见她，那才是奇迹呢。怎么，马夏尔，你难道没看出，她大概是什么利珀省或是迪勒省①的副省长夫人，是来为她丈夫谋取省长职位的？”

“啊！那他一定会当省长，”行政院审查官很快地说。

“我表示怀疑，”胸甲骑兵上校笑着说，“她在耍手段方面就象你在外交方面一样是个新手。我担保，马夏尔，你不知道

---

① 利珀省，普鲁士一地区；迪勒省属比利时。

她怎么会在这儿露面的。”

审查官看看卫队胸甲骑兵上校，那神气既透着轻蔑，又透着好奇。

“是啊，”蒙柯奈继续说，“她大概九点正就来了，也许是第一个到，而且很可能使贡德维尔夫人大为尴尬，这位夫人是不善于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的。她先是受到女主人的冷遇，后来又被每一个新来的人一排排往后挤，一直给挤到这个黑暗的小角落里。她可能会一直待在那里，成为这些女人妒忌的牺牲品，要知道，她们最希望不过的就是把这张危险的脸庞给遮掩起来。大概不会有哪位朋友来鼓励她保住自己原先在前排占据的位置，因为所有这些坏心眼儿的女人，可能都已经给自己那个圈子的男人下了命令，不准请那个女人跳舞，否则就要受到可怕的惩罚。亲爱的朋友，这些女人看上去那么温柔，那么天真，然而她们多半就是这样联合起来对付那个不知名的女人的，而且每个人只须讲一句：‘亲爱的朋友，您认识这位穿蓝衣服的小个子太太吗？’就行了。喂，马夏尔，要是你想在一刻钟内得到的媚眼和挑衅性的质问比你一辈子所得到的还要多，那么你不妨试一试穿过这三重壁垒，去接近那位迪勒省、利珀省或是夏朗德省① 的王后。你准会看到，这些女人中最愚蠢的一位也能立刻想出一个花招，使男人们无法让这位悲悲戚戚的陌生女子亮相。喂，你不觉得她有点象一首哀歌吗？”

---

① 夏朗德省，法国昂古莱姆地区的一个省。

“你这样认为吗？那么，她是一位有夫之妇啰！”

“为什么不说是一位寡妇呢？”

“不是，如果是寡妇，她就会活跃些。”审查官笑着说。

“也许她是个活寡妇，丈夫一天到晚打布约特牌①，丢下她不管。”英俊的胸甲兵反驳道。

“自从签订和约以来，这一类寡妇真有那么多吗？”马夏尔说。“可是，亲爱的蒙柯奈，咱们俩真傻。她脸上的表情那么天真，前额、眼梢和鬓角显得那么年轻、充满朝气，不可能是个已婚女子。那皮肤白里透红，多么鲜亮！鼻子两侧多么光滑！嘴唇、下颌以及脸上每一个部分都娇嫩得象一朵含苞欲放的白玫瑰，虽然面容似乎布满愁云。谁会惹这个年轻女人流泪呢？”

“女人为一丁点儿小事就会哭。”上校说。

“我不知道，”马夏尔说，“不过，她流泪不是因为没人请她跳舞。她的忧愁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看得出，她事先已考虑好，今晚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我敢打赌，她已经爱上什么人了。”

“唔？也许她是德国某个破落王侯的女儿，谁都不跟她讲话。”蒙柯奈说。

“啊！一个无钱无势的女孩子是多么不幸，”马夏尔又说，“有谁比这个不知名的女人更楚楚动人，更娇美呢？可是，她周围这些自认为心肠软的泼妇，没有一个人会和她说话。如

---

① 当时的一种纸牌戏。

果她开口说话，我们还可以看看她的牙齿漂亮不漂亮。”

“哟！你这么容易为一点小事激动吗？”上校大声说，他因为那么快就遇上了一个情敌，而且这情敌又是他的朋友，心里有点恼火。

“怎么！”审查官说，一面把观剧镜对着周围的人，并未注意将军的问话。“怎么！这儿竟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这朵异域花儿的名字？”

“嘿！我想她是某位小姐的伴当，”蒙柯奈说。

“算了吧！做伴当的能戴这种只有王后才配戴的蓝宝石，能穿这种名贵的马林①花边长裙吗？你去哄别人吧，将军！既然你对一个女人的判断能一下子从德国公主跳到伴当，我看你在外交方面也强不了多少。”

蒙柯奈将军突然一把拉住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的手臂，在舞会上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这个人的灰白头发和机敏的眼睛，他挺随便地加入这一堆或那一堆人的谈话，而且处处受到尊敬。

“贡德维尔，我亲爱的朋友，”蒙柯奈对他说，“那位可爱的女人是谁？那边，坐在那只大烛台下面的？”

“烛台吗？那是拉夫里奥②雕的，伊萨贝③画的图样。”

“噢！我早已承认你在选购家具方面很有鉴赏力，气派很大；可是那女人是谁？”

---

① 马林，比利时的一个城市，以生产花边著名。

② 拉夫里奥（1759—1814），法国当时最享盛名的雕刻工。

③ 伊萨贝（1767—1855），法国画家。

"啊！我不认识她，大概是我内人的朋友吧。"

"或者是你的情妇，你这老滑头。"

"不是，真的不是！只有德·贡德维尔伯爵夫人才会邀请一些谁都不认识的人。"

话虽很尖刻，但是矮胖男人的嘴上却浮着微笑，因为胸甲兵上校的猜想使他内心得到了满足。上校在旁边一堆人里又找到了审查官，这一位正在那儿忙于打听有关陌生女子的情况。上校抓住他的胳臂，在他耳边说：

"亲爱的马夏尔，你当心点！德·沃德勒蒙夫人瞧着你有好几分钟了，那种专注的神情真叫人担心。她这个人，只要看你嘴唇的翕动就能猜到你在跟我说什么。刚才我们的眼睛已经太能说明问题了，她已经发现，而且在朝我们目光注视的方向看。我想，她现在比我们俩还更关心那个蓝衣女人呢。"

"你耍的是调虎离山的老花招，亲爱的蒙柯奈！再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和皇帝陛下一样，已经得到的东西就再也不放弃。"

"马夏尔，你这么狂妄，叫人真想教训教训你。怎么，老乡，你已经有幸成为德·沃德勒蒙夫人心目中的丈夫，这寡妇才二十二岁，每年有四千金拿破仑① 的收入，还送给你那么漂亮的钻石戒指，"他补充说，一面拿起审查官的左手，这一位很乐意地任他抓住自己的手，"而你还想当洛弗拉斯②，好象你是

---

① 有拿破仑头像的金币，每枚值二十法郎。

② 洛弗拉斯，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理查逊(1689—1761)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哈洛》中的人物，一个勾引妇女的能手。

上校，要靠你维持军人的声誉似的！去你的吧！考虑考虑你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损失。”

“至少不会失掉我的自由。”马夏尔强笑着反驳道。

他向德·沃德勒蒙夫人投去热情的一瞥，德·沃德勒蒙夫人却只回报了一个不安的微笑，因为她看见上校端详审查官的戒指了。

“听着，马夏尔，”上校又说，“假如你在我的无名女子周围转来转去，我就想法征服德·沃德勒蒙夫人。”

“悉听尊便，亲爱的胸甲兵，不过你是得不到她的。”年轻的审查官说，一面将光滑的拇指指甲在上颌一个牙齿下弹出一声轻微的、嘲弄人的声响。

“别忘了我还没结婚，”上校说，“我的剑可以为我赢得荣誉和财富，而且，你这样激我，等于让坦塔罗斯①坐在一桌筵席前面，他会吃个精光的。”

“得儿……！”对上校的挑战，审查官没有回答，嘴里只发出一连串的辅音，表示嘲讽。在走开之前，他很有兴趣地把他的朋友打量了一下。按照当时的风尚，男人在舞会上必须穿白色克什米尔薄呢裤和丝袜。这种漂亮服饰突出了蒙柯奈的完美体型。那时他三十五岁，具备帝国卫队胸甲兵应有的高大身材，十分引人注目，那身骑兵服益发衬出他的威武。他看上去还挺年轻，虽然由于长年骑马有点发胖。他有着一张典型的军人面孔，额头广阔，鹰钩鼻，嘴唇红润，黑色的胡髭更使

① 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儿子，因他欺骗众神，泄漏天机，被罚永世受饥渴之苦。

他的面庞显得开朗坦率。由于一贯担任指挥，他的举止带上了某种高贵的气派，凡是不想把丈夫变成自己的奴隶的聪明女子，准会喜欢这种风度。上校一面微笑，一面也看着审查官，他中学时代的好朋友。审查官个子矮小纤瘦，上校看他时不得不垂下眼睛，他以友好的目光回答了朋友的揶揄。

马夏尔·德·拉罗什-于贡男爵是个年轻的普罗旺斯人，很受拿破仑器重，看来有希望被任命为驻某个大国的公使。他之所以能得到拿破仑的欢心，是凭他意大利人的殷勤，要权术的天才，社交集会上的口才，以及处世为人的艺术，后面这两种本领往往很容易代替脚踏实地的人的优点。他虽然年轻活跃，但脸上已经有一种白铁般死板的光泽，这是外交人士必不可少的特点之一，能帮助他们掩盖自己的激动，伪装自己的感情，当然，如果这种不动声色并非说明他们内心已不会再激动和不再有感情的话。我们可以把外交家的心看成一个无法解答的命题，因为当时最有名的三位大使正是以持久的仇恨和浪漫的爱情而引人注目的①。不管怎样，马夏尔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在纵情享乐时还能盘算自己的前途。他已经对世界作出了评断，他注意到，那些不大会引起主子妒忌怀疑的人晋升得非常快，于是他用养尊处优者常有的自命不凡来掩盖自己的野心，用平庸来掩盖自己的才能。

---

① 可能是指法国外交家塔莱朗（详见本卷第143页注①）或法国作家兼外交家夏多布里昂（详见本卷第163页注①），也可能是指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详见本卷第519页注①）。后者对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的爱情，是当时传为佳话的浪漫爱情之一。

两个朋友诚挚地握握手就分开了。因为此时响起了另一支四组舞舞曲的前奏，告诉夫人小姐们排成四组舞队形，这样，客厅中央正在谈话的男宾们不得不从那片宽敞的地方走开，两个朋友趁四组舞之间的空隙所作的这场谈话，是在德·贡德维尔府邸大客厅的壁炉前进行的，这种闲聊在舞会上相当普通，而且两人的一问一答都是凑到对方的耳边讲的。然而，壁炉上的枝形烛台和火把形烛台的烛光大量投射在两人身上，把他们的脸部照得很亮，因此，尽管他们象外交家那样谨慎，也无法掩盖脸上微微流露出来的感情。他们脸上的表情既未能逃过精细的伯爵夫人的眼睛，也未能逃过天真的陌生女人的眼睛。暗暗窥视别人的思想，原是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在社交界得到的种种乐趣之一，但同时却也有那么多被愚弄的傻瓜，在社交场合感到无聊厌倦，嘴上又不敢承认。

为了让大家明白这场谈话的全部意义，有必要讲述一件事，这件事将用看不见的纽带把这幕戏的几个人物联系起来，他们当时分散在各个客厅里。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跳舞的夫人小姐们正重新站好各自的位置时，一位巴黎最美丽的女人，当时的时装皇后，出现在贡德维尔府邸的宾客们面前，整个豪华的晚会就缺她了。她给自己定了条规矩，永远只在舞会最热闹的时刻到场；在这个时刻，女人们无法长时间让自己的容貌和穿戴保持鲜艳。这短暂的一刻可以说是舞会的春天。一小时后，当兴奋已过，倦容初露时，一切都枯萎凋零了。德·沃德勒蒙夫人从来不在一个晚会上一直待到头上的花儿歪斜

了，发卷松散了，花边皱了，脸上和大家一样露出无法掩饰的困倦。她不愿象她的情敌们那样让人看到自己脸上显出无精打采的样子。她离开舞会时总是和来时一样容光焕发，她就是用这个巧妙的办法保持了“可爱的女人”这个美名。其他女人不无羡妒地窃窃私议，说她晚上有多少个舞会要参加，就准备下多少件不同的首饰。那天晚上，德·沃德勒蒙夫人照例被前呼后拥着步入了客厅，然而，这次她将听凭自己的愿望决定去留。进客厅之前，她在门边停了片刻，用观察的目光将在场的女人扫视了一遍，看看她们的打扮如何，而且确信自己的打扮能使所有的女人黯然失色。这位名噪一时的美女似乎是在让大家欣赏她。走在前面为她开路的是德·苏朗日伯爵，他是帝国卫队最勇敢的炮兵上校之一，是皇帝的宠臣。这两个人短暂而出乎意料的结合无疑含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几个坐在一边观赏舞会的女人，听见报出德·苏朗日先生和德·沃德勒蒙夫人的名字，都站了起来，有些男人从隔壁其他客厅跑来，纷纷挤在正厅的门边。有一个爱打趣的人（这类人在这种层出不穷的聚会上总是少不了的）看见伯爵夫人和她的骑士走进来，便说：“男人们怀着莫大的好奇注视一个朝三暮四的漂亮女人，女人们怀着同样的好奇端详一个忠于爱情的男人。”德·苏朗日伯爵是个三十二岁左右的青年，他生性刚烈，这在男子身上能产生很多优点，然而他那纤弱的体型和苍白的脸色却不大能使人对他发生好感；他的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但是，在社交场合他沉默寡言，他身上没有任何迹象预示他将是一位有才华的演说家，并将代表右派在复辟王朝的立

法会议上大显身手。德·沃德勒蒙伯爵夫人是一位高高的、有点过于丰腴的女人，皮肤白得耀眼，总是高傲地昂着她那小小的脑袋，她以可爱的举止引起男人的倾慕，而且从不使任何为她的美貌着迷的人失望。这一对男女一时成了大家注意的目标，当然，他们不会长时间地让人家好奇地观看，他们似乎很清楚，偶然的巧合使他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马夏尔看见他们走过来，连忙跑到一群站在壁炉旁边的男人中间，以便穿过层层叠叠的人头观察德·沃德勒蒙夫人。爱情初期的狂热使他满心妒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两人，仿佛有一个隐秘的声音在对他说，他引以自傲的成功可能是不牢靠的；然而，伯爵夫人对德·苏朗日先生冷淡而又彬彬有礼地笑了笑表示感谢，一面在德·贡德维尔夫人身旁坐下，一面对德·苏朗日先生做了个手势想把他打发走，这使马夏尔脸上本来因为妒忌而收缩起来的肌肉一下子放松了。苏朗日似乎没有理解这位美人的目光，——那目光告诉他，他们俩人都在扮演一个可笑的角色——所以依旧站在德·沃德勒蒙夫人所坐的沙发旁边，见此情景，那位容易冲动的普罗旺斯人又皱了皱蓝眼睛上边的两道黑黑的浓眉，为了显得态度自然，他两手摸摸头上褐色的鬈发，然后，掩饰住使自己的心怦怦直跳的激动，一面和周围的人聊天，一面严密注视伯爵夫人和德·苏朗日先生的举止神态。他抓住再一次走来和他聊天的蒙柯奈上校的手，但是，因为心中有事，对上校的话却听而不闻。这时，苏朗日不断以安详的目光，频频注视坐在参议员家大客厅四周的四排女人，欣赏着她们的钻石、红宝石、金色的发束和花枝招展

的头部，它们好象给客厅镶上了一道绚丽的花边，那光彩几乎能使烛光、水晶枝形灯以及室内的镀金装饰黯然失色。审查官看着情敌那种若无其事的冷静神态，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无法控制内心的焦躁，便走到沃德勒蒙夫人面前向她致意。一见这位普罗旺斯人，苏朗日阴沉沉地瞥了他一眼就无礼地把头扭向一边。客厅里顿时静下来，人们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个个伸长颈脖，脸上露出各种稀奇古怪的表情，人人害怕而又期待发生一件丑闻，这种丑闻，有教养的人是竭力不让它发生的。突然，伯爵苍白的脸涨得和他鲜红的衣饰一样红，而且立刻低下头去看脚下的地板，为的是不让人猜出他内心慌乱的原因。一见那个谦卑地坐在烛台下的陌生女子，伯爵便阴郁地从审查官面前走过，躲到一间供打牌的客厅里去了。马夏尔和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苏朗日当众给他让位是害怕象一般被取代的情人那样成为笑柄。于是，审查官傲然抬起头，看了看陌生女子，然后从容地在德·沃德勒蒙夫人身边坐下。可是，她讲话时他却心不在焉，竟然没听见这位妖艳的女人用扇子遮住嘴在对他说："马夏尔，您从我这儿弄走的这个戒指，我请您今晚别戴它。我有我的道理，等会儿走的时候跟您解释。您今晚陪我去德·瓦格拉姆公主家。"

"刚才您为什么挽着上校的手臂？"男爵问。

"我在柱廊下遇到了他，"她回答，"好了，您走吧，都在瞧我们呢。"

于是，马夏尔又去找胸甲兵上校。这时，蓝衣女人已成了胸甲兵、苏朗日、马夏尔以及德·沃德勒蒙伯爵夫人共同关注

的目标，但他们关注的动机却大不相同。

两个朋友互相挑战后便结束他们的谈话分手了。审查官快步走到德·沃德勒蒙伯爵夫人那里，巧妙地把她带到最出色的一个舞蹈组中间。在舞会上女人是容易陶醉的，不仅由于舞蹈本身和舞会的热闹气氛，还由于参加舞会的男人经过一番巧妙的打扮后，和女人一样变得富有魅力。马夏尔以为，趁德·沃德勒蒙夫人正在陶醉之中，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尽情欣赏那位陌生女人使他神往的姿容。的确，起初他往蓝衣女子那边频频眺望时，逃过了沃德勒蒙夫人那双不安地转来转去的眼睛，可是不久就给当场发现了；如果说，第一次他的心不在焉得到了原谅，那么后来当德·沃德勒蒙夫人问他："今晚您喜欢我吗？"（这是女人能向男人提出的最有诱惑力的问题了），他竟无礼地默不作声，这就无法为自己辩解了。他愈是神情恍惚若有所思，伯爵夫人就愈是追问他，挑逗他。在马夏尔跳舞的时候，上校在三五成群的宾客间走来走去，打听陌生女人的情况。问遍了所有的人，甚至那些最不相干的人以后，他决定趁贡德维尔夫人空闲的那一会儿，去向主妇本人打听那位神秘女子的名字。就在这时，他发现在托住烛台的折式柱和正对着折式柱的沙发之间有一个空隙。那一排排椅子本来好象一道道铜墙铁壁，现在跳舞开始，大部分座位都空了，只剩下母亲们和上了年纪的夫人们留守在那里。上校利用这个时机，开始穿过盖着披肩和手帕的椅子"栅栏"，边走边向一个个老太太致意；就这么边走边寒暄，最后来到陌生女子身旁的一个空位上。他在那儿站定下来，竟不怕可能给大烛

台上怪兽雕像的爪子或犄角钩住，也顾不得头顶上方有烛火和烛油。这一举动使马夏尔大为不满。上校是个机灵人，他当然不会冒昧地马上招呼坐在他右边的蓝衣女子，而是先对坐在他左边的一位相当难看的贵夫人说："夫人，这可真是个盛大的舞会呀！多么豪华！多么热闹！说真的，这儿的女人个个都漂亮！您不跳舞，肯定是故意的。"

上校进行这种平淡无味的谈话，是为了叫坐在他右边的女人开口，她沉默不语，满腹心思，根本不注意他。上校准备好很多句子，每个句子最后都能以"您呢？夫人！"这句话结束，他对这句问话抱有很大希望。然而，他出乎意料地发现，陌生女人眼里噙着泪水，她的注意力象是完全被德·沃德勒蒙夫人抓住了。

"夫人大概已结过婚了吧？"蒙柯奈终于忍不住问了，声音不大平稳。

"是的，先生。"陌生女子回答。

"那么，夫人，您为什么老待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故意引人注意呢？"

愁容满面的女人忧郁地笑了笑。

"夫人，请赏脸和我跳下一个四组舞，好吗？跳完舞，我是决不会把您送回这个地方的！靠壁炉有一张摇椅空着，请到那儿坐吧！当今世上那么多人都想登上皇帝的宝座，人们痴心梦想的就是皇位，我想您是不会拒绝舞会皇后这个称号的，凭您的美貌，这个称号应该归您。"

"先生，我不跳舞。"

这个女人回答的语气是那么斩钉截铁,令人绝望,上校只得放弃“阵地”。马夏尔猜得出上校最后提了什么要求,也看出上校遭到了拒绝,他得意地微笑了,一面用手抚摸着下巴颏,手指上的那只戒指便闪闪发起光来。

“您笑什么?”德·沃德勒蒙伯爵夫人问他。

“我笑这位可怜的上校,刚才他鲁莽行事,碰了个钉子。”

“我已经说过,请您取下这只戒指,”伯爵夫人打断了他的话。

“我没听见。”

“男爵先生,今晚您什么也听不见,可您倒是什么都看得见,”德·沃德勒蒙夫人愠怒地说。

这时,陌生女人对上校说:

“瞧,那个年轻人有一只非常漂亮的钻石戒指。”

“美极了,”上校答道,“这位年轻人是马夏尔·德·拉罗什-于贡男爵,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谢谢您告诉我他的名字。”她又说,“他看上去很和蔼可亲。”

“是的,不过有点轻浮。”

“他好象和德·沃德勒蒙伯爵夫人的关系挺好。”年轻女子说,眼睛里带着询问的表情。

“好得不能再好了!”

陌生女子的脸刷地一下白了。

“这下可好,”上校想,“她爱上该死的马夏尔了。”

“我还以为德·沃德勒蒙夫人很久以来一直和苏朗日先

生混在一起呢。"年轻女子又说，刚才她内心痛苦得脸色都变了，现在稍稍恢复过来。

"伯爵夫人欺骗他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上校说，"刚才可怜的苏朗日进来时，您大概也看见了吧，他还说什么也不相信自己的不幸呢！"

"我看见了，"蓝衣女子说，接着又说了声："谢谢您，先生。"那语调无异于打发他走。

这时四组舞快要结束，大失所望的上校只得赶紧走开，一面聊以自慰地想着："她已结过婚了。"

"喂，怎么样，勇敢的胸甲兵，"男爵高声问，一面把他拖到一个窗口去呼吸花园的新鲜空气。"你的事进展得如何？"

"她已经结过婚了，我的朋友。"

"那有什么关系？"

"呃！见鬼，我是讲道德的，"上校回答说，"我只找那种日后能娶过来的女人。再说，马夏尔，她已经正式声明不跳舞。"

"上校，我们拿你那匹有白色斑点的灰马和一百金拿破仑打赌，好不好？我说今晚她准会和我跳舞。"

"赌就赌！"上校说，一面在自负的审查官掌心里拍了一记。"我先去看看苏朗日，他或许认识这位夫人，因为我觉得这位夫人对他挺感兴趣。"

"我的朋友，你已经输了，"马夏尔笑着说，"我的目光和她的目光相遇过，我知道其中的含义。亲爱的上校，我在你遭到拒绝以后和她跳舞，你不会见怪吧？"

"不会的，不会的，最后得胜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再

说，我是输了就认输的人，不过我预先告诉你，她可喜欢钻石呢！”

说到这里，两个朋友分手了。蒙柯奈将军向赌厅走去。他看见苏朗日伯爵坐在那儿打布约特牌。两位上校之间虽说只有在战争的危险和部队公务中建立起来的一般友情，但当胸甲兵上校看见他素来认为很明智的炮兵上校在参加一场可能使自己倾家荡产的赌博时，心里仍感到十分难过。决定命运的赌台上摊着一堆堆的金币和钞票，说明赌注下得很大。赌桌周围站了一圈人，一声不吭地在看牌局。有时突然爆出几个字，如：“不要，跟进，你的，一千路易，吃进”；但是，再看那五个人，一动不动，好象只用眼睛说话。上校见苏朗日的脸苍白得吓人，便走到他身边，这时伯爵刚好赢了钱。伊赞贝公爵兼元帅和著名银行家凯勒站起身来，两人都已把一大笔赌本输光了。苏朗日集拢一大堆金币和钞票时脸色变得更加阴沉，赢来的钱，连数都不数；他噘起嘴唇，作出一种尖刻而轻蔑的表情，好象并不感谢命运给他的恩宠，却反而在向命运挑战。

“打起精神来，苏朗日！”上校说，然后，他认为把苏朗日从牌桌前拉走，才是真正帮他的忙，便又说：“您来，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苏朗日问。

“回答我向您提出的问题。”

伯爵倏地站起身，满不在乎地把赢来的钱包在一块手帕里，就是他刚才一直神经质地揉来揉去的那块手帕。见他那副凶相，没有一个赌友敢对他赌赢就走提出非议。相反，当

这张阴沉忧郁的脸从牌桌上方的烛台投射下来的光圈里消失后，人们的面孔倒舒展一些了。

“这些该死的军人串通一气，都是一路货！”一个从旁观赌的外交官一边在上校的位置上坐下，一边低声说。

只见苏朗日那张铁青而疲乏的脸朝接替打牌的人转过来，用钻石般一闪一烁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说：“军人和文官走不上一条道，部长先生！”

“亲爱的朋友，”蒙柯奈把苏朗日拉到一边说，“今天上午皇上谈起您，大为夸奖，您荣升元帅是不成问题的了。”

“头儿并不喜欢炮兵。”

“是的，可他很喜欢贵族，而您以前是贵族，”蒙柯奈接着说道，“头儿说过，战时在巴黎结婚的军官，不应该被看成是不堪重用的人。怎么样，相信了吧？”

苏朗日伯爵好象一点也不懂这番话的意思。

“好了，”上校又说，“现在我希望您告诉我，您认不认识坐在大烛台脚边的那位小巧玲珑的女人。”

一听这话，伯爵顿时目光灼灼，一把用力抓住上校的手。“亲爱的将军，”他说，嗓音都变了，“要是换一个人对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就会用这堆金币砸烂他的脑袋。别管我，我求您。今晚我真想一枪把自己打得脑浆四溅，而不愿……。我憎恨眼前的一切。我想马上离开这儿。这兴高采烈的场面，这音乐，这一张张愚蠢的、嬉笑的面孔，真让我讨厌死了。”

“我可怜的朋友，”蒙柯奈温和地说，一面友善地拍拍苏朗日的手，“您感情太冲动了！我告诉您，马夏尔心里根本没想

着德·沃德勒蒙夫人，他迷上那个娇小的女人了！”

“要是他胆敢去跟她讲话，”苏朗日喊道，气得说话都结巴了，“我会把他揍得象他的皮包那样扁，即使这个狂妄家伙得到皇上的保护我也不怕。”

说完，伯爵筋疲力尽地瘫坐在上校带他去坐的一张椭圆双人沙发上。上校慢慢地抽身走开了，他意识到，苏朗日正在气头上，一个交情不深的人用几句玩笑或几句关怀的话是不能使他平静的。上校回到跳舞的大客厅里，第一个映入他眼帘的人就是德·沃德勒蒙夫人。他发现，在她那张平时非常安详的脸上，有着掩饰不了的激动不安的痕迹。她旁边正好有一张椅子空着，上校便走过去坐了下来。

“我敢说您有心事，对吗？”他问。

“一点小事，将军。我想走，我答应过德·贝格大公爵夫人去参加她举办的舞会，在这以前，我还得去德·瓦格拉姆公主家。德·拉罗什-于贡先生明明知道，可他还挺有兴致地在那儿向老太太们献殷勤。”

“这件事并不完全是您心情不安的原因，我拿一百路易打赌，您今晚会一直待在这里。”

“您好放肆！”

“那么，我说对了？”

“我在想什么呢？”伯爵夫人拿扇子在上校手指上敲了一下说，“您要是猜着了，我会酬劳您。”

“我不接受这个挑战，因为我的条件太有利了。”

“好个自以为是的人！”

“您惟恐马夏尔拜倒在……”

“谁的脚下?”伯爵夫人故作惊讶地问。

“那个大烛台的脚下,”上校回答,指着美丽的陌生女人,一面仔细看着伯爵夫人,使她感到有点不自在。

“您猜着了,”卖弄风情的女人回答,一面用扇子遮住脸,同时两手玩弄起扇子来。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您知道,这位德·朗萨克老夫人机灵得象只老猢狲,她刚刚对我说,德·拉罗什-于贡先生要是向那个陌生女人献殷勤,是会有危险的。这个女人今晚在这儿真叫人扫兴。我宁愿看见死神也不愿看见这张美得叫人受不了的面孔,啊,美得就象幻影一样。她是我的灾星。”说到这里,伯爵夫人禁不住流露出恼恨的表情,然后又说:“德·朗萨克夫人参加舞会,向来是为了观察一切,同时却假装打盹,她刚才的话真叫我担心,马夏尔对我要这一手,我是要好好跟他算账的。不过,将军,既然您是他的朋友,请您劝劝他,叫他别干使我伤心的事。”

“我刚才见到一个人,他宣称,要是马夏尔去找那个小个儿女人,就叫他脑袋开花。这人是说到做到的,夫人。不过,我了解马夏尔,危险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鞭策。更何况我们还打过赌。”说到这里,上校压低了声音。

“真的?”伯爵夫人问。

“真的,我以荣誉保证。”

“谢谢您,将军,”德·沃德勒蒙夫人说,一面无限风骚地瞟了他一眼。

“那么,您肯赏脸和我跳舞吗?”

“可以，不过要等下一个四组舞。现在我想知道这出戏如何发展，还想知道这个蓝衣女人究竟是谁，她看上去是个聪明人。”

上校看出，德·沃德勒蒙夫人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便走开了。第一仗打得那么漂亮，他感到很满意。

舞会上常有几个象德·朗萨克夫人这样的女人，她们坐在那里观察一切，就象有经验的海员站在海边，注视着年轻的水手与海上风暴搏斗。此刻，对这幕戏里的几个人物似乎颇感兴趣的德·朗萨克夫人一下便猜到，伯爵夫人内心正经历着一场什么样的斗争。虽然这个年轻娇媚的女人优雅地摇着扇子，对和她打招呼的男子频频微笑，并且使出女人惯用的种种伎俩掩饰自己的激动不安，然而，德·朗萨克老太太是十八世纪留给十九世纪的最有洞察力、最狡黠的几位公爵夫人之一，她能够看出德·沃德勒蒙伯爵夫人的心思和想法。她好象能透过最微小的动作看出它们所流露的感情。洁白光滑的前额蹙起一道小小的皱纹，颧骨稍稍颤动一下，两道眉毛的一扬一颦，两片嘴唇的任何难以觉察的弯曲（嘴唇涂得鲜红，所以她看得清清楚楚），这一切对她来说就象书上的文字一样各有涵义。这位过去精于卖弄风情的老太太坐在一张深深的软垫圈椅里，裙裾把椅子铺得满满的，她一面和一位外交官聊天（这人喜欢找她，为的是从她嘴里收集有趣的奇闻轶事），一面在年轻的伯爵夫人身上欣赏往昔的自己。看见伯爵夫人那么善于掩饰自己的忧虑和悲伤，不禁对她发生了兴趣。的确，德·沃德勒蒙夫人表面装得那么快活，其实内心感到很痛苦。

她曾以为，遇到马夏尔便是遇到了一个有才能的人，依靠这个人，日后她准能享受权势带来的所有美妙的东西，从而生活得更好。可是，现在她发现自己看错了人，这对她的名声和自尊心都是一个残酷的打击。她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女人一样，对一个人的爱情愈是来得突然，其程度就愈是强烈。经历过多次短暂爱情的心，并不比在一次爱情中消耗净尽的心所受的痛苦要少。诚然，伯爵夫人对马夏尔的偏爱萌发还不久，可是再愚蠢的外科医生也懂得，截掉一只活肢比截掉一只病肢更加疼痛。德·沃德勒蒙夫人对马夏尔的爱是有奔头的，而她前一次的恋爱却毫无前途，而且已被苏朗日的悔恨弄得兴味索然。一直在窥测适当时机以便和伯爵夫人攀谈的老公爵夫人，此刻急忙把那位缠住她的外交官打发开，因为，与情侣反目的事相比，其他任何事都显得无关重要了，即使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来说也是如此。为了开始这场较量，她先向德·沃德勒蒙夫人投去嘲弄的一瞥，使年轻的伯爵夫人不禁担心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这个老妇人手里。是的，有时一个女人投向另一个女人的目光，就象悲剧结尾时舞台上出现的火炬。我们必须了解公爵夫人其人，才能估量她脸上的表情在伯爵夫人身上引起了多大的恐惧。德·朗萨克夫人高高的个儿，你见了她脸部的轮廓，会说："这个女人从前大概相当漂亮！"她的脸颊上抹了厚厚一层胭脂，几乎把皱纹都盖住了；然而，深红的胭脂非但没有把她的眼睛衬托得明亮些，反而使它们显得更暗淡无光。她戴着很多钻石首饰，不过衣着还算得体，不致招人笑话。她那尖尖的鼻子告诉你，她说话刻薄。

一副装得挺合适的假牙保持了嘴巴原来的讥讽表情，令人想起伏尔泰的嘴。不过，她的举止非常彬彬有礼，大大冲淡了她思想的刁钻尖刻，因而人们不能指责她心眼儿坏。老夫人那双灰色眼睛突然炯炯发光，向客厅另一边投去得意的一瞥，还伴着一丝微笑，好象在说："我早就答应过您了！"她的目光使坐在大烛台脚下哀叹的年轻女子那苍白的双颊泛起了希望的红潮。德·朗萨克夫人与陌生女子之间的默契，当然逃不过德·沃德勒蒙伯爵夫人那双锐利的眼睛，她隐约感到这两人之间有一个秘密，因而想弄个水落石出。这时，德·拉罗什-于贡男爵已经问遍了所有的老太太，而蓝衣女子的姓名仍然不得而知，别无它法，只好去问德·贡德维尔夫人，可是从她那里也只得到一个令人很不满意的回答："这位夫人是德·朗萨克老公爵夫人介绍给我的。"他偶然把头转向老太太坐的那张圈椅时，无意中抓住了她投向陌生女人的默契的眼光。因此，虽然近来他和这位老太太的关系不太融洽，他还是决定去和她谈谈。看见活跃的男爵在她的椅子周围转来转去，公爵夫人带着狡黠嘲弄的表情微笑了，然后又瞅了德·沃德勒蒙夫人一眼，那神情使蒙柯奈将军哑然失笑。

"要是这个狡猾的老太太做出友好的样子，那么她准是要捉弄我一下。"男爵想。

"夫人，"他说，"听说您在负责照看一件很贵重的宝贝。"

"您把我当成毒龙① 了不成？"老太太问，"不过，我倒要知

① 典出希腊神话中阿耳戈英雄们的故事，他们所寻找的金羊毛由一只巨大的毒龙看守。

道，您说的是谁呢？"她接着又问，声音很温和，使马夏尔又产生了希望。

"我说的是那位陌生夫人，她被这些妒忌的妖艳女人挤到那个角落去了。您大概和她家认识吧？"

"是的，"公爵夫人说，"不过您干吗要知道一个外省的女继承人呢？她结婚不久，出身名门。你们这些人是不认识她的，她一向哪儿也不露面。"

"她为什么不跳舞？她长得那么美！我们讲和好不好？您要是肯把我想知道的事都告诉我，那么我保证，一定在皇上面前大力支持从特别公产①中拨还纳瓦兰的森林领地的请求。"

原来，德·朗萨克属纳瓦兰家族的幼支，其家徽为四等分，天蓝色底，饰有枝桠状银杖，两边各纵列六根银色矛枪。由于老夫人与路易十五之间的关系，朝廷册封她为公爵夫人，现在纳瓦兰家长房还未归顺皇朝，年轻的审查官公然给老夫人出这种卑鄙的主意，暗示她索回本来属于长房的财产。

"先生，"老夫人假装严肃地说，"您把德·沃德勒蒙伯爵夫人请来，我答应您，一定向她披露使我们这位陌生夫人如此令人关注的秘密。您瞧，舞会上所有的男人都跟您一样想知道她是谁。所有的眼睛都不由自主地朝大烛台那边看，就因为受我保护的女人端庄地坐在那里。有人本想夺走她的荣誉，结

---

① 指大革命时期没收的贵族产业。

果一切荣誉仍归于她，能和她跳舞的男人该多幸福啊！”说到这里，她煞住话头，眼睛死死盯着德·沃德勒蒙伯爵夫人，那目光再明显不过地表示：“我们在谈您。”然后她又说：“我想，您更愿意从您那位漂亮的伯爵夫人嘴里知道陌生女人的名字吧？”

老公爵夫人的态度是那么富有挑衅意味，以致德·沃德勒蒙夫人不得不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在马夏尔递过来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她全然不理马夏尔，笑着对公爵夫人说：“夫人，我猜您是在讲我；不过我承认自己无能，不知道您在讲我的好话还是坏话。”

德·朗萨克夫人用她满是皱纹的、干瘪的手握住年轻的伯爵夫人那双柔嫩的手，以同情的语调低声对她说：“可怜的孩子！”

两个女人对视了一下。德·沃德勒蒙夫人立刻明白，马夏尔待在旁边碍事，于是，她以命令口气说：“您走吧！”

审查官见伯爵夫人被这个危险的女预言家吸引过来，而且慑服于她的魔力之下，心里不大高兴，他向伯爵夫人投去威严的一瞥，这种目光对一个被爱情迷住心窍的女人具有强大的威力，可是当她已经开始评判她的心上人时，这目光就显得十分可笑了。

“您莫非想效法皇上？”德·沃德勒蒙夫人说，一面偏着头，带着讽刺的神情凝视着他。

马夏尔通达人情世故，人又机灵、精明，当然不会悍然与一个在宫里十分走红、而且皇上愿意亲自为她主婚的女人决

裂。再说，他打算激起她的妒忌心，以为这是探出她突然冷淡的原因的可靠办法，于是他心甘情愿地走开了。恰好此时另一场四组舞已经开始，所有的人都动了起来，男爵装作给四人舞组让出地方的样子，走到一张靠墙的蜗形脚桌边，把身子倚在大理石台面上，两臂交叉在胸前，全神贯注地看着两个谈话的女人。有好几次他随着两人的视线，把目光投在陌生女子身上。这时，把伯爵夫人与这个在神秘色彩下显得如此有吸引力的美人儿一比，他不禁象所有想飞黄腾达的人一样，心里打起了卑劣的小算盘：是拿一笔财产呢，还是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他犹豫不定。明亮的烛光下，他的脸显得心事重重，而被他的黑发蹭皱的白色波纹呢壁幔则把他的脸衬托得更加阴沉，使他看上去简直象个魔鬼。大概不止一个观察家在心中暗忖："瞧，又一个可怜虫，看来他玩得不大高兴！"这会儿有一个人可以暗暗笑他了，那就是上校，他右肩靠在两个分别供跳舞和打牌用的客厅之间的门框上，正饶有兴趣地观赏着舞会纷乱的场面；只见上百张漂亮的脸随着舞曲的节奏在旋转，有几张脸，例如伯爵夫人和他的朋友马夏尔的脸，则泄露了内心骚动不安的秘密；他再转过头来，看见苏朗日伯爵依旧坐在那张沙发上，神色阴郁，那个陌生女子表情凄楚，脸上时而出现希望的欢乐，时而又出现不由自主的恐惧和焦虑，他不知道这两人的神情之间有什么联系。蒙柯奈站在那儿犹如晚会的主宰者，他从这幅活动的画面上看到了上流社会的全貌，他一面感到好笑，一面领受着成百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光艳照人的女人有所图谋的微笑：是啊，一个帝国卫队的上校——这个职位

意味着他同时又是准将①——确实是军队里最好的结亲对象之一。这时已是午夜前后，谈话、赌博、跳舞、调情、争权夺利、施展诡计、出谋划策，一切都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致一个年轻人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赞叹："好一个精彩的舞会！"

"我善良的小天使，"德·朗萨克夫人对伯爵夫人说，"你年纪还轻，我在你这样的年龄也做过很多错事。看见你刚才万般痛苦的样子，我想给你几点好心的劝告。在二十二岁的时候犯错误，这不是糟蹋前程吗？这不等于撕坏一条急需穿用的长裙吗？我的朋友，我们总是不能及早学会怎样穿长裙而又不把它弄皱。小心肝，你要是再继续给自己树几个有手腕的敌人，交几个不懂如何处世的朋友，那么，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什么样的好日子在等着你。"

"唉！夫人，一个女人要想得到幸福可真不容易啊！您说是吗？"伯爵夫人天真地感叹道。

"我的孩子，在你这样的年龄，应该懂得在玩乐和幸福之间作选择。你想嫁给马夏尔，他作为一个好丈夫还不够傻，作为一个情人又不够狂热。他有债务，我的朋友，这人会把你的财产吞吃掉的。要是他能给你幸福，这倒也罢了，可是，难道你看不出他多么老吗？这人大概生过好多次病，他在抓住最后的机会寻欢作乐。再过三年，他就不行了。那时，野心在他身上会开始占上风。也许他能成功，不过，我不相信。他是什么人？一个精通生意经、能说会道的阴谋家。这么自命不凡的人不会有什么真本事，也不会有远大的前程。而且，你瞧瞧

① 皇家卫队的军衔比普通军队的军衔高一级。

他！就在此刻，从他的额头上不是能猜出他的内心吗？他并不是看中你的年轻漂亮，而是看中你的两百万财产。他不爱你，我的朋友，他在你身上打算盘，就好象你是一笔买卖。你要是想结婚，就找一个年龄再大一些的、有声望的、事业已成功一半的男人。一个寡妇不应该把她的婚姻看作一桩风流韵事。好比一只老鼠，它会让自己被同一只鼠夹逮着两次吗？现在，第二次婚约对你来说应该是一次能赚钱的投资。通过再婚，你至少应该希望有一天会当上元帅夫人。”

这时，两个女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蒙柯奈上校那张英俊的脸上。

“如果你愿意扮演卖弄风情的女人这种难演的角色，而不想结婚，”公爵夫人和蔼地接着说，“那么，我可怜的孩子，你会比任何女人都懂得如何翻云覆雨，如何驱散乌云、平息风暴。不过，我恳求你，永远别把扰乱旁人家庭的和睦、拆散旁人的家庭、给幸福的女人带来不幸作为一种乐趣。我曾经扮演过这种危险的角色。咳，我的天哪，为了得到一次自尊心的胜利，常常要坑害好些可怜的贤惠女人（是的，我的朋友，世界上确实有贤惠女人），同时也会给自己树几个死敌。后来我明白了，正如阿尔伯公爵①所说，一条鲑鱼胜过一千只青蛙，可是明白这个道理时已经有点太晚了！确实，真正的爱情给予我们的欢乐，要比我们勾引起来的情欲带给我们的欢乐多上千倍！嗨，瞧，我这是给你讲大道理来了。是的，因为你，我才

---

① 阿尔伯公爵（1508—1582），日耳曼皇帝兼西班牙王查理五世（1500—1558）时代的西班牙将军，以残酷闻名于世。

到这个散发着平民臭味的客厅里来的。可不是吗？我刚才还看到几个演戏的呢。早先，亲爱的朋友，这种人只配在小客室里接待，在大客厅，哼，休想！你干吗这么惊讶地看着我？听我讲呀！你要是想玩弄男人，就去找那些还没有成家立业、没有家庭义务要承担的男人；其他人不会原谅我们所闹的乱子的，虽然他们从中得到过幸福。这是我从多年的经验中得出来的准则，你要从中吸取教益。就拿可怜的苏朗日来说吧，你把他弄得神魂颠倒，一年多来更弄得他如醉如痴，天晓得你用了什么手腕，可是，你知道你给了他什么损害吗？……是害了他一辈子。他结婚两年半了，一个美丽的女人深深爱着他，他也爱她，可又欺骗了她。这个女人整天在眼泪和极其痛苦的沉默中过日子。苏朗日有过悔恨的时候，这种悔恨给他的痛苦要比肉体享受给他的甜蜜强烈得多。而你，狡猾的孩子，你又爱上了别人。好吧，你来看看你的成果吧！"老公爵夫人抓住德·沃德勒蒙夫人的手，两人站起身来。"你瞧，"德·朗萨克夫人望着枝形灯下苍白而又战战兢兢的陌生女人说："那是我的侄女儿，德·苏朗日伯爵夫人，今天她终于拗不过我，同意走出卧室，平时她总待在家里独自悲伤，即使看着她的小宝宝也不能给她多大的安慰；你看见她了吗？你觉得她挺可爱，其实她现在已经憔悴了。你想一想，亲爱的美人儿，要是让这张脸映上爱情和幸福的光辉，它会是多么俊俏。"伯爵夫人默默无言地把头转向一边，看来她正在进行严肃的思考。公爵夫人把她一直领到打牌的大厅门口，先往里面瞧了一眼，好象找什么人，然后她用一种深沉的嗓音对年轻妖媚的伯爵夫人

说："你再看，那里是苏朗日。"

伯爵夫人不禁哆嗦了一下：在大厅最幽暗的一个角落，她瞥见了苏朗日那张苍白、挛缩的脸。他靠在沙发上，四肢软瘫，头一动不动，表明他非常痛苦，打牌的人在他面前走来走去，谁也不理会他，好象他已经死了似的。妻子泪流满面，丈夫阴郁沮丧，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他们俩却东离西散，犹如一棵树被雷劈成了两半；这个画面对伯爵夫人或许有某种预言的意义。她害怕这就是将来她遭报应的图景。她的心还不很枯槁，同情和宽容之心还没有完全泯灭。她用力握了握公爵夫人的手，带着孩子般的可爱神态向老夫人微微一笑，表示感谢。

"我亲爱的孩子，"老夫人在她耳边说，"从今以后要记着，我们既会吸引也会拒绝男人的爱慕。"

"她是您的了，如果您不是一个傻瓜的话。"这句话是德·朗萨克夫人凑在蒙柯奈上校耳边说的，而美丽的伯爵夫人在看见苏朗日那副模样后，此刻正沉没在对他的无限同情之中，因为她还相当真诚地爱着他，还想让他重新得到幸福。她暗暗下了决心，要运用她的魅力对他的无法抗拒的影响，使他回到妻子的身边。

"啊！我要好好规劝他。"她对德·朗萨克夫人说。

"不用，我的朋友！"公爵夫人急忙说，一面坐回到她的圈椅里，"你给自己挑选一个好丈夫，而且别让我的侄子进你的门就行了。甚至别对他作任何友好的表示。相信我吧，孩子，一个女人是不会从别个女人那里接受自己丈夫的心的。当她

想到是她自己重新征服了这颗心时，她会感到百倍的幸福。我想，我把侄女儿带到这里来，就等于给她提供了重新赢得丈夫的温情的好办法。我要求于你的，就是去挑逗将军，不需要你别的帮助了。”

公爵夫人指指审查官的朋友，伯爵夫人微笑了。

“怎么样，夫人，您最后打听到陌生女人的姓名没有？”只剩下伯爵夫人一人时，男爵不高兴地问道。

“打听到了，”伯爵夫人看着审查官说。

她脸上的表情既狡黠又愉快，那使她的嘴唇和双颊充满活力的微笑，那水汪汪的眼睛里忽闪忽闪的光亮，就象把行路人引上歧途的燐火。马夏尔自以为仍然为她所爱，便做出一副俏皮的样子（男人在他们喜欢的女人身边都爱摆这种姿态），并且神气地说：

“如果我表示很想知道这个名字，您不会见怪吧？”

“如果出于对您的最后一点情分，我不告诉您，您也不会见怪吧？”德·沃德勒蒙夫人反唇相讥道，“而且我不许您去接近这位年轻太太，否则您会丧命的。”

“夫人，失去您的青睐不是甚于失去生命吗？”

“马夏尔，”伯爵夫人正色道，“她是德·苏朗日伯爵夫人。她丈夫会崩了您的脑袋的，如果您还长着脑袋的话。”

“哈！哈！”狂妄的审查官笑着反驳道，“苏朗日上校让一个从他那儿夺走了您的心的人平安无事地活着，倒反而要为他的妻子动武！真是违反常理！我求求您，让我和这位夫人跳舞，这样您可以看到，上校那颗‘纯洁’的心对您的爱是多么

淡薄。因为，如果上校不喜欢我请他的妻子跳舞，而在这以前却容忍我把您……"

"可是她爱她丈夫。"

"只不过多了一个障碍罢了，我会很乐意去克服的。"

"可她是有夫之妇。"

"多么可笑的反对理由！"

"啊！"伯爵夫人苦笑着说，"您既惩罚我们犯了错误，又惩罚我们痛改前非。"

"别生气，"马夏尔连忙说，"我求您，原谅我吧。喏，我再也不去想德·苏朗日夫人了。"

"我真恨不得罚您到她那儿去呢！"

"好，我这就去，"男爵笑着说，"待我回到您的身边，我对您的迷恋只会更深。您会看到，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也夺不走这颗属于您的心。"

"不如说您想赢上校的那匹马。"

"啊！背信弃义的小子，"他笑着回答，一面用指头威吓他的朋友。

蒙柯奈走了过来，男爵把伯爵夫人身边的位子让给他，并带着嘲弄的神情对伯爵夫人说：

"夫人，这儿有个人夸下海口说，能在一个晚上赢得您的青睐。"

他离开两人时心里暗暗高兴，自己激发了伯爵夫人的自尊心，同时又说了上校的坏话。然而，尽管他一向精明，却没有觉察出德·沃德勒蒙夫人话里的讽刺意味，也丝毫没发现，

伯爵夫人和上校两人已互相朝对方靠拢了几步，虽然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审查官走走停停，愈来愈接近那个大烛台，坐在烛台下的德·苏朗日伯爵夫人依旧是面色苍白，战战兢兢，好象只有两只眼睛还有点生机。就在这时，她的丈夫来到客厅门口，两眼因激情而闪闪发亮。留心着周围一切的老公爵夫人急忙跑过去，挽住她侄儿的手臂，并且要他用自己的车送她回家，说是在这里烦闷得要死。她高兴地想，这一来可以防止发生一件后果严重的丑事。临走时，她向侄女儿做了个奇怪的暗示，指了指正准备和侄女儿搭讪的大胆的男舞伴，意思好象是说："他来了，你报复吧。"

姑妈投向侄女的目光让德·沃德勒蒙夫人发现了，她顿时心里一亮，疑惑自己上了这个老于世故、工于心计的老太太的当。"这个不讲信义的公爵夫人，"她想，"她一面教导我，一面又用她的方式捉弄我，也许她觉得这很有趣吧。"

想到这里，自尊心比好奇心更有力地驱使她去弄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因为心中有事，她不可能再谈笑自若，谁知上校把她言谈举止上的拘谨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去理解了，于是态度变得更热情、更急切。那些看穿了世事的老外交家颇有兴趣地观察着人们脸上的表情变化，他们从未遇见过这么多值得注视和揣摩的富于戏剧性的事。激动着这两对男女的种种感情和欲望在这一间间热闹的客厅的每个角落都存在，只是它们千变万化，在另一些人身上以另一些稍稍不同的形式和色彩表现出来罢了。面对着这些强烈的感情和欲望，这些爱情纠纷、这些甜蜜的报复和残酷的青睐、这些灼灼的目

光、这洋溢在他们周围的整个炽烈的生活，他们只能更加尖锐地感到自己无能。男爵终于在德·苏朗日伯爵夫人旁边坐了下来。他的目光偷偷地来回打量着那娇嫩如朝露、幽香如野花的颈脖。他靠近欣赏着那老远就使他惊异的美色。他可以看到一只纤巧的脚穿着好看的鞋，他用目光度量着那柔软婀娜的腰肢。当时，女人们模仿古希腊的雕像，把长裙的腰带正好系在乳房之下，这种款式对上身长得有缺点的女人是无情的。马夏尔偷偷看了看伯爵夫人的胸部，不禁被她那完美的线条迷住了。

"今晚您一次也没跳舞，夫人，"他讨好地低声说；"我想，不是因为没有舞伴吧？"

"我从来不在社交场合露面，没人认识我，"德·苏朗日伯爵夫人冷冷地回答，她一点没领会刚才姑妈给她使的眼色是要她讨好男爵。这时，马夏尔为了装出神态自若的样子，将戴在左手的那只钻石戒指晃来晃去，钻石的闪光好象猝然使年轻的伯爵夫人心里豁然开朗，她脸一红，用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看了看男爵。

"您喜欢跳舞吗？"普罗旺斯人问，试图恢复谈话。

"啊！非常喜欢，先生。"

少妇那意味深长的语调在审查官心中唤起了朦胧的希望，同时也使他感到惊奇，他突然察看了一下少妇的眼色，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那么，夫人，我自告奋勇做您第一场四组舞的舞伴，是不是太冒昧呢？"

天真羞赧的红晕飞上了伯爵夫人白皙的双颊。

“可是，先生，我已经拒绝过一个舞伴了，一位军人……”

“是不是那边那个高个儿骑兵上校？”

“对，正是他。”

“嘿！他是我的朋友，别担心。您答应和我跳舞吗？”

“好吧，先生。”

她的声音流露了一种纯真的、发自内心的激动，使审查官那颗厌倦的心为之一震。他突然感到自己象中学生一样胆怯、腼腆，失去了自信，他那南方人的头脑发热了，他想说话，可是与德·苏朗日夫人那些隽永的对答相比，他的言辞显得平淡干瘪。幸好四组舞开始了。他觉得站在美丽的舞伴旁边更自在些。对很多男人来说，跳舞是一种行动的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展示身体的风姿能比通过思想更有力地打动女人的心。从这位普罗旺斯人装模作样的动作和姿态来看，他此刻大概正想运用这种勾引女人的办法。他把被他征服的女人带到一个舞组中间，客厅里所有最引人注目的夫人都认为，在这个舞组跳舞要比在其他任何一个舞组都更了不起。乐队演奏第一个队形的前奏时，男爵内心体味到一种少有的满足，因为，当他把排在这个显赫的方块上的所有女人扫视了一遍以后，发现德·苏朗日夫人的打扮甚至可以与德·沃德勒蒙夫人相媲美。也许是一种并非偶然的巧合，德·沃德勒蒙夫人和上校正好排在男爵和蓝衣女子的对面。一时，人们的眼睛都盯着德·苏朗日伯爵夫人，并且扬起了一阵窃窃称赞声，说明她是一对对舞伴之间交谈的主题。羡妒和赞美的目光那么明显地

投在她身上，使这位少妇因为得到了她并不想要的胜利而感到害臊，她垂下了眼帘，脸儿羞得绯红，然而却显得更可爱了。她要是抬起白皙的眼皮，那也只是为了看看她那位陶醉中的舞伴，好象要把受到爱慕的光荣转让给他，好象在说，她把他的爱慕看得比其他所有人的爱慕都更重。她的娇媚中透着纯洁无邪，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她似乎沉湎在一种年轻人才有的真诚的仰慕之情中，而爱情往往是由这种感情开始的。看她跳舞的人很容易认为，她做出这些动人的姿态只是为马夏尔一个人；虽然她为人谦虚，对沙龙里的那一套手腕又不熟悉，但是她却象最善于卖弄风情的女人一样，懂得在恰当的时候抬起眼睛望望他，懂得故意羞答答地垂下眼皮。不久，按照特雷尼斯① 创作的、并用他的姓氏命名的一种四组舞的规则，马夏尔和蒙柯奈上校站到了面对面的位子上。

"我赢了你的马，"马夏尔笑着对上校说。

"是的，可是你失去了八万利勿尔的年金，"上校回答，并向他指了指德·沃德勒蒙夫人。

"这有什么关系！"马夏尔说，"德·苏朗日夫人值几百万。"

这一场四组舞快结束时，已经有不止一两对舞伴在悄悄议论马夏尔和德·苏朗日夫人之间新产生的相好关系了。那些长得不漂亮的女人借此训戒自己的男舞伴。长得漂亮的女人觉得奇怪，德·苏朗日夫人的成功怎么来得如此之快。男

---

① 特雷尼斯，帝国时期的一个舞蹈教师。

人们则不理解，这位小个儿审查官何以有这等艳福，他们并未发现他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有几个宽宏大量的女人说，不应该急于对伯爵夫人下结论：要是一个富于表情的眼色、或是几个姿势优美的舞步就足以毁掉一个女人的名誉，那么年轻女人们也太不幸了。惟有马夏尔自己知道他是多么幸福。四组舞的最后一个队形要求女舞伴作旋转，这时他的手指捏了捏伯爵夫人的手指，他似乎觉得，少妇的手指隔着那层细柔芳香的手套回答了他发出的爱的召唤。

"夫人，"四组舞结束时他对她说，"别回到那个可恶的角落去了，那儿把您的美貌和打扮一直埋没到现在。您到这儿来，难道只是为了让人欣赏您雪白的脖颈上和编得那么好的发辫上佩戴的钻石吗？来，到各个客厅去走走，享受享受这个晚会，也让您自己高兴高兴。"

德·苏朗日伯爵夫人跟着这位追求者走了。马夏尔想，要是他能带着她到处炫耀，那么把她弄到手的把握就更大了。两人在挤满一间间客厅的人群中间转了几圈。每走进一间客厅之前，德·苏朗日伯爵夫人总要不安地停一会儿，探着头把里面所有的男人扫视一遍，然后才进去。每次都要等马夏尔说了："放心吧，他不在里面"，她的害怕心情才平静下来，这种恐惧的表现倒使瘦小的审查官非常快活。就这样，他们来到了位于宅子侧翼的一条宽大画廊，这里已经摆好了供三百人享用的冷餐，看上去非常精美。由于冷餐就要开始，马夏尔便把伯爵夫人领到一间朝向花园的椭圆形小客室，那里养着一些奇花异葩，还有几丛小灌木，在闪闪发光的蓝色壁幔下构成了一

个郁郁葱葱、香气袭人的小林园。晚会的喧闹声传到这里就消失了。伯爵夫人跨进客室时混身战栗了一下，说什么也不肯跟男爵走了；可是后来她朝一面镜子看了看，大概从镜子里发现有第三者在场，这才高高兴兴走过去在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坐下。

“这间客室精致极了，”她说，一面欣赏着用珠花别起来的天蓝色壁幔。

“是的，这里的一切都叫人想到爱情和欢乐，”激动得厉害的年轻审查官说。

他就着屋里神秘的光亮看了看伯爵夫人，发现她那微微不安的脸上流露出慌乱、羞涩和欲念，不由得使他心醉神迷。这时少妇嫣然一笑，而她内心各种感情的斗争也好象随之结束，她以最迷人的动作拿起她的崇拜者的左手，把他手指上的戒指，那只曾经引起她注意的戒指取了下来。

“多美的钻石！”她带着少女第一次受到诱惑时的天真表情赞叹道。

伯爵夫人取下戒指时，马夏尔的手受到她无意的、然而却令人销魂的触摸，他的心荡漾了，他把两只象钻石戒指一样闪光的眼睛盯着伯爵夫人。

“戴上吧，”他说，“作为对这美好时刻的留念，也为了爱情……”

她带着那样深深陶醉的神情凝望着他，以至他说不下去了，低下头吻了吻她的手。

“您把它送给我吗？”她惊讶地问。

"我愿把整个世界都奉献给您。"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她说。因为过分激动嗓音都变了。

"您只接受我的钻石吗?"

"您永远不会向我讨回去吗?"她问。

"永远不会。"

她把戒指戴在手指上。马夏尔满以为幸福已经不远，他伸出手想搂住伯爵夫人的腰,伯爵夫人倏地站起身来,用清亮的、毫不动情的声音说:

"先生，我毫无顾虑地收下这只钻石戒指，因为它本来就属于我。"

审查官惊得目瞪口呆。

"德·苏朗日先生不久前从我的首饰里拿走了这只戒指，还说把它弄丢了。"

"您搞错了,夫人,"马夏尔恼火地说,"这戒指是我从德·沃德勒蒙夫人那儿得来的。"

"正是,"她微笑着回答,"我丈夫向我借了这只戒指,把它送给了德·沃德勒蒙夫人,她又送给了您,我的戒指作了一次旅行,如此而已。它也许能把我所不知道的事告诉我,并且教我怎样自始至终博得别人的欢心。先生,请相信,这只戒指若不是我的,我绝不会冒险花这么大的代价去得到它,因为听说年轻女人在您身边是很不安全的。好了,您瞧,"她补充说,一面扳动安在钻石下的簧片,"德·苏朗日先生的头发还在里面呢。"

说完，她向大厅奔去，动作如此轻捷，要想追上她大概是

徒劳的，而且惊得目瞪口呆的马夏尔也没有兴致做这种尝试。德·苏朗日伯爵夫人的笑声在小客室里起了共鸣：狂妄的年轻人发现，上校和德·沃德勒蒙夫人正站在两棵小树中间开怀大笑。

“你要骑我的马去追赶被你征服的女人吗？”上校问。

两人着实拿男爵取笑了一阵，但他毫不介意地忍受了，因此他们没有把这天晚上的事给他张扬出去，而这天晚上男爵的朋友却以自己的战马换来了一个年轻、富有、漂亮的女人。

德·苏朗日伯爵夫人从昂丹大道回到她居住的圣日耳曼区时，一路上心里非常担忧。离开贡德维尔府邸之前，她曾寻遍了所有的客厅，既没看到姑母，也没看到丈夫，这两人已先走了。于是，可怕的预感开始折磨她那颗天真的心。自从德·沃德勒蒙夫人把她的丈夫拴在自己的战车上以后，她默默地目睹着丈夫精神上的痛苦，同时满怀信心地希望，总有一天丈夫会幡然改悔，回到她身边。因此，她是带着极其厌恶的心情答应照她姑母德·朗萨克夫人设想的计划行事的，现在她担心自己做错了。今天的舞会使她纯洁的心灵感到悲伤。她先是被德·苏朗日伯爵那阴沉、痛苦的神情吓坏了，接着她情敌的美貌更使她分外惊恐，而社交界的道德败坏早就使她十分揪心。马车从王家桥上经过时，她把藏在钻石下那已被亵渎的头发扔掉了，这头发过去是作为纯洁的爱情的信物赠送给她的。她回想起长时间来自己忍受的痛苦，不禁凄然泪下。想到多少女人为了求得家庭的和睦而不得不忍气吞声，把她所体味过的那种残酷的忧虑深深埋在心底，她便不止一次地浑

身战栗。“唉！”她思忖着，“没有爱的女人又怎么办呢？她们从哪儿汲取宽容别人的力量呢？姑母说，是理智支持着她们的忠诚，我不相信。”她还在自哀自叹时，她的跟班已放下马车华丽的脚踏板，她从车上跳下，奔入自己府邸的门厅。她急忙跑上楼、走进自己的卧室时，发现丈夫坐在壁炉旁边，把她吓得一哆嗦。

“亲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您不用我陪伴，也不通知我一声，就一个人去参加舞会的呢？”他用异样的嗓音问，“要知道，一个女人不跟她丈夫在一起总是有失体统的。您今晚躲在那个黑暗角落里，大大损害了自己的名声。”

“啊！我的好莱翁，”她用抚爱的声音说，“我忍不住想看看你又不愿让你发现。是姑妈带我去舞会的，我在那儿很高兴。”

这充满感情的语调使伯爵无法再假装严厉了。原来，他刚才狠狠地责备了自己，同时又害怕妻子回来，因为她在舞会上肯定得知了他的不忠行为，他本以为能瞒住她的。于是，他试图用自知有愧的情人惯用的手法，来个先发制人，这样妻子虽然有理，也不能对他发怒了。他默默地看着妻子，觉得她佩戴着闪闪发光的首饰，显得更美了。伯爵夫人此刻很幸福，因为她看见丈夫在微笑，又见他在这个时候坐在她的卧室里，他已经颇有一段时间不常来这里了。于是她看了丈夫一眼，目光里注入了那么多柔情，她自己也不禁脸一红，垂下了眼睛。妻子的宽恕使苏朗日万分欣喜，尤其因为这一幕发生于他在舞会上经受了那么多精神折磨之后；他抓住妻子的手，怀着感激

之情吻了吻：爱情里常常包含感激之情，不是吗？

"奥棠丝，你手指上是什么？把我的嘴唇碰得那么痛？"他笑着问。

"是我的钻石戒指，你说你弄丢了，现在我把它找回来了。"

蒙柯奈后来没能娶德·沃德勒蒙伯爵夫人，虽然他们俩曾融洽地相处了一段时间。原因是这样的：在奥地利大使为庆祝拿破仑陛下与弗朗索瓦二世的女儿结婚而举办的舞会上，发生了一场使这次舞会永远出了名的可怕的大火，德·沃德勒蒙夫人便是这场大火的牺牲者之一。

一八二九年七月

陆秉慧 译

菲尔米亚尼夫人

献给我亲爱的亚历山大·德·贝尔尼[①]

他的老友

德·巴尔扎克

有许多情景丰富或以无数偶然的情节造成戏剧效果的故事，它们本身就具有巧妙的构思，可以经过艺术加工，也可以朴实无华地从不同的人嘴里讲出来，丝毫无损于主题的优美动人；可是某些人类生活中的意外事件，惟有心声才能赋予它生命，有一些可以说是精致的细节，只有经过思维的最巧妙的提炼才能呈现出它们的微妙之处；还有一些要求具备灵魂的肖像，如果没有反映面部表情的最细致的线条，便毫无价值可言了；最后，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一类事情，如果没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和谐，我们就不知道该怎样来说明和处理它们，这种和谐是在天意或神秘的精神素质的启示下，由某日、某时或某种巧合所决定的。为了讲述下面这个简单的故事，并使那些天生多愁善感、沉湎在温情之中的人对它感到兴趣，揭示这种神

① 亚历山大·德·贝尔尼，巴尔扎克的情人贝尔尼夫人的第六个孩子，比巴尔扎克约小十岁，两人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秘的和谐是极为必要的。如果一个作家，象一个在垂危的朋友身边的外科医生一样，对他所驾驭的对象怀着崇敬的心情，那么读者为什么不去分担这种无法解释的感情呢？一种模糊和神经质的忧郁在我们周围布下了灰蒙蒙的色彩，这种半病态的忧郁所产生的软绵绵的痛苦，有时也包含着乐趣，难道使自己感受这种忧郁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如果你偶然想到已失去的亲爱的人，如果在夜晚，或在黄昏，你一人独处，那就把这个故事继续读下去吧。否则，你现在就把书扔掉。如果你不曾埋葬过一个残废的或者没有财产的姑母，你就根本理解不了这些篇章。对有些人来说，这些篇章好比浸透了麝香一样；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如同弗洛里昂①的作品一样毫无文采，并且道貌岸然。总之，读者应当已经体验过流泪的畅快，感受过悄悄忆起一个亲切而遥远的人影时那种默默无言的痛苦；他应当拥有某些回忆，它们既使人们为大地所吞没了的东西感到惋惜，又使人们因消逝了的幸福而微笑。现在，请你相信，哪怕能得到英国的财富，作者也不愿用任何虚构的诗意来美化自己的叙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你尽可为它消耗你那珍贵的情感，如果你有这种情感的话。

今天，在法国这个大家庭中，存在多少类型的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为概括这一论点，我们以巴黎人为例：构成巴黎人的各类型人物，他们对同一物品或同一事件各有各的说法，用词各有各的涵义。因此，听听这些不同的说法或涵义，实在是一件令人称奇而且可以解闷的事情。

① 弗洛里昂(1755—1794)，法国作家，著有喜剧、寓言、田园小说等。

因此，如果你问一个属于讲求实际类型的人："你认识菲尔米亚尼夫人吗？"这个人会用下面的清单描述她："一幢座落在渡船街的大府邸，摆设考究的客厅，一些美丽的画，足足十万利勿尔的年金，一个从前在蒙特诺特省①当过税务长的丈夫。"说完这些，这个矮胖的、几乎总是穿一身黑衣服的讲求实际的人，便露出一副表示满意的怪模样，翘起下嘴唇来盖住上嘴唇，摇晃着脑袋，仿佛在说："他们都是靠得住的人，这没得说的。"你不必再去问他什么了！这些讲求实际的人总是用数字、年金或不动产——这是他们的小词典中的一个单词——来说明一切。

请向右转，去问问另一位属于游手好闲类型的人。你再重复一遍你的问话，他会说："菲尔米亚尼夫人吗？是的，是的，我对她很熟悉。我经常参加她的晚会。她每星期三接待朋友；这是一座非常体面的府邸。"菲尔米亚尼夫人已经化为一座府邸。这府邸已不再是根据建筑原理用石头一块一块砌起来的；不，在那些游手好闲者的语言中，这个词是一个无法表达的习惯语。这位游手好闲的人，又干又瘦，笑口常开，专讲一些漂亮的废话，后天的智力多于先天的聪明。他弯下身子，附着你的耳朵，带着一副狡黠的神气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菲尔米亚尼先生。他的社会职务是管理在意大利的财产；而菲尔米亚尼夫人是法国人，她象巴黎女人那样挥霍她的收入。她的茶会是最出色的！如今，人们可以去消磨时间、得到美妙

① 蒙特诺特省，拿破仑在意大利创建的一个省份，现属意大利利古里亚区。

享受的府邸已经寥寥无几，她的家就是其中之一。何况，被允许到她家里去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因此，能进她客厅里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接着，这位游手好闲的人便郑重其事地取出一撮鼻烟来强调最后这句话。他一小撮、一小撮地把烟末往鼻子里塞，好象对你说："我要到这个府邸去了，可是你别指望我会介绍你到那儿去。"

菲尔米亚尼夫人好象为这些游手好闲者开设了一家没有招牌的客栈。

"你上菲尔米亚尼夫人家干什么？在那儿和在宫廷里一样让人感到厌烦。在那些客厅里，人们附庸风雅，朗读新编的短小歌谣。如果不是为了避开这些客厅，聪明智慧还有何用？"

你曾经问过你的一个朋友，他是那种惟我独尊的人，他们想把整个世界封锁起来，不经他们允许不得在那里干任何事。他们因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幸，只宽恕恶习、堕落、缺点，只容得下受他们保护的人。从癖性上讲，他们属于贵族，出于怨恨，他们变为共和党人，而这只不过是为了在和他同等的人中找一批下属而已。

"哦！亲爱的，有一些令人爱慕的女人，使人看见她们便原谅了大自然创造所有丑女人的过错，菲尔米亚尼夫人就是值得爱慕的女人中的一个。她真迷人！她心地真好！我要是大权在握，当了皇帝，拥有百万财富，我就(他凑着你耳朵说了三个字)。你要我引荐吗？……"

这年轻人属于中学生那一类型，他们在众人面前以胆大

妄为出名，私下却非常腼腆胆怯。

“菲尔米亚尼夫人吗？”另一个人一面舞动手杖一面嚷道，“我来说说对她的看法：这是一个介乎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女人，她面容憔悴，眼睛秀美，身段平板，嗓音低哑，衣着考究，淡施脂粉，举止可爱。总之，亲爱的，这是个仍然值得爱恋的风韵犹存的女人。”

这个判决出自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之口，他刚吃过午饭，不再斟酌词句，要骑马散心去了。在这种时刻，自命不凡的人都是嘴巴不饶人的。

“她家的藏画十分精美，去看看吧！”另外一个人回答你，“没有什么比这些画更美的了！”

你这是在和一个艺术鉴赏家谈话。这个人要离开你到佩里尼翁或特里佩[1]那里去。对他来说，菲尔米亚尼夫人就是一批藏画。

一位妇女说：“菲尔米亚尼夫人吗？我不愿意你到她家去。”

这句话最富有表现力：菲尔米亚尼夫人！一个危险的女人！简直是一条美人鱼！她穿着不错，有鉴赏力，她使所有的女人失眠。说这话的属于爱无事生非的那类人。

一个大使馆随员说：“菲尔米亚尼夫人！她不是安特卫普[2]人吗？十年前，我见过这位美女。她当时在罗马。”属于

① 佩里尼翁（1785—1864），法国画家。特里佩，法国画商。

② 安特卫普，比利时城市。

随员那个类型的人都有一种怪癖，就是喜欢说几句塔莱朗①式的、措词微妙的话，令人难以捉摸他们的本意；他们正如那些玩弹子游戏的人，总能极其巧妙地避开弹子。这些人一般不多说话；但一开口就是西班牙、维也纳、意大利或者彼得堡。国名地名在他们口里就象弹簧一样；你按一下，就会向你弹出所有的曲调。

“这位菲尔米亚尼夫人不常到圣日耳曼区来吧？”这句话是一个想跻身于显贵阶层的女人说出来的。对大迪潘先生②也好，拉法夷特先生③也好，她总把德字胡乱加在所有人的头上，败坏他们的名誉④。她一辈子为体面操心，使她极为苦恼的是，她却住在沼泽区，她丈夫做过诉讼代理人，不过是皇家法庭的诉讼代理人。

“先生，菲尔米亚尼夫人吗？我不认识她。”这个人属于公爵那一类型。他只承认那些被允许出入宫廷的女人。原谅他吧，他是由拿破仑封为公爵的。

“菲尔米亚尼夫人？从前是不是当过意大利剧院的演员？”说这话的是那种幼稚无知的人。这类人有问必答，宁可无中生有，也不愿闭口不语。

---

① 塔莱朗(1754—1838)，法国著名外交家，以外交手腕高超和语言机智辛辣著称。

② 大迪潘（1783—1865)，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名律师和自由派政治家。

③ 拉法夷特(1757—1834)，法国将军和政治家，复辟时期著名的自由派领袖。

④ “德”字放在姓氏前表示贵族身分，但说话人却把它错放在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头上，故有败坏“名誉”之说。

两个老太太（前法官的妻子）。第一个说（她头戴一顶打着蝴蝶结的便帽，满脸皱纹，尖尖的鼻子，手捧一本祈祷书，说话的声音很刺耳。）："这位菲尔米亚尼夫人，她娘家姓什么？"

第二个说（她那张红红的小脸就象一只该扔掉的小红苹果，说话声音很柔和。）："她是卡迪央家的，亲爱的，她是卡迪央老亲王的外甥女，所以也是摩弗里纽斯公爵的表妹。"

菲尔米亚尼夫人是卡迪央家的。即使她品行不端，没有财产，年纪不轻，但她还是个卡迪央。这好比一种偏见，卡迪央家的人总是富有而充满活力的。

一个怪人说："亲爱的，在她的候见厅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穿木底皮鞋①的人，你到她家去，名誉不会受到损失，还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那儿赌钱，因为，即使有几个骗子，他们也都有贵族身分，所以没有人会在那里吵架。"

一个属于观察家类型的老人说："亲爱的，你到菲尔米亚尼夫人家中去，会发现一个美丽的女人，懒洋洋地坐在壁炉旁的一个角落里，她难得从安乐椅上站起身来，只有太太们、大使们、公爵们或地位显要的大人物来了，她才起身相迎。她非常和蔼可亲，讨人喜欢，她很健谈，而且什么都愿意谈。在她身上可以看到激情的一切迹象，但是人们夸大了爱慕她的人数，反而猜不出谁是她最心爱的。如果怀疑的对象仅仅是她的两三个知心朋友，那我们就会知道谁是她在社交场中的相好了；可是这是一位极神秘的女人：她已经结婚，而我们从来

---

① 这种鞋在当时的资产者中十分流行。

没有见过她的丈夫；菲尔米亚尼先生完全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他就象人家乘驿车出门时花钱租用、却从来也见不到的那第三匹马；据演员们说，夫人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次女低音，自从她来到巴黎，还没有唱过三次呢；她接待了许多人，却从不上任何人家去作客。”

观察家是以先知的身分讲话的。必须把他的话、他说的轶事、他的引证当作真理来接受，否则就要被当作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才干的人。他会在许多客厅里兴高采烈地诽谤你。在这些客厅里，他就象海报上的开场戏那么重要，这类戏经常对着寥寥无几的观众演出，过去曾大受欢迎。这位观察家有四十岁，他从不在家中用晚餐，自认为对女人没有危险；他头发上扑粉，穿一套栗色服装，意大利剧院的好几个包厢里总有他的座位；有时，他也混在食客中间，但是由于他担任过非常重要的职务，不至于被人家怀疑是一个吃白食的常客；况且他在某省还拥有一块土地，这个省的名字，他可从来没有说起过。

“菲尔米亚尼夫人？亲爱的，她是缪拉从前的情妇呀！”这个人属于爱抬杠的那个类型。这种人给所有的回忆录做“勘误表”，对每件事都要更正一下，总以一百对一来打赌，对一切都满有把握。你可以当场拆穿他们在同一天晚上玩的“分身术”把戏：他们说，马莱谋反时，他们在巴黎遭到逮捕，可是他们忘记了就在半小时以前，他们刚刚渡过别列津纳河。① 几乎

① 马莱将军(1754—1812)，法国准将，曾于一八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策动反对帝国的巴黎驻防军起义。拿破仑部队从莫斯科撤退，强渡别列津纳河，是在同年十一月末。因此马莱谋反时遭逮捕的人，根本不可能参加强渡别列津纳河。

所有爱抬杠的人都是荣誉勋位团的骑士，他们嗓门很高，脑门很塌，赌钱输赢很大。

“菲尔米亚尼夫人有十万利勿尔年金？……你疯了吗？说实在的，有人就象那些不费分文、送嫁妆给自己的女主人公的作家，大大方方地就给你十万利勿尔年金。但是菲尔米亚尼夫人是个妖艳的女人，她最近刚使一个青年倾家荡产，没能缔结一桩美满的婚姻。如果她长得不漂亮，一定穷得一个子儿也没有。”

哦！这一位，你认出他来了，他是那种好嫉妒的人，我们不必对这类人做任何描绘，他们和家养的 felis① 一样为人们所熟悉。如何解释嫉妒的永恒性呢？那是一种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恶习呀！

上流社会的人、文人、有教养的人以及各式各样的人，在一八二四年一月份对菲尔米亚尼夫人散布了这么多不同的观点，要把它们全部记录在案，就太枯燥乏味了。我们只想指出：一个有兴趣认识她的人，如果不愿或不能到她家里去，那他一定同样有理由相信她是居孀或有丈夫，是愚蠢或机灵，是贞洁或淫荡，是富有或贫穷，是敏感或迟钝，是美丽或丑陋；总之，社会有多少个阶级，天主教有多少个教派，就有多少个菲尔米亚尼夫人。想起来多可怕！我们人人都犹如一块石印版，流言蜚语用它印出无数的复制品。这些印件和原稿一模一样，或者略有差异，而差异又如此难以觉察，以致我们的声

① 拉丁文：猫。

誉竟要取决于——除了朋友的诬蔑和报上的恭维以外——每个人在蹒跚而行的真情和被巴黎习气插上翅膀的谎言之间究竟如何权衡。

许多妇女极其高尚和自傲，她们让自己的心变成一块圣地，不把世界放在眼里，菲尔米亚尼夫人也和她们类似，她本来是不会得到这年冬天对她关心备至的老地主德·布尔博讷先生的好评的。巧得很，这个老地主属于外省种植园主的类型，这种人习惯于调查了解一切，善于和农民做买卖。一个人干上这一行，就会不知不觉地变得目光敏锐，仿佛一个士兵久而久之就有了胆量。这个好奇的人祖籍都兰①，巴黎的种种特殊语言不大能使他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敬的绅士，只有一个外甥作他的继承人，他种杨树为的就是这位外甥。这种异乎寻常的感情招来不少诽谤，成为都兰各色人等以极风趣的方式飞短流长的话题；但转述这些却无甚必要，和巴黎人的诽谤相比较，它们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一个人看到一行行漂亮的杨树日益枝繁叶茂，他便会美滋滋地想到他的继承人。这时，他在树根旁每铲一下土，喜爱之情便增长一分。尽管这种感情现象极为罕见，但在都兰还能遇到。

这位心爱的外甥名叫奥克塔夫·德·冈，是著名的教士德·冈②的后代，这位教士在珍本收藏家或学者中声名卓著，

① 都兰，法国旧省名，位于法国中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素有"法国花园"之称。

② 德·冈教士(1643—1723)，著名的饱学之士和古代奖章学家，他收集的奖章和手稿珍藏在今天的巴黎国立图书馆中。

而这两者满不是一回事。外省人有个坏习惯，就是爱用冠冕堂皇的措辞来谴责那些出卖祖产的青年。这种过时的偏见妨碍了政府出于需要直到现在还鼓励的投机买卖。奥克塔夫没有征求他舅父的意见，就以有利于黑帮[1]的价格突然处理了一块土地。如果不是老舅父向"榔头公司"[2]的代表们提出建议，魏兰讷城堡就会被拆毁了。使立嘱人更为生气的是，奥克塔夫的一个朋友，也是远亲——家业小、能耐大，让本省的谨慎人谈起他们时说："我可不愿意跟他打官司！"的那类表亲——，偶然来到德·布尔博讷先生家里，把他外甥破产的消息告诉他：奥克塔夫·德·冈先生为了一个菲尔米亚尼夫人把财产挥霍光以后，落到了当一名数学辅导教师的境地，正等着继承舅父的遗产，却不敢前来向舅父承认自己的过错。当这位乡下老人正在火炉边消化一顿丰盛的外省晚餐的时候，这位卡尔·摩尔[3]式的远房表兄不以为耻地把这些致命的消息讲给他听了。但是这些晚辈并没有如愿以偿地轻易把舅父打垮。舅父很固执，他不相信远房表亲的话，听了他外甥的故事后得下的消化不良症也被他战胜了。有一些打击是打在心灵上的，另一些则打在脑袋上；这个远房表亲给予的打击却落在了内脏里，它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这个老人的胃十分

① 黑帮，指投机集团。

② 榔头公司专门收买古旧房屋，拆毁并零售其地皮、建筑材料和树木等。

③ 卡尔·摩尔，席勒所著《强盗》一剧的主人公。因弟弟弗兰茨的离间，不见容于家庭而沦为强盗。但在此处，作者所指的实际上是弟弟弗兰茨·摩尔。

强健。作为圣多马①的真正信徒，德·布尔博讷先生不让奥克塔夫知道，悄悄来到了巴黎，他想打听他的继承人破产的情况。这位老绅士和圣日耳曼区的利斯托迈尔、勒农库以及旺德奈斯家族都有交往。他听到那么多对菲尔米亚尼夫人的诽谤，那么多事实和那么多谎言，因此他决定以德·鲁克塞莱先生的名字——也就是他的田产的名字——亲自到她家里去一趟。谨慎的老人为了研究这个所谓的奥克塔夫的情妇，精心选择了一个晚上。他知道那个时候奥克塔夫正忙着要完成一件报酬丰厚的工作，而菲尔米亚尼夫人总是在家里接待她这位朋友的，其中的缘由谁也无法解释清楚。至于奥克塔夫的破产，不幸并非是无稽之谈。

德·鲁克塞莱先生丝毫不象竞技剧场舞台上的舅父②。这个前火枪手曾拥有一大笔财产，是个上流社会人物，他懂得如何表现得彬彬有礼，还记得已往那套举止风度，他谈吐文雅，几乎理解全部宪章③。尽管他怀着一种高尚的真诚爱戴波旁家族，尽管他象绅士们那样信仰上帝，尽管他只看《每日新闻》④，可是他却不象省里的自由派所期望的那样可笑。只要

---

① 圣多马，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传说他生性多疑，只相信亲眼所见之事。

② 竞技剧场，巴黎一剧院，建于一八二〇年，专演滑稽歌舞剧和喜歌剧。“竞技剧场舞台上的舅父”，指常在法国喜剧结尾出现的、从海外归来的有钱舅父（或叔父），他来解决一切难题，使故事圆满结束。

③ 此处指一八一四年的宪章。

④ 《每日新闻》，捍卫极端保王党人和教会观点的报纸。

人家不和他谈《摩西》[1]，也不和他谈戏剧、浪漫主义、地方色彩和铁路，他就能言辞得体地和宫廷人士周旋。他的话题只停留在伏尔泰先生、布丰伯爵先生[2]、佩罗内[3]和王后身边的音乐家格鲁克骑士[4]身上。

"夫人，"他挽着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的胳膊走进菲尔米亚尼夫人家里时，对她说，"如果这个女人是我外甥的情妇，那我真是可怜他。她明明知道他在顶楼上过日子，自己怎么能过奢侈的生活呢？难道她没有良心吗？奥克塔夫是个疯子，竟把出售魏兰讷田产的钱存放在一个……的心上。"

德·布尔博讷先生属于老顽固那种人，他只熟悉旧时代的语言。

"但是，如果他是在赌博中把那笔钱输掉的呢？"

"唉！夫人，那他起码还能尝到赌博的乐趣。"

"你以为他没有得到过乐趣吗？噢！那你就看看菲尔米亚尼夫人吧。"

一见到他外甥的所谓情妇，这位老舅父的最美好的回忆便都黯然失色了。和菲尔米亚尼夫人见面时冒出的一句客气话表明，他的恼怒已经无影无踪。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只是在漂亮女人的身上才会起作用，此时，正由于这样一种因素，使

---

① 《摩西》，指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摩西在埃及》。

②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自然史》的作者。

③ 佩罗内(1708—1794)，法国桥梁公路工程师。

④ 格鲁克(1714—1787)，德国作曲家，从一七七四年起，他定居巴黎，重新组织巴黎歌剧院。玛丽－安东奈特王后非常欣赏格鲁克的天才，他曾教过她音乐，她也保护过他。

她身上一切的美都焕发出一种特殊的光彩，也许这该归功于烛光，归功于令人赞赏的朴素的装扮，或归功于她所处的优雅环境的某种无法形容的反衬。为了判断能使妇女脸上发出光彩或改变妇女容貌的那些难以觉察的细微变化，必须研究一下巴黎的客厅在一个夜晚所发生的小小变故。当一个巴黎女郎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姿色和风雅，当她为自己的服饰和聪明才智而洋洋自得，当她成为人人赞赏的客厅里的王后，并引起所有知名人士的微笑而感到幸福，这时，所有朝她投来的目光便会更增添她的美丽，使她充满活力，她还会用机智的眼神回答心上人的无声的敬意。在这种时刻，一个女人就好象赋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变成了女魔法师；她会不知不觉地卖弄风情，无意中挑起那暗暗令她陶醉的爱情，她的微笑和眼神都会令人神魂颠倒。如果这种发自内心的闪光也能给丑陋的女人带来魅力，那么，在一个天生丽质、体态优雅、皮肤白皙、容光焕发、眼睛炯炯有神，特别是穿着雅致——这一点连艺术家和她最严酷的对手也得承认——的女性身上，会具有多么夺目的光彩呢！

你可曾有幸遇见这样一个女人？她那和谐的声音使她的话语带有一种魅力，这魅力同样也流露在她的举止中。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保持缄默；她体贴入微地关心你，她用的字眼都经过精心选择，她的语言纯正规范。她的嘲笑使人感到愉快，她的批评丝毫不伤害人；她不高谈阔论，更不与人争辩；但是，她乐意引导一场讨论，并且及时打住。她的神情和蔼可亲而又喜气洋洋，她的礼貌没有半点儿做作，她

的殷勤毫不低声下气；她对人的尊敬表达得极其含蓄；她从来不让你感到厌倦，总是使你对她和对你自己都感到满意。在她周围的种种事物中，你都可以找到她那优美风度的痕迹。在她家里，一切都使你赏心悦目，你在那里呼吸到的仿佛是故乡的空气。这个女人天性淳朴，她行事从不强人所难，从不炫示卖弄，她的感情真挚，因而能直爽地表达出来。她很坦率，但并不伤害任何人的自尊心；上帝把人造成什么样子，她都能接受；她怜惜堕落者，原谅缺点和可笑的言行，理解各种年龄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不恼怒，因为她能预料到一切。她既温柔又快活，她还没有给你安慰，你已对她感激涕零。你如此热烈地爱着她，即使这位天使犯了错误，你也会感到自己已准备为她辩解。菲尔米亚尼夫人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当老布尔博讷坐在这个女人身旁和她交谈了一刻钟以后，便宽恕了他的外甥。他明白，不管奥克塔夫和菲尔米亚尼夫人之间的暧昧关系是真是假，这中间恐怕隐藏着一个秘密。这位老绅士回想起我们青春年少时使生活变得如此美好的那些幻想，又根据菲尔米亚尼夫人的美丽外貌来判断她的内心，他认为象她那样看上去如此自重的女人是不可能做坏事的。她乌黑的眼睛表明她的内心多么平静，她脸上的线条是那样高雅，轮廓是那样完美，她那受人指责的热情对她心灵的压力似乎是那样微乎其微，这一切，加上这张可爱的脸庞表现出来的对爱情和贞操的一切许诺，都使老人十分赞赏。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怪不得我的外甥那么痴情呢！"

菲尔米亚尼夫人承认自己有二十五岁。但是那些讲求实

际的人证明她是在一八一三年，即十六岁的时候结的婚，到一八二五年，她至少该有二十八岁了。然而，同样还是这些人，他们断言在她一生的任何时期，她都从未象现在这样激起人的欲念，焕发出女性的全部魅力。她无儿无女，压根儿就没有生育过；那位成问题的菲尔米亚尼先生，在一八一三年的时候，是个极受尊敬的四十来岁的男子，据说，他只能把他的姓氏和财产献给他的妻子。菲尔米亚尼夫人已到了这样的年龄：一个巴黎女人在这种时候最理解什么是热情，在她无聊的时候，也许还天真地希望获得它，她已经得到了人世间所出卖、出借和给予的一切东西；大使馆随员们认为她无所不知，爱抬杠的人认为她还有许多东西可学，观察家们觉得她的手很白、脚很小，动作扭摆得过分了一点；但是各种类型的人都承认她是整个巴黎最有贵族气派的美妇人，因此他们要么羡慕、要么怀疑奥克塔夫的幸福。她还年轻，并且很有钱，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她聪明、温柔，由于她的母系亲属卡迪央一家的关系，她受到贵族区的权威人物、布拉蒙-绍弗里王妃的接待，受到她的劲敌——表妹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和德·玛居梅夫人——的敬爱，她使一切保持或激励爱情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因此，倾慕她的人太多了，她不能不成为巴黎人文雅的诽谤和动人的诬蔑的牺牲品，这些诽谤和诬蔑在扇子遮掩下或背地里被人们巧妙地传播着。为了将真正的菲尔米亚尼夫人和社交场上的菲尔米亚尼夫人作个对比，这个故事开头的那些评论还是必要的。如果说，有些女人能谅解她的幸福，那么，另一些女人对她得体的言行则不能宽

恕，然而，最可怕的，特别在巴黎，莫过于毫无根据的猜疑：要消除它们是不可能的。粗粗几笔勾出这张淳朴可爱的脸庞，只能给人一种淡漠的印象；必须借助安格尔①的画笔才能绘出她那高傲的前额、浓密的头发、庄重的目光，以及特殊的脸色所流露出来的一切思想。在这个女人身上，一切都应有尽有：诗人们在她身上可以看到贞德②或者阿涅丝·索雷尔③，也可以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一颗隐藏在令人迷惑的躯壳里的灵魂，夏娃的灵魂，恶的财富和善的宝藏，过失和顺从，罪恶和忠诚，拜伦爵士的《唐璜》中的朱莉亚夫人④和海黛⑤。

这位前火枪手很不知趣地在菲尔米亚尼夫人的客厅里一直呆到最后，她发现他安详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在她面前象一只不打死就摆脱不掉的令人讨厌的苍蝇。挂钟指示此刻已是半夜两点了。

菲尔米亚尼夫人站起身来，希望她的客人明白他该走了。正在这时，老绅士开口道："夫人，我是奥克塔夫·德·冈先生的舅父。"

菲尔米亚尼夫人立刻坐了下来，脸上流露出内心的激

---

① 安格尔(1780—1867)，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尤以肖像画著名。

② 贞德(1412—1431)，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时期的法国女民族英雄。

③ 阿涅丝·索雷尔(1422—1450)，查理七世的宠姬。

④ 朱莉亚夫人，既大胆热情，又虔诚拘谨的西班牙女子，是风流贵族唐璜的第一个情人。

⑤ 海黛，纯真多情的希腊姑娘。唐璜离西班牙东游，途中遇沉船之险，后来登上希腊一小岛，与海黛相遇。

动。尽管这个种杨树的人目光很敏锐，他也猜不出她究竟是因为感到羞愧还是因为感到高兴，脸上才红一阵白一阵的。有些喜悦的心情总带有一点不安的害臊情绪，最贞洁的心灵往往想掩饰这些美妙的感情。一个女人越是高尚，越是要掩饰她内心的喜悦。许多女人虽然任性得出奇，但也常常愿意听人家提到她们有时希望埋藏在心中的一个名字。老布尔博讷并没有完全这样来理解菲尔米亚尼夫人心绪的纷乱；但是，请原谅他，这个乡下佬是个多疑的人。

"怎么了，先生？"菲尔米亚尼夫人对他说，同时向他投去一道清澈明亮的目光，在这种目光里，我们这些男人是永远也看不出什么来的，因为它含有太多的探询成分。

"啊，夫人，"这位绅士又说，"您可知道人家到我那偏僻的外省来对我说了些什么吗？我的外甥已为您倾家荡产，这个不幸的人住在顶楼上，而您却在这儿过着无比优裕的生活。请您原谅我说话粗俗坦率，因为听听这些诽谤也许对您大有用处……"

"别说了，先生，"菲尔米亚尼夫人一面用一个命令式的手势打断这位绅士的话，一面说道，"这一切我全知道。您很懂礼貌，当我请您不要再谈这个话题时，我想您是不会继续说下去的。您非常风雅——我用的是它的古义，"她略带讥讽的口气补了一句，"不会不承认您没有任何权利来盘问我。最后，为我自己申辩对于我来说是件可笑的事。我希望您对我的性格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这会使您相信我对金钱是极端蔑视的，尽管我没有任何财产，却嫁给了一个有大笔财产的人。

我不知道您的外甥是个富翁还是个穷人；如果我过去接待了他，现在还接待他，那是因为我把他看作一个配得上做我的朋友的人。先生，我所有的朋友都互相尊重：他们知道，我的原则是不见我所不看重的人，也许这样做有点苛刻，可是，我的守护神至今还使我对恶语中伤和不正直抱有强烈的反感。"

尽管菲尔米亚尼夫人说头几句话时嗓音有点变样，但最后几句却是以赛莉梅娜① 讥讽"恨世者"的那种镇定口吻说出来的。

"夫人，"伯爵激动地说道，"我是一个老人，我差不多是奥克塔夫的父亲，所以，我要预先恭请您宽恕，我将冒昧地向您提一个问题，并且以一个正直绅士的身分向您起誓，您的答复绝不会外传。"他一面说，一面按照真正的宗教仪式把手放在心口上。"那些诽谤可有道理吗？您爱奥克塔夫吗？"

"先生，"她说道，"对任何别人，我将只用目光来答复他；但是您呢，您差不多是德·冈先生的父亲，所以我要问问您，如果一个女人用是的来回答您的问题，您将作何感想？当我们所爱的那个人也爱我们的时候，向他承认我们爱他，……那……，好吧；当我们肯定自己为人所爱的时候，请相信我，先生，这样做对于我们来说是作出一种努力，而对于他则是一种报答；但是向另外一个人！……"

菲尔米亚尼夫人没说完话便站起身来，向这个老乡绅施了个礼，然后消失在她的套房里。一道道套房的门接连不断

① 赛莉梅娜，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五幕诗体喜剧《恨世者》中的女主人公，她年轻、美貌、聪明，然而刻薄而且爱诽谤人。

地被打开，随之又被关上，砰砰嘭嘭的声音，在这个种杨树的人听来似乎别有深意。

“啊！该死的，”老人喃喃自语，“什么样的女人啊！她要么是一个狡猾的长舌妇，要么是一个天使。”说着，他登上他的包租马车，拉车的马不时在寂静的院子的石板地上刨着蹄子。马车夫把他的主顾咒骂过不知多少遍以后，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近八点钟的时候，老绅士登上一幢坐落在修会街的房子的楼梯，奥克塔夫·德·冈就住在这里。如果世上有一个人对此感到惊讶的话，那自然是这位看见舅父时的年轻教师了。当时钥匙还插在门上，奥克塔夫的灯还亮着，他已经熬了一整夜。

“坏蛋，”德·布尔博讷先生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说道，“有些当舅父的在都兰的肥沃土地上每年有二万六千利勿尔收入，他们的唯一继承人可曾（姑且说得客气些）把他们放在眼里？你们知道我们从前是如何尊重长辈的吗？哦，你有什么要责备我的？我这个当舅父的有什么不是吗？我对你摆架子了吗？我拒绝接济你了吗？我借口你是来窥测我的健康状况而请你吃了闭门羹吗？你不是有一个全法国——我不说全欧洲，那样太自命不凡了——最随和、最宽厚的舅父吗？你写信给我也好，不写信给我也好，我总是凭着你立誓不渝的情意来生活的，并且我为你准备下家乡最好的土地，这是一份全省人都羡慕的财产；我只不过想尽可能晚点再把它交给你，这个想法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吗？而你这位先生倒把你的财产卖掉，日子过得象个穷当差的，没有仆人，也不顾体面……”

"舅父……"

"问题不在舅父，而在外甥。我理应得到你的信任；因此你必须立刻坦白，我凭经验知道这样做比较容易。你是不是赌过钱？是不是在交易所做投机买卖亏了本？说呀，对我说：'舅父，我是个混蛋！'那么，我就原谅你。但是，如果你对我撒谎，比我在你这个年龄撒的谎还要大，那我就把我的财产卖了，换成终身年金，如果还可能的话，我将恢复我年轻时候的坏习惯。"

"舅父……"

"昨天我见到你的菲尔米亚尼夫人了，"舅父说着，把手指尖合拢来，用嘴吻了一下。"她很可爱，"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可以得到王上的恩准和他授予的特权，也会得到你舅父的同意。至于教会的承认，我认为那是没有用的，举行宗教仪式想必太贵了。好，你说吧！你是为了她才倾家荡产的吗？"

"是的，舅父。"

"啊，这个淫妇，我早就料到了。在我那个时代，宫廷妇女比今天你们那些交际花更擅长于使男人倾家荡产。在她的身上，我觉察到过去的时代又复活了。"

"舅父，"奥克塔夫带着一副既忧伤又温柔的神情说，"您误会了，菲尔米亚尼夫人是值得您敬重的，她也是配得上那些爱慕她的人对她的景仰的。"

"可怜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德·布尔博讷先生说，"好吧，继续讲下去，给我重复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吧。可是，你该知道，

在这些风流韵事上我也不是个三岁的孩子。”

“好舅父，这儿有一封信，它会把一切事情告诉您的，”奥克塔夫一面说，一面抽出一个雅致的皮夹，无疑这是她送的，“等您看完了信，我再把其余的事情告诉您，您便会认识这个大家都不了解的菲尔米亚尼夫人了。”

“我没戴眼镜，”舅父说，“你念给我听吧。”

奥克塔夫开始念了：“我心爱的朋友……”

“你和这个女人的关系是很亲密的罗？”

“是的，舅父。”

“你们不是闹翻了吧？”

“闹翻了？……”奥克塔夫非常吃惊，把话重复了一遍。“我们在格雷特纳-格雷① 结了婚。”

“好呀！”德·布尔博讷先生又说，“那你为什么吃得这么坏呢？”

“请让我念下去。”

“好，我听着。”

奥克塔夫又拿起信来念，念到其中的某些段落时情绪极为激动。

我亲爱的丈夫，你曾经问过我忧郁的原因；这忧郁是透过我的心灵反映到我脸上了呢，抑或仅仅是你猜到的？你为什么不能猜到呢？我们的心是连得这样紧密！况且，我不会说谎，也许这是一

① 格雷特纳-格雷，苏格兰的一个村庄。根据苏格兰的法律，该村治安法官颁发的证书可证明婚姻的有效性。因此，许多婚姻受到阻碍的人常到那儿去结婚。这个风俗一直保持到一八五七年。

种不幸吧？一个女人受人疼爱的条件之一，就是她始终是温柔和快活的。也许我应该欺骗你；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哪怕这能增进或是保住你赐给我、慷慨地献给我的幸福。哦，亲爱的！我的爱情中包含了多少感激啊！因此，我愿意永远爱你，无限地爱你。是的，我愿意永远为你而骄傲。我们女人的光荣，全在我们所爱的那个人身上。尊重、敬意、荣誉，这一切不都是属于那个已经得到一切的人吗？可是，我的天使犯了错误。是的，亲爱的，你上次吐露的隐情使我过去的幸福黯然失色了。从那个时候起，我感到自己因你而蒙羞受辱；过去我一向把你看作男子中间最纯洁的人，看作他们中间最多情和最温柔的人。为了向你吐露使我难以启齿的心事，我必须充分相信你那颗尚带稚气的心。可怜的天使，你知道你父亲的财产是怎样盗窃来的，可是你居然还保留着它！你居然在一间摆满我们爱情的无声的见证物的房间里，对我大谈这个代理人的丰功伟绩，你是个贵族，你自认为很高尚，你占有了我，你才二十二岁！多么可怕的事啊！我曾经寻找口实来为你开脱，我把你的满不在乎归之于年轻人的轻率。我知道你孩子气十足。也许你还没有严肃地考虑过什么是财富和廉洁。哦！你的笑使我多么痛苦啊！想想吧！一户人家破了产，经常痛哭流涕，姑娘们也许天天在咒骂你，老人每天晚上对自己说："如果德·冈先生的父亲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我就不至于受穷挨饿了！"

"怎么，"德·布尔博讷先生打断了他，叫了起来，"你竟傻得连你父亲和布尼厄夫家的纠纷也讲给这个女人听了？……女人们懂得挥霍财产，却不懂得挣来财产……"

"她们懂得的是正直。让我继续念下去，舅父。"

奥克塔夫，世界上任何强权都改变不了荣誉的语言。好好反省

一下，问问你的良心吧，使你获得金钱的那种做法，该何以名之呢？

外甥望了望舅父，后者低下了头。

我不能把使我烦恼的全部想法统统告诉你，它们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我不能尊敬一个为了一笔钱——不管是多少——而有意识地败坏自己名誉的人。在赌博中赢来一百个苏，或者通过合法的欺骗行为获得六十万法郎，同样能败坏一个人的名誉。我想把什么都告诉你：我认为自己由于爱情而受到了玷污，而不久以前，这份爱情还给我带来了全部幸福。在我的心灵深处响起了一个呼声，连我的爱情也无法将它压住。啊！我曾为自己的理智多于爱情而哭泣。你要是犯了罪，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你藏在怀里，不让你受到审判；但是，我的忠诚只能到此为止。我的天使，在一个女人的心目中，爱情就是无限的信任，这信任是和对她所委身的那个人的某种说不出的尊敬和爱慕结合在一起的。我一向把爱情设想为一团火，一团能使最高尚的感情熔炼得更纯洁的火，一团使这一切感情得到发扬的火。现在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说：如果可能的话，变成一个穷人到我这儿来吧，我对你的爱会更加强烈；否则你就抛弃我。如果我不再见你，我知道剩下来要做什么事情。现在你要听明白，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劝你去归还那宗财产，你才这样干的。你扪心自问吧。这个正当行为不应该是为爱情作出的一种牺牲。我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情妇；问题不在于使我高兴，而在于使我对你产生最深切的敬意。如果我弄错了，如果你没有向我解释清楚你父亲的行为，总之，只要你有一点点认为自己的财产是合法的（啊！我真愿意相信你不该受到任何指责！），你就听从良心的呼声作出决定，自己好好地去干吧。一个象你爱我那样真挚地爱他妻子的人，对她倾注在他身上的一切神圣的感情是那样

地尊重，绝不会有不正直的行为的。现在，我为了刚才所写的这一切而责备自己。也许一句话就够了，然而我那喜欢规劝的本性使我失去了自制力。因此，我宁愿被你责骂一顿——但是不要太厉害，只是稍微骂一下。亲爱的，在我们两人之间，你不是掌权的吗？你应该自己发现自己的过错。好吧，我的主人，你还会说我对谈论政治一窍不通吗？

"完了，舅父。"奥克塔夫说，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可是我看见还有字呢，把信念完吧。"

"哦，现在只剩下该给情人看的东西了。"

"好！"老人说道，"好，我的孩子。我有过许多风流艳遇；可是我请你相信，我也恋爱过，et ego in Arcadia①。不过，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教数学呢？"

"亲爱的舅父，我是您的外甥，两句话就可以对您讲清楚了。我已经稍稍动用过我父亲留下来的那笔财产，读过这封信后，我的内心很不平静，在一段时间里，我为我这来得太迟的内疚付出了代价。我永远也不可能向您描写出我当时的处境。当我驾着马车到森林里去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我喊道：'这匹马是属于你的吗？'在吃饭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不是一顿偷来的晚餐吗？'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的正义感越是稚嫩，就越是强烈。首先，我飞奔到菲尔米亚尼夫人家。上帝啊！舅父，那天，我的心灵感到愉快，我的精神感到满足，这种愉快和满足抵得上数百万财富。我和她一起算了算我欠布尼

① 拉丁文：我也在阿卡迪亚生活过。阿卡迪亚为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州，传说中的幸福乐土。这里的意思是"我也享受过爱情的幸福"。

厄夫家多少钱，我还不顾菲尔米亚尼夫人的意见，坚持付给他们三厘利息；可是，我全部财产还不够偿清这笔债务。我们俩彼此相爱，是一对恩爱夫妻，因此她可以把她的积蓄送给我，我也可以接受下来……”

“怎么？这个可敬的女人不仅德行高洁，还自己攒钱吗？”舅父嚷道。

“您不要嘲笑她，舅父。是她的处境迫使她在很多方面作出了谨慎的安排。她的丈夫在一八二〇年动身去希腊，三年前他死在那里；直到今天还无法得到她丈夫死亡的法律证明，以及他必定要为妻子的利益立下的遗嘱，这张重要的文件可能被人取走了，遗失了，在那个国家，身分证明并不象在法国那样得到妥善的保管，况且那里也没有领事。她不知道有朝一日是否会被迫去和那些不怀好意的继承人打交道，所以她不得不作出特殊的安排，准备象夏多布里昂最近离开外交部那样，①放弃她的富贵荣华。然而我却希望获得一笔属于我自己的财产，好让我的妻子即使失去财产也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可是你并没有对我谈起这件事，也没有到我这儿来过呀。……哦！我的外甥，你想想，我对你的疼爱足以让我替你偿还巨额债务，高尚人士的债务。我可是个戏剧结尾里的舅父呀，我会设法雪耻的。”

“舅父，我知道您会怎么雪耻。但是，让我通过自己的事

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一八二二至一八二四年曾任法国外交部长，由于反对波利尼亚克组阁而提出辞呈。

业来致富吧。如果您一定要帮助我，请只给我一千埃居生活费，一直到我为了某项企业需要资金时为止。瞧，现在我非常幸福，我唯一操心的事情就是活着。我教书是为了不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啊！但愿您知道我还了这笔钱是多么高兴。经过一些调查，我终于找到了不幸的布尼厄夫一家，他们已经一贫如洗了。这一家人住在圣日耳曼区一座破烂的房子里。年老的父亲经管一个奖券营业所，他的两个女儿做家务和记账。母亲差不多一直在生病。两个女儿长得都挺迷人，但是她们却痛苦地知道，在世人眼中，如果没有钱财，美貌是不值一文的。我在那儿看到的是一幅何等悲惨的景象啊！如果说我进去的时候是一桩罪行的同谋犯，我出来的时候却是一个正直的人了，并且我还洗清了我父亲身后的名声。哦，舅父！我对他不作任何评论，在诉讼中往往有一种冲动，一种偏激，它们能使世界上最正直的人上当。律师们会使最荒唐的要求合法化，法律中有些三段论可以适应良心上的罪孽，法官们也有错判的权利。我在这一家的遭遇简直是一场真正的戏剧：我竟成了他们的上帝。人们常常开玩笑说：'但愿从天上给我们掉下来二万利勿尔年金！'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却由我实现了；我把一笔钱财送到这个每晚聚在暗淡的灯光下和泥炭炉火前的家庭中，使他们原来充满诅咒的目光变成了饱含着感激、惊讶、钦佩之情的眼神，……不，这样的场景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我对他们过多的补偿，在他们看来是不合理的。总之，如果真有天堂的话，我父亲现在在那儿也可以自慰了。至于我，没有人能象我那样受到疼爱。菲尔米亚尼夫人不仅仅给了我

幸福，更使我具有了一种似乎是我所缺少的高尚品质。因此，我把她叫做*我的良知*，这是和心灵中某些隐秘的和谐相呼应的一个爱情的字眼。正义感带来了好处，我不久就有希望依靠自己富裕起来。目前我正在想办法解决一个工业上的问题，如果成功的话，我将赚到好几百万。”

“哦，我的孩子！你有一颗和你母亲一样的心。”老人说着，勉强忍住使他眼睛湿润的泪水，因为他想起了他的妹妹。

这时，尽管奥克塔夫·德·冈的房间离地面很远，这个年轻人和他的舅舅都听到了一辆车子到达的声音。

“是她，”他说道，“我听得出她的马停下来的声音。”

果然，菲尔米亚尼夫人不一会儿就出现了。

“啊！”她一见到德·布尔博讷先生，便做出生气的姿态，说道：“我们的舅父在这里并不多余，”她接着又说，同时露出一丝微笑，“我愿意谦卑地跪在我丈夫面前，恳求他接受我的财产。奥地利大使馆刚才给我送来一份证明菲尔米亚尼死亡的文件。这份文件是在驻君士坦丁堡的奥地利代理大使的关怀下拟成的①，完全合乎手续，里面附着由随身男仆保存下来要交给我的那份遗嘱。奥克塔夫，你可以把一切都接受下来。瞧，你比我更富有了。你现在的财产只有上帝才能增加。”她拍拍丈夫的胸口说。接着，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幸福，便把头埋到了奥克塔夫的怀里。

“我的外甥媳妇，从前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今您才是在

① 当时希腊属土耳其，因此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原土耳其首都）大使才可能过问死在希腊的菲尔米亚尼的问题。

爱恋。”舅父说道，“你们女人是人类中最善良、最美的；因为你们即使犯了过错，责任也决不在你们身上，而总是在我们这一方面。”

一八三一年二月于巴黎

秦　雨　译

王文融　校

妇女研究

献给冉-查理·迪·奈格罗侯爵①

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是在复辟时代精神的熏陶下长大的年轻女子。她有人品，守斋戒，领圣体，她盛装艳服参加舞会，上滑稽剧院和歌剧院；她的忏悔师允许她把世俗的和圣洁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对教会也好，对社会也好，她从无越轨行为，体现了似乎以合法二字为铭的当今之世的风貌。在侯爵夫人的举止中，恰恰既有对宗教的笃信，又有对社交的喜好；她能和路易十四垂危之际的曼特侬夫人②一样，表现出凄楚悲切的虔诚，同时也能顺应复辟王朝之初对女子大献殷勤的风尚。现在，她恪守妇道是出于心计，也可能是出于情趣。七年前，她嫁给一位准备进入贵族院的众议员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她或许以为她的好品行会有助于她家大展鸿图。有些女人正等待德·利斯托迈尔先生当上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她

---

① 奈格罗侯爵（1779—1857），巴尔扎克于一八三七至一八三八年在意大利旅行期间结识的意大利作家和政治家。

② 曼特侬夫人（1635—1719），法国作家斯卡龙的遗孀，从一六六九年起负责路易十四子女的教育，一六八四年与路易十四秘密结婚。

也到了三十六岁的时候，再来给她下断语，——因为，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大多数女人都会发现她们受到了社会法则的愚弄。侯爵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在宫里很得宠，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毫不足取，既不能为他博得德行高洁的美名，又不能给他带来恶行劣迹的某种光彩。虽是议员，他从不高谈阔论，但他擅长投票；他在家中的表现与在众议院一模一样，因而被誉为法国的最佳夫婿。他不容易情绪激昂，也从不低声埋怨，除非别人叫他空等。朋友们给他取名阴天，因为他身上既没有灿烂的阳光，又不是漆黑一片。他和法国颁布宪章①以来接二连三组成的内阁十分相象。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很难落到更可靠的人的手里了。对贞洁的女子来说，嫁给一个不会干蠢事的男人不是件大好事吗？有些花花公子和侯爵夫人跳舞时，竟放肆地轻轻按她的手，他们得到的只是鄙夷的目光，个个感受到那种辱没人的冷漠；它犹如料峭的春寒，摧残了最美好的希望的萌芽。那些风雅、睿智、自命不凡的人，悠闲自在、感情丰富的人，出身望族或名扬四海，能力高强或才疏学浅的人，在她身边全都黯然失色。她赢得了与她认为有才智的人交谈的权利，愿意谈多久、谈多少次都随她欢喜，而不会遭到恶语中伤。有些妖艳的女人可以在七年当中循此行止，以便将来能随心所欲，但是猜想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私下也有这种盘算，则是对她的诬蔑。我有幸见过这位侯爵夫人中的佼佼者：她谈锋甚健，我洗耳恭听，讨得她的欢心，得以赴她家

① 指一八一四年六月路易十八颁布的宪章，它确立了王政复辟的新朝代。

的晚会。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德·利斯托迈尔夫人长得不难看，也不好看；皓齿红唇，面色鲜艳；身材修长苗条；一双脚小巧玲珑，步子细碎；两眼柔光闪闪，不象几乎所有巴黎人的眼睛那样暗淡，一旦兴奋起来，眼光更变得富有魅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模糊的形体揣摩到一颗心。当她有雅兴谈话时，总是小心翼翼地用冷漠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妩媚，这时她是很迷人的。她无意取悦他人，却总能得到别人的欢心。所得非所求，这句话千真万确，总有一天会变成谚语。这是从下面这件风流韵事中引出的教训，巴黎所有的客厅此刻都在议论纷纷，否则我是不会讲出来的。

大约一个月前，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和一个年轻人跳过舞。他既谦虚又冒失，浑身是优点，却只暴露出缺点；他感情炽烈，却嘲笑激情；他有才华，却藏而不露；他在贵族面前冒充学者，又对学者装出贵族气派。欧也纳·德·拉斯蒂涅是那班极明事理的青年当中的一个，他们什么都要试一试，似乎在探测人心，以便看清未来。他尚未到雄心勃勃的年龄，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他既风雅，又古怪，这是两种难得并存的素质，因为它们互相排斥。他无心地和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谈起成功，约摸谈了半个小时。他轻松自如地不时转换话题，先从歌剧《威廉·退尔》① 开始，直至谈到女人的义务，这中间，他不止一次地盯着侯爵夫人看，那目光使她发窘。然后他离开了她，整晚上再没有和她讲话。他跳舞，玩纸牌，输了几

---

① 罗西尼的歌剧，一八二九年八月三日在巴黎首演。

个钱，回家去睡觉。我荣幸地向你们担保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如此，我未作任何增删。

次日早晨，拉斯蒂涅醒得很晚，躺在床上，想必陷入了清晨的遐想。年轻人这样想入非非的时候，就象空气中的精灵钻进了一个个丝绸的、开司米的或棉布的幔帐里。在这种时刻，身体愈困得发沉，头脑愈敏捷灵活。拉斯蒂涅终于起了床，但没象那些缺乏教养的人似的大打呵欠。他拉铃叫来男仆为他沏了茶。他喝茶喝得很凶，这在喜欢饮茶的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但对那些只把茶当作治疗消化不良的万灵药的人，我要作个补充说明：欧也纳正在写信。他舒舒服服地坐着，常常把脚搁在壁炉的柴架上，而不是伸进暖脚套里。啊！起床后穿着睡袍，把脚放在壁炉挡灰板两个吊钩上挂着的光滑铁杠上，心里想着自己的艳遇，这是何等惬意的事！我真为自己既无情妇，又无柴架和睡袍而遗憾万分。等我拥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不会发表评论，我要好好受用。

欧也纳花了一刻钟写完第一封信；他把信折好封上，没填地址放在自己面前。第二封信从十一点写起，到晌午才写完，写了满满四页。

“这女人总在我脑子里打转。”他边说边把第二封信折好，放在面前，打算等到不由自主的遐想结束之后再写上地址。他把绘有花枝图案的睡袍的两个下摆掖好，脚放在搁脚凳上，手插进红色开司米长裤的小口袋内，仰卧在一张座子和靠背成120°角、后侧带靠枕的十分舒适的安乐椅里。他不再喝茶，身子一动不动，两眼盯着煤铲顶端那个包金的把手。但是他既

看不见煤铲，也看不见把手和包金，他甚至连火也不拨。真是大错而特错！想女人时拨弄拨弄炉火岂不是一件极大的快事？我们可以给这些突然窜出、在炉床中噼啪作响的蓝色小火舌设想出种种话语，领悟一下勃艮第粗犷有力的语言的含义。

说到勃艮第这个词，让我们暂且打住，为那些无知的人插入一个希望不披露姓名的杰出词源学家所作的解释。勃艮第是自查理六世①当政以来人们对燃烧木柴时发出的爆裂声的俗称。这种爆裂往往会把一小块木炭迸到地毯或衣袍上，成为一场火灾的小小起因。据说，这是蛀虫在木柴心里造成的蛀孔中的气体，被火释放出来的结果。Inde amor, inde burgundus。②看到使出那么大能耐置身于两根烧红的劈柴之间的木炭如雪崩一般滚落下来，你会浑身发抖。啊！一个人心有所爱时，拨火不就是有形地展示他的思想吗？

正在此时，我走进欧也纳的房间，他吓了一跳，对我说：

“啊！是你呀！亲爱的荷拉斯。你来多久了？”

“我刚到。”

“噢！”

他拿起那两封信，写好地址，拉铃叫仆人。

“你把这送进城去。”

约瑟夫一声不吭地进城去了，真是个好仆人！

---

① 查理六世（1368—1422），法国国王，于一三八〇年继承王位。

② 拉丁文：哪里有爱情，哪里就有勃艮第。

我们谈起摩里亚远征军①来，我想当一名随军医生。欧也纳提醒我说，离开巴黎是得不偿失。于是我们又谈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我想，略去我们谈话的内容不至于引起大家不满。…………………………………………………………

…………………………………………………………………

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午后两点起床时，她的贴身女仆卡罗琳娜交给她一封信。她一边看信，一边叫卡罗琳娜给她梳头。(许多年轻女子都这样不谨慎。)

啊！心爱的天使，我的幸福和生命！

读到这儿，侯爵夫人想把信扔进火里；但她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就是想看看一个男人这样开了头，将如何煞笔，这个念头是任何一个贞洁女子都不难理解的。于是她读下去。等她翻过第四页，她好象疲倦了似的垂下双臂。

"卡罗琳娜，去问问这封信是谁送来的。"

"太太，是拉斯蒂涅男爵先生的仆人交给我的。"

静默了很久。

"太太要穿衣服吗？"卡罗琳娜问。

"不要。"

"他准是个无礼的家伙！"侯爵夫人心里想。………………

…………………………………………………………………

我请所有的女人都设想一下她们对此事作何感想。

---

① 摩里亚指现今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八二八年，法国梅松将军(1771—1840)率部远征，攻打占领该地区的土耳其人。

德·利斯托迈尔夫人想到最后，决定严禁欧也纳先生上门，倘若在社交场合遇见他，她将对他表示十二万分的藐视；因为他的放肆行为不能和侯爵夫人过去最终加以原谅的任何行为相比。起初，她想把信保存下来，但是考虑再三，还是把它烧了。

"太太刚收到一封热烈的求爱信，而且她读了！"卡罗琳娜对女管家说。

"我绝没想到太太会这样。"老太婆大为吃惊，回答道。

晚上，伯爵夫人①到德·鲍赛昂侯爵家去了，拉斯蒂涅很可能也在那儿。那天是星期六。年轻人和德·鲍赛昂侯爵沾点亲，少不了晚上会来。德·利斯托迈尔夫人仅仅为了用冷淡来折磨欧也纳，一直待着不走，白白等到清晨两点。斯丹达尔这位风趣人物曾经古怪地把侯爵夫人们在这种晚会上以及晚会前后的这类思想活动称为结晶②。

过了四天，欧也纳责骂他的仆人。

"喂！约瑟夫，我不得不辞退你了，我的小伙子！"

"您说什么，先生？"

"你尽干蠢事。我星期五交给你的信，你送到哪儿去了？"

约瑟夫愣住了。他好似教堂门廊下的一尊石雕，纹丝不动，全神贯注地回想着。突然，他傻乎乎地微微一笑，说道：

"先生，一封送给了圣多明各街的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另一封送给了先生的诉讼代理人……"

---

① 原文如此，为侯爵夫人之误。

② 见斯丹达尔：《论爱情》。

“你说这话拿得稳吗?”

约瑟夫呆若木鸡。我看我不能不插嘴了，因为那时我恰巧还未离开。

“约瑟夫没说错，”我说，欧也纳朝我转过身来，“我无意中看到了地址，可是……”

“可是，”欧也纳打断我的话，“有一封不是给纽沁根夫人的吗?”

“不是。见鬼！亲爱的，我还以为你的心已经从圣拉扎尔街转到圣多明各街了哩。①”

欧也纳用手背敲了敲脑门，微笑起来。约瑟夫明白了错误不在他。

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应思考一下这件事的教训。第一个错：欧也纳觉得把不是写给德·利斯托迈尔夫人的情书误送给她，叫她开心，是件很有趣的事。第二个错：事发之后过了四天他才去德·利斯托迈尔夫人家，使一位贞洁的年轻女子的思想得以结晶。他还有十来个错，这里就不必提了，好让太太们ex professo②向那些猜不出的人作一番演绎。

欧也纳来到侯爵夫人门前；他正要进去时，门房将他拦住，告诉他侯爵夫人出门了。就在他上车的时候，侯爵进来了。

“来吧，欧也纳。我妻子在家。”

啊！请原谅侯爵吧。一个丈夫，无论多么好，也难以十全十美。拉斯蒂涅上楼梯时，发现在他那本人生的大书里，这一

---

① 纽沁根夫人住在圣拉扎尔街，利斯托迈尔夫人住在圣多明各街，故云。

② 拉丁文：十分内行地。

段有十个社交上的逻辑错误。德·利斯托迈尔夫人看见丈夫和欧也纳一起进来，脸不由得红了。年轻男爵注意到这片突然泛起的红晕。如果说，最谦逊的男子都保留着一点点自命不凡而不肯抛弃，就象女子不会失去爱俏的天性一样，那么，谁又能责备欧也纳此时的暗自思量呢：

“怎么，这个堡垒也能攻取？”

于是他昂首挺胸，十分得意。尽管年轻人不大贪心，但也都愿意在他们收藏纪念章的柜子里多放上一枚头像。

德·利斯托迈尔先生瞥见壁炉角上有一张《法兰西新闻》，便抓起报纸，走到窗洞前，想依靠记者的帮助对法国局势得出自己的看法。一个女人，甚至一个正经女人，纵使在所能遇到的最难堪的处境下，也不会长久地感到为难：似乎她手里总拿着人类之母夏娃给她的无花果叶①。因此，当欧也纳对拒他于门外的禁令作出符合其虚荣心的解释，并以相当随便的样子和德·利斯托迈尔夫人打招呼时，她便用比国王的语言更让人捉摸不透的女性微笑来遮掩她的全部思想。

“夫人，您闭门谢客，是不是身体欠安？”

“不是，先生。”

“您或许要出门？”

“更不是了。”

“您在等人？”

“谁也不等。”

---

① 意思是用以遮羞。

“如果我来的不是时候，您只能怪侯爵先生。我正要服从您神秘的禁令时，他亲自把我领进了圣殿。”

“德·利斯托迈尔先生不知内情。把某些秘密告诉丈夫，有时是很不谨慎的……”

侯爵夫人讲这话时目光威严，语气柔和而坚决，拉斯蒂涅估摸自己得意得太早了。

“夫人，我理解您，”他笑道，“那么我应当加倍庆幸遇到了侯爵先生，他使我有机会在您面前为自己辩解一下。倘若您不是善良的化身，作这个辩解是充满危险的。”

侯爵夫人神色相当吃惊地注视着年轻的男爵；但她庄重地答道：

“先生，沉默将是您最好的辩白。至于我，我答应您将那件事统统忘掉，其实您不配得到这种宽恕。”

“夫人，”欧也纳冲动地说，“没有冒犯就用不着宽恕。”他低声添上一句：

“您收到的那封一定使您觉得极为失礼的信，不是写给您的。”

侯爵夫人不禁莞尔一笑，她希望受到了冒犯。

“何必撒谎呢？”她又说，一副不屑的诙谐神气，但声音相当柔和，“既然我训斥了您，我倒很想对这个狡猾的计谋置之一笑哩。我知道有些可怜的女人会上钩，她们会说：‘上帝，他爱得多深啊！’”

侯爵夫人不自然地笑起来，接着又宽宏大量地补上一句：

“如果我们还想做朋友，就再不要提什么误会了，我是不

会上当的。"

欧也纳急冲冲地接口道：

"夫人，我以我的名誉担保，您没有想到，您是大大地上当了。"

"你们谈什么呢？"德·利斯托迈尔先生问。他已经听了一会儿他们的谈话，但始终摸不着头脑。

"噢！你不会感兴趣的。"侯爵夫人回答。

德·利斯托迈尔先生又安心读起报来，他说：

"啊！德·莫尔索夫人去世了：你那可怜的兄弟[1]想必在克洛施古尔德。"

侯爵夫人朝欧也纳转过身来，接着说：

"先生，您知道吗，您刚才讲了一句无礼的话？"

"我要是不知道您严守道德原则，"他天真地回答，"我会以为您要么想把我加以否认的念头强加于我，要么想套出我的秘密。或许您还想捉弄我。"

侯爵夫人微微一笑，这下欧也纳急了。

"夫人，"他说，"但愿您永远相信我冒犯了您！我热切希望您不会意外地发现世上本应读到这封信的人……"

"怎么！还是那位纽沁根夫人？"德·利斯托迈尔夫人嚷起来，想识破秘密的好奇心压倒了对年轻人的挖苦进行报复的欲望。

欧也纳脸红了。女人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嫉妒心，对用情专一常常大加嘲弄。一个人必须过了二十五岁，听到别人责

① 利斯托迈尔夫人的兄弟是费利克斯·旺德奈斯。

备自己忠实得发痴时才不会脸红。不过，欧也纳仍然相当冷静地说：

“为什么不呢，夫人？”

一个人在二十五岁上就会犯下这种过错。这句表白使德·利斯托迈尔夫人受到强烈的震动；但是欧也纳还不善于在匆忙之间或从侧面注视一张女人的脸时对它作出分析。侯爵夫人只是嘴唇发白了。她打铃叫仆人添柴，迫使拉斯蒂涅起身告辞。

这时，侯爵夫人神情冷淡，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拦住欧也纳说：

“如果是这样，先生，你很难向我解释清楚，为什么我的名字会意外地出现在你的笔下。往信上写地址，和离开舞会时不小心错穿了别人的套鞋可不是一码事。”

狼狈不堪的欧也纳瞅着侯爵夫人，神情既自负又愚蠢。他感到自己很可笑，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笨拙的话，出去了。几天以后，侯爵夫人得到欧也纳未说假话的真凭实据。半个月以来，她不再出去应酬。侯爵对所有向他问起为何有这变化的人说：

“内人得了胃炎。”

我给她治病，了解她的秘密。我知道她不过小小地发了一次歇斯底里，便借机闭门不出了。

一八三〇年二月于巴黎

王文融 译

假 情 妇

献给克拉拉·玛费① 伯爵夫人

一八三五年九月，巴黎圣日耳曼区一位豪门望族的继承人，杜·鲁弗尔侯爵的独生女杜·鲁弗尔小姐，嫁给了流亡国外的波兰青年亚当-米日拉·拉金斯基伯爵。请允许我们按读音来书写斯拉夫人的姓名，为的是让读者不感到佶屈聱牙：斯拉夫语言中元音的数量少，所以在元音的前前后后设置层层屏障加以保护，生怕失落。杜·鲁弗尔侯爵把一份达官显贵的家产挥霍殆尽，而这份家业还是由于与德·龙克罗尔家族的一位小姐联姻得来的。由此，克莱芒蒂娜·杜·鲁弗尔在母系亲属中有舅父德·龙克罗尔侯爵和姨母德·赛里齐夫人；在父系亲属中有一个脾气古怪的叔父杜·鲁弗尔骑士。这位叔父在她父亲一辈中年龄最小，一直独身，靠做房地产买卖发了财。德·龙克罗尔侯爵不幸在霍乱大流行时② 失去了他的两个孩子；德·赛里齐夫人的独生子，一个本来前程远大的

① 一八三七年三月巴尔扎克在米兰与克拉拉·玛费伯爵夫人（1814—1886）结识。后来他因事去威尼斯，从三月十四至十九日短短五天内，他给玛费夫人写过两封信，爱慕之情，溢于言表。回巴黎之后又给她写过一封表示爱慕的长信。

② 指一八三二年发生的霍乱。

年轻军官，也在非洲马克塔事件① 中死于非命。如今，有钱有势的人家要么因子女过多而濒临一贫如洗的危险；要么因只肯要一、两个孩子而有断子绝孙的可能，这是实行《民法》后产生的怪现象，拿破仑当初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② 说来也是幸运，尽管杜·鲁弗尔侯爵为了巴黎最妩媚的一个女演员佛洛丽纳挥霍无度，克莱芒蒂娜仍然成了一位富有的继承人。原来，德·龙克罗尔，这位新王朝③ 中出类拔萃的外交家，他的妹妹德·赛里齐夫人，以及杜·鲁弗尔骑士，为了将家产从杜·鲁弗尔侯爵的魔掌下拯救出来，商妥每人把其中的一部分转到自己名下，准备将来交给克莱芒蒂娜。他们答应从她结婚之日起，每人给她一万法郎的年金。

那个波兰青年尽管是逃亡在外，却没有让法国政府破费一厘一毫。这一点完全不必赘述，因为亚当伯爵属于波兰最古老、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的家族与德国的一大半王亲国戚有姻亲关系，与萨皮耶哈家族、拉德奇维尔家族、热武斯基家族、查尔托里斯基家族、莱钦斯基家族、雅布洛诺夫斯基家族、卢博米尔斯基家族④，总之，与萨尔马特人⑤ 的后裔中所有最

---

① 指一八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国殖民军在阿尔及利亚奥兰省马克塔河畔与阿卜杜·卡迪尔亲王率领的地方武装之间的一次战斗，结果法军大败，死伤惨重，见本《全集》第二卷第474页注③。

② 这是巴尔扎克最爱谈论的话题之一，他确信按照拿破仑的《民法》取消长子继承权会使家族逐渐消亡。

③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后建立的七月王朝。

④ 以上提及的都是波兰的显贵。

⑤ 萨尔马特人原是居住在东欧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三世纪时为哥特人所征服，后为斯拉夫族所同化。

显要的带斯基的姓氏多有姻亲关系。然而，在路易-菲力浦时代，纹章学知识在法国已经不吃香，旧的贵族身分对于当时占据王位的资产阶级来说，已经不是敲门砖了。再说，一八三三年亚当在意大利人大街、弗拉斯卡蒂和乔凯俱乐部[1]露面的时候，他在政治上已经失去希望，过着年轻人寻欢作乐、花天酒地的生活。人家还以为他是个大学生哩。由于政府对波兰国籍深恶痛绝，当时波兰人地位低下，而共和党人则竭力想要提高波兰人的地位。“运动”与“抵制”[2]这两个词再过三十年谁也解释不清，实际上这场“运动”与“抵制”之间莫名其妙的争斗，是对一个理当受到尊重的民族的嘲弄；法国曾经对这个战败的民族给予殷勤的接待，通过募捐为他们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因为在欧洲与法国决战的时刻，这个民族于一七九六年向法国提供了六千壮丁，而且是多么英勇的士兵啊！请不要根据这些话就下结论，说我们想责怪尼古拉皇帝[3]反对波兰，或是责怪波兰反对尼古拉皇帝。首先，把政治论争塞进故事里来是件颇为愚蠢的事，因为故事应当要么供人消遣，要么引起人的兴趣。其次，俄国和波兰双方

---

① 弗拉斯卡蒂，位于巴黎黎塞留街角，原是咖啡馆，路易-菲力浦时代成为巴黎最高级的赌场。乔凯俱乐部建于一八三三年，当时是上流人士的游乐场所，现在是一家夜总会。

② 一八三四年春，路易-菲力浦着手镇压共和党人。他的拥护者都是右派。其中又分“运动”、“抵制”两系，彼此间常有争斗。“抵制”系更反动，也更为路易-菲力浦所倚重，最后终于获胜；其代表人物是基佐。

③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1796—1855），曾残酷镇压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的波兰起义。

各有各的道理，一方要保持其帝国的统一，另一方要重新获得自由。顺便说一句，波兰满可以学中国人的做法，不是用武器打败俄国，而是通过其道德风尚的影响来征服俄国。中国人终于使鞑靼人被同化了，他们将来还要同化英国人①哩，应当有这个信心。波兰应当使俄国波兰化，波尼亚托夫斯基②在帝国最不温和的地区作过尝试。但是人们不理解这位绅士的意图，更有甚者，也许这个亲王自己也不怎么了解自己。当全巴黎一致要求援救波兰的时候，正逢追查一个案件③，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到头来人们怎么会不憎恨这些可怜的人呢？人们象煞有介事地把波兰人看作共和党人的同盟者，却不想一想波兰是一个贵族共和国。资产阶级几天前还把波兰人奉若神明，此后却把他们骂得狗屎不如。不管在哪个朝代，一阵骚乱之风吹过，巴黎人准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们必须提到巴黎舆论的这种翻云覆雨，然后才能说清为什么在自以为居文明之中心，执文学艺术之牛耳，自以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教养的巴黎人心目中，在一八三五年，"波兰人"一词已变成了具有嘲讽意味的修饰语。唉！在波兰流亡者中也存

---

① 巴尔扎克写这篇小说正值中英鸦片战争时期。

② 波尼亚托夫斯基(1732—1798)，一七六四至一七九五年的波兰国王，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面首之一，曾作过一些不彻底的改革，试图加强波兰的地位。

③ 指费希密谋案。费希(1790—1836)，科西嘉人，于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路易-菲力浦乘车去巴士底广场参加七月革命纪念活动的途中，图谋刺杀国王，为此被判处死刑。法国政府把这起事件归罪于共和党人。巴尔扎克认为波兰共和派也受到这一事件的牵连。

在两类人，一类是波兰共和党人，列列韦尔的子弟，另一类是波兰贵族，以查尔托里斯基亲王①为首。这两类波兰人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不过为什么要非难他们呢？无论哪个民族的流亡者，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不是都有类似的分化吗？流亡者的心中总是装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怨恨。在布鲁塞尔有两个流亡的法国教士，两人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当有人问其中一个为什么要这样时，此人指着他的难友说："他是一个冉森派教徒。"但丁在流亡期间，如果遇到一个白党的对手，说不定也会干脆利落地用匕首将他捅死②。法国的激进派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可尊敬的亚当·查尔托里斯基亲王，商界的大亨和税局的新霸们对一部分波兰移民冷眼相待，道理也就在这里。一八三四年，亚当-米日拉·拉金斯基就因为这个缘故受到巴黎人的奚落。"尽管他是波兰人，倒还随和可亲。"这是拉斯蒂涅对他的评语。马克西姆·特拉伊说："这帮波兰人个个以大老爷自居，不过这一位倒是付清了赌债的，想必他有地产。"我们并不想冒犯这些被放逐的人，但不妨指出，萨尔马特

① 列列韦尔(1786—1861)，历史学教授，一八二八年被选为波兰国会议员，在一八三〇年的波兰革命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先后成为临时政府和国民政府成员，属民主派，一八三一年华沙被俄国攻陷后，到法国避难，担任波兰流亡委员会主席，后定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查尔托里斯基亲王(1770—1861)，一八三一年波兰临时政府首脑，拥护君主制，他同样流亡在巴黎。这两个人主张不同，互不相容。

② 诗人但丁在他家乡佛罗伦萨两大政治派系——"黑党"和"白党"的激烈争斗中，站在"白党"一边。"黑党"夺取政权后，但丁被加上种种罪名，判处终身流放。

人轻浮随便、无忧无虑、缺乏主见的性格招来了巴黎人的恶语中伤。不过话说回来，巴黎人如果处在类似的情境中，也会跟波兰人一模一样。法国贵族在大革命时期得到波兰贵族仁至义尽的援助，对一八三二年被迫流亡的波兰贵族却没有投桃报李。因此我们应当伤心地承认，圣日耳曼区在这方面对波兰是欠下了情分的。

亚当伯爵到底是富翁，是穷鬼，还是冒险家？这个问题很久都没有弄清楚。外交人士的沙龙忠实于上峰的指令，仿效尼古拉皇帝的办法，闭口不提波兰人。因为当时尼古拉皇帝把所有的波兰流亡者一律当死者对待。杜伊勒里宫和大部分前来领旨的人都显示出这种美其名曰"明哲"的恶劣的政治品性。一听说那位在流亡期间与自己一起抽过雪茄的俄国亲王①已经失宠于尼古拉皇帝，人们便不再理睬他。在谨小慎微的朝廷和外交界的包围中，贵族出身的波兰人只好独来独往，象《圣经》中讲到的 Super flumina Babylonis② 那样孤独寂寞，或者出入于某些对各种政见来说都是中立地带的沙龙。象巴黎这样一座寻欢作乐的城市里，社会各阶层都有很多的娱乐消遣，波兰人的轻率找到了双倍的用武之地，正好让他们过着单身汉放荡不羁的生活。最后，我们来讲讲亚当，首先，他的仪表和举止对他很不利。有两种波兰人，正如有两种英

① 可能指杜菲亚基纳亲王（1769—1845），他在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与巴黎社交界过往甚密。

② 拉丁文：巴比伦河畔。见《旧约·诗篇》第一三七首，其中描写耶路撒冷失陷后，犹太人流亡到巴比伦的情形。

国女人一样；一个英国女人如果不是特别漂亮，就一定丑陋不堪。亚当伯爵属于这后一种。他尖脸猴腮，好象被老虎钳钳过似的。短短的鼻子，金黄的头发，红棕色的髭髯，再加上又小又瘦的身材，活象一只山羊。还有他那混浊的黄眼珠，看人的时候目光斜视，真象维吉尔①著名的诗句所描绘的那样使人心悸。有这么多不利的因素，他又怎么能做到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是他浑身纨袴子弟的打扮，二是母亲对他的教育，她原是拉德奇维尔家族②的后裔。如果说他的大胆已近乎卤莽，那么他的风趣却丝毫没有超越巴黎人言谈中常见的那些过耳即忘的俏皮话，但在时髦青年中，比他高明的男子也不多见。当今的上流人士，为了使法国人的谈吐保留古风，总是大谈马匹、收益、捐税、议员，而且夸大其词。讲风趣得有闲空，还得各自地位有所不同。也许在彼得堡和维也纳聊起天来，比在巴黎要聊得有意思。地位相等的人不用斟酌字眼，他们只要简简单单、有一说一就是了。因此巴黎那些喜欢冷嘲热讽的人很难承认这位轻浮的大学生式的人物是位贵人：他说起话来满不在乎地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因为刚刚死里逃生，吃喝玩乐的劲头就更大；在国内，他家是名门望族；流亡之后，他自以为也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而不致受到蔑视。一八三四年的某一天，亚

---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19），拉丁诗人，此处指他的代表作《牧歌》Ⅲ.第八句。

② 拉德奇维尔是立陶宛和波兰的显贵，其历史可追溯到十三世纪。十九世纪波兰被俄国吞并时，曾奋起反抗。

当在苗圃街买下一幢宅邸。六个月之后，房屋的排场已经可以跟巴黎最阔的宅邸媲美。就在拉金斯基开始为人们认真对待的时候，他在意大利剧院看到了克莱芒蒂娜，对她一见钟情。一年之后他们举行了婚礼。德·埃斯巴夫人的沙龙对他首开颂扬之词。当有女儿待嫁的母亲们得知拉金斯基家族自九〇〇年起就进入北欧国家显赫门庭的行列时，为时已晚矣。年轻伯爵的母亲在起义发生的时候，采取了一个与波兰人性格相反的慎重行动：她把她的财产抵押给两家犹太商行，取得一笔巨款，存入法国银行。这样，亚当·拉金斯基伯爵每年便有八万法郎的固定收入。先前许多沙龙里议论纷纷，说德·赛里齐夫人、老外交家德·龙克罗尔和杜·鲁弗尔骑士对他们的外甥女（或侄女）不明智的爱情听之任之，如今人们对这种不谨慎的态度再也不感到奇怪了。巴黎人一如既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八三六年冬天，亚当伯爵成了风云人物，克莱芒蒂娜·拉金斯卡成了巴黎的一位王后。德·拉金斯基夫人如今进入了迷人的少妇行列，在这群芳争艳的圈子里，有德·莱斯托拉德夫人，德·波唐杜埃夫人，玛丽·德·旺德奈斯夫人，杜·陪尼克夫人和德·摩弗里纽斯夫人，这些当今的巴黎之花对暴发户、资产者和新政策的制订者保持着很大的距离。

为了确切说明一个品德高尚的行为发生在什么范围内，这个开场白是很必要的。高尚行为并不象那些贬责现状的人所想象的那么罕见。这种行为犹如美丽的珍珠，是肉体上的痛苦或精神上的痛苦结出的果实，也如同珍珠一样，隐藏在粗

硬的贝壳下，消失在深渊、大海和滔滔白浪的最底层。而那不断翻腾的水面，则是人们称之为世界、世纪、巴黎、伦敦或彼得堡的东西，随你叫什么都行吧！

如果说建筑是社会风习的体现，那么这个道理不正是在一八三〇年起义之后、奥尔良家族①统治时期得到证明的吗？由于法国各大家族的财路越来越狭窄，我们祖先富丽堂皇的府邸不断被拆毁，被法伦斯泰尔②之类的住宅所取代。七月王朝的贵族院议员住在这种住宅的四层楼上，脚下便是一个发迹的江湖医生。各种建筑风格相互混杂，不伦不类。由于再也没有宫廷和贵族来定格调，艺术产品已无完整的面貌可言。在建筑方面，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么多省钱的办法来以假乱真和冒充坚固，在布局上也从来没有运用过这样多的物力和智慧。譬如说，你请一位建筑师为一座破旧宅邸的花园设计一道围墙，他简直会给你修成一座堆满装饰性建筑的小卢浮宫，内有一个庭院，几个马厩，如果你坚持的话，还可以有一座花园。在室内，他会给你隔成许许多多小间和小空档，布置得令人眼花缭乱，给人一种舒适的假象。总之，一下子隔出那么多住房：往日一个大理院院长的旧面包作坊竟可以改建成一个公爵之家的住宅。苗圃街的拉金斯卡伯爵夫人的公馆就是这样一个现代建筑的杰作，右侧是庭院，左侧是花园；庭院

---

① 奥尔良家族是法国波旁家族的幼支。七月王朝的统治者路易-菲力浦便是该家族第四代的代表。

② 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构想的社会基层组织，此处指法伦斯泰尔式的公共住宅，即一幢房屋内居住许多户人家。

里附属建筑鳞次栉比，花园里的车库和马厩与之遥遥相对。高高的门房两侧是一对漂亮的能通车辆的大门。这幢房子最奢华之处，是直通一层（一层有许多令人啧啧称赞的会客室）女主人内室小客厅的一座漂亮的玻璃暖房，这座精美的建筑杰作是一位被赶出英国的慈善家花钱造的，他修建了暖房，装点了花园，给大门刷上油漆，给附属建筑铺好瓦，把窗户漆成绿色，与乔治四世在布赖顿的美居①一模一样。巴黎多产、灵巧、手快的工人为他雕刻了门窗，仿中世纪或威尼斯宫殿的天花板，处处安置外表为画幅的大理石壁橱。艾尔肖埃和克拉芒负责房门上方和壁炉的雕刻，施奈尔②出色地为天花板作画。楼梯白如女人的玉臂，楼梯上的奇妙装饰可与罗特希尔德③公馆比高低。由于连年动乱，如此豪华的建筑所花费的金钱竟未超过一百一十万法郎。对一个英国人来说，这简直是白给。不知什么是真正的王侯气派的人称这种奢侈为王侯气派。这一豪华建筑的地点，从前是一个商人旧宅的花园。这商人是七月革命的新贵，在一次交易所行情突变之后破产，死于布鲁塞尔。而这位英国人得了巴黎病，死在巴黎：对许多人来说，巴黎是一种疾病。有时巴黎还可成为多种疾病。他的遗孀是

---

① 指英王乔治四世（1762—1830）一八一八年在英国海滨城市布赖顿修建的"东方阁"。

② 艾尔肖埃（1791—1856）和克拉芒（1810—1867）是当时著名的雕刻家，两人风格相近，参加过卢森堡宫的内部装饰工作。施奈尔是《人间喜剧》中的名画家。

③ 罗特希尔德，著名的犹太银行家家族。

基督教卫理公会的教徒，她对这位从东方归来的大阔佬的小住宅深恶痛绝，原来这位慈善家是一个鸦片商。于是有廉耻之心的孀妇下令把这座可恶的房子变卖掉，这时正逢多事之秋，不惜代价的和平① 已经不可能保持。亚当伯爵正好利用了这个机会。到底是如何利用的，我们下面将会讲到。反正就他的贵人习气而言，这简直是小事一桩。

这座房屋用石头砌成，石头都修饰成圆圆的甜瓜形状。屋后是一片绿茸茸的英国式草坪，尽头是一簇雅致的异国树丛，掩映着一个中国式的亭子，亭上有无声的铃铛和固定不动的金色卵形装饰。暖房及其别出心裁的附属建筑遮住了南面的院墙，与暖房相对的另一面墙则完全为藤蔓植物所掩蔽，藤蔓借助漆成绿色的竖杆和横档搭成柱廊。这片草地，这个花卉世界，这些铺沙的小径，这座模拟的森林，这高高架起的绿篱，都有条不紊地分布在二十五平方杆② 的土地上，当时价值四十万法郎，等于一座真正森林的价值。在巴黎闹市中这一片宁静的天地里，鸟儿在歌唱：有乌鸫、夜莺、灰雀、黄莺，还有许许多多麻雀。暖房是一个很大的花圃，里面香气袭人，冬天到那里去走走颇有身处盛夏之感；里面气温可以随意调节，可以造成热带、中国或意大利的气候，其办法之巧妙，使人肉眼

---

① 所谓“不惜代价的和平”，应指一八三九年前后法国政府对外关系上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但文中买房却是一八三四年的事。这一矛盾可能是作者的疏忽造成的。

② 杆是法国当时的长度单位，各地标准不一，约相当于18.20或22英尺。平方杆是土地面积单位。如用“巴黎杆”，25平方杆约等于855平方米；如用“河泊森林测量杆”计算，则相当于1280平方米。

无法察觉。热水、蒸汽、任何发热物质流经的管子外面都裹着泥土，看起来就象布满鲜花的花环。内室客厅颇宽敞。在一块小小的地面上，被称为建筑艺术的巴黎仙子创造了奇迹，使一切都显得宏伟壮丽。年轻的伯爵夫人的小客厅是艺术家卖弄本领的产物，那位艺术家是亚当伯爵请来重新装饰宅邸的。这儿有一个缺点叫人受不了，那就是精致的小玩意儿实在太多，简直令人不知该喜欢哪样才好。精雕细刻的中国女红台，可以从中窥见数以千计古怪形象的牙雕，为此大约需要两户中国艺人之家雕刻一辈子。还有金银丝座的黄玉酒杯；令人看见就想偷走的镶嵌工艺品；如同施奈尔亲手复制的荷兰画；仿佛由斯坦卜克①构思，而不常由斯坦卜克本人完成的天使像；出自受债主催逼的天才之手的一些雕像（这是对阿拉伯神话最好的破释）；我国第一流艺术家卓越的画稿；四壁安装的细木护壁板和壁上张挂着的一幅幅新奇别致的印度绸；金光闪闪的门帘上端雕有一幅逼真的狩猎全景图的黑栎木横梁；与蓬巴杜夫人家不相上下的家具；波斯出产的地毯，等等，真是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更妙的是，两幅网眼窗帘把室内的光线挡得半明半暗，使这些奇珍异宝显得格外迷人。靠墙的蜗形脚桌上摆着若干古董，其中一根马鞭，鞭柄的雕刻系福沃小姐②的大作，说明伯爵夫人爱好骑马。以上描述的就是一

① 斯坦卜克是《人间喜剧》中的著名雕刻家。

② 福沃小姐（1803—1880），法国雕刻家，保王党人，一八三二年曾参与贝里夫人企图推翻路易－菲力浦的军事行动，失败后被判终身流放，一八三四年以后定居弗朗德勒。

八三七年一位贵妇人的小客厅，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足以供人消闲解闷，正象烦闷总是威胁着这个最爱动荡而又动荡最甚的社会一样。为什么没有一点使人感到亲切，带来梦想和宁静的东西呢？为什么？无非是因为人人自危，惟恐朝不保夕，所以挥金如土，寻欢作乐，今日有酒今日醉。

一天早晨，克莱芒蒂娜装作若有所思的样子倚在软垫长椅上。这种长沙发奇妙得很，一旦摊开四肢躺下去就再也起不来，做软垫椅的工人恰到好处地让你懒洋洋地舒展身子，安享 far niente①逸致。暖房的门敞开着，飘来阵阵植物的清香和热带花木的馥郁芬芳。少妇注视着亚当，他正在跟前抽一种很讲究的水烟筒，她只许他在这个套间抽这种烟。门帘用漂亮的束带系起，一眼就能看见两间华丽的客厅；一间以白色和金色为装饰，与福尔班－让松② 大厦的客厅不相上下；另外一间是文艺复兴风格。餐厅（全巴黎只有纽沁根男爵家可以与之相比）位于一条小走廊的尽头，走廊的天花板和装饰是中世纪式样；走廊另一端靠近庭院处，有一间很大的候见室，从那里可以透过玻璃门瞥见楼梯的豪华气派。

伯爵和伯爵夫人刚吃完早饭，天空万里无云，一片碧蓝，已是四月末的天气。这一对夫妇已经在一起幸福地度过了两年时光，而克莱芒蒂娜直到两天前才发现她家里似乎有点什么秘密、奥妙的事情。这位波兰人，——我们不妨说几句赞扬他的话——在女人面前一般是软绵绵的，他对她一往情深，

---

① 意大利文：闲情（即无所事事）。

② 福尔班－让松（1785—1844），南锡主教。

甚至在波兰他都会显得低她一等。尽管波兰女子很值得仰慕，但这个波兰人还是更快地被一位巴黎女子弄得神魂颠倒了。所以，亚当伯爵被紧紧追问之下，乖乖地向妻子透露了真情。对付女人，总得会利用某个秘密，这样她会对你感恩图报，好象骗子对他骗不了的正派人怀有敬意一样。伯爵豪爽，却不擅辞令，他只说等他抽完满满一筒东方水烟之后才能回答。

"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她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总是说：'帕兹会安排的！'你只给帕兹一个人写信。回到这里之后，大家经常对我提到上尉！我要出门？……找上尉！要付清一份账单？……找上尉！我的马跑不动了，也得找帕兹上尉。总之，这儿好象在跟我玩多米诺骨牌游戏：三句话离不开帕兹[1]。我耳朵里只听见讲帕兹，可是见不到帕兹。帕兹到底是什么？把我们的帕兹端出来让我见见呀！"

"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吗？"伯爵的嘴巴离开水烟筒的 bocchettino[2]，问道。

"一切称心如意，不过我们的年金是十一万法郎，却过着二十万法郎的日子，不破产才怪呢，"她答道。说完，她拉了一下铃绳，铃绳很讲究，编织得极细，也是一件艺术品。一个穿着如大臣家的门官一般的贴身男仆应声而来。

"告诉帕兹上尉先生，我要跟他说话。"

"你以为这样就能打听到什么吗？……"亚当伯爵微笑着说。

① "帕兹"和玩多米诺骨牌时常说的"通过"发音相同。

② 意大利文：烟嘴。

有必要指出，亚当和克莱芒蒂娜一八三五年九月结婚，在巴黎过冬之后，一八三六年间曾到意大利、瑞士和德国旅行，十一月才回到巴黎。这年冬天，伯爵夫人首次接待客人，这才发现有个见不到人影的家务总管存在。他不声不响，从不露面，但安排料理着一切。总管姓帕兹，读音和拼写完全一致。

“帕兹上尉先生敬请伯爵夫人原谅，他正在马厩，衣冠不整，不便立刻应命；穿戴一完毕，帕兹伯爵即来拜见，”仆从说道。

“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指导如何洗刷夫人的马，因为康斯坦丁没有照他的意思洗刷，”仆从答道。

伯爵夫人瞧了瞧仆人，他一本正经，竭力忍住伴着这句话的一丝笑意。大凡下属谈到某个屈尊跟他们混在一起的上司时，常常会露出这种微笑的。

“喔！他在洗刷科拉。”

“伯爵夫人今天早上不骑马了？”侍从没正面回答便径自离开了。

“他是波兰人吗？”克莱芒蒂娜问她的丈夫，他点点头，表示肯定。

克莱芒蒂娜·拉金斯卡默不作声地打量着亚当。她的双脚几乎毕直地搭在一块垫子上，头的姿态好似一只鸟儿在窝边聆听小树林的声响，她那模样恐怕一个厌世的男人见了也会动心。她身材苗条，金黄色的头发梳成英国式发型，与英国画册中仙女般的美人颇为相象，尤其因穿着波斯式丝绸晨衣，

密密的褶裥掩盖不住她身上最美的线条和袅娜的身段，透过这花团锦簇般的绣花绸缎，仍不难加以欣赏。光艳夺目的晨衣两襟交叉在胸前，袒露出脖颈下面的一片胸脯，雪白的皮肤被双肩上华丽的白色镂空花边映衬得更加鲜明。浓密的黑睫毛覆盖下的双眼，使美丽的嘴巴在一颦一笑间更透出刨根问底的神态。高高隆起的前额显示出直爽的性格，这是好强的、爱笑的、有教养的巴黎女子的特性，不是庸俗的诱惑所能打动的。几乎白得透明的双手搭在沙发椅的两个扶手上，细长的手指，指尖稍稍翘起，露出闪闪发光的、象一颗颗粉红色杏仁的指甲。亚当看到妻子那么急不可待，微微一笑，贪婪地瞧着她。同房的满足并没有使他的热情减退，而这位苗条的年轻伯爵夫人却早已恢复了常态，亚当对她的欣赏赞美几乎引不起她的任何反应。她偷偷打量他的眼神里，也许已经流露出巴黎女子在这个孱弱的、瘦小的红发波兰人面前的优越感。

“帕兹来了，”伯爵说，他听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

伯爵夫人看见进来一位高个儿漂亮男子，他身材匀称，脸部表情温和文雅，这是力量和苦难相融合的结果。帕兹匆忙之间穿了一件紧身礼服，肋形胸饰用橄榄形的纽子扣住，这种礼服从前称作波兰式直领长礼服。方方的脑袋上，一头浓密的黑发没有好好梳理。因为他将鸭舌帽拿在手中，克莱芒蒂娜注意到他宽大的前额象大理石似的发亮，这只手与《儿童模样的赫丘利》① 的手十分相象。他红光满面，身强力壮；面部

① 罗马神话中的赫丘利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这里提到的雕像名不确，很可能是指卢浮宫的《赫丘利和特莱福》。

正中高高的罗马鼻子使克莱芒蒂娜想起英俊的特拉斯特弗林人①。黑色塔夫绸领带使这位身高五尺②七寸、有着意大利人黑玉般闪闪发光的眼睛的神秘人物更加雄姿英发。肥大的带褶裤一直拖到脚面，只露出长统靴的靴尖：帕兹对波兰服装款式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说真的，在一个浪漫女子看来，上尉和伯爵之间、英姿飒爽的军人和尖脸猴腮的矮小波兰人之间、中世纪式的游侠骑士和这位重臣高官之间的强烈对比，总有些滑稽可笑。

"你好啊，亚当，"他不拘礼节地向伯爵问好。

然后他风度翩翩地向克莱芒蒂娜鞠躬施礼，问她有何吩咐。

"这么说，您就是拉金斯基的朋友喽？"少妇问道。

"生死之交的朋友，"帕兹答道，年轻伯爵向他投以最亲切的微笑，一边吐出最后一口香气扑鼻的烟雾。

"啊！那您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用饭呢？您为什么不陪我们一起去意大利和瑞士呢？您为什么老躲着我们，为什么您始终如一地替我们效劳而又使我无法向您面谢呢？"年轻的伯爵夫人一连串地发问，语气略带嗔怪，但一点没有动感情。

是的，她从帕兹身上看出某种心甘情愿的奴气。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身兼两职的人，既是秘书又是总管，或既非完全是

① 特拉斯特弗林人，指罗马台伯河区的居民，巴尔扎克曾多次提到该地区居民的俊美。

② 指古法尺，一法尺相当于325毫米。

秘书也并非完全是总管，是某个穷亲戚或者碍手碍脚的朋友之类。对这等人，一般多少有点蔑视，伯爵夫人当然也不例外。

“因为不必谢我，女伯爵，”他颇不拘礼节地①回答，“我是亚当的朋友，我乐意照料他的权益。”

“你也乐意老站着，”亚当接着说。

于是帕兹在门帘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坐下。

“我记得在我结婚的时候见到过您，有时在院子里也见到您，”夫人说，“不过，您既然是亚当的朋友，为什么要把自己摆在低人一等的地位上呢？”

“巴黎人的看法如何我完全不在乎，”他说，“我为自己活着，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为你们俩而活着。”

“但是上流社会对我丈夫的朋友如何看法，我却不能无动于衷呀……。”

“哦！夫人，请您对他们说这是一个怪人，上流社会很快就会心满意足的。”沉默片刻后，他问道：“您打算出门吗？”

“您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森林吗？”伯爵夫人反问道。

“愿意。”

说完，帕兹施礼，走出屋子。

“多么好的人啊！他象孩子一样纯朴，”亚当说。

“现在跟我讲讲你跟他的关系吧，”克莱芒蒂娜要求道。

“我亲爱的宝贝，”拉金斯基说，“帕兹跟我一样出生于古

① 这表明帕兹在身分上并非下等人，否则应该称“伯爵夫人”。

老的名门世家，本姓帕济，这个家族遭难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从佛罗伦萨逃到波兰，并在波兰成家立业，改姓帕兹，被封为伯爵。这个家族在我们共和君主国兴盛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由此发迹。主干在意大利被砍倒，它的枝条却在波兰茁壮成长，而且从帕兹伯爵家族又分出好几个支系。有的支系贫苦，有的支系富有，这种情况，你不必感到奇怪。我们这个帕兹属于穷支系的后代。他从小失去父母，除了一把剑之外一无所有。我国革命时期，他在康斯坦丁大公①的军队里服役。一旦参加波兰军队，他就象一个波兰人、象一个爱国者、象一个赤条条毫无牵挂的人那样战斗，有了这三个条件就能一往无前地冲杀。在最后一次决战中，他以为后面有士兵跟随，一直冲进俄国的炮兵阵地，当了俘虏。我当时在场，他的英勇行为鼓舞了我，于是我对手下的骑兵叫道："快去救他！"我们从几面分头包抄过去，我救出了帕兹，我是第七名幸存者：我们去时是二十个人，回来时算上帕兹只剩下八个。华沙已经被出卖②，我们不得不设法逃出俄国人的魔爪。凑巧得很，帕兹和我，我们俩在同一时间到达维斯瓦河彼岸的同一个地方。当时普鲁士人成了俄国人的鹰犬，我亲眼看到这位可怜的上尉被普鲁士人逮住。人们如果从斯提克斯河捕捞到一个人③，是不会轻易丢开他不管的。帕兹再次遇险，我心里非常难过。

---

① 康斯坦丁大公(1779—1831)，沙皇尼古拉一世之兄，波兰总督，曾参与镇压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的波兰起义。

② 华沙于一八三一年九月八日被波兰将军克鲁科维奇出卖给俄国。

③ 斯提克斯河是冥河，这里的意思是搭救了一个人的性命。

为了帮助他，我干脆让自己和他一起被捕。单独一个人可能死于非命的地方，两人在一起就可以死里逃生。因为当时我们是落在普鲁士人手里，凭着我的姓氏以及和某些当权人物的亲戚关系，人们便听任我越狱逃跑。我让亲爱的上尉冒充一名无足轻重的士兵，冒充我们家的一个仆人，于是我们得以逃到但泽①，又在但泽挤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荷兰船，两个月之后到达了伦敦。当时我母亲已经病倒，正在英国等我；帕兹和我一起照料她，直到她去世。我们事业的失败，加速了她的死亡。后来我们离开伦敦，我把帕兹带到法国。在这样的逆境中结下的友谊，会使两个男子成为兄弟。到巴黎的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我有一笔六万多法郎的年金，还不算我母亲变卖家中钻石和藏画的余款。我想先让帕兹的生活有保障，然后在巴黎纵情挥霍。我发现上尉的眼中流露出惆怅的神态，有时还强忍住滚动的泪珠。我早已发现他的心灵极其高尚、伟大和慷慨。也许他看见自己受惠于一个比自己年轻六岁的年轻人而无法报答，心中深深感到遗憾吧。当时我是独身，无牵无挂，行事轻率，很可能在赌博中输个精光，或被某个巴黎女人缠住，落得倾家荡产，这样帕兹和我总有一天要分离。尽管我一再许诺供给他一切所需费用，可是我经常发现自己忘了或者付不出帕兹的膳宿费。最后，我的天使，我决意不再让他受罪，免得他羞于向我要钱，或者某一天遇到困难，找不到我这个伙伴。Dúnque② 一天早上吃完饭，我们俩双脚搁在炉架

① 但泽，波兰地名，即今格但斯克。

② 意大利文：于是。

上，在壁炉旁各自抽烟。我好不自在地脸红起来，他不安地瞧着我，我转弯抹角地说了半天，才把一张二千四百法郎年金的票据递给了他……"

克莱芒蒂娜离开自己的位置，走过去坐在亚当膝上，伸出手臂搂住他的脖子，吻着他的前额，对他说："亲爱的宝贝，我感到你真美极了！那么，帕兹当时怎么说呢？"

"塔德当时脸色刷白，"伯爵接着讲，"一句话也没有说……。"

"啊，他叫塔德？"

"对，塔德把票据折起来，还给我，对我说：'亚当，我原来以为我们是生死之交，我们俩将永不分离。这么说，你不想要我了？'我说：'噢！你怎么这么理解啊，塔德！那么，好吧，咱们再也不谈这事了。如果我破产，你也跟着破产吧。'他回答我：'你没有足够的财产过拉金斯基式的生活，你难道不需要一个朋友来照管你的家务，作你的父亲、兄长、可靠的知己吗？'亲爱的，帕兹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神和声音充满着母爱般的恬静，同时表达出阿拉伯人式的感激、哈巴狗般的忠诚、野蛮人的情谊，毫不做作，真挚坦率。好！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我们波兰人都是这样的——抱住他，吻他的嘴唇，对他说道：'让我们生死与共吧！我的全部财产同时也属于你，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正是他，没花几个钱替我买下了这幢宅邸。他在公债涨价时为我卖出，落价时再为我买进，于是我们用盈利买下了这所棚子①。他是识马的行家，买卖马

① "棚子"原是军人对木板营房的称呼，这里却诙谐地指这座豪华的公馆。

匹，获利很多，我马厩里的马也没有花多少钱，但我的马匹是全巴黎最出色、最漂亮的。我们手下的人都是由他精选的正直诚实的波兰士兵，个个都能为我们赴汤蹈火。有一阵我好象要破产了，可是帕兹为我勤俭持家，把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条，终于弥补了我轻率大意在赌博中造成的损失，补救了我因年轻干下的蠢事。我的塔德狡猾起来抵得上两个热那亚人①，挣起钱来象波兰犹太人那样玩命，精打细算起来活象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我单身的时候，怎么也不能让他象我那样生活。有时非得软硬兼施，才能把他拽去陪我看看戏或下下酒馆，跟寻欢作乐的哥儿们一起吃顿晚饭。他不喜欢沙龙生活。”

“那他喜爱什么呢?”克莱芒蒂娜问。

“他热爱波兰，为波兰而伤心。他唯一的挥霍是接济几个可怜的波兰流亡者，但更多的是以我的名义寄钱，很少用他自己的名义。”

“这么好的小伙子，我会喜欢他的，”伯爵夫人说，“我觉得他象真正伟大的人那样平凡。”

“你在这里见到的所有这些艺术珍品，”亚当接着说，他丝毫不存戒心地夸奖他的朋友，“都是帕兹搜罗来的，不是在拍卖中成交，就是买的旧货。啊，他比商人还要精明！下次你要是看到他在院子里搓手，那准是用一匹好马换来一匹更好的马。他为我而活着，他的幸福是看到我仪表堂堂，有华丽的车马。他给自己规定的义务，他都不声不响地去完成，从不炫

① 热那亚人精明狡猾，以善于经商著称。

耀。有一天晚上，我玩惠斯特输了两万法郎。回家的路上，我禁不住失声喊道：'帕兹会怎么说呢！'帕兹把钱如数交给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虽然他眼光中连一点责备我的意思都没有，可是这声叹息比这种情况下叔伯、妻子、母亲的告诫更使我震动。我问他：'你舍不得这笔钱吗？''喔！既不是为你，也不是为我舍不得，不，我只是想到，这笔钱可以供二十个可怜的帕兹生活一年呢！'你知道帕济家族跟拉金斯基家族一样高贵，因此我从来不肯将我亲爱的帕兹视为下人。我尽量保持我自己的身分，也让他保持他自己的身分。我每次外出和回家总得上帕兹那里转一转，就象去看望我父亲一样。我的财产就是他的财产。总之，塔德确信如果他遇难，我会立即赴汤蹈火去救他，就象前两次我救他一样。"

"这话的分量可不轻哟，我的朋友，"伯爵夫人说道，"忠诚如同闪电，打仗的时候能风雨同舟，在巴黎却不见得能同甘共苦。"

"那好，"亚当接着说，"对于帕兹，我要始终象在打仗时那样对待他。我们两人的性格都很粗鲁，各有各的缺点，但我们之间内心的相互了解，使我们亲密的友谊更进了一步。我们可能先救了一个人的性命，然后又杀死他，如果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坏伙伴的话；但我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是经过考验的：我们俩经常从对方得到愉快的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友谊比爱情更为充实。"

一只美丽的手堵住了伯爵的嘴巴，动作之迅速，好象是打了他一记耳光。

“这是实情啊，我的天使，”他说，“友谊不会出现感情的破裂和快乐的消亡，而爱情总是先超支，到后来却支出少于收入。”

“相爱双方都是这样，”克莱芒蒂娜笑着说。

“是的，”亚当接着说，“而友谊只会不断增长。你不要噘嘴，我的天使，我们俩既是朋友又是情人，我们已经把这两种感情汇集在我们美满的婚姻之中了，至少我希望是如此。”

“是什么因素使你们成为这么好的朋友，我来给你解释解释。”克莱芒蒂娜说，“你们俩过着不同的生活是因为你们的情趣不同，而不是出于不得已的选择，是由于你们的爱好，而不是由于你们有尊卑之分。根据初步印象和你给我讲的情况来判断，很可能在某些时刻，那位下属反而变成了上峰。”

“哦！帕兹确实比我强，”亚当天真地回答，“我只不过比他运气好罢了。”

为了这句坦诚的供词，他的妻子吻了他一下。

“他把高贵的情操巧妙地隐藏起来，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伯爵接着说，“我对他说过：‘你是个鬼头鬼脑的家伙，你总是深藏不露。’他有权用伯爵的称号，但在巴黎他只让别人称他为上尉。”

“总之，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人在三百年后又出现了，”伯爵夫人说，“他有但丁和米开朗琪罗① 的气质。”

“对，你说得对，从气质上说他是个诗人，”亚当赞同地说。

①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诗人。

“这么说，我同时嫁给了两个波兰人，”年轻的伯爵夫人说着做了一个天才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动作。

“亲爱的宝贝！”亚当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要是你不喜欢我的朋友，那会使我非常伤心的。尽管他对我结婚由衷地感到高兴，可我们两人都害怕你不喜欢他。你要是对他说你爱他……哦，象一个老朋友那样爱他，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去穿衣服，天气很好，咱们三个人一起出去。”克莱芒蒂娜边说边拉铃叫侍女。

帕兹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这天整个巴黎社会看见克莱芒蒂娜·拉金斯卡往返布洛涅森林时由她丈夫和塔德左右陪伴着，都在捉摸陪伴她的那个人是谁。克莱芒蒂娜散步过程中执意要求塔德跟她一起吃晚饭。女王这道心血来潮的命令迫使上尉不得不改变平日的穿着习惯。从森林回来以后，克莱芒蒂娜打扮得颇为娇艳。她走进两个朋友等着她的客厅时，连亚当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帕兹伯爵，”她说，“咱们一起上歌剧院去。”

女人们常常用这样的语气，言下之意是：“如果您拒绝我的要求，我们就此绝交。”

“好的，夫人，”上尉回答，“不过请您只以‘上尉’称呼我，因为我没有伯爵的财产。”

“那么，上尉，请让我挽住您的手臂，”她边说边挽住他，把他带进餐厅，那动作的热情亲切，足使情人心花怒放。

伯爵夫人让上尉坐在她身旁，上尉的窘态犹如一个穷酸的下级军官在一位阔气的将军家作客。帕兹让克莱芒蒂娜侃

侃而谈，他象是在上司面前一样肃然恭听，他从不反驳她的意见，而且一定要等她明确发问才作回答。总之他在伯爵夫人眼中显得呆头呆脑，她的殷勤在冷冰冰的严肃举止和彬彬有礼的外交姿态面前碰了壁。亚当对他说，“塔德，别那么拘束好不好！好象你不是在自己家里似的！你大概决意想让克莱芒蒂娜难堪，是不是？”但他的话没有起作用，塔德仍旧是一副笨嘴拙舌、浑浑噩噩的样子。等到用完餐后点心，只剩下男女主人时，上尉解释说，他的起居习惯和上流社会人士完全相反：他八点睡觉，一清早起床，这样他就把自己刚才的举止归因于想打瞌睡。

“上尉，我本想带您到歌剧院去，让您散散心。不过您还是自己决定吧，”克莱芒蒂娜语气中稍含愠怒。

“我要去的，”帕兹忙说。

“今天是杜泼雷唱《威廉·退尔》①，”亚当插话，“不过也许你更喜欢上多艺剧院？”

上尉笑笑，拉铃唤男仆。男仆进来后，他说：“让康斯坦丁套上大篷马车，不要套双座马车，”然后他瞧着伯爵补充道：“否则我们太挤了。”

“若是法国男人，肯定想不到这一点！”克莱芒蒂娜微笑着说。

“啊，可我们是移居到北欧的佛罗伦萨人哪！”塔德说话时语气微妙，目光含蓄，泄露出他在餐桌上的姿态是事先设计

① 杜泼雷（1806—1896），法国当时著名的男高音兼作曲家，一八三七年四月十七日首次在歌剧院担任主角，演唱罗西尼的作品《威廉·退尔》。

好的。

这点不难理解的疏忽，使帕兹在晚餐时的举止和此刻脱口说出这句话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克莱芒蒂娜向帕兹送去狡黠的秋波，这类媚眼往往表明女子又惊喜又嗔怪。所以他们三个人在客厅里用咖啡的时候，大家沉默不语，亚当感到不自在，但又猜不透为什么。克莱芒蒂娜不再挑逗帕兹，帕兹则重新摆出军人的僵硬姿态，无论在路上或在包厢里始终如此，在包厢里他甚至假装睡着了。

"您瞧，夫人，我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威廉·退尔》演到最后一场舞蹈的时候，他说，"难道我不正象常言所说，'干自己的本行更合适'吗？"

"说真的，亲爱的上尉，您既不哗众取宠，也不善于辞令，您身上波兰人的气质很少。"

"那么请让我专门照管你们的娱乐、你们的财产和房屋吧，我只配干这个。"

"算了吧，别装蒜啦！"亚当伯爵笑道，"我亲爱的，他既多情，又受过良好教育。如果他乐意，完全可以在沙龙里露头角。克莱芒蒂娜，别把他的谦虚当真啊。"

"再见，女伯爵，我不客气了；我乘您的马车回去早点睡觉，然后马上派车回来接你们。"

克莱芒蒂娜点点头，没说什么就放他走了。

"多孤僻的人啊！"她对伯爵说，"你比他可爱多了！"

亚当暗暗抓住他妻子的手。

"可怜的好塔德，在别的男子竭力想表现得比我更讨人喜

欢的地方，他却千方百计把自己扮成个陪衬人。"

"哦！"她说，"我不知道他这么做是否别有用心，一个普通女子会被他搅糊涂的。"

半小时之后，跟班博莱斯拉大叫："开门啊！"马车夫已经把车拐过来，等着两扇门打开。这时克莱芒蒂娜问伯爵：

"上尉住在哪儿？"

"喏，那儿，"亚当回答，一边指着一个小塔楼的楼顶，塔楼一边一个漂亮地耸立在大门两旁，有一扇窗户临街。他的套房底下是车库。

"那另外一边谁住呢？"

"目前还没有人住，"亚当答道，"另一边马厩上面的小套房将来准备给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教师。"

"他还没有睡呢！"伯爵夫人瞥见塔德的房间还有灯光，说道。这时马车停在柱廊里，廊柱按杜伊勒里宫中的式样仿造，代替了原来那个漆成人字纹的俗不可耐的锌板雨篷。

上尉身穿室内便袍，手拿烟斗，望着克莱芒蒂娜进入前厅。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严峻的。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有一天亚当带他到意大利剧院去相亲，塔德一见杜·鲁弗尔小姐，心中极为动情；后来在区政府和圣多马·达干教堂又见到她，从此他认为任何男子都应专心一意地热爱这样一位女子，要知道唐璜在 mille e tre① 中也有一个是他最爱的啊！所以帕兹竭力劝说他们婚后作一次传统的蜜月旅行。克莱芒蒂娜不在的那段时间内，帕兹的感情几乎是平静的。但这对年轻

① 意大利文：一千零三（传说唐璜曾爱过一千零三个女子）。

夫妇一回来，他的痛苦又发作了。亚当曾送给他一只欧洲甜樱桃木做的烟袋，此刻他一边用这只六尺长的烟袋抽着拉塔基亚①烟，一边想道："只有我和上帝知道我爱她有多深，上帝将因我默默忍受痛苦而让我得到报偿！可是怎么做才能够既引不起她的爱又不引起她的恨呢？"为了寻求这一爱情战略的定律，他漫无边际地思索起来。不要认为塔德的生活中只有苦没有乐。这一天他所玩弄的种种绝招便是他内心欢乐的源泉。自从克莱芒蒂娜和亚当回来之后，他看到自己成为这对夫妇不可缺少的人，心里越来越感到满足。要是没有他忠心耿耿地管理家业，这对夫妇非破产不可。哪份万贯家财能经得住巴黎生活的穷奢极欲呢？克莱芒蒂娜由挥金如土的父亲抚养长大，根本不懂操持家务，而今即便最富有、最娇贵的夫人们也不得不亲自监督家业。现在谁还能有个总管呢？亚当是波兰大贵族的子孙，这种家庭从来是听凭犹太人盘剥的，他根本没有能力掌管波兰一家巨富残余的产业，正因为财产多，他压根儿控制不住他妻子和他自已随心所欲地乱花钱。如果没有帕兹，也许他婚前就破产了。帕兹阻止了他到交易所去投机，这不已经说明一切了吗？因此，帕兹尽管意识到自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克莱芒蒂娜，却无法离开这个家，不能出外旅行，以忘却他的激情。感恩——只有这个词才能解开他的生活之谜——把他拴在这幢宅邸里，因为惟独他能治理这个挥霍无度的家。他原以为亚当和克莱芒蒂娜外出度蜜月能使他平静下来，不料伯爵夫人回来出落得更加美丽，因为她享受

① 拉塔基亚，叙利亚一城市。

到结婚给巴黎女子带来的精神解放，施展出一位年轻夫人的全部娇媚。再说亚当又是一位信赖人的青年，他具有真正的骑士风度，深深爱恋着克莱芒蒂娜，他让她享有全部幸福和独立自由，从而使她焕发出一种难以名状的魅力。塔德意识到自己是这一家兴旺繁荣的支柱，他瞧着克莱芒蒂娜赴宴归来或早晨出发去森林，在林荫大道上见到她坐在漂亮的马车里，宛如绿叶衬托着一朵鲜花，这一切都使得可怜的塔德深深地、隐隐地感到心满意足，心花怒放，但是他脸上丝毫不露痕迹。五个月来，伯爵夫人怎么能见着他呢？他躲着她，设法避免跟她见面。没有什么比无望的爱情更接近对上帝的爱了。一个男子的内心难道不应有某种深度，以便无声无息、默默无闻地献身吗？这种深度里隐藏着父亲般的和神明般的高傲，包含着爱情至上的情操，犹如权力至上是耶稣会士的人生哲学一般。这是一种崇高的贪婪，因为它总是很慷慨大度，而且总是按照神秘地存在于宇宙间的原则来约束自己。所谓因果，果，难道不是自然吗？而自然是变化莫测的，自然属于人类，属于诗人、画家、情人；而因，难道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吗？反正某些天赋极高的人和某些伟大的思想家是这么看的。因，就是上帝。在种种因的天地里，生活着牛顿、拉普拉斯、开普勒、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①布丰一类人物，真正的诗人和

① 牛顿(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督政府时代的上议员，执政府时代曾任内务部长；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笛卡尔(1596—1650)，法国作家和哲学家；马勒伯朗士（1638—1715)，法国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纪元二世纪的隐居者，西班牙的圣泰蕾丝和那些有狂热追求的高尚的人们。每一种人类感情都和这种弃果求因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塔德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高度，至此一切事物已完全改观。他沉浸在无法形容的缔造者的欢乐之中，在爱情上，他是迄今我们知道的天才大事记中最伟大的人物。“不，她没有完全上我的当，”他一边望着烟袋上飘出的青烟，一边想着，“如果她讨厌我，她完全可以使我跟亚当决裂；但如果她卖弄风情折磨我，那我该怎么办呢？”后一种假设有点妄自尊大的色彩，同上尉谦逊的性格和类似日耳曼人的腼腆是不相容的，所以他排除了自己已经博得欢心的设想，决定等待事态发展再拿主意，然后上床就寝。

第二天塔德不在身旁，但克莱芒蒂娜饭吃得很香，并没有注意到他不从命。这天正好是她接待宾客的日子，前来的都是些王亲国戚。她没有注意到上尉不在场，其实每次这种豪华的场面都是上尉安排的。将近凌晨两点时，帕兹听着一辆辆马车离去，心想：“好极了！伯爵夫人不过是象一般巴黎女子那样一时高兴或者一时好奇而已。”于是上尉平日的生活步调被这场小小的风波稍稍打乱了一下以后，重新恢复了正常。巴黎生活中种种令人操心的事转移了克莱芒蒂娜的注意力，她似乎将帕兹忘掉了。真的，在这变化无常的巴黎，要想在交际场占上风，难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吗？难道你以为，在这种高级的赌赛中，只需拿财产来冒风险吗？须知冬季对时髦女子来说，犹如从前帝国军人的一大战役。准备引起轰动的一件服装或一顶帽子，该是怎样天才的艺术杰作啊！一个娇滴滴、

弱不禁风的女子，必须全副披挂地穿着由花朵和钻石、丝绸和金属制成的硬挺挺、光闪闪的“盔甲”，从晚上九点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两点，经常是到三点。为了使自己的纤腰引人注目，她必须吃得很少。晚间实在饿得受不了时，便喝几杯减肥茶，吃点甜食，吃些能产生热量的冰激凌或者几片不易消化的糕点。肠胃必须服从爱俏的需要。早上醒得很迟。一切都跟自然规律相反，而自然是无情的。早晨刚起床，时髦女子就要开始早上的装扮，同时想着下午的穿着。她不是还要接待、出访、骑马或乘车去布洛涅森林吗？不是还要经常练习练习微笑的诀窍，进行紧张的思维活动以便炮制出一些既不俗又不迂的恭维话吗？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女子都能做到的。当你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上流社会开始露面时艳如桃李，三年之后就憔悴不堪，你感到惊讶么！仅仅六个月的乡间生活，能恢复冬季亏损的元气么？如今只听见人们嚷嚷胃炎和一些奇怪的病症，这些病痛，专心料理家务的妇女是没有的。从前女人只是偶尔出场，现在则总在台上。克莱芒蒂娜要战斗：她已经崭露头角，必须集中精力对付她与敌手们之间的这场搏战，因此丈夫的爱情在她心中已占不了多少位置，塔德当然也可能被忘却。可是一个月之后，到了五月，她准备前往勃艮第德·龙克罗尔领地的前几天，她从布洛涅森林回来的时候，瞥见上尉站在与爱丽舍田园大道平行的便道上。塔德衣着讲究，正出神地望着坐在四轮马车里的美貌的伯爵夫人，望着轻快的马和穿戴得光彩夺目的仆从，总之望着他亲爱的令人赞叹的夫妇。

“瞧，上尉在那儿，”她对丈夫说。

“他多么高兴啊！”亚当接话，“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刻，因为没有比我们的车马随从更华丽的了。他乐不可支地看到人人都羡慕我们的幸福。啊！你才第一次注意到他，其实他几乎每天都在这里。”

“他现在会想什么呢？”克莱芒蒂娜问。

“他此刻在想，冬季实在花钱太多，我们到你年老的舅父德·龙克罗尔家去，可以攒点钱，”亚当回答。

伯爵夫人命令马车在帕兹面前停下，让他上车坐在她旁边。塔德脸红得象颗樱桃。

“我的烟味要熏着您了，”他说，“我刚抽了雪茄。”

“亚当的烟味就不熏我啦？”她激烈地反问。

“可他是亚当啊，”上尉反驳道。

“那么为什么塔德就不能有同样的特权呢？”伯爵夫人微笑着说。

这神奇的微笑力量之大，完全战胜了帕兹勇敢的决定。他瞧着克莱芒蒂娜，双眼流露出内心火样的激情，只因他同时表达了纯洁的感恩心理，才使这种热烈的目光有所冲淡。他正是以感恩来维持生命的人。伯爵夫人在披肩下交叉着双臂，若有所思地靠在垫子上，一面揉搓着她漂亮的帽子上的羽毛，眼睛望着路上的行人。这颗至今一直在自我克制的伟大心灵，突然射出闪电般的光芒，深深打动了她的心。那么在她心目中，亚当的长处究竟是什么呢？勇敢和慷慨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但是上尉！……塔德显然比亚当强，甚至强很多。

她再次将两人作比较：塔德仪表堂堂，出类拔萃；而亚当瘦弱干瘪，他的体格相貌足以说明贵族世家的昏庸：总是近亲联姻，必然造成退化。对比是这样鲜明！伯爵夫人看到这一点，心里该多么痛苦！这些想法，谁也不知道，因为少妇的眼睛一直茫茫然，似乎陷入了沉思，到达宅邸之前，她一句话也没有讲。

“您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不然我对您以前的不服从可要生气了，”她进门的时候这么说，“您是亚当的塔德，也是我的塔德。我知道您受过他的恩惠，但我也清楚您对我们的恩情。亚当两次帮助了你，其实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您每日每时都在慷慨地帮助我们。我父亲要来跟我们一起进晚餐，还有我的舅父龙克罗尔和姨妈赛里齐也要来，您去换衣服吧。”她说着，一面握住他伸过来扶她下车的手。

塔德上楼更衣，心中又甜蜜又紧张，强烈的感情波动使他惶惶不安。他最后一刻下楼，进晚餐的过程中他再次扮演军人的角色，似乎他只适于担任总管的职务。但这次帕兹再也骗不了克莱芒蒂娜，因为他的目光已经使她心明眼亮。德·龙克罗尔，这位继塔莱朗亲王之后最有才干的大使，曾在德·玛赛短暂的内阁中大显身手，他从外甥女那儿得知帕兹伯爵很有才干，为人谦逊，甘为朋友米日拉充当总管。

“我怎么才第一次见到帕兹伯爵呢？”德·龙克罗尔侯爵问道。

“嗨！他是藏而不露，高深莫测，”克莱芒蒂娜回答说，一面向帕兹投去一个目光，意思是让他不要那样。

唉！尽管有可能损害上尉的形象，还是应该承认，帕兹虽则比他的朋友亚当高明，却并不是一个强者。他表面的优势从不幸中得来。在华沙度过的贫穷和孤独的日子里，他读书、学习、进行比较和思考。但造就伟人的创造才能，他是没有的，这方面先天不足，后天能弥补吗？帕兹仅仅是心地崇高，他能为崇高的事业勇往直前；但在感情领域，他只有行动，而很少表达思想，他的思想秘而不宣。结果全部思想活动只能折磨他自己的心。再说，一个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又算什么呢？听了克莱芒蒂娜那句话，德·龙克罗尔侯爵和他妹妹交换了一个奇特的眼色，互相暗指他们的外甥女、亚当伯爵和帕兹。这种一闪而过的场面只在意大利和巴黎才会有。除了各国宫廷以外，世界上惟有这两个地方，眼睛能够说明这么多事情。要通过眼睛表现心灵的全部力量，给眼神以语言的价值，让它一下子传达出一首诗或一出悲剧，必定是处于这样两种情况：要么极端受奴役①，要么享有最大的自由。亚当、伯爵夫人和杜·鲁弗尔侯爵都没有领会老妖婆和老外交家洞若观火的眼神，但帕兹这条忠诚的狗却明白了他们的预言。请注意，这只是两秒钟内发生的事。如此短的瞬间，要描绘当时骚扰上尉心灵的风暴，未免太繁琐了。“怎么！姨母和舅父认为我可能被爱上了，”他心里想，“现在我要获得幸福，就看我够不够大胆了吗？那么亚当呢！……。”理想的爱情和情欲，这两者跟感恩和友谊一样强有力，几种情感相互冲突，爱情一

① 巴尔扎克认为意大利是当时受奴役最严重的国家。

时占了上风。这位值得赞叹的可怜的情人决意不放过这一天！于是帕兹变得风趣起来，竭力讨人喜欢。在外交家的要求下，他扼要地讲述了波兰起义的情况。用饭后果点时，帕兹看见克莱芒蒂娜听得出神了，简直把他当作一位英雄，却忘掉了亚当曾牺牲了三分之一的巨额家产才使他们得以流亡国外。九点钟喝完咖啡，德·赛里齐夫人拉着外甥女的手，吻了吻她的前额，不由分说地带走了亚当，留下杜·鲁弗尔侯爵和德·龙克罗尔侯爵。十分钟以后，他们也走了，最后只剩下帕兹和克莱芒蒂娜单独在一起。

"我也要走了，夫人，"塔德说，"因为您要跟他们一起去歌剧院。"

"不，"她回答道，"我不喜欢舞蹈，而且今晚演出的是非常糟糕的芭蕾舞：《宫廷叛乱》①。"

沉默片刻。

"如果是两年前，没有我作伴，亚当是不会去歌剧院的，"她接着说，眼睛并不看帕兹。

"他发疯似地爱您……"塔德回答。

"嘿！正因为他发疯似地爱我，明天也许就不爱了，"伯爵夫人大声说道。

"巴黎女子真是不可思议，"塔德说，"别人发疯似的爱她们，她们却要人家爱得恰如其分；可要是人家恰如其分地爱她

---

① 《宫廷叛乱》，塔格利奥尼（1777—1871）的三幕芭蕾舞剧，拉巴尔作曲，一八三三年在歌剧院首场演出。

们，她们又责备你不懂爱情。”

“她们永远有理，塔德，”她微笑着说，“我很了解亚当，我不怪他：他轻浮，十足的大少爷派头，他娶了我作妻子会一直心满意足，我无论喜欢什么，他都不会反对，但是……。”

“哪桩婚姻里没有但是呢？”塔德非常温柔地说，竭力想把伯爵夫人的思路引开。

即使最不自负的男子此刻也会想：“要是我不对她说我爱她，才是大笨蛋呢！”这个想法，差一点使这位情人欣喜若狂。他们两人之间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沉寂，而沉寂中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活动。伯爵夫人偷偷打量着帕兹，同样帕兹也从镜子里端详伯爵夫人。帕兹象个吃饱喝足正在消化食物的人，深深扎在安乐椅里，只有丈夫或麻木不仁的老人才会摆出这样的姿势。他双手交叉搁在肚子上，机械而飞快地一上一下转动着两个拇指，眼睛盯着这手指头的简单游戏。

“您倒是给我讲讲亚当的好处啊！”克莱芒蒂娜大声嚷道，“您是了解他的，告诉我他并不是一个轻浮的人呀！”

这一声叫喊非同寻常。

“现在该在我们之间设立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了，”可怜的帕兹暗暗想道，同时编出一个很有英雄气概的谎言，他高声说道：“好处？我太爱他了，您不会相信我的，我不可能对您讲他的坏话。因此……夫人，我夹在你们俩之间是很为难的。”

克莱芒蒂娜低下头，眼睛看着帕兹为她擦得铿亮的皮鞋

鞋尖。

“你们这些北欧人，你们只是体力上勇敢，真到下决心时却缺乏坚定的意志，”她喃喃地说。

“您一个人留在家里准备干什么呢，夫人？”帕兹装出天真无邪的样子问道。

“怎么，您不陪我吗？”

“原谅我要告辞了……。”

“怎么！您上哪儿？”

“我要去看马戏，今晚在爱丽舍田园大道开始演出①。我是非去不可的……。”

“为什么呢？”克莱芒蒂娜问，一边用有些愠怒的眼色盘问他。

“我得向您泄露我心中的秘密了，”他红着脸继续说，“可是至今我还没有告诉亲爱的亚当，他还以为我只爱波兰呢！”

“啊！我们高贵的上尉有秘密？”

“您会认为这是一件不名誉的事，而且会劝阻我。”

“您，不名誉？……”

“是的，我，帕兹伯爵，我如痴似狂地热恋着一个姑娘。她原来跟着布托尔一家在法国走江湖，这些人搭了一个类似弗朗柯尼②的马戏班子，但只在集市上演出！后来我让奥林匹

① 自一八三五年起，每年从五月到秋末，爱丽舍田园大道都有马戏表演。

② 弗朗柯尼一家是奥林匹克马戏团的创建者。起初在各地巡回表演，后固定在爱丽舍田园大道上奥林匹克杂技剧场演出。

克杂技剧场的经理雇用了她。”

“她漂亮吗？”伯爵夫人问道。

“在我眼里当然漂亮，”他闷闷不乐地接着说，“玛拉迦是她的艺名，她健壮、敏捷而柔软。与社交场中所有的女人相比，我觉得她更可爱，什么原因？老实讲，我也说不清！每当我看她演出，心情就十分激动：她乌黑的头发上扎着一条蓝色的缎带，在她裸露着的橄榄色双肩上飘拂，她身穿镶着金边的白裙和一件丝织紧身衣，简直是一尊活生生的希腊雕像；她脚登一双已经磨损的轻便缎鞋，举着旗帜骑马飞奔，她在军乐声中腾空穿过一个巨大的纸环，搅得纸片满场飞舞，随即又姿态优美地落回那匹奔马的背上，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根本用不着雇人捧场……您说这叫我激动不激动？”

“比舞会上的漂亮女人更使您激动吗？”克莱芒蒂娜用撩人的惊讶口吻问道。

“是的，”帕兹回答，声音哽咽，“在始终充满危险的表演中保持这种令人赞叹不已的敏捷，这种始终如一的优美，在我看来是一个女子最了不起的胜利……是的，夫人，森蒂、玛利勃朗、格里齐、塔格利奥尼、芭斯塔和艾斯莱尔，① 所有这些过去或现在统治舞台的明星，在我看来都不配替玛拉迦解鞋带。玛拉迦能够在风驰电掣的马上跳下蹿上，从马肚左侧钻下去，又从右侧钻出来，象白色的燐火在最剽悍的牲畜周围飞舞，她能够用一只脚尖站在马背上，然后突然跌坐下来，双脚悬垂，

---

① 以上提及的都是著名的女歌唱家和舞蹈家。

而马一直向前飞奔。还有最后一招，她站在没有缰绳的飞马上编织长袜、打鸡蛋或者摊鸡蛋，这时全场轰动，百姓赞不绝口。这是真正的百姓，农民和大兵！从前在剧场前作滑稽表演时，这只可爱的小鸽子能用鼻尖顶几把椅子，她的鼻子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希腊式鼻子。夫人，玛拉迦就是灵巧的化身。而且她力大无比，只需用可爱的小拳头或小脚就能打发掉三、四个男人。总之，她是体操女神。”

“她大概很愚蠢……。”

“喔！”帕兹接着说，“就象《皮克的佩弗里》中的女主人公① 那样好玩，象波希米亚人那样无忧无虑，脑子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她很少考虑未来，就象您扔几个铜板给一个穷人那样不加思索。高尚的情操之类她是不懂的。你永远也不能使她相信，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可以是一位俊美的青年，给她一百万也改变不了她的看法。对一个男人来说，她的爱情永远可以博得他的欢心。她身强力壮，她的牙齿好比三十二颗光泽美丽的珍珠镶嵌在珊瑚上。她的喙——她这样称呼自己的嘴——用莎士比亚的说法，具有小母牛口部的活力和气味。叫许多人饱受折磨！她眼里的美男子是身强力壮的男子，阿道尔夫、奥古斯特、亚历山大式的人物，② 或者耍杂技的艺人

---

① 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皮克的佩弗里》的女主人公是阿莉丝·布里奇诺思，此处所指的显然是同一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弗内拉。

② 阿道尔夫指瑞典王古斯塔夫二世（1594—1632），奥古斯特指波兰王奥古斯特二世（1670—1733），亚历山大可能是指俄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均以体格魁梧著名。

和滑稽演员。她的教练是个卡桑德尔①式的凶狠至极的老家伙，经常打她。恐怕她挨过几千次打才练得这般矫捷、这般优美、这般勇猛吧！”

“您对玛拉迦真是着迷了！”伯爵夫人说。

“玛拉迦只是她在海报上的名字，”帕兹老大不高兴地说，“她住在圣拉扎尔街一个四层楼上的套间里，穿的用的都是绫罗绸缎，生活舒适得象个公主。她过着双重的生活：卖艺生活和美貌女子的生活。”

“她爱您吗？”

“她爱我，……说出来您要觉得好笑……仅仅因为我是波兰人！她总是以版画上波尼亚托夫斯基跳进埃尔斯特河②的形象来看待波兰人的，因为在所有的法国人看来，这条不可能淹死人的埃尔斯特河是一条吞没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汹涌澎湃的河流……所以我在法国这种气氛中生活，实在是非常不幸，夫人……。”

一颗狂怒的泪珠在塔德眼睛里转动，深深感动了克莱芒蒂娜。

“你们这些男人，都喜欢猎奇！”

“那您呢？”塔德问。

---

① 卡桑德尔，意大利喜剧中愚蠢而轻信的老头儿的典型。

② 若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1762—1813)，波兰将军，上文提到的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之侄，从一八〇六年起协助拿破仑征战。在一八一三年莱比锡之役中，他曾掩护拿破仑撤退，但他本人受重伤，在泅渡埃尔斯特河时淹死。在巴尔扎克的时代，有些法国人曾对此史实持怀疑态度。

“我很了解亚当，我敢肯定，他要是遇到象您的玛拉迦那样的杂技女艺人，一定会把我忘掉的。对啦，您是在什么地方遇见她的呢？”

“在圣克鲁，去年九月交易会的时候。她待在挂满幕布的演杂耍的草台一角，她的伙伴们穿着波兰服装，正吵闹得不可开交。我瞥见她一声不响，静悄悄地待着，我看出她内心充满忧伤。一般二十岁的姑娘是不会这样的啊！我就因为这受到了感动。”

伯爵夫人姿态优雅，若有所思，表情几乎是忧伤的。

“可怜，可怜的塔德！”她大声嚷道，然后她带着真正的贵夫人信以为真的神情，狡黠地笑了笑，“好吧，到马戏场去吧！”

塔德拿起她的手吻了吻，一颗热泪落在她的手上，然后他走出屋去。他编造了对一个女骑手的痴情故事，现在应该赋予这个故事一些真实性了。在他编造的故事中，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在圣克鲁，布托尔马戏团的女骑手、有名的玛拉迦，确实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天早上他刚在马戏团海报上看到她的名字。他给了马戏团的小丑一个五法郎的硬币，小丑告诉他，女骑手小时候是捡来的，也许是拐来的。于是塔德进了马戏场，看到漂亮的女骑手。他花了十个法郎，一个临时代管服装的马夫告诉他，玛拉迦真名叫玛格丽特·蒂凯，住在神庙沟街一幢房子的六层楼上。

第二天，帕兹怀着痛苦的心情，前往神庙区寻找蒂凯小姐。夏天，她是马戏团最杰出的女骑手的替角，冬天，她是通俗喜剧里的哑角。

“玛拉迦！”女门房冲进阁楼喊道，“一位漂亮的先生来找您！他正在向夏皮佐打听情况，夏皮佐正跟他磨蹭呢，让我赶紧来通知您一声。”

“谢谢您，夏皮佐妈妈。要是他看见我正在熨我的裙子，多不好啊！”

“没关系！爱屋及乌嘛！”

“是一个英国人吗？英国人可喜欢马呐。”

“不是，我看他象个西班牙人。”

“倒霉！人家说西班牙人可穷了……您留在这里陪我，夏皮佐妈妈，否则我就会象没人照料似的……”

“您找谁啊，先生？”女门房打开房门问塔德。

“蒂凯小姐。”

“姑娘，”女门房装模作样地说，“有人找您。”

一根晾衣服的绳子碰掉了上尉的帽子。

“请问先生有何贵干？”玛拉迦边捡起帕兹的帽子，边问道。

“我在马戏场见到您，您使我想起我失去的一个女儿，小姐，您非常象我的爱洛伊丝，出于对她的怀恋，我想给您一些资助，如果您不反对的话。”

“说哪儿话啊！您快请坐，将军，”夏皮佐太太说，“真没见过这么好的人……真太殷勤了。”

“我不是来献殷勤的，亲爱的夫人，”帕兹说，“我是一个陷于绝望的父亲，只是想找一个跟我女儿相象的人聊以自慰罢了。”

"这么说，以后您就对别人说我是您的女儿喽？"玛拉迦很机灵地问道，一点都没有怀疑他的诚意。

"是的，"帕兹说，"我偶尔来看看您，为了使我的幻觉更完善，我让您住到一套漂亮的房子里去，还有非常讲究的家具。"

"我会有家具？"玛拉迦瞧着夏皮佐太太说。

"还有佣人，"帕兹接着说，"让您过得非常安逸。"

玛拉迦偷偷打量着这个陌生人，问道：

"先生是哪国人？"

"我是波兰人。"

"那么我接受了，"她说。

帕兹临走时答应再来。

"这倒是件严重的事！"玛格丽特·蒂凯望着夏皮佐太太说，"我担心这个人为了实现什么异想天开的念头而来哄骗我。得了！我豁出去啦！"

这次奇怪的会见之后一个月，美丽的女骑手已经住进由亚当伯爵的地毯家具商精心配备的一套住宅，因为帕兹有意让拉金斯基公馆的人谈论他的爱情狂热。对玛拉迦来说，这次奇遇简直是《天方夜谭》①式的，做梦也想不到。她由夏皮佐夫妇服侍，他们既是她的知己，又是她的佣人。夏皮佐两口子和玛格丽特·蒂凯等待着某种结局的到来，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玛拉迦和夏皮佐太太都摸不清这位波兰伯爵搞的是什么名堂。帕兹每周来待一个小时左右，他一直不离开大客厅，

① 《天方夜谭》即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

从来不想进玛拉迦的小客厅，更不想到她的卧房里去。尽管女骑手和夏皮佐夫妇使尽种种伎俩，但他从未踏进过她的房门。伯爵询问一些关于这个江湖艺人的生活琐事，每次都在壁炉上留下两枚四十法郎的金币就走了。

“他看上去很烦恼，”夏皮佐太太说道。

“是的，”玛拉迦回答，“这个男人冷若冰霜……。”

“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啊，”夏皮佐高声说，他为自己能穿上一身蓝色呢料衣服而满心欢喜，他的模样活象一个部长办公室的听差。

帕兹的定期捐赠，等于让玛格丽特·蒂凯每月有三百二十法郎固定收入。这笔钱再加上她从马戏团得到的微薄收入，她的生活与过去的困境相比，已经显得十分阔绰了。马戏团的艺人之间流传着关于玛拉迦交好运的种种奇谈。女骑手出于虚荣，竟把谨慎的上尉为她的住房花掉的六千法郎说成六万。据马戏团小丑们和哑角们说，玛拉迦用的餐具全是银器，而且她来马戏团上班的时候披着漂亮的呢斗篷，围着雅致的肩巾，穿着开司米的衣裙。总而言之，这位波兰人是一个女骑手可能遇到的最大的好人：既不找一点麻烦，又一点不妒忌，完完全全让玛拉迦自由自在。

“有些女人真是运气！”玛拉迦的对手说，“马戏团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是我挣来的，却碰不到她那样的好运。”

玛拉迦戴着漂亮的小圆帽，有时乘车在布洛涅森林招摇过市（烟花女子使用的一个漂亮说法），有些风雅青年已经开始注意她。后来，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开始对玛拉迦说长道

短，对她的幸运极尽诬蔑之能事。甚至说她是梦游者，波兰人则被认为是动物磁气疗法施行者，说他正在寻求点金石。更有甚者，还有人说什么玛拉迦的处境比普绪喀更稀奇古怪。玛拉迦一边痛哭，一边向帕兹转述这些流言蜚语。

"我恨一个女人的时候，"她最后说，"我决不诽谤她，我不会说人家要她接受磁气，想在她身上取得点金石。我说她弯腰驼背就是，并且证明她确实如此。为什么您要连累我呢？"

帕兹始终冷冰冰一言不发。夏皮佐太太终于弄清了塔德的名字和爵位；后来她还从拉金斯基公馆打听到这些毋庸置疑的情况：帕兹是一个单身汉，无论在波兰或法国，他根本没有死去的女儿。玛拉迦听了不禁大惊失色。

"我的孩子，"夏皮佐太太说，"这个怪物……"

一个男人只满足于暗中——偷偷地——瞧瞧玛拉迦这样漂亮的姑娘，既不敢对任何事情表态，也不信赖人，——在夏皮佐太太看来，他就必定是个怪物。

"这个怪物供养您，必定想让您参与某件非法或者犯罪的事情。天杀的，要是您上了重罪法庭，或者——说起来都吓人，我从头顶直凉到脚跟——您上了轻罪法庭①，保管您成为报上的新闻人物……要是我换了您，您猜我会怎么着？嗨！我是您的话，为我自己的安全起见，我去报告警察。"

有一天正当玛拉迦胡思乱想，情绪激动的时候，帕兹在壁炉台的天鹅绒上放下了金币。她拿起金币朝他脸上扔去，说

---

① 夏皮佐太太缺少法律知识，以为轻罪法庭似乎比重罪法庭更可怕。

道："我不要偷来的钱。"

上尉把金币交给了夏皮佐夫妇，从此再也不来了。这时克莱芒蒂娜正在勃艮第她舅舅德·龙克罗尔侯爵的领地上度过最美好的季节。杂技剧场塔德的专座上再也不见他的人影，艺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认为玛拉迦的清高纯属愚蠢，有人则认为她手腕高明。最乖觉的女人听到帕兹的所作所为都感到不可理解。帕兹在一周之内就收到三十七封轻佻女子的来信。而对帕兹来讲，幸亏他惊人的克制态度没有激起上流社会的好奇心，只是引起不三不四的人们说长道短而已。

过了两个月，美丽的女骑手负债累累，给帕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纨袴子弟看来简直是一篇杰作。此信全文如下：

我的朋友，尽管发生了那件引起您误解的事情，我仍然敢于这样称呼您，您会怜悯我吗？一切使您伤心之处决非我的本意。要是我曾经有幸使您觉得在我身旁感到快乐的话，请回来吧……否则我就要陷入绝望了。贫困已经降临，它所带来的难堪，您是不知道的，昨天我只靠两个苏的鲱鱼和一个苏的面包活命。难道这是您情人的饮食吗？夏皮佐夫妇已经离开我，他们从前看上去对我是多么忠心耿耿！失去您以后，我才看清了所谓人情……养一条狗，它还不至于嫌弃我，而夏皮佐夫妇却走了。来了一个执达吏，不问青红皂白把什么都封存了，他是铁石心肠的房产主和连十天期限都不愿给的珠宝商派来的。因为没有你们这些男人作保，信用也就没有了！女人的处境是多么艰难！而她们应当引咎自责的，只不过是贪图快乐罢了。我的朋友，我把稍微值钱的东西全部送进

了当铺。我已一无所有，只剩下对您的怀念。眼看冬季就要到来。冬天我没有津贴，因为通俗剧场一到冬天就上演哑剧，而我在哑剧中几乎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您怎么会误解了我对您高尚的感情呢？归根到底，我们表达感激的方式是相同的啊！您以前看到我生活舒适心里就高兴，现在您怎么能让我陷入困境呢？哦！您是我世界上惟一的朋友，而我又要跟布托尔马戏团走江湖去了，因为这样我至少能混碗饭吃。在这之前，请原谅我冒昧地问您一句，我是否已经永远失去了您。在马戏场上往圈里跳的时候，如果我忽然想起您来，很可能因一步之差而摔断双腿！不论发生什么事情，玛格丽特·蒂凯永远属于您。

玛格丽特·蒂凯

“这封信值得我花一万法郎！”塔德心里想，不禁失声大笑。

次日克莱芒蒂娜回到了家，第二天帕兹见到她，觉得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美丽，更动人。吃饭晚的时候，伯爵夫人似乎对塔德十分淡漠。饭后，上尉走了，伯爵和他的夫人之间出现了极为有趣的场面：刚才塔德装作请亚当出主意的样子，似乎无意地把玛拉迦的信留给了他。

“可怜的塔德！”亚当等帕兹走后向他的妻子感叹道，“一个如此高贵的人竟被一个最蹩脚的江湖艺人所玩弄，真是倒霉！他会失去一切，他将堕落，过不了多久他会变得判若两人的。喏，亲爱的，看看吧！”伯爵把玛拉迦的信递给他的妻子。

克莱芒蒂娜读了这封满是烟草味道的信，做了一个厌恶

的动作，把信一丢。

“不管他给哄骗到什么程度，也该有所察觉了，”亚当说，“玛拉迦一定给他设过好多圈套。”

“他还会去的！”克莱芒蒂娜说，“他会原谅她的。你们只有对这类坏女人才宽宏大量！”

“她们也需要别人宽容，”亚当说道。

“塔德只有待在他自己家里……才能对自己有个清醒的判断，”她接着说。

“嗨，我的天使，你说到哪儿去了，”伯爵起先很高兴能在他妻子面前贬低一下他的朋友，但他并不想把犯错误的人一棍子打死。

塔德深知亚当其人，便要求他“严守秘密”，说是请求亚当原谅他的挥霍，并允许他提取一千埃居供养玛拉迦。

“这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伯爵接着说。

“怎么讲？”

“没有为她花费一万法郎以上，还没给她还债，倒让她写这么一封信来纠缠，作为一个波兰人，这未免……！”

“他会让你倾家荡产的，”克莱芒蒂娜说，语气带着巴黎女子表示不信任时特有的尖刻。

“噢！我了解他，”亚当回答，“他为了我们的利益会甩掉玛拉迦的。”

“我们等着瞧吧，”伯爵夫人接着说。

“为了他的幸福，必要时，我会毫不犹豫地要他离开她。康斯坦丁告诉我，在他们有来往的那段时间里，以前很少喝酒的

帕兹，有时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如果他再这样下去，我会象看见自己的孩子走上邪路一样痛心的。”

“别再说了，”伯爵夫人大声说道，同时又作了一个厌恶的手势。

两天后，上尉从伯爵夫人的举止、声调、眼神里看出亚当泄露秘密所引起的可怕后果。蔑视使这位动人的女子和他之间产生了鸿沟。从此他郁郁寡欢，时时刻刻被这样的念头所折磨：“是你自己让她瞧不起你的呀！”生活使他感到难以忍受，最明媚的阳光在他看来也是灰暗的。不过在这无边苦海的波涛中，他也有欢乐的时刻：他从此可以尽情欣赏伯爵夫人而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她对他已经毫不注意。节日聚会时，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默不作声却全神贯注地瞧着她，不放过她的一举手一投足；当她唱歌的时候，他不错过一首歌曲。总之，克莱芒蒂娜的美好生活维系着他的生命，他可以亲自为她要骑的马洗刷，一心一意为这座富丽堂皇的住宅节省开支，更加忠心耿耿地为这一家的利益效劳。这无言的快乐深深埋藏在他的心底，犹如母亲的欢乐永远不为孩子所知晓：因为，如果不了解内心的某些东西，能够谈得上了解吗？他的爱难道不是比彼特拉克对洛尔的纯洁的爱① 更美吗？彼特拉克的爱情最终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使他获得荣耀，写出登峰造极的诗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和人文学者。一三一二年随家迁居法国阿维尼翁，一三二七年对洛尔一见钟情。一三四八年他得知洛尔死于瘟疫，十分悲痛，为她写了《抒情诗集》。这段佳话后来成为精神恋爱的典型。

篇。阿萨①临死的时候难道不是感到死得其所、与天地共存吗？这种感受，帕兹每天都有，他只不过没有死，也没有流芳百世的价值而已。爱情究竟包含着什么，为什么虽则有无言的欢乐，帕兹仍然忧伤不已？天主教大大提高了爱情的地位，可以说把美德和高尚精神也不可分割地融合进去了。一个人没有引以为荣的优点就没有爱情，在被蔑视的情况下为人所爱是极其罕见的，因此塔德自讨苦吃的创伤使他痛苦不堪。如果让她表示出爱他，然后死去呢？……可怜的情人也许会感到自己没有白活一世。象这样生活在她面前，慷慨大度地为她效劳而不为她所赏识、所理解，他真是宁可回到原来那种提心吊胆的局面。总之，他希望德行能得到报偿。他消瘦了，脸色发黄，常常发低烧，终于病倒。整个一月份他只得卧床，却又不肯看医生。亚当伯爵很为他可怜的塔德担心。伯爵夫人却在小范围内无情地说："随他去好了，你看不出他为奥林匹克②感到内疚吗？"这句话使塔德从绝望中鼓起了勇气，他起床、外出、设法找点消遣，终于恢复了健康。将近二月份的时候，亚当在乔凯俱乐部输掉一笔钱，数目相当可观。因为怕老婆，就来求塔德把这笔钱算在为玛拉迦挥霍的账上。

"说这个江湖女艺人多花了你两万法郎，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只跟我有关系。要是伯爵夫人知道这两万法郎是我赌

---

① 阿萨骑士(1733—1760)，法国奥弗涅团上尉，七年战争期间，他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现敌兵，不幸被俘，他不顾敌方威胁，向法军高呼告警，当场被敌人刺死。伏尔泰在《路易十五时代的故事》中讲到他的英雄事迹。

② 玛拉迦所在的马戏团，此处指玛拉迦。

输的，我就会失去她的尊敬，她会为未来担忧的。”

“又这样，唉！”塔德喊道，不觉长叹了一声。

“喂！塔德，你这次肯帮忙，你就不再欠我的情了。”

“亚当，你以后还要生儿育女，不要再赌了，”上尉劝说道。

几天以后伯爵夫人得知亚当为帕兹慷慨解囊，惊呼道：

“玛拉迦又花了我们两万法郎！以前用去一万法郎，一共三万！还有一千五百法郎的年金，等于我在意大利剧院定包厢的价钱，抵得上很多市民的家产哪！……喔！你们这些波兰人，”她一边说一边在她漂亮的暖房里采花，“你们真是不可想象。你不生气吗？”

“可怜的帕兹……”

“可怜的帕兹，可怜的帕兹，”她打断他的话接着说，“他对我们有什么用？我来管理这个家好啦，我来管！以前他拒绝的一百金路易年金，你现在拿去给他，他爱怎么跟奥林匹克马戏团鬼混都行。”

“他对我们很有用处，一年来他为我们节省的钱肯定在四万法郎以上。总之，亲爱的天使，他替我们在罗特希尔德银行存了十万法郎，换一个总管，早把这笔钱给贪污了……。”

克莱芒蒂娜软了下来，但她对塔德仍然很严厉。几天以后她请帕兹到小客厅里来。一年前在这里她把他跟伯爵作比较，感到大吃一惊。可是这次面对面接见他，却没有发现任何危险。

“我亲爱的帕兹，”她态度随便，带着大人物对其下属既往不咎的姿态说道，“如果您真的如您所说的那样爱亚当，那就

请您办一件他决不会要您办的事，而我，她的妻子，却毫不犹豫地要求您去办……。”

“是关于玛拉迦吧？”塔德话中带刺地说道。

“对了！正是！”她说，“如果您希望跟我们过一辈子，如果您希望我们继续做好朋友，就请您离开她。一个老兵怎么……”

“我只有三十五岁，”他说，“一根白头发也没有哩！”

“可是您很象有了的样子，”她说，“反正一样。怎么一个如此深谋远虑、如此高贵的人……”

她说这句话，意图很明显，是想在他身上重新唤起她以为已经消失的高尚情操。这话听了不免使人难过。帕兹打了一个手势，她稍微停顿了一下，但别人难以觉察。她接着说下去：

“象您这样高贵的人，怎么会孩子似地被人耍了呢？您的艳史使玛拉迦出了名……瞧瞧，连我舅舅都想见见她，而且真的见着了。不止我舅舅一个人，玛拉迦得意地接待所有这些先生们……我一直以为您心灵高贵……哼！离开她，您的损失就那么大，大到不可弥补吗？”

“夫人，如果要我作出某种牺牲来重新取得您的尊重，那是很快就能办到的。但离开玛拉迦并不属于……。”

“如果我是男人，换到您的地位上，我也会这么说的，”克莱芒蒂娜接过话说，“那么好吧，就算离开她是重大的牺牲好了，我们不用为此争吵了吧！”

帕兹走出小客厅，心里真怕会干出什么蠢事来。他压制

不住自己的胡思乱想，便走到户外去散步。虽然天气很冷，他穿得很单薄，前额和脸上却火烧火燎的。“我一直以为您心灵高贵！”这句话一直在他的耳际萦绕，他心想：“不到一年前，听到克莱芒蒂娜的声音，我一个人就能打败俄国人！”他想扔下拉金斯基公馆，到北非骑兵营当兵去，战死在非洲①算了。可是担忧的心理又拦住了他：“没有我，他们怎么办呢？别人很快就会叫他们破产。可怜的伯爵夫人！只要把她的收入降到三万利勿尔一年，她的日子就苦不堪言了！”他心想，“好吧！即便我已失去了她，还是鼓足勇气把好事做到底吧！”

谁都知道，自一八三〇年起，巴黎狂欢节的规模大得惊人，已经具有全欧性质，与从前威尼斯狂欢节相比，更加滑稽，更加热闹。是否因为财富猛减，巴黎人才想出这种集体的娱乐呢？就象他们的俱乐部，实际上是没有主妇、不讲礼仪和花钱较少的沙龙。总而言之，三月份舞会多得很：在这些舞会上，跳舞，嬉闹，纵情欢乐，放浪形骸，滑稽可笑的装扮和风趣的巴黎人种种花样翻新的戏谑，把狂欢节搞得轰轰烈烈。

当时最热闹的地方是圣奥诺雷街，缪萨尔②是这种狂欢中的拿破仑。缪萨尔生得个子矮小，偏巧来指挥震天价响的音乐，其响声不亚于人群的喧闹声；他指挥加洛普舞曲，这是

---

① 指阿尔及利亚，自一八三〇年起，法国在非洲只有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

② 缪萨尔（1793—1859），著名的乐队指挥，经常在通俗音乐会和舞会上担任指挥，当时很受欢迎。

巫魔夜会的轮舞曲，奥贝尔① 的杰作之一。加洛普舞曲只是在《古斯塔夫》② 中的大加洛普舞曲上演后才成型并具有其诗意的。五十年来，一切如梦境般地飞速而过，这规模宏大的终曲难道不是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象征吗？

严肃的塔德，当他得知全身化装的伯爵夫人要和其他两位年轻夫人一起，在她们丈夫陪同下去观看最热闹的缪萨尔舞会的奇异场面时，他心中爱恋着一个纯洁无瑕的神圣形象，却去找狂欢节舞蹈皇后玛拉迦，约她到缪萨尔舞会去通宵跳舞。一八三八年封斋节前的星期二凌晨四点，伯爵夫人裹着带风帽的化装黑色长外衣，坐在那间巴比伦式大厅的阶梯形台阶上。瓦朗蒂诺③ 指挥的乐队一开始演奏，她就看见塔德化装成罗贝尔·马凯④，带着女骑手跳轮舞。女骑手穿着蛮人的服装，头插羽毛，象一匹野马似的，在人群中上蹿下跳，活象一团燐火。

"啊！"克莱芒蒂娜对她的丈夫说，"你们这些波兰人，你们都是些没骨气的人。听了塔德的话，谁能不相信他呢？他已经向我许下了诺言，可是他不知道我会来这里，我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他却瞧不见我。"

几天以后，她请帕兹一起用晚饭。饭后，亚当让他们俩单

① 奥贝尔（1782—1871），法国作曲家，曾任巴黎音乐学院院长。

② 即奥贝尔作曲的《古斯塔夫三世》（1833）第五场（即终曲），又名《假面舞会》，很有名，经常单独演出。

③ 瓦朗蒂诺（1785—1865），歌剧院的乐队指挥。

④ 罗贝尔·马凯，音乐剧《向阳山坡的客栈》中的主人公，著名的强盗典型。勒迈特（1800—1876）在剧中扮演这个人物，大获成功。

独留下，克莱芒蒂娜对塔德严加训斥，让他明白，她再也不愿意留他寄居了。

“好吧，夫人，”塔德恭顺地说，“您说得对，我的确是一个无耻之徒，我说话不算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及时离开玛拉迦，想拖到狂欢节以后……，说老实话吧，这个女人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以致……”

“这个被警察赶出缪萨尔舞会的女人，她跳的是什么舞哟！”

“我同意，我认错，我离开您的家好啦。不过您是了解亚当的。如果我撒手不管你们的财产，您可得多多费心。虽说我在玛拉迦问题上有毛病，可我一直关注着你们的产业，管理你们的下人，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所以，请您允许我看到您能够接管之后再离开您。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三年，不会再象度蜜月时那样乱花钱了。现时的巴黎女子，哪怕是爵位最高的贵人，都十分精通理财和持家……。就这样吧！待到我对您的能力，更主要的是对您办事的果断感到放心的时候，我就离开巴黎。”

“这才是华沙的塔德，而不是马戏团的塔德说的话，”她回答说，“等您恢复常态之后再回到我们这里来。”

“恢复常态？……永远恢复不了，”帕兹说着低下眼睛，望着克莱芒蒂娜美丽的双脚，“您不知道，女伯爵，这个女人说出话来妙趣横生，出人意料。”说到这里，他已经感到快失去勇气了，于是赶紧补充道：“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女人，没有一个及得上这个天性坦率、如同小动物一般的女子……。”

“问题是我最讨厌带野性的东西，”伯爵夫人说着，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那眼光犹如发怒的毒蛇。

从这天上午起，帕兹让克莱芒蒂娜知道所有的事务，成了她的家庭教师，他让她了解理财的艰难，东西的真实价格，指点她怎样才能不让别人过多地占便宜。她可以指靠康斯坦丁，让他给她当管家，因为塔德已经把康斯坦丁训练出来了。到了五月，他认为伯爵夫人已经完全能够管理家财，因为她是个有眼光的女人，头脑敏锐，天生是当主妇的材料。

塔德非常自然地造成了这一局面，谁知又出现了一段对他来说极其可怕的曲折，他的痛苦并不如他原来设想的那样容易忍受。可怜的情人没有料到会发生意外，然而亚当突然病倒了，病得很重，塔德没有走成，当了他朋友的看护。上尉尽心服侍，不顾疲劳。一个女人如果有兴趣运用深刻的洞察力，便能从上尉的英雄行为中看出，这是高尚的人为了压制自己不自觉产生的邪念而对自己采取的某种惩罚。但是女人们要么洞察一切，要么什么也看不见，这取决于她们的心理状态：爱情是她们唯一的明灯。

四十五天中，帕兹看守、护理着米日拉，一点也看不出他思念玛拉迦。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从来不想她。克莱芒蒂娜见亚当垂危，但还没有断气，便请来了所有最著名的医生。

“如果他能得救，”医生中最博学的一位说道，“那只能是上天的力量了。得靠照料他的人掌握时机，助天一臂之力。伯爵的生命掌握在看护他的人手里。”

塔德去将这个判决通知克莱芒蒂娜。她坐在一座中国式

的亭子里，一则休息休息，消除疲劳，二则让医生们自由自在地讨论，不受拘束。从小客厅到中国式亭子所在的岩石小丘，有一条黄沙小路，迷恋克莱芒蒂娜的帕兹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着，犹如到了但丁所描写的地狱深渊。这个不幸的人从没想过有可能成为克莱芒蒂娜的丈夫，他忧心如焚，愁眉不展。他走到克莱芒蒂娜跟前，痛苦得脸都变了样。墨杜萨①般可怕的脸色显出他绝望的心情。

"他死了吗？……"克莱芒蒂娜问道。

"他们说他没有救了，至少，他们让他听天由命。您不必去，他们还在那儿，可是毕安训本人也在收拾听诊器，准备走了。"

"可怜的人！我在想，是否有时候我也折磨过他，"她说。

"您使他很幸福，这方面您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塔德安慰道，"您对他是宽宏大量的……。"

"我的损失大概是无法补救的了。"

"不过，亲爱的，假定伯爵不幸去世，难道您不曾对他有所评判？"

"我并不是神魂颠倒地爱他，"她回答说，"而是象一个妻子应该爱她丈夫那样爱他。"

"那么，比起失去另一种男人，您的遗恨可以少一些，"塔德以一种克莱芒蒂娜从未听见过的语气说，"如果您所失去的男人是你们女人的骄傲，是你们的爱情和你们的整个生命，那

① 墨杜萨，希腊神话中满头毒蛇的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情况就不同了。对我这样的朋友，您完全可以实话实说……而我，我会怀念他的！……早在你们结婚之前，我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我为他牺牲了我的一生。要是他死了，我活在这世界上就没多大意思了。而对一个二十四岁的寡妇来讲，生活依然是美好的。”

“嗨！您很清楚，我谁也不爱，”她突然不胜痛苦地说。

“您还不知道什么叫爱，”塔德说。

“哦！丈夫终究是丈夫，我是相当明智的，我情愿要我可怜的亚当那样一个孩子，而不要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快三十天了，我们心里一直在想：‘他能活下来吗？’这种肯定与否定的交替，使我象您一样作好了失去他的思想准备。我可以坦率地对您说，唉，要是可能的话，我宁愿用我的生命去换取他的生命。在巴黎，一个独身的女人难道不是很容易在破产者或败家子的虚情假意面前上当受骗吗？所以我祈祷上帝给我留下我的丈夫，他百依百顺，心肠极好，很少麻烦人，而且已经开始怕我。”

“您很实在，我更加喜欢您了，”塔德说着，拿起克莱芒蒂娜的手吻了吻，她没有反对。“在如此重要的时刻，能遇到一个毫不虚伪的女子真是难能可贵。我可以推心置腹地跟您谈谈。让我们想想未来，好吗？假如上帝没有倾听您的祈祷，那么我时刻准备向上帝呼救：‘留下我的朋友吧！’这五十个夜晚并没有使我的视力衰退，哪怕再照料三十个日日夜夜，夫人，您尽管睡好了，有我看守呢。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说，可以通过精心照料救活他的话，我定能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要是

您和我竭尽全力仍然无效，伯爵死了，那么，如果有人爱着您，啊，如果一个配得上您的多情而刚强的人深深爱着您的话……”

“我也许曾经非常渴望有人爱我，可是我没有遇见过……。”

“也许您理解错了……”

克莱芒蒂娜双眼死死盯着塔德，揣测他说这句话并非出于爱情，而更多是出于贪财的思想，所以鄙视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然后用高、中、低三种声调向他狠狠吐出“可怜的玛拉迦”几个字，惟有贵妇人才会运用这种表示蔑视的特殊语调。她站起身来，任由塔德昏倒在地，因为她头也不回，向小客厅昂然走去，上楼到亚当的卧房去了。

一小时之后，帕兹回到病人的房间。他精心照料着伯爵，就象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一样。从这个致命的时刻起，他变得沉默寡言了。再说，他要与病魔搏斗。他的英勇善战博得了医生们的称赞。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能看到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好比是两盏点燃着的明灯。他对克莱芒蒂娜没有流露出任何一点怨恨。她向他表示谢意，他只是听着而没有接受，他好象成了聋子。他心里想：“她将受我救亚当一命之恩！”这句话，可以说他是用自己光芒四射的行动写在了病房里。到了第十五天，克莱芒蒂娜支持不住，不得不减少她的护理时间，否则她要累垮了。帕兹却不知疲倦。八月底，他们的医生毕安训终于对克莱芒蒂娜说，伯爵的性命保全下来了。

“喔！夫人，根本不应该谢我，”他说，“没有他的朋友，我

们是救不活他的！”

中国式亭子里那可怕的一幕发生后的第二天，德·龙克罗尔侯爵来看望他的外甥女婿，因为他就要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前往俄国。前一天受到致命打击的帕兹，悄悄向外交官说了几句话。后来，亚当伯爵病愈后第一次偕夫人乘敞篷四轮马车出游的那天，在马车正要离开台阶的时候，一个传令兵走进宅邸的院子，求见帕兹伯爵。坐在马车前座的塔德转过身去，原来是一封打着外交部印章的信。他迅速把信放进礼服口袋，动作之快使克莱芒蒂娜和亚当无法问及此事。不可否认，在有教养的人中有一种不开口的语言技巧。但是车到马约门的时候，亚当还是利用自己大病初愈的特殊地位——不管他怎么任性，别人总得让他三分——对塔德说：“咱们两个情同手足的朋友之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你知道电报内容的话，就快告诉我，我非常想知道。”

克莱芒蒂娜心里有气，瞧着塔德对她丈夫说：“两个月来他一直跟我赌气，我才不想追问他哩！”

“哦！我的天哪！”塔德回答说，“反正我阻止不了报纸发表这件事，我不妨向你们说出这个秘密：承蒙尼古拉皇上恩典，任命我为远征希瓦①的部队中一名上尉。”

“你去吗？”亚当失声叫道。

“我去，亲爱的，我来的时候是上尉，回去的时候依然是上尉……再待下去，玛拉迦可能会叫我干出蠢事来的。明天我

① 希瓦，中亚细亚一个独立汗国，在今乌兹别克境内，一八三九年十一月，沙皇曾派远征军侵犯这个国家，次年夏败退。

和她一起吃最后一顿晚餐。如果我九月份不动身去圣彼得堡，就得走陆路①。我不是富人，我还得留一小笔款子给玛拉迦，好让她独立生活。怎么可以不照顾唯一能了解我的女人的前途呢？玛拉迦认为我伟大！玛拉迦认为我英俊！玛拉迦也许对我不忠诚，但是她深深地……”

“钻进您的脑子里，然后非常准确地落回到她的马背上，”克莱芒蒂娜尖刻地说。

“啊，您不了解玛拉迦，”上尉话带挖苦，眼带讥讽，使克莱芒蒂娜陷入了沉思和不安。

“永别了，美丽的布洛涅森林的小树，在这儿散步的有巴黎女子，也有似乎重新见到了祖国的流亡者。我知道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小姐小径和夫人大道上郁郁葱葱的树木，再也看不见圆形空地的洋槐和雪松……在那亚洲的边缘，我将按照我愿为之效力的伟大皇上的意图行事，凭着勇敢，凭着拿生命冒险，我也许能够成为一支部队的指挥官，那时我或许会怀念爱丽舍田园大道，因为在这里，有一次您曾让我上车坐在您的身边。总之，我将始终怀念玛拉迦的严厉苛刻，我现在所说的那个玛拉迦。”

他说这句话的态度，使克莱芒蒂娜不寒而栗。

“那么您很爱玛拉迦喽？”她问道。

“我为她牺牲了我们永远不肯牺牲的荣誉……。”

“什么荣誉？”

---

① 九月份可以走海路。

“啾……我们愿付出任何代价在我们的偶像眼中保持的荣誉。”

回答完这句话，塔德便不再开口，只是在经过爱丽舍田园大道的时候，他才打破沉默，指着一所木板房子说：“瞧！这就是杂技剧场！”

晚饭前他抽空前往俄国大使馆，然后又到外交部。第二天清晨伯爵夫人和亚当尚未起床，他已动身去勒阿弗尔了。

“我失去了一位朋友，”亚当听说帕兹伯爵已经离去，热泪盈眶地说，“一位真正具有这个词的涵义的朋友。他象逃避瘟疫一般逃离我的家，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何在。我们两个朋友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吵翻吧，”他死死盯着克莱芒蒂娜说道，“不过他昨天关于玛拉迦那一席话……其实他从来没有碰过这个姑娘的一个手指头。”

“你怎么知道呢？”克莱芒蒂娜问。

“我自然好奇，去见了蒂凯小姐。可怜的姑娘至今不明白塔德为什么绝对不肯亲近她……”

“够了，先生！”伯爵夫人说完就回到自己卧房去了。她暗自寻思：“莫非我受了某个高尚骗局的愚弄？”

刚想到这儿，康斯坦丁进来，交给她以下这封信，那是塔德在夜间草草写成的。

伯爵夫人：到高加索去送死，还要同时带走您对我的蔑视，这太过分了。既然一死了之，我就一了百了吧。我第一次见到您，就爱上了您。这是对女子的一种始终如一的热恋，即便女方不忠也依然如故。选中您、娶您为妻的亚当是我的恩人，我很贫穷，我心

甘情愿和忠心耿耿地为你们当管家。在这极度的不幸中，我发现了最甜蜜的人生。在你们家充当一个不可缺少的齿轮，知道自己对你们的豪华阔绰和安逸幸福有所贡献，这就是我快乐的源泉。如果说为亚当效劳给我的心灵带来极大的满足，那么，当这一切劳碌的起因和成果都是为了自己所热恋的女子时，情形又当如何，您就可想而知了。我领略了爱情中母性的欢乐；我就这样接受了生活的安排。我好比大路上的穷人，在您美丽庄园的边界上用石头砌了一间陋室，而不向您伸手求乞。虽然贫穷和不幸，虽然因亚当的幸福而眼花缭乱，我却成了施与者。啊！这种爱情好似护守天神的爱那样纯洁，时时刻刻卫护着您；您睡觉的时候，他看守着您；您走过的时候，他爱抚地瞧着您，他这样活着感到很幸福。总之，对这个可怜的流亡者来说，您就是祖国的太阳。此刻他含着眼泪给您写信，怀念着最初那些时日的幸福。我十八岁那年，得不到任何人的怜爱，我把华沙一个妩媚动人的女子当作理想的情妇，在她身上寄托着我的思念和我的向往，她成了我朝思暮想的皇后！可是这个女人对此一无所知。何必要告诉她呢？……我！我爱着我心上的人。从我年轻时这段爱情史，您可以想象，我生活在您生活的圈子里，为您刷洗马匹，为您的钱袋寻找崭新的金币，为您安排精美的膳食和盛大的晚会，凭着我的本领使那些比您更富有的人相形见绌，我该是何等幸福！每次亚当对我说："塔德，她要某件东西，"我是多么兴冲冲地在巴黎奔忙啊！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您想在某时某刻有件什么小东西，我常常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坐七小时的马车才能弄到。但为您而奔波，其乐无穷！看到您在花丛中微笑，而您却看不到我，我便忘记了谁也不爱我……总之，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八岁。有些日子，幸福冲昏了我的头脑，我竟在夜里去亲吻您双脚踩过的、对我来说则是您的足迹闪闪发光的地

方。这种举动与我从前神出鬼没地偷吻拉迪斯拉斯伯爵夫人①亲手碰过的门把手一样。您呼吸过的空气香味袭人，我吸进这空气就感到吸入了生命的玉液琼浆。我在这儿宛如处在人们所说的热带，完全沉醉在生机勃勃、充满创造精神的腾腾热气之中。我必须告诉您上述这些事，才能解释明白我那些不由自主的思想何以表现得那么古怪自负。本来我是至死也不肯向您披露我的秘密的！您大概还记得，有几天您非常好奇，创造奇迹的人终于引起了您的注意，您很想见见他。当时我以为，原谅我，夫人，我以为您会爱上我。您的深情厚意，您那可能为情人所误解的目光，在我看来，对我太危险了，因此我为自己物色了玛拉迦。我知道女人对这类私情是绝不能饶恕的；我正是在发现自己的爱情必然要泄露的时候，物色了这么一个人物。现在您怎样蔑视我都可以，而以前您毫不留情地鄙视我，我却是冤枉的。不过我可以肯定，您姨母将伯爵带走的那天晚上，如果我向您倾诉了上述那些想法，话一说出口，我就会象一只被驯服的老虎又咬住了活的动物，一感觉到血的热气，就……。

于子夜

写不下去了。那时的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是的，当时我如醉若狂。我从您的眼中看到了希望，我的眼睛本会放射出胜利和红旗的光芒，并且迷住您的双眼。我设想了这一切，真是罪过，也许我想错了。惟有您对那可怕的一幕拥有发言权，我在那一幕中，终于压制住了爱情、情欲。这两种人类最不可战胜的力量，却被那应当永世长存的感恩心理冰冷的手压下去了。您那残忍的鄙

① 拉迪斯拉斯系波兰王族。

视惩罚了我。您向我表明，对一个人的厌恶和蔑视是很难改变的。我如痴似狂地爱着您。即便亚当死了，我也会离开；现在亚当已经得救，我更应当走开了。不能把朋友从死神手中夺回后再去欺骗他。再说，我的出走也是为了惩罚我曾经产生过的一个念头：医生对我说他的生命取决于看护他的人时，我曾产生过让他死去的念头。永别了，夫人。离开巴黎，我失去了一切。而您没有忠于您的塔德在身边，却毫无损失。

忠于您的

塔德·帕兹

"我可怜的亚当认为他失去了一个朋友，那么我失去了什么呢？"克莱芒蒂娜心想，她沮丧地垂下头，眼睛凝视着地毯上织出的一朵花。

就在同时，康斯坦丁也偷偷交给伯爵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我亲爱的米日拉，玛拉迦什么都对我说了。为了你的幸福，你去拜访女骑手的事，千万不要向克莱芒蒂娜透露一个字，并且始终让她相信玛拉迦花了我十万法郎。从伯爵夫人的性格来看，她不会原谅你输钱，也不会原谅你私访玛拉迦。我不去希瓦，而是去高加索。我心情很忧郁。从我这次赴任的情况来看，三年之后，我要么成为帕兹亲王，要么战死疆场。永别了，我从罗特希尔德银行提取了六万法郎，我们俩现在两讫了。

塔　德

"我真蠢！刚才我差点儿没断送自己，"亚当心想。

塔德出走，三年过去了，报纸还没有提到什么帕兹亲王。

拉金斯卡伯爵夫人极其关心尼古拉皇帝的远征，她内心已经是一个俄国人，她贪婪地阅读来自俄国的每一条消息。每个冬天总有那么一、两次，她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俄国大使："我们可怜的帕兹伯爵现在怎么样啦，您知道吗？"

咳！这些所谓目光敏锐、聪颖绝伦的巴黎女子，她们之中的大多数经常在帕兹式的人物身边来来去去，却对他们视而不见。是的，不止一个帕兹被埋没了，这种事想起来是多么可怕！即使他们受到爱恋也仍然得不到赏识。上流社会中就连最单纯的女子也要求最伟大的男子有点儿江湖骗术，似乎最美的爱情要是纯朴自然地表现出来便毫无价值，似乎爱情只能置身于华服盛装和金银器皿之中。

一八四二年一月，拉金斯卡伯爵夫人略带忧伤的姿容激起了拉帕菲林伯爵狂热的爱情。此人是当时巴黎最厚颜无耻的花花公子之一。拉帕菲林知道要征服一个由怪物①严密看守的女子困难重重。为了出其不意地把美貌动人的克莱芒蒂娜弄到手，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有点忌妒克莱芒蒂娜的女人身上。她同意为奇袭创造机会。

拉金斯卡伯爵夫人无论怎么聪明，也料想不到会有这等卑鄙出卖的事。她冒冒失失地跟着这个所谓女友去参加在歌剧院举行的假面舞会。拉帕菲林使出浑身解数引诱克莱芒蒂娜。将近凌晨三点，她跳舞跳得心醉神迷，答应跟他去用夜宵。她正准备登上那位所谓女友的马车的关键时刻，一只有

① 狮头、羊身、龙尾的吐火怪物，此处指亚当。

力的手将她抱住。尽管她高声叫喊，还是被抱进她自己的马车。车门敞开着，但她并不知道她的马车就停在这里。就在这时，克莱芒蒂娜认出了塔德。“他没有离开巴黎！”她失声叫道。塔德看着马车把伯爵夫人拉走，便逃走了。

哪位女子一生中有过这样离奇的遭遇呢？克莱芒蒂娜每时每刻都希望着与帕兹重逢。

一八四二年一月于巴黎

沈志明 译

夏娃的女儿

献给博洛尼尼伯爵夫人

（维梅卡蒂小姐①）

夫人，还记得吗？有个在米兰旅行的人，他和您交谈时便如同回到了巴黎，得到莫大的乐趣。倘若您还记得这段往事，那么，今天他为了在您身边度过那么多美好的夜晚而把他的一部作品奉献给您以表谢意，您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他请求您用您的姓氏保护这部作品，正如过去这个姓氏曾保护了一位深受米兰人喜爱的古代作家②的好几个短篇小说。您也有一个欧也妮③，已经长得很美，从她那聪颖的微笑可以看出，她从您身上继承了女性最可贵的禀赋。我相信，这部小说里的欧也妮未能从她可悲的母亲那儿得到的种种童年幸福，您的欧也妮必定

---

① 欧也妮·维梅卡蒂·塔迪尼(1810—1876)，即博洛尼尼伯爵夫人，巴尔扎克于一八三七年在米兰与她相识。

② 大约是指意大利短篇小说家M·班戴洛（1485—1561）。——原编者注。

③ 指伯爵夫人的女儿欧也妮·博洛尼尼。

都能得到。您瞧，世人都说法国人轻浮、健忘，而我却象意大利人那样忠贞不渝，铭记往事。当我写着欧也妮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的思绪常把我带回到那仿大理石建造的凉爽客厅，或是维可罗·德·卡比西尼街的小花园，它们曾听到过可爱的欧也妮的笑声，还有我们俩的争论和我们讲述的故事。如今，您已经离开科尔索大街，迁居特雷·莫纳斯泰里。您在那儿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能想象。在我心目里，您仿佛不再置身于精致的摆设之中（当然，您周围肯定都是这些精美的东西），而是象卡洛·多尔西、拉斐尔、提善、阿洛里① 所画的美人那样，她们显得有些抽象，因为离我们太遥远了。

如果这本书能越过阿尔卑斯山，它将向您证明作者对您的深切感谢和敬意。

您谦卑的仆人

德·巴尔扎克

晚上十一点半光景，在圣三会教士新街的一座华丽宅邸里，有两位少妇坐在小客厅的壁炉前。客厅四壁张挂着色泽柔和的闪光蓝丝绒壁幔，这是法国纺织工业近几年来的新产品。称得上是真正艺术家的裱糊安装师给门窗配上了和壁幔同一色泽的柔软的开司米帘子。一盏镶着绿松石的银质吊灯

① 提善（1490—1576）、阿洛里（1577—1621）以及前面提到的卡洛·多尔西、拉斐尔，都是巴尔扎克心目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巴罗克绘画艺术的代表。

用三根精巧的链子吊着，从天花板中央一个漂亮的圆形花饰正中垂下来。小客厅的所有陈设，直至最细微的地方，都是按同一格调布置的，连天花板也裱着蓝色丝绸，上有一条条折成褶裥的白色开司米长带，如星光般向四处辐射，然后以相等的距离垂在壁幔上，并用珍珠结子扣住。脚下是温暖柔软的比利时地毯，厚得象草坪，亚麻灰的底色，上面织着蓝色花簇。家具全是用红木整料按古时最美的式样雕制，其富丽的色彩与小客厅那种素淡的、在画家看来也许有点过于朦胧的基调互相烘托。椅子和安乐椅的靠背全蒙着绣有蓝花的白丝绸，四周镶着精雕细刻的红木叶丛，看上去就象一幅幅玲珑精致的绘画。窗户两侧有两个多层搁架，上面陈列着无数珍贵的小摆设，全都是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工艺品中的奇葩。宝蓝色的大理石壁炉台面上，摆着奇妙的古萨克森瓷器，表现一些牧羊人手持精美的花束去参加那永远不散的婚礼，这是一种德国风格的中国工艺品。这些瓷器围成一圈，中间是一台白金座钟，用乌银镶嵌着阿拉伯图案。壁炉上方闪耀着一面威尼斯棱边镜，镶在饰有浮雕的乌木镜框里，可能本是某个古老的皇家宅邸之物。两张花几上放着几盆色彩暗淡的奇花异卉，这是温室里培育出的弱不禁风的娇贵者，却又是植物界的珍品。这间小客厅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却又缺乏生气，仿佛在等待出售似的。在这儿，你不会看到反映出主人幸福的那种调皮任性的杂乱无章。然而此时此刻，这儿的一切倒很协调，因为两位少妇正在哭泣。客厅的每件东西都象在忍受着痛苦。宅子的主人名叫费迪南·杜·蒂耶，是巴黎最富有的

银行家之一。这名字就能说明为什么客厅的陈设如此奢华。而从客厅也可以看出整个宅子的概貌。虽然杜·蒂耶是个弃儿，又是暴发户（天晓得他是怎么发迹的），却在一八三一年娶了德·格朗维尔伯爵的小女儿。德·格朗维尔是法国司法界一位知名人士，七月革命后成了贵族院议员。杜·蒂耶出于野心攀了这门亲事，他所花的代价是在婚约上签收了他并未收取的奁产，其数目与许配给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伯爵的大小姐的嫁资同样可观。当初，德·格朗维尔家正是因为出了那笔巨额嫁资才得以和德·旺德奈斯家联姻的。这样，贵族给法官造成的损失由银行家弥补了。要是德·旺德奈斯早知道，他三年后将成为某个自称为杜·蒂耶①的费迪南先生的连襟，那么他也许不会娶他现在的妻子；然而谁能在一八二八年末预料到一八三〇年事件②给法国的政治形势、财产状况、道德风尚带来的奇怪动乱呢？谁要是当时对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伯爵说，在这场社会地位的大变动中他将失掉贵族院议员的桂冠，并说这顶桂冠将戴在他岳父的头上，那么他就会被看成是疯子。

杜·蒂耶太太蜷缩在炉边一张矮椅里，神态专注。她温

---

① 巴尔扎克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一书中概述了这个人物的身世。杜·蒂耶原是个私生子，他妈妈——一个被引诱失身的乡下姑娘——生下他后就投河自尽了。他从小由本堂神甫抚养，长大成人后，他向政府申请用出生地杜·蒂耶做了姓氏，这样，从姓氏看，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贵族之后。

② 即七月革命。

存地把姐姐的一只手贴在自己胸口上，不时地亲吻它。她姐姐就是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夫人，社交界把教名和姓氏连在一起称呼伯爵夫人，以便把她和她的妯娌侯爵夫人区别开来(侯爵夫人原是封丹纳家的小姐，凯嘉鲁埃伯爵的遗孀，非常富有，后来嫁给了前大使夏尔·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半躺在一张半圆形双人沙发上。另一只手捏着一块手绢，两眼含着泪水，强忍住的抽噎使她透不过气来。她刚才对妹妹倾吐了自己的心事，这种推心置腹的谈话只有手足情深的姐妹之间才能做到，而这两姐妹正是相亲相爱的。当今世上，象她们那样奇特地出嫁了的两姐妹，完全可能疏远、隔膜起来，然而她俩深厚的姐妹之情，为何能在双方丈夫互相蔑视、所属的两个社会集团彼此格格不入的情况下保持不变，从未有过裂痕，也从未蒙上阴影呢？历史学家有必要讲一讲其中的缘由。简要介绍一下她们的童年，也许能说明她们现在各自的境遇。

姐妹俩是在巴黎沼泽区一座阴森森的宅邸里长大的，抚养她们成人的母亲是一个思想狭隘、笃信宗教的妇人。她，正如古话所说，怀着*重任在身之感*，完成了一个母亲对女儿应尽的首要责任。因此，玛丽-安杰莉克和玛丽-欧也妮直到结婚时——老大在二十岁上，老二在十七岁上——还从未走出过母亲严密看管下的家庭圈子。她们从未看过一场戏，巴黎的教堂就是她们的剧院，母亲对她们的管教和修道院里一样严格。从懂事的年龄起，她俩就一直睡在一间与德·格朗维尔伯爵夫人的卧室相通的房间里，房门整夜开着。每天的时光

除了用来梳妆打扮、完成宗教功课以及学习名门闺秀必不可少的课业以外，便是为穷人做些针线活，再就是散步，象英国人在星期天那样一本正经地散步，还不时互相提醒："走慢点，否则我们就象在玩耍了。"她们所学的知识不超过忏悔师规定的范围，而这些忏悔师都是从最不讲宽容、最严厉的教士中挑选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个姑娘在被交给她的丈夫时能象这两姐妹那么纯洁无瑕。她们的母亲把这一点——也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看成是自己尽到了对上帝和世人应尽的义务。两个可怜的姑娘结婚前从未读过一本小说，至于绘画，也只画过一些人像，居维埃①会认为这些人像是完全违背人体解剖学的大作，而且在她们笔下，连法尔奈斯的赫丘利②也会女性化。一位老处女教她们绘画，一位道貌岸然的修士教语法、法语、历史、地理和女孩儿所需要的一点算术。她们的阅读材料都选自经过批准的书籍，如《传教士书简集》③，诺埃尔的《文学课本》等，阅读是在晚上以朗诵的方式进行的，而且必须有伯爵夫人的指导神甫在场，惟恐书中碰到一些段落，若不加以明智的讲解，就会引得她们想入非非。费讷隆的《忒勒玛科斯历险记》④在这些人看来是一本危险的书。格朗维尔伯爵夫

---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通过对各种动物的大量观察提出了基本的解剖学原理。

② 法尔奈斯的赫丘利，指藏于那不勒斯法尔奈斯宫的赫丘利雕像，巴尔扎克把它看作是男性健美的象征。

③ 记述传教士言行的书信集。

④ 《忒勒玛科斯历险记》，费讷隆写的一部教育小说，叙述忒勒玛科斯长途跋涉寻找父亲奥德修的经历。

人相当爱两个女儿，一心要把她们教养成玛丽·阿拉科克①那种天使般的人儿。然而两个姑娘却宁愿要一位德行没有这么高、但却更为和蔼可亲的妈妈。这种教育收到了它的效果：宗教象枷锁一样强加在姐妹俩身上，用严峻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它的种种仪式使这两颗年轻纯洁却受到罪人待遇的心感到厌倦，它压抑了她们的内心感情，它在她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却并不为她们所爱。玛丽姐妹要么将变成傻瓜，要么渴望独立。结果，她们一旦看到了社会，比较了几种思想，就立刻盼望出嫁。不过她们不知道自己有着动人的姿容和美好的品德。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天真老实，又怎能认识生活呢？她们既没有抵御灾难的武器，也没有评价幸福的经验，身居牢笼般的家庭，她们只能从自身得到安慰。夜晚悄声的倾诉，或是白天趁母亲走开的片刻交谈的几句话，有时包含了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思想。两人常常避开众人的视线，互相瞥一眼来交流感情，这一瞥真抵得上一首辛酸伤感的诗。仰望晴朗的天空，闻闻花儿的芳香，手挽着手在花园里兜上一圈，这些小事都能给她们带来无上的乐趣。完成了一幅刺绣也能使她们的心田充满纯真的欢愉。和她们的母亲交往的那些人非但不能启迪她们的心灵，鼓舞她们的精神，反而使她们思想阴郁，心情悲伤，因为这些人都是古板、生硬、毫无风趣的老妇人，闲谈的内容不外乎传教士与指导神甫之间的区别，自己身上的小

① 玛丽·阿拉科克（1647—1690），圣母往见会的信女，专门在巴黎圣心院宣传对耶稣的虔诚。

病小痛，以及连《每日新闻》和《宗教之友》[1]都不会留意的宗教方面的琐事。至于那些男客，他们的面容是那么冷漠而愁苦，连最炽烈的爱情之火在他们面前也会熄灭。这些人都到了一定的岁数，这时男人一般都变得郁郁寡欢，只对饮食的好坏有感觉，专贪图生活上的舒适。由于只知道履行宗教义务，例行宗教仪式，他们的心已经枯萎了。他们常常整晚整晚默不作声地打牌。这帮人形成了一个严峻的、古犹太法庭似的圈子，维护着母亲制定的家规，两个小姑娘则被排斥在外。她们非常憎恨这些两眼深陷、整天拉长着脸的人。然而在这幅阴暗的生活画面上却明晰有力地凸现出一个男人的形象，那就是音乐教师。当时，指导神甫们认为音乐是在天主教会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艺术，因而家里允许两姐妹学点音乐。先是由在附近一所修道院里教视唱练习和钢琴的一位戴眼镜的老小姐来指导她们，枯燥的练习把两个小姑娘累得精疲力竭。后来，大女儿满十岁时，格朗维尔伯爵指出必须聘请一位音乐教师。伯爵夫人本着妇从夫命的准则同意了丈夫的决定，笃信宗教的女人总是把完成义务视为美德。音乐教师是个德国人，天主教徒，是那种年轻时就显得老气而到了八十岁却好象只有五十岁的人。他那两颊凹陷、布满皱纹、肤色黝黑的脸，还保留着某种天真的稚气。坦诚的蓝眼睛炯炯有神，春天般愉快的微笑荡漾在唇边，银灰色的头发象耶稣那样自然地拢着，给他那心醉神迷的表情增添了说不出的庄严，而且会

---

① 《宗教之友》即《宗教及国王之友》报，创办于一八一五年，是一种兼有文学和政治色彩的宗教报纸。

使人对他的性格作出错误的判断：他会带着极其庄严的神情去干一件蠢事。衣服对他来说只是一副必要的外壳，他对此一向不予注意，因为他的眼睛总是望着高高的云天，当然不会去关心物质生活。这位默默无闻的伟大艺术家是那种和蔼可亲而又漫不经心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时间和心血献给别人，就象把自己的手套丢在人家的桌子上，把雨伞丢在人家大门口一样。他的手洗过以后看起来还是脏的。他那衰老的躯干很不平稳地安装在两条弯曲的腿上，仿佛向人们证明，人完全可以把躯体当作灵魂的附属物。总之这是一个奇怪的人，只有一位叫霍夫曼[①]的德国人精彩地描绘过这种人（这位诗人擅长表现那种看来并不存在但却充满生命力的东西）。这就是音乐教师施模克，他早先担任过安斯巴赫总督[②]的唱诗班指挥。有一次接受虔信测试时，人家问他是否守斋，他真想回答"请看看我这副样子就知道了"，但是怎么能跟虔诚的信女和严厉的指导神甫开玩笑呢？

这位童心尚在的老人在玛丽姐妹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两个姑娘对这位一生致力于艺术的天真而伟大的音乐家怀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她们出嫁后，每人给了他三百法郎的终生年金，这笔钱够他付房租、喝啤酒、抽烟和买衣服。靠六百法郎的年金，加上教课的报酬，他过上了伊甸乐园般的日

---

① 霍夫曼（1776—1822），著名的德国文学家和音乐家。

② 安斯巴赫公国于一七〇一至一八〇六年属普鲁士，一八〇六至一八一四年属德国巴伐利亚。因此，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安斯巴赫总督了。

子。在这以前，施模克感到，只有对这两个可爱的姑娘，对这两颗在冷若冰霜的母教和宗教的禁锢下依然绽开的心，他才有勇气诉说自己的贫困和心愿。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施模克的为人和玛丽姐妹的童年。后来谁也不知道是哪位神甫或信女发现了这个流落在巴黎的德国人。当母亲们得知格朗维尔伯爵夫人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了一位音乐教师，都来打听他的姓名和地址。沼泽街上一下子就有三十家聘请了施模克。从此，他穿上了带镀铜扣子和马鬃垫子的皮鞋，经常更换衬衣，这表明他到暮年终于出名了。他那天真汉的快活性格过去为清贫的生活所压抑，现在又跃然于眉宇之间。他会情不自禁地说上几句俏皮话，比如，要是白天泥泞的街道在夜间冻干了，第二天他就会说：小切(姐)们，昨夜毛（猫）把巴尼（黎）的涅(泥)浆给吃掉了。不过他讲的是半德语半法语的土话。能够从他的智慧之花里选择这朵“毋忘我”献给两个天使般的姑娘，他感到非常高兴，因此说这些俏皮话时，他做出一副机敏、风趣的样子，这就使人无法嘲笑他了。他看出两个学生的生活很不幸，便很想叫她们开开心，因此，即便他的样子不是生就的滑稽，他也会故意做出可笑的样子来给她们逗乐；而他那颗善良的心又会使民间最粗俗的笑话变得新颖隽永。用已故圣马丁①的一句富有形象的话来说，他那圣洁的微笑能把污泥镀上一层金。遵照宗教教育中一条高尚的训言，玛丽姐妹每次上完课以后都恭恭敬敬地把老师一直送到住所门口，两

---

① 圣马丁(1743—1803)，法国哲学家。

个可怜的女孩子在那儿对他说几句温存的话，让他感到幸福，她们自己便也感到幸福：她们只有对他才能显露女性的本色！就这样，在她们结婚之前，音乐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另一个天地，正象有人说，俄罗斯农民把梦境当成现实，而把现实看作一场噩梦。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庸俗卑劣的现实生活所侵蚀，不被苦行思想所吞噬，她们整个身心投入了艰难的音乐艺术，直至精疲力竭。然而，醉心于音乐的老农牧神、天主教徒施模克指挥下的天女——"旋律"、"和声"、"作曲"——对玛丽姐妹的辛勤劳动给予了奖赏，并以仙姿绰约的舞蹈为她们筑起了一道防御壁垒。莫扎特、贝多芬、海顿、帕伊西埃洛、西马罗沙、赫梅尔①，还有一些二流音乐家，在她们心灵中激发了千百种感情，但这些感情并未越出贞洁含蓄的范围，却把她们引入了"创造"的天国，任她们在那儿展翅翱翔。每当她们完美地演奏了几个乐章，她们自己也为之深深陶醉，不禁相互握手，相互拥抱，而老师则称她们为他的圣赛西尔②。

玛丽姐妹到十六岁才开始参加舞会，而且一年只有四次，还必须是由伯爵夫人看得上的几家举办的。母亲总是再三训导她们，对邀请她们跳舞的男人应该持怎样的态度，然后才让她们离开自己身边。这些训导是如此严厉，以致实际上她们

---

①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的天才作曲家；贝多芬(1770—1827)，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海顿(1732—1809)，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帕伊西埃洛(1741—1816)，意大利作曲家；西马罗沙(1749—1801)，意大利作曲家；赫梅尔(1778—1837)，德国作曲家和钢琴家。

② 传说中保护音乐家的圣女。

对舞伴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伯爵夫人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她们，似乎要从嘴唇的翕动猜出她们在和舞伴说些什么。两个可怜的孩子赴舞会的打扮是无可指责的：她们身穿长袖细布连衣裙，衣领一直高到下颌，裙子打了无数的褶裥。这种装束不仅遮盖了两个少女优美的体形和风姿，而且使她们看上去有点象埃及的剑鞘。然而这一大堆棉布却遮不住两张因为哀愁而益发显得俊俏的脸蛋儿。她们发现人们都以一种温和而怜悯的目光望着她们，很是气恼。试问，凡是女人，不管她多么老实，谁个不想被人倾慕呢？她们白璧无瑕的头脑从未沾染过任何危险的、不健康的，或仅仅是暧昧的思想；她们的心是纯洁的，她们的手红通通的，她们的身体好得要命。两个姑娘走出娘家大门到市政府和教堂举行婚礼时，就象上帝刚造出来的夏娃那样清白，她们心里记着一条简单然而可怕的嘱咐：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服从她们将要与之昼夜相处的男人。不过她们想，在她们将要被送去的外姓人家过日子，不会比在修道院似的娘家更坏。

她们的父亲，德·格朗维尔伯爵，是个地位很高、学识渊博、清廉正直的法官，尽管他有时也被卷进政治漩涡。那么，为什么他不保护两个女儿免受专制家规的威慑呢？读者可能还记得，伯爵和妻子结婚十年后曾经签约，谈好夫妇分居，各住各的房子。伯爵负责儿子的教育，把女儿交给伯爵夫人去管教。他认为，夫人那套压抑人的教育方法对男孩比对女孩有更大的危险性：两个女孩命中注定要受一种束缚，不是爱情的枷锁，就是婚姻的桎梏，她们失去的东西要比男孩少些，因为

男孩的才智应该得到自由发展，要是受到极端的宗教思想的强烈压制，他们的优点就会被损害而变质。这样，伯爵从四个牺牲品中挽救了两个。伯爵夫人则认为，两个儿子——一个立志当审判官，另一个准备当检察官——太缺乏教养，不能让他们和两个妹妹有任何亲密的关系。可怜的孩子们之间的来往受到严密的监视。再说，每次伯爵把儿子从学校领出来，也尽量不把他们关在家里。两个男孩和母亲以及妹妹一起吃顿午饭，然后伯爵就把他们带到外面去散心：或去艺术品修理铺，或看戏，或参观博物馆，若时令相宜，就去野外郊游，伯爵为他们的娱乐活动提供一切费用。只有逢到家庭的重大节日，如伯爵夫人的生日、新年、学校发奖日等，两个男孩才在父亲的住所留宿。这种时候他们感到很拘束，不敢拥抱两个妹妹，她们被伯爵夫人牢牢看管着，一刻也不能跟哥哥单独在一起。两个不幸的姑娘见到哥哥的机会是那么少，以至兄妹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在男孩回家的日子，不时可以听到伯爵夫人询问："安杰莉克哪儿去了？""欧也妮在干什么？""孩子们在哪里？"一提起她的两个儿子，伯爵夫人就抬起冰冷的、苦修者的双眼，望着天空，象是恳求上帝宽恕她没能把他们从蔑视宗教的邪路上拉回来。她的哀叹或缄默无异于《耶利米哀歌》①中最悲痛的诗章，使两个女孩误以为她们的哥哥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儿子一满十八岁，伯爵便在自己的住所给他们安排了两个房间，并规定他们在一位律师的监督下

---

① 《旧约·耶利米哀歌》，共五章，哀叹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所毁。

学习法律。这位律师就是伯爵的秘书，他负责向两位公子传授将来当法官的窍门。玛丽姐妹俩对兄妹情谊只有抽象的概念。她们结婚的时候，一个哥哥已在远离首都的一个法院当检察长，另一个哥哥也在外省刚刚开始任职，两人每次都因有重大案件要审理，不能参加妹妹的婚礼。有不少家庭，人们满以为它们内部的生活是亲密、团结、和谐的，而实际情况却是：兄弟们远离家庭，为自己的地位和前程奔忙，或被公务缠身；姐妹们则被卷入别人家利害冲突的漩涡。一家成员就这样东分西散，互相遗忘了，他们之间只靠淡薄的回忆来维系，直到家族的荣誉感把他们重新唤回来，或是某项利益又把他们聚在一起，但也可能使他们实际上已经疏远的关系彻底破裂。精神和肉体上都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家庭是罕见的。现代社会的规律是一个家庭分化为几个家庭，它带来的最大灾害就是个人主义。

安杰莉克和欧也妮在深深的孤寂中度过了少女时代。这期间她们很少见到父亲，再说，他每次来府邸一楼伯爵夫人居住的套房时，脸上总是郁郁寡欢。他把在审判席上的一副庄严持重的面容带到了家里。到十二岁左右，两个小姑娘已过了玩布娃娃的年龄，她们开始动脑筋思考，并且已不再取笑老施模克，这时她们才发现了使父亲前额上布满皱纹的原因。她们看出来，在严肃的外表下，父亲有着一副善良的心肠和可爱的性格。她们懂得了，父亲把他在家庭中的位置让给了宗教，他没有得到一个丈夫应该享受的体贴和温存，他对女儿的爱——这是父爱中最微妙的部分——同样也受了伤害。父亲

的痛苦使两个从未得到过温暖的姑娘心里异常难过。有时，父亲和她们一起在花园散步，一只胳臂挽着一个纤腰，让自己的脚步合上孩子们的步伐，走到花丛里时，他会停下来，在她们前额上一一亲吻。这时，他的眼睛、嘴巴乃至整个面部都流露出最深切的同情。他说："我亲爱的孩子们，我知道你们不很幸福，我要及早把你们嫁出去。看到你们离开这个家，我就高兴了。"欧也妮说："爸爸，我们已经打定主意，一有人来求婚，我们就立刻嫁给他。"伯爵叹道："看吧，这就是严厉管教的苦果！本想培养出圣女，反而……"他说不下去了。姐妹俩感到，父亲和她们分手时总是那么依依不舍，偶然在家吃晚饭时，也总是那么疼爱地看着她们。她们虽然很少见到父亲，却打心眼里同情他，而人们往往会爱他们所同情的人。

修道院式的严厉教育促使两姐妹早早出嫁了，共同的不幸把她俩连结在一起，就象丽塔和克里斯蒂娜①从娘胎里就连在一起一样。很多男子为形势所迫而结婚时，都宁愿要一个从修道院出来的、脑子里灌满了宗教信条的女子，而不愿娶一位从小在社交场中受熏陶的姑娘。一个男子要么娶个见识很广的女子，她阅读和评论报上的广告，她同无数年轻人跳华尔兹或加洛普舞，她无戏不看，无小说不读，她学跳舞时膝盖几乎被舞蹈教师的膝盖折断，她蔑视宗教，有一套自己的道德观；要么娶一个象玛丽-安杰莉克和玛丽-欧也妮那样无知而

① 丽塔和克里斯蒂娜是连体双胞胎姐妹，活了八个月，于一八二九年死去，当时的医学报刊对她们的情况有很多报道和评论。

纯洁的姑娘。没有调和折衷的余地。也许，跟前一种女子结婚和跟后一种女子结婚都同样危险。然而，绝大多数男子还没到阿尔诺耳弗[①]的年龄，就宁愿选择一个受过宗教教育的阿涅丝[②]式的女子，而不要未来的赛莉梅娜[③]。

玛丽姐妹都长得娇小玲珑，两人个头一般高，有着同样的纤手秀足。妹妹欧也妮的头发是金色的，象母亲。安杰莉克的头发是褐色的，象父亲。但两人的肤色一样，都是洁白而带有珠光，这说明她们血统纯正，生活优裕。她们的肌肤丰润如茉莉花瓣，也象花瓣一样柔嫩细滑，透出碧玉花纹似的蓝色小血管。欧也妮的蓝眼睛和安杰莉克的褐色眼睛常常流露出一种孩子般的无忧无虑和毫不做作的惊异表情，当眸子在水汪汪的眼眶里茫然转悠时，这种表情便特别明显。姐妹俩的身材都很匀称：两肩略嫌瘦削，但日后会发育得圆滚滚的。她们的胸脯长期被遮盖住，但是，一旦她们的丈夫请她们袒露出来去参加舞会时，那胸脯的完美便令所有的人惊叹不已，这使两位纯洁的姑娘在家里以及在整个舞会上羞得满脸绯红。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姐姐在哭，妹妹在安慰她的时候，两人的手和胳臂已经成了乳白色，两人都已做了妈妈，一个生了个男孩，另一个生了个女孩。小时候，母亲认为欧也妮

---

① 阿尔诺耳弗，莫里哀的喜剧《太太学堂》中的人物，嫉妒和专制的典型。

② 阿涅丝，《太太学堂》中的女主人公，阿尔诺耳弗的监护对象，被视为天真纯洁的女子典型。

③ 赛莉梅娜，见本卷第156页注①。

很调皮，因此对她格外留心和严厉。在这个令孩子们惧怕的母亲眼里，安杰莉克高贵而骄傲，心里充满了豪情，能够自己管住自己，而欧也妮则是个机灵鬼，需要加以遏制。世上有些好人被命运所埋没，他们本应万事如意，但是，仿佛灾星总是折磨他们，不测风云老是拿他们做牺牲品，结果他们一辈子在不幸中度过，最后在不幸中死去。玛丽两姐妹就是这样。欧也妮这个天真快活的姑娘，刚跳出娘家的樊笼，又落入一个专横奸诈的暴发户手中。安杰莉克这个生来准备为爱情进行伟大斗争的姑娘，却被命运抛到巴黎社会的最上层，享受着充分的自由。

德·旺德奈斯夫人两腿半曲，蜷身躺在椭圆形沙发里，脑袋软弱无力地靠在沙发背上，显然，她那婚后六年依然天真无邪的心灵已经受不住偌大痛苦的重压。今天晚上，她只在意大利歌剧院露了一下面就奔到妹妹家来了，发辫里还留着几朵鲜花，其他的花已经和她的手套、绸面皮大衣、手笼、风帽一起散落在地毯上。晶莹的泪珠和挂在洁白的胸脯上的珍珠混在了一起，充满泪水的双眼说明她有难言的痛苦要倾诉。而四周的环境却是如此奢华，这不构成了一幅可怕的图画吗？！伯爵夫人感到没有勇气说下去。

“可怜的姐姐，”杜·蒂耶夫人说，“你对我的婚后生活太不了解，才会想到来向我求救！”

这句话是姐姐刚才猛烈倾倒的苦水从她心底里翻腾出来的，正象积雪融化能掀起深深埋在山涧底的石头一样。听了这句话，伯爵夫人惊愕地看着妹妹——银行家的妻子。她的

眼泪给吓干了，两眼直愣愣的。

“难道你也生活在苦难的深渊里吗，我的天使？”她低声问道。

“我的不幸不会减轻你的痛苦。”

“说出来吧，好妹妹。我还不至于自私到不愿听你诉说！这么说，我们俩还象做姑娘的时候一样，都在受苦罗？”

“可现在我们是分在两处受苦，”银行家的妻子忧伤地说。“我们生活在两个敌对的社会集团里，当你不再到杜伊勒里宫去的时候我反倒得去①。我们俩的丈夫属于两个相反的派别。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银行家的妻子，一个恶棍的妻子，我的宝贝！而你呢，你是一个善良、高尚、心胸宽大的人的妻子……”

“啊！别责怪我！”伯爵夫人说，“一个女人要能责怪我，她自己必须忍受过单调无味的生活带来的烦闷，她必须尝过摆脱了这种生活而一下子进入爱情的天国是什么滋味；她必须体会过，为另一个人而生活，并分享他那诗人的心灵的无限激情是多么幸福，她还必须体会过双重生活的乐趣：一方面和他一起在那争权夺利的世界里到处来去奔忙，为他的忧愁而痛苦，为他的快乐而心荡神驰，在宏伟的生活舞台上大显身手；而与此同时，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平静、冷漠、安详。是啊，亲爱的，常常是心里象海洋一样在翻腾，而身子必须安静地呆在家里，坐在火炉前的沙发上，象你我现在这样。然而，当每时每

① 这个故事发生在七月王朝时期，当时政权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手中，因而杜·蒂耶这样的银行家、暴发户经常出入宫廷，而德·旺德奈斯等正统派贵族却被排斥在外。

刻都有一件重大的事来扰乱你或绷紧你的心弦，当你对任何事都不能无动于衷；当你感觉到自己整个生命系在一次散步上，因为在散步的人群中你会看到一双使太阳黯然无光的明亮的眼睛；当你为一次迟到而心神不安；当你想杀死一个不知趣的人，因为他侵占了使你全身血液沸腾的难得的美好时光的一分一秒；——这时候是怎样的幸福啊！真正的生活多么令人陶醉！啊，亲爱的，在那么多女人祈求激动人心的生活而又得不到它的时候，自己却能这样生活！想一想吧，天真的妹妹，人生只有一个阶段能享受这种诗意，那就是青年时期。再过几年，人生的严冬就要来临了。唉！假如你拥有这些活生生的感情财富而又将失去它……”

听见姐姐翻来覆去赞美这种生活，杜·蒂耶夫人惊恐地用双手蒙住了脸。但看见姐姐泪流满面的样子，她终于说：

“我没有一点想责备你的意思，我亲爱的姐姐。刚才你在顷刻之间往我心里投下的火种，比我这几年来用泪水浇灭了的还要多。是的，我心里认为，我现在过的生活，或许为你刚才所描绘的那种爱情作了最好的辩护。唉，我想，要是我们能多见几次面，就不会处于现在这种境地了。要是你了解我的痛苦，你就会珍视自己的幸福，还会鼓动我进行反抗，而我也可能会得到幸福。你的不幸是偶然的，还能在偶然中得到弥补，我的不幸却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在我丈夫眼里，我不过是他用来炫耀奢华的一只衣帽架，是他野心的标志，是他虚荣心的一种满足。他对我既没有真正的感情，也缺乏信任。费

迪南就象这大理石一样冰冷而光滑，"她一面说一面拍拍壁炉台，"他总提防着我。我要是为自己要点什么，肯定会遭到拒绝；可是，能够满足他的虚荣心、能炫示他财富的东西，我甚至不用要就可以得到：他装饰我的住房，他为我的吃喝花费数量惊人的钱财。我的仆人的服装，我在戏院的包厢，总之凡是人们看得见的，都极尽奢华之能事。为了摆阔，他什么都不吝惜，他可以给孩子的襁褓镶上花边，但对孩子的哭喊却无动于衷，也不知道孩子真正需要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别看我去王宫时满身珠光宝气，别看我出门时佩戴着贵重的小玩意儿，其实一个铜子儿也不在我手里。杜·蒂耶太太也许叫很多人羡妒，人家以为她在金子里游泳，可没有一百法郎是属于她自己的。一个父亲要是不管他的孩子们，就更不会把孩子的妈放在心上。唉，他可真让我感到我是他花钱买来的，我的个人财产（其实并不由我支配）是从他手里抢来的。要是我只需要把他掌握在手里，那么我也许会施展手腕博取他的欢心；可是我被一种奇怪的势力控制着，这势力就是一个公证人的寡妇①，她是个五十多岁、自命不凡的人，她挟制着杜·蒂耶。我知道，只有等她死了，我才能自由。在这儿，我象王后一样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到了午饭和晚饭的时间有人敲钟，就象在你的庄园里那样。我总是在固定的时刻由两个穿号衣的仆人陪着到树林里去散步，也总是在固定的时刻回来。我不能发号施令，而只能接受命令。比如，我正在跳舞或者正看着戏，

① 指罗甘太太，《人间喜剧》中的一个人物。巴尔扎克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写到杜·蒂耶和这位公证人妻子之间的私情。

听差走过来对我说：‘夫人的车子备好了，’我就得在兴致正浓的时候离开。如果我不遵守他给我规定的那套礼仪，他就会发脾气，那可真叫人害怕。这可诅咒的富贵生活使我留恋过去，使我觉得我们的妈妈是个好妈妈，她至少夜里不管我们，我可以跟你谈话。那时候我生活在一个疼我、并且和我一起受苦的人身边；而在这里呢？住在这豪华的公馆里，我却好象置身在沙漠之中。”

听了这番悲惨的诉说，伯爵夫人也抓住她妹妹的手，一面亲吻一面流泪。

“所以，我怎么能帮助你呢？”欧也妮低声对安杰莉克说。“要是他撞见我们俩在谈话，他就会起疑心，他会查问这一个多小时你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就不得不向他撒谎，而在他这样阴险狡猾的人面前撒谎是不容易的，他会给我设很多圈套。好了，别谈我的苦楚了，还是考虑考虑你吧。我亲爱的，你需要的四万法郎对费迪南根本不算一回事，他和另一个大银行家——纽沁根男爵合伙，支配着几百万法郎呢。有时，他们举行晚宴我也在场，他们在晚宴上讲的话真叫人不寒而栗。杜·蒂耶知道我谨慎，他们当着我的面谈话毫无顾忌，深信我是不会张扬出去的。嘿，听了他们的谈话以后，我觉得，与金融界的某些阴谋相比，拦路抢劫和谋财害命可算得上是善行善举了。纽沁根和他不管别人破产不破产，正如我不把他们挥金如土放在心上一样。我常常接待一些受骗上当的可怜虫，这些人正是前一天我听到杜·蒂耶他们谋划着要坑害的人，这些人入伙做买卖，却不知道自己将要在买卖里失掉全部家产。

我真想对这些人说：‘当心！’就象莱奥纳德①对误入匪窟的人说‘当心’一样。可是，如果我说了，会有什么后果呢？所以我不作声。这豪华的公馆无异于歹徒行凶之地。杜·蒂耶和纽沁根恣意挥霍，一千法郎的钞票整把整把地往外拿。费迪南在杜·蒂耶买下了古堡的旧址，准备把它重建起来，还想再买一片树林、几处漂亮的田庄，与古堡连成一片。他说他儿子将成为伯爵，还说，到第三代，杜·蒂耶就是贵族之家了。纽沁根呢，他住腻了圣拉扎尔区的那幢宅子，正在造一座华丽的公馆。他夫人是我的一个朋友……啊！对了，”她叫道，“她也许会对我们有用处，她在丈夫面前敢说敢做，又能支配自己的财产，她能救你。”

“我的小猫咪，我只有几个钟头的时间了，我们今晚就去找她吧，现在就去，”德·旺德奈斯夫人说，一面扑到杜·蒂耶夫人怀里，哭了起来。

“现在都晚上十一点了，我能出去吗？”

“我有车子。”

“你们在这儿谋划些什么呀？”杜·蒂耶说着推开小客厅的门。

他在两姐妹面前装出一副毫无害人之心的伪善面孔。刚才地毯减轻了他的脚步声，加之两位少妇专心在谈自己的事，没听见他的马车进大门。伯爵夫人常在社交界周旋，又享有丈夫给她的充分自由，所以变得越发精明和机灵，而这些本领

① 法国作曲家勒絮尔（1760—1837）根据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改编的歌剧《匪窟》中的人物。

在她妹妹身上却得不到发展，因为妹妹摆脱了严酷的母教后又被专制的丈夫所主宰。伯爵夫人见欧也妮害怕得快要泄露真情了，便忙用一个坦率的回答来给她解围。

“我原来以为我妹妹很有钱，可实际上并非如此。”伯爵夫人说，一面看着她的妹夫。“我们女人有时手头拮据，但又不便告诉丈夫，就象约瑟芬和拿破仑之间一样。我是来求我妹妹帮个忙的。”

“她一定能毫不为难地帮您这个忙，姐姐。欧也妮是很有钱的。”杜·蒂耶说，语气柔和中带着尖酸。

“她有钱也只对您有好处，我的妹夫。”伯爵夫人苦笑着回了他一句。

“您需要多少钱？”杜·蒂耶问。他很想笼络自己的大姨子。

“傻瓜，我不是跟您说过，我们女人不愿意跟丈夫们打交道吗？”伯爵夫人巧妙地回答。她明白他是想控制她。幸亏妹妹刚才对此人的为人作过一番刻画，“我明天再来找欧也妮。”

“明天吗，”银行家冷冷地说，“不行。明天杜·蒂耶太太要到纽沁根男爵家赴晚宴。这位男爵就要当贵族院议员了，他把他在国民议会的位置让给我。”

“那么，您能让她到歌剧院我的包厢里来吗？”伯爵夫人问，她没和妹妹交换眼光，深怕她泄露她们的秘密。

“她有自己的包厢，我的姐姐。”杜·蒂耶得意地说。

“那么，我到她的包厢去。”伯爵夫人回道。

“这可是破题儿第一遭给我们赏光啰！”杜·蒂耶说。

伯爵夫人听出话里有责备的意思，笑了起来。

“您放心吧，这次不会要您破费一个子儿的。”她说，“再见，好妹妹。”

“好放肆的女人！”杜·蒂耶恨恨地说，一面拾起从伯爵夫人发辫上掉下来的那些鲜花，然后又对妻子说：“你应该学学德·旺德奈斯夫人。我真希望你在社交场合能象你姐姐刚才在这儿那么泼辣。可你总是显得那么循规蹈矩，傻里傻气，真叫人难受。”

欧也妮没有回答，只抬眼向天，祈求上帝。

“哼！太太，刚才你们俩究竟在这儿干什么呢？”银行家停了一会儿指着地上的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你姐姐明天要到你的包厢里来？”

可怜的毫无自由的欧也妮惟恐他盘问下去，推说她想睡觉，便走出客厅去卸晚装。杜·蒂耶一把抓住她的胳臂，把她拉到自己面前。枝形镀金银烛台上的蜡烛在两束花之间燃烧着，烛光下，他那灼灼的目光逼视着妻子的眼睛。

“你姐姐是来借四万法郎的，她喜欢的一个男人欠了四万法郎的债，三天之后就要给关进克利希街的监狱①，就象一件宝贝给锁进保险箱一样。”他冷冷地说。

可怜的女人顿时感到浑身一阵神经质的颤抖，但很快克制住了。

“您在吓唬我，”她说，“我姐姐很有教养，又很爱自己的丈夫，才不会对别的男人关心到这种程度呢。”

① 这个监狱当时专门监押负债未还的人。

"恰恰相反，"他无情地答道，"象你们姐妹这样在严格的管束和宗教仪式中长大的女孩子，特别渴望自由，追求幸福，她们在生活中享受到的幸福又永远不如她们梦想的那么巨大，那么完美。这种女孩不可能成为好妻子。"

"您要说就说我一个人，"可怜的欧也妮说，语气中带着悲凉的嘲讽，"请您尊重我姐姐。德·旺德奈斯夫人那么幸福，她丈夫让她那么自由，她不会不依恋他的。而且，如果事情真象您猜测的那样，她就不会告诉我了。"

"事实就是这样，"杜·蒂耶说，"我不许你插手这件事。那个人坐牢对我有好处。我算是把事情给你挑明了。"

杜·蒂耶太太走了。

"她不会听我的。我只要监视她们，就能知道她们干些什么。"杜·蒂耶一个人呆在小客厅里自言自语。"哼，这些蠢女人也想来跟我们较量。"

他耸了耸肩，随后就去找他的妻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去找他的奴隶。

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夫人对杜·蒂耶夫人倾吐的知心话，牵涉到她婚后六年的很多事情，如果不把这些主要的事件作一个简略的叙述，那么，上面一席话对读者来说就不可理解了。

有一些杰出人物曾把自己的命运和复辟王朝拴在一起，然而不幸的是，复辟王朝却把这些人和马尔蒂涅克① 一起排

① 马尔蒂涅克(1776—1862)，复辟王朝时期的自由派议员，一八二八年一月被任命为议长和内务大臣，次年八月被贬黜

斥在政府机密之外，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和另外几个人一样，在查理十世当政的末期被贬到贵族院。这次失宠虽然在他看来是暂时的，但却促使他想到结婚。象许多男人一样，他对青年时期的风流韵事感到腻味，便想以结婚作为归宿。人一生中总有一个时候把社会生活看得特别重。费利克斯有过幸福的日子，也有过不幸的日子，不幸的时候比幸福的时候多，所有一踏入社会便遇到最完美的爱情的人都是如此。这些命运的宠儿变得爱挑剔了。可是，在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比较了各色人物以后，他们渐渐满足于“差不多”，并且在绝对的宽容中寻求清静。别人欺骗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把一切都看透了；他们心甘情愿地与世无争；对一切都有思想准备，他们就不那么痛苦了。尽管如此，费利克斯仍不失为巴黎最英俊、最讨人喜欢的男子之一。在女人面前，他曾特别受到本世纪一位最高尚的女性的推崇，据说，这个女人因为爱他而痛苦地死去了。不过真正训练了费利克斯的还是美丽的杜德莱勋爵夫人。在巴黎，不少女人都认为，费利克斯这个小说主人公式的人物，在情场上的几次胜利倒要归功于那些诋毁他的流言蜚语。他和德·玛奈维尔夫人的恋爱是他风流艳史的尾声。虽然他还算不上是个唐璜，但他从情场上得到的东西与他从政界得到的一样，都是幻想的破灭。最理想的女性和最理想的爱情曾占据和照亮了他的青年时代，这也许是他的不幸，今后他将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女性和这样的爱情了。快到三十岁时，费利克斯伯爵决定以结婚来结束快乐带来的烦恼。他要娶一个在最严峻的天主教环

境里长大的姑娘，在这一点上，他已拿定主意。所以当他得知格朗维尔伯爵夫人如何管教自己的女儿以后，便向她的长女求婚。他自己也曾身受一个专横母亲的折磨，对痛苦的青年时代记忆犹新；因此，即使对方出于女性的羞涩什么也不讲，他也能看出一个少女的心在专制的桎梏下成了什么样子：是变得乖戾、抑郁、愤懑了呢，还是依然恬静、温柔，准备接受美好的感情？暴虐总是产生两种相反的效果：一种是仇恨和伴随它的一切破坏性的感情，一种是逆来顺受和基督徒式的温顺，伊壁克泰都斯[①]和斯巴达克思[②]这两个奴隶的伟大形象就是这两种相反效果的象征。德·旺德奈斯伯爵从玛丽-安杰莉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在娶这位不知世事、纯洁无瑕的少女时，年纪轻轻却已暮气沉沉的伯爵早就决定，自己将以丈夫的温存和父亲的慈爱来对待她。他感到自己的心已在社交场上和政治倾轧中干涸了，他深知，玛丽交给他的是青春年少，而他交给玛丽的将是衰竭的残生。他将让春天的花朵陪伴寒冬的冰块，让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姑娘陪伴阅历已深的皓首老人。对自己的地位作出这番明智的判断以后，他便带着充分的精神准备退入夫妇生活的圈子里。宽容和信任是他坚守的两项原则。天下的父母应该为自己的女儿寻求象他这样的夫婿，他们有头脑，象神灵一样是最好的保护者；他们

---

① 伊壁克泰都斯，古罗马哲学家，主张禁欲和忍让。他身为奴隶，据说有一次奴隶主用刑具扭绞他的腿，他说："你会把腿扭断的。"腿果然断了，他又说："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

② 斯巴达克思，公元前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

不存幻想，象外科医生一样有洞察力；他们饱经世故，象母亲一样有远见。而这三点之于婚姻，犹如三德①之于基督教一样重要。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在优裕而风雅的生活中养成的讲究和享乐的习惯，他在上层社会的政治风云中所获得的教益，在一度忙碌、一度深思、一度又从事文学的生活中积累的观感和见解，这一切，再加上他本人的才智，如今他都用来使他的妻子获得幸福。因此，玛丽-安杰莉克一跨出娘家这个炼狱，便一步登上了费利克斯为她在岩石街建造的小家庭的天堂。这里，连最细小的东西都散发着高雅的贵族气息，但这高贵的外表并不妨碍年轻而多情的人所渴望的那种和谐和无拘无束。玛丽-安杰莉克首先充分领略了物质享受的一切乐趣。费利克斯亲自给她当了两年管家。他耐心而又巧妙地给她解释生活里的每件事物，逐步使她懂得上流社会的奥秘，他告诉她所有贵族家庭的家谱，教她如何交际，指点她如何打扮和交谈，他带她去各个戏院，他请人给她上文学课和历史课。他以情人、父亲、教师和丈夫的细心周到完成了玛丽的教育；不过他当然也掌握分寸，注意娱乐和教育两不偏废，还注意不要破坏宗教思想。总之，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件大事。他高兴地看到，他已经把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培养成了当今上流社会最令人瞩目、最讨人喜欢的贵妇之一。玛丽-安杰莉克对费利克斯的感情正是费利克斯希望在她心中唤起的：真挚的友谊，衷心的感激，手足之情恰如其分地搀和着夫

① 基督教的三德：信仰、希望、爱。

妻间应有的那种高尚而得体的温情。她做了妈妈，而且是个好妈妈。就这样，费利克斯用各种可能的纽带把妻子和自己紧紧系在一起，但又不显得要束缚她。他只想依靠习惯的诱惑力来得到平静的幸福。只有生活舞台上的老手，只有在爱情和政治上经历了从理想到幻灭的过程的人，才有他这样的本领，才会象他这样行事。再说，费利克斯在培养玛丽时体味到画家和作家在艺术创作中，或是建筑师在建造宏伟的建筑物时感受到的乐趣。就是说，一面创造，一面看到创造的成果，看到自己的妻子既有知识又不失天真，既聪颖又自然，既亲切可爱又庄重端方，既完全自由，又丝毫离不开他，既是年轻的姑娘，又是成熟的母亲，他从中得到双重的乐趣。美满的家庭一如幸福的民族，他们的历史两行就能写完，没有什么可大书特书的。因此，正如幸福只能用幸福来解释，这四年生活整个儿就象亚麻的灰色那样柔和，象天赐的食物吗哪①一样清淡，象小说《阿丝特莱》②一样有趣。

可是，费利克斯苦心缔造的幸福大厦渐渐从房基开始腐蚀，到了一八三三年已濒于倒塌，而他连想都没想到。原来，二十五岁的少妇和十八岁少女有着不同的心理，正如四十岁的女人和三十岁的女人心理不同一样。妇女一生有四个时期，在每个不同的时期都象换了一个人。德·旺德奈斯对现

---

① 典出《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以色列人在摩西率领下出埃及后，在以琳和西乃之间的旷野生活了四十年，吃的是天赐的食物吗哪。

② 《阿丝特莱》，法国作家奥诺雷·杜尔菲(1567—1625)所著的田园小说，描写阿丝特莱与牧羊人塞拉东天真纯朴的爱情。

代社会风俗造成的这些变化规律无疑是知道的，可是，事情临到自己头上时，他却把它们给忘了；正如最好的语法学家在写书时也可能忘记语法规则，最伟大的将军在战场上受到炮火的夹攻或遇到复杂的地形时，也会忘记某条绝对的军事原理。能始终把思想运用到实际中的人是天才；然而最有天才的人也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施展他的天才，否则他就太象上帝了。婚后，玛丽和丈夫之间没有发生过一次冲突，没有说过一句会给和谐一致的感情造成任何不协调的话。这样生活了四年后，玛丽觉得自己象一株植物种在肥沃的土壤里，长在永远蔚蓝的天空下，受到和煦的阳光抚爱，现在已经发育得非常茁壮，于是她的思想似乎发生了突变。她生活中的这一危机——也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的主题——也许显得不可理解。乍一看，年轻的伯爵夫人，这个幸福的妻子和幸福的母亲，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下面这番解释，也许能在不少女人眼里减轻她的过错。生活是由两个互相作用的对立面组成的，缺了其中任何一方面，人就会痛苦。德·旺德奈斯满足了玛丽的一切需要，但同时也就使她不再有任何欲望，而欲望是创造之母，它能调动人们巨大的精神力量。极度的炎热，极度的不幸，完美无缺的幸福以及一切绝对的原则主宰的地方，必然是没有任何出产的，因为它不容其他东西并存，把一切异体都窒息掉。德·旺德奈斯不是女人，而只有女人才懂得如何使幸福变幻无穷。她们一会儿卖弄风情，一会儿又拒绝，一会儿害怕，一会儿赌气，昨天还是不成问题的事，今天又把它推翻，种种聪明灵巧的小伎俩都由此而来。男人会因忠贞不渝而使对方厌

倦，女人永远不会。德·旺德奈斯心地太善良，他不会故意折磨自己所爱的女人，而是让她在万里无云的碧空似的爱情里遨游。然而，永恒的极乐世界在天上，只有上帝知道是怎么回事。人世间，再伟大的诗人一旦描绘起天堂来便总是叫读者厌烦。但丁遇到过的困难也是德·旺德奈斯面临的危险；我们谨向他们所作的绝望的努力表示敬意！玛丽渐渐觉得，这安排得如此完美的乐园未免有些单调，夏娃在人间天堂里感受到的完美幸福渐渐使她腻味，正如老吃甜食，久而久之也会叫人恶心，这就使她象黎瓦洛尔①读弗洛里昂的寓言时那样，希望羊圈里出现一只狼。自古以来蛇的象征意义大概就在于此，夏娃向蛇求助，很可能是因为她在伊甸乐园待腻了的缘故。赋予《圣经》故事这一寓意，在新教徒看来也许是太轻率，他们对待《圣经》的《创世记》部分比犹太人自己还要认真。不过，即使不援引《圣经》故事来作比喻，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的处境也能得到解释：她感到自己心灵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没处使，她的幸福不需要她以痛苦为代价，幸福自然而然地来了，不用她操心和担忧，也一点不用害怕会失掉它。每天早晨一睁眼，幸福就呈现在她面前，伴随着同样的碧空，同样的微笑，同样亲切的话语。它象平静的湖面，没有风吹起涟漪，连一丝微风也没有；她多么想看到这明镜般的湖面漾起波澜啊！她的愿望包含着某种幼稚的成分，这应该使伯爵夫人得到世人的原谅。然而，社会并不比《创世记》中的上帝更宽容大度。变

---

① 黎瓦洛尔（1753—1801），法国作家，记者。

得聪明了的玛丽本人也十分明白，她的想法该是多么伤人的心，因此不敢向她亲爱的小丈夫吐露，她很单纯，想不出其他表示亲昵的称呼。确实，甜蜜的夸张语言不是冷铸出来的，而是恋人们在炽热的爱情之火中锻造出来的。德·旺德奈斯喜欢这种可爱的含蓄，因此用巧妙的方法把夫妻感情控制在温吞吞的范围之内。这位模范丈夫认为，一个高尚的人是不屑于运用江湖骗术的，其实，某些江湖骗术或许倒能使他显得更了不起，并使他得到感情上的报酬；他只想靠自己本身来博得别人的喜爱，而不想求助于财富的妙用。他甚至不肯拾取自己花了心血以后应得的好处。有时伯爵夫人在林中散步，看到一辆装备不全或套得不好的马车，不觉莞尔，于是她高兴地把目光移到自己的马车上，马匹配着英国式的鞍辔，正悠闲自在地站在一边，她觉得自己享用这些奢华而高雅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并不因为自己的自尊心从未受伤害而感谢费利克斯。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善良不见得能避开暗礁，人们往往把善良归结为性格问题，而很少看到，这是一个高尚的灵魂暗自努力的结果。相反，坏人只要不做坏事，就会得到人们的奖赏。这个时期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夫人的社交学问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以不再扮演那种无足轻重的、腼腆的配角，那种只会观察和倾听别人谈话的角色（据说，吉丽亚·格里齐①在斯卡拉歌剧院的合唱队里也一度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年轻的伯爵夫人感到自己有能力当主要演员了，

① 吉丽亚·格里齐（1811-1869），著名的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

而且还冒险尝试过几次。她加入大家的谈话，这使费利克斯很满意。和丈夫朝夕相处使她常有一些巧妙的回答和隽永的见解，这引起了人们对她的注意，而成功更鼓舞了她的勇气。以前别人就对德·旺德奈斯说他的妻子漂亮，现在他非常高兴地看到她又是那么聪明。每当玛丽在某个舞会、音乐会或有趣的聚会上显了身手，回到家里，她一面摘下装饰品，一面就以喜悦而又随便的口气问费利克斯："今晚你对我满意吗？"伯爵夫人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费利克斯的姐姐，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她过去常把玛丽带在身边，以为自己保护的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可以用来当陪衬，突出自己。如今，这位美丽、贤淑、懂音乐、不大喜欢卖弄风情的名叫玛丽的伯爵夫人对上流社会来说，是多么诱人的争夺对象啊！德·旺德奈斯曾和好几个贵妇有过瓜葛，后来不是他主动和她们断交，就是她们和他断了。然而，她们对他的婚姻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当她们看到德·旺德奈斯夫人不过是个两手绯红、相当拘谨、少言寡语、看上去不很有头脑的女人时，她们感到大解心头之恨。不久，一八三〇年七月的灾难[①]来临了。上层社会涣散了整整两年。在这动乱的两年中，有钱人都躲到自己的庄园里，或是到欧洲各地旅行去了。差不多到一八三三年，所有的沙龙才重新开放。圣日耳曼区的贵族仍不愿与外界来往，但是他们把少数几家，如奥地利大使的府邸，看作中立地带，正统派和新王朝在这儿都有最风雅的

① 指七月革命。

头面人物作各自的代表。德·旺德奈斯和过去流亡在外的王室虽有千丝万缕的感情上的联系，但他有自己的政治信念，并不认为自己必须仿效他那一派的愚蠢、过火的行为。在紧要时刻，他曾尽了自己的责任，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平民革命的浪潮，建议两派和解。为此他带着妻子参加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在这些场所，他的忠诚是不会遭到怀疑的。玛丽以贵妇人的无比动人的仪态出现在大家面前，德·旺德奈斯过去的女友很难在这位雍容华贵、聪明温柔的伯爵夫人身上认出当年的新娘了。埃斯巴侯爵夫人，德·玛奈维尔夫人、杜德莱勋爵夫人以及几个名气小些的女人，感到蜷缩在她们心底的毒蛇苏醒了；她们听到被激怒了的傲气发出尖厉的咝咝声，她们妒恨德·旺德奈斯的幸福；为了叫灾难降临在他头上，她们可以献出自己最漂亮的拖鞋。但这些可怜的坏女人对伯爵夫人并不露出敌意，反而簇拥在她周围，纷纷对她表示过分的友好，还在男人们面前夸奖她。费利克斯明白这些人的用心，因此严密注视着她们和玛丽的关系，叮嘱玛丽要提防她们。这些女人看出，她们和玛丽的交往使伯爵担心，显然他对她们有所戒备，为此，她们不能原谅伯爵。于是她们对自己的情敌特别关心，分外殷勤，为她在社交界捧场。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因此大为不快，她不知道她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人们称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是巴黎最迷人最聪明的女子。玛丽的另一位妯娌，夏尔·德·旺德奈斯侯爵夫人常为姓氏相同引起的误会和对比而懊丧失望。虽然侯爵夫人也很聪明漂亮，但她的情敌们偏爱拿她的弟媳妇和她相比，因为伯

爵夫人毕竟比她年轻十二岁。这些女人知道，玛丽的成功使她和两位妯娌的关系多么难处，这两人对得胜的玛丽-安杰莉克的态度变得冷淡而不客气了。她们成了危险的亲属，身边的敌人。谁都知道，由于政治的动乱，当时人们对文学普遍不关心。为了克服这种现象，文艺界出了一些或多或少具有拜伦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里描写的无非都是夫妻间的不忠。于是，违反婚约的事成了杂志、小说和戏剧的主题。这一永恒的主题从来没有象当年那么时髦过。情夫，这个叫丈夫们最害怕、最讨厌的人物，简直无处不在，也许只有家庭里是例外，在那个市侩气十足的时代，情人对家庭的冲击力量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难道在人们都奔到窗口，嘴里高喊着"当心"，并且把街道照得通亮的时候，小偷还会在街上漫步吗？如果说，在这都市、政治和道德不断动荡的年代，发生过一些婚姻悲剧，那也是极个别的现象，并不比在王朝复辟时期更为公众所注意。不过，女人们之间对小说和戏剧这两种浪漫的文学形式谈得很多，谈话中常常提到情夫，这是她们希望遇到而又很难遇到的人物。社会上的风流韵事为她们提供了谈话资料，而谈论时，照例是那些生活上无可指责的贵妇唱主角。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享受着不合法的幸福的女人，对这种话题往往表现出反感的态度，她们在社交场合总是摆出一副正经、谨慎乃至近乎胆怯的样子；仿佛在恳求大家别谈这些，又好象在恳求大家原谅她们享受了欢乐。相反，当一个女人津津有味地听别人谈论某某女人失足的事，或叫人向她解释，偷情的女人究竟能领略什么样的欢乐时，我敢说，这个女人准是站在十字

路口犹豫不决，不知该选择哪条路。整个冬天，上流社会的声音在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耳边狂吼，雷雨前的暴风在她四周呼啸。那些自称是她的朋友的贵妇们，仗着有显赫的门第和社会地位保护她们的名声，多次给玛丽描绘情夫的诱人形象，在她心灵里撒下了很多关于爱情的热烈言辞，说什么，对于女人，生活的真谛就是伟大的爱情。这是斯塔尔夫人的话，她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有时，在至亲好友之间，伯爵夫人天真地问，情夫和丈夫有什么不同。这时，希望伯爵夫人遭遇不幸的女人们便少不了给她一个奥妙的回答，以便激起她的好奇，唤起她的想象，拨动她的心弦，引起她的兴趣。比如，她的嫂嫂德·旺德奈斯侯爵夫人说："我亲爱的妹妹，和丈夫在一起是平平庸庸地过日子，和情夫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生活。"杜德莱勋爵夫人说："婚姻是炼狱，爱情是天堂，我的孩子。"德·图希小姐叫道："别听她的，爱情是地狱。"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驳道："可在这个地狱里，人们能够爱呀。人们在痛苦中得到的乐趣比在幸福中得到的多。不信你看看那些殉道者！"埃斯巴侯爵夫人说："小傻瓜，和丈夫在一起，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支柱是自己；但爱上一个人，生活的支柱就是他人。"漂亮的莫依娜·德·圣埃雷安则笑着说："情夫好比禁果，我认为这句话概括了一切！"有时，玛丽不赴外交界的聚会，也不到杜德莱勋爵夫人或加拉蒂奥讷公主这些有钱的外国人家里参加舞会，这种时候她总是上意大利剧院或歌剧院看戏，然后就去埃斯巴侯爵夫人家或是德·利斯托迈尔夫人家，有时去德·图希小姐家或蒙柯奈伯爵夫人家，再不就是去葛朗利厄

夫人家，当时只有这几个贵族沙龙对外开放；而每次从这些人家出来，她心里都播下了不良的种子。人们劝她要充实自己的生活（这是当时一句时髦话），要被人理解（这也是一句在女人嘴里有着奇怪涵义的话）。她怀着不安、激动、好奇的心情回到家里，陷入沉思。她感到自己的生活里缺了点什么，不过她还不至于把它看成一片空虚。

德·蒙柯奈伯爵夫人家是玛丽常去的沙龙之中最有趣、也是人最杂的一个。德·蒙柯奈伯爵夫人是一位娇小可爱的女人，她接待艺术名流、金融巨头、杰出的作家，不过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挑选，因此，在交际方面最挑剔的人也不必担心在她家遇到任何二流人物，最自负的人在那儿也不会失望。社交界重新聚首的那个冬天，德·埃斯巴夫人，德·利斯托迈尔夫人、德·图希小姐和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等好几家的沙龙已在艺术、科学、文学、政治等各界新的知名人士中吸收了成员。上流社会是从不放弃它的权利的，它总是要人们给它消闲解闷。冬末春初，在蒙柯奈伯爵夫人举办的一次演奏会上，当代一位文学界和政界的名人拉乌尔·拿当露面了。他是由当时最有才华、也是最懒散的作家之一，爱弥尔·勃龙代介绍来的。爱弥尔·勃龙代也是名人，不过这只是就小范围而言：新闻界很捧他，但出了这个圈子，他就不为人所知了。这一点，勃龙代自己也明白；再说他也不抱任何幻想，言谈间常表示看不起名誉地位，譬如他说过："荣誉是一种毒药，只能小剂量服用。"

自从经过长期斗争而崭露头角以后，拉乌尔利用了被戏

称为青年法兰西①的风雅的中世纪派对形式的热中，加入了这些膜拜艺术的人们的行列，象天才人物那样标新立异。这些人的用心倒挺好，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十九世纪法国人的服装更可笑的了。革新这种服装的确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必须承认，拉乌尔身上有某种伟大的、怪诞的、不同凡响的东西，它需要合适的外壳来与之相配。不管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两者半斤八两），都一致认为拉乌尔的外表再符合他的精神不过了。他的本来面目也许比经过修饰以后更为奇特。他那仿佛被摧残和毁坏过的脸使人以为他曾经和天使或者魔鬼交过战，很象德国画家笔下蒙难耶稣的脸，上面布满了脆弱的人性与上帝的威力不断斗争的印记。然而，面颊上深深的皱纹，凹凸不平的脑壳上的槽沟，眼睛和太阳穴上的陷窝，丝毫不表明他的体质羸弱。那坚韧的皮肤、嶙峋的骨骼看起来非常结实。由于生活无节制，发黑的皮肤紧贴在骨头上，仿佛已被躯体内的欲火烤干了，但它却包着一副奇伟的骨架。他的身材又高又瘦。为了惹人注意，他的头发留得很长，而且总是乱蓬蓬的。这位不修边幅、身材欠匀称的拜伦，长着两条苍鹭的长腿，膝盖肥大，胸部过分前挺，他那青筋暴露的两手象螃蟹的双螯一样有力，手指细长而刚劲。拉乌尔有着拿破仑式的眼睛，那是双

---

① "青年法兰西"是法国十九世纪一些狂热的浪漫主义文学青年成立的文学社团。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曾以此题名。戈蒂耶描写这些青年不仅在作品上，而且在举止服饰上也标新立异。他们内部又分成若干派别，如拜伦派青年法兰西，嚼烟派青年法兰西，寻欢作乐派青年法兰西，中世纪派青年法兰西等。

蓝色的，目光能穿透你的灵魂的眼睛；他的鼻子有点弯曲，但很敏感。他的嘴巴长得挺秀气，加上那两排女人特别喜欢的洁白无比的牙齿，更显得好看。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思想和火热的感情，他的前额闪着天才的光辉。有一种人，为数不多，但从你身旁走过时，立刻给你留下强烈的印象；他们到一个沙龙里马上形成一个光点，把所有的视线都吸引过去。拉乌尔就属于这种人。他以不修边幅而引人注目，如果可以借用莫里哀的一句话，他就象爱丽央特说的"身上邋里邋遢"。① 他的衣服总象是被故意揉过、拧过，皱巴巴的，边角蜷起，为的是和他的相貌一致。他通常把一只手插在敞开的背心里，这个姿势因吉罗德画的一张夏多布里昂先生像而变得很有名。拉乌尔采取这种姿势倒不是为了模仿夏多布里昂（他不愿模仿任何人），而是为了破坏衬衫上有规则的褶痕。他常常突然猛烈地摆动脑袋，就象纯种马不愿老披着鞍辔，不时抬起头想挣脱嚼子和缰绳那样，这种痉挛性的动作常把领带一下子扭成一团。他留着长长的、下端尖尖的胡子，但他不象那些把胡子蓄成扇形或三角形的风雅绅士，他们把胡子梳啊，刷啊，捋啊，还喷上香水，而他却听其自然。他的头发和领带、衣领搅在一起，厚厚地披在肩上，衣服与头发摩擦的地方于是变得油腻腻的。他那干瘪多筋的双手从未用指甲刷子和柠檬水拾掇过，好些专栏记者说，他甚至很少用清水洗一洗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总之，这位伟大的拉乌尔是个滑稽人物。他的动作生硬

① 见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第二幕第四场。爱丽央特是女主人公赛莉梅娜的表妹。

而突兀，好象一部装配得不好的机器。他走起路来从不规行矩步，总是七歪八倒，横冲直撞，有时又戛然止步，因此常常撞到那些在巴黎的通衢大道上悠闲漫步的市民身上。他的言谈充满辛辣的诙谐和尖刻的俏皮话，而且象他身体的动作一样令人难以预测：谈话的语气会无缘无故地突然由复仇的调子变得甜蜜温柔，含着诗意和抚慰，有时他莫名其妙地沉默下来，有时又猛醒似地迸出几句，叫人听起来十分吃力。在社交场合，他的举止大胆而笨拙，他蔑视社会的习俗，摆出一副对上流社会所尊崇的一切都要予以批判的架势，这就使他与那些思想狭隘和力图维护传统礼节的人格格不入。但这种作风是一种象中国货一样新奇的东西，一点不令妇女们讨厌。何况，他对妇女们往往极其和蔼可亲，似乎乐意让她们忘掉他那古怪的外表，乐意战胜某些人对他的厌恶，以满足他的虚荣心、自尊心或自豪感。“为什么您要这样做呢？”一天，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问他。他口气很大地回答说：“珍珠不是藏在蚌壳里的吗？”另一个人对他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说：“如果我对所有的人都好，那怎么能让人看出我对某一个人特别好呢？”拉乌尔一向把杂乱无章作为自己的招牌，并且把它带到精神生活里来。这个招牌倒很符合实际。他很象那些到资产阶级家庭去做打杂佣人的可怜姑娘，什么都会干：起初他当过批评家，而且是个大批评家，但是他觉得干这一行有点吃亏，他说，他的一篇批评文章抵得上一部作品。后来，剧院的可观收入吸引了他。然而，把一部作品搬上舞台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他干不了，只得和一位通俗喜剧作家杜·勃吕埃合伙，这一位

根据他的构思来编剧，把他丰富的思想压缩在短小的，但却妙趣横生、很能卖座的剧本里，这些剧本一般都是为某个男演员或女演员而写的。凭他们两个，就给佛洛丽纳，一个能够叫座的演员，闯出了牌子。后来他觉得，象孪生兄弟似的老是同别人合在一起，有点辱没自己，便单独写了一个剧本在法兰西剧院上演。戏失败了，还引起一场恶战，摧毁性的攻击文章排炮似的向他轰来。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试图涉足法兰西剧院，那时候古典主义统治着剧坛，他却写了一部绝妙的《品托》[1]风格的浪漫主义剧本；整整三个晚上，奥德翁舞剧院一片骚乱，以致最后剧本被禁演了。很多人认为，第二个剧本和第一个一样都称得上是杰作，而且比所有他和别人合作的卖座好的剧本更能使他成名，不过是在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圈子里，也就是在真正有鉴赏力的内行中间享有名气。爱弥尔·勃龙代对他说："再有这样一次失败，你就要流芳百世了。"然而，拿当没有走这条艰难的路：为生活所迫，他重又写男人头上扑发粉，女人脸上贴假痣的十八世纪的通俗闹剧、服装剧，或是把一些畅销书改成剧本。尽管如此，他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只不过还没显出全部本领罢了。再说，他也涉猎过高级文学，发表过三部小说，还不算已付排的作品，它们象养在鱼池里的鱼儿一样是拿得稳的。如同那些一辈子就写了一本书的作家一样，他的三部小说中数第一部最成功。这部当时被轻率地列为头等作品的书，这部艺术家的作品，他利用一切机会

[1] 《品托》，法国诗人勒梅尔西埃（1771—1840）的一部历史喜剧，基本上属古典主义风格，但同时也被认为是浪漫派戏剧的前驱。

让人把它誉为当代最好的书，本世纪唯一的小说。他还常常抱怨说艺术对人太苛求了。他是那种竭力把绘画、塑像、书籍、建筑等一切作品统统列在艺术之神麾下的人。他先出了一本诗集，这本诗集为他在现代诗坛上争得了一席地位。集子中有一首晦涩的诗颇受人赞赏。因为没有财产，他不得不从事写作，从戏剧到新闻，又从新闻到戏剧，分散和浪费了不知多少精力，但他总相信自己会走运。所以他倒不象某些已到暮年却并未发表著作的作家，名气只建筑在几本要写而尚未写成的书名上，而且将来这些作品的印数可能还不及为了出版它们而进行的交易多。拿当颇象一个天才；如果有一天他被送上断头台（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愿望），他也会象安德烈·谢尼耶那样敲打自己的前额的。① 看到十来个作家、教授、玄学家、历史学家拥入了权力机构，而且在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三年的政治动乱中还一直留在政府里，他又被政治野心攫住了；懊悔以前没写政治文章而只写了些文学作品。他自以为比这些新贵高明，他们的飞黄腾达引起了他强烈的妒忌，他本来就是那种对什么都眼红的人，是那种什么都能干而所有成果却被别人窃取了的人，凡是能出头露面的地方他都要去碰一碰，但在哪儿都待不长，总是让他周围的人大失所望。眼下，他由圣西门主义转到共和主义，然而也许又会回到内阁主义。他象狗一样在各个角落窥视有没有可啃的骨头，它寻找着可以

---

① 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法国浪漫派诗人，相当有才华，因反对大革命后期的过火做法，被送上断头台。临刑前，他摸着自己的前额说道："可我这里面还颇有些东西呢！"

从那儿吠叫唬人而又不致挨打的安全之地。然而鼎鼎大名的玛赛简直不把他放在眼里，使他深感蒙羞受辱。玛赛是当时的政府首脑，一点也看不起那些缺乏黎塞留所说的“恒心”的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思想缺乏一贯性的作家。再说，不管哪个部，都只会被拉乌尔的事情搅得一团糟。贫困迟早会使他接受别人的条件，而不是迫使别人接受他的条件。其实，拉乌尔小心掩盖起来的真实性格与他表现出来的性格是一致的。他是真心诚意的喜剧演员，喜欢突出自己，仿佛国家就是他，他还是个慷慨陈辞的能手。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善于假装各种感情，吹嘘那并不存在的荣誉，给自己装点上种种美德。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会在口头上忠于自己的思想，摆出一副阿尔赛斯特① 的愤世嫉俗的样子，而行动上却是个菲兰特②。在这副彩色纸板做的盔甲掩护下，他打着利己主义的算盘，而且往往能达到他暗自立下的目标。由于他懒得无以复加，他总是受着贫困的威胁。他不懂得建立一座丰碑需要坚持不懈地工作；但是，有时因为虚荣心被刺伤而狂怒到极点或是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他也能作出惊人的努力，战胜自己思想上最难克服的弱点。创作了一点什么以后，他感到又惊奇又疲倦，便重又坠入巴黎的享乐生活中，消沉一阵。需求对他来说是可怕的：他无力抵御，于是只能堕落，结果毁坏了自己的名誉和

---

① 阿尔赛斯特，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中的主人公，他耿直坦率，毫不妥协地反对他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一切习俗礼仪，结果落得非常孤独。

② 菲兰特，《恨世者》中的另一个人物，阿尔赛斯特的朋友，恪守中庸之道的正人君子。

前途。他有个老同学，是个不可多得的内阁人才，在七月革命中被发掘了出来。拿当常把自己的才能和前途与这位老同学相比，这种对自己的错误估计，驱使他为了摆脱困境便在私生活秘密的掩盖下，对爱护他的人干出悖情背理的事，尽管如此，对这类事却谁也不谈及，谁也不抱怨。他的感情平庸，又厚颜无耻，能和一切道德败坏的人、一切可怜虫、背信弃义者以及持各种观点的人握手言欢，这就足以使他象一位立宪君主一样不可侵犯。一个小小的罪过要是发生在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身上，也许会激起公愤，但出自他就算不了一回事；即使是不大正当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人们原谅他，也就原谅了自己。连本想鄙视他的人也向他伸出手来，深怕有朝一日用得着他。他的朋友那么多，以至他希望有几个敌人。这种表面上的善良迷住了很多新来者（但并不妨碍有人背叛他），使他可以为所欲为，使他所做的一切合法化。对于损害他的行为，他先是气得大喊大叫，但一转眼又原谅它。这就是新闻记者的特征。这种友情（这是一个风趣的人想出来的字眼）能腐蚀最美好的灵魂！它使人渐渐丧失自尊心，它扼杀伟大事业赖以成功的原则，它认可灵魂的卑怯懦弱。某些人之所以要求大家因循苟且，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叛卖和出尔反尔的行径得到宽恕。一个民族中最有知识的那部分，就是这样成了最不值得尊敬的人。从文学方面看，拿当缺乏风格和学识。如同大多数想成名的文学青年一样，他现买现卖，昨天学到的东西今天就吐到作品里。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好好写作；他没有认真观察，而只有道听途说。他不会严密地构思一部作

品，就用一些热情奔放的描绘来补救。用文学上的行话来说，他是耍激情的，因为有关激情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而天才作家的任务却是通过真实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探索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能和可信的东西。拿当笔下的主人公只是放大了的个体，他们不能启迪思想，只能引起短暂的同情；他们与生活中的重大课题毫无联系，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代表性。但是，拿当依靠的是自己才思的敏捷，以及打弹子的人称为“侥幸击中”的那种偶然机遇。他象灵巧的射手，善于准确地抓住那些传到巴黎或由巴黎兴起的思想。他的多产不能归功于他本人，而应归功于他的时代：他靠时运生活，为了主宰时运，他就夸大它的意义。总之，拿当的作品不真实，他的话语是骗人的；正如费利克斯伯爵所说，他有几分象要杯子的杂技演员。人们可以感觉到，他的笔是在一个女戏子的化妆室里得到灵感的。我们从拿当身上看到了当今文学青年的形象，看到他们虚假的伟大和真实的卑微。他能代表他们，因为他和他们一样有着不大得体的丰采，一样堕落得很深；他的生活和他们一样，如激流翻滚，充满突如其来的挫折和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真是这个被妒忌所吞噬的世纪的产儿，在这个世纪里，千万人在各种巧妙手段掩盖下进行着形形色色的你争我夺，而他们的失败则滋养了无政府主义这条九头蛇①。他们希望不劳动而能发财致富，没有本领而能享受荣誉，不花力气而能得

① 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怪物，名许德拉，在阿耳戈利斯的勒耳那沼泽为害。许德拉身躯庞大，凶猛可怕，它的九个头中，有一个头被割掉后会再生。这里用来比喻无政府主义是难以消灭的。

到成功。不过，经过多次对抗和冲突，只要当权者愿意，他们最终也能靠不道德的手段领取一份俸禄。当这么多野心勃勃而又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聚集到同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产生意志力的竞争、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你死我活的搏斗。在这场残酷的大战中，取得胜利的是最凶狠或最狡猾的利己主义者。胜利者虽然如莫里哀所说，激起了几声叫骂，①但却成为人们的榜样，为人们所羡慕、谅解和效法。当拉乌尔以新王朝的反对派的身分进入德·蒙柯奈夫人的沙龙时，他表面上的荣华正达到鼎盛期。他是作为掌权的玛赛、拉斯蒂涅、拉罗什-于贡们的政敌而被贵族们接纳的。爱弥尔·勃龙代是他的引荐者。此人由于致命的优柔寡断和对一切行动的超脱态度，一直扮演着嘲讽者的角色，不站在任何人一边，而又和所有的人都友好。他是拉乌尔的朋友，也是拉斯蒂涅的朋友，又是德·蒙柯奈夫人的朋友。一次，玛赛在歌剧院遇到他，笑着对他说："你是一个政治上的三角形。这种几何图形只属于无所事事的上帝；有抱负的人应该沿弧线前进，这是政治上的捷径。"远远望去，拉乌尔如同一颗灿烂的流星，他的举止姿态符合时尚。他从别人那儿搬来的共和主义思想，使他暂时摆出一副民众事业捍卫者们常有的新教徒式的激烈态度，其实他在内心是嘲笑这些人的。在女人眼里，这种态度不无魅力。女人喜欢造就奇才，折服坚如岩石的意志，熔化钢打铜铸的性格。拿当扮出的精神面貌和他身上的衣服十分协调。因此，

① 见《伪君子》第五幕第七场，答尔丢夫说："无论你怎么叫骂，我是一点也不会动气的。"

对厌倦了岩石街天堂的夏娃来说，他必然成为，而且确已成为那条毁了世上第一个女人的蛇，那条五彩斑斓、善于辞令、有着吸引人的眼睛、动作柔美的蛇。玛丽一见到他，立刻感到心荡神驰，其强烈程度竟引起了她自己的恐惧。这个所谓的伟人，通过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引起了一种肉体上的感应，一直波及她的内心，把她的心扰乱了。可是这种心绪纷乱却给她带来快乐。当时，拿当披着名望这件华丽的外衣，使这个天真的女人眼花缭乱。她本来在和几位贵妇人聊天，一看到这个与众不同的人便不说话了。这突然的沉默早被她那些假朋友看在眼里。吃茶点的时候，她离开自己的位置，向摆在客厅当中的方形沙发走去，拉乌尔正在那儿高谈阔论。玛丽站在一旁，让奥克塔夫·德·冈夫人挽着她的手臂。她不由自主的颤抖暴露了她内心强烈的激动，对此，善良的德·冈夫人一直为她保守秘密。一个女人在恋爱时，眼睛会流露出异常的柔情，但是，此时此刻拉乌尔正讲得天花乱坠，一句句俏皮话象连珠炮似的连连发射，指控之词如轮转烟火般一会儿回旋，一会儿铺展，火热的言辞勾勒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面貌，他自己也完全沉醉于其中，所以不曾注意到环绕着他的一群妇女中间，有一个可怜的小夏娃正用眼睛向他吐露一片天真的倾慕之情。人们好奇地听着。要是能从欧洲人还未涉足的月亮山① 找来一只独角兽，那么全巴黎的人大概会带着同样的好奇心涌向动物园。这种好奇心使庸人陶醉，却使真正高尚的

---

① 月亮山在北非，被认为是尼罗河的发源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那里还是欧洲人尚未涉足的地区。

人厌恶；拉乌尔就喜欢它。他的心是在所有的女人身上，不能专属于某一个女人。

"当心，我亲爱的朋友，"伯爵夫人的美丽而善良的女伴在她耳边说，"你还是离开这里吧！"

伯爵夫人向丈夫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要他来挽住她（可惜做丈夫的不一定能理解这种眼色）；于是费利克斯把她带走了。

"我的朋友，"埃斯巴侯爵夫人在拉乌尔耳边说，"您真是个走运的人。今晚您征服了不少女人的心。这位走得那么突然的可爱女人就是其中之一。"

清晨一两点钟，当拉乌尔和勃龙代差不多是单独在一起时，拉乌尔对他的朋友提起这位贵妇人的话，他问他：

"你知道埃斯巴侯爵夫人想跟我讲什么来着？"

"当然，我刚刚听说，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疯狂地爱上你了，你真是个幸运儿。"

"我没看到她呀！"拉乌尔说。

"嗨，你会看到她的，你这个滑头，"爱弥尔·勃龙代说，一面放声大笑。"杜德莱勋爵夫人请你们参加她的盛大舞会，就是为了让你和伯爵夫人相会。"

拉斯蒂涅请他们坐上他的马车，于是他们和拉斯蒂涅一道走了。这三个人一个是折衷主义的副国务秘书，一个是凶狠的共和分子，一个是政治上的无神论者，他们几个聚在一起，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们破一下现在的规矩，一起去吃夜宵怎么样？"勃龙代

问，看来他想重新提倡消夜。

拉斯蒂涅带他们到韦里酒家，把马车打发走了，然后三个人在桌边坐下，纵谈当今的社会，还不时纵声大笑。夜宵中间，拉斯蒂涅和勃龙代劝他们的假政敌不要放过这桩送上门来的、有利可图的好买卖。这两个情场老手用嘲谑的口吻将玛丽的身世叙述了一番，讲到她天真的童年以及她和德·旺德奈斯的美满婚姻时，插进了很多尖刻的挖苦和入木三分的俏皮话。勃龙代恭喜拉乌尔遇上了一个如此单纯清白的女人，她的全部罪过就是用红铅笔画过一些拙劣的素描，作过几张平淡的水彩画，为丈夫绣过几双拖鞋，怀着最贞洁的感情弹过几首小夜曲。这个女人整整十八年被拴在母亲的腰带上，从小浸泡在宗教仪式里，后来由德·旺德奈斯培养成了贵妇人，婚姻使她成熟得恰到好处，现在该由一个情夫来美美地享用了。喝到第三瓶香槟酒时，拉乌尔·拿当已是无所不谈，他从未对任何人这样推心置腹过。

"二位朋友，"他说，"你们知道我和佛洛丽纳的关系，也了解我的生活，要是我在你们面前供认，我还不知道和一个伯爵夫人相爱是什么滋味，你们是不会觉得奇怪的。我每想到自己只能在诗里给自己一位贝阿特丽克丝①或者洛尔②，便感到无比委屈！一个高贵而纯洁的女人就象没有污点的良心，她

---

① 贝阿特丽克丝（1265—1290），但丁青年时代的恋人，《神曲》中描写她引导诗人游历天堂。

② 洛尔，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年轻时倾慕的少女，他曾把他的十四行诗献给她。

使我们在自己眼里显得美好。在别处，我们可以玷污自己；在她面前，我们必须始终是高尚的、骄傲的、洁白无瑕的。在别处，我们过着疯狂的生活；但在她身边，却象沙漠中的绿洲那样宁静、清新、翠绿。”

“好了，好了，傻瓜，”拉斯蒂涅说，“提高点调门，象帕格尼尼那样，在第四根弦上演奏摩西的祈祷①吧。”

拉乌尔不言语了，两眼直愣愣地一动不动。沉默了一会儿，他说：

“这个无聊的学徒部长不理解我。”

就这样，当岩石街的夏娃满心羞愧地躺下睡觉，为自己竟那么乐意听大诗人讲话而感到惶惶不安，并且动摇于对德·旺德奈斯的感激之情和蛇的甜言蜜语的诱惑之间的时候，这三个厚颜无耻的人却在践踏她那刚刚开放的娇嫩洁白的爱情之花。唉，要是女人们知道，这些在她们身边是那么耐心、那么善于曲意奉承的男人，一旦远离她们就多么厚颜无耻……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一切又是多么满不在乎……唉！纯洁、美丽、羞怯的女人，男人是怎样在粗鲁的玩笑中揭露她的秘密，对她评头论足啊！但同时这又是多么大的胜利！她愈是失掉遮体的薄纱，就愈显出她的美丽！

此刻，玛丽正把拉乌尔和费利克斯两人作比较，丝毫没想

---

①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他演奏罗西尼的名曲《摩西》时，用小提琴的第四弦（奏出最高音的弦）表现摩西的祈祷。

到这种比较会给她的感情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拉乌尔和费利克斯两人更能形成鲜明对照的了。拉乌尔是那么不修边幅，气质粗犷；而费利克斯则象时髦女人似的注意仪表，衣冠楚楚，举止 disinvoltura①，始终保持着当年杜德莱勋爵夫人给他调理成的英国绅士风度。这种明显的对比很能激发女人的想象，因为她们相当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伯爵夫人是个规矩而虔诚的女人，第二天，她在她的天堂里禁止自己去想拉乌尔，还责备自己是个可耻的忘恩负义者。

吃午饭时她问丈夫："你觉得拉乌尔·拿当这个人怎么样？"

"一个耍杯子的杂技演员，"伯爵回答，"一座用点金粉就能平息的火山。德·蒙柯奈伯爵夫人不该让这种人进她的沙龙。"

这一回答使玛丽很伤心，尤其是在谈到文学界时，费利克斯为了用事实证明他对拉乌尔的评价正确，向玛丽讲了他所知道的拉乌尔的生活轶事，说他的生活朝不保夕，和一个名角儿佛洛丽纳在一起鬼混。临了，伯爵又说："这个人确有点才气，可是他既没有恒心又没有耐性，而这是天才得以持久和不朽的必备品质。为了使世人敬服，他跻身于他无法在那儿久驻的上流社会。真正的天才，勤奋而正派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勇敢地走自己的路，他们承认贫困，而不用虚假的荣

① 意大利文：潇洒。

华来掩盖它。”

女人的思想具有不可思议的伸缩性：它受到当头一棒便蜷缩起来，好象被压垮了，但是过了一定的时间，它又会恢复原状。玛丽起初想：“费利克斯大概是对的。”三天以后，拉乌尔在她内心引起、而德·旺德奈斯未能让她体验的那种既甘美又令人痛苦的激动，使她又想起那条蛇来了。伯爵夫妇去参加杜德莱勋爵夫人举办的盛大舞会，在那个舞会上，玛赛最后一次在社交界露面，两个月后他便去世，留下了“杰出的政府领导人”这样一个美名，勃龙代说，玛赛的作用是无人能理解的。伯爵和他的夫人在舞会上又遇到拉乌尔·拿当。这次舞会由于聚集了七月政治事变中的好几个大人物而分外引人注目。他们聚在一起，自己也感到奇怪。这是七月革命后上流社会的头几次隆重聚会之一。一间间客厅呈现出一幅幅神奇的景象：到处是鲜花、珠宝、油亮的头发，所有的首饰盒都为这次舞会倾倒一空，所有的修饰手段都被一一用上。沙龙可以比作一个精巧的花房，富有的园艺家在这儿汇集了最绚丽的奇葩异草。女宾们的衣裙都是用色彩夺目、质地细软的料子做的。人类的工艺仿佛要与自然界的生物争奇斗艳，洁白或印花的薄纱宛如最美丽的蜻蜓翅膀；绉纱、花边、薄花边、透明罗纱，波浪形的、细齿形的，其新奇别致与品种之繁多有如昆虫世界；细如蛛丝的金银线，轻如薄雾的丝绸，巧夺天工的刺绣，神仙精灵创制的花样；还有那如婀娜的柳枝一般从贵妇们高昂着的头上弯垂下来的、彩色缤纷的热带鸟羽毛，那编成发辫形的珠花；衣料有平纹的、棱纹的、锯齿纹的，仿佛曲线图案

之神曾经指导了法国的纺织工业。这种奢侈豪华与荟萃在这里的女人们的姣美容貌和谐地交相辉映，似乎要构成一本精美的纪念画册。一眼望去尽是白皙的双肩，有的微带琥珀色，有的象用滚筒抛光过似地浑圆光滑，有的白亮如缎，有的白而无光，但又细腻丰腴，仿佛涂上了卢本斯① 调配的色彩，总之，是人类所能找到的千差万别的白色。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有的象缟玛瑙，有的象绿松石，镶着黑丝绒或金流苏一样的睫毛；那一张张面庞使人想起东西方最优美的脸型，有的前额高高的，显得骄傲而威严，有的微微隆起，好象装满了思想，有的扁平，透着桀骜不驯。还有给这赏心悦目的舞会增添了如许吸引力的女人们的酥胸，有的双乳挤拢，象乔治四世喜欢的那样；有的学十八世纪流行的款式，将双乳分开；有的却又照路易十五欣赏的式样，将两乳稍稍靠拢；然而，不管款式怎样，全都大胆地袒露着，毫无遮盖，或者只是半掩在细麻布小绉领下面，象拉斐尔画的人像那样（后来，这成了他那些孜孜不倦的学生们的成功之笔）。那起舞时伸出的秀足，那旋转时微倚在舞伴手臂里的纤腰，使最冷漠的人也为之心动。轻柔的低语声、衣裙的窸窣声、脚在地板上轻轻的滑动声、旋转时的触碰声，奇妙地伴和着舞曲。这令人目眩神迷的奇幻仙境，这千百种幽香的融合，这映照在闪动着烛光的水晶杯盘中的五彩缤纷的光线，这在四壁的镜子中成倍增殖的美妙画面，这一切，仿佛都是仙女挥舞魔棒布置出的景象。黑鸦鸦的男宾，如同

---

① 卢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画家。

深色的背景，衬托着美貌的女人和她们漂亮的服饰。在他们中间可以看到豪门子弟高雅、俊秀、端正的轮廓，英国绅士蓄着棕色胡髭的庄重面庞以及法国贵族风流潇洒的容貌。欧洲的各种勋章闪耀在他们的胸前，或挂在脖子上，或垂在腰际。细细观察之下，聚集在这里的上流社会不仅有五光十色的珠宝，还有一个灵魂，它在生活，它在思考，它在感觉。掩盖着的七情六欲，赋予它一副面貌：你无意中会发现有人在暗暗交换着狡黠的目光，轻率而好奇的姑娘在向别人透露她们的欲念，醋劲十足的女人用扇子半遮着脸蛋，嘁嘁喳喳地讲旁人的坏话或互相恭维吹捧。整个浓装艳抹的上流社会在晚会上纵情狂欢，而晚会又象一股醉人的香气把它熏得迷迷糊糊。仿佛从所有的头脑和心灵里都涌出一些思想和感情，它们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气流，回过来又冲击那些最冷漠的人，使他们也兴奋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客厅一角，一两个银行家、几个大使、几位前部长，还有那位不期而至的老不正经杜德莱勋爵，正在打牌。当令人陶醉的晚会进行到最热闹的阶段，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夫人身不由己地和拿当攀谈起来。或许，伯爵夫人也是被舞会的气氛陶醉了，这种气氛曾叫多少最谨慎的人吐露了真情啊。

拿当是第一次置身于这样的社交场合。目睹这豪华的气派和盛大的场面，名利欲比以往更猛烈地咬啮着他的心。看看这位拉斯蒂涅，他弟弟才二十七岁就被任命为大主教，他妹夫马夏尔·德·拉罗什－于贡是大臣，他本人是副国务秘书，而且据说不久就要娶纽沁根男爵的独生女儿；看看外交官中

那位不知名的作家①，他为一八三〇年以后成为王室喉舌的一家报馆翻译外国报刊文章；看看有些舞文弄墨的人进了行政院，有些教授成了贵族院议员；看看这些人，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天天鼓吹推翻贵族是走错了路，因为这个贵族阶级拥有走运而有才能的人，有靠耍权术获得成功的人，也有真正出类拔萃的人。就说勃龙代吧，他在新闻界那么倒霉，那么被人压榨，但在上流社会却受到那么好的接待，而且要是他愿意的话，还可以利用他和德·蒙柯奈夫人的关系平步青云，因此，在拿当眼里，勃龙代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证明社会关系有强大的威力。于是他暗暗下定决心，从此要象玛赛、拉斯蒂涅、勃龙代以及他们的领袖塔莱朗那样，蔑视公众舆论，只承认现实，并且为着自己的利益歪曲现实，把一切制度看成是达到自己目标的武器，他决心再也不去扰乱一个构造得如此健全、如此美好、如此合情合理的社会。"我的前途，"他思忖道，"将系在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女人身上。"这个思想是在狂热的名利欲中形成的，正是怀着这种思想，他遇上了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如同饥饿的鸢鹰碰到了猎物。这天晚上，迷人的伯爵夫人佩戴着白鹳羽毛，显得特别的美，是劳伦斯②笔下那种朦胧的美，这与她温柔的性格很协调。野心勃勃的诗人身上那种沸腾的活力深深沁入了她的心。杜德莱勋爵夫人的眼睛是什么也不会放过的，她为了让两人安心单独谈话，把德·旺德奈

① 可能是指东方学者爱德华·戈蒂耶（1799—1843），他于一八二四年进入外交界，被任命为法国驻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领事。——原编者注。

② 劳伦斯（1769—1830），英国肖像画家。

斯交给玛奈维尔夫人去对付。这个女人仗着她过去对伯爵的影响，把他引进了打情骂俏的迷魂阵。她一会儿红着脸吐露衷肠，巧妙地表示她在眷恋旧情，这无异于把一朵鲜花奉献在伯爵脚下；一会儿她又责怪伯爵，为自己辩护，好招惹伯爵再责备她。这两个已经反目的情人还是第一次这样说悄悄话呢。就在伯爵往日的情妇拨弄业已熄灭的爱情之火的灰烬，希望还能找到几星炭火的时候，旺德奈斯伯爵夫人正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乱跳，一个女人自知有错和行为越轨时，就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激动不无魅力，并且能唤醒沉睡的力量，如今，就象童话《蓝胡子》①里讲的一样，女人们都喜欢用染着血迹的钥匙；这是一个绝妙的神话构思，也是佩罗的一大成功。

拿当堪称熟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家，他在伯爵夫人面前摊开自己的种种不幸，向她叙述自己如何与人和环境搏斗，让她看到他伟大高尚，只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他有政治天才，只是未被人赏识，他的生活里缺少高尚的温情。他没有明说，而是暗示美丽的伯爵夫人为他扮演《艾凡赫》中蕊贝卡②的崇高角色：爱他，保护他。他所说的一切都未越出高尚的感情范围。毋忘草不会比这位诗人所用的比喻更痴情，百合花不会比他讲的事情更纯洁，天使的前额不会比他的额头更光辉明朗，他可以把他的谈话录寄给书商去出版。拿当不折不扣地

---

① 《蓝胡子》，法国作家佩罗（1628—1703）写的一则童话。蓝胡子是个凶恶可怕的人，先后杀害了六个妻子。他禁止妻子走进他的某个房间，而女人的好奇心却偏偏要促使她们走进那个房间。

② 《艾凡赫》，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主人公艾凡赫效忠于狮心王理查一世，几次遇险都得到犹太女子蕊贝卡的救助。

起了伊甸园里那条蛇的作用，他向伯爵夫人炫示了惹祸的禁果那夺目的色彩。玛丽离开舞会时心情是复杂的：她内疚，可是这内疚近似一种希望；她心里美滋滋的，因为拿当说了很多恭维话，迎合了她的虚荣心；她无比激动，连心灵最深处都给扰乱了；她被自己的贤德所约束，可是又很想对不幸的诗人表示怜悯。

也许是玛奈维尔夫人把旺德奈斯伯爵带到了他妻子和拿当正在谈心的客厅里，也许是他自己想到这儿来找玛丽一起回家，也许是和玛奈维尔夫人的谈话勾起了伯爵内心已经平息的忧伤，总之，他妻子来挽住他的手臂时，发现他闷闷不乐，若有所思。伯爵夫人担心是自己和拿当在一起被他看见了。等到她和费利克斯两人单独在马车里的时候，她对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我的朋友，你不是一直在那儿跟玛奈维尔夫人谈话吗？"妻子的娇嗔使费利克斯如入棘丛，浑身不安，正在他无法摆脱窘境时，马车到了府邸。这是爱情教给玛丽的第一个招数。她很得意，居然打败了她一向认为那么高明的男人。她头一回尝到了获得重大胜利以后的喜悦。

在城根街和圣三会教士新街之间的一条小胡同里，一幢又单薄又难看的小楼四楼上，拿当有一个套间，这个套间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四壁萧条。对那些和他交往不深的人，还有那些文坛新手、债主以及一切应该拒之于他的私生活大门之外的纠缠者和讨厌鬼来说，这里是他的住处。而他的真正住所、他的了不起的生活、他的排场和交际却在佛洛丽纳小姐家里。佛洛丽纳是个二流演员，但是十年来，拿当的朋友们、几

家报纸，还有几个剧作家，却把她捧进了名演员的行列。这十年来，拿当与这个女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有一半日子是在她家度过的；在没有朋友要接待，没有晚宴要赴的时候，就在她那儿吃饭。佛洛丽纳道德上腐败透顶，但同时她又极有头脑。这个长处在她和艺术家厮混中得到了发展，并在每天的运用中得到磨练。有头脑，被认为是演员身上一种不可多得的品质。人们很自然地作出如下的推测：一个毕生致力于把一切都表现出来的人，其内在的东西势必荡然无存。可是，只要想一想每个世纪为数不多的男女演员中，产生过那么多优秀的剧作家和令人倾慕的女性，就能把这种观点驳倒。这种观点的根源，在于自古以来对表演艺术家总是大加非难，责怪他们在形象地表现各种激情时，把自己个人的感情丧失殆尽了。其实，演员在表演中只运用了他们的思维力、记忆力和想象力。伟大的演员是这样一种人，用拿破仑的话来说，他们能随意截断人天生具有的感情和思想之间的联系。莫里哀和塔尔玛到了晚年还比一般人更多情。佛洛丽纳由于长期来不得不倾听一些能卜算一切的记者以及能预见一切、道出一切的作家们谈话，还不得不观察某些到她家来搜集俏皮话的政界人物，她成了一个天使和魔鬼的混合物，这一来她便有了资格和这班老奸巨猾的家伙打交道。他们赞叹她的冷静，十分喜欢她那些令人咋舌的想法和感情。她的屋子装饰着向她献殷勤的男人们送来的贡品，显得过分的华丽。凡是不考虑东西的贵贱，只看重东西本身的女人家里都有这副气派。对这些女人来说，东西的价值是随着她们的脾气好坏而变化的。她们

盛怒之下可以摔坏皇后才配用的扇子或小匣子，可要是别人打碎了一个只值十法郎的、给她们的小狗盛水喝的瓷盆，她们却会大喊大叫。看看那间摆满最珍贵的礼品的餐厅，人们就会懂得什么叫富丽堂皇与满不在乎的大混杂。屋子的四壁直到天花板，都有镂花橡木护壁板，上面嵌着无光金线，格外富丽，护壁板四周雕着和怪兽嬉戏的小天使。在熠熠的光彩照耀下，可以看到这里是一幅德康[①]的素描，那里是一尊石膏天使，天使手里托着安托南·莫瓦纳[②]提供的圣水盆，稍远是一幅精巧的欧也纳·德韦里亚[③]的油画和一幅路易·布朗热[④]画的西班牙炼丹者阴沉的头像，拜伦给卡罗琳娜[⑤]的一封亲笔信镶在艾尔肖埃雕刻的乌木镜框里，对面是拿破仑给约瑟芬的一封信。这些珍品摆得毫不对称，却自有一种觉察不出的巧妙，使人似乎老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一切布置显得既精巧又随便，这两个优点，只有艺术家才会兼备。雕刻精美的木质壁炉台上只摆着一尊奇异的佛罗伦萨牙雕，据说是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表现一个森林之神发现年轻的牧羊人原来是

---

① 德康(1803—1860)，法国画家，浪漫派中最著名的东方景物画家。

② 安托南·莫瓦纳（1796—1849)，法国画家，雕刻家，格罗和吉罗德的学生。这里提到的是根据莫瓦纳的一幅草图制作的雕塑《捧着圣水盆的天使》。

③ 欧也纳·德韦里亚(1808—1865)，法国历史画家。

④ 路易·布朗热(1806—1867)，法国画家，曾为身穿僧侣服的巴尔扎克画过像。德康、欧也纳·德韦里亚和路易·布朗热都是巴尔扎克所欣赏的当代画家。

⑤ 指卡罗琳娜·兰姆(1785—1828)，拜伦的情妇。

个女人，这是一件复制品，原作保存在维也纳的珍宝馆。牙雕两侧各放着一只大烛台，都出自文艺复兴时期某位艺术大师之手。在一面护壁板中央，有一只布勒①制作的钟，玳瑁底座上，镶嵌着呈阿拉伯图案的闪闪发光的铜片，钟的左右摆着两尊小塑像，可能是哪个修道院被毁时幸存的。客厅的四角安着几盏灯，灯座富丽堂皇，这是某个制造商给的谢礼，佛洛丽纳曾为他大做广告，吹嘘羊角形日本花瓶做成的灯具是多么必不可少。在一只美妙的书架上，放着一件贵重的银器，这是一次战役中的战利品，在那次作战中，某位英国勋爵承认了法兰西民族的威力；此外还可看到饰有浮雕的瓷器；总之，一个除了家具没有其他财产的演员家里才有这等豪华。佛洛丽纳的房间张挂着紫罗兰色的壁幔，初次登台的舞蹈演员往往梦想有这样一个房间：白绸衬里的丝绒窗帘垂在蒙着薄纱的窗户上，天花板裱糊着白色开司米和紫罗兰锦缎，床前铺一块白鼬皮地毯，床幔象一朵倒挂的百合花，里面吊着一盏宫灯，灯下可以阅读尚未出版的报纸样张。客厅的基调是黄色，里面的摆设一律是佛罗伦萨青铜器的色彩，十分协调；这里我不一一描写，否则就象一份经法庭批准的拍卖清单了。总之，只有在附近的罗特希尔德公馆才能找到可以与这些精美摆设媲美的东西。

佛洛丽纳原来叫莎菲·格里尼乌，佛洛丽纳是艺名，取艺名是演员常有的事。她虽然长得漂亮，却是在下等戏院开始

---

① 布勒(1642—1732)，法国著名的细木工和雕刻艺术家。

她的舞台生涯的。她的名气和财产全亏了拿当。演员和文人结合，在戏剧界和文学界屡见不鲜，这一结合对拿当没有任何不利，他仍然可以保持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的体面。佛洛丽纳的经济情况并不稳定，她的收入不固定，剧团的聘金和假期的演出，勉强够开销行头费和家用。拿当从经营新兴工厂赚来的钱里提出一部分交给她；虽然他对佛洛丽纳一直很殷勤，做她的靠山，但是给她的资助既不定期也不牢靠。这种没有保障的、空中楼阁般的生活，丝毫吓不倒佛洛丽纳。她相信自己的才能，相信自己的美貌。有人告诫她时，她总把自己的前途押在这两个宝上。别人听了她信心十足的腔调，觉得未免有些滑稽。她常说："只要我愿意，就会有年金。我的总账上已有五十法郎了。"谁也不明白，象她那么漂亮的人怎么整整七年默默无闻。实际情况是，她十三岁被雇去当哑角，两年后在一个不知名的通俗喜剧院正式登台。十五岁时，还既看不出她的美貌，也看不出她有才华：女人的发展全在以后。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她二十八岁，这是法国女子风华正茂的年龄。在佛洛丽纳身上，吸引画家的首先是她那洁白而有光泽的肩膀，靠近后颈的部位带点橄榄青，但结实而润滑；灯光射在她肩膀上犹如照在丝光布上。她回头时，脖子上形成美不可言的褶裥，那是雕刻家最欣赏的地方。傲岸的颈项托着古罗马皇后似的头，娇巧而优雅，浑圆而倔强，很象波珮[1]的头；五官端正，透着伶俐，前额光滑，没有一丝皱纹，所有不爱思考、不

[1] 波珮（？—65），古罗马暴君尼禄（37—68）的妻子，以美貌著称。

爱发愁、容易让步、但发起倔脾气来什么也不听的女人都长着这样的脑门。这仿佛一凿子雕出来的前额，把一头亚麻色的秀发衬托得格外美。头发总是由前面往后梳，分成相等的两股，象罗马妇女那样，然后在脑后挽成两个圆髻，这样头形显得长些，同时头发的颜色又把颈子衬得更白。两道眉毛又黑又细，象中国画家描出来的，眼皮柔软，显出纤细的粉红色血管网络。火辣辣的眸子带着褐色纹路，赋予她的视线一种虎视眈眈的神情，又显露出妓女的不动声色的狡黠。她那讨人喜欢的羚羊眼睛是一种柔和的灰色，周围覆着长长的黑睫毛，这两种不同色调和谐地搭配在一起，充分表露出热诚而平静的情欲。她的眼圈微带倦色，可是当她妩媚地转动眸子侧目看人，或是抬起眼睛做出思考的样子时，当她凝眸而视，头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而双眼炯炯发光时（这都是在舞台上学来的招数），或是目光迅速扫遍全场，好象寻找什么人时，她这双眼睛真是世界上最锐利、最温柔、最罕见的了。红色油彩破坏了她那娇嫩的双颊白里透红的美妙色调，使人再也看不出她是在脸红还是脸色发白。她的鼻子很秀气，粉红的鼻孔富于情感，生就了会表达莫里哀喜剧中女仆的讥讽、嘲弄。一张肉感而放荡的嘴既善于挖苦人，又善于说绵绵情话，配上鼻子和上唇之间两道明显的突棱，越发好看。白皙的下巴稍稍大了点，表明她要爱就爱得很强烈。她长着女王的手和胳臂，而一双脚却又肥又短，这是出身微贱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从来没有一份遗产会这么叫人发愁。为了改造这双脚，佛洛丽纳什么法子都试过，就差没把它剁掉。可是这双脚象生养

了她的布列塔尼人一样固执：所有的专家，所有的治疗都拿它没办法，因此佛洛丽纳总穿瘦长的半统靴，里面塞上棉花，让脚显出弓形。她中等个儿，已有发胖的趋势，不过身材相当挺拔、匀称。在品德方面，戏台上的撒娇献媚、打情骂俏、挑逗温存她无一不精通；这些手段加上点孩子气，天真的嬉笑中夹杂点哲理的嘲弄，就有一种特别的情趣。她表面上无知轻率，实际上对贴现和整套商业法律内行得很。要知道，在得到今日这值得怀疑的成功之前，她吃过多少苦啊！她是经历了无数风险才一层一层下来，从阁楼住到二楼的！[1] 她了解生活，她从咬布里干酪[2] 开始，直到满不在乎地吃菠萝煎饼[3]，她住过带泥灶的阁楼，在壁炉的一角自己烧饭洗衣服，到现在竟能向一班大腹便便的厨师和厚颜无耻的小厨工发布命令。她总能赊账，还从来不曾丧失信用。良家妇女不知道的事，她都知道，还能操三教九流的语言；就经历而言，她是平民，凭出众的姿色，她是贵妇。她见怪不怪，能象密探、法官和老政客一样老谋深算，洞察一切。她知道怎么对付商人和他们的诡计，她熟悉行情，就象一个拍卖估价员。当她象洁白而娇嫩的新娘躺在长椅上，扮演着一个角色或背诵台词时，你会以为她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幼稚、无知、软弱，除了天真无邪没有其他手段。倘若这时来了个讨厌的债主，她马上象一个受惊的小猛兽似

---

① 楼层越高，房租越便宜。

② 布里是指巴黎盆地东部塞纳河和马恩河之间的地区，这个地区畜牧业发达，乳酪享有盛名。布里干酪当时可能是比较大众化的食品。

③ 在一八三八年，菠萝还是一种名贵的水果。

的跳将起来，骂出十足的粗话。她会说："嘿！我亲爱的，您这种放肆行为等于向我重利盘剥，我不想再看到您了，还是叫执达吏来吧，我情愿看见他们，也不愿看见您这张嘴脸！"

佛洛丽纳定期举办一些饶有风趣的晚宴、音乐会和晚会，这些聚会上总有输赢很大的赌博。她的女友全都很漂亮，年纪大的女人从来不登她的门。她不会妒忌，认为妒忌就等于承认自己不如别人。早先她结识过柯拉莉，电鳗①，现在她认识蒂丽娅、欧弗拉齐、阿姬莉娜、杜·瓦诺布勒夫人、玛丽埃特，② 这些女人在巴黎招摇过市，好象飘在空中的蛛丝，人们不知道她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们今天是王后，明天是女奴；另外还有她的对手——女演员、女歌唱家，总之是一群不同凡响的女人，她们乐善好施、无忧无虑的样子是那么动人，她们的放荡生活充满了活力、激情和对未来的蔑视，象狂热的舞蹈一样吸引了许多人。虽然这位风尘女子家里的生活是在一片哄乱和她的笑声里度过的，可是女主人的两只巧手，比哪一位客人都精于计算。在这里，文学艺术界的名流与政界、金融界的巨头厮混在一起花天酒地；在这里，肉欲高于一切；在这里，忧郁和狂想是神圣的，正如在一个市民家里名誉和品德是神圣的一样。这里的常客有勃龙代、斐诺、艾蒂安·卢斯托（此人是佛洛丽纳的第七个情人，但自认为是第一个）、连载小说家费利西安·韦尔努、库蒂尔、毕西沃、拉斯蒂涅（过去常来）、克洛德·维尼翁、银行家纽沁根、杜·蒂耶、作曲家孔蒂

① 电鳗是高布赛克（见本卷《高布赛克》篇）的重外孙女爱丝苔的绰号。

②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物都是《人间喜剧》中的风尘女子。

等人，一群形形色色的钻营能手；此外还有佛洛丽纳认识的女歌唱家、女舞星和女演员的男友们。这帮人有时互相仇恨，有时亲亲热热，视情况而定。一个人只要稍有名气，佛洛丽纳就接待他，她的家可以说是这帮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干堕落、邪恶勾当的地方。到这儿来的人都曾“名正言顺”地发过迹，受过十年苦难，扼杀过两三次爱情，他们都是因为写过几本书或是有几件考究的背心，演过一出戏或是有一辆华美的马车而出了名的。他们在这里密商损人之计，窥探生财之道，取笑前一天自己策动的骚乱，预测股票的涨跌。离开这里时，男人们依旧摆出他们公开的政治姿态；在这里他们却可以批评自己的党派而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他们可以承认对手本领高超，手腕绝妙，可以亮出任何人不敢承认的思想。他们可以无所不谈，因为他们能无所不为。世界上只有巴黎才能找到这种兼收并蓄的场所，不管你的趣味如何，道德如何，政治见解如何，只要外表体面，都能受到接待。因此，说佛洛丽纳是二流演员，还不能成为定论。佛洛丽纳的生活并不悠闲，也不值得羡慕。不少人看到一个女人靠演戏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很为之神往，以为她的生活必定快乐得象永不休止的狂欢节。在看门人的小屋里或是寒酸的阁楼上，多少可怜的姑娘看完戏回来梦想着珍珠钻石、装饰着金线的袍子、华美的腰带，想象自己的头发在舞台灯光下闪闪发亮，仿佛看见自己得到观众喝彩，被剧团重金聘请，被男人们钟爱、争夺，可是她们谁也不了解这种生活的真实情况：演员象马戏场的马，必须进行无数次排练，免得演坏了被罚款，她得

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剧本，不断琢磨新的角色，而当时巴黎要演二三百个新戏！每场演出，佛洛丽纳要换两三次服装，回到休息室时，常常已累得半死。这时，她还必须用大量的油脂擦去脸上的红白油彩，倘若演的是一个十八世纪的角色，还必须洗掉发粉，她简直连吃晚饭的时间也没有，而演员在演出时既不能饿着肚子，又不能吃，也不能说话。佛洛丽纳也没有时间吃夜宵。如今的演出都得过了半夜才结束，回来后她总得卸装，总有这样那样的事要吩咐呀！清晨一两点钟才躺下，一大早又得起来复习台词，吩咐准备服装，交代要什么不要什么，然后试服装，吃午饭，看情书，写回信，和捧角的承包人洽谈，好叫他们在她上场和退场时制造气氛，她得付清为上个月的成功所花的钱，同时还要用钱去换取这个月的成功。可以相信，在圣热奈① 的时代（这个演员被封为圣徒，他以演戏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宗教义务，并且总穿着一件苦修者的粗布衣），戏剧艺术并不需要演员这样疲于奔命。有时，佛洛丽纳想学有钱人的派头到乡下采点鲜花，便不得不假称自己有病。然而，这些纯粹机械性的活动与以下的事情相比简直就不算什么了：玩阴谋诡计啦，虚荣心受伤害心里不痛快啦，剧作家挑选了别的演员啦，自己的角色被别人抢走，或是要把人家的角色抢过来啦，男演员的种种苛求啦，竞争者的狡猾手段啦，剧院经理和新闻记者对你的纠缠啦，等等，为了应付这些事，真要一个工作日里再加一个工作日才行。到此为止我们还一点

① 圣热奈（？—286或303），古罗马哑剧演员。戴奥克利蒂埃纳时代（284—305）的基督教殉教者。

没涉及艺术本身，诸如激情的表现，细微的脸部表情和动作的处理，还有舞台上的注意事项；要知道，成千架观剧镜对着舞台，从最精彩的表演里也能发现不足之处。这些表演艺术曾占据了塔尔玛、勒坎、巴隆、孔塔、克莱蓉、尚梅斯莱这些伟大演员①的全部思想和生命！后台更是象地狱，在这里，虚荣心是不论性别的：一个演员，男的也罢，女的也罢，只要一成功便招来敌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至于财产，佛洛丽纳的聘金再高，也不够应付行头上的开支。不谈服装，光是长手套、皮鞋就要很多，还要晚礼服和出门的穿戴。佛洛丽纳生命的三分之一用来求爷爷告奶奶，三分之一用来维持自己的排场，另外三分之一用来保卫自己：事事都要动脑筋花力气！不错，她有一点幸福便贪婪地享受，这是因为，在她的生活中，幸福好象是偷来的、难得的、要长期等待的，是在别人强加给她的可憎的玩乐中和对观众的笑脸中偶然得到的。在佛洛丽纳心目中，神通广大的拉乌尔是一根保护她的权杖：有了他，她省了多少麻烦和心事。他对她正如过去的大庄园主对待他们的情妇，又象现在有些老头子，只要某家小报稍稍碰了一下他们崇拜的女戏子，他们就马上跑去向记者求情。佛洛丽纳依恋拉乌尔甚于依恋一个情夫，她离不开他甚于离不开一座靠山，她象侍奉自己的父亲一样侍奉他，象欺骗自己的丈夫那样欺骗他，但

---

① 勒坎（1729—1778），法兰西剧院的著名悲剧演员；巴隆（1653—1729），莫里哀剧团的著名喜剧演员；孔塔（1760—1813），法兰西剧院的著名女演员；克莱蓉（1723—1803），法兰西剧院的著名悲剧演员；尚梅斯莱（1644—1698），法国著名悲剧演员，主演过拉辛的很多悲剧。

她可以为他牺牲一切。拉乌尔呢，为了满足她演员的虚荣心和抚慰她的自尊心，为了她的舞台前途，没有办不到的事。没有大作家的帮忙，就没有名演员：有了拉辛才有尚梅斯莱，有了蒙韦勒[①]和安德里欧[②]才有马尔斯[③]。佛洛丽纳很想成为对拉乌尔有用的、甚至必不可少的人，但却无能为力。于是她把希望寄托在习惯对一个人的吸引力上。为了实现拉乌尔的计划，为了招待他的朋友，佛洛丽纳随时可以敞开她的客厅，摆出美酒佳肴，她希望自己之于拉乌尔，如同蓬巴杜夫人之于路易十五。女演员们都羡慕佛洛丽纳的地位，有的记者羡慕拉乌尔的艳福。可是，人总是喜欢有对立，有矛盾，懂得这一点的人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拉乌尔过了十年放荡不羁，时好时坏，今天狂歌曼舞，明天家产查封，今天大吃大喝，明天清水面包的动荡生活以后，现在却向往纯洁真诚的爱情，向往贵妇人恬静和谐的家；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要在她那因过分幸福而变得单调的生活里搅起感情的波澜。这是生活的规律。没有对比就没有艺术。不求助于对比手法而完成的艺术作品堪称天才的最高表现，正象进寺院是基督徒所能付出的最大努力一样。

舞会结束，拉乌尔回到家里，发现佛洛丽纳给他的一张字

---

① 蒙韦勒(1745—1811)，著名演员和悲剧作家，马尔斯小姐的父亲。

② 安德里欧(1759—1833)，作家，在马尔斯舞台生涯的初期，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③ 马尔斯(1779—1847)，著名女演员，曾在雨果的名剧《艾那尼》里演女主角。

条，是她的女仆送来的。但是他困极了，没有看上面写些什么就去睡了，心里充满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甜美爱情给他带来的新鲜乐趣。几个钟头以后，他从字条里得知了一些重要消息，这些消息，拉斯蒂涅和玛赛都没向他透露过。原来，有人向佛洛丽纳泄露内情说，议会结束后，议院就要解散。拉乌尔随即来到佛洛丽纳家，并派人去找勃龙代。在女演员的小客厅里，爱弥尔和拉乌尔一面把脚搁在壁炉柴架上烤火，一面分析了一八三四年法国的政局。究竟哪一派最有成功的希望？他们把所有的政治派别逐一研究：纯粹的共和派，总统制共和派，不要共和国的共和派，不要君主的立宪派，君主立宪派，保守组阁派，专制组阁派，折衷右派，贵族右派，正统右派，亨利五世派，还有支持查理十世的右派。至于抵抗派和运动派，在这两派之间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否则就等于讨论要生还是要死。

当时，各派所办的报纸纷纷谴责混乱得可怕的时局，一个士兵称之为稀泥浆。勃龙代是那时头脑最清醒的人，不过那是谈别人的事，临到自己头上就糊涂了。正象有些律师，为自己辩护就笨嘴拙舌。勃龙代在这类私下的讨论中很有真知灼见，他劝拉乌尔不要突然改变政治主张。他说：

“拿破仑说过，用古老的君主立宪制缔造不出年轻的共和国。老兄，你不妨在新议院里建立一个中间偏左派，做它的台柱和中心人物，你准能在政治上成功。一旦你被接纳，一旦你进入政府，你就能实现你的抱负，你就能总是属于得胜的那一派。”

拿当决定创办一种政治性的日报，亲自领导一切，在巴黎的无数小报中物色一种，把它合并过来，再和一种杂志挂钩，建立几个分支。勃龙代劝他不要过分地把希望寄托在办报上，但是拿当不听，因为周围那么多人都是以新闻事业为手段而发迹的。勃龙代又给他指出，办报不是个好买卖，现在报纸太多，互相争夺订户，新闻事业已经不是新鲜玩意儿了。拿当仗着自己有的是"朋友"和勇气，要大胆地闯一闯。他傲气十足地站起身来说："我会成功的！"

"你没有办报的钱！"

"我要写一个剧本！"

"剧本肯定失败！"

"失败就失败！"拿当说。

他在佛洛丽纳的住宅里走来走去，勃龙代跟在他后面，以为他疯了；忽然，拿当用贪婪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摆在屋里的一件件宝贝；勃龙代这才明白了。他说：

"这里的东西值十几万法郎哩。"

"是啊，"拉乌尔站在佛洛丽纳那张豪华的床前叹息道，"不过，我宁愿下半辈子在马路上卖钥匙链，每天靠吃炸土豆活命，也不卖这儿的一个挂衣钩。"

"不是卖一个挂衣钩，"勃龙代说，"而是卖掉全部东西。野心象死神，它要掠走一切，因为它知道，生命在后面紧紧跟着它。"

"不能！一百个不能！我可以接受昨天舞会上那位伯爵夫人的一切，可是决不剥掉佛洛丽纳的甲壳！……"

"是啊,"勃龙代用悲伤的调子说,"这等于推倒她的造币厂,砸掉硬币冲压机,毁掉造币用的模子,这是非同小可的事。"

这时,佛洛丽纳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她对拿当说:"要是我听明白了的话,你不想搞戏剧,要搞政治了?"

"是的,我的小妞儿,是的,"拉乌尔和蔼地说,一面搂着她的颈子,亲她的脑门。"你干吗噘嘴?我搞政治你会吃亏?难道大臣不比记者更能使你这位舞台皇后得到高额的聘金?难道你不会派到更多的角色,得到更多的假期?"

"你到哪儿去弄钱呢?"她问。

"到我叔叔那儿。"

佛洛丽纳知道他的*叔叔*是谁,这是指放债的,正象民间语言把典当叫做*姑姑*。

"别担心,我的小宝贝,"勃龙代拍拍她的肩膀说,"我去找马索尔、杜·蒂耶、斐诺、普朗坦。马索尔是个律师,他象他的同行们一样想当掌玺大臣,哪怕当一天也好,杜·蒂耶想当国会议员,斐诺眼下是一家小报的后台老板,普朗坦想当行政院审查官,他还在一家杂志插一手,我请这些人帮他的忙。是的,我会把他从他自己手里救出来;我们要把艾蒂安·卢斯托、克洛德·维尼翁、费利西安·韦尔努都找来,叫卢斯托包下长篇连载,维尼翁负责评论专栏,韦尔努给报纸打杂,律师嘛,也有事可干,杜·蒂耶管证券交易和工业两栏。我们要看看,这些硬汉子和俯首听命的人合在一起最终能干出什么名堂来。"

“最后不是进医院就是到部里当官，这是体力或精神耗尽的人的去处。”拉乌尔说。

“你什么时候请他们吃饭？”

“五天以后，就在此地。”拉乌尔说。

“需要多少钱，你告诉我。”佛洛丽纳简短地说。

“律师、杜·蒂耶和拉乌尔，每人没有十来万法郎是无法开张的。”勃龙代说，“有了这笔钱，报纸在一年半之内就可以顺利发行。在巴黎，是发展还是垮台，一年半的时间便可见分晓。”

佛洛丽纳噘了噘嘴表示赞成。两个朋友乘一辆敞篷马车去拉吃饭的人，摇笔杆的人，出主意的人和入股的人。美丽的演员呢，她叫来了四个富商——家具商、古玩商、画商和珠宝商。四个人走进这神圣的私宅，把里面所有一切立了个清单，好象佛洛丽纳已经死了似的。她威胁他们说，要是他们把良心藏着，等遇上更好的机会再拿出来，她就来个大拍卖。她说，不久前她在演一个中世纪的角色时，被一个英国勋爵看中，她想卖掉所有的动产，装出很穷的样子，叫勋爵送她一幢华丽的宅邸，她要把住所布置得可以和罗特希尔德的家媲美。可是不管她怎样用花言巧语打动他们，四个商人只肯出七万法郎，其实这些东西能值十五万。就佛洛丽纳自己而言，叫她出两个里亚① 她也不愿买这些，可是，她对商人说，如果他们肯出八万法郎，六天后她就把屋子里的一切都交给他们。“要就要，

① 法国古铜币名，相当于四分之一苏。

不要就算。”她说。买卖成交了。商人一走，佛洛丽纳高兴得跳起来，象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山丘一样①。她想不到自己如此富有，着实快活了一阵。拉乌尔来的时候，她装作生气的样子，说自己被抛弃了，说她已经好好想过，男人不会无缘无故从一个派别转到另一个派别去，也不会无缘无故由剧院转到议院：她肯定有一个情敌！她的直觉可灵呢！她要拉乌尔发誓永远爱她。五天以后，她举行了一次世界上最丰盛的晚宴。在酒的海洋中，在一片打趣笑谑中，在忠诚、合作、珍重友情等誓言中，大家给报纸命了名。什么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自由报？市镇报？省政报？国民自卫军报？同盟报？大公报？反正是以“al”结尾的一个什么字，而且势必前途不妙②。关于文学界结社、命名的第一阶段少不了的大吃大喝，过去已有那么多淋漓尽致的描写（可是作者在阁楼上描写这些时却没吃没喝的），再要描写佛洛丽纳的晚宴就很难了。这里我只需说一句，就是第二天早上三点钟，虽然一个人都没离去，佛洛丽纳竟能旁若无人地脱衣睡觉。原来，这些时代的火炬一个个

---

① 见《旧约·诗篇》第一一四篇第四节：

“大山踊跃如公羊

小山跳舞如羊羔”

巴尔扎克用这典故，意思是说佛洛丽纳象诗中的小羊羔一样快活地跳跃。大卫（公元前1000—972），以色列国王，传说《诗篇》一百五十篇中有七十三篇是他作的。

② 这里作者多半是指《国民报》，因当时只有《国民报》（National）是al结尾；“不妙”，“糟糕”的原文是 mal，也是 al 结尾，所以巴尔扎克利用谐音讲了这么一句俏皮话。

睡得象死人一样。一大早，当打包工、代办人、搬运夫来搬走名演员家里豪华的物件时，竟不得不把这些名人象大件家具一样抬起来放在地板上，佛洛丽纳看了大笑起来。就这样，女演员那些精美的东西被扫荡一空。这些纪念品沦落到了商店里，任何人走过都不知道这些奇珍异宝是从哪里弄来，又是怎样弄来的。按照常规，有些东西让佛洛丽纳一直保留到当天晚上：床、桌子、招待客人吃午饭的一套用具等等。这些文人雅士入睡时周围还是锦幔华帐，一觉醒来却见室内空空荡荡，冷冷凄凄，一派寒酸相。墙壁上尽是钉眼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本来有壁幔遮住，现在暴露无遗，就象巴黎歌剧院的舞台，布景一撤就露出了绳子。

"咦，可怜的姑娘给抄家啦?!"参加晚宴的毕西沃惊呼道，"大家掏掏口袋，来一次捐助！"

一听这话，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所有的口袋全倒空，只凑了三十六法郎，拉乌尔讪笑着拿来给笑盈盈的佛洛丽纳。女演员得意地从枕头上抬起头，拿出一叠钞票放在被子上，过去，不管年成好坏，妓女一夜能赚这么厚厚的一叠。拉乌尔叫来了勃龙代。

"我明白了，"勃龙代说，"这个机灵鬼把事儿办了，没告诉我们。好哇，我的小天使！"

他这一点破，留下来的人便一下子把洋洋得意、只穿着睡衣的佛洛丽纳举起来，抬到餐厅。律师和几个银行家已经走了。这晚，她在剧院得了个满堂彩，原来她自我牺牲的消息已经在观众中传开了。

"我宁愿观众为我的演技鼓掌。"她的对手在休息室说。

"一个到现在为止只因为做了好事才赢得掌声的演员有这样的愿望是很自然的。"佛洛丽纳回敬了一句。

晚上，女仆把她安置在桑德丽叶巷拉乌尔的住所。而拉乌尔则暂时住在给报社作办公室的屋子里。

这就是天真的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的情敌。反复无常的拉乌尔象用一个环似地把女戏子和伯爵夫人奇妙地连在了一起；这真是可怕的联系。路易十五时代，一位公爵夫人为了斩断类似的联系，曾派人毒死了勒库弗勒①，这一报复举动是很容易理解的，只要想一想，这种联系对一位贵妇来说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拉乌尔与伯爵夫人相爱的初期，佛洛丽纳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她预计，拉乌尔在办报这项艰难的事业中会缺钱用，就向剧团申请六个月的假期。拉乌尔起劲地指导她谈判，终于使她得胜，这一来，他在佛洛丽纳的心目中更可贵了。佛洛丽纳象拉封丹的一则寓言里的农民一样有头脑，这个农民在贵族们聊天的时候，负责准备好晚饭，②而佛洛丽纳在她那名噪一时的情人忙着追逐功名利禄的时候，则到外省或外国去挣钱来供养他。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画家描绘过上层社会的爱情，它充满了不为人知晓的伟大和辛酸，由于欲望受到各种蠢人和庸俗

① 勒库弗勒(1692—1730)，法兰西剧院有名的女悲剧演员，被情敌布荣伯爵夫人毒死。

② 见《商人、贵族、牧人和王子》，《拉封丹寓言诗》卷十第十五首。

小事的遏制，这种爱情令人痛苦难熬，它常常因双方心灰意懒而告吹。从我们的故事里，人们也许能窥见其一斑。杜德莱勋爵夫人举办家庭舞会的次日，玛丽就已根据梦想中的程序，认为自己被拉乌尔爱上了，拉乌尔也自认为已被玛丽选为情人，其实双方谁也没有作任何表白。虽然他们还不至于象有些男女那样免掉一切开场白，可是也很快就开门见山了。拉乌尔享够了肉体上的欢乐，现在又向往一个理想的世界；而玛丽呢，她还远远没有不贞的念头，所以不会想到要离开这个理想世界。因此，在实际上，他们俩的爱情是世界上最纯洁、最无邪的；但在思想上，他们的爱情却是世界上最热烈、最甜美的。伯爵夫人曾有过不少骑士时代的想法，只不过这些想法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她丈夫对拿当的厌恶再也不能阻碍她爱拿当，这与她扮演的角色是相符合的。拿当越是不值得敬重，她就越了不起。诗人火热的言辞在她身体上引起的反响比在心灵里更强烈。情欲唤醒了仁慈。仁慈是最崇高的德行。伯爵夫人认为，只要从仁慈出发，爱情的冲动、爱情的欢乐和过火的举动都是可以容许的。她觉得做拉乌尔在人世的保护神是一件崇高的事。以自己白皙纤弱的手扶持一个在她看来是真正的而不是泥塑的巨人，在没有生命的地方播下生命的种子，暗暗地做一个伟大前程的缔造者，帮助一个天才与命运之神搏斗，并降服命运之神，为他刺绣比武时披挂的彩带，为他提供斗争的武器，给他破妖术的护身符和治伤口的药膏，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啊！对受过玛丽那样的教育，象她那样虔诚而高尚的女人来说，爱情该是一种给人以快意的仁慈行为。

这就是她胆大的原因。纯洁的感情不在乎受到玷污，就象妓女不在乎道德廉耻一样。她有一种诡辩的想法，认为自己的行为丝毫不损害夫妇之间的信义。一旦确信了这一点，她便纵情享受和拉乌尔相爱的欢乐。于是生活里的许多细枝末节变得意味无穷了。她的小客厅将是她思念拉乌尔的地方，因而成了圣殿；连她精致的文具盒也有了新的意义，它在她心里唤起了与拉乌尔通信的无限乐趣：她将有信要读，要珍藏，要回复。梳妆打扮在女人生活里本来就具有美妙的诗意，只不过这种诗意过去她已领略尽了或者还根本没有认识，而今在她眼里又有了从未发现的魔力。顿时，对她也象对所有的女人一样，梳妆打扮成了一种表达内在思想的方式，成了一种语言，一种象征。为了讨他喜欢，为了替他争光而精心选择一件装饰品，这里面包含着多大的享受啊！现在她也天真地忙于这些有趣的小事了，这些小事占了巴黎女人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使她们家里的摆设和她们身上的穿戴具有极大的意义。很少有女人只为自己而出入丝绸店、帽子店、成衣店。年纪一大，她们不是就不再想到打扮自己了吗？要是你散步时看到一张脸在橱窗玻璃前停留片刻，你不妨把它好好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在那开朗的额头上，在闪着希望之光的眼睛里，在浮动于嘴唇的微笑里，都写着这样一句话："我要是佩戴上这个，他会觉得我更好看些吗？"

杜德莱夫人的舞会是在一个星期六晚上举办的；星期一，伯爵夫人去看歌剧，她确信在那儿能见到拉乌尔。果然，拉乌尔站在通往楼厅的阶梯上，伯爵夫人走进包厢时，他垂下

了眼睛。德·旺德奈斯夫人非常高兴地发现，她的情人开始注意衣着了。这个一向不考虑如何打扮才算风雅的人，今天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浓密的发卷上抹了香发油，又光又亮；他穿着一件入时的背心，领带结得端端正正，衬衫的褶痕无懈可击。他按照时尚，戴一副黄手套，手上露出来的部分显得很白。他把两臂交叉在胸前，仿佛摆好姿势让人画像似的。他神气十足，似乎对整个剧场漠不关心，但又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焦躁心情。眼帘虽然低垂着，眼睛却似乎望着伯爵夫人搁手臂的红丝绒扶手。费利克斯坐在包厢的另一角，背对着拉乌尔。聪颖的伯爵夫人选择了一个适当的姿势，使自己能俯视拉乌尔靠着的那根柱子。在短短的时间里，玛丽竟使这个有才智的男人放弃了在衣着方面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个变化表明了她对他的影响。不管是多么庸俗的女人或是多么高贵的女人，无疑都会为此而陶醉，因为任何变化都意味着顺从。玛丽不禁想起她那几位可恶的女教师，心想："她们说得对，被人理解确实是一种幸福。"两个恋人用敏锐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厅，然后交换了会心的一瞥。这一瞥如同甘露滋润了两颗被期待焚烧着的心。"我在这地狱里已熬了一个钟头，现在，天堂的门开启了。"拉乌尔的眼睛说。"我知道你在这儿，可是我不自由啊！"伯爵夫人的眼睛说。只有小偷、密探、情侣、外交家，总之，只有行动不自由的人才懂得目光的表达能力和用目光交谈的乐趣，只有他们能理解这充满内心活动的光亮的一闪一烁所包含的智慧、温柔、幽默、愤怒或无耻。拉乌尔感到自己的爱情因苦于得不到满足而更难克制，在障碍面前变得

愈来愈强烈。他所在的阶梯离伯爵夫人的包厢不到三十步，然而他却无法消灭这个距离。拉乌尔是个性情暴烈的人，他一向认为欲望和占有的乐趣之间是没有多大间隔的。现在，面对着这个地面上的、却又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恨不能如虎腾跃，一步跳到伯爵夫人面前。狂怒之下，他想作一次试探。于是他堂而皇之地向伯爵夫人行了个礼，伯爵夫人只傲慢地微微点了点头。女人们常以这样的动作使她们的崇拜者不敢造次。费利克斯伯爵转过身来，看谁在和她妻子打招呼；见是拿当，便根本不向他致意，好象责问他怎么如此大胆，然后慢慢转过头去和妻子说了句什么，大概是赞许她对拿当不屑一顾的态度。当然，包厢的门对拿当是关闭的。这一位凶狠地盯了费利克斯一眼。谁都会用佛洛丽纳的一句话来解释这目光的意思："你呀，你很快就不能戴自己的帽子了。"① 当时最放肆的女人之一，德·埃斯巴夫人，从她的包厢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她提高嗓门对舞台上的演出随便叫了声好。站在她的包厢下方的拉乌尔终于转过头来；他向她行了个礼，她对他嫣然一笑，好象说："要是人家把您从那儿赶走，您就到我这儿来。"拉乌尔离开那根柱子，来拜访埃斯巴夫人。他必须在这儿露面，为的是叫德·旺德奈斯那小子明白，名气和门阀一样值钱，在他拿当面前，所有装饰着爵徽的大门都会打开。埃斯巴夫人硬要他坐在她对面的前座上。她想盘查他。

"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夫人今晚可真够迷人的。"她

① 意思是要给他换一顶"绿帽子"。

对他夸奖伯爵夫人的打扮，好象在夸奖他前一天刚出版的一本书。

“是的，”拉乌尔冷淡地说，“白鹳羽毛对她非常合适；不过她似乎舍不得摘掉它，前天就开始佩戴了。”他又随便加了这么一句评论，为的是打消侯爵夫人认为他和伯爵夫人已有默契的想法。

“您知道这句谚语吗？”她反驳道，“好事当继续。”

要论唇枪舌战，文豪不一定都比侯爵夫人们强。拉乌尔打定主意装傻，这是聪明人的最后一招。

“这句谚语用在我身上倒是千真万确的，”他说，同时风流地看着侯爵夫人。

“我亲爱的，您这句话说得太晚了，我无法领情。”她笑着回答，“算了，别假正经了。昨天早晨在舞会上，您觉得德·旺德奈斯夫人佩着白鹳羽毛很美；她心里明白，所以今天又为您戴上它。她爱您，您喜欢她；这确实太快了点儿，不过我看，你们相爱是很自然的事。我没说错吧？否则您就不会这样死劲绞您的手套了。当一个男人不能坐在他所崇拜的女人的包厢里，而是被人家当众用不理不睬的办法赶出来坐在我旁边，因而气得要命的时候，或者他希望人家大声对他说的话，人家只能小声对他说，弄得他烦躁极了的时候，才会象您这样绞自己的手套。”

确实，拉乌尔正绞着自己的一只手套，露出一只白得惊人的手。

“您为她作出了您不曾为社会作出的牺牲，”她继续说，一

面肆无忌惮地盯着拉乌尔的那只手，“她该为自己的成功高兴，而且会因此而自命不凡；不过，我要处在她的地位，也许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以前仅仅称得上聪明，今后她会被看成天才了。您写本书把她描绘一番吧，您是很会写这种书的。亲爱的朋友，书里别忘了提德·旺德奈斯，就算为我写的吧。他太自以为是。我受不了他那副得意洋洋的神气，就好象他是奥林匹斯山的朱庇特似的。据说，神话里的所有天神中，惟有朱庇特没遇到过不顺心的事。”

“夫人，”拉乌尔激动地说，“要是您以为我会把自己的感受和爱情当作商品来出卖，那您就把我的灵魂看得太低下了。我宁愿照英国人的习惯，在女人脖子上套根绳子，把她牵到市场上去卖，也不干这种文学上的下贱勾当。”

“可我了解玛丽，她会叫您写的。”

“她才不会呢！”拉乌尔满腔热情地说。

“这么说，您很了解她啰？”

拿当不禁笑自己，他，一个写戏的人，竟把假戏当真了。

“戏已经不在那儿演了，”他指指舞台说，“戏在您的包厢里演。”

他拿起观剧镜观察剧场，以掩饰自己的窘态。

“您怨恨我吗？”侯爵夫人斜睨着他问道，“您的秘密不是总被我识破吗？我们是很容易和解的。您到我家来，我每星期三接待客人。亲爱的伯爵夫人只要看到您来，她就会每次必到。有时候我在四点到五点之间会见她，这是我接待为数不多的至亲好友的时间。我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我把您也算

在受优待者之列。”

“嘿！”拉乌尔说，“您瞧，上流社会是多么不公正，人家还说您厉害呢！”

“我吗？”她说，“必要的时候我也厉害。难道不需要自卫吗？不过，您那位伯爵夫人，我是很喜欢她的，您该高兴了吧！她很迷人。她将以孩子般的快乐心情，把您的名字第一个刻在她的心坎儿上。所有的恋人，哪怕是那些小伍长，也都是怀着这种心情把他们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刻在树皮上的。女人的初恋好比一个甜美的果子，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给男人的温情和体贴里就会搀杂些手腕。象我这种上了年纪的女人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不怕，连新闻记者也不怕。我跟您说了吧，我们女人往往要到迟暮之年才知道怎样使男人幸福，而我们开始恋爱时则是使自己幸福，同时让你们男人的自尊心得到种种满足。在初恋的女人身上，心灵一片天真，一切都出乎意料地令人心醉神迷。您的诗人气质那么重，一定会喜欢花甚于喜欢果子。我们半年后等着瞧吧！”

拉乌尔象所有犯了罪的人一样，总是想方设法一昧抵赖。然而这只能给厉害的辩论对手提供武器。这场巴黎女人最擅长的妙趣横生而又布满陷阱的谈话，如同无数套索，把拉乌尔套住，无法脱身，他真怕无意中泄露了实情，被侯爵夫人利用来取笑他；因此，看到杜德莱勋爵夫人走进包厢，他便谨慎地抽身走了。

“怎么样，”这位英国女人问侯爵夫人，“他们两人的情况如何？”

“他们相爱得简直发狂了，这是拿当刚才对我说的。”

“他长得再丑点就好了，”杜德莱勋爵夫人说，一面朝费利克斯投去恶毒的一瞥，“除此之外，他倒挺符合我的要求；他父亲是个犹太旧货商，婚后不久就破产而死；他母亲生前是个天主教徒，不幸，她把儿子培养成了基督教徒。”

关于自己的出身，拿当一直小心隐瞒着，不久前被杜德莱勋爵夫人打听到了。她一想到可以从中编出几句话来狠狠地挖苦旺德奈斯，就预先感到几分快意。

“可我刚才还邀请他到我家来呢！”侯爵夫人说。

“我昨天不也接待他了吗？”杜德莱勋爵夫人说，“我的天使，有些乐趣是要花很大代价去换取的。”

当晚，拉乌尔和德·旺德奈斯夫人相爱的消息就在上流社会传开了，一些人对此加以指责，另一些人则表示不信。伯爵夫人的“朋友”杜德莱勋爵夫人、埃斯巴夫人和玛奈维尔夫人等为她辩护，可是她们那种不恰当的热心却正好使人相信传闻。拉乌尔星期三晚上出于需要只得前往埃斯巴夫人家，果然在那儿遇到了常去的一群上流人物。费利克斯没有陪他夫人同来，因此，拉乌尔得以和玛丽交谈了几句，谈话的内容平常，然而语调充分表达了两人的感情。玛丽因早有奥克塔夫·德·冈夫人提醒，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存了戒心，知道自己在上流社会的处境关系重大，她向拉乌尔也说明了这一点。于是，在这群贵妇中间，他们俩唯一能享受到的乐趣就是仔细玩味心上人的声音、动作、姿势和看法，他们紧紧抓住细小的事来交流感情。有时双方的眼睛同时注视着一件东西，

象是在上面镌刻两人都理解的思想；有时他虽然在谈话，眼睛却在欣赏情人微微伸出的脚，那颤抖的手，还有那不停地、意味深长地摆弄着首饰的手指。此时，他们不再需要语言和思想，而是通过物件互诉心曲。这些物件是那么能传情，以至一个正在恋爱的男人往往让别的男人给自己所爱的女人递送茶杯、糖碟或是别的什么，以免被周围那些好象什么也没看见、其实把什么都看在眼里的人觉察出他内心的慌乱。无数的欲念、大胆的愿望、激烈的思想都从目光里小心地流露出来。在这里，躲开众人的视线握一握情人的手，就如同一封长长的情书一样能表达感情，如同一个亲吻一样能使人销魂。爱情因为有各种顾忌而更膨胀，因为遇到各种障碍而更增长了。这些被诅咒而很少被克服的障碍成了劈碎的柴禾，使爱情的火烧得更旺。在这里，爱情不能外露，只能隐藏在渴求的眼光里，隐藏在神经质的肌肉抽动或一句平常的客套话里。伟大的爱情竟至于用如此可怜的方法来表示，由此，女人更能衡量出她在爱她的男人身上有多么大的威力。有多少次，到了楼梯的最后一级才能和心爱的人讲一句话，补偿整个晚上忍受的折磨和那些无谓的谈话！拉乌尔这个不把上流社会放在眼里的人，将满腔怒气发泄在他的议论里，语言精妙如火花四溅。每个人都听到了他的怒吼，一种艺术家碰到难以忍受的障碍时发出的怒吼。这种罗兰式的狂怒①，这种把讽刺挖苦

---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阿里奥斯托曾写过一首题为《疯狂的罗兰》的叙事长诗。罗兰即法国中世纪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主人公，查理曼大帝的侄儿。

作为大棒去摧毁一切、砸碎一切的精神，使伯爵夫人如痴如醉，却使其他人只觉得有趣，他们好象在看西班牙马戏团里一头浑身披挂的公牛。

"你就是把一切都打倒，也还是得不到清静。"勃龙代对他说。

这句话使拉乌尔的头脑恢复了冷静。他不再当众发火，让人家看好戏了。侯爵夫人给他端来一杯茶。

"您真能逗乐，以后下午四点钟请常光临。"她故意高声对他说，好让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听见。

拉乌尔对"逗乐"这个词颇为恼怒，尽管这个词是用来对他发出邀请的。他顿时不再说话，只听别人讲，好象有些演员在台上不表演，而瞪着观众。勃龙代有些可怜他。"我的朋友，"他把他拉到客厅的一角对他说，"你怎么把在佛洛丽纳家的举止态度搬到上流社会来了？这儿不兴动怒，不兴长篇大论，只能时不时说一句风趣话儿。哪怕心里气得想把众人从窗户里扔出去，脸上还是要摆出心平气和的样子。嘲讽人要轻声慢气，对心爱的女人要装出恭恭敬敬的姿态，不能象驴子在大路当中打滚那么放肆。在这儿，我的朋友，恋爱也得遵照一定的程式。要么你和德·旺德奈斯夫人私奔，要么你就拿出绅士风度。你太象你小说里描写的情人了。"

拿当耷拉脑袋听着，活象一只落在陷阱里的狮子。

"我再也不到这儿来了，"他说，"这个脸色难看的侯爵夫人请我喝茶，要我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她还觉得我逗乐！现

在我明白为什么圣茹斯特①要砍这帮人的脑袋了。”

“你明天还会来的。”

勃龙代说对了。情欲是既懦弱又残忍的。第二天，拉乌尔在“去”和“不去”之间犹豫了好一阵以后，还是在一个重要的讨论进行到一半时，丢下他的合股人，跑到圣奥诺雷区德·埃斯巴夫人家去了。正当他在门口付车钱时，看见拉斯蒂涅那辆崭新的轻便马车驶了进去，他的虚荣心大大受伤；他决心也弄一辆华丽的马车和一名驾车的小厮。伯爵夫人的车子已停在院子里，拉乌尔见了满心欢喜。在情欲的支配下，玛丽的行动就象时针在发条推动下那样准确。她已靠在小客厅火炉边的一张安乐椅里了。有人通报拿当的名字时，她没转脸看他，而是从镜子里端详他，因为她知道女主人肯定会转身看拿当的。在上流社会，爱情受到四面八方的监视，不得不求助于一些小计谋：这就使好些乍一看来于爱情无用的东西有了生命；诸如镜子、暖手筒、扇子等等，很多女人是利用它们，而不是使用它们。

“您进来的那会儿，大臣先生正说保王党人和共和党人彼此很融洽呢！”德·埃斯巴夫人对拿当说，一面用目光向他指指德·玛赛。“您对这件事大概也有所闻吧！”

“即使是真的，又有什么不好呢？”拿当说，“我们仇恨同样的东西，我们在恨什么方面是一致的，在爱什么方面是不一致的。如此而已。”

---

① 圣茹斯特（1767—1794），又译圣鞠斯特，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罗伯斯比尔的主要助手，雅各宾派专政时的公安委员会委员。

"这种联盟至少是奇怪的，"德·玛赛说，一面看了一眼费利克斯伯爵夫人和拉乌尔。

"您有什么高见，我的好朋友？"埃斯巴夫人问伯爵夫人。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您以后会参预政治的，夫人，"德·玛赛说，"到那时，您就是我们的双重敌人① 了。"

拿当和玛丽只是在德·玛赛走后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拉斯蒂涅跟着德·玛赛离去，埃斯巴夫人一直把他们送到第一小客厅的门口。两个情侣顾不得去想大臣的挖苦话，他们总算有了几分钟的自由。玛丽急忙脱去一只手套，将手伸给拉乌尔，拉乌尔抓住这只手，吻着它，好象是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伯爵夫人的目光表达了那么高尚的柔情，使拉乌尔不禁热泪盈眶，易激动的男人就是会动辄流泪。

"在哪儿能见到您？在哪儿能跟您讲话？"他说，"假如我老是必须掩饰我的声音、我的目光、我的心、我的爱情，那我会死去的。"

见他流泪，玛丽非常激动，她答应只要天气不太坏就到森林去散步。这一许诺给拉乌尔带来的欢乐比佛洛丽纳五年里给他的欢乐还要多。

"我有多少话要对您讲啊！这种不得已的沉默又使我多么痛苦啊！"

伯爵夫人心醉神迷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时侯

① 玛赛是当权派，奉行调和折衷政策；旺德奈斯伯爵是正统派贵族；拉乌尔是共和派；所以玛赛说伯爵夫人将成为他们的"双重敌人"。

爵夫人回来了。

“怎么，您对德·玛赛的话竟无言以对？”她说着走了进来。

“对死者应当尊重，”拉乌尔回答说，“您没看见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吗？拉斯蒂涅充当他的守护人，是希望他在遗嘱里提到他。”

伯爵夫人为避嫌疑，就推说还有其他人要拜访，想走了。为了这一刻钟的相会，拉乌尔牺牲了他最宝贵的时间和最使人动心的利益。玛丽还不了解这种枝头鸟似的生活的详细情况，这种生活与千头万绪的事务以及要求很高的工作交织在一起。如果两人之间有始终不渝的爱情把他们联系起来，而互相推心置腹、共同考虑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又使这种联系日益紧密；如果两颗心朝夕交流各自的烦恼，正如两人的嘴相互交流气息；如果他们怀着同样的焦虑互相等待，遇到障碍一起战栗；——那么，任何事在他们眼里都是重要的：女人能理解，对方为避免一次迟到需要多么深厚的爱情，匆匆来一次该要作出多么巨大的努力；男人忙碌、苦恼时，她能和他一起奔忙，一起希望，一起激动不安；有怨气，她只对东西发泄；她不再疑神疑鬼，她了解并能估量生活中每件小事的价值。可是如果两个人刚刚相爱，这时的爱情充满了热望、猜疑和苛求，两人互不了解；如果你爱的是个终日无所事事的女人，她认为爱情应该时时刻刻守候在她的家门口；如果你爱的女人过分重视自己的尊严，事事要别人服从，哪怕她的命令错得会导致男人破产；——那么，这种爱情在巴黎、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意味着

难以想象的巨大劳动！上流社会妇女仍然受着十八世纪传统的影响，当时每人都有一个确定而牢靠的地位。如今，大多数男人都必须为自己谋一个职位，必须开拓自己的前程，加固自己的产业，但很少有女人了解他们生活中的这些难处。今天，地位稳定的人屈指可数。只有老年人才有时间去恋爱，年轻人却象拿当那样被迫在野心这条战船上拼命划桨。女人还不大能接受这一人情世态的变化，她们满以为那些时间不够支配的人象她们一样时间太多；她们无法想象，在她们自己的事情、目标以外，还存在别的事情和目标。即使情人为来相会战胜了勒耳那沼泽的九头蛇，他也没有任何功绩可言；她们只顾享受与情人相见的幸福，而忘记了其他一切；她们只感激情人给她们带来心灵的激动，却不打听花了多大的代价。如果她们闲来无事想出了一个计谋（这种计谋，她们随要随有），她们就会当首饰一样拿出来炫耀；为了赴约，你象囚徒扭断牢房的铁栅栏那样排除了客观障碍，她们却在那儿慢吞吞地玩弄花招。最后，胜利还得属于她们，你决不要和她们争夺。不过她们也有理：当一个女人为你冲破了一切，你怎能不为她冲破一切呢？她们所要求的和她们奉献出来的一样多。从埃斯巴夫人家回来时，拉乌尔发现，要在上流社会谈情说爱，同时又要从事新闻事业——这十四马才能拖得动的战车，又要给戏院写剧本，还要料理他那些陷在泥潭里的生意，这对他来说将是多么困难的事！

"今天的报纸一定是令人讨厌的，"他一边走一边想，"没有我的文章，而且第二期也不会有！"

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夫人到布洛涅森林去了三次，都没见到拉乌尔，她每次回来时又失望又担心。原来，拉乌尔认为，自己只能以新闻界泰斗的风采和威势出现在布洛涅森林。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去弄两匹象样的马，一辆象样的轻便马车，一名象样的驾车小厮，并设法使他的合股人信服，节省他宝贵的时间是多么必要，从而要他们把车马的费用算在报纸的总务开支上。马索尔和杜·蒂耶这两个合股人非常乐意地同意了他的要求，这一来，他觉得他们俩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好人。要是他们不帮这个忙，拉乌尔的日子简直就没法过下去；他的生活里虽然也搀和着一些理想爱情的微妙乐趣，但它现在已变得那么艰辛，以至很多人，乃至身体最结实的人，都应付不了如此巨大的精力消耗。强烈而幸福的爱情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占据的位置已经很大；而当追求的对象是德·旺德奈斯夫人这样庄重的女人时，那么，爱情就会把拉乌尔这种大忙人的生活整个儿吞噬掉。以下就是爱情给他规定的首要义务：他几乎必须每天下午两三点钟之间骑着马，穿着最悠闲的英国绅士的服装来到布洛涅森林，在那儿他得知当天晚上在哪个沙龙、哪座剧院可以会见德·旺德奈斯夫人。他直到半夜才离开这些沙龙，所得到的只是几句期待已久的话，还有情人在桌子下面、在两扇门之间或是在上车的时候偷偷给他的一星半点温存。玛丽已经把他引进了上流社会，经常设法使她去作客的人家也邀请拉乌尔赴晚宴。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出于傲气，也出于爱情，拉乌尔不敢谈他的工作。他必须服从这位天真单纯的女王的一切心血来潮的意愿，而同时必

须注视议会的辩论，跟上政治潮流，掌握住报纸的方向，还得把两个剧本搬上舞台，因为这笔收入对他是必不可少的。有时他想逃避一个舞会、一场音乐会或一次散步，但这时，只要德·旺德奈斯夫人不高兴地噘一噘嘴，他就立刻牺牲事业上的利益去玩乐。他早晨一、两点钟才能离开社交聚会，回家后一直工作到八、九点；刚刚睡下，又得起来和他所依靠的几位有影响的人物商讨报纸的观点，讨论千百件内部事务。当时报纸涉及各个方面，涉及工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文学界人士的面子以及他们的作品等等。拿当每天从编辑部办公室奔到剧院，从剧院奔到议院，又从议院奔到几个债权人家里，忙得疲惫不堪。但他来到玛丽面前时，必须是一副安详、喜悦的样子。他必须悠哉游哉地驱车来到她家门前，好象他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一个除了幸福的爱情带来的慵懒以外不知有其他劳累的人。而这些不为人知的牺牲换来的，只是些极其温柔的话语，永远相爱的保证，还有当两人有几秒钟单独在一起时热烈地握几下手，交换几句充满激情的话。他觉得，如果不让玛丽知道他为得到这点小小的恩惠所付出的代价，那等于是一种欺骗。不久，向她解释的机会来到了。四月风和日丽的一天，在布洛涅森林一个偏僻的去处，伯爵夫人挽住拿当伸给她的胳臂。为了一点儿小事，她正要跟他发一次娇脾气呢（女人就会这样小题大做）。因此，她见到他时，不象往日那样嘴上挂着微笑，前额因幸福而发光，两眼由于某一风趣、愉快的思想而灼灼有神。相反，那天她显得严肃，不苟言笑。

“你怎么啦？”拿当问她。

“别管这些小事，”她说，“您该知道，女人就象孩子。”

“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叫您不高兴了？”

“要是那样，我就不会来这儿了。”

“可是您没对我微笑，您见到我好象并不高兴。”

“我在和您赌气，是吗？”她说，一面温顺地看着他，女人常以这副神气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

拿当在诚惶诚恐中走了几步，心里很不好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

“要不就是无谓的担忧，捕风捉影的怀疑，你们女人总是把这些玩意儿看得比生活中的大事还重要；你们有本领用一根稻草秆、一星草屑叫世界失去平衡！”

“这是讽刺？……我早料到的，”她一面说，一面低下头。

“玛丽，我的天使，难道你看不出，我说这些是为了掏出你心中的秘密？”

“我的秘密即使说出来也仍然是个秘密。”

“那您就说吧……”

“我不为人所爱，”她说，一面斜着眼向他投去机敏的一瞥，女人总是用这种办法巧妙地考察她们想摆弄的男人。

“不为人所爱？……”拿当叫道。

“是的，您管的事太多了。在您繁忙的生活中，我算得了什么呢？随时都会被忘记。昨天我到林子里来了，我等了您……”

“可是……”

“我为您特地穿了一件新袍子，但您没来。您昨天在

哪儿？”

“可是……”

“我不知道。我到埃斯巴夫人家，在那儿也没找到您。”

“可是……”

“晚上在歌剧院，我的眼睛没离开过楼座。每次门一开，我的心就猛跳，跳得都要碎了。”

“可是……”

“我度过了怎样的一个夜晚啊！这些心灵里的风暴，您是想不到的。”

“可是……”

“这样激动不安，生命都要耗尽了。”

“可是……”

“可是什么？”她说。

“是的，生命在消耗，”拿当说，“只要几个月的功夫，你就会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吞噬掉。你对我的无理责备也迫使我道出自己的秘密，”他说，“你不被人所爱？……你被爱得太深了。”

于是他激动地描绘了自己的处境，自己的一个个不眠之夜，详细地叙述了他在每个固定的时刻应做的事，诉说了他为何必须成功，办报这项工作的要求又是如何高，他必须抢在众人前头正确无误地对各种事件作出判断，不然就会丢掉权柄，此外还要迅速研究种种问题，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问题层出不穷就象天空云彩的变幻那样快。

拉乌尔这是糊涂一时。埃斯巴夫人早就对他说过，世上

再没有什么比初恋更天真的了。伯爵夫人一下子因为爱得太深而自感有罪。正在爱恋的女人在任何事情上都看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种诉说情怀的机会。看到在她面前展现的拉乌尔的浩瀚生活，她钦佩得五体投地。她本来就把拿当想象得很伟大，现在更觉得他卓越无比。她责怪自己爱得太切，请求他在他方便的时候才来；这样做对她来说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她祈求上帝帮助她战胜自己的感情。她将等待！她将从此牺牲自己的欢乐。她原只想给他作进身之阶，谁知竟成了障碍！……她绝望得哭了。

“这么说，女人只能爱，”她含着眼泪说，“而男人有千百种办法行动；我们女人只能思索、祈祷、膜拜。”

她觉得，拉乌尔如此爱她，应该得到报偿。于是象一只夜莺想从枝头跳到泉边饮水，她向四周看看是不是只有他们俩，会不会在一片寂静中躲着一个第三者，然后她向拉乌尔仰起脸，拉乌尔俯下他的头，她让他亲了个吻，这是她非法给男人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吻。她感到五年来从未象此时此刻这样幸福过。拉乌尔也觉得千辛万苦一下子得到了补偿。两人在洛特依到布洛涅森林的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走了一阵，他们又以情侣们惯有的那种均匀而有节奏的步伐，回到马车旁边。拉乌尔真诚地认为，这轻易而有分寸的一吻是出于圣洁的感情。一切罪恶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这个全心全意爱他的女人。他对自己疯狂的生活中的种种烦恼不再感到遗憾，而玛丽在热烈的初恋中大概也将拉乌尔的这些烦恼抛到了九霄云外。所有的女人都是如此，她们不会每时每刻看到

非凡的生活中的拚搏。女人的爱情往往带着崇拜和感激的成分，玛丽正是怀着这种感情，以果断而轻盈的步伐走在与大道平行的一条细沙小径上。她和拉乌尔都很少讲话，然而句句话都能扣动心弦，使对方感受至深。天空万里无云，一棵棵粗壮的大树已经开始发芽，无数褐色的枝条缀上了好些绿色的芽尖，灌木、桦树、柳树、杨树抽出了最初的、还有点透明的嫩叶。任何人的心都不能不为这和谐的景色所感染。爱情使伯爵夫人懂得了大自然，正如它曾经使她懂得了社会一样。

"但愿你从来只爱过我一个人！"她说。

"你的愿望已经是现实，"拉乌尔回答，"我们相互表露的是真正的爱情。"

他说的是真话。在这颗年轻的心面前，他一直扮演着一个纯洁的人，渐渐地自己也相信了那些充满美好感情的话。他的热情起先是出于投机和虚荣，现在却变得真诚了。他开始是说谎，后来倒说起真话来。再者，任何作家身上都有一种难以泯灭的感情，那就是对美好情操的仰慕。最后，当一个人老是为另一个人作出牺牲时，他就会逐渐对这个人产生真正的关切。上流社会的女人以及高等妓女本能地意识到这个道理；也许她们并未意识到，但却不知不觉地在运用这个道理。所以，伯爵夫人待到第一阵感激和惊讶之情过去以后，便因能使一个男人为她作出这么多的牺牲，战胜那么多的困难而沾沾自喜起来。她被一个配得上她的人爱着。拉乌尔还不知道，他那虚假的荣华将使他受到什么样的约束；女人是不容许她们的情人从偶像的底座上跌下来的，正如人们不能原谅天神

有任何卑劣的行为一样。玛丽还不知道拉乌尔在韦里酒家吃夜宵时对他的朋友们揭开的那个谜底！这个出身微贱的作家在搏斗中度过了他青年时期的头十年，现在他想得到一个上流社会的贵妇人的爱。尚福尔[1]说过，爱情若没有虚荣心支持就是脆弱的。现在，正是虚荣心支撑着拉乌尔的爱情，而且使它日益膨胀。

“你能对我发誓你不属于、而且永远不属于任何别的女人吗？”玛丽说。

“我生命中没有时间可以给其他女人，我的心里也没有位置可以给其他女人了，”他回答道，并不以为自己是在撒谎，因为他是那么瞧不起佛洛丽纳。

“我相信你的话。”玛丽说。

走上停放马车的小路，玛丽离开了拉乌尔的胳臂，拉乌尔则做出恭恭敬敬的样子，好象刚碰见她似的；他把帽子拿在手里，陪她走到马车跟前，然后沿查理十世大街跟着车子走了一程，鼻子吸着马车扬起的尘土，眼睛看着被风吹到车外的垂柳般的羽毛。虽然玛丽高尚，愿意放弃见到他的欢乐，但拉乌尔受着情欲的驱使，还是出现在她所到之处。见他这样浪费对他来说是如此宝贵的时间，伯爵夫人想责备他，可又不忍心，她那副既嗔又喜的神态，真叫拉乌尔疼爱极了。玛丽管起了拉乌尔的事务，正式给他规定了每天的时间安排，为了使他没有借口到处乱跑分散精力，她呆在家里不出门。她每天早晨

---

① 尚福尔(1741—1794)，法国伦理学家。

读报，并预言连载小说家艾蒂安·卢斯托（她觉得这人的文章妙极了）、费利西安·韦尔努、克洛德·维尼翁以及所有的编辑都是前程远大的人。玛赛去世后，她劝拉乌尔公正地评价此人。拉乌尔写了篇很有气魄的动人的悼词，既称颂了已故大臣，同时又批评了他玩弄权术，敌视民众，玛丽读得如醉如痴。不用说，她在竞技剧场台侧包厢观看了拿当一个剧本的首场公演，拿当指望靠这个剧本的收入支持他的企业。演出看来很成功。但玛丽上当了，掌声是花钱买来的。

"你没来意大利歌剧院看告别演出吗？"杜德莱勋爵夫人问她，玛丽是散戏后去她家的。

"没有，我到竞技剧场去了，有一个戏在那儿首场公演。"

"我可受不了通俗笑剧，我对这种戏剧形式的态度和路易十四对特尼埃①的画所持的态度一样。"杜德莱勋爵夫人说。

"我倒觉得通俗笑剧的作者有了进步。"埃斯巴夫人说。"现在这种戏已经成了挺吸引人的喜剧，风趣盎然，要很有才气才写得出。我挺喜欢看。"

"而且演员也极好，"玛丽说。"竞技剧场的演员今晚就演得很出色。剧本合他们的意，对话耐人寻味，妙趣横生。"

"就象博马舍②写的对话。"杜德莱勋爵夫人说。

"拿当先生还称不上是莫里哀，不过……"埃斯巴侯爵夫

---

① 特尼埃（1610—1690），十七世纪弗朗德勒最伟大的画家，善于表现平民生活题材，如小酒店、乡村节日、农夫等。

② 博马舍（1732—1799），法国著名剧作家，费加罗三部曲（《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有罪的母亲》）的作者。

人说，一面看着伯爵夫人。

“他搞些通俗笑剧。”夏尔·德·旺德奈斯侯爵夫人说。

“也搞垮了几个部。”玛奈维尔夫人接过话头说。

伯爵夫人一言不发；她想找几句尖刻的俏皮话来回敬她们，但因心里气得发抖，只说了句“他也许会建立几个部呢”，便找不到更好的话了。

所有的女人都心照不宣地互相看了一眼。

玛丽走后，莫依娜·德·圣埃雷安叫道：“她爱拿当到了崇拜的地步！”

“她对此并不隐瞒。”埃斯巴夫人说。

五月到了，旺德奈斯把妻子带到他的领地去了。玛丽只能从拉乌尔热情洋溢的信中得到安慰，她也天天写信给他。

伯爵夫人的离去本来可以把拉乌尔从他跌进的深渊里救出来，如果佛洛丽纳在他身边的话；然而，他是孤身一人，周围的朋友一经看出他想驾驭他们以后，就都成了敌人。他的合作者眼下都恨他，准备在他失败的时候再给他援助和慰藉，在他成功的时候向他顶礼膜拜。文学界一向如此。人们只爱不及自己高明的人。谁要是想高升，大家就都成了他的敌人。这种普遍的忌妒心倒大大增加了无能之辈成功的可能性。因为这种人不会引起别人的忌妒和怀疑，他们象鼹鼠一样暗暗开掘着自己的路，而且不管他们有多蠢，都能在三、四处被安排个顾问的职位；而与此同时，有才能的人却拥在门口你推我挤，结果谁也进不去。凭着高等妓女天生的本领，佛洛丽纳也许可以嗅出那些所谓朋友心中暗藏的仇恨，在千百种猜测中

看出事情的症结所在。不过，这些人的仇恨并不是威胁着拉乌尔的最大危险。危险来自他的两个合股人，律师马索尔和银行家杜·蒂耶，他们早就考虑好了如何利用他那股热情为他们拉车，他们自己则坐享其成。一旦他不能为报纸写文章，就把他排挤出去；或是当他们需要使用报纸这分伟大的力量时，就把它从他手里夺过来。对他们来说，拿当是一笔可以吞并的钱财，一股可以使用的、能以一当十的文学力量。有那么一些律师，他们把喋喋不休当成雄辩，总是把话说尽而令人厌烦，他们在所有的聚会上贬低一切，因此象瘟疫一样叫人避之惟恐不及，他们不惜一切要当大人物。马索尔就是这样一位律师。他不再稀罕当司法大臣了；他眼见四年中司法大臣象走马灯似地换了五、六个，使他对司法官的长袍大倒胃口。他现在想的是在公立学校弄个教授的职衔，在行政法院捞个官职，此外再加上一枚荣誉勋位勋章。杜·蒂耶和纽沁根男爵曾向他担保，如果他和他们观点一致，就可以得到勋章和行政法院审查官的职位；他觉得，这两个人比拿当更可能实践诺言，因此盲目服从他们。为了更好地蒙骗拉乌尔，这些人让他丝毫不受控制地行使他的权力。杜·蒂耶只在拉乌尔一窍不通的公债投机买卖方面利用报纸；不过，他已经让纽沁根男爵告知拉斯蒂涅，报纸会暗中讨好政府，只要政府支持他在议会替补纽沁根男爵。男爵就要当贵族院议员了，他过去是在一个类似英国那种虽然衰落而仍保留为选区的市镇上当选为议会议员的。这个市镇只有很少的选民，现在，报纸被免费大量寄到那里。银行家和律师就是这样耍弄着拉乌尔，他们任他

在报社称王称霸，享受所有的权益和荣耀，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拿当非常喜欢他们，就象上回要求车马费时那样，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好人，还自以为在耍弄他们。富有想象力的人（对这种人来说，希望是生活的基础）从来不愿意看到，在生意上，当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愿望进行的时候也正是最危险的时候。拿当正处于极盛时期，他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在政界和金融界到处出头露面。杜·蒂耶把他领到纽沁根家，纽沁根太太极为热情地接待了他，倒不是为他本人，而是碍着德·旺德奈斯夫人的面子。可是她在他面前一提到伯爵夫人，拿当就把佛洛丽纳抬出来作挡箭牌，大吹特吹他和女戏子之间的关系，说他们的关系是断不了的，他怎么会丢下这稳当现成的幸福去换取贵妇人的卖弄风情呢？他以为这一招干得很妙。拉乌尔上了纽沁根、拉斯蒂涅、杜·蒂耶和勃龙代①的当，卖力地帮助空谈家们去组织那种昙花一现的内阁②。此外，为了表明他在生意方面清清白白，这个向来不怕损害朋友的利益、不怕在困难时刻对厂主做出不高尚行为的人，现在为了出风头，竟不屑于接受几家靠报纸办起来的工厂给他的优惠。他的虚荣心和野心产生了这些完全相反的表现，这在很多类似的人身上都能见到。为了在公众面前穿出漂亮的大衣，他们就到朋友家拿点料子把破洞补好。然而，伯爵夫人走后两个月，拉乌尔曾有过付不出账的尴尬时候，使他在胜利中不免有几分担忧。杜·蒂耶提前付了十万法郎。佛洛丽纳拿

① 根据上文，此处应是马索尔。

② 一八三四年一年内就有四次组阁，其中巴萨诺的内阁只存在了八天。

出来的钱——占他在报纸第一次投资总数的三分之一，都已用在纳税和开张必须的巨额花销上了。现在该考虑以后怎么办。银行家算是照顾他，拿了他五万法郎四个月到期的期票，这样一来，杜·蒂耶就象拉住了马笼头一样把他抓在自己手里。靠这笔额外的钱，报纸有了六个月的经费。在有些作家看来，六个月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此外，靠大量做广告，派出很多推销员，对订户许下些空头好处，报纸拉了两千个订户。这一小小的成功壮了他的胆，吸引他把钞票往新闻业这个无底洞里扔。看来，只要再拿出一点本事，再发生一件什么政治性的诉讼或政府对报纸的迫害事件，拉乌尔就能成为现代的意大利雇佣军头头①，墨水就是这支军队的火药。当佛洛丽纳带着五万法郎回来的时候，不幸这一切已经安排就绪。拉乌尔本该把这笔钱作为后备资金，可是一则他认为，如果他必须成功，那就必定会成功；二则他感到爱情已经使他精神上更高大，从而认为过去接受佛洛丽纳的钱是很不光彩的；三则他被周围那群逢迎拍马者吹捧得神魂颠倒，因此他没有那样做，而是把他的处境瞒着佛洛丽纳，硬要她用这笔钱重新布置一个家，说什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堂皇的门面是必不可少的。佛洛丽纳在这方面是用不着别人鼓动的，结果背上了三万法郎的债。她在皮加尔街弄了一座漂亮的房子，完全归她所有，她那帮老朋友重又在那儿聚会。象佛洛丽纳这种地位的女人的家，可以说是个中立地带，对政治野心家们很有利，他们在这儿商

① 指卖身投靠者。

谈问题，却把拉乌尔排斥在外，就象过去路易十四在荷兰谈判，而把荷兰人排斥在外一样。拿当为佛洛丽纳假期后重返舞台专门写了个剧本，剧中的主角由她演正合适。这个半正剧半通俗喜剧的剧本，后来成了拉乌尔在剧院的告别之作。报纸早已准备为佛洛丽纳叫好，反正讨好拉乌尔不用花一文钱。捧场的声势太大，闹得法兰西剧院说这是一种干扰。一些专栏文章把佛洛丽纳捧成马尔斯小姐的接班人。这么巨大的胜利把女演员搞得晕头转向，看不清拉乌尔的处境了。她每天生活在节日和盛宴之中。她象一位女王，周围簇拥着一批殷勤而又有求于她的人，有的为自己的书，有的为自己的剧本，有的为自己的舞蹈演员，有的为自己的剧院，有的为自己的工厂，还有的为登一则广告；她尽情享受掌握新闻权力的乐趣，并且从中看到了当大臣会有怎样的威望。据来她家的人说，拿当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在生意上走对了路子，他会成为议员，也肯定能当上大臣，至少象很多人一样能当一段时间。女演员们很少不愿意听奉承话的。佛洛丽纳对专栏文章太懂行了，不会对报纸和办报的人存有戒心。她对新闻机构了解得太少，不会关心它那套手段。象她这种性格的女人从来只看到结果。至于拿当，他则认为，到下一届议会选举时，他和另外两个人准能成功。那两个人从前也是新闻记者，其中一个当时已是大臣，他竭力排挤同僚，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分别了六个月，拿当很高兴重新和佛洛丽纳在一起，并且懒洋洋地恢复了过去的生活习惯。他的生活是由理想爱情的花朵和佛洛丽纳给他的欢乐编织起来的。他写给玛丽的信堪

称爱情加优美文笔的杰作。他把玛丽当作生活的明灯和守护神，干什么事都要征求她的意见。他懊恼自己站在民众一边，有时很想采取贵族的立场，然而尽管他惯于作出惊人之举，也不能不看到，一下子从左边跳到右边是办不到的事。还是当大臣容易些。他把玛丽给他的宝贵的信珍藏在一只有暗锁的文件夹里，文件夹是于雷送的，也可能是菲歇[①]送的，这两人在巴黎大登广告，大张招贴，互相竞争，看谁造的锁最难打开、最保险。这只文件夹放在佛洛丽纳新居的小客厅里，拉乌尔就在这儿工作。要骗过一个平时对其无所不谈的女人是最容易不过的，她什么也不会怀疑，自以为什么都看到，什么都知道。再说，佛洛丽纳回来后，目睹拉乌尔的生活，没看出任何越轨之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只她也见过的、随便收在那儿的文件夹里竟有爱情的珍宝——她的情敌的信。这些信是伯爵夫人按照拉乌尔的嘱咐寄到报社办公室的。拉乌尔此时的境况很不错。他有不少朋友，和别人合写的两个剧本刚刚获得成功，给他的奢华生活提供了费用，同时扫除了他对未来的忧虑。他丝毫没把欠杜·蒂耶——他的朋友——的债放在心上。有时，遇事总爱作一番分析的勃龙代忍不住对杜·蒂耶表示怀疑，他反说：

"怎么能不信任自己的朋友呢？"

"可是对敌人就谈不上信任不信任了。"佛洛丽纳说。

他为杜·蒂耶辩护，照他说，杜·蒂耶是最善良、最随和、

① 于雷和菲歇都是当时著名的锁匠。

最廉洁的人。拿当象个走钢丝而没有平衡棍的杂技演员，任何人，哪怕是与他最不相干的人，只要洞察了他的生活内幕，都会为之提心吊胆。可是杜·蒂耶却以一个暴发户的泰然自若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袖手旁观着。他对拉乌尔的友好中包含着可怕的嘲讽。一天，他们从佛洛丽纳家里出来，他和拉乌尔握手道别，看着他上了轻便马车，然后对天字第一号的忌妒鬼卢斯托说：

"瞧他今天神气活现地到布洛涅森林去，半年后就该到克利希监狱去了。"

"他？不会的，"卢斯托叫道，"有佛洛丽纳呢！"

"可是，我的小兄弟，谁跟你说他会一直留着她呢？至于你嘛，比他强百倍，半年后你就是我们的主编先生了。"

十月，期票到期了，杜·蒂耶慷慨地给他延了期，不过这回是两个月，外加贴现和一笔新的贷款。拉乌尔自以为稳操胜券，因此在杜·蒂耶这只钱袋里大把拿取。再过几天，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夫人就要回来，她急不可耐地想见到拉乌尔，比往年早回一个月。拉乌尔不想在重新开始他的战斗生活时，因缺钱用而被捆住手脚。他们之间的通信已经使伯爵夫人的情绪兴奋到了极点，因为笔写总是比嘴讲大胆，在信里，思想经美妙的词句一掩盖，可以无话不谈，言必尽其意。伯爵夫人把拉乌尔看作当代最光辉的天才，认为他心灵美好，只是不为人所理解，他白璧无瑕，值得人爱。她看见他正大胆地把手伸向权力的筵席。不久，他那谈情时如此温柔的声音将在议会讲坛上轰鸣。他的生活象球体一样由无数相互交错的

圆组成，其圆心就是上流社会。玛丽只为他活着。她已对小家庭的平静幸福失掉了兴趣，拉乌尔那旋涡式生活的动荡不宁通过情人的生花妙笔传给了她，也激荡着她。她吻着这些信，它们是在新闻界的激战之中和勤奋工作之中抽空写成的呀！她体会到它们的全部价值。她确信自己是惟一为他所爱的人，除了荣誉和野心，她没有别的情敌。她在孤寂的生活中找到了可以发挥她全部力量的地方。她庆幸自己选对了人：拿当是个天使。幸好，她回到领地后与拉乌尔无法来往，倒平息了社会上对她的流言蜚语。九月底，他们又开始到布洛涅森林去散步了。在各个沙龙重新开放之前，他们只能在那儿见面。在那儿，拉乌尔可以比较自由自在地领略理想生活的纯洁美妙的乐趣，而又不让佛洛丽纳知道。他只需少干点工作，反正报社里的事情已经上了轨道，每个编辑都已熟悉自己那部分活儿。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把佛洛丽纳和伯爵夫人作比较，比较的结果总是对佛洛丽纳有利，而伯爵夫人也毫不逊色。他的感情和理智上对一个贵妇的眷恋使他不得不再度东奔西忙，疲惫不堪，可是他居然有超人的精力，同时活跃在社交、新闻、剧场这三个舞台上。佛洛丽纳感激他，分担他的工作和忧烦，该来的时候来，该走的时候走，毫不吝啬地给他以实际的幸福，不言不语，不自怨自艾；而伯爵夫人呢，总是对他百看不厌却又对他守身如玉，殊不知，为了与她相会片刻，拉乌尔要做多少工作，要花多少心血。佛洛丽纳从不想主宰他，而是高高兴兴地任拉乌尔想要就要，想甩就甩，象猫一样，被主人从怀里放到地上以后，抖抖脑袋高兴地走开。这种随和

的作风倒挺适合思想家的生活节奏；任何艺术家都会象拿当一样，一面享用这种艳福，一面继续追求理想的爱情，后者符合他诗人的天性，能满足他内在的尊严感和虚荣心。他也知道，万一走漏风声就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又想：伯爵夫人和佛洛丽纳都不会知道的，她们俩离得那么远！入冬后，拉乌尔又在上流社会露面，此时他已达到鼎盛时期，简直是个人物了。德·玛赛一死，议会四分五裂，拉斯蒂涅也随着垮了台，他不得不依仗拉乌尔，同时充当他的吹鼓手。德·旺德奈斯夫人很想知道，丈夫是不是已改变了对拉乌尔的看法。于是，事隔一年她又对他提出同样的问题，满以为这下可以痛痛快快出口气了，女人们都喜欢这种报复，连最清高的贵妇也不例外，天使们都想排在耶路撒冷神殿中的至圣所周围，可见天使们也有虚荣心哩！谁知伯爵回答说：

“他只差上阴谋家的当了。”

费利克斯在社交界和政界混久了，心明眼亮，把拉乌尔的处境看得一清二楚。他冷静地告诉妻子，费希谋反未成，反使原来对本王朝不太热心的人，在王朝受到威胁时向路易-菲力浦靠拢。政治观点不鲜明的报纸会失掉订户，因为，新闻和政治的关系将趋于简单化。如果拿当已经把他的财产押在报纸上，那么他不久就要完蛋。这一看法，虽只三言两语，而且是在谈及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时提出的，但却简明扼要，合情合理，又出自一个懂得如何估计各党派前途的人之口，这可吓坏了伯爵夫人。

“这么说，你对他颇感兴趣啰？”费利克斯问妻子。

“我觉得他的思想挺有意思，也喜欢他的言谈。”

妻子回答得很自然，伯爵一点没起疑心。

第二天下午四点钟，玛丽和拉乌尔在埃斯巴夫人家轻声交谈了好久。伯爵夫人表示了自己的忧虑，都被拉乌尔一一消除了。他很高兴能用俏皮话压低费利克斯在他妻子心目中的威信，他要报复一下。于是他把伯爵描绘成一个思想狭隘、跟不上时代的人，想用复辟王朝的尺度来衡量七月革命，不愿意看到中产阶级的胜利，而中产阶级却是社会的一股力量，一股事实上存在的力量，不管存在的时间是长还是短。再没有什么贵族老爷可言了，真正出类拔萃的人们的朝代正在到来。拉乌尔不去考虑一个不带偏见的政治家间接提出的公正意见，却炫耀自己，妄自尊大，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然而哪一个女人不是相信情人甚于相信丈夫的呢？伯爵夫人放了心，又过起去年冬天那种生活来：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偷偷享受爱情的欢乐，暗暗和情人握手。可是，当一个女人所爱的男人怀有某种决心，而且忍受不了束缚时，这种生活可能使她的行为超出限度。幸亏有佛洛丽纳起缓冲作用，拉乌尔的情欲对伯爵夫人还不算危险。再则，拉乌尔还忙于其他重要的事，不能充分享受幸福。不过，要是拿当突然遭到什么不幸，或是遇到新的障碍，或是再也控制不住感情，那么伯爵夫人就会跌进深渊。就在拉乌尔隐约看到伯爵夫人这种心理状态时，杜·蒂耶突然于十二月底向拉乌尔讨债。这位银行阔老板声称手头拮据，给拉乌尔出了个主意，叫他到羊腿子那儿去借这笔钱，半个月就还。羊腿子是个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率放债的

高利贷者，凡是经济上窘迫的年轻人都去求这位财神爷。杜·蒂耶说，再过几天，报纸办一月份的续订手续，报社金库里就有钱了，到那时再替他想办法。另外，他干吗不再写个剧本呢？拿当生性高傲，要尽一切努力还账。杜·蒂耶给羊腿子写了封信让拉乌尔带去，信中要这位放债的按期票上的钱数付给拉乌尔，期票二十天到期。拉乌尔不想一想钱怎么这样轻易到手，反而懊悔没多借一点。出色的思想家往往这样行事，把严重的事当玩笑，他们仿佛把自己的才智留着写作品，在日常事务上不敢使用，惟恐愈用愈少。拉乌尔把上午的事讲给佛洛丽纳和勃龙代听，把羊腿子作了一番全面的描绘：没生火的壁炉，雷韦永的糊壁纸①，楼梯，声音瘖哑的鹿脚形门铃，破旧的擦鞋垫，没有火的炉膛，就象他那没有光的眼睛。两人听了都嘲笑他的这位新“叔叔”；他们既不提防自称没钱的杜·蒂耶，也不提防那么快就拿出钱来的高利贷者，真是异想天开。

“他只要你百分之十五的利，你真该谢谢他才对。”勃龙代说，“他们若是要百分之二十五的利，人们便不再对他们打躬作揖，从百分之五十起，就叫重利盘剥了。要这样的利，就会受到鄙视。”

“受到鄙视？”佛洛丽纳说，“请问，你的朋友里头，谁能以这样的利率借钱给你而不摆出一副救命恩人的面孔呢？”

“她说得对，我很高兴，不欠杜·蒂耶一个铜子儿了。”拉

---

① 雷韦永的印花糊壁纸在半个世纪前时兴过。羊腿子仍用这种糊壁纸，说明其吝啬，不肯花钱换新的。

乌尔说。

有些人对所有的问题都能洞若观火，何以在自己的事情上就缺乏洞察力了呢？也许，一个人的才智不可能面面俱到；也许艺术家往往只顾享受现在，不考虑未来；也许他们太专心观察别人的可笑之处，就看不到别人布下的陷阱；也许他们以为别人不敢愚弄他们。然而，未来很快就成了现在，二十天后，期票被拒绝兑现。佛洛丽纳叫拉乌尔在商务法庭上要求延迟二十五天付款，法庭同意了。拉乌尔研究了自己的处境，叫人拿来报社的账目，发现报社的收入只能应付费用的三分之二，而订户又愈来愈少。这下子伟人变得心事重重、脸色阴沉了，但只是在佛洛丽纳面前，他把真情都对她讲了。佛洛丽纳叫他将以后打算写的剧本一揽子出卖，并且转让他以前所写的戏的全部演出收入。用这个办法，拿当到手了两万法郎，债务减到四万法郎。二月十日，延长的二十五天又到期了，杜·蒂耶不想让拿当在他准备去的选区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他准备把另一个选区让给马索尔去竞选大臣），因此，叫羊腿子对拉乌尔加紧逼债。因负债入狱的人是不能当候选人的。眼下，克利希监狱很可能吞掉这位未来的大臣。佛洛丽纳自己也因本身的债务一直在和执达吏打交道，在这紧要关头，她已山穷水尽，象美狄亚一样只剩孑然一身①，因为她的家具已被查封了。踌躇满志的拉乌尔现在听到他那没有根基的新建大

① 美狄亚，高乃依的同名悲剧里的女主人公。当她失掉丈夫和孩子后，别人问她："遭到这样的失败后你还剩下什么？"她回答："还剩我这个人。"——见《美狄亚》第一幕第五场。

厦处处发出崩裂坍塌的轧轧声。他本来就感到无力继续他的宏大事业，要重新开始就更办不到了。他就要葬身在这理想大厦的瓦砾堆里。他对伯爵夫人的爱还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一点光明，使他脸上有点生气，其实，内心里希望已经死灭了。他一点也不曾怀疑杜·蒂耶，眼睛只看着高利贷者。他在冒风险，而拉斯蒂涅、勃龙代、卢斯托、韦尔努、斐诺、马索尔却不肯开导他。拉斯蒂涅想重新抓权，和纽沁根、杜·蒂耶串通一气。其他人呢，看着自己的同类在垂死挣扎，感到无限快活，因为他曾想控制、驾驭他们。他们之中任何人也不向佛洛丽纳提醒一句，反而在她面前吹嘘拉乌尔说："天塌下来他也能顶得住，他会脱离困境的！一切都会好的！"

"昨天我们搞到两个订户，"勃龙代一本正经地说，"拉乌尔就要当议员了，预算一表决，解散议会的法令就会公布出来。"

拿当已在商务法庭被控，再也借不到钱了。佛洛丽纳的财产被查封，只能指望某个傻瓜爱上她，可惜从来不会有这样的巧事，正好碰上这么个人。拿当的朋友都是无钱又无势的，他一被逮捕，政治上高升的希望也随之破灭。更不幸的是，他预支了钱的大批活儿必须完成。他就要滚进贫困的无底深渊了。面对这危险的前景，他丧失了胆量。德·旺德奈斯夫人还会爱他吗？她会远远地避开他吗？女人只是在对一个男人已经以身心相许时，才会和他一道走向深渊，而他和伯爵夫人之间却没有神秘的肉体关系把两人连结在一起。即便伯爵夫人随他远走国外，她也成了个一无所有的女人，他反倒多了个

累赘。于是他想到自杀。象他这种才智属二流而自视甚高的人，往往会把自杀作为利剑，来斩断这解不开的绳结。他已经跻身于上流社会，并且曾经想主宰它，现在却要在它面前一落千丈？让伯爵夫人留在这个社会里受人崇拜，而自己重新变成一个满腿泥巴的步兵小卒子？不，他想都不愿意想。自杀的念头来到诗人居住的空中楼阁门口，他已经听见了它的脚步声。不过，在走投无路之时，拿当还存着侥幸心理，要挨到最后一刻才自杀。在法庭送达判决书、支付催告和通知民事拘禁的那几天，拉乌尔走到哪儿，都忍不住带着一副冰冷而又阴森的神情，善于观察的人在决心自杀或正考虑如何自杀的人脸上，都能看到这副神情。死的念头使他们的前额罩上了阴霾，他们的微笑带有某种不祥的意味，他们的动作是庄严的。这些不幸的人好象要把金色的生活之果连皮都吃尽。他们神思恍惚，目光时刻审视着自己的内心，耳朵倾听着自己的丧钟声在空中回荡。一天晚上，玛丽在杜德莱勋爵夫人家看到了这些可怕的征兆：大家都在客厅谈天，拉乌尔却独自坐在小客厅一张沙发上；伯爵夫人来到门口，他头也不抬，既没听到玛丽的呼吸声，也没听到她绸裙的窸窣声；眼睛定定地盯着地毯上一个图案，目光因痛苦而变得呆滞。他正在想，宁愿死也不能让权弃位。不是所有的人在失掉权力后还能享有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享受的那种待遇的。再则，当时巴黎自杀之风很盛。这不正是不信神的社会的结局吗？拉乌尔已决心一死了之。希望越大，失望得越惨。而拉乌尔的绝望只能把他引向坟墓。

"你怎么啦?"玛丽轻轻跑到他身边问道。

"没什么。"他回答。

情侣之间有一种说没什么的语气，它意味着完全相反的意思。玛丽耸耸肩说：

"真是个小孩子！你肯定遇到什么不幸了。"

"不，没有。"他说，"再说，要是我有什么，你总会很快知道的，玛丽，"他又深情地说了一句。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她用权威的语气问。

"你想知道真情吗?"

玛丽点了点头。

"我在想你，我对自己说，很多男人要是处在我的地位，都会希望得到毫无保留的爱，我得到了，是吗?"

"是的，"她说。

"可是，"他接着说，一面搂着她的腰把她拉过去，在她前额上吻了一下，也不管可能被别人撞见，"我没给你留下任何污点和悔恨。我完全可以把你带进深渊，然而我让你留在深渊边缘，保持着你的光彩和贞洁。不过，有一个想法老纠缠着我。"

"什么想法?"

"你会瞧不起我的。"

玛丽嫣然一笑。

"会的。你永远不会相信我对你的爱是圣洁的，而且别人也会玷污我的感情，我知道。女人们无法想象，我们身在污泥中，眼睛却望着天上，赤诚专一地膜拜一个纯洁高尚的女人，她们怀疑这种神圣的爱。她们无法理解，才智高超、情感不凡

的人能把自己的灵魂从肉欲中解脱出来，奉献给自己崇拜、热爱的人。其实，玛丽，我们男人对理想的崇拜比你们女人更热忱，我们在女人身上找到我们的理想，而女人不会在我们身上寻找她们的理想。"

"干吗发这种长篇议论？"玛丽用嘲讽而又自信的口吻问。

"我就要离开法国了，明天你会从我的随身仆人交给你的一封信里知道原因和详细情况。永别了，玛丽。"

说着他紧紧拥抱了一下玛丽，就走出了小客厅，丢下玛丽一个人在那儿痛苦得发怔。

这时埃斯巴侯爵夫人来找她，问道："你怎么啦，亲爱的朋友？拿当先生对你说什么了？他刚刚离开我们时表情异常激动。也许你是表现得太理智或者太不理智了……"

伯爵夫人挽起埃斯巴夫人的手臂回到客厅，没呆多久就回家了。

"她大概是去赴第一个幽会。"杜德莱勋爵夫人对侯爵夫人说。

"我会知道的，"埃斯巴侯爵夫人答道，说着也走了，她的马车跟在玛丽的车子后面。

但是，玛丽的车子走上了去圣奥诺雷区的路。埃斯巴夫人到家时，看见费利克斯伯爵夫人的车继续往前走，直奔岩石街。玛丽躺下睡觉，可怎么也睡不着，找出一本北极游记读了一整夜，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早晨八点半，她收到了拉乌尔的信，急忙打开。信是以这样的老套子开始的：

我最最亲爱的：

当你拿到这张纸时，我已不在人世了。

玛丽不再往下读，神经质地把信纸揉成一团，按铃叫来贴身女仆，匆匆忙忙披上一件晨衣，随便穿上一双鞋，裹了一条披肩，拿了顶帽子，关照女仆告诉伯爵一声，说她到她妹妹杜·蒂耶太太家去了，便离开了家。

"你把主人送到哪儿才离开他的？"她问拉乌尔的男仆。

"送到报馆。"

"领我去。"她说。

伯爵夫人不到九点钟就出门，不坐车，而且情绪显然不正常，这使府里的仆人太为惊讶。幸而女仆去禀告伯爵，说夫人刚刚接到杜·蒂耶太太写来的一封信，看了以后非常生气，让送信来的那个男仆陪着，匆匆忙忙去她妹妹家了。旺德奈斯等着妻子回来向他说明情况。伯爵夫人跳上一辆街车，很快到了报馆。报馆在费多街一家年代已久的旅馆里占用几个套间，这时，宽敞的房子里还冷冷清清，只有一名打杂的小厮，他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失魂落魄似的跑着穿过一间间屋子，还问他拿当先生在哪儿，感到很奇怪。

"他大概在佛洛丽纳家，"小厮回答，把伯爵夫人当成佛洛丽纳的情敌，为争风吃醋来大闹一场的。

"他在哪间屋子工作？"伯爵夫人问。

"在一间工作室里，钥匙带在他身上。"

"我要去。"

小厮把她领到一间幽暗的小屋子门口，屋子的窗户朝着后院，早先这是盥洗室，与一间宽大的卧室相连，卧室里还保

留着放床的凹室。小工作室位于房间凸出的一角，伯爵夫人打开卧室的窗户，就能从工作室的窗户看到里面发生的一切：拉乌尔坐在他那大主编的安乐椅里，喉咙发出垂死者的喘气声。

"破门进去，别声张，只要你不讲出去，我会给你钱的。"她说，"你没看见拿当先生就要断气了吗？"

小厮去印刷车间找来一个铁排字框，把门撞开。拉乌尔正采取一个普通女裁缝会采取的方式，用一只普普通通的煤炉在窒息自己。桌上有一封给勃龙代的信，刚写完不久，信中请求朋友把他的自杀归因于突然中风。伯爵夫人来得正是时候，她叫小厮把拉乌尔背到马车上，但是，在哪儿护理他呢？她走进一家旅馆，要了一个房间，打发报馆小厮去找来一位医生。几小时后，拉乌尔脱险了。然而，伯爵夫人在从他口里得知全部实情以前，不肯离开他的床边。沮丧的野心家只得把自己那些骇人听闻的苦痛向她和盘托出。她听完后回到家里，昨天折磨拉乌尔的痛苦和念头，现在又折磨着她。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她曾对拉乌尔这样说，为的是让他有勇气活下去。

"你妹妹出什么事了？"费利克斯见妻子回来，问她道，"我看你脸色都变了。"

"一件可怕的事，但我必须绝对保密。"她回答说，一面竭力装出镇静的样子。

为了独自一人把发生的一切好好想一想，晚上她到意大利剧院去了，然后又到她妹妹杜·蒂耶太太家，向她叙述了

早晨那可怕的一幕，把满腹苦水都对她倾吐出来，要妹妹给她出主意，给她援助。当时她们俩谁都不知道，那只使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害怕的煤炉，正是杜·蒂耶点燃的。

“在这世界上，他只有我了，”玛丽对妹妹说，“我决不对他负心。”

这句话包含着所有女人的秘密：当她们确信自己是一个伟大而完美的男人的一切时，她们会表现得无比英勇。

杜·蒂耶早就听说大姨子可能爱上了拿当，不过他象很多人一样不相信，或者认为这与拉乌尔和佛洛丽纳之间的关系水火不相容。女演员会赶走伯爵夫人，要不就是伯爵夫人赶走女演员。可是那天晚上回家看见大姨子在意大利剧院，他就已经从她脸上看出她心绪烦乱，他立刻猜到，拉乌尔已经把自己的困窘全对她说了。这么看来，伯爵夫人确实爱着拉乌尔，她是来向玛丽-欧也妮借钱的，就是拉乌尔欠老羊腿子的那笔钱数。杜·蒂耶夫人不明白，丈夫怎么能象神仙似的一猜就准，惊讶得目瞪口呆，这就使杜·蒂耶的疑心变成确信了。这位银行家自以为能掌握拿当的诡计的线索。谁都不知道，这个倒霉鬼正躺在槌球场大街一家配有家具的旅馆里。他用的是报馆小厮的名字。伯爵夫人答应给这小厮五百法郎，只要他对昨天夜里和今天早晨发生的事严守秘密。因此，弗朗索瓦·基耶[①]对看门人说，拿当由于工作过度劳累，

① 报馆小厮的名字。

晕倒了。杜·蒂耶在报馆没见到拿当，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想，记者躲起来是为了避开来抓他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包探来调查情况，得知早晨一位妇人来报馆把主编抢走了。两天以后，他们才查出马车的号码，盘问了车夫，探明了欠债人藏身的旅馆，并摸清旅馆的情况。这样，玛丽采取的明智措施使拉乌尔赢得了三天展缓期。

姐妹俩各自在痛苦中度过了一夜。这样一场灾难能用它的火光照亮整个生活，照出生活的底层和暗礁，而在这以前，人们往往只看到生活的顶峰。杜·蒂耶夫人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垂死的年轻人，坐在椅子里，面前放着他编的报纸，正用罗马字体写出他最后要说的话。这可怕的情景使她震惊。因此，可怜的女人一心只考虑如何救他，如何让姐姐赖以生存的这个人活下去。我们的思想往往本能地先考虑事情的后果，后分析事情的原因。欧也妮再一次认为，她原先打算求但斐纳·纽沁根男爵夫人（她常邀她去晚宴）帮忙的想法是可行的，而且肯定能成功。象所有还没被现代社会这部光滑的机器挤压过的人一样，她慷慨大度，决心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

伯爵夫人呢，她为救了拿当的命而无比喜悦，整整一夜都在想，用什么妙计弄到四万法郎。在这种危急时刻，女人是聪明绝顶的。她们在高尚感情的激励下，能想出令窃贼、商人、放债人吃惊的办法，——如果世界上还有什么能使这多少有些相似的三类人吃惊的话。伯爵夫人一会儿想卖掉她的钻石，以后只佩戴假的，一会儿决定向旺德奈斯要这笔钱，就说

是给妹妹的，反正妹妹已被她牵连进去了。可是她的灵魂太高贵，不会采取这些不体面的办法，所以想出后又随即把它推翻。拿旺德奈斯的钱去给拿当?！这太卑鄙了，她吓得几乎从床上跳起来。那么，首饰上镶假钻石呢？她丈夫终归会发觉的。她想去向罗特希尔德借这笔钱，他们是那么富有；她又想去央求巴黎大主教，他会救助可怜的人；就这样，她从万能的金钱想到万能的上帝，什么办法都想尽了。她悲叹自己朝中无人，要是在过去，她也许能从王亲国戚那里借到钱。她想求助于父亲，然而这位老法官一向憎恶不合法的行为；他的子女终于明白，他对爱情方面的不幸是不会给予多大同情的，甚至连听都不愿意听。他已变得落落寡合，对任何男女私情都深恶痛绝。至于格朗维尔伯爵夫人，她现在蛰居于诺曼底她的一个庄园里，省吃俭用，祷告上帝，在神甫和一袋袋埃居中度她的余生，至死都冷若冰霜。即使玛丽来得及到巴耶去见她，难道她会交给女儿这么多钱而不查问她拿去派什么用场吗？就说欠了债？对，可能她会被她最喜欢的大女儿说得心软的。好，要是其他办法不成功，就去诺曼底。只要格朗维尔伯爵假称妻子突然得了重病，女儿就有借口到诺曼底走一趟，他大概是不会拒绝这样做的。早晨那可怕而又凄惨的一幕，对拿当的照料，在他床边度过的时刻，他那断断续续的叙述，这个伟大人物生命垂危的情景，这个天才在奋进中遇到的庸俗乃至龌龊的障碍……这一切又一起涌入她的脑海，进一步激发了她对拉乌尔的爱。她回味当时激动的心情，感到情人的不幸比他的荣耀更能使自己迷恋他。如果他已功成名就，她会吻

他的前额吗？不会的。她觉得，拉乌尔在杜德莱勋爵夫人的小客厅里对她讲的那最后一席话，表达了无比高尚的感情。那是多么圣洁的诀别啊！他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因为他的幸福可能成为她的痛苦，这是多么高尚的行为！伯爵夫人曾经希望自己的生活充满激情，现在激情接踵而至，又可怕，又残酷，然而她喜欢。因为与其说她是为享乐而生活，不如说是为了受苦。她自忖："我救了他，以后还要再救他！"心里是多么甜蜜！她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拉乌尔的那句话："只有落难的人才知道爱情有多么伟大！"这句话是拉乌尔感觉到玛丽的嘴唇吻着他的前额时讲的。

她丈夫走进她的房间叫她用早餐，他问道：

"你是不是病了？"

"我妹妹家发生的这场悲剧真叫我揪心，"她说，这倒并非是假话。

"她落在坏人手里了。一个人家出了杜·蒂耶这样卑鄙的人，真是一种耻辱；要是你妹妹遭到什么不幸，是不可能从他那儿得到怜悯的。"

"哪个女人会满足于别人的怜悯呢？"伯爵夫人说，身子痉挛地动了动，"你们男人是那么冷酷无情，你们的严厉就算是对我们开恩了。"

"我并不是今天才知道你心地高尚的，"费利克斯说，一面吻妻子的手，他被妻子的自尊感动了，"有你这种想法的女人是用不着别人来看管的。"

"看管？"她说，"这是给我们的又一种耻辱，不过它会转而

落在你们自己头上。"

费利克斯微微一笑，而玛丽却脸红了。一个女人暗中干了错事时，反会堂而皇之地过分表现出女性的傲气，这是一种巧妙的掩饰，我们应该为此感激她们才对，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欺骗如果不包含着伟大，至少包含着尊严。玛丽写了几行字给拿当，告诉他一切顺利，信是写在基耶先生名下，由一个听差送到槌球场大街旅馆的。晚上在歌剧院，伯爵夫人的谎话奏效了：伯爵认为，她离开自己的包厢去看妹妹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等杜·蒂耶走了，剩下杜·蒂耶夫人一个人时，才挽着妻子走去。玛丽穿过走廊，走进妹妹的包厢，在惊讶地看着她们姊妹俩聚到一起的人们面前冷静而安详地坐下来，内心真是无比激动。

"怎么样？"她问妹妹。

玛丽-欧也妮的面容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脸上洋溢着一种天真的喜悦，不少人还以为这是虚荣心得到满足的缘故。

"他会得救的，姐姐，但是为期只有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再看怎么样更有效地帮助他。纽沁根太太要四张期票，每张一万法郎，不拘谁签字都可以，免得影响你的名声。她跟我解释了应该怎样出具期票，可我一点没懂，让拿当先生替你准备吧。只是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以前的音乐教师施模克先生可以帮我们的大忙：请他在期票上签字。你只要再附上一封保证兑付的信，明天纽沁根太太就会把钱交给你。这些事你都要自己办，不要转托其他任何人。我想施模克先生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为了转移人们的怀疑目标，我

说你是想帮助我们的老音乐教师，一个落难的德国人。我已经要求纽沁根太太对这件事绝对保密。”

“你聪明得象个天使！但愿纽沁根男爵夫人交了钱以后再跟人谈这件事。”伯爵夫人说，一面抬起眼睛，象是要祈求上帝，虽然明知是在剧院里。

“施模克住在孔蒂河滨道讷韦尔街，别忘了。你要亲自去。”

“谢谢，”伯爵夫人说，并且紧紧握了握妹妹的手，“啊，我情愿少活十年……”

“你暮年的十年……”

“为了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焦虑，”伯爵夫人接着说，一面因妹妹的插话而微微一笑。

这时，凡是偷偷看着这姐妹俩的人，都会以为她们在谈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同时会欣赏她们天真的笑声；可是也有一种人，他们到歌剧院来与其说是为了消遣，不如说是为了窥视女人的打扮和容貌，他们之中此刻要是有人发现，姐妹俩迷人的脸蛋儿上的快乐表情蓦然被一种强烈的震惊所驱散，那么他也许能猜透伯爵夫人的秘密。原来是拉乌尔出现在他惯常站立的楼梯上，脸色灰白，眼神不安，面容阴郁。由于是晚上，他不怕碰到执达吏的助手①，便到伯爵夫人的包厢里去找她，但是发现包厢空空的，于是他两手撑住额头，胳臂肘撑在楼梯栏杆上，他想：

---

① 当时的一条法律规定，太阳下山后到第二天太阳升起前，不能逮捕人。

“是啊，她怎么会到歌剧院来呢！”

“看看我们呀，可怜的伟人，”杜·蒂耶夫人低声说。

至于玛丽，她不顾自己的名声会受影响，用火热而执着的目光盯着他。一种意志力从这目光里喷涌出来，正如光波从阳光里喷涌出来一样。按照动物磁性论者的观点，这种意志力能渗透到被目光注视的人的身体里。拉乌尔仿佛被一根魔杖击了一下，蓦地抬起头，他的目光与两姐妹的目光碰在了一起。伯爵夫人以女人永不会丧失的机智，抓住挂在自己胸前的金十字架，用一个倏忽即逝而又意味深长的微笑，示意他看看十字架。于是首饰的金光好似一直照到了拉乌尔的脑门，他向玛丽回报了一个快活的表情：他已经明白了。

“欧也妮，使死者获得新生，这难道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吗？”伯爵夫人对妹妹说。

“你简直可以加入‘船舶遇难救助协会’，”欧也妮微笑道。

“他来的时候是多么忧愁、沮丧，可离开这儿的时候又会多么高兴！”

杜·蒂耶走到拉乌尔身旁和他攀谈。

“喂，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他说，一面和拉乌尔握手，并做出各种友好的表示。

“当然好，就象一个人刚刚得到有关选举的最令人满意的消息，”满面春风的拉乌尔回答。

“我很高兴。”杜·蒂耶说。“报纸马上需要钱了。”

“我们会弄到钱的，”拉乌尔回答。

“女人有魔鬼帮她们的忙，”杜·蒂耶说，他还不肯相信拉

乌尔的话，他曾把拿当叫做夏拿当①。

“这话从何说起？”拉乌尔问。

“我的大姨子到我夫人的包厢里来了，其中必定有鬼。我看你很得伯爵夫人的青睐，她越过整个大厅跟你打招呼呢！”

这边，杜·蒂耶夫人对姐姐说：“你瞧，都说我们女人会做假。我丈夫在讨好拿当先生，而想叫拿当先生坐牢的也正是他。”

“可是男人还指责我们！”伯爵夫人说，“我一定要擦亮他的眼睛。”

她说着站起身来，挽起在走廊等她的旺德奈斯的手臂，容光焕发地回到自己的包厢里；过了一会儿，她离开了歌剧院，吩咐仆人第二天八点以前备好马车。第二天八点半钟，她已经到了孔蒂河滨道，在这之前，还先到槌球场大街去过一趟。

讷韦尔街太窄，马车进不去。幸好施模克住的房子座落在河堤的拐角处，伯爵夫人用不着在泥泞里步行，一跳下马车就踏上了通向那所房子的坑坑洼洼的小泥径。房子又旧又黑，多处用铁链箍住，就象看门人用的陶土器皿；墙壁前倾得厉害，行人从屋前走过都不免提心吊胆。唱诗班的老指挥住在三楼，从他的窗口可以观赏新桥到沙约宫一带美丽的塞纳河风光。这位善良的老人听到仆人通报有位从前的女学生来拜访时，惊讶得不知如何是好，竟让她径直走进了他的房间。伯

① 夏拿当(Charnathan)是江湖骗子（Charlatan）的谐音字。

爵夫人虽然早就知道施模克对衣着满不在乎，对人世间的事物不感兴趣，可是她怎么也想象不到他的生活是呈现在她眼前的这副样子。谁能相信一个人的起居能随便和漫不经心到这种程度呢？施模克是一位第欧根尼①式的音乐家，他对家里的杂乱一点不感到难为情，也许他根本不承认这叫杂乱，因为他自己对此已非常习惯。他吸烟总是用一只粗笨的德国烟斗，把天花板和被猫爪子撕破多处的糊壁纸熏成了黄色，使屋里的东西看上去就象刻瑞斯②的金色谷子。那只猫有一身光亮蓬松的长毛，任何看门女人见了都想要它。它安详大方地呆在那儿，俨然是这屋子的主妇，长长的胡须使它显得非常庄重。它威严地蹲在一架美妙的维也纳出产的钢琴上。伯爵夫人进来时，它冷冷地向她投去假情假意的一瞥，一个对伯爵夫人的美貌感到惊异的女人大概也会用这样的目光来迎接她。猫蹲在琴上一动不动，只抖了抖右边两根银色胡须，然后又把它那两只金色的眼睛转向施模克。钢琴又老又旧，木质倒很好，漆成金、黄两色，可是已经很脏，油漆也已褪色、剥落了。琴键磨损得象老马的牙齿，而且被烟斗上掉下来的烟油染成焦黄。钢琴搁板上的一堆堆烟灰告诉人们，前一晚施模克曾乘着这古老的乐器向音乐的盛会驰骋。方砖地上满是干泥巴、碎纸片、烟灰和不知何物的碎屑，就象有一个星期没打扫的寄宿学校宿舍的地板，从那里，校工可以扫出成堆成堆又象厩肥

① 第欧根尼(约公元前 414—324)，希腊犬儒派哲学家，以清贫为乐，蔑视权势名利，传说他常年住在一只木桶里。

② 刻瑞斯，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

又象破布的东西。地上还有栗子殼、苹果皮、红鸡蛋壳①和不小心打碎的盘子，碎片上粘着干了的酸菜糊。如果伯爵夫人的眼光稍微老练点的话，就能从这些碎屑上了解到施模克的生活情况。这些盖满尘土的垃圾形成一张地毯，在脚下咔吱作响，从壁炉里冉冉飘下的灰烬落在上面。壁炉用彩石砌就，里面有一块煤做的圣诞柴，圣诞柴前面是两块就要烧尽的木柴。壁炉上方有一面镶着框的镜子，镜框上刻有一些狂舞的人像。镜子的一边挂着那只威武的烟斗，另一边是一只中国陶罐，这是教授放烟草的地方。屋里的家具同莫依康部落②的印第安人茅屋里的家具一样简单：两张靠背椅，一张铺着又薄又瘪的垫子的小床，一张没有大理石台面的被虫蛀过的五斗柜，一张缺了腿的桌子(上面还留有吃剩的简单早餐)，都是从旧货店里买来的。窗户没挂帘子，插销上悬着一面刮胡子用的镜子，上面搭着一块布片，是用来擦拭刀片的，布片上留着一道道污痕，这大概是施模克为美惠三神③和尘世所作的唯一牺牲。那只猫是受保护的弱者，得到最好的待遇，它占用了靠背椅上的一只旧垫子，垫子旁边放着一只杯子和一只白瓷盘子。然而，施模克、猫和烟斗，这活生生的三位一体，把这些家具搞成的样子是任何文笔都描写不出的。烟斗把桌子烧坏了好几处。猫和施模克的脑袋把两张椅背上的绿色乌得勒支

---

① 复活节时出售染成红色的煮鸡蛋。

② 莫依康，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③ 美惠三神，希腊神话中妩媚、优雅和美丽三位女神的总称，分别取名为阿格拉伊亚、欧佛洛绪涅和塔里亚，她们象征讨人喜欢的本领。

丝绒磨得油腻腻的，又光又滑。猫承担了一部分清洁工作，要是没有它那条蓬松美丽的尾巴，五斗柜和钢琴上空白的地方大概永远得不到打扫。屋子的一角堆着鞋子，要清点其数目必须作一番了不起的努力。五斗柜和钢琴的台面上堆满了乐谱本，书脊被虫咬坏，边角发白、磨破，一张张纸头从硬纸夹里露了出来。墙壁上一溜边贴着女学生们的地址，是拿粘信封用的小面团贴上去的，面团下面没有纸头就表示该地址已经作废。纸头上有粉笔写的若干算式。几只前一天喝空了的啤酒壶装饰着五斗柜，在那堆古旧的物件和乱纸中，它们显得又新又亮。一只水罐上搭着一条毛巾，一块蓝白相间的普通肥皂湿淋淋地放在柜子的香木贴面上，这就是老人的全部卫生设施。衣帽架上挂着两顶帽子，都已旧了，还有那件伯爵夫人一直看见他穿在身上的三层领外套。窗下摆着三盆花，大概是德国花；紧靠着花盆有一根冬青条做的手杖。虽然伯爵夫人的视觉和嗅觉在这儿感到不舒服，但是，施模克的微笑和目光犹如神灵的光辉，使屋里黄黄的色调变得金光灿烂，使杂乱无章变为生气勃勃，遮盖了室内的寒伧相。这位神奇的人物懂得很多神奇的东西，也向别人揭示出很多神奇的东西，他的灵魂象太阳一样闪光。他见到自己的圣赛西尔时笑得那么坦诚、那么天真，以至周围一切都焕发出青春、欢乐、纯洁的光芒，这是人类最珍贵的财宝，他把它们慷慨地倾倒给人们，并用以遮盖自己的贫困。无论多么倨傲的暴发户也会觉得，计较这位音乐之神的使徒居住与活动的环境是一件可鄙的事。

"啊，亲爱的伯雀（爵）夫人，什么风怕（把）您吹来的？"他

说，"难滔（道）我套（到）了这个年纪还要唱赞美歌吗？"这个想法使他爆发出一阵难以遏制的大笑。"难滔（道）我踊（碰）上好运气了吗？"他带着狡黠的神情接着说，然后又象孩子似地笑了。"您丝（是）为音乐而来，不丝（是）为一个可怜人而来，这我自（知）滔（道），"他显得有点伤感地说，"但丝（是），不管您丝（是）为什么而来，您要自（知）滔（道），这里的一切——肉体、灵魂和财产，全苏（属）于您！"

他拿起伯爵夫人的手吻了吻，一滴眼泪落在那只手上。这善良的人每天都惦着人家给他的恩德。欢乐使他暂时忘却，可是当他记起来时，感受就加倍强烈。他立刻拿起粉笔，跳到钢琴前的一把扶手椅上，象年轻人一样敏捷地在纸上写下几个大字：一八三五年二月十七日。这个动作是那么可爱天真，并且带着那么不可遏制的感激之情，伯爵夫人深深地感动了。

"我妹妹也要来的，"她对老人说。

"她也会来吗？什么司（时）候？什么司（时）候，但愿在我死之前来！"他说。

"我代她来求您帮个忙，以后她自己会来谢您的。"她说。

"快，快，快说！"施模克喊道，"需要我做什么？丝（是）否需要套（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只需在每张纸上写明：签此票据支取一万法郎。"说着她从手笼里抽出拿当按照格式准备好的四张期票。

"啊，这很快就能判（办）到，"德国人象小绵羊一样温顺地回答。"只丝（是），我不自（知）滔（道）我的笔和墨水在哪儿。走

开，米尔先生，"他对猫喊道，猫无动于衷地看着他。"这丝（是）我的猫，"他指着猫对伯爵夫人说，"这只可练（怜）的猫和可练（怜）的施模克生活在一起！它多漂亮！"

"是的，"伯爵夫人说。

"您腰（要）它吗？"他问。

"您真这么想吗？"她说，"它不是您的朋友吗？"

猫遮住了墨水瓶，此刻它猜到施模克要用，于是跳到了床上。

"它机灵得象猴知（子），"他指着床上的猫说，"我叫它米尔，为的是颂扬我很熟悉的我们柏林伟大的霍夫曼①。"

好心人在期票上签了字，天真得就象一个孩子做母亲吩咐他做的事，不假思索，然而确信自己是在做好事。他一个劲儿对伯爵夫人介绍他的猫，一点不关心那些票据，殊不知，根据涉及外国人的法律条文，这些票据可以使他永远失去自由。

"您的确认为，这些贴了印花的小字（纸）头……"

"您丝毫不用担心，"伯爵夫人说。

"我一点也不担心，"他粗声粗气地说，"我丝（是）问，这些贴了印花的小字（纸）头真能使杜·蒂耶太太高兴吗？"

"啊！当然，"她说，"您给她帮忙，就如同您是她的父亲……"

"能对她有点用处，那我就感到很考（高）兴了。听我给您弹个乐曲吧！"说着他把票据丢在桌上，一步跳到钢琴前面。顷

① 霍夫曼所著《神奇故事集》中有一集名为《家猫米尔》。

刻间，这位天使的手指已在古旧的琴键上来回跳动，他的目光已透过屋顶看到了天空，世界上最美妙的乐曲已在空气中回荡，沁入人的心灵。他自然而朴素地表现了神圣的绝妙的东西，他赋予木头和琴弦以语言，正象拉斐尔画的音乐女神赛西尔在聆听她的天使们面前演奏那样。可是，伯爵夫人待到签字的墨迹一干，便不再让他演奏下去。她将期票塞进手笼，用手拍拍施模克的肩头，把她那容光焕发的老师从他翱翔其间的苍穹中拉了回来。

"我的好施模克，"她说。

"怎么？已经要走了？"他无可奈何地说，"那么您丝（是）为什么来的呢？"

他毫无怨言，象一条忠心耿耿的家犬立起身来听伯爵夫人讲话。

"我的好施模克，"她接着说，"这是一件生命攸关的事，争取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少流点血和泪。"

"还丝（是）老脾气，"他说，"去吧，天哥（使），去擦干别人的眼泪吧！您要自（知）滔（道），可练（怜）的施模克把你们的来访看得比你们给他的年金更重。"

"我们还会见面的，"伯爵夫人说，"以后每星期日您来弹奏乐曲，并且和我一起吃晚饭，免得我们吵架。这个星期日我等您。"

"正（真）的？"

"请您一定来，我妹妹肯定也会定好日子请您去的。"

"那么我再幸福也没有了，"他说，"因为，以前只有当您的

车子经过爱丽舍田园大滔（道）司（时）我才能见到您，真不容易啊！”

说到这里，他抑制住在眼眶里滚动的泪水，把手臂伸给他美貌的学生，她感觉到老人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这么说，您一直在想着我们？”她问道。

“总丝（是）在惹（吃）面包的司（时）候，”他说，“首先想到你们是我的恩人，然后想到你们是最值得我爱的两位姑娘！”

伯爵夫人不敢再说什么：施模克的话里含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充满敬意的庄严，一种忠实、虔诚的庄严。这个烟雾弥漫、满地碎屑的房间是敬奉两位女神的圣殿。房间主人的崇拜感情与时俱增，而引起这种感情的被崇拜者却一点也不知道。

“这儿有人在爱着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她想。

老施模克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伯爵夫人上了车，伯爵夫人也同样激动，她用指尖给他送了个优雅的飞吻，就是女人之间远远表示问好而互送的那种飞吻。施模克见后，久久地站立在那里，直到车子已消失在远方还一动也不动。不一会儿，伯爵夫人已进了纽沁根公馆的院子。男爵夫人还未起床，但是为了不让一位显贵的女人久等，她披上一条披肩，套了件晨衣就出来了。

“夫人，这关系到一件善举，”伯爵夫人说，“办得愈快愈好，不然我是不会这么早来打扰您的。”

“哪儿的话，我太高兴了，”银行家的妻子说，一面从伯爵夫人手里接过四张期票和她的保证书。她打铃叫来贴身女仆。

“泰蕾丝，告诉出纳，叫他本人马上给我送四万法郎来。”

然后，她把德·旺德奈斯夫人写的担保书加了封，锁到桌子抽屉里。

“您的房间很雅致，”伯爵夫人说。

“纽沁根先生马上不让我住这儿了，他正叫人造一座新宅子。”

“您大概要把这一所给您的女儿啰？听说她要和拉斯蒂涅先生结婚了。”

纽沁根夫人正要回答，出纳来了，她收下钞票，把四张期票交给出纳。

“正好两相抵销。”男爵夫人对出纳说。

“还差跌（贴）现，”出纳说，然后看着签字，又补充了一句：“这个施椟克丝（是）安斯巴赫的一位音乐家。”① 他的话使伯爵夫人有点胆战心惊。

“难道我在做生意不成?!”纽沁根夫人用高傲的目光怒视着出纳说，“这是我的事。”

出纳偷眼瞟瞟伯爵夫人，又瞟瞟男爵夫人，只见她们都板着脸。

“您可以走了，”男爵夫人对他说，然后又转向伯爵夫人：“请您再留片刻，别让人家以为这场交易与您有关。”

“您真是乐于助人，我求您再行个好，为我保守秘密。”

“既然是为了一件善举，我当然会保守秘密的，”男爵夫人

---

① 出纳也是德国人，说法语带有很重的德国腔。

微笑着说，"我马上叫人把您的空车调到花园那头去，然后我们一起穿过花园。不会有人看到您从我家出去的，否则就无法向别人解释了。"

"您象一个受过苦的人那样待人宽厚，"伯爵夫人说。

"我不知道我是否待人宽厚，可是我确实受过苦，"男爵夫人说，"但愿您的善举使您付出的代价要小些。"

吩咐完毕后，男爵夫人取来毛皮拖鞋和披肩，把伯爵夫人送到花园的小门口。

当一个人象杜·蒂耶坑害拿当那样策划了一个阴谋，他是对谁也不会透露的。纽沁根略知一二，他的妻子却与这些不择手段的计谋毫无关系。不过，男爵夫人知道拉乌尔手头拮据，当然不会被两姐妹蒙骗，她完全猜得出这些钱将转到谁的手里。她很乐意帮伯爵夫人的忙，再说，她对这种困境也深感同情。拉斯蒂涅所处的地位使他对两个银行家的诡计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天他来和纽沁根夫人共进午餐。但斐纳和拉斯蒂涅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秘密，她把她和伯爵夫人之间的一幕告诉了他。拉斯蒂涅想不到男爵夫人会参与这件事，虽然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是他很多手段中的一种。于是他向男爵夫人指出，她可能已经打破了杜·蒂耶竞选的希望，使他整整一年中所搞的种种骗术和所作的种种牺牲付之东流。拉斯蒂涅把事情的底细告诉了男爵夫人，并且嘱咐她对刚才的错误只字别提。

"但愿出纳不要把这事告诉纽沁根，"她说。

中午时分，杜·蒂耶正在用午餐，仆人通报羊腿子到。

“请他进来，”银行家说，也不管他妻子在场，“怎么样，夏洛克① 老兄，那个人进监牢了没有？”

“没有。”

“怎么？我不是跟您说过，槌球场大街，旅馆是……”

“他已经付清了，”羊腿子边说边从公文包中抽出四十张钞票。杜·蒂耶脸上显出失望的神情。

“对钱永远不能表示不欢迎的态度，不然会招来晦气的。”杜·蒂耶的伙伴不动声色地说。

“太太，您是从哪儿弄来这些钱的？”银行家问妻子，一面扫了她一眼，那眼色使他妻子的脸一直红到颈根。

“我不懂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

“我会弄清这个秘密的，”他一边说一边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您打破了我最珍贵的计划。”

“您要打翻桌上的午餐了，”羊腿子说，一面按住被杜·蒂耶的便袍下摆带起的台布。

杜·蒂耶夫人冷冷地站起来，准备离开餐室，丈夫的话使她害怕。她按了按铃，一个男仆走进来。

“给我备好马车，”她吩咐男仆。“告诉维吉妮，我要更衣。”

“哪儿去？”杜·蒂耶问。

“有教养的丈夫是不会这样盘问妻子的，”她回答说，“而您一向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象个贵族。”

“自从这两天您和您那个放肆的姐姐会了两次面以后，我简直不认得您了。”

① 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贷者。

“您不是要我学得放肆点吗？”她说，“我就在您身上试试。”

“为您效劳，夫人，”羊腿子不太想看夫妻间的争吵，说了一声就退出去了。

杜·蒂耶两眼盯住他妻子，妻子也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丝毫不垂下眼帘。

“这是什么意思？”他说。

“这意思是，我不再是个害怕您的小姑娘了，”她说，“我现在是，而且一辈子都将是您忠实贤淑的妻子；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当我的主人。但是要当暴君，休想。”

杜·蒂耶走了出去。玛丽-欧也妮经过这番搏斗后，混身发软地回到自己房中。“要不是我姐姐遇到了危险，我是决不敢这样顶撞他的；”她想，“但是有句谚语说得好，坏事有时能变成好事。”夜里，杜·蒂耶夫人又把姐姐向她吐露的隐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现在她既深信拉乌尔能得救，便不再因为老想着迫在眉睫的危险而丧失理智。她回想起伯爵夫人曾说过，如果自己不能使拿当免于破产，就和他私奔，以此来安慰他，她说这话时语气是那么坚决果断。欧也妮意识到，这个男人的无限感激和爱慕之情，会使姐姐做出她这个理智的人看来是疯狂的行为。近来，上层社会中这类私奔的事时有发生。有些女人为了得到昙花一现的欢乐，而落得悔恨终生，并因地位暧昧而名誉扫地，欧也妮想起了那些可怕的结局。杜·蒂耶刚才的话更使她的恐惧达到了顶点；她怕一切秘密最终会败露；她仿佛看到了纽沁根银行的文件夹中收着伯爵夫人的

签字；她想求她姐姐向费利克斯供认一切。杜·蒂耶夫人没有找到伯爵夫人。费利克斯在家。欧也妮感到心里有一种声音在呼唤她去拯救她的姐姐。明天可能就为时太晚了。她愿意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但是她决定把事情全部告诉伯爵。他看到自己的荣誉尚未受损，难道能不宽容吗？伯爵夫人不是堕落，而是误入歧途。可是欧也妮又害怕，泄露了整个上流社会一致严守的秘密会被人看作是怯懦和背叛；不过最后她还是为姐姐的前途着想，想到有朝一日姐姐会孑然一身，被拿当毁掉，穷困潦倒，蒙受苦难和不幸，陷于绝望之中，她便感到不寒而栗；她再也不犹豫了，要求伯爵会见她。费利克斯见小姨子来访很是吃惊，他和她作了一次长谈，谈话中他表现得那么冷静和克制，以至欧也妮担心他会做出某种可怕的决定。

“您放心，”旺德奈斯说，“我会处理得使伯爵夫人有一天将感激您。我知道，您把这事告诉我以后，决不肯对她闭口不提，但不管怎样，请您给我几天时间。为了了解您还不清楚的秘密，特别是为了谨慎从事，几天时间对我来说是必要的。也许我一下子就能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妹妹，在这件事上只有我一人应该受责。所有的情夫都使出他们的手段；但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有幸看到生活的真实面貌。”

杜·蒂耶夫人离去时，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立即到法兰西银行取了四万法郎现金，赶到纽沁根夫人家。见到纽沁根夫人后，对于她曾给他的妻子以信任表示感谢，并把钱还给了她。伯爵解释说，他夫人这次背着他借款是因为要花很大一笔钱去做好事，而他

想加以限制。纽沁根夫人说：

“先生，您不必作任何解释，既然尊夫人把一切都对您说了。”

“她都知道了，”旺德奈斯心里想。

男爵夫人交还了保证书，又派人去取那四张期票。这时，旺德奈斯以政界人士的敏锐目光看了男爵夫人一眼，那目光有点使她不安。伯爵认为现在正是谈判的好时机。

“夫人，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很不稳定的时代，”他说，“法国王位的更迭快得吓人。十五年就了结一个强大的帝国、一个君主立宪王朝，以及一场革命①。谁也不敢对未来的事作担保。您知道我是忠于正统派的，因此，我说这些话毫不足奇。假设一场灾难降临，难道您不希望在可能得胜的一方有一个朋友吗？”

“当然希望，”她微笑着说。

“那么，您想不想暗中有我这样一个感激您的人呢？这个人将来必要时能替纽沁根先生保住他正在谋取的贵族院议员的称号。”

“您想要我做什么呢？”她说。

“很简单，”他说，“讲出您所知道的有关拿当的一切。”

男爵夫人把她早晨和拉斯蒂涅的谈话向他复述了一遍。四张期票从出纳那里取来了，她一面还给伯爵，一面对这位过

① 从雾月十八日政变到拿破仑第一次逊位，是十五年差几个月，从王朝复辟到七月王朝的建立正好十五年；七月革命到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相隔十八年，与费利克斯的预见相去不远。

去的贵族院议员说："请别忘了您的诺言。"

这个诺言有那么神奇的力量，旺德奈斯当然不会忘记，而且，为了从拉斯蒂涅男爵那里得到一些其他的情况，他对这位男爵也炫耀了这个诺言。

出了男爵家，他向一个代写书信的人口授了一封给佛洛丽纳的信，内容是这样的：如果佛洛丽纳小姐想知道她将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什么，请她在拿当先生陪同下去参加即将举行的歌剧院舞会。①

信一发出，他就来到他的代理人家里。代理人是个老实而又精明能干的小伙子。伯爵请他假充施模克的一位朋友，去向拿当先生要一张四万法郎的期票作为交换票据，就说施模克向他讲了旺德奈斯伯爵夫人前去访问的事，还问他（当然有点太晚了）自己重复写了四遍的"签此票据支取一万法郎"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拿当可能已经知道事情是怎么安排的，但是，为了取胜，就得冒一点风险。玛丽在心绪纷乱中，可能确实忘了向拉乌尔要一张凭据给施模克。代理人立即去报社，五点钟胜利地回到伯爵家，带回一张四万法郎的交换票据；原来，他和拿当交谈几句以后，便说自己是伯爵夫人派去的。

这一着既已成功，费利克斯必须设法不让妻子在歌剧院舞会举行之前见到拉乌尔。他准备带她去参加舞会，让她自己在舞会上弄清拿当和佛洛丽纳之间的关系。他知道妻子特

① 自十七世纪以来，每年嘉年华会（即封斋前的狂欢节）期间，歌剧院都要举行假面舞会。

别自尊，因此要让她自动抛弃私情，而不想叫她在他面前脸红；他准备从佛洛丽纳那里赎回玛丽写给拿当的信，并及时把这些被佛洛丽纳卖出来的信拿给玛丽看。这个计划很英明，筹划得也很快，而且已经部分实现，但它可能由于偶然这一因素而落空，偶然常改变人世间的一切。

晚饭后，费利克斯把话题引到歌剧院的舞会上，说是玛丽还从未去参加过，建议她第二天也去消遣消遣。

“我要让你叫一个人大吃一惊。”

“啊！那我太高兴了。”

“为了把玩笑开得精彩，必须选一个值得一捕的猎物，也就是说选一个名人，一个有才智的男人，作为进攻的目标，把他耍得晕头转向。我把拿当交给你对付，怎么样？我能从一个认识佛洛丽纳的人那里得到一些秘密，拿当要是知道了，准会急得发疯。”

“佛洛丽纳？”伯爵夫人问，“就是那个女演员？”

玛丽曾经从报社的打杂小厮基耶口中听到过这个名字，现在它象一道闪电掠过她的头脑。

“是呀，她是拿当的情妇，”伯爵回答说，“你觉得奇怪吗？”

“我原以为拿当先生工作太忙，不可能有情妇。作家也有时间谈情说爱？”

“我不是说他们谈情说爱，但是他们象大家一样总得住在某个地方；若是没有自己的家，或是被商警逼急了，他们就住到情妇那里，这在你看来可能有点轻浮，可是比住在监狱里要舒适得多呀。”

伯爵夫人的脸颊烧得比火还要红。

“你愿意拿他开个玩笑吗？你会叫他大吃一惊的，”伯爵接着说，并未注意他妻子的脸，“我要让你有办法向他证明，他象小孩一样被你妹夫杜·蒂耶耍了。杜·蒂耶这个无耻之徒想叫他坐牢，这样拿当就不能在纽沁根的选区里和杜·蒂耶竞争。我从佛洛丽纳的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佛洛丽纳变卖家具得了多少钱，她把这笔钱都给拿当作了办报的资金；我还知道，佛洛丽纳从她今年在外省和比利时演出的收入里，拿出多少钱寄给了拿当，结果这笔钱让杜·蒂耶、纽沁根、马索尔得了好处。这三个人早已把报纸卖给部里了，因为他们有把握挤走拿当。”

“拿当先生不会接受一个女演员的钱。”

“你不太了解这种人，亲爱的。他在你面前不会否认这个事实的。”

“我一定要去参加舞会，”伯爵夫人说。

“你会玩得很痛快的，”旺德奈斯接着说，“你手中掌握了这样的武器，一定能狠狠鞭挞拿当的虚荣心，同时也是帮他的忙。你会看到，他听了你的讽刺挖苦后，先是怒不可遏，继而转为冷静，然后又暴跳如雷。这样，你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让一个有才智的男人看清他面临的危险，可以让他敲打敲打他们内部那些两面讨好的家伙。怎么，你不听我讲了，亲爱的？”

“恰恰相反，我听得太出神了，”她回答，“我以后会告诉你，为什么我非把这事搞清楚不可。”

“那么明天你别摘下面具，”旺德奈斯说，“我安排你和拿

当、佛洛丽纳一道吃夜宵。对一个象你这样地位的女人来说，先让一位名人急得团团转，又引起一个女演员的好奇心，这该是多么有趣的事；你要叫他们俩都摸不着头脑。我呢，马上着手调查拿当对佛洛丽纳的不忠实行为。要是掌握到他近来某件艳史的详细情况，就能让你欣赏一个高等妓女发脾气的场面，那是妙不可言的。佛洛丽纳的怒气会象阿尔卑斯山的激流一样汹涌澎湃，因为她爱拿当，拿当是她的命，她依恋拿当，就象肉附在骨头上，就象母狮守着幼狮。记得年轻时见过一个有名的女演员，写起信来文理不通，一天她来找我的一个朋友，索回她给他的信，她那副傲慢无礼而又无比威严、满腔怒火而又不动声色的神气，还有那副野人的架势，后来我再也没看到过类似的情景了……玛丽，你不舒服吗？”

“不是，是炉火生得太旺了。”

伯爵夫人在一张椭圆形双人沙发上躺下。突然，炉火的煎熬使她做出别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她倏地站起来，两腿打着哆嗦，两臂抱在胸前，慢慢走到丈夫跟前，问他道：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你不是那种想折磨我的人。要是我有过错，你会瞧不起我，但不会折磨我的。”

“你说我能知道什么呢，玛丽？”

“关于拿当呀！”

“你以为你爱他，其实你爱的是一个用漂亮词句做成的幻影。”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

“都知道了。”

这句话犹如给玛丽当头一棒。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把这些忘掉，就象什么也不知道一样。”他说，“我的孩子，你已经掉进了深渊，必须把你拉上来，我已考虑好了。你瞧。”说着，他从侧面口袋里拿出那封担保书和施模克签的四张期票，玛丽一眼就认出了。旺德奈斯把担保书和票据扔进了火里。

“可怜的玛丽，你知道三个月以后你会落到什么地步吗？你会被执达吏带上法庭。别把头低下，别羞得无地自容，你是被最美好的感情迷住了眼睛，你和诗调了一阵情，而不是和一个男人。所有的女人——所有的，你听见吗，玛丽？——处在你的地位都会被诱惑。我们男人在二十岁以前就已干过千百桩蠢事，如果要求你们一辈子不干一件轻率的事，那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吗？上帝不会允许我以胜利者自居，或是用怜悯把你压得抬不起头来，那天你已经表示绝对不要这种怜悯了。也许，拿当在给你写信时是真心诚意的，自杀时也是真心诚意的，晚上回到佛洛丽纳身边时还是真心诚意的。我们男人不及你们高尚。我此刻不是替自己讲话，而是替你讲话。我是能原谅你的，然而社会不能。它容不得一个出了事闹得满城风雨的女人，它不能容许一个女人既享有十全十美的幸福，又享有名誉和声望。这是否公正，我也说不上。我只知道社会是残酷的。也许社会的整体比孤立的个人更忌妒。一个小偷，坐在剧院观众席上时可以为台上纯洁无辜者的胜利鼓掌，一出剧院却去偷纯洁无辜者的首饰。社会是不肯平息它制造出来的罪恶的，它给手段高明的骗子颁发勋章，对默默无闻、忠心耿耿的

人却不给一点奖赏。我了解并亲眼目睹过这些事。即使我无力改造社会，至少我能够保护你不被你自己毁掉。你遇到的是一个只能给你带来不幸的男人，而不是那种圣洁的、我们应为之作出牺牲的爱情，那种爱情是可以被人谅解的。也许，我的过错在于没有把你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采些，没有让你在享受过宁静的幸福以后也去尝尝沸腾的生活和旅游、玩乐的滋味。另外，我猜想，你是在某些忌妒你的女人怂恿下去接近一位名人的。杜德莱勋爵夫人、埃斯巴夫人、德·玛奈维尔夫人和我的嫂夫人爱米莉都在里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我曾经提醒过你要防备这些女人，她们引你对私情产生好奇，主要是为了伤我的心，其次才是想把你投入一场感情的风暴之中，但愿这场风暴只在你头上隆隆而过，没有伤到你。"

听了这番充满善意的话语，伯爵夫人百感交集，对费利克斯更是无比钦佩。高尚自尊的人一下子就能领会别人对他的爱护体贴。感情方面的知分寸、识好歹，与仪态举止风度一样，都是天生的。旺德奈斯在一个有过失的女人面前自谦自责，为的是不想看到她脸红，这种殷勤而又不失其高贵的态度，伯爵夫人很是感佩。她发疯似的飞快往外跑，可是想到她的举动可能使丈夫担心，便又跑回来说了声"等一等"，就又不见了。

让她自己下台阶的办法，是费利克斯精心设计的。他的聪明机智立即得到了报偿：妻子把拿当写给她的所有信件都拿来交给了他。

"审判我吧！"她说，一面跪了下来。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难道你忍心审判他吗？"他回答，

一面接过信，扔到火里。他知道，要是他读了这些信，往后妻子是不会原谅他的。玛丽伏在丈夫的膝上哭了起来。伯爵托起她的头问道：

“你写给他的信在哪里呢？”

玛丽本来感到脸上热得难受，被他这一问，顿时觉得从头到脚都凉了。

“那些信，我会设法让佛洛丽纳亲手还给你的，这样，你就不会怀疑你丈夫在污蔑那个你认为值得你爱的人了。”

“如果我问他要，他有什么理由不还给我呢？”

“要是他不肯还呢？”

伯爵夫人低下了头。

“社会真叫我厌恶，”她说，“我再也不愿意在社会上露面了；假如你宽恕我，我从此就离群索居，呆在你身边。”

“你还会感到烦闷的；再说，你要是突然离开社交界，人家会怎么议论呢？这样吧，等开了春，我们到意大利旅行去，在你有第二个孩子以前，我们要游遍欧洲。但是明天歌剧院的舞会我们不能不去，这是我们取回你的信而又不影响名声的唯一办法。而且，要是佛洛丽纳把信还给你，不正表明她对拿当的权威吗？”

“我将亲眼看到这一切？”伯爵夫人惶恐地问。

“是的，后天早晨。”

次日午夜时分，在歌剧院舞会上，拿当手挽着一个颇有点英武气概的蒙面人，在剧院休息室溜达。转了两三圈后，有两个蒙面女子向他们走来。

“可怜的傻瓜，你要毁掉自己了，玛丽在这儿，而且看见你了。”乔装成女子的旺德奈斯对拿当说。

“要是你愿意听，我可以把拿当瞒着你的秘密告诉你。你就会知道，你对他的爱情遇到了危险。”伯爵夫人对佛洛丽纳说，一面兀自发抖。

拿当猛地甩开佛洛丽纳的胳臂去跟踪伯爵，眼看着他混进人群不见了。这边佛洛丽纳在伯爵夫人旁边坐下，伯爵夫人带她坐到旺德奈斯身边一张长凳上。伯爵为了保护他妻子，早已回到这儿来了。

“喂，把事情谈清楚吧！”佛洛丽纳说，“要快点，别以为我会在这儿坐很久。世界上谁也别想把我的拿当抢走，我靠习惯势力牢牢拴住了他，习惯和爱情同样有力量。”

“首先我得问清楚，你是佛洛丽纳吗？”费利克斯用他本来的声音问。

“好奇怪的问题！我是不是佛洛丽纳你都不知道，叫我怎么相信你的话呢？你是在恶作剧吧？”

“你去问拿当吧，他正在找他的情妇呢，我就是要讲这个情妇的事。你问问拿当，三天前他在哪儿过的夜！他背着你用煤气自杀，我的姑娘，因为没钱用了。你对一个你声称很爱的男人，就是这么个了解法吗？你让他身无分文，他只好自杀，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是自杀，是自暴自弃。自杀未遂跟决斗未伤一点皮肉一样，都是滑稽可笑的。”

“你在瞎编，”佛洛丽纳说，“那天，他在我那儿吃的晚饭，不过是太阳下山以后。可怜的小伙子给追得紧，躲一躲罢了。”

“你可以到槌球场大街的旅馆去打听一下，是不是曾经有一个漂亮女人，把奄奄一息的拿当送到旅馆去过。他跟这个女人来往已经一年了。你的情敌的信就藏在你家里，在你眼皮底下。如果你想给拿当一个教训，我们三人不妨一起到你家去，等把信拿到手，我就向你证明，你有办法使拿当不被关进克利希监狱，如果你有这分好心的话。”

“你拿这一套去骗别人吧，可骗不了我佛洛丽纳，小兄弟。我担保拿当不会爱上别的任何人。”

“你大概要说，近来拿当对你分外体贴吧？这恰恰证明他爱上别人了。”

“他会爱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我才不为这点小事犯愁呢！”

“那好吧，你要不要听他对你说，早晨他不送你回家了？”

“要是你能叫他对我说出这句话，我就把你带到我家去，我们一起找情书，我要亲眼看到才相信；难道他在我睡觉的时候写的？”

“你呆在这儿瞧着。”费利克斯说。

他挽起妻子的胳臂，站在离佛洛丽纳两步远的地方。拿当一直在休息室里走来走去，四处寻找那个蒙面人，就象一条狗在寻找它的主人。不一会儿，他回到蒙面人跟他讲机密话的地方。佛洛丽纳从他脸上看出他明明有心事，便在他面前站定，一动不动，象块界石，并且用不容置辩的命令口吻说：“不许你离开我，我自有理由。”

“我是玛丽！……”伯爵夫人遵照丈夫的主意，在拿当耳边

说，“这女人是谁？把她扔在这儿，到楼梯下面去等我。”

拿当急得没办法，使劲甩开佛洛丽纳的手臂，佛洛丽纳虽然用力抓住他，但没料到他有这一着，只得松手。拿当即刻消失在人群里了。

“刚刚我怎么跟你说的？”费利克斯在气得目瞪口呆的佛洛丽纳耳边说，一面向她伸出胳臂。

“不管你是什么人，跟我来吧。你有车子吗？”

旺德奈斯没有回答，只急急忙忙拉着佛洛丽纳跑到柱廊下约好的地点，和他妻子会合。旺德奈斯的马车夫飞快地驾着车，不多一会儿就把三人送到了佛洛丽纳家。佛洛丽纳摘下面具，愤怒得透不过气来。那副嗔怒和醋劲十足的样子，煞是动人，伯爵夫人见了不禁惊讶得浑身一颤。

旺德奈斯对佛洛丽纳说：“有一只文件夹，开夹子的钥匙从来没交给你，信想必就放在那里面。”

“这下子我真觉得奇怪了，几天来有桩事一直叫我不放心，你倒知情。”佛洛丽纳说，一面直奔书房去取文件夹。

旺德奈斯透过妻子戴的假面看出，她的脸变得煞白。佛洛丽纳的房间向她披露了女演员和拿当之间的亲密关系，已超过一个精神上的情妇所能忍受的程度。女人的眼光一瞬间便能洞察这类事情的真相。伯爵夫人眼见他们两人的日用物品混杂在一起，不能不相信丈夫告诉她的事是真的。这时佛洛丽纳拿着文件夹回来了。

“怎么打开呢？”她说。

她叫人去把厨娘用的大菜刀拿来；贴身女仆拿来了刀，佛

洛丽纳接过来，在手中晃了晃，带着嘲讽的神气说："杀鸡① 就用这种刀。"

这句话叫伯爵夫人听了不寒而栗，比前一天她丈夫的警告更使她明白，她差点滑进一个多么深的渊壑。

"我真傻！"佛洛丽纳说，"他的剃刀更好使。"

她拿来了拿当刚用过的剃刀，割开了皮夹的折缝，包破了，玛丽的信掉了出来。佛洛丽纳随手拿起一封。

"啊，果然是一个正派女人写的！看来连一个拼写错误也没有。"

旺德奈斯把信拿过来交给他妻子，玛丽把信摊在一张桌子上查对了一下，看是不是所有的信都在那儿。

"你愿意拿信换这个吗？"旺德奈斯问佛洛丽纳，一面递去一张四万法郎的期票。

"签这种证券不是愚蠢吗？……凭券取钱，"佛洛丽纳一面看期票一面说。"哼，好啊！你喜欢伯爵夫人？我会给你的！我在外省拼死拼活给他挣钱，为了救他，我甚至不怕和讨厌的证券经纪人打交道！瞧，男人就是这样：你为了他情愿遭天罚，他反倒作践你！这笔账我是要和他算的。"

旺德奈斯夫人已带着信一溜烟走了。

"喂，漂亮的蒙面人，给我留下一封做证据，好叫他认罪呀！"

"这是不可能的了，"旺德奈斯说。

---

① 双关语，法文俚语"鸡"也作"情书"解。

“为什么?”

“这个蒙面人就是你原来的情敌。”

“啊！可是她总该向我道声谢呀，”佛洛丽纳叫道。

“谁叫你收下了四万法郎呢?”旺德奈斯说着施了个礼走了。

尝过一次自杀的痛苦滋味以后还想再尝一次的年轻人是极为少见的。当自杀不能使人摆脱生活时，它能使人打消自寻短见的念头。拿当看见自己给施模克的期票到了佛洛丽纳的手里，显而易见，她是从德·旺德奈斯伯爵那里得到的，这一来，他发觉自己现在的处境比他当初想摆脱的处境还要可怕，然而他再也不想自杀了。他设法和伯爵夫人会见，好向她解释自己对她怀着怎样的爱，这爱情在他心中燃烧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炽烈。可是，他们在社交界第一次重新碰面时，伯爵夫人向他投去的眼光是那么威严而又充满鄙夷，无异于在他们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拿当非常自负，但是自那以后整个冬天，他再也没敢跟伯爵夫人讲话，甚至没敢靠近她。

他对勃龙代敞开了心扉。话题涉及伯爵夫人时，他又谈起洛尔和贝阿特丽克丝，并对下面这段优美的文字作了解释和发挥，这段文字是当代最令人瞩目的一位诗人写的：

“理想之花，你有着蓝色的花瓣，金色的花蕊，你那缕缕须根比仙女光亮的发辫还要纤细百倍，它深深扎在我的心田，吮吸着最纯净的养分；啊，你这甜蜜的花，苦涩的花！拔掉你，心就会流血，你那折断的花茎也会渗出一滴滴殷红的体液！啊，

可诅咒的花，她在我心中生长得多么快！”

“老兄，你唠叨什么呀，”勃龙代冲他说，“就算你有过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可她根本不是理想的。我劝你别象盲人对着空鸟巢唱歌，还是考虑洗心革面，归顺政府，规规矩矩过日子吧。你的艺术家气质太浓，也太有才华，不能成为一个政治家。你被那些不如你的人耍了。你要有思想准备，以后还会被人耍，不过该换个地方。”

“玛丽总不能阻止我爱她，”拿当说，“我要把她作为我的贝阿特丽克丝。”

“老兄，但丁的贝阿特丽克丝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他后来再也没见过她，否则她还能成为贝阿特丽克丝吗？若要把一个女子作为我们崇拜的对象，就不应该看见她今天穿一件短斗篷，明天穿一件袒胸露背的长裙，后天在大街上给她最小的孩子买玩具，跟人家讨价还价。你有佛洛丽纳，她一会儿在通俗笑剧里是公爵夫人，一会儿在正剧里是资产阶级，在瑞士是黑奴、侯爵夫人、上校夫人、农妇，在秘鲁又成了太阳神的童贞女（这是她作童贞女的唯一方式），当一个男人有佛洛丽纳这样的情妇，我不知道他怎么还能冒险和上流社会的女人谈情说爱。”

用证券交易上的术语来说，杜·蒂耶执行了拿当的财产，拿当因为没钱还债，被迫放弃了他在报社的股份。在他们俩竞选的选区，银行家当选了，而我们这位名人却连五票都没得到。

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去意大利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幸福

旅行，第二年冬天回到巴黎。这时，费利克斯对拿当其人所作的一切预言都已得到应验：拿当听从勃龙代的劝告，正在和当局谈判。至于他的个人事务更是一团糟，以致有一天，玛丽在爱丽舍田园大道看见她往日的崇拜者衣着寒酸，手挽着佛洛丽纳徒步而行。如果说在女人眼里，一个与她不相干的男人已是够丑陋的了，那么一个不再为她所爱的男人则更是面目可憎，更何况他长着拿当那一副尊容呢。想到自己曾对拉乌尔发生过兴趣，德·旺德奈斯夫人不禁一阵羞惭。即使她尚未从非夫妇间的爱情中解脱出来，那么，此时伯爵与拿当这个已不再为公众所赏识的人之间形成的对比，也会使她觉得自己的丈夫比天使还要可爱了。

这位如此富于文思而又如此意志薄弱的野心家，最终还是投降了，象一个庸庸碌碌的人那样安于一份清闲的差事。他曾经支持过一切图谋瓦解政府的活动，如今却在某个部的荫庇下过着平静的生活；荣誉勋位十字勋章从前是他开玩笑的话题，现在点缀着他的上衣饰孔；过去他在某革命小报上批评政府的不惜代价、*以求和平*的政策，报纸编辑部就靠他那些文章维持生活，如今，他却写文章赞颂这项政策；过去他以圣西门主义的激烈词句抨击贵族院议员世袭制，现在他以公理的权威为它辩护。这种前后矛盾的行径有其根源和依据，那就是：在前几次政治动乱中与拿当持同样立场的人，现在的政治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于雅尔迪

陆秉慧 译

信　使

献给达玛索·帕勒托侯爵先生①

我一直有个愿望，想讲一个普通的真实故事，要让一对年轻的情侣听了我的故事害怕得互相躲在对方怀里，就象两个孩子在林边碰到一条蛇，吓得紧紧抱在一起那样。我开宗明义向你们宣布了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哪怕这样做会减少故事的吸引力，或使自己被看成一个妄自尊大的人。我曾在这个可以说是很普通的悲剧里扮演过一个角色；如果这故事不能引起你们的兴趣，那不仅得怪我自己，同时也得归咎于历史事实本身。很多真实的事是极其乏味的。因此，善于从真实中选择可以变得富有诗意的东西，这就表现出一半的才能了。

一八一九年，我正从巴黎去穆兰②。由于经济情况不佳，我只能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旅行。你们知道，英国人认为马车顶层的位置最好。在旅途的最初阶段，我找到无数有力的理由，证明我们邻国人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一位看上去

① 达玛索·帕勒托侯爵(1801—1862)，热那亚学者，诗歌翻译家；革命家马志尼之友。巴尔扎克于一八三八年与他结识。

② 穆兰，法国阿列省省会。

比我稍稍富裕些的青年，出于兴趣，也爬了上来，挨着我在长凳上坐下。对我的种种论据他都报以微微一笑，但并无讥讽之意。我们两人年龄相仿，观点一致，又都喜爱野外的新鲜空气，和那随着笨重的驿车向前滚动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丰富多采的景色，此外还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磁铁般的吸力，两人之间很快就产生了一种短暂的亲密友情。旅行者特别乐于享受这种友情，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过眼云烟的友情很快就会终止，而且对未来不会有任何约束。车行不到三十里，我们已经在谈论女人和爱情了。话题当然是我们各自的情妇，不过，在这种场合，所用的语言是谨慎含蓄的。我们都很年轻，还处于喜欢半老徐娘的阶段，也就是说喜欢三十五到四十岁的女人。啊，从蒙塔尔吉到另一个我已记不清地名的驿站之间，若是有一位诗人在一旁听我们谈话，他大概能收集到不少火热的言辞、迷人的肖像描写和甜蜜的知心话。而我们的腼腆害臊、无声的叹息和羞怯的目光，又比言语更能表达我们要说的内容，那种纯真的魅力，此后我再也寻觅不到了。大概只有年轻人才能理解年轻人吧，我们俩在有关爱情的主要观点上彼此非常一致。首先，我们提出这样的事实和原则，那就是，世上没有比出生证更无意义的东西了；很多四十岁的女人反而比某些二十岁的女人更年轻；归根结底，女人外表显示的年龄才是她们的实际年龄。这一理论突破了爱情在年龄上的限制，于是，我们真心诚意地在无边无际的爱情之海中遨游起来。我们先把自己的情妇描绘成年轻、妩媚、痴情、趣味高雅、聪明机灵的伯爵夫人，有着一双秀足，皮肤光滑如缎，还散发着幽香，

后来我们互相吐露了实情，他承认他爱的某夫人三十八岁，我也坦白说自己爱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这样，我们发现两人在爱情方面是同道，便从一种模糊的顾忌中解脱出来，彼此更加推心置腹了。各人都竭力表明自己比对方更多情。一个说，自己有一次长途跋涉二百法里，就为了和情妇会见一个钟头。另一个说，自己为了去赴一次夜间幽会，险些被当成狼，给枪杀在一个牧牛场里。总之，我们互相描述了各自的种种爱情狂热。如果说，回想过去经历的危险是一种愉快，那么，追忆已经消逝的欢乐不也有莫大的乐趣吗？这等于再一次享受啊！我们两人之间已无所不谈：冒过的危险啦，体验过的大大小小的幸福啦等等。我们甚至还开玩笑。我的朋友说，他的伯爵夫人为了博取他的欢心，曾抽过一支雪茄；我说我的伯爵夫人为我煮巧克力，而且没有一天不给我写信或来看我；他的情妇曾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在他那儿住了三天；我的情妇做得更大胆，或者不妨说，更过分。两位伯爵夫人的丈夫都钟爱他们的妻子，他们被正在恋爱的女人特有的魅力所迷住，对妻子惟命是从。他们比传令兵更头脑简单，因此，他们构成的威胁不大不小，正好能增添我们的乐趣。唉，可惜，那些纯真的话语和温和的嘲讽，一下子就被风吹得烟消云散了。

在到普依①的途中，我仔细打量了我的新朋友，而且很快相信，他大概是真的被人爱着。请想象这么一个青年，中等身材，但很匀称，生着一张快活的、表情丰富的脸，黑头发，蓝眼

---

① 指卢瓦尔河畔的普依，法国涅夫勒省一城镇。

睛，微红的双唇，洁白整齐的牙齿，白净的皮肤把俊秀的五官衬托得更有风采，眼圈略带茶褐色，仿佛是个初愈的病人。他还长着一双白皙的、线条柔和的手，象一个漂亮女人的手那样保养得极好，此外他看上去受过很好的教育，又很聪敏。经过这番想象，你们也会和我一样认为，我的旅伴做一个伯爵夫人的情人是当之无愧的。最后，不止一位姑娘会希望他成为自己的丈夫，因为他是子爵，拥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利勿尔的年收入，还不算可能继承到的遗产。

离普依还有一法里路时，突然翻车了，我不幸的伙伴为安全起见，从车上跳到一片新犁过的田边，而不象我那样紧紧抓住长凳，随着车子翻倒。是他跳得不得法，还是跳下后滑倒了呢？我也不知道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反正车子倒在他身上，把他压伤了。我们将他抬到一家农舍。难忍的疼痛使他发出一阵阵呻吟，他一边呻吟，一边留下一桩心愿，交我去完成，那是垂死者的最后愿望，显得特别神圣。可怜的人弥留之际还在想，倘若他的情妇突然从报上得悉他的死讯会多么悲哀，他为此万分痛苦，这种纯真的感情只有他这样年岁的人才会有。他请求我亲自去向她报丧，又说他有一把钥匙，用缎带穿着挂在胸前，要我把它找出来。我找到了那把钥匙，它已半陷在肉里，当我尽可能轻轻地把它从伤口里拔出来时，我那垂死的朋友没有叫一声痛。他向我说明如何去卢瓦尔河畔的夏里泰城①，到他家里取他情妇给他写的全部情书，并请我把这

① 卢瓦尔河畔的夏里泰，法国涅夫勒省一城镇。

些信还给她。末了一句话讲到一半，他便无力说下去了。然而，他最后一个手势告诉我，那把不祥的钥匙将证明我是受他之托给他母亲送信的。他毫不怀疑我一定能为他尽心尽力，然而却不能向我讲一句感激的话，这使他很伤心，于是他用恳求的目光看了我片刻，眨了眨睫毛表示和我诀别，然后头一歪，与世长辞了。他的死亡是翻车造成的唯一不幸事件，“而且，”马车夫对我说，“这多少是他自己的过错。”

到了夏里泰，我执行了这位可怜的旅伴的口头遗嘱。他母亲不在家，这对我来说倒是一大幸事。然而，我还是不得不目睹一位老女仆的悲痛。当我告诉她，她的小主人已死时，她的身子晃了晃；随后，看到那把还染着血迹的钥匙，她便木然跌坐在一把椅子里了。我因心中惦着另一种更伟大的痛苦——一个被命运夺走了最后之爱的女人的痛苦，只得离开了年迈的女管家，任她继续对着那把钥匙喃喃自语似地哀哭。我带着由我那结识仅一天的朋友仔细封好的珍贵信件出发了。

伯爵夫人居住的庄园离穆兰八法里，有几里还必须通过泥地，要完成我的使命是相当艰苦的。由于不言自明的客观原因，我的路费仅够用到穆兰。但是，怀着年轻人的热情，我决定步行。坏消息一向传得快，我要走得相当急速才能赶在它前头。我打听到一条捷径，从波旁内① 的小路走。可以说我是肩上扛着一个死人在赶路。愈是接近蒙佩尔桑庄园，去

① 波旁内，法国中央高原北部一地区。

拜见一位贵妇人的奇特旅行就愈使我害怕。我的想象力构思出千百种富有浪漫色彩的奇妙情节，我设想自己可能在什么样的情景中会见蒙佩尔桑伯爵夫人，或者说，会见曾被年轻的旅伴如此爱慕的朱丽叶①，这样讲更符合小说的诗意。我猜测着可能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并且编出种种随机应变的回答。在每一条低凹的小路上，在每一个树林的拐弯处，我仿佛都在排练索西对他的灯笼叙述如何打仗的那一幕戏。②说来惭愧，我当时想的，首先是自己应持怎样的举止态度以及如何施展才智，巧妙应对；可是当我进入庄园地界，一种凄楚的思绪突然在我头脑中闪过，如同一声霹雳划破灰色的云幕：一个女人费尽心血，终于能名正言顺地把她年轻的朋友带到家里，此时此刻，她的整个心都被他占据着。随着相见时刻的临近，她正期待着难以名状的欢乐。对这个女人来说，我捎去的消息是多么可怕啊！不过，报丧也是一种慈善行为，虽然是残酷的慈善行为，于是我加快了脚步，不时陷在波旁内小路的泥泞里，衣服上溅满了点点污泥。不久，我走上一条两边栽满栗树的林荫大道，大道尽头便是蒙佩尔桑别墅，它的主体建筑突现在天幕上，就象一团形状怪诞、镶着亮边的褐色云彩。到了别墅门口，我发现大门敞开着。这一未曾料到的情况打破了

---

① 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女主人公，此处指蒙佩尔桑伯爵夫人。

② 见莫里哀的《安菲特律翁》第一幕第一场：安菲特律翁打了胜仗，派仆人索西连夜先回家向女主人通报他的归来。一路上索西把手上的灯笼当作女主人，向它叙述战斗的经过。

我的计划和设想。不过，我还是壮着胆进去了。两条狗立刻出现在我的左右，大声吠叫，象地道的乡下狗那样凶。一个胖胖的女佣人闻声跑来，我告诉她，我有话要跟伯爵夫人说，她用手指指环绕着别墅的英国式大花园里的树丛说："夫人在那边……"我讪讪地说了声"谢谢"，因为她这句"夫人在那边"可能害得我在花园里转上两小时。

这当儿，走来一个漂亮的小女孩，长着一头鬈发，穿一件白色连衣裙，系一条粉红腰带，披着打褶裥的斗篷。她听到、要不就是猜到了我和女仆的问答。一看见我，她便跑开了，一面用尖细的声音喊着："妈妈，有一位先生要和你讲话。"我跟在她后面，沿着弯弯曲曲的花园小径走去。那件白色斗篷飘飘忽忽如同燐火，为我指引着女孩所走的那条路。

我应当讲出一切，毫不隐瞒。走到林荫路的最后一个矮树丛时，我竖起了衣领，用上衣的袖头掸了掸寒酸的帽子和长裤，用袖子掸了掸上衣，又将两只袖子互相掸了掸；然后，我把上衣仔细扣好，露出翻领，因为这些部分比衣服的其他部分总要新一点；最后，我很巧妙地把靴子在草里擦了擦，将裤腿放下，遮住靴面。我希望经过这番加斯科尼式① 的打扮后，我不会被人当成专区收间接税的流动税务员。现在，当我有时回想起彼时彼刻年轻的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就在我为自己设计一种恰当的举止时，突然，在绿色小径的拐弯处，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的百花丛中，我瞥见了朱丽叶

---

① 法国人嘲笑加斯科尼（法国西南部旧省名）人虚有其表，喜欢吹牛说大话。"加斯科尼人洗衣服"便意味着把脏衣服反穿，只图表面干净。

和她的丈夫。漂亮的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显而易见，伯爵夫人听到女儿那句模棱两可的话以后，加快了脚步。见是一个陌生人颇为笨拙地在向她行礼，她吃了一惊，停了下来，对我摆出一副冷漠而又彬彬有礼的面孔，并且优雅地噘了噘嘴，这表情使我看出她有多么失望沮丧。我想从苦心准备的漂亮词句里找出几句话来讲讲，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正在双方不知如何开口的当儿，丈夫出场了。我顿时思绪万千。为了掩饰窘态，我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问我面前的两位是不是蒙佩尔桑伯爵和伯爵夫人。话虽无意义，却使我有时间对夫妇俩作出判断和分析（他们的孤寂生活就要被我的来临彻底打乱了）。我以在我那样的年龄罕有的洞察力一眼看出，丈夫多半是一位典型的乡绅，这些乡绅现在成了外省最大的荣耀。他穿着一双厚底大皮鞋，我首先提到这双鞋，是因为它比那褪了色的黑上衣、磨旧的长裤、松松垮垮的领结和卷边的衬衣领更引起我的注意。此人有点象法官，但更象省参议员；他浑身上下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好象一个区长，什么也不能抗拒他的意志；他看上去脾气乖戾，一个自一八一六年以来每年都参加竞选，但每年都落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脾气。在他身上，乡下人的理智和愚蠢不可思议地混合在一起；他毫无教养，却有阔人的傲慢；对妻子言听计从，可又自认为是一家之主；大事不管，小事上却不肯迁就；此外他形容憔悴，满面皱纹，皮肤焦黄，头上长着几根稀疏的灰发，又长又直，这就是伯爵其人。可是再看看伯爵夫人！啊，她站在丈夫旁边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她个儿不高，腰肢扁平婀娜，身段迷人；她长得那么

娇小、纤弱，碰一碰都怕折断她的骨头。她身穿一条白色细纱长裙，头戴一顶饰着粉红缎带的漂亮软帽，腰间结一根粉红腰带，无袖胸衣可体地裹着肩膀和线条优美的上身，使人一见便从心底里油然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占有欲。她的眼睛乌黑有神，表情丰富，动作温文尔雅，一双脚很纤秀。即使一个养尊处优的老人也会以为她还不满三十岁，因为她的前额和脸部所有的线条显得那么娇嫩年轻。至于性格方面，我觉得她既象利尼奥勒伯爵夫人，又象B侯爵夫人，这两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在读过卢韦那本小说①的青年人头脑里，是永远鲜明的。我一下子洞悉了这对夫妇的所有秘密，当下作出一个决定，这决定的灵活圆滑，堪称出自一个老练的外交家。也许，我一生中只有那一回凭直觉处事，也只有那一回才弄明白，一般朝臣和上流社会人士处世手腕的奥妙何在。

自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后，我忙于人生的搏斗，不可能分析生活中极细小的行为，只能按礼仪和社会体统的要求行事，致使最高贵的感情全都枯竭了。

“伯爵先生，我想跟您单独谈谈，”我做出神秘的样子说，并且向后退了几步。

伯爵跟在我后面。朱丽叶让我们单独在一起，自己毫不在意地走开了，因为她确信，什么时候她想知道丈夫的秘密，就准能知道。我把旅伴之死简短地向伯爵叙述了一遍。伯爵

---

① 卢韦·德·库弗雷(1760—1797)，法国作家，国民公会议员，这里提到的小说是《德·福勃拉斯骑士的爱情》，利尼奥勒伯爵夫人和B侯爵夫人是小说主人公德·福勃拉斯所爱的两个女人。

听了这个消息以后的反应，说明他对他年轻的助手怀有相当深的好感。这一发现壮了我的胆，使我敢于在两人后来的对话中作出如下的回答。

“我太太知道了会很悲伤的，”他吃惊地说，“我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把这件不幸的事告诉她。”

“先生，”我说，“我首先跟您谈，这就尽了我的一项责任。我不愿意不通知您，就把一个陌生人托我捎给伯爵夫人的东西交给她。但是，他托我送交的是一种正当的遗赠，也是一个我无权支配的秘密。从他的言谈里，我知道您为人极好，我想您是不会阻止我完成他的遗愿的。至于以后，夫人完全有自由向您讲出我不得不保守的这个秘密。”

听到称赞他，这位贵人很得意地晃了晃脑袋，回了一句含糊不清的恭维话，最后表示由我自便。于是我们往回走。这时，庄园的钟声宣布开晚饭了，我被邀请与主人共进晚餐。朱丽叶见我们俩神情严肃，一言不发，便偷偷地观察我们。过了一会儿，她丈夫找了个小小的借口，让我们单独在一起，她更是诧异，停下了脚步，瞟了我一眼，只有女人才能用那种目光看人。她的目光里含着好奇，一位主妇看到家里从天而降似的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当然可以这样好奇地看他；她的眼光里含着疑问，确实，我的穿着打扮、年龄和相貌形成那么奇特的对照，无怪她有疑问！她的目光带着傲慢，被人狂热地爱着的女人往往如此，因为在她们眼里，世上的男人除却一个，其他的都不值一顾；她的目光里还含着不由自主的恐惧、害怕以及厌烦，因为她刚才无疑准备享受与情人单独在一起的幸福，现

在却要接待一个不期而至的客人。我懂得这富有表情的目光，这无声的语言，于是回报了一个充满怜悯和同情的微笑。这时，我对她凝视了片刻，在这晴朗的日子里，站在两旁开满鲜花的小径中间，她美丽的容貌真是光彩照人。看着这幅令人赞叹的画面，我禁不住叹了口气。

"唉！夫人，我刚刚作了一次很艰难的旅行，是为……您一个人而来的。"

"先生！"她说。

"噢！"我接着说，"我是代表一个把您称为朱丽叶的人来的，"她的脸刷地一下白了，"您今天见不到他了。"

"他病了？"她低声说。

"是的，"我答道，"但是，我求您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他托我交给您一些与您有关的秘密物件。请相信，不会有比我更能守口如瓶、忠人之事的信使了。"

"出什么事了？"

"也许是他不再爱您了？"

"啊！那是不可能的！"她叫道，同时不由地露出一丝坦率的微笑。

突然，她似乎哆嗦了一下，用惊恐的目光急速看了我一眼，接着脸上一阵红，问我："他活着吗？"

上帝啊，多么可怕的字眼！我年纪太轻，忍受不了那种声调，一时答不上话来，只是呆呆地看着这个不幸的女人。

"先生！先生，回答我呀！"她大声说。

"他活着，夫人。"

“这是真话？啊，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能接受，告诉我吧！无论什么痛苦，也没有不知他是死是活更叫我难受！”

我不回答，眼里忍不住滚出两颗泪珠，因为她说这些话时的语调太奇特了。

她把身体靠到一棵树上，同时发出一声微弱的叫喊。

“夫人，”我对她说，“您丈夫来了！”

“能说我有个丈夫吗?!”

说着，她飞快地跑开，不见了。

“喂，好了，晚饭都快凉了，”伯爵喊道，“来吧，先生。”

我只得跟着主人走去，他把我领到一间餐厅，那里，晚饭已经摆好，菜肴的丰盛精美只有在巴黎才能常见。桌上摆着五副餐具：伯爵夫妇的、小女孩的、我的——本应该是他的，最后一副是为圣德尼①的一位司铎预备的。司铎做过餐前祷告后问道：

“伯爵夫人呢？”

“啊，她就会来的，”伯爵回答。他殷勤地先给我们舀了汤，然后给自己舀了满满一盆，并且其快无比地吃光了。

“啊！侄儿，”司铎大声说，“要是你夫人在这儿，你就会理智些了。”

“爸爸这么吃法会伤身体的，”小女孩带着狡黠的神情说。

这段有关饮食学的奇怪的小插曲发生后不久，正当伯爵急煎煎地切一块我叫不出名称的野味肉时，一个贴身女仆跑

① 圣德尼在巴黎北面，是塞纳-圣德尼区府和主教府所在地，其最有名的建筑是建于公元五世纪的大教堂。

来禀告："先生，我们到处找不到太太！"

一听此话，我猛然站起身来，心里害怕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我的脸上一定明显地流露了这种担忧，使得老司铎也跟我往花园里跑去。那位丈夫碍于情理，一直走到餐厅门口。

"别走，别走！用不着担心。"他对我们喊道。

他没有和我们一道去。司铎、女仆和我，我们找遍了大花园的小径、草坪，呼唤着，侧耳细听着，尤其当我告诉他们年轻的子爵已死，他们就更担心了。我一面跑，一面叙述这件不幸事故发生的详细情况，我发现女仆和她的女主人极其贴心，因为她比司铎更明白我恐惧的个中原因。我们看了花园中的水池和所有的地方，但哪儿也找不到伯爵夫人，也没看见她走过留下的任何痕迹。最后，在沿着一堵墙往回走时，我听到了低沉的、被深深捂住的呜咽声，是从一个类似谷仓的地方传出来的。我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走进去，果然在那里发现了朱丽叶。她本能地把自己埋在一堆干草中，倾泻自己的悲痛。由于生性怕难为情，她把头藏在草里，为的是不让人听到她凄惨的哭声：她的抽噎、啜泣就象一个孩子的，但是更悲哀，更透人肺腑。对她来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女仆把她从干草里扶起来，她象个垂死的动物，身子软瘫，任人摆布。女仆不会说其他的安慰话，只一个劲儿说："好了，太太，好了……"

老司铎还在不断地问："她怎么了？你怎么了，孩子？"

女仆帮着我，把朱丽叶抬到卧室里，我再三关照她要看好夫人，对别人只说夫人犯了偏头痛。然后，我和司铎下楼回到餐厅。我们离开伯爵已有好一会儿了，走到列柱廊下我才又

想起他，他的无动于衷委实令我吃惊；及至见他冷静地坐在那儿用餐，我就更惊讶了。他差不多把晚餐全都吃光了，这使他女儿快活不已，因为她觉得亲眼看到爸爸违背妈妈的命令是很有趣的事。我从司铎和伯爵之间突然发生的一场小小的龃龉中，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位丈夫对刚才周围发生的事那么不关心。原来，伯爵患有一种相当厉害的病，病的名称我已记不起来，为了治好这种病，医生规定他严格地节制饮食，伯爵一直受着这种饮食制度的约束，现在，他正被康复期病人常有的贪食欲支配着，在他身上，动物的贪欲战胜了人类应有的一切感情。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看到了人性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赤裸裸的表现，它们给这可怕的痛苦事件涂上了一抹喜剧色彩。整个夜晚是凄凉的。我很疲倦。司铎绞尽脑汁在猜测侄媳哭泣的原因。伯爵在静静地消化他的晚餐，刚才他妻子差贴身女仆向他含糊其词地解释了自己不舒服的原因，我记得好象推说是妇女生理上的不适，伯爵也就没有再问下去。我们大家都早早就寝。一名男仆领我去我的宿处，从伯爵夫人的房门前经过时，我怯生生地探问她的情况。伯爵夫人听出我的声音，叫我进去，说是想跟我谈谈；可是她一句话也说不出，低下了头，于是我又退出来。尽管我以年轻人的真诚分担着女主人精神上所受的残酷刺激，但是在强行军似的走了那么多路以后，我疲惫已极，很快就睡着了。深夜，有人用力拉开我的帐幔，幔环在铁杆上发出的刺耳声响把我惊醒了。我看见伯爵夫人坐在床脚。桌上一盏灯射出的光照在她脸上。

“这是千真万确的吗，先生？”她说，“我不知道，在受了这

样可怕的打击以后，还怎么能活下去；不过，此刻我的心情是平静的，我要知道全部经过。”

“多么平静啊！”我心中想，一面看着她那惨白的脸色，它白得吓人，和她棕色的头发形成了强烈对比；听着她说话时在喉头滚动的嗓音，我被她整个面容所起的变化惊呆了，这变化表明了她心灵上的创伤。她已经憔悴凋零，象一片入冬的树叶，失去了秋天染上去的最后色彩。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完全没有了原来的美，只反映出她内心深沉的悲怆，仿佛过去阳光熠熠的地方现在笼罩了一片乌云。

我重又把那猝然发生的、夺走了她朋友的事件讲述一遍，将某些使她太痛苦的情节一带而过。我向她叙述了我们第一天的旅程，那一天充满了对他们俩爱情的回忆。她贪婪地听着，一点没哭，头向前倾，象是一位热心的医生在探寻病症所在。有一个时刻，我觉得她已把心扉整个儿打开，准备承受所有的痛苦，并且由于最初的绝望情绪，一心想沉浸在自己的不幸中。我抓住这个时刻，向她讲述了那可怜的人临终的担忧，以及他为什么和怎样派我传送这不幸的消息。这时，她的眼睛好象被灵魂最深处喷涌出来的绝望之火烧干了，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我拿出藏在枕头下面的信交给她，她机械地接了过去；随后猛烈地哆嗦一下，用粗沉的声音说：“可他的信，我看过就烧了；我没留下他的任何东西！什么也没留下，什么也没留下。”

她用力捶打着自己的前额。

“夫人，”我说，她痉挛了一下，看看我，“我从他头上剪下

了一绺头发，这就是。”

于是，我把她心上人的最后的、也是永远不会腐烂的一小部分呈在她面前。啊！你们要是和我一样手上落满了那滚烫的眼泪，你们也会理解什么叫感激，它有时和恩惠是很接近的。伯爵夫人握住我的手，眼睛因激动而发亮，透过极度的痛苦，闪着一星微弱的幸福之光。她用压低的声音说：“啊！您一定也在恋爱！但愿您永远幸福！千万别失掉您心爱的人！”

她没说完，拿着她的宝贝飞快地跑了。

第二天，这夜间的一幕和我的梦境混在一起，给我一种虚幻的感觉。只是当我在床头寻找那叠信而再也找不到时，我才确信，那是痛苦的现实。第二天的事无需赘述，我陪着朱丽叶又度过了几个钟点。我那不幸的旅伴曾对她倍加称赞；的确，她的任何言谈、举止、行为都说明她心地高尚，感情细腻，是世上为数不多的痴情而忠心的女人之一。

傍晚，蒙佩尔桑伯爵亲自把我送到穆兰。到了那里，他有点发窘地对我说：“先生，我们已经欠您的情了。如果您不认为这是滥用您的好意，或是对一个陌生人冒昧行事，那么，请您将这笔钱带到巴黎——反正您要去那儿——交给桑蒂耶路的某先生（我已忘了他的名字），好吗？这笔钱是我欠他的，他让我赶快还他。”

“当然可以，”我说。

我怀着纯洁的感情接过二十五路易一卷的金币，这正好给我作了去巴黎的路费，后来我如数去还给那位与伯爵有银钱来往的人。

到了巴黎，当我把这笔钱送往指定的人家时，我才明白，朱丽叶是多么机灵巧妙地帮助了我。她借给我这笔钱所采取的办法，她对我显而易见的贫寒所持的谨慎态度，不正表现了一个多情女人的全部智慧吗？

我曾有机会把上面的遭遇讲给一个女人听，她害怕得紧紧抱住我，对我说："啊！亲爱的，你可别死，啊？"这时，我感到怎样的快乐啊！

一八三二年一月于巴黎

陆秉慧 译

石 榴 园

石榴园是一处小巧的住所，位于卢瓦尔河下游右岸，距离图尔桥约一英里。此处河面宽阔，宛如湖泊，绿色的小岛星罗棋布，岸边有一座岩丘，丘上耸立着几所乡间住宅，清一色由白石砌成，四周环绕着葡萄园和果园，园中朝阳方向，世界上第一流的水果正在成熟。经过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岩丘的凹处都已填上了土，受到阳光的照射，借助这种人造气温，人们得以在平坦处种植各种热带作物。这几家零散的住户，都归圣西尔村管辖。条条沟壑将山丘切割，小村庄就坐落在一处不太深的山沟里，尖尖的钟楼高高耸立着。稍远处，一片肥沃的谷地将这长条的山丘切断，苏瓦齐尔河就沿着这谷地注入卢瓦尔河。石榴园筑在岩丘的半山腰上，离教堂仅百步之遥，是一所有二三百年历史的古老住宅。在都兰地区每一个风光旖旎的地方，都能见到这一类房屋。有一处山岩断裂，正好便于修起一道通向大坝的缓坡。当地人所谓的大坝，是指山坡底下为防备卢瓦尔河水溢出河床而修筑的一道防护堤。巴黎到南特的大路，就从这堤坝上通过，坡道的上端有一座门，从那里伸展出一条满是石子的小路，夹在两块堡垒般的台地①

① 在山坡上垒成的平地称台地。

中间。台地上全是葡萄架或成排的果树，这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土方建设。这条小路从高处台地的脚下开出来，又几乎完全为低处台地上的树木所遮掩。小路沿着一段陡坡通向那所房子，让人一路看到逐渐展宽的卢瓦尔河河面。这条低凹的小路尽头是一座哥特式的拱门，几件简朴的装饰已经面目全非，野生的紫罗兰、长春藤、青苔和墙头草已将它们覆盖。这类经年不衰的植物装点着所有台地的堰墙，它们从墙缝里钻出来，随着季节的更迭，为这堰墙不断变换着新的花饰。

穿过这道遭过虫蛀的门，有一方修在岩丘最高一层台地上的小花园，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园中的草坪，点缀着几株绿树、无数蔷薇及各色鲜花，围绕台地的陈旧的黑栏杆高踞于其他台地之上，台地的另一端，正对着栅栏门，是一座依傍邻墙而建的木楼。木楼的柱子完全为茉莉花、金银藤、葡萄藤和铁线莲所遮掩。那所房子就屹立在这最高处的小花园当中，屋前是爬满葡萄藤的拱形台阶。从岩石中开凿出的一个大地窖的门就开在这台阶的拱壁上。住宅四周都是葡萄架和石榴树，这便是小院被称作石榴园的来由。屋子的正面有一扇村野风格的独门，门两旁各有一面宽大的窗户。顶层有三间阁楼，格外高大，相比之下，底层反倒显得有点低矮。屋顶两坡覆以青石板。房屋主体部分的墙壁刷成黄色；门、楼下的板窗和阁楼的百叶窗都漆成绿色。

一进门，你就看到小小的楼梯口，曲曲弯弯的楼梯由此盘旋而上，每一个拐弯的结构形式都迥然不同。楼梯的木头已

近乎腐朽，雕成螺旋形的扶手因长年使用而变成了褐色。右面是宽敞的餐厅，装有古色古香的护壁板，地上铺着雷诺堡①出产的白瓷砖。左面是一间同样大小的客厅，没有护壁板，只贴上了饰有绿边的金黄色糊墙纸。两间屋子都没有装天花板，房梁是胡桃木的，各处缝隙都抹上了白灰泥。二楼有两间大卧室，墙壁刷了白灰，石砌的壁炉没有楼下的壁炉那么多雕饰。所有的窗户都朝南开，北边只有一扇门，开在楼梯后面，正对着外面的葡萄架。房子左侧的耳房是木结构，为了防止风吹日晒，木头外面都砌上了青石板，在墙上形成了长长的纵横交错的蓝色线条。厨房就在这间茅屋式的房子里，从里面与住宅相通，外面也有单独的门，门前是几级台阶，台阶下面有一口深井，井台上的农用唧筒淹没在一丛丛柏树、水生植物和高高的野草之中。这间新近建成的小屋，说明这石榴园以往不过是个简陋的葡萄堆栈。它和城市之间隔着宽阔的卢瓦尔河，主人从城里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收葡萄，或者稍事消遣。他们一清早就把吃的东西送到这里来，但是除了收获葡萄的季节，从不在这里留宿。可是，英国人象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地落到了都兰地区，非得把石榴园修建齐整才能租赁给他们。在葡萄园下面的山沟里有一条林荫小径，那间现代式样的附属建筑正好隐蔽在小路尽头的菩提树丛中。房屋上面的葡萄园占地约两阿尔邦②。从那儿，隔着一道十分难于攀登的陡坡，可以清楚地俯视这处院宅。拖到地面的葡萄藤蔓染绿了山

① 雷诺堡：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都兰地区一城镇。

② 旧时面积单位，约合20至50公亩。

冈，房子和山冈之间的空地最多五法尺宽，总是潮湿而冰冷，好象一条沟，里面长满了茂盛的草木。每逢雨季，葡萄园里的肥料流到沟里，使那块带栏杆的台地上的果园土壤更加肥沃。负责加工葡萄的佃户的住房紧靠着左山墙，屋顶盖的是茅草，似乎是为了和厨房求得对称。这片宅院四周围着院墙和成排的果树；葡萄园里也栽满了各种果树。总之，这块园地的每一寸都充分利用起来了。即使由于人们的疏忽，在岩石上留下了一小块空地，大自然也会在那里的石头底下扔下一棵无花果、几株野花，或者几丛草莓。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恐怕你都难以遇到这样一处住所，如此简朴，又如此壮丽，果实累累，香气四溢；美景如画。它位于都兰地区中心，集这个地区的各种鲜花、水果和美景之大成，堪称是小都兰。各地的葡萄，不同品种的无花果、桃、梨，满地的甜瓜，甘草，西班牙的蝴蝶花，意大利的夹竹桃，亚速尔群岛的茉莉花，一应俱全。卢瓦尔河就在你的脚下，你可以从三十图瓦兹①的高处俯瞰那恣肆汪洋的水流。傍晚，来自海上的凉风徐徐吹拂，夹带着长堤上的花香，令你心旷神怡。在那碧蓝的天空上，时而会飘过一片不断变换着色彩和形状的浮云，不论你站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这片云彩赋予这壮丽景致的每一细部的无穷变幻，在那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昂布瓦斯②以下的卢瓦尔河左岸，千里沃野上的图尔城及其郊区、工厂，以及普莱西斯，然后是左岸从伏弗赖到圣桑福里安的地段，这

① 法国古长度名，约合二米。

② 昂布瓦斯，安德尔-卢瓦尔省都兰地区一城镇。

一段布满令人赏心悦目的葡萄园，勾勒出岩丘的半圆形河岸。目力所及，只有富饶的谢尔丘陵挡住你的视线，在那淡蓝色的天边，有着许多园林和古堡。西边，最令人心醉的是那一望无垠的河面，从早到晚，总有船只在水面行驶，盆地里几乎从不停息的微风吹胀了船上的点点白帆。一位王子会把石榴园当作他的别墅，一位诗人却肯定愿在这里定居；一对情侣会把它看作与世隔绝的温柔乡，但它只是图尔城一个善心的市民的房产。石榴园能给一切想象力提供丰富的诗情。无论是最平庸、最冷漠的人，还是最有教养、最热情的人，都不会在这里逗留而感觉不到那种幸福的气氛，也不会领略不到排除了野心和挂虑之后的恬静淡泊的人生乐趣。空气和轻轻的涛声里充溢着梦幻。沙滩在低语，时而忧郁，时而欢快，时而金光灿灿，时而暗淡无光。周围的一切都在运动，惟独这片葡萄园的主人不曾变更，他总是生活在他那长年盛开的鲜花和美味可口的水果之中，有个英国人以一千法郎租用这座朴素的住宅六个月，契约规定他不得动用果园的收成，他要想吃水果，就得把租金加倍，如果他想要酒，租金还得翻上一番。那么石榴园，连同它的斜坡，凹路，三块台地，两阿尔邦葡萄园，蔷薇盛开的栅栏，古老的石级，有唧筒的水井，枝蔓蓬乱的铁线莲，以及世上各种品类的树木，究竟值多少钱？请您不必乱出价！石榴园是永远不会出售的。一六九〇年，就象被沙漠上的阿拉伯人遗弃的爱马一样，有人以四万法郎的价钱让出了它。从那以后，它就一直属于同一个家族。它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是传家宝，是王冠上的钻石。一位诗人曾说过，观赏不也是享用

吗？从这里，你可以观赏都兰地区的三条河谷，还有那座象是用金银线编织的悬在半空的大教堂。这些无价之宝，难道能花钱买到吗？你在这里的菩提树下恢复了健康，难道能用钱买到吗？

复辟时期最美好的年代里的一个春天，一位贵妇，由一个女仆和两个孩子伴随，来到图尔寻找住处。两个孩子，小的看上去八岁左右，大的看上去有十三岁。她看到石榴园，便租了下来。这里与城市距离较近，大概是这一点使她决定在此住下。客厅成了她的卧室，两个孩子各占楼上一间，女仆住在厨房顶上辟出的小屋里，饭厅变成了这个小家庭公用的厅堂和接待客人的地方。室内陈设十分简朴，但是趣味高雅，既没有任何无用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奢华之物。这陌生女人亲自挑选的家具都是胡桃木制品，不带任何装饰。洁净、住室内外的和谐，使石榴园魅力无穷。

维朗桑夫人（这是陌生女人所用的姓氏）究竟属于富有的资产阶级、高贵的贵族阶级，还是属于令人生疑的某些女性阶层，要弄清这个问题相当困难。她的简朴引起种种相互矛盾的揣测，而她的举止却似乎证实了那些于她有利的猜度。在外省，总有那么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惯于窥测一切似乎能活跃他们那个狭小天地的事故。因此，维朗桑夫人来到圣西尔不久，她行事的谨慎就引起了那些好事者的兴趣。维朗桑夫人个子相当高，窈窕，单薄，但是很娇巧。一双秀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脚腕的优美，而不是一般的纤瘦。戴着手套的手，好象也很漂亮。白皙的面庞，从前鲜嫩而红润，现在则染

上了几块常常移动的深红斑点。过早出现的皱纹使高雅的额头失去了光泽，浓密的栗色头发分编两股，盘成两个圆髻，这种处女的发式于她忧郁的容貌十分相宜。她黑色的眼睛，眼窝深陷，带有黑圈，充满火样的激情却又故作冷静。当她有时忘记了给自己强行规定的表情时，眼中便流露出隐隐的焦虑。鹅蛋脸显得稍长了一点，不过，从前幸福和健康的时候，比例可能是很适当的。她的嘴唇毫无血色，常常习惯性地掠过一抹含着淡淡哀愁的假笑。但是，每当两个和她形影不离的孩子看着她，或者向她没完没了地提些只有在母亲看来才有意义的无聊问题时，她的嘴就有了生命，她的微笑表露出母爱的快乐。她步履缓慢而有贵族气派。她的服饰一成不变，表明她有意不再讲究衣着打扮，有意忘却人世，大概也希望被这人世所遗忘。她穿一件长长的黑裙，束着云锦缎腰带，用一块宽边的细麻布头巾当披肩，两端胡乱地塞在腰带里。鞋子穿得很经心，表明她是习惯于风雅生活的。她穿着灰色丝袜，更增添了这身固定打扮的悲哀色彩。一顶从不变换的英国式帽子也是灰色的，还外加一块黑色的面纱。她显得十分虚弱和难受。她只到一个地方去散步，那就是从石榴园走到图尔桥。这里象那不勒斯海湾和日内瓦湖一样景色开阔，在宁静的黄昏时分，她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呼吸卢瓦尔河清新的空气，欣赏落日创造的奇景。在石榴园蛰居的日子里，她只去过两次图尔。第一次是去请求中学校长给她推荐最优秀的拉丁文、数学和美术教师；另一次是去和那些为她指派的教师商定给孩子们授课的时间和报酬。她每周不过有一两个傍晚在桥上

露面，但已足以引起经常来这里散步的差不多全城居民的注意。外省各个重要社交圈子的穷极无聊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尽管创造出并无恶意的侦探术，而关于这位陌生女人属于社会哪一个阶层、她的财产状况以及她的真实身分等问题，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确切的情报。只有石榴园的业主将她的名字告诉了他的几个朋友。无疑这是真名，因为陌生女人是用这个名字来签订租约的。她名叫奥古斯塔·维朗桑，布朗东伯爵夫人。这个姓大概是她夫家的姓。这篇故事后面的结局将会证实上述披露的真实性，但是这事只有和石榴园业主常打交道的商界人士知道。因此，对于上流社会来说，维朗桑夫人始终是个谜；人们能够从她身上看到的只是高贵的天性、朴实无华而又楚楚动人的神态和天使般温柔的声音。她的深居简出、郁郁寡欢以及那半受摧残而又极力加以掩盖的姿色是那样富于魅力，以至好几个年轻男子为之倾倒。但是，爱情越真诚，就越胆怯；更何况她是那样威严，谁也不敢和她攀谈。最后，虽然有几个大胆的人给她写了信，这些信也肯定还没拆封就被烧毁了。维朗桑夫人将她收到的所有信件统统扔进了火炉，好象她早有打算，要在都兰地区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她来到这令人陶醉的静庐，似乎是为了将整个身心都用来享受生的乐趣。三位被允许进入石榴园的教师，怀着敬佩的心情谈起了这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亲密相处的动人情景。

两个孩子也同样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做母亲的无法不怀着羡慕的心情注视他们。两个孩子长得都很象维朗桑夫人，她的确是他们的母亲嘛！同样透亮的皮肤，同样鲜艳的色

泽，同样清澈的水汪汪的眼睛，同样长长的睫毛，同样焕发着稚气美的轻盈体态。长子名叫路易-加斯东，深色头发，目光大胆，体魄健壮，突出的额头又高又宽，仿佛透露出刚毅的性格。他动作轻捷灵活，十分洒脱，毫不做作，从不大惊小怪，好象对他的所见所闻都要作一番思考似的。另一个叫玛丽-加斯东，尽管有几绺头发已经呈灰色，开始和他母亲的头发颜色相近，但整个看上去差不多是金色的。玛丽体态瘦削，脸庞清秀，优雅纤巧，和维朗桑夫人的迷人之处相仿。他显得有点病态，深灰的眼睛闪着柔和的目光，脸色苍白，具有女性的特点。他母亲还让他戴着绣花的领圈，梳着长长的发鬈，穿着带肋形和橄榄形胸饰的小外套，给小家伙增添了无法形容的神采，也透露出母亲(可能也包括孩子在内)聊以自娱的对女性打扮的趣味。这身漂亮的装束和哥哥那件翻着衬衫领子的俭朴上衣恰好形成对比。他们两人裤子、半统靴、衣服的颜色都是相同的，正和他俩长得相象一样，说明他们是亲兄弟。看到路易对玛丽的照顾，谁都不会不为之感动。在哥哥对弟弟的目光里，有着某种父爱的成分。玛丽呢，虽然年幼而且无忧无虑，对路易却好象充满感激之情。他们就象是刚刚离开花枝的两朵小花，承受着同样的微风，沐浴着同样的阳光，一朵色彩鲜艳，另一朵却已略显枯黄。他们的母亲只要说一句话，使一个眼色，语调有一点变化，就能够使他们聚精会神，使他们回过头来倾听。无论是听到命令、请求还是叮嘱，他们都会百依百顺。维朗桑夫人总能叫他们了解她的欲望和意愿，好象他们之间早就有了共同的思想。散步的时候，他们在前面玩耍，采集鲜

花，观察小虫，她就怀着深沉的爱怜之情欣赏着他们。她的感情是那样深厚，常使毫不相干的路人都为之感动，忍不住停下脚步看着孩子们，对他们微笑，并以一瞥友好的目光向母亲致意。谁能不赞赏他们整洁的衣着，柔和动听的声调，优雅的举动，幸福的神情，以及高贵的天性呢！这种秉性，表明他们从摇篮时代起就受到了精心的培养。这两个孩子似乎从来没有大声哭喊过。他们的母亲象是有电感似的能预测他们的欲望和痛苦，她会预先满足他们的要求，不断地抚慰他们。她似乎生怕他们受到一点委屈，比怕自己被判死刑还有过之无不及。孩子的一切都是对母亲的赞美。我们梦寐以求，希望在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品尝到幸福的滋味，他们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生活景象恰能勾起人们这种朦胧而甜蜜的憧憬。这三个十分和谐的人物在家中的生活和人们看到他们时所产生的印象完全相符：井井有条，既规律又简朴，正适合孩子们的教育。两个孩子在日出后一小时起床，先按照从小养成的习惯作一次简短的祷告。这些真诚的祝祷，七年中一直在母亲床上进行，祈祷前后，母亲都要吻一吻他们。然后，兄弟俩开始象漂亮女子一样精心地梳洗打扮。他们无疑早已习惯于注意个人的整洁，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显然十分必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感到舒适。他们在梳洗上从不马马虎虎，因为他们都害怕母亲责备，尽管是十分温和的责备。要是看到他们不太干净，母亲在早餐前亲吻他们的时候就会说："我亲爱的天使，你们这是在哪儿把指甲弄得这么黑啊？"母亲起床前他们要在客厅里做功课，在等待女仆收拾客厅的时候，兄弟俩就来

到花园，在晨露和新鲜空气中驱散一夜的睡意。虽然他们只能在规定的时间进入母亲的卧室，可他们还是不时探头探脑地想看看母亲醒了没有。这样违章地清晨闯入母亲的卧室，最后总是变成母子欢聚的场面。玛丽跳上床去，搂住他崇拜的偶像；路易则跪在枕边，拉着母亲的手。于是，象情人对情妇那样开始了一连串焦虑不安的盘问，然后便是天使般的笑声，热烈而纯洁的爱抚，无声胜有声的沉默，含混不清的语言，永远听不够，又永远讲不完的稚气的故事……因为，它总是被亲吻所打断。

“你们好好念书了吗？”母亲问道，语气温柔而友善，她正要数落疏懒何等有害，却又对那有自满情绪的孩子投去泪水盈盈的目光。她知道，孩子们都有取悦她的强烈愿望；孩子们也明白，母亲只为他们而活着，她以出于爱子之心的全部智慧引导他们生活，并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时间都奉献给他们。一种尚未形成利己主义、亦未形成理智的最美好的直觉，也许就是所谓孩提的纯真情感吧，使孩子们知道他们是否受到了特殊的关怀，人们是否以愉快的心情在照料他们。你真的爱他们吗？那么，这些可爱的坦率而公正的孩子就会对你满怀感激之情。他们爱得炽热，甚至怀着妒意；他们感情极其细腻，会说出最温柔的话语；他们毫无保留地信赖你。所以，有坏母亲才有坏孩子的说法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孩子的感情总是由他们亲身体验过的情感而来，由他们最早受到的照料、最早听到的话语，以及他们从中寻找热爱和生命的最初目光而来。所以，这一切要么成为引力，要么成为斥力。上帝把孩子放进

母亲的怀抱，为的就是让她明白孩子应当长时间留在她怀里。可是，也有一些母亲，受到残酷的对待，她们高尚的柔情经常被挫伤：这可怕的忘恩负义足以说明，在感情方面要定出什么绝对的原则是十分困难的。这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之间，不乏使他们相互依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人世间孤孤单单，过着同样的生活，相互间非常了解。清晨，当维朗桑夫人沉默不语的时候，路易和玛丽也不开口，他们尊重母亲的一切情感，甚至不去打听他们无法分担的母亲的心事。但是，大孩子已经很会考虑问题了，母亲向他保证，说自己身体状况良好，他从不以此为满足。他常常阴郁不安地观察母亲的面容。他并不知道有危险，但当他看到母亲黑眼圈外出现了绛紫色，眼窝越陷越深，脸上因发烧引起的红晕也越来越厉害时，他就猜到了几分。他非常敏感，在他看出玛丽的游戏开始使母亲感到疲劳时，他就会对弟弟说：

“来，玛丽，咱们吃饭去吧，我饿了。”

走到门口，他会回过头来看看母亲脸上的表情，母亲则对他报以微微一笑。但是，孩子这种举动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对痛苦的过早理解，常常使她热泪盈眶。

孩子们用早餐和休息的时候，维朗桑夫人就去梳洗打扮。她打扮自己全都是为了她亲爱的小宝贝，她要让他们高兴，让他们处处满意，让他们感到她妩媚动人、富有魅力，就象是一片馨香，令人恋恋不舍。十点到三点之间，她准时来帮孩子们复习功课。中午他们在花园亭子里共进午餐。午餐后，还有一个小时可以玩耍。在这一个小时内，这位幸福的母亲，可怜

的女人，就躺在亭子里的长沙发上休息。从这里可以眺望变化多端的都兰美景，阳光、天空、季节的千百种变化，使这都兰地区的景色不断更新。两个孩子在院子里奔跑，攀上台地，追赶壁虎，他们在一起嬉闹，就象壁虎一样灵活敏捷。他们观赏果实、花朵，研究昆虫，跑来向母亲寻根究底地提问题。于是他们不断地朝着亭子跑来跑去。在乡下，孩子是不需要玩具的，大自然的一切就够他们忙碌的了。维朗桑夫人一面刺绣，一面听他们上课。她一言不发，既不看老师也不看孩子，只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似乎要尽力把握话语的意义，并且大致了解路易是否从中获得了力量。譬如说，他有没有提出难倒教师的问题？这反映他是否有所长进，要是这样，母亲的眼睛就会熠熠发光，露出微笑，并向他投去充满希望的目光。她对玛丽要求甚少。她寄希望于长子，并对他表现出某种尊重。她运用女性和母亲所有的一切本领来培育他的灵魂，使他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这一作法包藏着一个隐秘的思想，这孩子总有一天会理解的，其实，他也已经理解了。每次课后，她都要将老师送到第一道门口，在那儿仔细地询问路易的学习情况。她爱子心切，感人至深，老师们都愿意对她如实相告，以便帮助她督促路易在较薄弱的地方多下功夫。晚饭开来了，然后是游戏、散步；晚上，还要复习功课。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一成不变而又十分充实的生活。学习和娱乐交替得十分适当，使人无暇念及烦恼，也没有可能产生泄气的情绪和发生争吵。无限的母爱使一切都那么轻而易举。她从不拒绝两个儿子的任何要求，却教他们懂得审慎；她适时

地称赞他们，给他们以勇气；她叫他们看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贫困，要他们学会安于命运。她以仙女般的关怀去发展和增强他们天使般的本性。有时，她看着他们玩耍，想到他们从未给她添过忧烦，泪水就会涌上那双深情的眼睛。我们对天国的认识都很模糊，这样广袤完整的幸福，正因对我们来说好比是天堂的景象，才会使我们潸然泪下。她躺在乡村式样的长沙发上，望着晴和的天气、宽阔的水面、如画的景致，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的大笑和小小的口角，这一切都显示了他们亲密的关系、路易对玛丽父亲般的感情以及两个孩子对母亲的挚爱。他们两人小时候有个英国保姆，所以他们英语和法语都说得很好，母亲也轮流用两种语言和他们说话。她出色地指引着他们年轻的心灵，不让任何错误的意识渗入他们的思想，也不让任何卑劣的原则进入他们的灵魂。她对他们以柔治之，对他们什么都不隐瞒，什么都向他们解释得一清二楚。路易想看书，她就精心为他挑选有趣的好书。这是些记述著名水手生活的书，或是伟大人物、出类拔萃的船长的传记。从这些书籍的细枝末节里，可以找到千百个机会提前向他解释世界和人生，尤其强调那些默默无闻、但却真正伟大的人物怎样在没有靠山的情况下，从社会最底层出发，最后争得了远大的前程。这些教益匪浅的课程都是在晚间上的，那时，天空倒映在卢瓦尔河中，美丽的夜晚悄然无声，小玛丽已在母亲的膝上入睡。不过，谈起这些总是使这位可爱的妇人更加忧伤。最后，她往往不再言语，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泪水盈眶地陷入冥想。

“妈妈，你为什么哭啊？”路易这样问她。那是六月一个美好的傍晚，炎热的白昼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柔媚朦胧的夜色。

“孩子，”她搂过孩子的脖子答道，这孩子埋藏在心中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她，“我给你和你弟弟造成的命运，就是雅姆雷·杜瓦尔①早年孤苦无援的悲惨命运。我亲爱的孩子，不久你们就要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这世上了。你们还这么小，我却要撒手离去。但是，我希望看到你意志坚强，知书达理，能够指引玛丽。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太爱你们了，一想到这些不能不感到难过。亲爱的孩子们，但愿你们不至于有一天咒骂我……”

“妈妈，为什么有一天我会咒骂你呢！”

“我可怜的小宝贝，”她吻了吻孩子的额头，说，“有一天，你会发现我对不起你们，我把你们扔下，没有财产，没有……”她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没有父亲。”

这句话一出口，她已经泪流满面。她轻轻地推开孩子。路易凭着某种直觉，猜想母亲这时愿意独自待一会儿，便带走了睡得迷迷糊糊的玛丽。一个小时之后，把弟弟在床上安顿好，他又轻轻地回到母亲所在的亭子里来。这时，他听到一个沁人肺腑的柔美声音在唤他：

“路易，你来呀！”

孩子扑到母亲怀里，他们疯狂地紧紧拥抱。

---

① 雅姆雷·杜瓦尔（1695—1755），著名的古钱币、古奖章学专家，曾被奥地利王任命为纪念章陈列馆和维也纳帝国图书馆的馆长。他是孤儿，童年时期曾到处流浪，生活十分悲惨。

“我心爱的，”他终于说道，他常常对母亲用这个称呼，他甚至觉得用这类表示爱情的字眼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感情，“我心爱的，你为什么担心会死呢？”

“我有病，亲爱的可怜的天使，我一天比一天衰弱。而且，我很清楚，我得的是不治之症。”

“你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呢？”

“我应当忘掉它。你呢，根本就不该知道我的死因。”

孩子沉默了一会儿，偷偷瞥了母亲几眼。此刻她正仰望着天空，注视着浮云，充满了淡淡的哀愁！路易不相信母亲死期已近，他感觉到了她的苦恼，却猜不透个中的缘由。他没有打搅久久陷入沉思的母亲。如果他年龄再大一些，就会从她那美丽的面庞上看出交织着甜蜜回忆的悔恨，看出这位女性的一生：无忧无虑的童年，冷酷无情的婚姻，可怕的激情，宛如在风暴里诞生、为雷电所摧残、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的花朵。

“亲爱的妈妈，”路易终于打破了沉默，“你为什么要对我隐藏你的痛苦呢？”

“孩子，”母亲答道，“我们对外人应当总是满面笑容，深深地隐藏起我们的烦恼；关心他们，可永远不对他们谈论我们自己。奉行这些箴言也是使家庭幸福的因素之一。有一天你会倍受痛苦的！到那时，想到你可怜的母亲曾在你面前强忍凄楚，含笑而死，你就会有足够的勇气来忍受生活的艰辛了。”

这时，她咽下眼泪，竭力向儿子讲解求生存的要领，财产的价值、本金和使其稳固的方法，各种社会关系，积累生活所

需金钱的正当办法和受教育的必要性。然后，她又向他吐露了自己经常郁闷和饮泣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她一去世，他和玛丽就会落入赤贫的境地，两个人只有数目很小的一笔钱，而且除了上帝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保护人。

"我必须抓紧学习！"孩子以哀愁而深沉的目光望着母亲，大声说道。

"啊，我真高兴！"说着，她在儿子脸上印满亲吻，洒满泪水。"他理解我！"她又说，"路易，你要当你弟弟的监护人，你答应我，是不是？你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

"对，"他回答，"可是，你不会很快就去世吧，你说呢？"

"可怜的孩子，"她说，"正是对你们的爱支撑着我！何况这地方如此幽美，空气非常有益于健康，也许……"

"你使我更喜欢都兰地区了。"孩子激动地说。

从维朗桑夫人预见到死期临近，因而对长子谈及他未来的命运那天开始，年龄已满十四的路易比过去更加发愤用功，更不想玩耍了。可能是他成功地规劝了玛丽要好好念书，不要只知道玩闹，现在，两个孩子在石榴园的凹路、花园和层层台地上穿行游玩时，不再大声喧闹了。兄弟两人使自己的生活和母亲的阴郁情绪相适应。母亲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甚至发黄：额头两边太阳穴处也凹陷了；皱纹一夜比一夜加深。

到了十一月，这个小家庭来到石榴园已经五个月，一切都变了样。眼看女主人显出日渐不支的征兆，仅靠一颗火热的心和对孩子极度的爱维持着生命，老保姆也变得阴沉而忧伤，

她似乎了解这一早逝的秘密。当她那风韵犹存、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修饰的女主人涂脂抹粉、精心装扮自己那弱不禁风的病体，然后，在两个孩子陪伴下到高处的台地上漫步时，老安奈特① 常常会从水井旁的两棵松树间探头窥视，手里拿着衣服，忘记了正在干着的活儿。看到维朗桑夫人与她从前认识的那位楚楚动人的女子已经判若两人时，她几乎掉下泪来。

当初，这所美丽的房子里生气勃勃，充满欢乐，如今却变得似乎有点悲悲切切。它沉寂无声，住在这里的人很少出门。维朗桑夫人不竭尽全力，就难以再到图尔桥去散步。突然变得格外聪明的路易，可以说已和母亲化为一体。他看到母亲脸上的红晕，便猜想到她一定非常疲倦、难受，总是找出种种借口不再到图尔桥去散步，因为对他母亲来说这段距离太长了。这圣西尔可以称作图尔的田舍小花园。高高兴兴到圣西尔去的夫妇们和三五成群的游人，傍晚都会在堤上看见这位妇人如幽灵般沿台地走过，她苍白、瘦弱，一身着黑，虽已精疲力竭，却仍然光彩照人。人们于是揣测到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园丁一家也变得悄然无声。有时，这个农民、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正好聚在他们的茅屋前，安奈特在井边洗东西，夫人和孩子呆在亭子里。可是在这欢乐的院子里却听不到一点声息。维朗桑夫人并没有发觉，所有的人都以爱怜的目光注视着她。凡是接近她的人，都觉得她那么善良，那么富有远见

---

① 保姆名。

卓识，那么令人肃然起敬！无名的疾病使她饱受折磨，给她定下了死期。都兰秋高气爽，葡萄、各种水果，以及各种有益健康的条件，本应延长这位母亲的生命，但是，入秋以来，除了孩子，她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她尽情地享受着同孩子们共处的每一个时辰，仿佛这已是最后的一刻了。

从六月到九月底，路易都瞒着母亲学习到深夜，进步很大。他已经学到代数中的二次方程，掌握了绘图几何，还能画一手好画。总之，他想要成功地通过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有时候他傍晚到图尔桥去散步，在那儿遇到一位领半饷的海军上尉。这位帝国时期水兵的男性美、他的勋章、他的举止，对于路易设想自己的未来发生了很大影响。水兵对这个眼里闪烁着毅力的年轻人也产生了友情。路易事事好奇，又渴望听人讲述军旅生活，常到这里溜达，好和这位水兵聊天。领取半饷的上尉还有一个朋友和伙伴，是一位步兵上校，同他一样也被逐出了军界，于是年少的加斯东可以轮流向他们两人打听陆军和海军的生活。他向这两个军人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不妨说，他预先体验了他们的苦难和艰辛。此后他要求母亲允许他在本地区内游览游览，散散心。教师们对他的刻苦感到惊异，曾告诉维朗桑夫人说，他儿子过分用功，所以她非常愉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于是，路易开始到处奔波。为了使自己能吃苦耐劳，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爬上最高的树，学习游泳，熬夜。他不再是原来的孩子了。他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阳光晒黑了他的面庞，脸上已经透露出一种捉摸不透的深邃思想。

十月来临了，维朗桑夫人只有到中午才能起床。这时，由卢瓦尔河水反射过来的阳光集中照射在台地上，为石榴园创造出一种与那不勒斯湾温和或炎热的日子相仿的气候。正因此，当地的医生才奉劝维朗桑夫人在这里住下。于是她常来坐在一棵树下，两个儿子不离左右。学习中断了，教师也辞退了。母亲和孩子们想要心心相印地生活一段时间，自由自在，也无需娱乐。这里再听不见哭声，也听不见欢快的喊叫。大孩子躺在母亲身旁的草坪上，吻着她的双脚，母亲看着他，象是看着一个情人。心神不安的玛丽去给她采摘鲜花，满面愁容地送到她面前，踮起脚尖从她的嘴唇上撷取一个少女般的吻。这位皮肤白皙的妇人，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憔悴疲惫，行动迟缓，从无怨言，只是一味对着两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微笑。这一切，配以树木半凋、黄叶铺地的悲凉秋色、柔和温煦的阳光和都兰天空的白云，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

最后，维朗桑夫人遵照医嘱，足不出户。她的卧室每天都摆满了她喜爱的鲜花。孩子们也住进了她的卧室。十一月初，她弹了最后一次钢琴。钢琴上方挂着一幅瑞士风景画。孩子们头靠着头聚在窗旁。她的目光在孩子和风景画之间来回扫视。她的脸色绯红，手指在象牙白的琴键上热情地滑动。这是她最后的节日，别人不知道的节日，是回忆之神在她心灵深处暗暗庆祝的节日。医生来了，嘱咐她卧床休息。母亲和两个孩子相视无语，呆呆地接受了医生这可怕的判决。

医生走后，她说：

“路易，扶我到台地上去，让我再看看我的故乡。”

听到这句淡淡的话，孩子伸过胳膊把母亲搀到台地中间。在那儿，她似乎总是不由自主地望着天空，而很少看着地面。这时确实也难以确定哪里的景色更美，因为团团云彩正隐隐绰绰呈现出阿尔卑斯山壮丽雪峰的形状。她额眉紧蹙，眼里流露出痛苦和悔恨，抓起孩子们的双手紧贴在她那猛烈起伏的胸口。

"不知父母是何许人！[①]"她喊道，向孩子们投去深沉的目光，"可怜的天使！你们将会怎么样呢？而且，到二十岁的时候，难道你们不会对我提出严厉的责问，要弄清我的一生和你们的一生吗？"

她推开孩子，双肘倚在栏杆上，捂着脸独自沉吟了片刻，惟恐让别人看到。当她从痛苦中恢复过来之后，看到路易和玛丽象两个天使一样跪在她身旁。他们注视着她的眼睛，对她温柔地微笑着。

"让我把这微笑带走吧！"她边擦眼泪边说。

她回到室内上床躺下，直到睡进棺材之前，她再也没有离开这儿。

日复一日，八天过去了。老安奈特和路易夜里轮流守候在维朗桑夫人身旁，他们紧盯着病人的眼睛。心爱的人生了病，每次呼吸过于急促，家人就担忧，惟恐这是她最后一口气。这样的悲剧在每个家庭中都发生过。在这里，每时每刻都在演着这出悲剧。在这性命攸关的一周的第五天，医生让人把

---

① 意指孩子们是非婚生子。

鲜花拿走。生的幻想正在一个一个地破灭。

从这一天起，玛丽和他的哥哥每次来亲吻母亲的额头时，都感到嘴唇象触到了一团火。星期六晚上，维朗桑夫人一点声响都不能忍受，只好让她的屋子混乱不堪而不去收拾。这位一贯喜爱优雅、极有风度的女性，再也顾不上整洁了，这正是她生命垂危的开始。路易再也不愿离开母亲。星期日夜里，万籁俱寂，路易以为母亲已经入睡，但是，借助灯光，他看见母亲用一只汗淋淋的雪白的手掀开了床帏。

“我的孩子，”她说。

这垂死的人声调里含有某种格外庄重的成分。思潮翻滚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威力，猛烈地震撼着孩子，他感到一股滚烫的热流直透骨髓。

“妈妈，你要什么？”

“你听我说。明天，对我来说，一切就都完结了。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明天，我的孩子，你就要成为一个大人。所以，我不得不作些安排，可这是咱们俩之间的秘密。去把我小桌上的钥匙拿来！好，打开抽屉，左边有两张封好的纸，一张上写着路易，另一张上写着玛丽。”

“在这儿呢，妈妈。”

“亲爱的孩子，这是你们的两张出生证，将来对你们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你要把它交给可怜的老安奈特保管，等你们需要的时候，她会还给你们。”她接着说，“在那儿，是不是还有一张我写了几行字的纸？”

“是的，妈妈。”

路易开始念那张纸上的字："玛丽·维朗桑，生于……"

"够了，"她很快打断说，"别往下念了。孩子，我死后，你把这张纸也交给安奈特，让她送到圣西尔镇公所去，凭着它，镇公所才能正确地填写我的死亡证。准备好纸笔，我要向你口授一封信。"

看见孩子准备就绪，向她转过头来表示在听她发话时，她平静地说道：伯爵先生，您的妻子布朗东夫人在安德尔-卢瓦尔省图尔市附近的圣西尔逝世。她已经宽恕了您。"签上……"

她停下来，迟疑不决，十分激动。

"你更不好受了吗？"路易问。

"签上：路易-加斯东！"

她舒了口气，接着说：

"把信封好，写上地址：英国　伦敦　海德公园　布朗东广场　布朗东爵士启。"

"好了，"她又说，"我死的那天，你到图尔去把这封信发了。"

"现在，"停顿片刻之后，她说，"亲爱的孩子，去把那个你见过的小钱包拿到我这儿来。"

路易将钱包拿来后，她说：

"这里有一万二千法郎，是给你们的。唉，你们本来可以更富有一些，假如你们的父亲……"

"我的父亲，他在哪儿？"孩子喊了起来。

"死了，"她把一只手指放到嘴唇上，"他死了，为了挽救我的名誉和性命。"

她抬起双眼望着天空。要不是痛苦的眼泪已经流干，她一定又要哭了。

“路易，”她又说，“在这儿，在我的床头，对我发誓，你要把刚才写的和我对你说的统统忘掉。”

“好的，妈妈。”

“拥抱我吧，亲爱的天使。”

她沉默了很久，仿佛想从上帝那里汲取勇气，根据自己还残存多少力量来决定说多少话。

“听着，这一万二千法郎就是你们的全部财产。你一定要把钱放在自己身上，因为我死了之后，司法人员就要来查封这里的一切。这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再属于你们，就连你们的母亲也不再属于你们！而且，可怜的孤儿，你们必须离开这儿，谁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我已经对安奈特的命运作了妥善安排，她每年可以得到一百埃居，她肯定会留在图尔。但是，你自己和你弟弟，你准备怎么安排呢？”

她坐了起来，看着她那倔强的孩子。孩子站在她床前，额上渗出了汗珠，激动得脸色煞白，泪水模糊了眼睛。

“妈妈，”他以深沉的声音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过了。我要把玛丽送到图尔的学校里去。我要把一万法郎交给老安奈特，让她把钱保存好，并请她照顾弟弟。然后，我带上剩下的一百路易到布雷斯特去，我到船上去当见习水手。玛丽学习期间，我就可以当上海军上尉。总之，妈妈，去吧，您放心地去吧，我回来的时候就会有钱了，我要让我们的小宝贝进综合理工学院，或者按他的兴趣去引导他。”

母亲那双暗淡无神的眼睛闪出了一道快乐的光芒，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在滚烫的面颊上流淌。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当她看到在这顷刻间变成大人的儿子身上有着他父亲的心灵时，她几乎由于过度兴奋而死去。

“上界来的天使，”她哭着说，“你用一句话就抹去了我的一切痛苦。啊，什么痛苦我都能忍受了。——这是我的儿子，我生了、养了这个人！”

她向空中举起双手，又把双手合一，以表达她那无边的快乐。然后，她就躺下了。

“妈妈，您的脸煞白！”孩子喊道。

“快去找一位神甫来。”她用垂死的声音回答。

路易叫醒老安奈特。她惊恐万状地向圣西尔的神甫家跑去。

上午，维朗桑夫人在最感人的气氛中接受圣礼。两个孩子、安奈特和已经与他们成为一家人的纯朴的园丁全家，都跪在地上。一个普通乡村唱诗班的孩子送来的银十字架立在床前，一位老神甫为行将就木的母亲主持临终傅①。终傅！真是个崇高的字眼，它所代表的思想比字眼本身更为崇高，只有罗马教会符合使徒教义的宗教才有这样的圣礼。

“这位妇人受过多少苦啊！”本堂神甫用他纯朴的语言说道。

玛丽·维朗桑什么也听不见了，可她的眼睛还死死地盯

① 临终圣礼的名称。

着她的两个孩子。在死一般的寂静里，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地倾听着这垂死者的呼吸，那呼吸已经越来越缓慢。不时发出的一声长叹表明她还活着，也透露出她内心的斗争。最后，母亲停止了呼吸。除了玛丽，所有的人都痛哭流涕。这可怜的孩子年纪太小，还不懂得死亡的涵义。安奈特和园丁的妻子为这位可爱的女人阖上了眼睛，此时，她的美貌又光彩夺目地显现出来。她们送走了所有的人，撤去了房间里的家具，把死者用裹尸布裹好，放平，在床的周围点上蜡烛，摆好圣水缸、黄杨树枝和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按照当地的风俗，推开百叶窗，拉开窗帘。晚些时候，副本堂神甫来这儿过夜，和一刻也不愿离开母亲的路易一起祈祷。星期二早晨举行了葬礼。只有老保姆和两个孩子在园丁妻子的陪同下送葬。这位女性的才情、美丽和风雅曾经驰名全欧，如果她不曾犯过那桩甜蜜的罪行，在伦敦，她的送葬行列必定会具有隆重的贵族气派，并成为各家报纸大肆渲染的重要新闻。为了使这些得到宽恕的天使能够进入天堂，这种罪行在人世间总是要受到惩处的，人们往母亲的灵柩上扔土时，玛丽哭了，这时他才明白他再也看不见母亲了。

一个简陋的木十字架竖在她的坟上，上面是圣西尔的神甫撰写的碑文：

此处安息着

一位不幸的女人

终年三十六岁

以芳名奥古斯塔进入天国

请为她祈祷！

一切都结束后，两个孩子回到石榴园，朝这所住宅看了最后一眼；然后，他们手拉着手准备和安奈特一道离开这里。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园丁，并请他呈报法院。

这时，在水井的台阶上，老保姆把路易叫住，拉到一边，对他说：

"路易先生，这是夫人的戒指！"

孩子哭了，为了能得到亡母一件活的纪念品而深受感动。就他的能力而言，他根本不可能想得这么周到。他拥抱了老保姆。然后，他们三个人一起出发了。他们经过凹路，走下土坡，头也不回地径直向图尔走去。

走到桥上时，玛丽说：

"妈妈是从这儿来的。"

安奈特有个表妹，是个休业的老裁缝，住在图尔的盖尔什街。她把两个孩子带到这位亲戚家里，打算和她一起生活。但路易向她解释了自己的计划，把玛丽的出生证和一万法郎交给她。第二天，他在老保姆的陪伴下，送他弟弟去学校。他扼要地向校长介绍了弟弟的情况。出来时，他把弟弟带到校门口，郑重其事而又亲切体贴地嘱咐了一番，让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他已孤立无援了。他对弟弟凝视了很久，拥抱了他，又打量一阵，擦去眼泪，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去，直到再也看不见一直站在校门口的弟弟。

一个月以后，路易-加斯东以见习水手的身分登上一艘军舰，离开了罗什福尔港湾。他倚在轻巡航舰鸢尾号的船舷上，凝望着迅速飞逝、逐渐消失在蓝色水平线上的法国海岸。不一会，他就象在这个世界上和在生活中一样，只剩下独自一人，迷失在大西洋上了。

“不要哭，年轻人！上帝会帮助所有人的。”一个老水手用他那既粗鲁又善良的大嗓门对他说。

孩子以充满自豪的目光向这个人致谢。然后，他低下头，听天由命地投入了水兵生涯。他已经成了父亲。

一八三二年于昂古莱姆

黄晋凯 译

被遗弃的女人

献给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①

她忠诚的仆人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一八三五年八月于巴黎

一八二二年初春，巴黎的医生把一个大病初愈的年轻人打发到下诺曼底来。他的病是由于过分用功，或者，也可能是由于过分放荡而引起的。病后的调养需要完全休息、素淡的饮食、清凉的空气和绝对避免感情冲动。贝森②丰饶的田野和外省淡泊的生活，对他的康复似乎颇为有利。他来到距离海滨两法里远的美丽的城市巴耶，住在一位表姐家里。表姐以长期蛰居僻壤的人所特有的那种热诚迎接他，因为一位亲戚或一位朋友的光临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

① 洛尔·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1784—1838），拿破仑部将朱诺元帅的遗孀。她和巴尔扎克相识于一八二五年，并成为密友。巴尔扎克曾帮助她写作《回忆录》。她的回忆，以及她给巴尔扎克介绍的许多朋友，对作家认识帝国时期的历史大有裨益。

② 贝森，诺曼底一个富裕的牧区。

除了某些习俗之外，所有的小城都是大体相仿的。这位年轻的巴黎人名叫加斯东·德·纽埃尔。他在表姐圣塞韦尔夫人和组成她那个小圈子的人家中度过几个晚上之后，很快就结识了被这个封闭的小圈子视为全城代表的社会名流。加斯东·德·纽埃尔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同一种模式，在组成昔日法国的许多独立王国①的都会里，善于观察的人都能发现这类人物。

首先是这样一个家庭：其贵族门第在方圆五十法里之外便无人知晓，可在省内却被认为不容置疑，而且肯定属于最古老的世家。这类小范围内的王室家族，谁也料想不到，是倚仗联姻关系才和纳瓦兰家族、葛朗利厄家族沾上了边，又与卡迪央一家牵上了线，并攀上了布拉蒙-绍弗里家的。这类名门望族的家长通常总是一名果敢的猎人。此公缺乏教养，只知道以其显赫的姓氏欺压他人。他对专区区长勉强容忍，正如他勉强忍受捐税一样；他对十九世纪产生的新贵一概不予承认，而且指出内阁首相并非贵族，简直是政界的一桩怪事。他的妻子说话嗓门很大，语气斩钉截铁；她曾经拥有很多膜拜者，但从不贻误复活节领圣体的仪式。她不会教育女儿，总认为单凭姓氏她们就能永远相当富有。此外，夫妻两人对当代的奢侈一无所知，他们还保留着现在只有舞台上才穿戴的服装，对于银器、家具和马车，他们都偏爱老式的，对习俗和语言也是如此。这种古老的排场与外省的俭朴风气倒恰好能融为一体。总之，

① 指在封建领主统治下自主权颇大的古行省。

这是些贵族遗老，只是没有征收土地转移税的权利，也没有成群的猎犬和镶着饰带的服装而已。他们洋洋自得，一心效忠于他们只是远远望见过的王公。这个 incognito① 的古老家族还保持着古代立经挂毯② 上那些人物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家族里，肯定还有一位当少将的叔伯或兄弟，佩带过红绶带，在宫里做过官，曾经跟随黎塞留元帅出征过汉诺威③。你在这里与这个人物相遇，就象见到了路易十五时代一本古老的小册子上脱落下来的一页。

和这个守旧的家庭相对立的，是一个更加富有，而贵族门第却没有那么古老的家族。夫妻俩每年冬天到巴黎去度过两个月，从那里带回转瞬即逝的时尚和昙花一现的热情。夫人很漂亮，但有点矫揉造作，总是赶不上时髦，可她还常常嘲笑左邻右舍的愚昧无知。她的银器是新式的。她有几个小厮、黑奴和一个贴身男仆。她的长子拥有世袭财产，有一辆轻便双轮马车，终日无所事事。次子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助理。父亲熟知内阁内幕，常爱讲点有关路易十八和凯拉夫人的轶闻④。他的钱都买了五厘利的公债，谈话中竭力回避苹果酒的价钱问题，但有时仍不免露馅，对于更正省内大户财产的数字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是省议会议员，身穿在巴黎定做的

---

① 意大利文：隐姓埋名。此处可译为不见经传。

② 一种经线垂直的古式挂毯。

③ 黎塞留元帅（1696—1788），路易十五时代的重要人物，曾多次率军出征。此处指欧洲七年战争期间黎塞留入侵德国汉诺威一事。

④ 凯拉伯爵夫人（1785—1852），路易十八的宠姬。

衣服，佩戴荣誉勋位十字勋章。总之，这位贵族对复辟王朝颇为了解，一心在议会里设法捞钱。不过，他的保王主义却不象与他分庭抗礼的家族那么纯正。他订阅《法兰西新闻》和《辩论报》，而对方只看《每日新闻》。

过去的代理主教、现在的主教大人，在这两大势力当中脚踩两只船。这两户人家在他面前表现出对宗教的尊敬，却不时让他想到杰出的拉封丹在《驮圣骨的驴子》这篇寓言结尾处所表现的寓意①。这位老好人是平民出身。

等而下之就是那些二流明星了，这是些年收入一万到一万二千利勿尔的贵族，有的当过舰长，有的曾是骑兵上尉，有的什么也不是。要是骑马在路上走，他们的位置应在手捧圣器的神甫和出巡的税务检查官之间。他们几乎都在侍卫队或火枪队里混过，而今却在自己的庄园里悠哉游哉地打发日子，对一次伐木或自己酿造的苹果酒的关注更甚于对君主政体的兴趣。不过，在两局惠斯特之间，或在掷骰子的时候，他们依据烂熟于心的家谱计算陪嫁、权衡婚姻之后，也会谈论一通宪章和自由党人。他们的夫人神气十足，坐在柳条轻便马车里摆出一副宫廷气派。她们以为披上披肩，戴上软帽，就是盛装华服了。她们一年买两顶帽子，可是都要经过反复盘算，通常是求人顺便从巴黎带回来。一般说来，她们品行端正，喜欢饶舌。

---

① 该寓言的结尾是这样两句诗：

人们并不是向无知的官吏致敬，

他们看重的只是他的官服。

在这群贵族人士主要成员周围，聚集着两三个出身高贵的老处女，她们已经解决了人类的不动产问题。她们自己似乎就封存在这些你看到她们的房子里，她们的面孔，服饰，也成了本宅、本城、本省的一部分。她们就是本宅、本城和本省的传统、记录和精神。她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某种僵硬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她们懂得恰到好处地微笑或摇头，也会不时说上几句被人认为相当俏皮的话。

几个富有的资产者，由于他们的贵族观点，或是由于他们的财产，也钻进了这个小小的圣日耳曼区①。尽管他们已经上了四十岁，可那个圈子里的人谈起他们时还是说："这小家伙思想还端正！"于是选他们当了议员。一般说来，他们受到那几位老处女的庇护，但风言风语也不少。

最后还有两三个教士受到这个名流社会的接待，或因为他们有教士佩带的襟带，或因为他们较有风趣。贵族们在一起感到穷极无聊，才让个把资产者进入他们的沙龙，就象面包师往面团里放酵母一样。

堆砌在这些头脑里的全部智慧是一定数量的老观念，同时夹杂着每天晚上搅和在一起的某些新思想。表达这些观念的语句犹如小海湾里的海水，天天有潮涨潮落，总是那些同样的旋涡；谁今天听到了那空荡荡的回响，明天还能听到，一年以后还能听到，永远如此。他们对世间事物一成不变的裁决形成了一门传统学科，谁也休想再加进一点新精神。这些墨

① 喻指外省的贵族圈子。

守成规的人，他们的生活就是在习惯的圈子里打转。这些习惯正象他们对宗教、政治、道德、文学的见解一样，都是无法更动的。

要是一个外来者得以进入这个小圈子，每个人都会带点嘲弄地对他说："你们巴黎社交界的那种光采，您在这里是找不到的！"每个人都非议左邻右舍的生活方式，尽力使人相信在这个圈子里他是个例外，他还曾徒劳无益地想要更新这种生活方式。不过，这些指摘只能是他们相互间的事，如果这位外来者随声附和几句，那他可就倒霉了，人家立即把他看成一个无法无天的坏蛋，一个象所有的巴黎人一样腐化堕落的巴黎人。

在这个小小的社交界里，人们所属的党派阵营受到严密注意，生活中的每件事物都十分协调，一切都清清楚楚，贵族的身分和土地的价值都明码标出，就象每天报纸最后一版刊载的交易所行情一样。当加斯东·德·纽埃尔在这里露面时，他早被放在巴耶见解那具准确无误的天平上称量过了。他的表姐圣塞韦尔夫人已经宣布过他的财产数字，他可望得到的财产数字，炫耀过他的家谱，吹嘘过他的学识、他的彬彬有礼和谦逊。他受到了他所期待的欢迎，人们把他当作一位高尚的贵族来接待，但却不拘礼节，因为他才二十三岁。一些少女和几位母亲已经在向他暗送秋波。在奥日谷地，他有一万八千利勿尔的年收入，他父亲迟早要把玛奈维尔古堡及其属地留下给他。至于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政治前途，他的人品、才干，都是毫无问题的。他的土地肥沃，田租有保证，已开辟

出上好的种植园，修理费和捐税都由佃户承担，苹果树已有三十八年的历史。他的父亲正在与人商谈一笔交易，要买进和他的猎场毗连的二百阿尔邦森林，还打算整个筑起一道围墙。任何人世的荣耀，即使有希望当上内阁成员，也无法与这样的优势相抗衡。不知是出于狡黠，还是另有盘算，圣塞韦尔夫人从来没提到加斯东的哥哥，加斯东自己对此也讳莫如深。他哥哥得了肺病，看来不久就得被人埋葬、哀悼，乃至遗忘。加斯东·德·纽埃尔开始拿周围这些人士取乐。他在自己的画册上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他们瘦削、钩曲、布满皱纹的尊容，古怪可笑的装束和习惯动作。对此地方言里的诺曼底表达方式、对他们粗野不文的思想和性格，他也很感兴趣。但是，这种忙于在笼子里打转的松鼠似的生活，他过了一阵之后，就感到在这种类似修士在修道院深处所过的、一切都已事先定好的生活里，缺少对照反差，于是他陷入了危机，虽还不到烦闷或厌恶的程度，却已包含着烦闷和厌恶所产生的后果。植物被移植到一块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难免有一阵要出现萎缩和生长不良的现象；经过过渡阶段的轻微不适之后，对人来说，这种移植现象也就结束了。确实，如果没有什么力量把他拉出这个社会，他就会不知不觉地接受这一切习俗，适应这种已经征服了他、消耗着他的空虚生活。加斯东的肺部已经习惯这种空气。他打发着这种无所事事、无所用心的日子，已经准备承认这是一种呆板、单调的幸福。过去在巴黎，他曾十分热中于那种充满生气勃勃的行动、思想不断结出果实的生活，现在，他对这一切开始淡忘了。生活在这些活化石中间，他也即

将石化，而且要永远留在这里，象尤利西斯的伙伴① 一样，对自己那肥大的躯壳颇为满意。一天晚上，加斯东·德·纽埃尔在一间客厅里，坐在一位老妇人和当地教区的一位代理主教中间。客厅镶有灰色护壁板，墙上挂着几幅家人的肖像，地面上铺着白色大方砖，摆着四张牌桌，十六个人围着牌桌一面闲聊，一面玩惠斯特。加斯东·德·纽埃尔什么也不想，只是一味消化着美味的晚餐。这种美味的晚餐，就是外省一天的盼头。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觉得这里的习俗颇有道理了。他悟出这些人为什么能在破旧的桌布上继续玩着前一天用过的纸牌，也悟出了他们怎么能做到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而讲究穿着打扮。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单调运动里，在这种习以为常的平静里，在这种对于漂亮的东西完全无知的状态中，他揣测到了某种无以名之的哲理。总之，他几乎完全明白了奢华的无益。巴黎城，连同它的激情、风暴和享乐，在他心中已经如同童年的记忆一般了。有一位少女，见面之初，他曾觉得她脸相呆傻，举止缺乏风度，服饰令人生厌，表情十分可笑。但现在他却真诚地赞赏着她那通红的双手② 和谦逊腼腆的神态了。他算是完了。他原来从外省到了巴黎，现在又要从巴黎发烧一般的生活回到外省冰冷的生活中来。他听到的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卷十记载：奥德修一行来到埃亚依岛上，他的同伴喝了女神刻尔吉的药酒后都变成了猪，而且觉得这猪的躯壳也不错，不想再恢复人形。

① 在巴尔扎克笔下，血统高贵的人，其肤色总是十分白皙；两手通红则是血统不纯的表征。

话，没有一句能象在沉闷的歌剧伴奏中出现一句精彩的乐句那样，引起他的激动。

“您昨天不是去看过德·鲍赛昂夫人吗？”一位老太太问当地王族的家长。

“我是今天早上去的。”他答道，“我发现她很忧郁，很痛苦，我甚至没能让她答应明天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您是和德·尚皮涅勒夫人一起去的吗？”老太太露出一种惊讶的神情喊道。

“是和内人一起去的。”这位贵人平静地说，“鲍赛昂夫人娘家不是属于勃艮第家族吗？当然，这只是娘家。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姓氏就足以开脱一切了。我内人很喜欢子爵夫人，而且，这位可怜的贵妇人孤苦伶仃已经这么久了，以至……”

说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德·尚皮涅勒侯爵以平静冷漠的神情注视着周围的人。这些人一面听他说话，一面审视着他。但是，人们简直难以猜透，他所作的让步，究竟是由于同情德·鲍赛昂夫人的不幸呢，还是由于考虑到她的贵族门第；他是以接待她为荣呢，还是出于傲慢想迫使当地的贵族和他们的妻子去看她。

贵妇们面面相觑，似乎在相互磋商；于是，一片沉默突然笼罩了客厅，这种态度足以表明她们对此不敢苟同。

“这位德·鲍赛昂夫人，莫非是那位因和阿瞿达-潘托先生的风流韵事而闹得满城风雨的贵妇么？”加斯东问他身边的一位妇女。

“一点不错，正是她，”对方回答，“阿瞿达侯爵结婚之后，

她就到库尔塞勒来住了。这里的人谁都不接待她。况且，她很聪明，不会感觉不到她处境的尴尬，所以她也没打算见任何人。德·尚皮涅勒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到她家去过，但她只接待了德·尚皮涅勒先生，大概因为他们是亲戚吧！他们和鲍赛昂家族有联姻关系。老鲍赛昂侯爵娶了尚皮涅勒家长房的一位小姐。尽管德·鲍赛昂子爵夫人被认为是勃艮第家族的后裔，但是，您知道，我们这儿是不能接待一个和丈夫分居的女人的。我们很愚蠢，还抱着这些老观念不放。德·鲍赛昂先生是位风流文雅的男子，宫中的要人，他肯定是深明大义的，子爵夫人这样逃出来，就更是错上加错，她真是晕了头了……"

德·纽埃尔先生听着对方的话，早已心不在焉。他浮想联翩。奇遇正在向他的想象力微笑，心灵在孕育着朦胧的希望，种种无以名状的幸福、疑惧和事变的预感纷至沓来。但是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这海市蜃楼，这瞬息万变的景象提供依据，使那景象固定下来。在这种时刻，除了"浮想联翩"这个词以外，我们又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种奇遇的魅力呢？心飞神驰，一个个难以实现的计划产生出来，爱情的幸福在萌发。也许，这爱情的萌芽已包含着爱情的全部，正如种子包含着鲜花及其馨香和丰富的色彩一样。德·纽埃尔先生根本不知道在那桩轰动一时的变故之后，德·鲍赛昂夫人隐居到诺曼底来了。那种事，是大多数妇女既羡慕不已又嗤之以鼻的，特别是当青春和美貌的魅力足以为这种过错辩解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名声，无论由何而来，都具有难以理解的威望。对于女人来说，就象对于古代的家族一样，似乎罪恶的光荣可以消

除罪恶的耻辱。一个家庭可以因其成员被斩首而洋洋自得，同样，一个漂亮的少妇，也可以因她幸福的恋情或遭到可怕的遗弃而带来赫赫名声，从而更加迷人。她越是令人怜悯，就越能博得同情，只有对平庸的事情、平庸的情感和平庸的艳遇我们才会冷酷无情。能引人注目的时候，我们就显得高大了。难道不是必须高人一头才能受人瞩目吗？对于高大的事物，敬意总会在众人心中油然而生，而不会去过分追究变得高大的方法。这时，加斯东·德·纽埃尔感到自己正被推向德·鲍赛昂夫人，是由于上述原因的无形影响，或是由于好奇，由于需要为眼下的生活增添点情趣，总之，是由于一大串难以明言的理由，也许，以常用的命里注定一词来表达才最恰当。德·鲍赛昂子爵夫人蓦地以种种妩媚的神态出现在他的面前，简直就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在她的身旁，毫无疑问，会有恐惧、希望，也会有争斗、征服。她和加斯东天天在这低级趣味的沙龙里看到的女性肯定会形成鲜明对比。总之，这是一位真正的女性。在这个冷漠的圈子里，种种盘算代替了情感，礼貌只不过是义务，连最简单的见解都暗含着伤人的成分，言者有心，听者亦有意。在这里，他还不曾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女性。德·鲍赛昂夫人在他心中唤醒了年轻人的梦想，和他那曾一度沉睡、而现在却变得益发强烈的激情。这个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加斯东·德·纽埃尔变得神不守舍。他思索着用什么办法进入德·鲍赛昂夫人的家，当然，他一筹莫展。人家都说她非常聪明。虽然聪明的女人也会受到新奇事物的诱惑，但她们十分苛求，善于猜透一切。因此，想要得到她们的欢

心，必得下一番苦功，而且成败的机会各半。更何况子爵夫人不仅因不幸的遭际而变得孤傲，还有着姓氏赋予她的尊严。她的离群索居，在她和外界之间筑起的一道道围墙中，似乎还是最不高大的一道墙。因此，一个陌生人，无论出身如何高贵，要受到她家的接待，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天一早，德·纽埃尔先生就信步向库尔塞勒小楼走去，在小楼的围墙外转了好几圈。在他这种年龄，将幻想信以为真是很自然的。他在幻想的迷惑下，通过豁口或越过墙头向里张望，对着紧闭的百叶窗凝思，或向着敞开的百叶窗观看。他期待着一个罗曼蒂克的机缘，借此接近那位不相识的女人，他设想出偶然机遇的种种后果，而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接连好几个早晨，他都到这里来散步，但是一无所获。然而，每散一次步，这位超然世外的女人，这孤独隐居的爱情牺牲品，都在他的思想中变得更加高大，在他灵魂深处扎下了根。因此，沿着库尔塞勒的院墙漫步时，如果偶然听到一个园丁笨重的脚步声，加斯东的心就会因希望和快乐而猛烈地跳动起来。

他很想给德·鲍赛昂夫人写封信。但是，对一位不曾谋面，素昧平生的女人，能说些什么呢？而且加斯东对自己也缺乏信心。象所有充满幻想的年轻人一样，他害怕以不予答理的形式来表示的可怕的轻蔑，其程度更甚于对死亡的恐惧。一想到他的第一篇爱情散文很可能被付之一炬，他就不寒而栗。无数相互矛盾的念头在折磨着他。最后，他经过多方幻想，编织多种奇遇，绞尽脑汁，终于在人们所能设想的大量方案中，找到了一条妙计。这种种方案足以对最天真无邪的

女子证明，一个男人会怀着多么大的热情想着她。种种社会怪现象常常在一个女人和她的情人之间制造许多真正的障碍，其数量与东方诗人在他们那些美妙的神话故事里所描写的障碍一样多，而他们笔下的景象，哪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也很少有过分夸张之处，所以，在现实世界里，也和在神话世界里一样，女人应当永远属于那个终于设法接近了她，并且把她从痛苦的处境中拯救出来的男人。最穷苦的游方僧爱上了一位哈里发① 的女儿，他们之间的距离，决不会比加斯东和德·鲍赛昂夫人之间的距离更大。对于德·纽埃尔先生在她周围掘起的壕沟，德·鲍赛昂夫人一无所知；德·纽埃尔先生的爱情，却因为需要超越的障碍很大而有增无减。任何遥远的事物都具有吸引人的力量。这些障碍更赋予了他这位临时安排的情妇以这种独具的魅力。

他相信自己的灵感。他希望从他眼中迸发出的爱情火光能使他获得一切；他认为话语比任何热情的书信都更有说服力；他也寄希望于女人天生的好奇心理。有一天，他来到德·尚皮涅勒先生家里，想利用他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对这位绅士说，有人托他找德·鲍赛昂夫人办一件重要而微妙的事情，但不知她是否愿意读一个陌生人的书信，也不知她是否信任一个陌生人。因此，他请德·尚皮涅勒先生最近见到子爵夫人时，问问她肯不肯赏脸接见他。他一方面请求侯爵，如果此事遭到拒绝，千万要替他保密；另方面又非常巧妙地鼓动侯爵，

① 哈里发，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者，伊斯兰国家对领袖的称呼。

要他尽一切可能向德·鲍赛昂夫人陈述理由，使他能够受到接见。难道他不是一个看重声誉又正大光明的人吗？趣味低下或者不正当的事他是干不出来的！这位高傲的绅士，由于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便完全被这爱情的巧计欺骗了。爱情能将老练的大使所具有的那种泰然自若、不露声色赋予一个年轻人。德·尚皮涅勒先生竭力想探究加斯东的秘密，但加斯东难以和盘托出，便用诺曼底式的语言来对付他的巧妙询问。尚皮涅勒先生具有法兰西骑士的风度，反过来还恭维他能严守秘密。

侯爵当即奔往库尔塞勒，上了年纪的人为漂亮女人效力都有这么个急迫劲儿。在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目前的处境中，收到这样的口信使她十分惊讶。她竭力回忆，也想不出有什么事能叫德·纽埃尔先生到她家来；不过，在审慎地询问了德·纽埃尔先生的社会地位后，她觉得接待他也没有什么不便之处。但起初，她还是拒绝了；尔后，她盘问德·尚皮涅勒先生，竭力想猜透他究竟知道不知道这次造访的动机，并和他商量该怎么办才合适。最后，她改变了主意。他们的商议，以及侯爵的被迫守口如瓶，都激发了她的好奇心。

德·尚皮涅勒先生不愿显得呆傻可笑，便装出深知个中秘密而又不肯透露的样子，说子爵夫人对这次拜访的目的，大概知道得清清楚楚。她倒是真心实意地想弄个明白，但却枉费心机。德·鲍赛昂夫人设想加斯东和这些人、那些人有什么联系，其实这些人加斯东根本不认识；她被很多荒唐的假设弄得晕头转向，她还自忖是不是过去曾见过这位德·纽埃尔

先生。最真诚或是最巧妙的情书恐怕都难以产生这种无字谜所产生的效果。为寻求谜底，德·鲍赛昂夫人可谓煞费苦心。

当加斯东得知他可以去见子爵夫人时，他一方面为这么快就能得到他热切期待的幸福而欣喜若狂，一方面又为不知该如何结束他的骗局而感到束手无策。“管它呢，见她去！”他一边更衣，一边想道，“见到她，这就是一切！”跨进库尔塞勒大门的时候，他还在指望碰巧冒出一个办法，解开他自己出的这道难题。有人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勇往直前，遇到危险，总能急中生智，找到战胜危险的力量，加斯东就是这种人。他精心打扮了一番。象所有的小青年一样，他以为一个带扣扣得好坏就会决定成败，而不知道青春年华时节，一切都是可爱和动人的。尤其是象德·鲍赛昂夫人这样出色的女性，吸引她们的只能是精神的魅力和品格的高尚。高尚的品格能满足她们的自尊心，向她们预示伟大的爱情，看上去似乎能满足她们心灵的要求；聪明才智能取悦她们，与她们细腻的天性相呼应，于是她们便以为被人理解了。一切女人，除了有人取悦、被人理解和为人钟爱之外，还有何奢望呢？不过，只有认真思索过人情世态的，才能领悟到，初次见面时不修边幅，不露锋芒才是真正的卖弄风情。可是，当我们圆滑到足以成为干练的政治家的时候，往往年事已高，无法利用我们的经验了。加斯东不相信精神的力量，而想借助于服饰来增添自己的魅力；德·鲍赛昂夫人同样本能地着意打扮，她边整理头发，边自言自语：“我可不愿意让人觉得可怕。”

德·纽埃尔先生在精神、体态、举止方面都自有其天然纯

朴的特点，给那普普通通的姿势和思想平添了某种雅趣，使他能直言不讳，还能处处得到谅解。他颇有教养，目光敏锐，如同他敏感的心灵一样。他的神情也总是快活而多变，活泼的眼神里包含着热情与温柔，本质上善良的心地也正与此相符。走进库尔塞勒时他所抱的决心，是和他坦率的性格和热情的想象力完全一致的。他穿过辟成英国花园式的大庭院来到一间大厅，男仆请问了他的大名，去了一阵又返回来给他带路。虽然爱情使他胆大包天，此时此刻，他也无法抑制剧烈的心跳了。

“德·纽埃尔男爵到。”

加斯东慢慢地走进去，但仍保持了翩翩的风度。要知道，在只有一个女人的客厅里，要做到这一点，比在有二十个女人的客厅里更难。尽管天气已经转暖，壁炉里仍是火光熊熊。壁炉上一对多枝烛台上的蜡烛，投射出柔和的光芒。在壁炉的一角，他看见一位少妇坐在一把靠背很高的新式安乐椅上，座位很矮，可以任她的头摆出各种妩媚风雅的姿态，低垂、倾斜，懒洋洋地抬起头来，仿佛那是一个重担；她穿着一条黑色的长裙，矮椅使她可以或踡着腿，或露出脚，或者把脚缩进长长的裙褶下面。子爵夫人想把她正在看的书放到小圆桌上，但因她同时扭过头来看德·纽埃尔先生，书没有放好，掉到桌子和椅子中间的空当里。对这一小小的意外她并不显得吃惊，她抬起身子，微微点点头，算是向年轻人还礼。但她的动作令人难以觉察，身体几乎没有离开那把她深深埋在里面的安乐椅，她俯下身子，向前凑凑，用力拨了一下炉火；然后，她又弯腰拾起一只手套，漫不经心地戴在左手上，同时还想找另一只，但

很快就收回目光，用右手指指一把椅子，象是请加斯东落座。这只手白皙、修长，近乎透明，没戴戒指，手指尖尖，粉红的指甲呈完美的椭圆形。这位素不相识的客人就坐之后，她向他扭过头来，优美的姿势里包含着探询的成分，其微妙细腻，实在难以形容。早年所受的教育和追求高雅趣味的习惯，使她秉性善良，举止优雅而利索，她刚才的一连串动作就是在顷刻之间迅速完成的，没有停顿，也不急促。一个美丽的女人，神情既关注又从容，再加她那上流社会的贵族风度，更使加斯东如醉如痴。流放到这诺曼底偏僻地区两个月以来，他一直生活在各种木偶一般的人物之中。德·鲍赛昂夫人与那些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对他来说，她不能不是梦中诗情的人格化。所以，这一形象的完美，简直无法与他过去赞赏过的任何一个女人相比。这间客厅和圣日耳曼区的客厅陈设完全相同，桌上零乱地放着许多珍贵的小摆设，还有许多书籍和鲜花。在这个女人面前，在这间客厅里，他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巴黎。他走在一块真正的巴黎地毯上，他重又见到了巴黎女郎的卓越典型，她体态娇弱，风度优雅，对打扮的效果如何漫不经心，而刻意追求效果恰恰害苦了许多外省妇女。

德·鲍赛昂子爵夫人一头金发，棕色眼珠，皮肤象所有金发女郎一样白皙。前额高雅地隆起，这是遭贬天使的额头，这天使以她的过失为荣，根本不想得到宽恕，她头发浓密，两个发环在额旁形成两道宽宽的曲线，上面高高地盘成一个辫结，使她的头更增加了几分端庄。丰富的想象力可以从那金色的螺形发髻中看到勃艮第家族的公爵桂冠；而从这位贵妇炯炯

有神的目光中，又可以看到这个家族的虎虎勇气；不过，这是一个坚强女性的勇气，只是用来对付轻蔑鄙视和胆大妄为的，对于柔情蜜意，她却满怀温情。白净的长脖子上长着小巧的脑袋，令人叹赏；面孔俊秀，芳唇微启，表情丰富，但仍保留着精细审慎的风格，一种类似狡黠与无礼的嘲讽意味。稍一动弹，她的前额就出现许多皱纹，她那双常常仰视天空的美丽的眼睛总是饱含着痛苦的表情，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她的不幸，想到她几乎为之付出生命的爱情，就不会不原谅她这两种女性的缺陷了。三年来，这个女人与世隔绝，独自居住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幽谷深处，伴随她的只有对光彩、欢乐、充满激情的青年时代的种种回忆。过去是日夜欢娱，备受尊崇，而今却只有可怕的空虚。在偌大一间寂静的客厅中见到这样一位女子，难道不是一幕令人肃然的景象么？略加思索，这一情景就更显得伟大庄严。这个女人的微笑说明她充分意识到自身的价值。既非母亲，又非妻子，被社会所摈弃，被人夺走了唯一能使她动心而不为此感到羞愧的男子，又不能从任何感情中汲取她虚弱的心灵所需要的帮助，她只能从自身获得力量，靠自己的生命力活着，她只剩下了一个遭遗弃的女人的指望：等待死亡，虽然还有不少美好的年华，她仍想尽快了结此生。自认为注定应享受幸福，却既没有得到幸福，又没有给人以幸福就要死去了么？……一个女人哪！这是怎样的痛苦！这些念头闪电般迅速地在德·纽埃尔先生的脑海里闪过，面对着能笼罩一位女性的最伟大的诗情，他真感到自惭形秽。美貌、不幸和高贵这三重光辉使他神魂颠倒，几乎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他

只顾赞赏子爵夫人，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德·鲍赛昂夫人，无疑并未因他这种惊呆的样子感到不悦，她动作轻柔而又庄重地向他伸过手来。然后，似乎为了表现女性的娇媚，她苍白的嘴唇上泛起一丝微笑。她对他说：

“先生，德·尚皮涅勒先生告诉我，您费心给我带来一个口信，这是哪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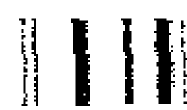
听到这句可怕的话，加斯东越发感到自己处境的可笑、趣味的低级，以及对这样一位高贵而不幸的女人所用手段的卑劣。他脸红了，眼神慌乱，百感交集。但是，他突然镇定下来，年轻人善于在知错认错的感觉中汲取力量。他作了一个满含谦卑之情的手势，打断了德·鲍赛昂夫人的话，以激动的语气回答她道：

“夫人，看望您，我不配有这种福气；我卑鄙地欺骗了您。无论驱使我这样做的感情是多么伟大，也无法使人原谅我为来到您的身旁所玩弄的可耻花招。不过，夫人，如果您能惠然听取我的陈述……”

子爵夫人以高傲和轻蔑的目光瞥了德·纽埃尔先生一眼，抬手抓住铃绳，拉响了铃。贴身男仆进来了。她威严地望着年轻人，对仆人说：

“雅克，掌灯送客。”

她傲慢地站起来，向加斯东施礼告别，然后弯下腰去拾起那本掉在地上的书。她的动作冷漠生硬，和刚才迎接他时动作的优美风雅恰成对比。德·纽埃尔先生离座起身，但却站着不动。德·鲍赛昂夫人又扫了他一眼，好象在说：“怎么，您



还不走吗？”

这一眼，饱含着直刺人心的嘲讽，使加斯东顿时象要昏厥的人一样，脸色煞白。几颗眼泪在眼眶里滚动，但没有落下来，羞愧和绝望之火将泪水烘干了。他颇为高傲地望了德·鲍赛昂夫人一眼，那眼神既表示顺从，也表示某种程度的自信：子爵夫人有权利惩罚他，但又何必这样做呢？随后，他走了出去。穿过前厅的时候，他的睿智和为爱情所激发的聪敏使他悟出他这种处境所面临的全部危险。

“如果我离开这所房子，”他自忖，“我就永远别想再回来了。对于子爵夫人来说，我将永远是一个傻瓜。一个女人不会猜测不到她所激起的情爱。而她正是一个女人！她那样粗暴地将我撵出来，也许她现在正情不自禁地感到有点懊悔呢！不过，一言既出，她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收回，我应当理解她的心思才对。”

想到这里，加斯东在石阶上停住了脚步，他惊呼一声，很快地转过身来说道：

“我忘了点儿东西！”

他又向客厅走去，仆人跟在他的后面。这个仆人对于男爵头衔和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一向满怀敬意，现在听到男爵说这句话时那自然的语气，就完全上了当。加斯东没等通报就轻轻走进了客厅。子爵夫人以为擅自闯进来的是贴身仆人，她抬起头，发现站在面前的却是德·纽埃尔先生。

“雅克已经掌灯送过我了。”他微笑着说。这微笑，半是风雅半是忧郁，使这句话完全失去了开玩笑的成分，而且那语气

定能打动对方的心。

德·鲍赛昂夫人一下子被解除了武装。

“好，请坐吧！”她说。

加斯东迫不及待地抓过一把椅子，幸福感使他目光熠熠，子爵夫人简直无法抵御这年轻人的目光，她低下头来看着书，心中玩味着那种永远新鲜的乐趣，一种对女性来说永不会消失的情感，那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使一个男子幸福的根源。再说，她的心思已被猜透。一个女人遇上一个男子，他了解她内心种种合乎逻辑的任性，理解她那些表面看来矛盾百出的思想变化，懂得她那时而表现为怯懦、时而表现为大胆的短暂的羞涩，实际上正是风情和纯真的奇妙结合，那么她对这个男子是会感激不尽的。

“夫人，”加斯东轻轻地喊道，“您知道我的过错，您却不知道我的罪孽。如果您知道我是怀着多么幸福的心情……”

“噢，当心！”说着，她以神秘的样子把一只手指举到鼻子那么高，轻轻地摸了摸鼻子；然后，另一只手又作出要去拉铃绳的样子。

这个漂亮的动作，这种妩媚的威胁，大概触动了她的哀愁，勾起了她对幸福往事的一次回忆。那时候，她可以要多迷人就有多么迷人，要多可爱就有多么可爱；幸福使她的许多非分之想都变得合情合理，使她最细微的举止都充满了魅力。她紧蹙双眉，显出额头上的皱纹；在柔和的烛光照耀下，她的面孔现出阴郁的表情。她用严肃却毫不冷漠的目光望着德·纽埃尔先生，以深深为自己话语中的涵义而激动的态度对他

说道：

“这一切都太可笑了！先生，确实有过那样的时光，我有权快活得发狂，我可以和您一起欢笑，无所疑惧地接待您。但是如今，我的生活已大大改变了，我不能再为所欲为，我必须三思而行。您前来访问我，是出于什么样的感情呢？是好奇吗？那么，我为这不可靠的片刻欢乐所付出的代价就太高了。您是不是已经热烈地爱上了一个备受诽谤而您又从未见过的女人呢？那么，您的感情就可能是建立在蔑视的基础上，建立在一个过失的基础上，偶然的因素已使这个过失臭名远扬。”

她气恼地把书扔到桌子上，以可怕的目光向加斯东瞥了一眼，接着说：

“怎么，我软弱过，难道社会就希望我永远软弱吗！这真是太可怕，太卑鄙了。您是为怜悯我而来的吗？要同情心灵的苦痛，您还嫌太年轻。先生，请记住，我宁可受到轻蔑，也不要人怜悯；我不愿接受任何人的同情。”

静默片刻。她朝他抬起头来，神情忧郁而温柔：

“好吧，先生。您看，无论是什么感情促使您糊里糊涂地跑到我这隐庐里来，您都伤害了我，您很年轻，还不至于完全没有善心，您会感觉到您的举动欠妥的。我原谅您，我现在和您谈这件事已经不那么严厉了。您不会再到这儿来了，对吗？我请求您，尽管我本可以命令您。要是您再来一次，那么，不论您我都无法阻止全城的人把您看作我的情人。如果是那样，您就在我的痛苦之上又增添了更大的痛苦。我想，这不是您的本意吧！”

她沉默了。她以真正尊严的目光注视着他，使他心乱如麻。

“我错了，夫人。”他用深深信服的口吻回答，“但是，在我这样的年龄，热情、轻率和对幸福的强烈需求，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现在，”他接着说，“我明白了我是不该设法来看您的。不过，我的欲望又是很自然的……”

他努力多用感情、少用理智来叙述自己迫不得已远居他乡的痛苦。他描绘了一个感情强烈但却缺乏爱情养料的年轻人的状况，使人想到他是值得被人温柔地爱恋的，只是还从未遇上一个年轻漂亮、充满情趣、感情细腻的女子，让他品尝到爱情的欢乐。他说明自己因何失去分寸，但并不想为之辩解。他恭维德·鲍赛昂夫人，向她剖明在他心目中，她正是为大多数青年所不断追求而又总是追求不到的理想情人。然后，他又说到他每天清晨环绕库尔塞勒漫步，谈到当他看到这所小楼时他所产生的种种飘忽不定的念头。现在，他总算进入了这座小楼。他的叙述，在这女子心中引起了难以言传的宽容之情。对于因自己而引起的荒唐事，女子心中总是能找到这种宽容之情的。在这冷漠孤独的生活里，他使她听到了热情的声音，给她带来了年轻人火热的灵感和显示出良好教养的精神魅力。以极其细腻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真实情感，会使人激动，德·鲍赛昂夫人已经很久很久没体验过这种激动的心情了，她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她情不自禁地注视着德·纽埃尔先生表情丰富的面孔，暗自叹赏他心灵中崇高的自信。这颗心尚未被人生残酷的教训撕裂，也未被野心

或虚荣所进行的无休止的算计吞噬。加斯东风华正茂，性格坚强，对自己的远大前程还不大在意。这样，两个人都产生了一连串对他们的宁静极其危险的念头，但是对方并不知晓，他们还竭力向对方隐瞒这些念头。德·纽埃尔先生发现子爵夫人是那种罕见的女性之一，她们总是成为自己完美无瑕和难以遏制的柔情的牺牲品。她们心中，一切都非常美好，感情无比丰富，美的本能和表达爱情的多种多样的方式相结合，净化了肉欲，并且几乎使肉欲成为圣洁的东西：这是女人令人叹赏的秘诀，是大自然极少提供的珍品。一旦她们允许别人进入她们的心中，人们就会发现她们那妩媚的姿色已经是最次要的魅力了。而子爵夫人呢，在倾听加斯东以真诚的语调向她叙述自己青春年华的厄运时，她就揣度出了腼腆给二十五岁的大孩子们所带来的痛苦。因为刻苦攻读使他们没有受到腐蚀，也使他们不曾与社交界人士接触。这些人会用他们那些头头是道的经验破坏年轻人的美德。在他身上，她找到了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个男子还没有家庭和财产的自私观念，也还没有只顾个人的感情。这种自私观念和只顾个人的感情一旦发作，最后便将忠诚、荣誉、克己、自尊这类情感扼杀净尽。这些品德是灵魂之花，它首先能以强烈而细致的激情丰富人生，又能使人们变得更加真诚正直。但是这些花朵总是过早地凋谢。加斯东和德·鲍赛昂夫人一旦被抛进感情的广阔天地，就在理论上走得很远，彼此探测心灵的深处，相互捕捉各种表情的真谛。这种考察，加斯东出于无心，而德·鲍赛昂夫人却并非无意。她利用自己先天或后天获得的乖巧，

在无损于自己的前提下发表一些言不由衷的看法，以了解德·纽埃尔先生的见地。她太聪颖、太妩媚了，而且对待这个她毫不戒备、以为从此不会再见面的年轻人也太随便了，以致她讲了一句风趣的话以后，加斯东不禁天真地喊了起来：

“啊，夫人，一个男人怎么能抛弃您呢？”

子爵夫人沉默下来。加斯东满脸通红，以为自己冒犯了她。其实，这个女人只是感到有些意外，自从遭受不幸以来，她第一次重新尝到深切的快感，德·纽埃尔先生发自肺腑的这一声叫喊所取得的进展，是最滑头的浪子运用计谋也难以取得的。年轻人坦率的判断说明，在他眼中她是无辜的，它谴责了社会，控诉了那个背弃她的男子，也为她来到这里独自生活作了辩护。她曾热切地盼望得到世人的谅解、真诚的同情、社会的尊重，但都遭到了残酷的拒绝；现在，她这些最隐秘的心愿都在这一声感叹中得到了满足。而发自内心的最甜蜜的恭维和女人们总是贪婪地加以品味的赞美之词，更增添了这声感叹的魅力。她总算找到了知己，得到了理解。德·纽埃尔先生自然而然地给了她一个从失败中又抖擞起来的机会。她看了挂钟一眼。

“噢，夫人！”加斯东喊起来，“请您不要惩罚我的冒昧吧！要是您只答应见我这一晚，那就请您赏脸不要缩短时间。”

她对这种恭维微微一笑，说：

“既然我们不应该再见面，现在多呆一会儿、少呆一会儿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要是我讨您喜欢，那将是一件不幸的事。”

“不幸的事已经发生了。”他忧郁地答道。

“别对我说这话，”她严肃地说，“要不是我当前的处境，我会高高兴兴地接待您。我要直言不讳地跟您谈谈，您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不愿意、也不应该再见到您了。您的心灵想必很崇高，不会意识不到，只要我被人怀疑再一次失节，所有的人就会把我看作是一个卑贱、庸俗的女人，和其他女人一模一样。白璧无瑕的生活将会突出我的品格。由于婚姻，我成了法律的受害者；由于爱情，我成了男人的受害者。我太高傲了，不能不努力以特殊的身分继续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如果我不保持现在的地位，我就理所当然地要承受横加于我的一切责难，我自己也会丧失自尊。从属于一个我不爱的男人，这样崇高的社会道德我可没有。尽管法律有明文规定，我仍然打碎了婚姻的约束。这是错误，这是罪过，您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过，对我来说，那种状况无异于死亡。我要生活。要是我有孩子，也许我还能找到力量忍受那门当户对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可在十八岁的时候，我们这些可怜的姑娘根本不知道别人要我们干什么。我违犯了社会法则，社会惩处了我，我们之间是公平合理的。我寻求过幸福，难道追求幸福不也是我们的自然法则吗？那时候，我年轻漂亮，……我以为遇上的这个男子确实象他表现的那么热情。我曾一度被热恋过！……”

停顿片刻，她又说：

“我以为，一个男人永远不会抛弃象我那种处境的女人。但是我被抛弃了，也许是我不讨人喜欢。是的，我大概违背了某种自然法则：可能我太痴情，太忠诚，或要求太高，我自己也

不清楚。厄运使我清醒了。在当了长期的原告之后，我不得不甘心充当唯一的罪人。我作出自我牺牲宽恕了那个我本以为应当受到指控的人。我不够机敏，没能把他留住；命运狠狠地惩罚了我的笨拙。我只知道爱。当一个人在恋爱时，又怎能想到自己呢？因此，在我本该成为君主的时候，我却当了奴隶。以后，真正了解我的人会责备我，但也会尊敬我。我的痛苦教导我不能再冒被遗弃的风险。那是女人一生中最可怕的危机，我真不明白，在经受了危机发生后第一周的苦难之后，我怎么竟然还活着。必须度过三年的独处生活，才能象我现在这样有力量来谈论这一痛苦。极度的痛苦通常总是以死亡告终，可是，先生，我的结局却是没有坟墓的极度痛苦。噢，我受了多少苦啊！”

子爵夫人抬起美丽的双眼望着墙上的突饰，她大概常把不愿让外人听到的心事对它诉说。当女子不敢正视她们的谈话对象时，墙上的突饰就成了最温柔、最顺从、最贴心的知音。内室小客厅的突饰，难道不是个没有神甫的告解座式的构件吗？此时此刻，德·鲍赛昂夫人表情丰富，姿色迷人，如果不嫌用词过艳的话，简直可以说是娇媚风流。她既正确地评价了自己，又在她和爱情之间筑起高高的障碍，这样，她就刺激了这个男人的各种情感：她越抬高目标，就越是让人清楚地看到这个目标。最后，她收敛了由于痛苦的回忆而显得过分动情的目光，低下头来看着加斯东。

“现在，您该承认我应当保持冷漠和孤独了吧？”她平静地对他说。

这位女子，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爱情上都那样崇高，德·纽埃尔先生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跪倒在她的脚下。但他担心那样做会在她面前显得愚蠢可笑，便抑制住自己的冲动和想法。他既担心不能成功地表达这些冲动和思想，又害怕遭受无情的拒绝或嘲弄，这种忧虑足以使最炽热的心灵冷却下来。感情冲动的时候，强压下去的结果会引起深沉的痛苦。凡是常常不得不把自己的欲望强咽下去的胆怯者或野心家，都体验过这种痛苦。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打破了沉默，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夫人，请允许我将我有生以来最激动的心情表露出来吧，我要向您坦白您使我感受到的一切。您使我的心灵变得崇高了！我感到心中有一种愿望，那就是要把我的一生用来使您忘却您的哀愁，用来爱您，以报复那些仇恨过您或伤害过您的人。当然，这心迹的吐露太突然，今天还无以证明，我应当……"

"够了，先生，"德·鲍赛昂夫人说，"我们两人都走得太远了。刚才我的本意是想向您解释一下，我不得不拒绝您的来访，是出于什么令人伤心的原因，以免这种拒绝显得太冷酷无情，而决不想招来恭维。卖弄风情只适合于幸运的女人。相信我，让我们还是彼此如同路人吧！以后您就会明白，既然某种关系有一天必然要崩溃，那么就决不应该让这种关系形成。"

她轻轻叹了一口气，皱起眉头，立即恢复了当初那副贞洁的形象。

"一个女人如果不能在她一生的各个时期都追随她所钟

爱的男子，”她又说，“那该是多么痛苦啊！如果这个男子真的爱她，这种痛苦在他心中不是也会引起可怕的反响吗？那岂不是双重的不幸？”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她微笑着站起来，意思是客人也该离座了，她说：

“您上库尔塞勒来的时候，大概没想到会在这里听见一番说教吧！”

这时，加斯东感到自己和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之间的距离比刚和她接触时更远了。他认为这段甜蜜时刻的魅力只不过是这位一心想显露才智的女主人卖弄风情的结果。于是他冷淡地向子爵夫人行过礼，灰心丧气地走了出去。在路上，男爵竭力想找到这个象弹簧一样又软又硬的女人的真正性格。可是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各种微妙变化，使他实在难以对她作出准确的判断，随后，她的各种声调仍在他耳边回响，她的举止、神态、眼神，在回忆中更增添了魅力，使他越想越爱了。在他面前，子爵夫人的美貌重又在黑暗中大放光芒，刚才获得的印象又一一浮现出来，向他显示出当初不曾注意到的女性的妩媚和才情，从而使他再一次受到诱惑。他浮想联翩，致使原来最清醒的思想也发生了冲突、拼搏，一时间将灵魂抛进了疯狂的深渊。只有年轻人才能揭示和理解这类狂热的抒情诗的奥秘。在这种诗里，心灵会同时受到最正确和最疯狂的念头的袭击，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将使它向最后击中心灵的念头让步，这可能是充满希望、也可能是陷入绝望的念头。二十三岁的男子几乎总是为自卑感所控制，少女的羞涩、惶惑会

使他心神不安；他总担心不能好好地表白他的爱情；他只看见困难重重，为此而恐惧万分；他为不能取悦对方而战栗；如果他不是爱得这么深，也许倒会变得大胆些；他愈感到幸福的价值，就愈不相信情人会轻易赐给他幸福；也许是他过分沉湎于自己的欢乐，又总在担心没有给人以欢乐；如果不幸他的偶像十分威严，他就只好偷偷地、远远地欣赏她；要是别人没有猜透他的心思，那么他的爱情就会化为泡影。这种在年轻的心灵中早熟的爱情，往往会留下闪光的幻觉。哪个男子没有几个这类纯真的回忆呢？这类回忆常常是越到后来就越温馨，甚至给人带来完美幸福的图像。这类回忆就象在如花的年龄夭折的孩子，父母只见过他们的微笑。因此，德·纽埃尔先生从库尔塞勒回来的时候，简直受尽了种种极端的决心的折磨。德·鲍赛昂夫人已经成了他生存的先决条件，他宁可死去也不能没有她而活着。他还很年轻，对于一个完美无缺的女性向幼稚而热忱的心灵施加的无情诱惑，他不可能不动心。他不得不度过暴风雨般的一夜。在这样的长夜里，年轻人从幸福到自杀，又从自杀到幸福，享尽一生的幸福，然后精疲力竭地入睡。这是些决定命运的长夜，可能发生的最大不幸，是一觉醒来成了旷达之士。太真切的爱情使他难以成眠，德·纽埃尔先生爬起来，开始写信，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可是没有一封令他满意，他又把这些信统统烧掉了。

第二天，他又围着库尔塞勒的小围墙漫步，不过是在夜色降临时分，因为他害怕被子爵夫人发现。此时，他所屈从的感情具有某种极其神秘的性质，只有年轻人，或者处于同样境遇

的人，才能理解个中的无言乐趣及其稀奇古怪之处。所有这一切，对于那些相当幸福、在生活中只讲求实际的人来说，只会使他们耸耸肩膀而已。经过几番恼人的迟疑之后，加斯东终于给德·鲍赛昂夫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以看作是恋人们特有的漂亮而空洞的词句模式，能与之相比的是孩子们为父母的生日偷偷画的图画，除了接受者之外，这是谁都讨厌的礼物。信的内容如下：

夫人，

您对我的心、我的灵魂、我的生活具有那么大的威力，以致今天我的命运已完全为您所掌握。请不要把我的信付之一炬，请您发发善心将它看完。当您发现这第一句话并非庸俗、利己的表白，而只是陈述了一个合情合理的事实时，也许您就会原谅我说的这句话了。我的请求是谦卑的，我的自卑感使我十分克制，您的决定对我的生命具有极大的影响，这一切也许会使您受到感动。在我这样的年龄，夫人，我只知道爱，只是心中满怀着对她的爱慕之情，却完全不知道应当如何去取悦、引诱一个女人。您让我体会到的极大快乐，把我无可抗拒地吸引到您的身旁。我是以全部利己之心来思念您的。对我们来说哪里有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温暖，这种利己之心就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认为我配不上您。是的，象我这样年轻、无知、羞怯的人，我觉得我所能给予您的幸福，还不及我在看见您、听到您的声音时所感受到的幸福的千分之一。对我来说，您是这世界上唯一的女人。我不能想象没有您该怎样生活。我已决定离开法国，到印度、非洲或别的什么地方去；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冒险，直至在某种明知不可能成功的事业中将这生命断送。我不是必须用某种无尽期的事情来战胜这无限的爱情吗？但是，只要

您愿意给我一线希望，不必让我属于您，只要能得到您的友情，我就留下来。请您允许我在您身边度过几个小时，就象上次我意外得到的机会一样，哪怕按您的要求只是难得的几次也行。我知道，一句过分热情的话就可能断送我的这一幸福，但就是这样脆弱的幸福也足以使我热血沸腾。我请求您接受这样一笔仅仅对我有利的交易，这是否过高估计了您的慷慨大度呢？您为这个社会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您一定能让社会明白，对您来说，我什么也算不上。您太聪明、太高傲了！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为了让您相信在我的谦恭的要求里没有隐藏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现在真希望能够剖开我的心给您看看。假如我能指望让您分享埋藏在我心中的深情厚意的话，我就不会一面告诉您我的爱情是无限的，一面又恳求您赐我以友谊了。只要我能在您身边，您愿意我成为什么样的角色都可以，如果您拒绝我，您当然有权那样做，我不会有任何怨言，我就远走他乡。万一将来有别的女人由于某种原因进入我的生活，那您就是做对了；但是，如果我因忠实于我的爱情而死去，也许您会感到惋惜！我真希望引起您的惋惜之情，这将减轻我的痛苦，也可彻底剖明我那未被理解的心灵……

加斯东·德·纽埃尔在猜测德·鲍赛昂夫人会如何接过他的第一封哀的美敦书时，简直备受煎熬。要想理解这一点，除非十分了解人在年轻时遭受的任何一种巨大不幸；除非曾经骑上生有白色双翼的喀迈拉[①]。只是在热切的想象面前，这

---

① 喀迈拉，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龙尾的喷火怪物，但作者在这儿显然是指生有白色双翼的飞马珀伽索斯。英雄柏勒洛丰在雅典娜帮助下制服了这匹飞马，并骑着它射死了喀迈拉。此处的描写喻指征服一个高傲的女人，犹如征服神马一样困难。

神兽才肯献出自己雌性的臀部。他好象看到子爵夫人冷酷讥诮的样子，象那些不再相信爱情的人那样嘲弄着爱情。他真想把信取回来，他觉得这封信写得荒唐可笑。现在，他头脑中闪过一千零一个想法，比起信上那些生硬的句子，那些该诅咒的、雕琢、造作、自命不凡的句子，肯定要高明得多、感人得多；好在这些句子标点很乱，字也写得歪歪扭扭。他努力不去思考，不去感受；但他还是思考着，感受着，痛苦着。要是他到了三十岁，他一定来个自我麻醉；可这个还很天真的年轻人既不知道鸦片的效力，也不懂得高度文明的种种办法。他身边也没有一个巴黎的那种好友，他们总会及时地对你说：PÆTE, NON DOLET！① 同时递给你一瓶香槟酒，或是拖着你去狂饮，以减轻你因为犹豫狐疑而产生的苦恼。多么了不起的朋友啊！你有钱的时候他们总是破产；你要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去洗矿泉浴了；你向他们要一个路易的时候，他们总是刚在赌场里输掉了最后一个路易，可还总有一匹劣马要卖给你。不过他们毕竟是世界上最好的小伙子，他们随时准备和你一起出发沿着陡坡往下滑，以此来消耗时间、精力和生命！

德·纽埃尔先生终于从雅克手里收到了一封信。信写在一方小羊皮纸上，印有勃艮第家族纹章的蜡封散发着香气，似乎能使人闻到那个美人的香艳。

---

① 拉丁文：帕厄图斯，这不疼。按，帕厄图斯（公元42年卒）为罗马帝国时期的人，曾卷入反对克罗狄乌斯皇帝的阴谋，阴谋败露后，他受到死刑的威胁，他的妻子为激励他自杀，先将匕首插入自己胸膛，并说："帕厄图斯，这不疼！"然后将匕首递给他。

他立刻跑回屋里把自己关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她的信。

先生，由于我好心好意不让您遭到无情的拒绝，也由于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对我总有诱惑力，您便因此而严厉地惩罚我。我信赖年轻人的高贵品德，您却欺骗了我。我那天和您谈话，即使说不上完全开诚布公，——如果完全开诚布公，那大概也是十分可笑的——但我至少是坦率的，而且，为了让一个年轻人了解我冷漠的原因，我把我的处境告诉了您。您越是引起我的兴趣，您给我造成的痛苦就越强烈。我本性温柔善良，但环境使我变坏了。您的信，换一个女人一定会连看都不看就把它烧掉，可我，我不仅读了，还给您写回信。我的说理将向您证明，即使我无意中使人产生了感情，即使我对这种感情的表露并非无动于衷，但我决不会与人分享这一感情。我的行为会更有力地向您证明，我心里确是这么想的。其次，您说我对您的生活具有极大的影响，我已打算为了您的利益而运用这种影响，现在我就希望施加一次——仅仅一次——这种影响，以便撕下遮住您双眼的帷布。

先生，我马上就三十岁了，而您才二十二岁①。您到了我这个年纪会有什么想法，您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您轻率地信誓旦旦，说不定到那时就成了您沉重的包袱。今天您会义无反顾地为我献上整个生命，您甚至会为稍纵即逝的快乐而去死，这些我都可以相信。但是，到了三十岁时，人生的经验会使您失去每天为我作出牺牲的力量，而我呢，也会为接受这些牺牲而感到深受屈辱。终有一天，一切、甚至天性本身都会命令您离开我。我曾对您说过，我情

① 上文说加斯东二十三岁。

愿死，也不愿被遗弃。您看，厄运使我学会了算计。我这是在思考，我没有任何热情。您这是逼着我对您说，我一点都不爱您，我不应当、不能够、也不愿意爱您。女人听任不加思考的感情冲动的时期，在我已经过去了。我再也不能成为您追求的情妇了。先生，对我的慰藉来自上帝，而非来自男人。何况，借助于受骗的爱情这凄惨的烛光，我对人心看得很透，决不会接受您所要求和给予的友情。您上了自己内心冲动的当，您更多地寄希望于我的软弱，而并非您自己的力量。这一切都是本能的反应。我原谅您这种孩子式的诡计，您恐怕连这种诡计的同谋都还算不上。凭着这短暂的爱情，考虑到您的一生，也考虑到我的宁静，我命令您留在国内，不要为一个必定要熄灭的幻想而耽误体面美好的一生。现在，您也许会责备我的回信太无情无义；但是，日后您实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充分培育了一个男子汉应有的各种感情时，您就会赞赏我的答复了。到那时，您会高兴地与一位老妇重逢，她的友情对您肯定是甜蜜而珍贵的。她虽经历爱情的波折，阅尽人生的沧桑，但她并不曾颓废下去，崇高的思想和宗教观念使她洁身自好，圣洁如故。永别了，先生；听我的话吧，您要想到，您的成功会给我孤寂的生活带来欢乐；象人们思念远在他方的人那样思念我就行了。

读完这封信以后，加斯东·德·纽埃尔写了这样几句话：

夫人，我要是接受您的安排，不再爱您，而去作一个凡夫俗子，那我也就只配有这种命运了，您说是吗？不，我不听您的，我发誓要永远忠于您，直至死亡。噢，把我的生命拿走吧，除非您担心在您一生中再增加一次悔恨……

德·纽埃尔先生的仆人从库尔塞勒回来时，主人问他：



“你把我的字条交给谁了？”

“交给子爵夫人本人了，她正坐在车上，动身……”

“进城来吗？”

“我想不是，先生。子爵夫人的马车套的是驿马。”

“啊，她走了！”男爵说。

“是的，先生。”仆人回答。

加斯东当即打点行装，尾随德·鲍赛昂夫人而去。她把他一直领到日内瓦，而不知道他跟随在后。一路上，他思绪万千，而萦绕在他脑海里的主要是这个问题：“她为什么要走呢？”围绕着这个问题生出无数假设，他自然从中选择了他最得意的一个：“如果子爵夫人愿意爱我，象她这样聪明的女人无疑更喜欢瑞士。在瑞士，谁也不认识我们，而在法国，她可能碰上很多包打听。”

一个女人如果精明到注意选择适合于她的地点，某些热情奔放的男子可能不大喜欢她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些高雅之士。不过目前还没有什么能证明加斯东的假设是正确的。

子爵夫人在日内瓦湖畔租下一栋小屋。待她安顿下来之后，一个美丽的黄昏，夜幕降临的时刻，加斯东登门拜访了。雅克不愧是贵族的贴身仆人，他见到德·纽埃尔先生毫不惊讶，以无所不知的神态去给他通报。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年轻人，德·鲍赛昂夫人手里的书掉到了地上。正当她惊魂未定时，加斯东从容地走到她的面前，用她听起来颇为甜美的声音说道：

“给您拉车的马，我一站一站地接着租用，这叫我多么高

兴啊！”

她就这样服从了自己心中秘密的愿望！在这样的幸福面前不作出让步的女人，到哪里去找呢？有一个和巴黎女郎的气质恰好相反的天仙般的意大利女郎，——阿尔卑斯山这边① 的人听了她的话一定觉得她极不道德——她在读法国小说时曾说：“这些可怜的情人，为了一个上午就可以安排好的事，竟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我真不明白是为什么。”讲故事的人不是也可以效法这个好心的意大利女郎，不要叫听众和他描写的对象等得太焦急吗？这里面当然有不少动人的风情可以描绘。譬如德·鲍赛昂夫人温和地一再推迟给加斯东以幸福，为的是能象古代的处女一样，失身时也保持体面，也可能是为了享受初恋的那种纯真的乐趣，让初恋在力量和程度上达到最高峰。象德·纽埃尔先生这样年龄的男子，最容易被这类反复无常的爱情游戏所哄骗；而女人们则非常热中于这类游戏，还要设法延长这类游戏，或是为了确立她们的地位，或是为了更长久地享用她们的权力，因为她们本能地揣测到，她们的权力很快就要缩小。不过，这种小小的闺房外交会议记录，虽说不象伦敦会议② 记录那么冗长繁琐，但在这个真实的爱情故事里无足轻重，完全可以一笔带过。

德·鲍赛昂夫人和德·纽埃尔先生在日内瓦湖畔子爵夫人租下的别墅里住了三年。他们离群索居，不去拜访任何人，

---

① 阿尔卑斯山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阿尔卑斯山这边，即指法国。

② 指一八三一年，奥、法、英、普、俄等国为在比利时和荷兰之间建立持久和平而召开的伦敦会议。

也没引起别人的议论；他们泛舟湖上，起床很晚，总之，象我们每个人梦寐以求的那样幸福。这所小小的住宅很简朴，绿色的百叶窗，环绕着宽阔的阳台，阳台上张着顶篷，是一所情侣们真正的“金屋”；屋内有白色的长沙发，踏上去毫无声响的地毯，色泽鲜艳的帐幔，这里的一切无不闪耀着快乐的光辉。从各个窗口望出去，日内瓦湖的景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极目远眺，是起伏的群山和气象万千的浮云，它们色彩不同，瞬息万变，头上，是美丽的天空；前面，是一带长长的湖面，任性的湖水变化无穷。景物仿佛为他们而陷入沉思幻想，一切都在对他们微笑。

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召唤德·纽埃尔先生返回法国，因为他的哥哥和父亲已相继去世。他必须离开日内瓦。两个情人已经买下了这所房子。他们真想砸碎群山，打开闸门，放尽湖水，把一切都带走。德·鲍赛昂夫人跟随德·纽埃尔先生回到法国。她变卖了自己的产业，在玛奈维尔附近购置了一大片和加斯东的土地相毗连的地产，他们就在那里一起住下来。德·纽埃尔先生心甘情愿地把玛奈维尔地产的使用收益权让给母亲，交换条件是给他以继续当单身汉的自由。德·鲍赛昂夫人的地产在一座小城附近，处于奥日河谷最优美的地带。在这里，两个情侣在他们和社会之间筑起堵堵高墙，任何社会观念、任何人都无法逾越，他们又恢复了在瑞士所过的美好的日子。整整九年，他们所体味的幸福是勿庸赘述的。对那些能够理解任何形式的诗歌和祷文的人，这段奇遇的结局大概会让他们揣测到这对情侣所享受的幸福。

可是，德·鲍赛昂夫人的丈夫，德·鲍赛昂侯爵先生（他的父亲和长兄均已去世①）身体却非常健康。如果确切知道我们的死会成全别人的幸福，那真是没有什么比这个因素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活下去了。德·鲍赛昂先生是个固执而爱嘲弄的人，象所有享用终身年金的人一样，他从每天早上起床时精神饱满这一点上，又比别人多得了一分快乐。此外，他还是个风月老手，行事有条不紊，彬彬有礼，老谋深算，能够平静地向一个女人倾诉爱情，就象仆人说"夫人，请用餐吧"一样。

这段有关德·鲍赛昂侯爵的传略小注，旨在使诸君明白，侯爵夫人是不可能嫁给德·纽埃尔先生的。

九年的幸福生活，这恐怕是一个女人能够签订的最甜蜜的合同了。德·纽埃尔先生和德·鲍赛昂夫人从这段艳史开始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既正常又暧昧、不尴不尬的境况之中，九年之后，他们依然如此。致命的危机终于到来了。人们对这场危机很难有一个概念，却能以数学般的准确标出其发展的一个个阶段。

加斯东的母亲，德·纽埃尔伯爵夫人从不愿见德·鲍赛昂夫人。她是个生硬古板、品行端正的女人，她完全按照法律的要求成全了老德·纽埃尔先生的幸福。德·鲍赛昂夫人明白，这位体面的老寡妇必定是她的敌人，她会设法把加斯东从这种不道德和反宗教的生活里强拉出去。侯爵夫人本想卖掉土地，回到日内瓦去。但这不啻是对德·纽埃尔先生的怀疑，

---

① 由于父亲和长兄的去世，鲍赛昂子爵便承袭了侯爵的封号。

她不能这样做。此外，他又恰巧对瓦勒卢阿①土地的开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那里开垦了许多种植园，想整治那儿的土地。女人们都希望自己的丈夫、甚至自己的情人享有这种机械性的乐趣，她要一走，不就剥夺了他的这一乐趣吗？这一带来了一位德·拉罗迪耶尔小姐，二十二岁，相当富有，年金有四万利勿尔。每次加斯东有事到玛奈维尔去都会遇到这位女继承人。这些人物就象一个数学命题中的各个数字一样，一一排列在那里。一个月以来，德·鲍赛昂夫人竭力想解开这道可怕的难题。一天早上，她写了一封信交给加斯东。下面这封信对这道可怕的难题作出了解释。

我亲爱的天使，我们心心相印地生活在一起，什么也不能使我们分离，我们的爱抚常常代替我们的语言，而我们的语言同样是我们的爱抚。在这样的时候给你写信，难道不是违情悖理的吗？但是，不，我心爱的人，有些事情，女人是不能当着她情人的面说的；一想到这些事，她就难以启齿，失去了力量，也失去了才智，甚至周身的血液都会向心脏回流。这样待在你身边使我万分痛苦；而我却经常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心应当对你完全诚实，什么想法都不该瞒着你，哪怕是转瞬即逝的想法。我太喜欢无拘无束，这于我的天性很相宜，我不能再这样为难、不自在下去。因此，我要把我的苦恼告诉你。是的，这确实是一种苦恼。你在听我说吗？别再用得，得，得……这类我喜欢——你的一切我都喜欢——的放肆腔调来叫我住口。因为亲爱的天赐的夫君，让我告诉你，从前，在忧伤的重压下我几乎痛不欲生，你却抹去了我所有忧伤的回忆。只有

---

① 这是个虚构的地名，从巴耶附近的巴勒卢阿变化而来。

你才使我感受到爱情。只有你青春年华的率真，你伟大心灵的纯洁，才能满足一个苛求的女人心灵上的渴求。朋友，当我想到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九年里，你从未引起我的嫉妒心，我就常常高兴得心跳不已。你所有的心灵之花，你所有的思念，都献给了我。我们的天空中不曾有过一丝乌云。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牺牲，只是一味听从心灵的呼唤。我享受到了一个女人所能享受的无边的幸福。泪水沾湿了这页信笺，这泪水是否能向你表明我对你的全部感激之情呢！我真想跪下来给你写这封信。可是，这种幸福倒使我体验到一种比遭受遗弃更为可怕的痛苦。亲爱的，女人的心是有很深的皱褶的。直至今日，正象我不知道我的爱情有多深一样，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有多深。一想到我们所爱的人的不幸，相比之下，能落到我们头上的最大的痛苦，都很容易忍受了。如果这种不幸是由我们造成的，那不是要叫我们痛苦死了吗？……这就是压迫着我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引出了一个更加令人心情沉重的思想，它会使爱情失去光彩，会扼杀爱情，使爱情变成一种玷污人生的耻辱。你三十岁，我已经四十①。这样的年龄差别，难道不会使一个热恋中的女人产生许许多多的恐怖念头吗？你为我抛弃了人世的一切，开始时你可能是不自觉的，后来便充分意识到你为我作出的种种牺牲。你也许已经考虑到你的仕途，考虑到缔结一门必定会给你增加财富的婚姻，这婚姻将允许你公开承认你的幸福、你的子女，能够把你的财产一代代传下去，能使你重新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并光彩地占据你的一席地位。但是，你可能已经强压下了这些想法，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愉快地为我放弃了一个女财产继承人、一份家财和一个美好的前程。出于年轻人的慷慨之

① 此处年龄又不准确。按前文推断，如果鲍赛昂夫人四十岁，那么加斯东应为三十二或三十三岁。

情，你可能愿意恪守誓言，其实这誓言只是在上帝面前才将我们连结在一起。我过去的痛苦浮现在你眼前，你把我从不幸中拯救出来，可能正是这种不幸保护了我。你是由于怜悯我才爱我！这个想法，比担心误了你一生更使我感到可怕。那些能用匕首刺死他们的情妇的人实在是慈悲为怀，只要他们动手的时候他们的情妇还是幸福的、无辜的；还沉溺在幻想的光彩里……是的，比起几天来隐隐折磨着我的这两种想法，死亡确实是上策。昨天，你那么温柔地问我："你怎么啦？"你的声音使我颤抖。我以为，按你的习惯，你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我等待着你吐出肺腑之言，我以为已经猜透了你出于理智的盘算，已经有了正确的预感。因而，我回想起你的某些习惯性的关注，我觉得从中看到了某种做作的成分。男人通过这种做作，泄露出他们感到忠诚已成为难忍的负担。此刻，我为自己的幸福已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我体会到大自然出售给我们的都是爱情的珍品。事实上，命运不是已经把我们分开了吗？你一定想过："迟早我得离开可怜的克莱尔①，为什么不及时离开她呢？"这句话已经写在你目光的深处。我曾远远地躲开你哭泣。流泪竟也要躲着你！这是十年来哀愁第一次使我流泪，我太高傲，不愿让你看到我的泪水；但是我丝毫没有责备你的意思。是的，你是对的。我不应该过于自私，把你光辉而漫长的一生和我那即将衰老的生命紧紧拴在一起……可是，要是我猜错了呢？……要是我把你爱情的忧郁当成是理智的思考了呢？……啊，我的天使！别让我捉摸不定，惩罚你这好嫉妒的妻子吧！但要让她重新意识到她的爱情和你的爱情，因为这个女人的整个身心已陷入了这种感情，这种使一切都变得圣洁的感情。自从你母亲到来以后，自从你在你母亲那里看到了德·拉罗迪耶尔小姐以后，我就为各种不光彩

① 鲍赛昂夫人的名字。

的猜疑所折磨。叫我痛苦好了，但千万不要欺骗我。我希望什么都知道，你母亲对你说了什么，你想了什么！如果你在我和某件事情之间犹豫徬徨的话，我还给你自由……那时我将向你隐瞒我的命运，我可以不在你的面前哭泣，只是，我再也不愿见到你了。……啊！我写不下去了，我的心都碎了……

…………

我郁闷地发了一阵呆。朋友，你这样善良，这样坦率，我没有什么值得自豪之处来和你抗衡。你既不会伤害我，也不会欺骗我。可是你一定要对我说实话，无论这会多么残酷。你需要我鼓励你说出真情吗？好吧，我的心肝，一种妇人之见会给我以安慰的。我不是曾经占有过一个年轻腼腆、风流倜傥、英俊文雅的你吗？这是任何别的女人都再也见不到而我却甜蜜地享受过的加斯东……不，你再也不会象曾经爱我那样，象现在爱我这样去爱别人了；是的，我是不会有情敌的。我们的爱情构成我的全部思想，当我想到我们的爱情，我的回忆里就不会掺杂上苦味。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能以孩子气的媚态、年轻人的殷勤、内在的风情、外在的风度和对快感的迅速领悟，总之，以青春恋情的一切迷人之处去诱惑一个女人了，啊，你已经是一个男子汉！现在，你会盘算一切，会听天由命。你也会忧心忡忡，惴惴不安，野心勃勃，前顾后盼。这一切，将使她看不到你那永不消逝的微笑；而在我的眼里，这微笑却总是使你的嘴唇更加漂亮。对于我，你的声音总是那么温柔；但将来，它有时也会变得忧伤。见到我时，你的眼睛总是闪耀着天使般的光芒，但对于她，却常常黯淡无光。而且，那个女人不可能象我这样爱你，也就永远不会象我这样讨你喜欢。她不会象我这样经常关心自己的仪容，也不会象我这样经常琢磨你的幸福，在这方面，我从来不缺少智慧。是的，我见识过的那个男人、那颗心、那颗灵魂，

再也不会存在了。我将把这一切埋藏在记忆里，以便继续享用；我会靠过去美好的时日幸福地生活，这种日子，除了我们自己，是无人知晓的。

我亲爱的宝贝，如果你根本没想到过要自由，如果我的爱情并没有使你感到沉重，如果我的担忧纯属臆想，如果我仍然是你的夏娃，是你在世界上唯一的女人，那么，你一读完这封信，就来吧！快快跑来吧！啊，我相信，在那一瞬间，我会比九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爱你。我责备自己胡乱猜疑，经受了这些猜疑引起的无谓的痛苦之后，我们的爱情每增加一天，是的，仅仅是一天，就将等于整个幸福的一生。你说话呀，坦率地说呀！别欺骗我，那可是罪过。说呀，你要自由吗？你考虑过男子汉的生活吗？你后悔吗？如果是我使你后悔，那我就会为此而死！我对你说过，我爱得很深，与其我幸福，不如你幸福；与其我活着，不如你活着。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就抛开我们九年幸福生活的丰富回忆吧，以免影响你的决定。可是，你说话呀！我服从你，就象服从上帝一样。如果你抛弃了我，上帝就是唯一能安慰我的了。

当德·鲍赛昂夫人知道这封信已经到了德·纽埃尔先生手上的时候，她全身瘫软，思绪万千，坠入了茫茫的冥想，象是昏昏欲睡的样子。的确，她所遭受的痛苦之强烈，是和女人的力量不相称的，也只有女人才会尝到这种痛苦的滋味。在不幸的侯爵夫人等待决定命运的时候，德·纽埃尔先生读着她的信，按照年轻人遇到这类变故时所常用的说法，是感到十分为难。他这时已几乎屈从于母亲的旨意和德·拉罗迪耶尔小姐的吸引力。这位年轻女子毫无可取之处，身体僵直象棵白杨，肤色有红有白，依照待嫁闺女应遵守的规矩，她很少开口。不

过，每年四万利勿尔的地产收入已经替她说够了。真挚的母爱帮助老德·纽埃尔夫人想方设法把儿子拖回到道德的路上。她向他指出，他能被德·拉罗迪耶尔小姐选中实在是荣幸，因为向她求婚的富家子弟简直数不胜数；是认真考虑自己前途的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总有一天他能得到八万利勿尔的不动产年息；财产能安慰一切；如果德·鲍赛昂夫人的确是为他好而爱他，她就应当第一个鼓励他结婚。总之，凡是女人能够影响一个男人理智的一切手段，这位好心的母亲都没忘记用上。就这样，她使儿子产生了动摇。过一种体面的、符合世俗观念的生活，对加斯东是有吸引力的；德·鲍赛昂夫人的信来到的时候，他的爱情正在和这种诱惑进行争斗；这封信决定了战斗的胜负。他决定离开侯爵夫人，结婚。

“人生在世，总得堂堂正正地做人啊！”他思忖。

随后，他设想这个决定会给他的情妇带来怎样的痛苦。男子汉的虚荣和情人的良心使他更夸大了这种痛苦，他真诚地动了恻隐之心。他突然领会到这巨大的不幸，认为应当仁至义尽地减轻这一致命的创伤。他希望能将德·鲍赛昂夫人引入冷静的状态，并且由她出面要求他缔结这一残酷的婚姻；为此，就得让她逐步适应分手纯属必然的思想，让德·拉罗迪耶尔小姐经常象幽灵一样在他们之间游荡，先得放弃这位小姐，然后再设法使人强迫他娶她。为了实现这个极富同情心的计划，他甚至寄希望于侯爵夫人的高贵和自尊，寄希望于她崇高的美德。因而为了消除她的怀疑，他给她回了信。回信！对于一个既有真正爱情的直觉、又有最细腻的女性感知能力

的女人来说，这封回信就是一纸判决。因此，当雅克进来，走向德·鲍赛昂夫人，给她递上一张摺成三角形的纸头的时候，可怜的女人象一只被逮住的燕子似的浑身发抖。一股莫名的寒气从头到脚袭上全身，就象是裹上了一块冰冷的殓尸布。他没有跑来跪倒在她面前，他没有脸色苍白、泪汪汪、情切切地到这儿来，事情已经一清二楚了。但是，痴情的女人心中总是怀着希望的！真不知道要刺多少刀才能把她们杀死，她们始终爱着，流着血，直至最后一刀。

"夫人需要什么吗？"雅克退出时温和地问道。

"不需要。"她说。

"可怜的人！"她抹去一滴眼泪，心想，"他，一个仆人，也猜出了我的心思！"

她读起信来：*我最亲爱的，你自己制造了许多幻觉*……读到这儿个字，侯爵夫人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心中一个隐秘的声音在对她大喊："他撒谎！"爱情使她怀着急于知道下文的心情，一目十行地读完了第一页。在这一页的下端，她看到这样几个字：*什么都还没有决定*……她哆嗦着急切地翻过这一页，清楚地看到了贯串这些艰涩隐晦的句子的基本精神；在这封信里，她再也找不到爱情的冲动了。她把信揉皱，撕碎，搓成一团，还咬了几口，便扔进火里，大声喊道：

"噢，无耻之尤！他占有我，却不再爱我了……"

说完，她半死不活地扑倒在长沙发上。

德·纽埃尔先生写完信后就出门了。他回来的时候，看到雅克站在门口。雅克交给他一封信，说：

“侯爵夫人不在古堡了。”

德·纽埃尔先生一惊，拆开信封读信：

> 夫人，我要是接受您的安排，不再爱您，而去作一个凡夫俗子，那我也就只配有这种命运了，您说是吗？不，我不听您的，我发誓要永远忠于您，直至死亡。噢，把我的生命拿走吧，除非您担心在您一生中再增加一次悔恨……

这是侯爵夫人动身去日内瓦时他给她写的短笺。克莱尔·德·勃艮第在底下加了一句：先生，您自由了。

德·纽埃尔先生回到玛奈维尔他母亲那里。二十天以后，他娶了斯泰法妮·德·拉罗迪耶尔小姐。

假如这个平平常常的真实故事就此结束，那简直就是骗人了。谁没有几个比这更有趣的故事可以讲述呢？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很有名，可惜这是真有其事；再则，有些人领略过无边的爱情的高尚乐趣，但又亲手毁灭了，或是因残酷的命运而失去了这种爱情。这个故事著名的结尾以及这结尾在他们心中唤起的记忆，可能使这篇小说免遭批评。实际上德·鲍赛昂侯爵夫人和德·纽埃尔先生分手的时候，根本没有离开她的瓦勒卢阿古堡。由于许多只能深埋在女人心中的原因，而且每个女人都能捉摸出她自己独有的理由，克莱尔在德·纽埃尔先生完婚之后仍然继续住在古堡里。她深居简出，除了贴身女仆和雅克之外，连她的家仆都从来没见过她。她要求家里绝对安静。除了到瓦勒卢阿的小教堂去以外，从不走出房门。每天清晨，附近一位神甫来到这座小教堂为她做

弥撒。结婚以后没几天，德·纽埃尔伯爵[1]在夫妻生活上就陷入了一种麻木冷淡的状态。这种情形，既可以叫人以为他们是幸福的，也可以使人认为他们很不幸。他母亲逢人便说：

“我的儿子非常幸福。”

加斯东·德·纽埃尔夫人，象许多少妇一样，有点枯燥乏味，温和，耐心，婚后一个月，她就怀孕了。这一切，都符合老套套。德·纽埃尔先生待她很好，只是离开侯爵夫人两个月之后，他竟变得神情恍惚，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他从来都是严肃庄重的。”他母亲说。

七个月不冷不热的幸福生活过后，发生了几件事。表面上看来无足轻重，却包含着思想的巨大变化，表明心灵的极度混乱，三言两语是难以讲清的，只好听凭人们随心所欲地去理解。有一天，德·纽埃尔先生在玛奈维尔和瓦勒卢阿地面上打猎。回来的时候他走过德·鲍赛昂夫人的花园。他让人去找雅克，他等着；男仆来了，纽埃尔先生问他：

“侯爵夫人一直爱吃野味吗？”

雅克作了肯定的回答，加斯东就塞给他一大笔钱，还说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理由，为的是请雅克帮个小忙：将他的猎物留给侯爵夫人。对于雅克来说，既然纽埃尔先生不希望侯爵夫人知道野味的来历，那么女主人吃的鹧鸪究竟是她的守林人还是德·纽埃尔先生打来的，也就根本无关紧要了。

“这是在她的地里打的。”伯爵说。

一连数日，雅克都参与了这个并无恶意的骗局。德·

① 德·纽埃尔已经承袭了伯爵的封号。

纽埃尔先生天一亮就去打猎，吃晚饭时才回家，总是空手而归。整整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加斯东胆大起来，他写了封长信给侯爵夫人，设法送到她手上。这封信原封未动给退了回来。侯爵夫人的亲随把信还给他的时候，天色已晚。此时伯爵在客厅里，好象正在听他妻子在钢琴上敲打埃罗尔德①的随想曲，他突然冲出客厅，象一个男子飞赴约会似的向侯爵夫人家奔去。他从十分熟悉的一个豁口跳进花园，慢慢地穿过小径，不时停下脚步，好象要极力抑制怦怦的心跳；他走近古堡，倾听里面的动静，他断定佣人们都在吃饭，便径直向德·鲍赛昂夫人的住房走去。侯爵夫人从不离开她的卧室，德·纽埃尔先生悄悄地走到卧室门口，借助两支蜡烛的光亮，看见侯爵夫人消瘦、苍白，坐在一张大沙发椅上，低着头，垂着手，眼睛盯着一件东西，却似乎视而不见。这是一种充分表现出来的痛苦。这种神态里还有着一丝渺茫的希望，只是谁也不知道克莱尔·德·勃艮第正注视着坟墓呢，还是注视着过去。也许是因为德·纽埃尔先生的眼泪在黑暗中闪光，也许是因为他的呼吸发出了轻微的声响，也许是因为他身不由已地哆嗦了一下，也许是因为他的出现不能不产生一种感应现象，这种现象在平时正是光荣、幸福和真正爱情的明证；总之，德·鲍赛昂夫人慢慢地朝门口转过脸来，看见了她昔日的情人。伯爵向前挪了几步。

“先生，如果您再往前走，”侯爵夫人脸色煞白，大声嚷道，“我就从这扇窗口跳下去。”

---

① 埃罗尔德(1791—1833)，法国作曲家。

她跳过去抓住窗户的插销，拉开插销，一只脚踏在十字窗的外窗台上，手扶窗框，向加斯东转过头来。

“你滚出去！滚出去！”她喊道，“否则我立即跳下去。”

听着这惊心动魄的叫喊，又听到仆人们的骚动，德·纽埃尔先生象个坏人似的溜走了。

回到家里，伯爵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叫他的贴身仆人给德·鲍赛昂夫人送去，嘱咐他要让侯爵夫人知道这关系到他的生死问题。信使出发后，德·纽埃尔先生回到客厅，看到他妻子继续在照着谱子弹那首随想曲。他坐下来等候回信。一个小时之后，随想曲弹完了，夫妻两人各在壁炉一侧，相对无语，仆人从瓦勒卢阿回来，把原封未动的信还给主人。德·纽埃尔先生走进与客厅相连的一间小屋，拿起他打猎回来时放在那里的猎枪，自杀了。

这个急转直下的致人于死命的结局，与法国年轻人的所有习惯大相径庭，但却是合情合理的。

凡是认真地观察过，或是甜蜜地体验过一对男女美满结合所产生的各种现象的人，都能完全理解这一自杀行为。一个女人不会自己成熟，不会在一天之内就能顺应爱情无法预料的变化。快感象是一朵奇葩，需要最精心的培育。只有经过长期耕耘，达到情投意合，才能揭示出这种快感的一切源泉，才能产生温柔微妙的乐趣。我们都迷恋此种欢乐，把它看作那个诚心诚意给我们欢乐的人儿所固有的素质。这种令人叹赏的融洽，这种可说是宗教信仰一般的情感，以及认为在我们所爱的人身边能够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或过度的幸福的

坚定信念，就是长期、持续的爱情的部分秘密。在一个具有女性天赋的女人身边，爱情从来不会变成习以为常的东西。她那令人倾倒的温情善于化作丰富多采的形式。她既聪明又痴情。她在自然中加进了那么多人为的妙计，或者说她在人为的妙计中也加进了那么多自然成分，这就使她无论在记忆里还是在现实中都极富于魅力。与她相比，一切女人都会黯然失色。只有担心失去这么广博、这么多采的爱情的人，或若已经失去过它的人，才会认识它的全部价值。但是，如果一个男子在感受过这种爱情之后，却为了缔结一桩冷冰冰的婚姻而抛弃了它，如果他曾希望在妻子身上获得同样的幸福，而这位妻子却以隐藏在夫妻生活暗处的某些事实向他证明，他再也不可能得到那样的幸福；如果他的嘴唇上还留有圣洁爱情的甘味，而为了社会上的一种怪观念，就致命地伤害了自己真正的妻子，——那他就只有一死，要不然就得有一套自私、冷酷的世俗哲学，而这是令痴情的人厌恶的哲学。

至于德·鲍赛昂夫人，她肯定没有想到，在九年的时间里，她向她情人慷慨地奉献自己的爱情之后，他竟会绝望到轻生的地步。也许她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是痛苦的。再说，她完全有权拒绝那种最可耻的、与另一个人分享的爱情。这种分享，一个妻子由于重要的社会原因可以容忍，但是一个情妇对之却深恶痛绝，因为爱情存在的全部理由就在于它的纯洁性。

一八三二年九月于昂古莱姆

黄晋凯 译

奥诺丽纳

献给阿希勒·德韦里亚先生①
以表深情怀念

德·巴尔扎克

法国人怕出门的心理和英国人爱出门的心理可以说不相上下，两个极端也许都有理由。走出英国，随处都能发现胜过英国的东西；但要在法国以外找到法国的韵味就极不容易了。别国有的是幽美的风景，比法国舒服得多的设备，我们在这方面是进步最慢的。别国有时还让你看到富丽伟大、动人心魄的豪华场面；它们既不缺少风采，也不缺少高雅；可是精神生活，思想活动，在巴黎不足为奇的辩才与隽永的谈吐，那种心有所思而不形之于口的默契，那种成为法国语言精华的、意在言外的词令，却是无论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的。法国人的笑谑已经很少为人理解，在国外自不免象一株移植的树木一般很快就枯萎了。在法兰西民族看来，侨居海外简直是违背常理的事。许多法国人，例如我们在这里提到的那些，认为只要看到本国的海关官吏就觉得高兴，这恐怕是把爱国心夸张得最

① 阿希勒·德韦里亚(1800—1857)，法国画家，雕刻家。

厉害的说法了。

这段小引，目的是要让一般旅行过的法国人，把流寓国外的时期偶尔在某一位外交官的客厅里找到一片沙漠绿洲，找到整个祖国的那种喜悦回想一下；这心情，在从来没离开意大利人大街的沥青马路，认为河滨大道与塞纳河左岸已经不算巴黎的人，是不容易理解的。喂，巴黎人！你们可知道什么叫做不在巴黎而仿佛身在巴黎吗？那并非吃到牡蛎岩饭店的厨子博雷尔替老饕预备的、只能在蒙托尔盖尔街烹调的名菜；而是看到令人想起牡蛎岩饭店的席面！而是尝到在国外近于神话的、象本文所提到的女子那样少有的法国酒！所谓重睹巴黎，也并非听到从巴黎传至边境就变味的、风行一时的妙语；而是置身于风雅的、心心相印的、识见卓越的环境，为所有的法国人，从诗人到工匠，从公爵夫人到街头的孩子，都耳濡目染，熏陶惯的。

一八三六年，正当撒丁国王驻跸热那亚的时候，两个多少有点名气的法国人，在法国领事租的一所别墅中间，还能有置身于巴黎的感觉。别墅坐落在一个高岗上。在圣托马斯门与有名的灯塔之间，那高岗是亚平宁山脉的最后一块高地；至于有名的灯塔，随便哪本纪念册只要有热那亚的风景，没有不把它画上的。当初热那亚城邦全盛的时期，王侯勋贵花到几百万金钱盖造华丽的别墅；本文所说的府第便是其中之一。世界上倘若有什么地方晚景特别幽美的话，那一定是热那亚了：上半天先来一场当地特有的倾盆大雨；然后海水的明净争着与天色的明净比赛：一片静寂笼罩着海滨的大道，笼罩着别墅的

树林和张着大嘴、莫测高深的吐着流泉的石像；明星闪闪，地中海的波浪一个接着一个，仿佛一个女人的自白，被你一句一句逼了出来。那时，芬芳的空气充塞你的肺部，罩着你的梦境；令人陶醉的韵味仿佛肉眼看得见似的，象大气一样在空中浮动，直扑到你的椅子里，——你拿羹匙调着冰淇淋或果汁，脚下躺着城市，面前站着美女：象这种薄伽丘情调的良辰美景①，的确是意大利和地中海滨所独有的。

座上有喜欢招待四方才士的豪客迪·奈格罗侯爵，有达马索·帕勒托侯爵，②那是两位在气质上极象法国人的热那亚人；还有一个法国总领事，由一位美若圣母的太太和因为瞌睡而默不出声的孩子陪着；此外是法国大使、大使夫人、自以为衰老但很狡猾的一等秘书，以及两位专诚来向领事太太辞行的巴黎人。别墅的阳台上摆着一桌精美的晚餐，时间是五月中旬。把这些人物和这个场面想象一下，你就能对那幅图画有个概念了：画上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女子，那次晚会中的上宾，常常引起座客注目的。

余下两个法国人，一个是出名的风景画家莱翁·德·洛拉③，一个是出名的批评家克洛德·维尼翁。他们俩是陪着那

---

①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他在《十日谈》第一日的前言中，假托有一小群人于一三四八年鼠疫最猖獗的时候在佛罗伦萨城外的一个别墅避难，利用良辰美景，或歌或舞，或讲故事，借以忘却当前的浩劫。

② 这两位侯爵均系十九世纪实有的人物，作者用的亦是真名实姓。

③ 莱翁·德·洛拉曾在《入世之初》中出现，当时还只是一个未出名的小艺徒。

女客一起来的；女客是当代妇女界中最知名的一个人物，本姓德·图希，文坛上的名字叫做卡米叶·莫潘①。德·图希小姐有事上佛罗伦萨，以她素来殷勤的脾气，把莱翁·德·洛拉顺便带来游历意大利，还特意赶往罗马，让他见识一下罗马郊外的风光。来的时候取道辛普朗山隘，回去是走科尔尼舍到马赛的路。那次在热那亚停留，仍是为了画家的缘故。

不消说，总领事很愿意趁王上的乘舆到达以前，陪一位不但以天才见称，并且以财富、声名、地位而论也应当重视的人物，去参观热那亚。卡米叶·莫潘对城中最偏僻的小教堂都了如指掌，偏偏吝惜光阴，把画家交给外交官和当地的两位侯爵了。虽然大使也是个优秀的作家，莫潘可不接受他殷勤的情意，怕英国人所谓的招摇；直到总领事为她饯行，她方始不再推辞。莱翁·德·洛拉告诉卡米叶，说惟有她这次肯赏光，他才能向大使夫妇、领事夫妇，以及两位热那亚侯爵表示他的谢意。于是德·图希小姐只能把那些完全空闲的日子，一个受人注目的人物在巴黎难得遇到的日子，牺牲一天。

在座的人物介绍过了，我们不难想象他们之间决没有客套，也不难想象有许多女人，连上层阶级的在内，都不曾被邀请；因为她们都很好奇地想知道，卡米叶·莫潘那种富于男性气息的才具是否和漂亮女子的妩媚风度冲突，是否犯了牝鸡司晨的毛病。从晚餐开始到九点，就是说直到端上小点心的时间，虽则谈话忽而轻松，忽而严肃，虽则以说话俏皮闻

① 卡米叶·莫潘影射乔治·桑，巴尔扎克常常在小说中提及。

名巴黎的莱翁·德·洛拉常常插进几句妙语，逗大家发笑，而在座诸人的雅趣也替谈话生色不少，却始终不大提到文学。可是一来二去，谈锋早晚会碰到这个纯粹法国式的题目的，哪怕只是略微接触一下。趁话题还没改变方向而轮到总领事发言的时候，我们不妨把他这个人物和家庭先提一提。

这外交家年纪大约有三十四岁，结婚才六年，活脱是拜伦爵士的肖像。既然拜伦的相貌遐迩闻名，我也不必再为领事写照。但他做梦一般的神气全无做作的意味。拜伦爵士是诗人，那外交家也很有诗意；这点儿区别，一般女性都能分辨，同时也足以说明她们一部分感情的根源，虽不能证明那些感情的合理。他这种潇洒的风度，加上可爱的性格，孤独与用功的生活所养成的习惯，使一个有钱的热那亚少女入迷了。有钱的热那亚少女！这句话可能使当地人听了发笑，因为女子被剥夺继承权以后，难得会有钱的了。但奥诺里娜·佩德罗蒂是一个银行家的独养女儿，并无弟兄，所以是例外。虽然女子的痴情是一般男人引为得意的事，总领事却似乎并不愿意结婚。直过了两年，法国大使趁王室驻在热那亚的期间奔走了几次，这门亲事方始成功。但年轻的外交官所以回心转意，还不是为了奥诺里娜·佩德罗蒂动人的感情，而是因为出了一桩没人知道的事，因为他的私生活有了一次剧烈的波动；这种波动那样迅速地被日常生活的急流所吞没，使一个人以后的行为，即便是最自然的，也显得不可解。这一类隐蔽的原因往往也影响到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以上所述，至少是热那亚城里一般人的意见；某些妇女认

为法国领事的沉默寡言与悒郁寡欢的态度，一定是心中别有所恋的缘故。在此不妨顺便提一句，女人从来不因为男人更喜欢别的女人而抱怨，她们很乐意为女性共同的利益牺牲。奥诺里娜·佩德罗蒂倘使受到没有理由的轻视，是很可能怀恨的；但知道那轻视是由于别有所恋，她便照旧，也许更爱 suo sposo① 了。在感情问题上，女人承认有优先权。只要对方心中有个女人，就不算女性失面子。一个人当外交官不是白当的：这个 sposo② 嘴巴紧得很，简直象坟墓一样，甚至热那亚的商界中人以为青年领事的态度是出于预谋：要不是他扮演着爱情上的心病者③ 的角色，那独养女儿可能不会被他抓住。假如真有这样的事，一般妇女也觉得太卑鄙了，决不肯相信。佩德罗蒂的女儿把自己的爱情改作安慰，用意大利式的柔情蜜意去苏解他的无人知道的痛苦。此外佩德罗蒂 il signor④ 对于爱女强迫他选择的女婿，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有势力的大老在巴黎照顾着青年外交官的前程。法国大使对银行家许下的诺言果然兑现了：总领事封了男爵，得了荣誉勋位三等勋章。便是佩德罗蒂 il signor 本人也被撒丁国王封为伯爵。陪嫁是一百万。佩德罗蒂 casa⑤ 的资产，因为在麦子生意上赚了钱，估计有二百万之多，在新夫妇结婚以后六个月便落到

① 意大利文：她的丈夫。

② 意大利文：丈夫。

③ 莫里哀的喜剧《心病者》中主人公阿尔冈特的绰号。

④ 意大利文：先生。

⑤ 意大利文：银行。

他们手里；因为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佩德罗蒂伯爵，到一八三一年一月就故世了。

奥诺里娜·佩德罗蒂是那种美丽的热那亚女子。热那亚女子长得好看的时候，简直是全意大利最有气派的美女。为了朱利安·梅迪契墓上的雕塑，米开朗琪罗是到热那亚来挑选模特儿的。因为这个缘故，《日》与《夜》那几个女像的胸部特别膨大；许多批评家认为夸张，其实是利古里亚① 女人的特征。今日之下，热那亚的美人只有到戴 mezzaro② 的妇女中寻访，正如在威尼斯只能在戴 fazzioli③ 的妇女中发见。这是衰老的民族共同的现象。高雅的典型只出现在平民阶级，好象城市遭了大火，名贵的徽章都给埋在灰烬底下了。但奥诺里娜在财产方面已经是一个例外，以贵族气派的美貌而论又是一个例外。读者不妨想象一下：假定米开朗琪罗放在《思想家》下面的《夜》④，披上了现代的衣衫，秀美的长发盘在皮肤略带棕色的、庄严的头上，惘然出神的眼中燃着火焰，丰满的胸部裹着披肩，身上穿着白地绣花的长袍；假定这雕像撑起身子坐

---

① 利古里亚省即热那亚隶属的省份。

② 意大利文：美纱罗（一种盖住头部和肩部的用花边或丝绸制成的披肩）。

③ 意大利文：法齐奥里（一种很大的包头巾）。

④ 米开朗琪罗为朱利安·梅迪契及洛朗查·梅迪契的坟墓所作的雕像，上面居中各为一巨型的男像：一个象征朱利安，一个象征洛朗查，象征洛朗查的即美术史上享有盛誉的《思想家》。每一巨像之下各有雕像二座（男女各二），题作：《晨》、《暮》、《日》、《夜》，身体均为斜倚半睡的姿势。但《思想家》像下之女像代表《晨》，朱利安下面之女像方代表《夜》；巴尔扎克误记，致谓"《思想家》下面的《夜》"。

着，交叉着手臂，象有名的女演员乔治小姐①一样的姿态，那么领事太太的形象就如在目前了。站在她身旁的是一个六岁的男孩子，长相的漂亮正符合做母亲的愿望；坐在她膝上的是一个四岁的女儿，其美丽正好和雕塑家大卫为装饰一个坟墓而竭力寻访的儿童典型一模一样。

卡米叶·莫潘暗中注意着这一对夫妇。她觉得领事有了美满的幸福，不应该再有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气。

虽然夫妻俩那天教人看到的是十全十美的快乐家庭的景象，卡米叶却始终不了解：这男人明明是她认识的人中最优秀的一个，出入于巴黎的沙龙，有岁入十余万法郎的家产，为什么只在热那亚当一个总领事？另一方面，凭着女人象《查第格》故事中那个明哲的阿拉伯人②一样的聪明，卡米叶在许多小地方看出丈夫对妻子的感情的确很忠实。没有问题，这两个出众的人物可以白头偕老，相爱无间。但看着总领事莫测高深的态度，和不下于英国人、野蛮人、东方人和老外交家的镇静，卡米叶不由得在肚里左思右想：——“怎么回事呢？”——“噢，没有什么！”

一牵涉文学，大家就谈到文坛上的老题目：女人的失节。他们的意见不久归结到两点：女人的失节究竟错在女人还是

---

① 乔治小姐，法兰西剧院著名悲剧演员，玛格丽特-约瑟芬·维梅尔(1787—1867)的艺名。

②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中提到一阿拉伯人，叫做赛多克，在市场上买到查第格作奴隶，不久发见他识见卓越，即以友人相待，事事洛询，故经营之商业获利甚丰。

错在男人？在座的大使夫人、领事夫人、德·图希小姐，这三位公认为白璧无瑕的太太把女人批判得很严。几个男的却竭力向三位优秀的女性证明，说女人失足以后还可能有她的德性。

莱翁·德·洛拉说道："咱们这种捉迷藏式的游戏，玩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领事对他的太太说："Cara vita①，你打发孩子去睡觉吧；叫吉娜把我放在布勒家具上的小公事包给拿来。"

领事太太一言不发，站了起来：这证明她很爱丈夫，因为她的法文程度已经能懂得他的意思等于要她走开。

然后领事说道："让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还在里头当一个角色的故事，你们听完了再讨论吧。拿着解剖刀空划一阵是没意思的。要解剖，就得有个尸体。"

于是在场的人坐下来预备听了，尤其因为各人的话已经说得相当多，快要兴尽，正是讲故事的人应当挑选的时间。以下便是总领事口述的话：——

我二十二岁上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以后，我的七十二岁的舅舅洛罗神甫，认为需要替我找个后台，安排一个前程了。这位好人即使不是圣者，至少把每个新年都看作上帝的恩赏。不必说，太子的忏悔师要安插一个亲手培植的年轻人，他妹妹的独生子，真是太容易了。因此一八二四年年底，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有天特意到我房间里来找我。那时他在巴黎勃朗-芒托教堂已经当了五年本堂神甫，我住的就是他教士私宅中的

① 意大利文：亲爱的。

一间屋子。他和我说：

“孩子，你换换衣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他找你到家里去当秘书。要是我没看错，将来上帝召我回去的时候，那位先生可以代我照顾你。我的弥撒祭到九点完场，还有三刻钟的时间，尽够你收拾了。”

“啊！舅舅，我在这个房间里过了四年多愉快的日子，难道要我离开了吗？……”

“我身后没什么东西传给你呀，”他回答。

“你的名字和你的功德永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我还不沾光吗？”

他微微一笑，说道：“别提这种遗产。你对人生还阅历不够，不知道这种性质的遗产是最难兑现的，不比我今天要带你去见的……（说到这里，领事停下来加两句说明：我只能用我保护人受洗的名字称呼他，把他叫做奥克塔夫伯爵。）……不比我今天要带你去见的奥克塔夫伯爵，只要你能讨这位廉洁的政治家喜欢——这我相信你一定办得到——，倒真正能庇护你，等于我给了你一份家私。本来嘛，要不是你父亲的破产和你妈妈的故世象晴天霹雳一般把我搅昏了，我也很可能替你积一笔钱的。”

“你是伯爵的忏悔师吗？”

“嘿！要是这样，我还能把你荐去吗？在忏悔室里听来的秘密，世界上有哪个教士敢利用？不，你是由掌玺大臣保举的。亲爱的莫里斯，你住在他家里等于住在一个父亲家里。伯爵给你两千四百法郎年薪，供给住宿，外加一千二的伙食津

贴：他既不能和你一桌吃饭，也不愿意为你另开一桌，把你交给仆人照管。我知道了奥克塔夫伯爵的秘书决不是高等用人的性质，才代你接受下来。你工作一定很忙，因为伯爵自己便是工作极紧张的；但经过了那番训练，你将来无论什么高级的职务都能胜任了。谨慎机密一类的话，我想也用不着再嘱咐你，那是预备进政界的人最重要的条件。”

你们想，我当时心里多么好奇。奥克塔夫伯爵是最高的司法大员之一，又得到太子的王妃信任，那时刚好由于她的力量，发表为国务大臣。他的生活，和诸位大概都认识的赛里齐伯爵的差不多，可是更深藏，因为他住在沼泽区佩延讷街，几乎从来不招待宾客。由于持续不断的工作，日子过得象僧侣一般朴素，他的私生活是外边不知道的。现在我先把我的地位简单地描写一下。

我是十八岁念完中学的；道貌岸然的圣路易中学校长，受我舅舅的嘱托，等于做了我的监护人。离开中学的时候，我的纯洁不下于一个从圣絮尔皮斯神学院出来的、信心极坚的学生。母亲临终要舅舅答应决不让我当教士，但我好象准备进教会的青年一样虔诚。我一出中学，洛罗神甫就把我安置在他的私宅内，教我念法律。为了获得所有的学位，必须念满四年大学；那四年我非常用功，特别在枯索的法学园地之外。住在校长家里的中学时代不大能接触文学，这时便急于苏解一下我的饥渴：一朝念了几本近代名著，跟着把前几个世纪的代表作都念了。我对戏剧入了迷，有个很长的时期天天上剧院，虽则舅舅每月只给一百法郎零用。老人家手头这么紧，多半是由

于怜惜穷人，大量施舍的缘故；结果正好限制青年人的欲望，使它适可而止。我到伯爵家去就职的时候，固然不是什么少不更事的青年，但我难得的几次偷闲，我都觉得是天大的罪过。舅舅为人好得象天使一样，我真怕使他伤心，所以那四年从来没有在外边过夜。他老人家直要等我回去了才睡觉。这种慈母一般的关切，比青年人在家教极严的家庭中受到的教训与责备，倒反更能够约束我。

当时我还没见识过组成巴黎社会的不同的阶级，所知道的良家妇女与资产阶级女子，只限于在散步的时候或是戏院里见过，并且还是从正厅里远望的。倘若有人对我说："等会儿你可以见到卡那利，或是卡米叶·莫潘，"我头里肚子里都会象火烧一样的发热。在我心目中，名人的说话、走路、吃饭，都跟平常人两样。青年人的脑子里不知装着多少《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先要虚构了多少神灯[1]以后，才明白真正的神灯不是靠偶然，便是靠苦功，或是靠天才。这种由于精神兴奋而来的梦想，在某些人是时间很短的，但我始终保存着。那个时代我夜里入睡的当口不是做了托斯卡讷大公爵，便是成了百万富翁；不是有个公主爱我，就是自己享了大名。

所以在奥克塔夫伯爵那儿有个职位，一年有二千多法郎进款，对于我就是开始过独立生活。我觉得从此有希望踏进社会，追求我最急切的梦想，——找一个女子做后台，不让我

---

① 《神灯》为《天方夜谭》中最有名的故事之一；主人公阿拉丁靠神灯成为巨富。

走入危险的路；那种危险的路是一般二十二岁左右的青年，无论怎么安分怎么有教养，在巴黎都是容易走上的。我开始惴惴不安，对自己害怕了。便是我下过苦功的法律知识，也不一定每次都能把那些可怕的妄想压下去。是的，有时我胡思乱想，假定过着舞台生活，自命为可能成为一个大演员，做着声名盖世、艳福无穷的美梦，完全不知道令人失望的内幕；——那当然是到处一样的，人生每一个舞台都有它的内幕。有几次我跑到外边去，中心如焚，恨不得到巴黎城中去探奇猎艳，碰上一个美女，跟她到门口，刺探她，写信给她，把自己整个儿交给她，用爱情的力量征服她。

我的舅舅，——这个心肠极慈善的人，这个七十岁的老孩子，和上帝一样聪明，和天才一样幼稚，大概也猜到了我心中的骚动，因为他每次感到拴我的那根绳子过紧，眼看就要绷断的时候，一定会对我说："得了吧，莫里斯，你也是个可怜人！给你二十法郎玩儿去吧，你又不是教士！"倘若你们看到使他的灰色眼睛发亮的那种燐火，把可爱的嘴唇往两边扯开去的那副笑容，挂在他象使徒一般丑陋而庄严的脸上的、那种令人疼爱的表情，你们就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能把勃朗-芒托的本堂神甫当作母亲一般拥抱，来代替我的回答。

到佩延讷街去的路上，舅舅对我说："奥克塔夫只会把你当作朋友，决不当作下属；但他是多疑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很谨慎的。必须日子久了，才能赢得这位政治家的友谊；因为他虽则眼光犀利，看人看得很多，也受了你前任的骗，险些儿吃亏。你听了这话就知道在他手下应当怎么行事了。"

到了一所前有院子，后有花园，规模和卡尔纳瓦莱府第①一样大的屋子前面，我们在一扇其大无比的门上敲了几下，敲出来的声音好象散在旷野里。舅舅向一个穿号衣的老门房说明来意，我却望了望院子，一眼之间把什么都瞧见了：地下的石板被野草遮掉了，极有格局的建筑物装饰很多，黝黑的墙高头长着草木，赛似小小的花坛，屋顶的高度跟杜伊勒里宫的相仿。楼上的游廊，柱子已经剥落。从一个巍峨的拱门中，我瞥见里侧另外有个院子；那是连门都在腐烂的下房。一个老马夫在里头擦一辆旧车。看他懒洋洋的神气，可以断定当年牲口众多，极有气派的马房，如今至多只剩一两匹马了。正对院子的门面，建筑十分壮丽，但气象萧索，好似派作机关用的政府的公产或是王上的私产。正当我跟舅舅俩从门房（门房高头还留着请向门房接洽几个字）走向台阶的时候，听见一声铃响，阶沿上跑出一个听差，穿的号衣很象法兰西剧院中的拉勃朗希②穿的。由于平日宾客稀少，听差一边打开一扇嵌着小玻璃的门，一边还在披上褂子。门的两旁各有一盏露天的灯，把墙壁熏了许多象星一样的黑点。列柱成行的走廊，富丽不亚于凡尔赛宫中的，它让你看到一座将来不会再造的那种楼梯，占的地盘跟现在新盖的整幢屋子一样大，宽度可以让八个人并列着走；石级冷冰冰的，象坟墓里的阶梯，高大的穹窿传出我们脚步的回声，似乎进了一所大教堂。铁栏杆是亨利

① 卡尔纳瓦莱为巴黎有名的府第，建于十六世纪，现为巴黎市公产，改为博物馆。

② 拉勃朗希，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喜剧中常见的仆人名。

三世[①]时代的镂刻艺术家匠心独运的结晶品，大可饱人眼福。我们仿佛肩上披了一件冰冷的大氅，走过穿堂，走过一连串不铺地毯的客厅，里头摆着精雅的，有资格搬到古董店去的古式家具。最后我们到了与正屋成直角的楼厅部分，走进一间宽敞的书房，窗子都朝着大花园。

进入第一间穿堂的时候，带我们上楼的听差已经把我们交给另一个拉勃朗希[②]。一到书房门口，仆人就通报道：

"勃朗-芒托的本堂神甫，和他的外甥德·奥斯塔先生！"

奥克塔夫伯爵穿着长裤，灰色法兰绒上衣，从一张其大无比的书桌后面站起来，走向壁炉架，一边向我做手势让坐，一边去跟我舅舅握手，嘴里说着：

"我虽然属于圣保罗教区，也常常听人提起勃朗-芒托的本堂神甫。今天真是幸会了。"

我舅舅回答："阁下真是太好了。我把我独一无二的亲属带了来。倘若我自以为给阁下送一件礼物，同时却也替我外甥找了一个象父亲一般的保护人。"

"神甫，这一点决无问题，只要令甥和我经过相当时间，双方都觉得能相处的话。"接着他问我：

"您的名字是？……"

"莫里斯。"

"他是法学博士，"舅舅补上一句。

---

① 亨利三世(1551—1589)，法国国王，于一五七四年登基，一五八九年被一多明我会派僧侣所刺死。

② 指另一个穿同样号衣的仆人。

“好极了，好极了，”伯爵说着，把我从头看到脚，“神甫，先是为了令甥，其次为了我，希望您赏光每星期一到这儿来吃晚饭。没有外客，等于咱们的家庭晚会。”

舅舅和伯爵开始用政治观点谈论宗教问题，慈善事业，消弭罪案的问题；我趁此机会把我的命运所系的人物从从容容打量了一番。

伯爵是中等身材，穿的衣服使我看不出他的肥瘦，但我觉得是偏于清瘦干枯的。陷下去的脸，皮肤很粗。五官清秀，微嫌太大的嘴巴兼有慈爱与嘲弄的表情。脑门或许太宽了些，长得象疯子一般使人害怕，尤其因为它和下半个脸成为强烈的对比。下巴很小，和下嘴唇离得很近。一双青绿色的眼睛又聪明又精神，跟我以后见到而且很欣赏的塔莱朗亲王的一般无二，并和亲王一样能把眼神收敛，变得无精打采；这双眼使他那张不是苍白而是发黄的脸更显得奇怪。这皮色似乎暗示他性子暴躁，心中藏着剧烈的感情。已经带些银色的头发，梳理得很仔细，把头顶盖满了一道白一道黑的颜色。英国小说家刘易斯[1]曾经模仿《黑衣修士的告解座》中的施多尼[2]描写过一个修道士；在我看来，施多尼仍比刘易斯笔下的修道士要高明。要不是伯爵的头发梳得那么有模有样，他就跟那个骇人听闻的修道士完全相象了。因为清早就得上法院办公，

---

① 刘易斯(1775—1818)，英国作家，作品多为恐怖小说。

② 《黑衣修士的告解座》是专写恐怖小说的英国作家拉德克利夫太太(1764—1823)的小说。事实上，此书的出版在刘易斯的《修道士》之后，所以巴尔扎克的模仿之说并不可靠。

伯爵已经剃好胡子。一对有罩子的四根插头的烛台，分摆在书桌两头，蜡烛还点着，说明那位司法大员天没亮就起床了。他打铃叫仆人的时候，我看到他一双手又白又好看，象女人的一样……

（领事说到这里又插了几句话：“诸位，我讲这故事，不得不把这个人物的职务与头衔改动一下，但仍相当于他实际上的地位。身分，官阶，财产，享用，生活方式，全部真实；可是我既不愿意对不住我的恩主，也不愿意违反我代人保守秘密的习惯。”）

领事停了一会，又往下说了。——

以社会地位论，我在伯爵前面好比虫蚁之于老鹰；但我并没那个心理，只觉得一看见他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现在我可弄明白了。天才的艺术家……（领事向大使、女作家和两位巴黎人很殷勤地欠了欠身）、名副其实的政治家、诗人、统率队伍的将军、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很本色的，而他们的本色就使你觉得和他们平等。诸位在思想上都高人一等。（领事特意对着在座的宾客说），也许已经注意到，社会所造成的心理方面的距离，往往能够由感情来缩短。倘若我们在思想上不如你们，我们可以在忠诚不二的友谊方面和你们并肩。以心的温度来说，——原谅我用这种名词，——我觉得跟我的保护人离得这么近，正如我和他的身分离得那么远。总之，我们的心明亮得很，能预感到别人的痛苦、悲伤、快乐、责备、仇恨。等到发现伯爵的脸也有我早已在舅舅脸上注意到的表情，我就隐隐觉得那是胸中藏着一团神秘的征象。道

德的实践、良心的平安、思想的纯洁，把我舅舅的相貌从极丑变为极美。在伯爵脸上，我却看到相反的变化：一眼望去，我以为他有五十五岁；后来经过仔细观察，总觉得在那副因悲戚而冷若冰霜的面容之下，在呕尽心血的疲劳之下，在失意的感情所表现的郁闷气色之下，还藏着青年人的朝气。听我舅舅说到某句话，伯爵的眼睛一下子又变得象长春花一般清朗，堆起一副表示叹赏的笑容，于是我看出他的真实年龄不过四十岁。这些念头，我并非当时就有，而是以后把那次会面的经过回想之下，分析出来的。

听差托着盘，端着主人的早餐进来了。

伯爵说："我不是要早点；也罢，放在这儿；你先陪德·奥斯塔先生去瞧瞧他的房间。"

我跟着听差出去；他带我去看几间雅致的屋子：正房套房，一应俱全；顶上是个平台，里侧是正房的院子，另一边是下房，底下是从厨房通往大楼梯的走廊。回到伯爵书房，刚要开门进去，我听见舅舅正在对我下这样的评语：

"他可能犯错误，因为他感情很重；无伤大雅的过失，我们都免不了；但他没有一点劣根性。"

伯爵很亲热地把我瞅了一眼，问："怎么样？您喜欢那地方吗？这里空房间很多，您觉得不舒服，我可以另外拨几间屋子。"

我回答说："在舅舅那儿，我只住一间屋呢。"

"那么您今晚就可以安顿下来，你们学生的行李，一辆街车就能对付了吧？今晚上咱们三人一块儿吃饭。"

他说着，望了望我的舅舅。

和伯爵的书房相连的有一间规模宏伟的藏书室。他带我们进去，又给我看到另外一个小巧玲珑的套房，挂满了画，从前大概是个静修的地方。

他说："这便是您的小书房了；您需要和我一同工作的时候就待在这里；放心，我不会用链子把您拴着的。"

于是他详细告诉我该做的工作是什么性质，要占据多少时间。我一边听一边觉得他真是个伟大的政治导师。

我大约花了一个月工夫去摸熟我新环境中的人和物，把我的职务研究清楚，对伯爵的举止态度逐渐适应。一个当秘书的必然留神观察他的东家。他的口味、嗜好、性情、怪癖，都成为你不由自主的研究对象。这样两个人精神上的结合，比夫妇的结合可以说又过之，又不及。三个月中间，我跟奥克塔夫伯爵彼此都在暗中刺探。我很奇怪地发现伯爵只有三十七岁。他那种生活表面上的安静，洁身自好的操守，并不完全出于严肃的责任感和自甘淡泊的思想；和这个被一般熟悉的人认为了不起的人经常接触的结果，我觉得在他繁忙的工作、彬彬有礼的举止、和蔼可亲的面具、极象心绪安定而很容易瞒过人的隐忍态度之下，大有深不可测的奥妙。平时我们走在森林里，可以从脚步的声音上猜到某些地面底下是窟窿还是大块的石头；同样，用礼貌遮盖的自私，和被灾难挖成的地下隧道，也会在朝夕相处的生活中发出空洞的声音。盘踞这个伟大心灵的不是灰心，而是痛苦。伯爵懂得一个在社会上负有责任的人。最重要的是有行动，有业绩。因此他虽然抱着隐痛，

仍旧走着他的路，用清明的目光望着前途，象一个信仰坚定的殉道者。秘不示人的哀伤，惨痛的失望，并没把他引入看破一切，不复信仰的荒土；这勇敢的政治家是虔诚的，但毫无炫耀的意思；他到圣保罗教堂参加的弥撒，是为一般诚心的工匠与仆役们举行的清早第一场弥撒。朋友之中，宫廷之中，谁也不知道他奉行宗教仪式如此诚心。他的崇拜上帝，象某些规矩人满足什么嗜好一样讳莫如深。所以我后来发现，伯爵所遭遇的不幸远过于一般自以为受尽劫难的人；他们因为度过了情欲与信仰的难关，便用讥讽与轻蔑的口吻嘲笑别人的情欲与信仰。伯爵却既不讪笑被希望拖入泥淖而仍在那里希望的人，也不讪笑攀登高峰以求孤独的人，或是热血奔腾地继续奋斗，用幻象作兴奋剂的人；他是从全面看社会的，不受信仰的束缚，肯听别人的怨叹，不轻信感情，尤其不轻信忠诚；但这个伟大的严厉的法官，对人间一切都能同情，都能赏识，不是逞一时的热情，而是出之以默默无声的态度，深思的态度，还有是用自己的柔情与人交流的方式。这可以说是一个天主教中的没有血案的曼弗雷德①，抱着信仰而仍不失好奇心，用一股象没有出口的火山一般的热度融化人间的冰雪，跟一颗只有他自己看到的明星絮语！

我从他的生活表象上发现了许多难以理解的事。他往往在我眼前隐没，但并非象旅行者一般随着地形低陷而失去影踪，而是象被人追捕的狙击兵，故意避人眼目，想找个藏身之

① 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物，他于绝望中犯罪，精神痛苦达于极点，但至死无宗教信仰。

处。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他常常在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外出，也不瞒着我，因为他一边把工作交给我，一边说："替我接下去吧。"这位忙于政治家、大法官、演说家三重职务的人，酷爱鲜花，我看了很喜欢；那是心胸高洁的表现，也差不多是一切风雅人士都有的嗜好。园子和书房里摆满了珍奇的花草，但他永远拣枯萎的买来，也许是有心象征自己的命运！……他本身便象那些快要凋谢的花，而那些花的近乎变质的香味，又能给他一股异样的醉意。伯爵非常爱国，献身于公共事业的狂热很象一个人要借此忘掉另外一股热情；可是他浑身浸在里头的研究工作和公事，对他还嫌不够；他心中常有一些剧烈的斗争，爆发的时候不免迸出些火花射到我身上。此外，他常常流露出渴求幸福的意愿，我也觉得他还是能够幸福的；那么究竟有什么阻碍呢？是不是害着相思病呢？这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但在归结到一个这么简单而又这么可怕的问题以前，我左思右想，把痛苦的境界到处摸索过了。可见他无论如何努力，仍掩盖不了内心的波动。在他严肃的姿态底下，在法官那种沉默的态度底下，明明有股热情激荡，但被他用那么大的力量镇压着，所以除了我这个与他共同生活的人，谁也没疑心到这桩秘密。他的座右铭仿佛是："痛苦就痛苦吧，决不开一句口。"随处受到的敬重与钦佩，和他同样勤劳王事的格朗维尔与赛里齐两位院长的友谊，对伯爵都毫无作用；或者是他对他们讳莫如深，或者是他们早已明白底蕴。在众人前面，他始终昂着头，不动声色，只有极少的时间才会露出真面目，例如独自待在书房里，花园里，以为四下无人的时候；那他就象

孩子一样，不再以法官的身分遏止他的眼泪，而有非常冲动的表现了；那种情形倘若用恶意去解释，很可能损害他识见卓越的政治家声誉的。

等到我把这些情形肯定以后，奥克塔夫伯爵在我心中便成了个问题，而且象所有的问题一样有那种强烈的吸引力；同时我对他的关切也象关切我自己的父亲一般了。为了尊敬而不敢表示出来的好奇心，你们能理解吗？……他没有野心，但象皮特①一样从十八岁起就致力于经世治国之学，成为渊博的学者；他是法官，精通国际法、参政法、民法、刑法，既不用怕受人欺侮，也不用担心自己犯错误；他又是思想深刻的立法大员，态度严肃的作家，热心宗教的独身者，他的生活就足以证明他没有一点可批评的地方：这样一个人物究竟是被什么灾难压倒的呢？便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受到上帝的惩罚，也不及他所受的痛苦那么严酷：悲伤把他睡眠的时间剥夺了一半，一天只睡四小时！其余的时间，他表面上很安静、用功，没有声音，没有怨叹，但我常常撞见他搁着笔，把手支着头，眼睛象两颗固定的星星，间或还有泪湿的痕迹！他心里到底有什么斗争呢？这股活泼的泉水流在晶莹的砂土上，为什么没有被地下的火烘干呢？②……难道泉水与地球的洪炉之间，象海洋

① 指英国有名的政治家威廉·皮特(1759—1806)，幼有神童之目，七岁即注意国家大事，十四岁即智力成熟。

② 泉水象征眼泪，火象征爱情，为法国文学上传统的比喻。作者在这里引用此譬，是说热情如火的人，一旦遇到不幸，大抵是要发狠报复的，怎么还会流泪呢？

与地壳一样隔着一层花岗石吗？换句话说，这座火山还会有爆发的一天吗？

有时候，伯爵用好奇的、锐利的目光，很快地把我瞧上一眼，等于一个人想物色同党而打量对方似的；然后一接触我的眼睛，看到它们象张开的嘴巴一般等候答复，似乎说着："您先开口呀！"他的眼睛便躲开去了。有时他郁闷不堪，脾气很坏；遇到这种情形而伤害了我，他过后自有办法挽回：不说一句道歉的话，可是态度温柔，象基督徒一样谦卑。

等到我对这个我觉得极神秘，但大众认为极容易了解（因为他们只要用怪僻二字就能把所有内心的谜都解释了）的人物，有了父子般的感情以后，他的家务被我大事改革，面目一新。伯爵不事生产，把家里的事搅得很糟。除掉本兼各职的薪水，其中三个差事是不受兼职不兼薪的限制的，他一年还有十六万左右收入，支出是六万法郎，内中至少有三万落在仆役的腰包里，第一年年终，我把那些坏东西统统打发了，请伯爵运用他的威望帮我找了一批老实人。第二年年终，伯爵受到的侍候比以前好得多，饮食也精致了，现代化设备也享受到了；他有了两匹好马，是我替他向马夫论月包租的；请客的日子，饭菜由舍韦酒家承包，事先讲好价钱，弄得很体面；平日的伙食归我舅舅荐来的一个手段高明的厨娘负责，再加两名下手帮忙；特别开支不计，经常费用一年只花三万法郎，仆人反多了两名；有了他们收拾打扫，这所老公馆就显出它古色古香的诗意，不似先前那么荒凉芜秽了。

伯爵知道了这个结果，便说："怪不得我那些下人会发财

了。七年之间，我的两个厨子都开了挺阔气的饭店。”

我回答说：“您七年之中损失了三十万法郎。您在法院里向罪犯提起公诉，却在自己家里鼓励人家盗窃。”

一八二六年年初，大概伯爵把我的为人看清楚了；我们的关系也到了上司与下属不能更亲密的程度。他对于我的前程并没说过一句话，只是象老师与父亲一般教导我：常常要我为他最繁重的工作搜集材料，起草报告；他一边修改，一边指出他和我的观点有哪些地方不同，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有什么分别。等到后来我办的一件稿能当作他亲自办的一样送出去时，他那种高兴的表示等于我最大的报酬，而他也体会到我这种心情。这个小小的插曲，对一个表面上这么严峻的人居然发生很大的作用。伯爵对我，用法律术语说，已经下了最后一审的判决：他捧着我的头，亲着我的额角，说道：

“莫里斯，你已经不是我的同伴了，我还说不上将来你跟我究竟是什么关系；倘若我的生活不变，也许会把你当作儿子看待！”

伯爵把我带到巴黎最高级的人家，让我坐着他的车，带着他的跟班去作他的代表；那种机会真是太多了，因为他往往正要出发的时候，突然改变主意，叫了一辆街车走了，上哪儿去呢？……简直是一个谜。我从人家招待我的态度上猜到伯爵对我的心意，知道他事先把介绍的话说得多么郑重。他象做父亲一般的体贴，非常豪爽地满足我的需要，而我的知情识趣更使他时时刻刻想到我。一八二七年一月将尽的时候，我在赛里齐伯爵夫人家赌运极坏，输了两千法郎，却不愿意在我经

管的账上支付。第二天我心里想:“我是向舅舅要这两千法郎呢,还是靠伯爵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他正在用早餐,我对他说:

“昨天我手气坏极了,心里一火,便继续赌下去,输了两千法郎。您能答应我在本年的薪水中预支吗?”

“不,”他很可爱的笑了笑,“在交际场中赌钱,应当有笔赌本。你先拿六千法郎,把赌债还掉;从今天起,咱们各半负担;既然你常常出去作我的代表,至少不能让你的自尊心受到委屈。”

我听了并不向伯爵道谢。我跟他之间,道谢的话似乎是多余的。这点儿微妙的地方,足以说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性质。

虽然如此,我们还没到推心置腹的地步;他没有把我在他私生活中摸索出来的隧道打开给我看,我也没对他说:“您怎么啦?有什么痛苦呢?”他深更半夜跑在外面干什么?我作他秘书的坐着自备马车回家,他却常常雇着街车,或竟一步一步走回来!一个这样虔诚的人难道受着什么不正当的嗜好腐蚀,而假仁假义地瞒着人吗?还是胸中存着某种嫉妒的心理,比奥赛罗还藏得紧,而他花尽心力想满足那个心理吗?还是私下养着什么低三下四的女人?有天早上,我记不起在哪个铺子里付了账回来,在圣保罗教堂与市政厅之间,撞见奥克塔夫伯爵和一个老婆子讲话讲得那么紧张,甚至没看到我。那老婆子的相貌使我有种说不出的疑心;尤其因为看不见伯爵把积蓄花到哪儿去了,我的疑心更有了根据。你们想,要我来

监视主人的行动，岂不可怕？那时我知道他有六十万法郎以上可以存放，倘若存了定期储蓄，以他对我在金钱方面的信任而论，我不会不知情的。有时伯爵早上在花园里散步，到处乱转，仿佛一个人抱着凄凉抑郁的幻想，骑在一匹神话中的飞马上。他尽走，尽走，拼命搓着手，把表皮都快搓破了！倘若我去找他而在一条小路拐弯的地方撞见了，会发觉他眉飞色舞，眼睛不再象一块青玉那样干枯，而变得象长春花一般有层绒毛了；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为了这两种不同的眼神的强烈的对比大为惊奇的：一种是幸福的目光，一种是苦恼的目光。在那种情形之下，有两三次他抓着我的手臂走了几步，我满以为他要把他的快乐倾倒在我心里了；可是结果只问我："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呢？"更多的时候，特别从我能代他办理公事，起草报告以后，可怜的人站在一口美丽的白石水池旁边，几小时地看着金鱼；水池在园子中央，周围是个圆形的花坛，种着最鲜艳的花。这位政治家扯着面包屑喂鱼，居然为了这种简单的乐趣出神了。

以上是这个内心的悲剧暴露的经过：他不但创痛巨深，骚动不已，而且在但丁的《地狱篇》没有描写到的范围中间，还有些惨不忍睹的快乐的表现……

说到这里，总领事又停顿了一会。

某星期一，德·格朗维尔院长和行政法院副院长德·赛里齐先生在奥克塔夫伯爵家里开会。他们三个组成一个委员会，我是委员会的秘书。由于伯爵的保举，那时我已经是行政法院的助理审查了。当局嘱咐三人小组暗中研究的政治问

题，需要不少材料，当下都摆在我们藏书室内一张长桌子上。德·格朗维尔和德·赛里齐二位把初步准备工作交给奥克塔夫伯爵负责，并且决定先在佩延讷街集会，免得拿文件再带往委员会主席德·赛里齐家。内阁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临了，大部分工作都落在我身上，同时也替我在那一年上挣得了审查官的职位。德·格朗维尔和德·赛里齐两位伯爵的生活习惯跟我主人的很相象，从来不在外边吃饭；但等到听差叫我出去说"圣保罗和勃朗-芒托的两位本堂神甫在客厅里等了两小时了"的时候，我们也想不到会议拖得这么晚。

那时已经到了九点了。

奥克塔夫笑着和他的同僚说："诸位，你们今天少不得要跟两位神甫一起吃饭了；格朗维尔一向讨厌教士，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那要看怎么样的教士。"

我回答："噢！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戈德隆神甫。放心，封塔农神甫已经不在圣保罗当司铎了……"

"好，咱们吃饭吧，"德·格朗维尔院长接着说，"我怕的是那些宗教狂；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倒是最痛快的。"

于是大家进了客厅。饭桌上空气很愉快。真有学问的人，饱经世故而能说善辩的政治家，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只要他们肯讲。他们要么态度沉闷，要么妙语横生，而不会介于二者之间。对这种风雅的玩意儿，梅特涅① 亲王的本领不亚于夏

① 梅特涅（1773—1859），十九世纪初期奥地利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曾任首相。

尔·诺迪耶①。政治家的诙谐象钻石一般雕琢得玲珑剔透；每句话都清楚明白，光芒四射，同时又富于人情味。我舅舅很有把握在这三个优秀人物之间保持体统，便尽量发挥他的才智，那么细腻，那么温厚，又象以职业关系而惯于隐藏思想的人一样机灵。当然，那次的谈话没有一点儿无聊与庸俗的气息，对听众的精神作用好比罗西尼的音乐。

戈德隆神甫，有如德·格朗维尔先生说的，不象一个圣保罗而象一个圣彼得，是个信仰坚定的乡下人，颟顸臃肿，从头到脚都是方方正正的一块；对于上流社会，对于文学，简直一无所知，老是大惊小怪，问些出其不意的话，使谈话生色不少。最后，大家提到社会永远割不掉的一个疮疤——奸淫问题，也正是我们在饭前研究的。我舅舅指出当初制定法典的立法家始终受着大革命的影响，使民法与宗教的法律完全抵触；他认为一切弊病都是从这个矛盾来的。

他说："在教会看来，奸淫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在你们法院看来不过是轻罪。犯人不押上重罪法庭而是用马车送往违警庭的。拿破仑手下的参事院对淫妇极其手软，简直是无能。民法不是应当与宗教的法律态度一致，把不安于室的妻子象从前一样送往修道院去过一辈子吗？"

"修道院！"德·赛里齐先生接口道，"第一先得办起修道院来；从前大家还把修道院改作军营呢。并且，神甫，您想把社会不愿意容忍的人送给上帝吗？……"

① 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其沙龙是当时浪漫派文学青年聚会的场所。

“噢!”德·格朗维尔伯爵说，“您真是不了解法国。出头起诉的权在丈夫；但丈夫告发妻子犯奸的案子，一年不到十件。”

奥克塔夫伯爵接着说：“这是神甫替教会说话，因为奸淫的罪名是耶稣基督定出来的。在人类发源的东方，女人只是供男人娱乐的一件东西，大家除了要她服从、长得俊俏以外，没要求她具备其他的德性。现代的欧洲家庭是继承耶稣精神的产物，把灵魂放在肉体之上，所以规定婚姻关系不可解除，当作一件神圣的行为。”

“噢!”德·格朗维尔嚷道：“婚姻中一切无法解决的困难，教会也的确感觉到的。”

奥克塔夫微笑着说：“教会造成了一个新社会；但我们这个社会的风俗，和因气候关系女人七岁就成熟，二十五岁就衰老的那种风俗，永远不会相同。天主教教会把半个地球的人的需要都给忘了。所以我们只能讨论欧洲社会。女人究竟比我们高，还是低？这是男女关系的真正的问题。倘若女人比我们低，那么教会把她抬得那么高以后，她犯奸淫应当受惩罚。过去便是这么办的。不是处死，就是送修道院，古时的立法就是这么回事。但以后，风俗照例把法律改变了。国王的宝座做了奸淫的床席；而风流案子的增加也表示天主教教条的衰落。现在教会只要求不贞的妇女能真正忏悔，社会也只给她一个黥印而不再教她受毒刑。固然，法律照旧把犯人判罪，但是这再也吓唬不住他们了。并且道德也有两种：社会的道德与法典的道德。凡是法典处罚不严的，社会就越大胆越不在乎；这

一点我同意洛罗神甫的意见。在判决书的主文前面写着义正辞严的理由而心里不羡慕风流罪犯的法官，恐怕很少吧。社会在节会、习惯、娱乐方面表示根本否定法律，但对付事情的态度比法典和教会更严：它先鼓励人作假，然后再责罚人家手段笨拙。我觉得有关婚姻的法律应当彻底改革。或许把女子的继承权撤销以后，法国的法律可以变得完满了。"

德·格朗维尔伯爵笑着说："这个问题，我们三个人了解最透彻。我不愿意跟我那位太太一起生活。赛里齐的太太不愿意跟赛里齐一起生活。至于你，奥克塔夫，太太又把你丢下了。我们三人合起来可以包括夫妇之间所有的难题；将来要研究离婚问题的话，我们就是个现成的委员会。"

奥克塔夫的叉子掉在玻璃杯上，把玻璃杯打破了，盘子也打破了。他脸白得象死人一样，向格朗维尔狠狠瞪了一眼，又从眼梢对我瞟了一眼，被我发觉了。

德·格朗维尔接着说："对不起，朋友，我没注意到莫里斯。我跟赛里齐两个先做了你的证人，后来又做了你的同党。我以为让两位年高德劭的教士听到是没关系的。"

德·赛里齐先生把谈话转了方向，讲他怎样想讨太太喜欢而终于没成功。根据这位老人的结论，人的好感恶感是不可能定出规律来的；社会的法律只有和自然界的规律接近的时候才能说最完满。但自然界从来不管心灵的结合，人类能够传种，自然界的目的就算达到了。所以现在的法典把极大的伸缩性付诸偶然是很聪明的办法。只要有男性的继承人，取消女儿的继承权的确是很好的修正：一则免得种族退化，二

则减少不合理的婚姻，使男人找伴侣的时候只着眼于德性与容貌，而夫妇生活可以幸福一点。

然后他做了一个表示厌恶的手势，说道："可是一个国家把七八百名议员集在一起，还有什么办法改善法律！……至于我，虽然我自己牺牲了，至少还有个儿子将来能继承我……"

我舅舅接着说："一切宗教问题丢开不谈，我要向阁下提出一点，就是自然界只管叫我们活着，社会却应当给我们幸福。伯爵，您有没有孩子呢？"

"我，我有孩子吗？"奥克塔夫伯爵的声音口吻变得那样厉害，使大家不敢再谈女人与婚姻问题了。

喝过咖啡，两位伯爵和两位神甫看到可怜的奥克塔夫郁闷之极，便悄悄地溜走了；他连客人陆续走掉都没发觉，坐在壁炉旁边一张靠椅里，怅然若失。

等到他发现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说："现在你知道我生活中的秘密了。我结婚以后三年，一天晚上回到家里，从仆人手中拿到太太一封信，声明离开我了。信写得相当有骨气，因为女人的天性使她一方面犯这种可怕的过失，一方面还能保持某些品德……现在大家只知道伯爵夫人在船上遇险，以为她死了。我只身独处，已经过了七年！……好了，莫里斯，今晚上不谈了。等我不怕和你谈这问题的时候再谈吧。一个人害了多年的病，一朝有了转机反倒受不了。好转的现象往往象害了另外一种病。"

我心里乱糟糟地去睡觉，因为疑团非但没廓清，倒反越来越重了。一个象伯爵那样性格的人和一个由伯爵挑选的女人

之间，决不会闹些琐碎无谓的纠纷，所以我预感到必有些古怪的内幕。伯爵既是一个如此高尚，如此可爱，如此完满，如此多情，如此值得人家爱的男人，那么促成伯爵夫人离开的事故至少也是很特殊的。我在隧道上面走了多年，德·格朗维尔先生的一句话仿佛在隧道中丢进了一个火把，虽然没照清楚，但已经足够使我注意到隧道的深广。尽管不知道伯爵痛苦的深度与惨烈的程度，我可明白了他痛苦的性质。细细推敲之下，我不禁堕入一切有情人都可能有的蒙眬半睡的境界：伯爵的发黄的脸，干瘪的太阳穴，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常有的出神状态，结了婚的单身汉一切生活上的细节，登时变得通明雪亮，突出来了。噢！可怜的主人，我多么喜欢他啊！他在我心目中显得崇高伟大。我仿佛读到一首伤心的诗，看出我一向认为麻痹的心其实永远在那里活动。极度的痛苦不是常常会变成静止吗？这位大权在握的法官有没有采取报复行动呢？是不是在那里咀嚼他长期的苦难呢？沸腾不已，达十年之久的怒潮，在巴黎不是一件大事吗？从那次惨变以后，奥克塔夫一向是怎么应付的？我们这时代和过去大不相同，私生活已经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夫妇的仳离更其不幸。我们两人考虑了几天，因为深刻的痛苦也有它的羞恶之心；可是有天晚上，伯爵终于音调很严肃地和我说道："你别走！"

以下大致都是他口述的话：

"我离开中学，回到这所老屋子的时候，有个受我父亲监护的、漂亮而有钱的十六岁的姑娘。由我母亲一手教养起来的奥诺丽纳，那时刚好童年梦醒，看到人生。她妩媚可爱，稚

气十足，想着将来的幸福象想着什么首饰一样，而幸福对她也许就是灵魂的首饰。奉教的虔诚使她体味到一些幼稚的乐趣，因为这颗纯朴的心觉得世界上一切都是诗歌，连宗教在内。她远远地把自己的前途看作永远不散的筵席。无邪，纯洁，从来不曾因为精神骚动而有睡眠不安的现象，从来不曾因为有什么羞耻与悲伤而脸上变色或者掉过眼泪。她甚至也不追究为什么春光明媚的日子心头有些不由自主的冲动。她只觉得自己软弱，天生是听命于人的，她等着出嫁而并没有急于出嫁的欲望。凡是文学作品用描写情欲的方式灌输给人的、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毒素，与她轻松快乐的幻想是完全无缘的；她对于人生毫无认识，对社会上的危险茫无所知。亲爱的孩子受的痛苦太少了，从来没机会试验她的勇气。总之，她的天真可以使她毫不畏惧地踏到毒蛇堆里去，象某些画家为无邪这个题目所拟想的画面一样。世界上再没一张脸比她的更开朗更快乐的了。明明是意义很清楚的不大得体的问句，她会莫名其妙地脱口而出。我和她在一起跟兄妹一样。一年终了，就在这所屋子的花园里，站在池子前面扔着面包屑喂鱼，我和她说：

"'你可愿意咱们俩结婚吗？嫁了我，你可以爱怎么就怎么；换了别个男人，你可能受罪的。'

"我母亲正好走来，奥诺丽纳便说：'妈妈，我跟奥克塔夫说定了，将来我和他结婚……'

"我母亲回答：'十七岁就结婚吗？……不，再等一年半；倘若这期间你们俩情投意合，那么你们的出身、财产都相当，这

门亲事可以说把门第与感情兼顾到了。'

"等到我二十六岁，奥诺丽纳十九岁的时候，我们结婚了。我的父母都是前朝的老人；为了尊重他们，我们保存这所屋子的本来面目，连家具都没更新，而我们住在这儿也和过去一样象两个孩子。可是我出去应酬，带太太去见世面，认为教导她是我的责任之一。到后来我才发觉，在我们那种情形之下结合的婚姻原来藏着一个暗礁；多少的感情、谨慎、生活，都是被这暗礁砸得粉碎的。丈夫变了教育家，成了老师；而老师的戒尺迟早总会伤人，把爱情给摧残了；因为一个年轻、美貌、安分、快乐的妻子，对于超过她天赋的优势的东西，是受不了的。也许我有许多地方做错了。也许在夫妇生活最难处理的初期，我说话盛气凌人。也许是相反，我犯了另外一种错误，太信任那个纯朴的天性，没监督伯爵夫人，以为她决不会反抗的。唉，不论在政治方面，在夫妇生活方面，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那些帝国的崩溃与个人的苦难，到底是由于太信任呢还是由于太严厉。说不定在奥诺丽纳心中，她的丈夫还没有符合她少女的梦想。一个人幸福的时候，怎么能知道自己违反了人生哪几条规律呢？……"

伯爵象一个认真的解剖学家，对于同事们找不出原因的一种病竭力想找出原因来；他责备自己的话，我只记得一个大概；但那种宽大的精神，我觉得和耶稣基督救渡犯奸妇人的精神不相上下。

伯爵停了一会又说："我父亲死了几个月，母亲也跟着去世；又过了一年半，终于临到那可怕的一晚，我出乎意料地拿

到奥诺丽纳的告别信。她受了什么幻象诱惑呢？是肉欲吗？是同情人家的患难呢，还是被天才催眠了？这两种力量究竟是哪一种把她突然之间勾摄去的，或是把她逐渐拖下去的？当时我不愿意追究。那一下打击真是太残酷了，一个月之间我象痴呆了一样。后来仔细想了想，觉得还是不知道原因为妙；而且奥诺丽纳所遭受的不幸，使我对这些事情只嫌懂得太多。至此为止，莫里斯，一切都很平淡；可是我再加上一句话，情形就不同了：那就是我爱着奥诺丽纳，始终疼着她！从被遗弃的那一天起，我就靠回忆过活，把昔日的欢娱一桩一桩回想起来，而那些欢娱在奥诺丽纳是一定不感兴趣的。”

他看我眼睛里有些诧异的表情，便接着说：“噢！别把我当作英雄，也别把我看作那么傻，象帝政时代的一个上校说的，不去找点儿消遣。可是，莫里斯，也许那时我太年轻，或者是太痴情了，全世界我竟找不到第二个女人。经过内心剧烈的斗争，我终于想让自己麻醉一下了；身边揣着钱，已经到了对妻子不忠实的门口：不料我心中的奥诺丽纳，好比一座雪白的雕像一般突然站在我面前。那种细腻滑润的皮肤，连血的流动和神经的震颤都看得出来；那张纯朴的脸，在出事的前一天，和我对她说‘你可愿意我们俩结婚吗？’的时候同样的天真；那股跟德行一样芬芳的天国的香味；还有她眼睛的光彩，举动的妩媚：这些都回到我脑海中来，使我马上溜了，仿佛一个盗墓的人，看到死者的灵魂从坟墓中活生生地走了出来。

“在内阁会议上，在法院里，在夜里，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奥诺丽纳，甚至要拿出全部的毅力才能集中精神，注意我所作的

事、所说的话。你瞧，我的工作骨子里是这么回事。我对她，并不比一个父亲看到心疼的儿子因为粗心大意而陷入危险的时候更气恼。我明白我把太太当作一首诗，因为自己欣赏到如醉若狂的程度，便以为对方也有同样的快感。啊！莫里斯，盲目的爱情是丈夫的过失，可能促成妻子犯各式各样罪恶！我把这孩子当作孩子一般疼着，让她的精力闲着不用；也许她心中的爱还没觉醒，我已经用我的爱情惹她厌倦了。她太年轻，没看出妻子对丈夫的忠诚是发挥母性的第一步，却把婚后第一关就当作整个的人生；于是这倔强的孩子私下诅咒人生，也许为了矜持而不敢在我面前诉苦。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局面之下，遇到一个使她大为激动的男人，她便无法抵抗了。而我这个被认为极有眼光的法官，心肠好而头脑老是不得空闲的人，对于无人理解的女子心理的规律，领会得太迟了，直到自己的屋子着了火才在火光底下看出来。那时我按照法律，把我的良心作为法庭；因为以法律来说，丈夫在家里等于一个法官：结果我赦免了妻子，判决我自己有罪。但这样以后，我的爱情竟变成了一种痴情，正如在某些老年人身上发作的，那种没骨气的、死而无怨的痴情。现在我对于不在眼前的奥诺丽纳，仿佛一个人在六十岁上爱了一个非到手不可的女子，任何代价在所不惜；而且我觉得自己的精力并不亚于青年人。老头儿的大胆，青年人的谨慎，我兼而有之。朋友，要知道社会对于夫妇之间这种可怕的局面，只有冷嘲热讽的分儿。情人被遗弃，社会是可怜他的；丈夫被遗弃，社会只认为他无用。凡是经过教堂与市政府的仪式得来的女人，丈夫要保持不住，就

非受人讪笑不可。所以我决不能声张。赛里齐是幸福的。他因为宽宏大量，还能见到太太，加以庇护，加以保卫，又因为他是疼爱她的，所以能体会到极度的快乐，象一个对什么都不在乎，甚至不怕给人笑话的大施主：他越受人家取笑，越象父亲溺爱儿女一般得意。

"'我为了顾全太太，才顶着丈夫的名义！'赛里齐有一天从内阁会议出来和我这样说。

"可是我啊，我什么都没有，连给人讪笑而我表示不怕的机会都没有！我只靠着没有养料的爱情支撑！对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我没有一句话可说。看到娼妓，我又避之惟恐不及！我是被法术禁锢而不得不守贞的！要没有宗教信仰，我早自杀了。我向工作挑战，没头没脑地埋在里面，可是工作压不倒我，结果只是浑身滚热，心里火辣辣的，再也睡不着觉……"

这个口才那么高明的人说的话，我也不能尽记；但他的热情使他的口才比着法庭上的雄辩更高一级，我听了竟象他一样脸上淌满了眼泪。他歇了一会，我们俩都抹了抹眼睛，然后他又揭穿另外一些秘密。那时我是怎么样的感觉，请你们想想吧。

"以上说的是我内心的活剧，可不是此刻在巴黎演出的看得见的活剧。内心的悲剧，谁也不会感到兴趣。我知道这一点。象你这样和我一同流泪的人，将来也能体会到一个人没法把别人的痛苦移在自己心中，或是移在自己的皮肤上。我们的痛苦只有自己能衡量。便是你吧，你所了解的我的痛苦，

也不过凭一种极渺茫的推断。我把无可奈何的相思的苦闷发泄一下的举动，你怎么能看到呢？例如我常常端详着一帧小型画像，觉得她的脑门，她的嘴角的笑容，脸的轮廓，白皙的皮肤，都跟真人一样，我把它们亲着吻着；鬈曲的黑头发，几乎能让我在鼻子里闻到它的香味，拿在手里拈弄。有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了希望，纵身跳起来；有时候失望的痛苦对我好比万箭钻心；有时候我在巴黎踩着泥浆乱跑，想用疲劳来镇压心中的烦躁；这种种情形，你可曾撞见过吗？我的急躁可以和肺痨病人相比，狂欢可以和疯子相比，惊慌可以和遇到了警察的杀人犯相比。总之，我的生活是连续不断的高潮，恐惧的高潮，快乐的高潮，绝望的高潮。以下我再把看得见的戏剧讲给你听：

"你以为我成天忙着行政法院、议会、法院、政治……唉，天哪！我过的那种生活把我的头脑刺激得太灵敏了，只要夜里花上七个钟点就可以把这些事打发完。奥诺丽纳才是我心上的一件大事。怎样把太太重新收服，才是我独一无二的研究工作。在她所住的笼子里监护她而不让她知道在我的掌握之中；供给她生活，让她所喜欢的很少的一些娱乐能够满足；永远待在她周围，但象天使似的既不教她看见，也不教她猜到，要不然我整个的前途就完了：这才是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七年以来，没有一晚睡觉之前，我不是先去看一眼她床头的灯光，或是她照在窗帘上的影子的。她离开我家里的时候，除了身上穿的以外，什么都不愿意拿。这孩子把傲气推到极端，近于荒谬的地步。所以她出走了十八个月就被情人遗

弃；因为他一看见贫穷那副粗糙、冰冷、阴沉、发臭的面貌便吓坏了。那男人当初一定以为能够过快乐美妙的生活，不是上意大利，便是上瑞士，象一般阔太太们抛弃丈夫以后的情形。奥诺丽纳自己每年有六万法郎收入。那该死的东西丢下她的时候让她一文不名，还怀着身孕！一八二〇年十一月，我央求巴黎最高明的产科医生冒充城关区一个无名的外科医生。我托她区里的本堂神甫张罗她的生活费，假装是行好事。一方面要让我太太隐姓埋名，绝对不给外人知道；一方面要替她找一个既对我忠心，又要做我聪明解事的心腹的女管家……这种工作真要费加罗① 那样的本领才行。你当然知道要找出太太的住址，在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经过三个月的失望而不是绝望以后，我决意为奥诺丽纳的幸福尽心竭力，同时也只让上帝知道我所扮的角色：这是惟有一相情愿的情人才能体会到的诗意。既然一切死心塌地的爱情都需要养料，那么我对于这个孩子，因为我的疏忽才犯了错误的孩子，不是更应当加以保护，由我来做她的守护天使，不让她遭受新的祸害吗？她的孩子养了七个月，死了：这对她对我都是运气。她死去活来挣扎了九个月，在最需要有个男人帮助的时候被遗弃了；但是我，"他说着象天使般伸出手臂，"我始终在暗里做她的后援。奥诺丽纳得到的照顾，和她住在自己的府第里一样。她身体养好了，问起是谁帮助她的，怎么帮助她的；人家回答说：'那是区里做善事的女修士——产妇

① 费加罗，博马舍的著名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主要人物，一个狡黠风趣、足智多谋的仆人。

救济会，还有是特别关切她的本堂神甫。'

"这女人的傲气竟发展成一种恶癖，她在受难期间表现的顽强，使我有些夜晚把它叫作骡子脾气。她要自己谋生！啊，我太太竟然作工！……最近五年，我把她羁留在圣莫街，住着一幢精致的小楼，做着纸花和女人的装饰用品。她以为她的高雅的出品是卖给一个商人的，得到相当高的代价，每天足足有二十法郎收入；六年以来她在这方面没有起过疑心。买的日用品差不多只出三分之一的价钱，所以她一年六千法郎的开销可以有一万五千的享用。她喜欢花草，拿三百法郎雇一个园丁，实际我却出了一千五的工资，还得每三个月付二千法郎的账。我答应给园丁一个菜园，一所跟圣莫街门房相连的种菜人住的屋子。我那个产业是由法院的一个助理书记顶名的。园丁只要泄漏一丁点风声，他全部的好处就完了。奥诺丽纳住的小楼有花园，有花房，每年只付五百法郎租金。她出面是用她的女管家戈班太太的名字。这是我特意找来的，谨慎机密，万无一失的老婆子，非常喜欢她的女主人。但老婆子的热心，和园丁的一样是我出了重赏换来的，那重赏当然要等事情成功了才给。为了同样的理由，门房夫妇也花了我好大的代价。总而言之，奥诺丽纳三年以来很幸福，满以为她的花草、衣着、享用，都是靠她的工作挣来的。"

伯爵看到我的眼睛和嘴唇都打着问号，便嚷道：

"噢！……你要说的话，我知道了。是的，我尝试过一次。我太太以前住在圣安东区。有一天，我听到戈班太太一句话，以为有希望讲和了，便换了一二十次稿子，写了一封劝她回心

转意的信从邮局寄去。当时我心里的焦急也不用细说了。我从佩延讷街走到勒伊街，象一个判了死刑的人从法院走往市政厅①，但犯人还坐着车子，我可是一步一步走的！……时间是夜里，下着大雾，我去找戈班太太，听她报告我太太的情形。谁知奥诺丽纳一认出我的笔迹，连念都没念，就把信扔在了火里。

“她说：‘戈班太太，明儿我不住这里了！……’

“唉！一个不通世面，以为象戈班太太那样当过主教的厨娘的人，二百五十法郎的工钱已经尽够的女子，只要使点儿手段就能让她以十二法郎一码的代价买到最好的里昂丝绒，只出十分之一的价钱买到一只山鸡、一条鲜鱼、一些水果；平日我欢天喜地的快乐就寄托在这种欺骗上面；你想一旦听到她要搬家的话，我不象给人扎了一刀吗？……你有时撞见我搓着手，快活得什么似的；哎，那是因为我把有资格搬上舞台的妙计搅成功了啊！比如说，我骗过了太太，教一个卖胭脂花粉的女人卖给她一条印度绸披肩，说是一个女演员的东西，连用都没怎么用过；可是我这个道貌岸然的法官抱着那条披肩睡过了一晚呢！

“总之，今日之下，我的生活可以用两句形容最残酷的刑罚的话归纳起来，就是：我爱着，我等着！戈班太太忠心耿耿地替我当着探子，刺探那颗我疼爱的心。每天晚上我都得去找这个老婆子谈谈，打听奥诺丽纳白天作些什么，说些什么，

---

① 此系指市政厅广场，为巴黎执行死刑的地方。

连一言半语都不肯漏掉，因为只要一句慨叹的话，我就能看出那颗充耳不闻，一言不发的心有些什么秘密。奥诺丽纳对宗教很热心；她去望弥撒，做祷告，但从来不去忏悔，不领圣餐：她预料到人家会对她说的话，不愿意听劝她回家的忠告。对我这样厌恶，真使我害怕极了，弄迷糊了，因为我从来没伤害奥诺丽纳，一向对她极温柔。即使教导她的时候不免有点儿性急，即使男人的讽刺可能把少女应有的傲气触犯了，难道就能使她象有什么深仇宿恨一样的固执吗？

“奥诺丽纳从来没把身分告诉戈班太太，对她的婚姻只字不提，使那位好心的太太没法替我说一句好话，因为在奥诺丽纳的屋子里只有她明白底细。其余的人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怕警察总监的名字和尊重大臣的权势。因此我没法窥探她的心事；我是堡垒的主人，可是进不了堡垒。简直无法可想。性子一急，就会前功尽弃！既不知道对方的理由，怎么能加以驳倒呢？起了底稿，教代写书信的人誊过了，去送给奥诺丽纳吗？……我想过这办法。但不是可能使她再搬一次家吗？上次搬家已经花了我十五万法郎。现在的屋子原是由你的前任代我出面买下的。那该死东西不知道我晚上多么容易惊醒，配了一把钥匙开保险箱，预备偷取他声明代我买屋的证件，被我当场撞见。我咳了一声，他吓跑了，第二天我逼他写了一张卖契，把屋子转让给现在代我顶名的人，然后我把他撵走了。

“啊！虽然人类所有高尚的机能在我身上没有得到满足，也没尽量发展，也没觉得舒畅；虽然我所担任的角色没有做父亲的那种至情至性；虽然我没享受到身心酣畅的快乐；可是有

时候我竟自以为中了偏执狂。某些夜晚，我竟听见了狂欢女神裙上的铃声①，我最怕那种剧烈的过渡阶段，从偶尔在那里发光的、跃跃欲动的一线希望，突然之间转变到使我如堕万丈深渊的绝望。几天以前，我认真想着洛弗拉斯与克拉丽莎的悲惨的结局，对自己说：

"'倘若奥诺丽纳和我生了个孩子，她不是会回到我家里来了吗？'

"总之，我相信将来一定有个幸福的结局，信念之坚使我十个月以前就在圣奥诺雷区买下一所最美丽的住宅。如果我能重新收服奥诺丽纳，我决不愿意她再看到这所屋子和她当年逃出去的房间。我要把偶像供奉在一座新的庙堂里，让她觉得开始一种完全簇新的生活。新屋正在装修，我要它在高雅与富丽两方面都登峰造极。有人和我提到一个诗人，说他爱上一个歌女，在钟情的初期，还不知道歌女将来怎样对待他，便买下了一张巴黎最好看的床。如今法官之中最冷静的一个，公认为御前老成持重的顾问，听了那故事竟然心里每根神经都震动。议会讲坛上的演说家，对于拿这种准备工作来培养他的理想的诗人，是很理解的。玛丽-路易丝②来到法国的前三天，拿破仑在贡比涅行宫的床上喜欢得打滚……一切伟大的热情都有这一类表现。我就象那诗人一样的爱着，象拿破仑一样的爱着！……"

---

① 狂欢女神为象征性的人物，身穿短裙，裙上系有小铃，手持小木偶。

② 玛丽-路易丝（1791—1847），奥地利公主，拿破仑一见倾心，乃与约瑟芬离婚，娶以为后。

听到这最后几句，我相信奥克塔夫伯爵担心自己发狂的确是可能的了。他站起身，走来走去，一边说话一边舞动手臂；忽而又站住了，仿佛对自己那些激昂的话也吃了一惊。他沉默了半晌，然后想从我眼中找些同情的表示，说道：

“我真是可笑得很。”

我回答：“不，先生，您是不幸得很……”

“噢！是的，我不幸的程度是你想象不到的！从我过火的说话上面，你可以，并且应该相信我有的是最强烈的痴情，因为九年之间它使我所有的机能都停止活动。但比痴情更强的是对她的崇拜，对她的灵魂、精神、风度、心地，以及一切与女性无关的成分的崇拜；对那些附着于爱情的，你一生念念不忘的魔力的崇拜，——那是从片刻的欢娱中体味到的日常的诗意。奥诺丽纳的心灵与气质的可爱，我在幸福的日子正如一切幸福的人一样没有注意，可是追忆之下都看清楚了。这任性而倔强的孩子，受到了无情无义的遗弃，受到了贫穷的压迫，竟变得那么坚强那么高傲。自从我看出她有这些崇高的品质以后，我越来越感觉到损失重大。而这朵天国的幽花竟然孤零零地躲在一边枯萎憔悴！”他又带着挖苦而沉痛的情绪往下说：“啊，我们上回谈的法律，实际是等于由一小队警察抓着我太太押送到这儿来！……这不是拖一具尸首回来吗？宗教对她不起作用，她只求宗教的诗意，只愿意祷告而不愿意听教会的戒律。我吗，我把宽恕、仁慈、爱，都用尽了，无计可施了。只剩下一个有希望成功的办法：便是权术与耐性，象养鸟的人捕捉最机警、最敏捷、最奇异、最少有的鸟那样的手段。所以，莫

里斯，那天德·格朗维尔先生在你面前泄漏秘密以后——那也是可以原谅的——，我觉得这件意外的事故倒是命运的一种指示，正如赌徒在赌得最紧张的时候竭力在心中祈求而听从的指示……告诉我，你对我的感情是不是能象小说中的英雄一般替我出力？……”

“伯爵，”我打断了他的话回答，“我猜到您的用意了。可是，您第一个秘书想偷开您的保险箱；您第二个秘书的心，我是知道的，他可能爱上您的太太。难道您忍心送他到火里去教他受难吗？把手放在烈焰之中而不灼伤自己，您想可能吗？”

“你真是个孩子，”伯爵回答，“将来我会给你戴上手套去的！圣莫街上那所种菜人住的小屋子，我已经教人腾出来了；住到那边去的决不是我的秘书，而是我的一个远亲，审查官德·奥斯塔男爵……”

我惊愕之下，歇了一会，然后听见门铃声和一辆车直奔阶前的声音。不久听差来报告德·库特维尔太太和她的女儿来了。奥克塔夫伯爵母系方面的亲戚很多。他的表姊德·库特维尔太太是寡妇，丈夫原来在塞纳省法院当推事，死后只剩下一个没有财产的女儿。你们想，看到一个二十岁的少女，长得跟你理想中的情妇一样美，还会把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放在心上吗？

伯爵抓着我的手把我介绍给德·库特维尔太太母女的时候，凑着我耳朵说：

“又是男爵，又是审查官，将来还有更大的官爵，加

上这所屋子作陪嫁，这样你总不至于爱上伯爵夫人了吧？”

我心里不由得飘飘然，并非为了那些不敢希望的好处，而是为了阿美莉·德·库特维尔小姐；她的姿色，配上巧妙的装束格外显得夺目，那种化装的手段原是所有想嫁女儿的母亲都会教给女儿的。

好了，别扯上我的事了。

领事说着，停了一会。

二十天以后，我住到种菜人的屋子里去了。那儿已经打扫干净，收拾齐整，摆好家具；办事的迅速只要两句话就可解释：我们是在巴黎！有的是法国工匠！有的是钱！我爱阿美莉小姐的程度正好使伯爵对他的安全放心。可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所能有的谨慎，是不是足够应付那些由我承担下来，而有关朋友幸福的妙计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存心一大半要依赖舅舅；因为伯爵允许我必要的时候把事情告诉他。我雇了一个园丁，自己装做爱花成癖，仿佛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使我感到兴趣，只是没头没脑地翻垦菜园，要把土地整理得可以种花。我象荷兰或英国的某些花迷一样只栽培一种花。我挑选的是大理花，专门搜集所有的变种。你们不难想象，我的行动，哪怕是极细微的变更，都是由伯爵规定的；他那时把全部智力集中在圣莫街那出悲喜剧上面，连一点儿小事都不放过。等伯爵夫人上了床，在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奥克塔夫、戈班太太和我三个人几乎每天举行会议。我听着老婆子把女主人白天的一举一动报告伯爵；他什么都要问到，吃些什么，作些

什么，态度怎样，第二天预备吃什么菜，她想仿制什么花。我那时方始懂得相思之苦，懂得从头脑、心、感官三方面同时发源的爱情在绝望之下是怎么回事。奥克塔夫只有在盘问老婆子的时候才算活着。在整理花园的两个月中间，我绝对不向邻居的小楼瞧一眼，连是否有一个邻居也不打听，虽则我们两家的园子只隔一道木栅。伯爵夫人沿着木栅种的一行柏树，已经有四尺高了。

一天早上，戈班太太告诉她女主人一个坏消息，说隔壁搬来一个怪物，有意到年底在两个花园之间筑一道墙。我那时心中怎样的好奇是不用说的了。啊，要见到伯爵夫人了！……这个欲望使我对阿美莉小姐初生的爱情顿时减色。砌墙的计划是个可怕的威胁。将来奥诺丽纳没有空气呼吸了，园子夹在她的小楼与我的围墙之间，会变成一条狭窄的走道。那小楼从前是人家为玩乐而盖的别墅，象孩子们用纸板搭成的宫堡，只有三十法尺深，一百法尺长；正面是照德国办法油漆的，到二楼为止，墙上都钉着牵引花草的木格子；整个建筑代表所谓洛可可式① 的蓬巴杜风格。从大门到屋子，有条很长的小径种着菩提树。小楼的园子和种菜的园地，形状象一把斧头，小径象是斧头的柄。我计划中的界墙，要把斧头部分去掉四分之三。伯爵夫人因之大为忧急，无可奈何地问道：

“戈班太太，那种花的是什么人呢？”

---

① 洛可可为美术史上一种风格的名称，亦称巴洛克，创自十七世纪意大利装饰艺术家，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最为风行；以仿效岩洞及植物形态为主，不求对称，务求奇巧。

戈班太太回答："唉，我不知道跟他有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好象是最讨厌女人的。他舅舅是巴黎一个本堂神甫，我只看到一次，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儿，丑得要命，人可是非常和气。也许真象街坊上说的，这神甫有心教外甥迷着花草，免得事情更糟……"

"怎么呢？"

"哎，告诉您罢，您的邻居是头脑有毛病的！……"戈班太太指着自己的头。

不动武的疯子是女人在感情方面最不提防的男子。你们等会儿可以发觉，伯爵替我挑这个角色的确很有眼光。

"可是他怎么会这样的呢？"伯爵夫人问。

戈班太太回答说："他念书念得太多了，脾气变得很怪。并且他自有不喜欢女人的理由……既然您要知道外边的闲话，就一齐告诉了您吧。"

"可是，"奥诺丽纳接口说，"我对疯子倒不象对不疯的人那么害怕。我要跟他谈谈。你去通知他，说我请他过来。要是不成，我再找那个本堂神甫。"

她们这样谈过话以后，第二天我在新辟出来的花径上散步，瞥见楼上一扇窗的帘子撩开了一点，有个女人在那里张望。戈班太太走来和我招呼。我突然向小楼望了一眼，作了一个粗暴的手势，仿佛说："哼！我才不理会你的东家呢！"

戈班女人回去报告交涉的经过："太太，那疯子叫我别跟他烦，说即使是烧炭匠，在家也能作个主张①，若是没有老婆，

① 法国谚语，意谓任何人在自己家里都是主人。

就更能当家作主了。”

“这话倒说得越发有理了，”伯爵夫人回答。

“是呀；但是我告诉他，说他要让一个躲在家里静修的人伤心死了，因为她唯一的消遣就是种花；结果他回答说：——好，那我就去一趟吧。”

第二天，戈班女人跟我打了一个招呼，表示她主人正等着我登门拜访。正当伯爵夫人用过早点，在小楼前面散步的时候，我推开木栅，向她走过去，穿的是乡下人服装，旧灰呢长裤，大木靴，旧猎装，头上戴一顶便帽，脖子里裹一条破围巾，手上全是泥土，还拿着一把锹。

戈班女人嚷道：“太太，这位先生便是您的邻居。”

伯爵夫人并不惊慌。那个因伯爵的倾诉和她的行为而显得格外离奇的女子，我终于见到了。时间是五月初。清新的空气，蔚蓝的天色，嫩芽的绿意，春天的香味，烘托着这个痛苦的人物。一见奥诺丽纳，我就完全体会到奥克塔夫的痴情，觉得他用天国的幽花去形容她真是一点不错。我先注意到她的脸色白得非常特别，因为白的种类和红与蓝的种类一样多。望着伯爵夫人，你的眼睛好象能接触那芬芳的肌肤，血就在一缕缕似蓝非蓝的脉管底下流着。只要情绪略微有些波动，她的血便在肌理之下散布开去，象一股粉红色的水汽。我和她相见的时候，洋槐瘦弱的叶子中透过几道阳光照着奥诺丽纳，成为一圈流动的黄色的光轮；画家中间只有拉斐尔和提香能在圣母周围画出这种光来。褐色的眼睛表情又温柔又快乐；从低垂的长睫毛底下漏出来的神采，反映在她的脸上。凭她光

滑柔软的眼皮的动作，奥诺丽纳给你一股魔力，因为她把这个灵魂的幕卷起落下的方式，不知包含着多少感情，多少庄严、恐惧、轻蔑的意味。一瞥一视之间，她可以使你不寒而栗，也可以使你欣然色喜。随便挽着的灰色头发，替她描出一个宽大饱满的额角，富于幻想的、诗人一般的额角。嘴巴长得非常肉感。还有一点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脸部的轮廓和全部的线条都显得十分高贵，能抵抗岁月的侵蚀；这是在法国很少见而在意大利很普通的特点。奥诺丽纳虽则体态苗条，可并不瘦；身腰还有使人古井重波的力量。娇小玲珑这四个字，她的确当之无愧，因为她是那一类轻盈柔软的女子，可以象猫一般让你抱起来温存一番，放下去回头再来。纤小的脚踏在沙上发出特有的轻微的声音，和衣衫窸窣的声音很调和，成为一种女性的音乐印在你心上，使你能在千千万万的女人脚声中分辨出来。她的姿态把多少代世家的身分表现得那么庄严，走在街上连最放肆的平民见了也会闪在一旁。快活，温柔，高傲，威严，这些好象互相抵触而仍旧保持她小孩子气息的德性，你只能认为是天赋，否则就无法了解她。但这孩子可能象天使一般坚强；也象天使一样，一旦本性受了伤害决没有妥协的余地。倘若你看见她的眼睛与嘴唇对你笑过，听见她悦耳的声音，感觉到它的抑扬顿挫象诗歌一般的美，那么万一她沉下脸来，你就觉得自己被宣告了死刑。闻到她身上发出的紫罗兰香，我才懂得为什么伯爵没走上纵情声色的路，为什么人家永远忘不了她；因为对于触觉，对于眼睛，对于鼻子，她都等于一朵花，对于灵魂更其是一朵天国的幽花……奥诺丽纳能

使人对她象中古的骑士一般忠诚，作没有酬报的牺牲。

凡是见到她的人心里都会有这样的念头：“你尽管想吧，我一定能体会；你尽管说吧，我一定服从。要是我在酷刑之中送了命而你能有一日之欢，那就把我的生命拿去吧，我会含笑而死，象殉道的人在火刑架上一样；我要把这殉难的日子交给上帝，作为父亲给孩子的节日。”很多妇女能装出一种风度，使人见了象见到伯爵夫人一样；但她身上的一切都那么自然，而那种没法模仿的天生的丰韵能直接透入你的心坎。我提到这些，因为跟她的灵魂、思想和玲珑剔透的心有关；要是不描写，恐怕你们会责备我的。当时我差点儿忘了我所扮的疯疯癫癫的、粗暴的、不会奉承女性的角色。

“太太，听说您是喜欢花草的。”

她回答：“先生，我是制花的女工。我种了花，拿它们写生，仿佛一个有艺术手腕的母亲很高兴替孩子们画像……这就说明我相当穷，虽则要求您通融，却没有能力付您一笔赔偿。”

“怎么！”我装得象法官一样严肃，“一个象您这样出众的人才竟然做工吗？难道您和我一样有些特殊的理由，需要让手指忙着，免得头脑活动吗？”

“咱们只谈界墙的事吧，”她微笑着说。

我回答：“咱们谈的就是界墙的基础啊。我先得知道咱们的两种痛苦，或者说两种怪癖，究竟应当由哪方面让步……啊，多美的水仙花！跟今天这个天气一样清新！”

我敢说她的确布置了一个花卉与灌木的博物馆，只有阳

光能进去参观；一切安排都显出艺术家的匠心，便是最冥顽不灵的屋主也不忍加以破坏。大簇的花，或是参差错落地分作几级，或者拼成一个个的花堆，用的都是莳花专家的手法，使你看了精神舒畅。隐僻幽静的园子发出阵阵清香，好比抚慰心灵的油膏，只会触发你恬适的思想，触发妩媚的，甚至艳丽的形象。这花园使你看出一个人真正的性格留在一切事物上的无可形容的标记，只要我们的真性格不需要服从社会上种种不可少的虚伪。我一会儿瞧瞧成堆的水仙，一会儿瞧瞧伯爵夫人，为了扮演我的角色，还装作对她远不及对花那么爱好。

她说："原来您是极喜欢花的？"

我回答："只有花才不会辜负我们的温情与爱护。"

接着我发表一大篇议论，把社会与植物作比较，慷慨激昂，简直和界墙问题离开十万八千里，使伯爵夫人只能认为我是一个痛苦的、受伤的、大可哀怜的人。但过了半小时，我的邻居不知不觉又把我拉回到正题上；女人不动爱情的时候，头脑竟会跟年老的诉讼代理人一样冷静。

我说："要是保留木栅，您一定会把我不愿意泄露的种花的诀窍学了去的；因为我正在搜求蓝的大理花，蓝的蔷薇花，我对蓝色的花简直喜欢得发疯。蓝色不是一般高尚的心灵最爱的吗？象现在这样，咱们双方都不能算单宅独院；还不如开一扇格子门……既然您喜欢花，不妨来看看我的，我也可以去看看您的。您固然是闭门谢客，我也只有一个舅舅来看我，他是勃朗-芒托的本堂神甫。"

她回答道："我不愿意闲人随时闯进我的花园，闯进我的屋子。但您尽管请过来，我总是欢迎的；您是我的邻居，我愿意彼此相处得好好的；可是我爱静的脾气不能让我的清静操在人家手里。"

"那么随您便罢！"

我说完把身子一纵，跳过了木栅。

到了自己园里，我回头走向伯爵夫人，作出一个吓唬她的手势，象疯子一般扯着鬼脸，嚷道："您瞧，门有什么用？"

我在家里待了半个月，好象根本没想到我的邻居。

到五月底，一个幽美的夜晚，正好我们俩隔着栅栏慢慢地散步。走到尽头，少不得彼此寒暄几句。她觉得我垂头丧气，一味想着痛苦的念头，便和我提到一个人应当存希望一类的话，好象保姆催眠儿童的歌声。于是我越过栅栏，第二次走近她了。伯爵夫人邀我进到她家里，想把我的痛苦苏解一下。我这才走进那座圣殿，里面一切都跟我向你们描写的女子非常调和，到处素雅宜人。

这所小楼，在内部看来的确是十八世纪的艺术家为一个达官贵人经营的艳窟。楼下的饭厅四面都有壁画，画的是稀格子的花架，兼带花卉，手笔极精。楼梯间的壁上是模仿浮雕的单色画。饭厅对面的客室已经破旧不堪，但伯爵夫人挂着很别致的、从古屏风上拿下来的幔子。连着客厅的是一间浴室。楼上只有一间卧房，一间盥洗室，和改成作坊的书房。厨房藏在小楼下面的地窖里，要走几步石级才能到正屋。栏杆与蓬巴杜式的花环把屋顶遮掉了，只看到几个铅球。你住在

这里好象和巴黎不知离开多远了。要不是这位脸色惨白的女子在美丽的红唇上偶尔挂着一点苦笑，你可能以为这朵紫罗兰埋在它的花堆里挺幸福呢。

不多几天，我们彼此已很信任；一则因为是邻居，二则伯爵夫人看准我对女性完全无动于衷。我一瞥一视之间就可能把奥克塔夫的计划断送掉，所以我的眼神对她从来没有什么表情。奥诺丽纳只把我当作一个老朋友，态度举动都出于同情心。她的目光、声音、措辞，一切都证明她毫无卖弄风情的意思，——那在同样的情形之下，连最严肃的女人也免不了的。不久她便允许我踏进那个精雅的制花作坊，一间摆满图书和小古董的静室，布置和内室小客厅差不多，富丽堂皇的气派把手艺的俗气洗净了。

时间一久，伯爵夫人把最无诗意的东西，作坊，也变成有诗意的了。妇女所能做的活儿，也许假花在制造的细节方面最能表现女性的妩媚。着色的时候，她必须俯在桌上，相当用心地对付这种近于绘画的工作。旁的事，比如做地毯吧，假使要靠此谋生的话，往往会造成肺病或者脊骨变形。至于镌刻乐谱，以需要细致、小心与了解而论，又是最辛苦的工作。裁缝与刺绣一天挣不了三十个苏。可是制花和做妇女的装饰用品需要很多动作，很多手势，甚至也要很多思想，使一个美女始终在她的天地之内：她可以自由自在，可以谈话，可以笑，可以唱歌，可以思索。摆在黄松木长桌上、预备制作她所挑定的假花用的、成千累万的着色花瓣，不消说都安排得很有艺术。画碟是白瓷的，擦得非常干净，排列的方式使人一目了然，要

用什么颜色立刻能找到。所以那位高贵的艺术家很能节省时间。一口精巧的镶嵌象牙的紫檀柜子，有无数的小抽屉盛放钢制的模型，给她作叶子或花瓣之用。

一只极漂亮的日本碗盛着浆糊，从来不让发霉，碗上安放一个有铰链的盖子，轻巧玲珑，只要指尖一拨就能揭开。铅丝、紫铜丝，都藏在面前工作台的小抽屉内。供在眼前的有一只威尼斯瓶，插着一支含苞欲放的鲜花，这生动的模型便是她预备争奇斗胜的对象。她醉心于杰作，挑的总是最难的活儿，例如葡萄、野草，最小的花冠，色调最不容易捉摸的蜜槽。和头脑一样敏捷的手在桌子与活计之间来来往往，好比钢琴家的手在键盘上活动。用佩罗的说法，手指象一群仙女，在妩媚动人的姿势之下，为了搓捏、黏贴、重压，使出种种不同的力量，凭着心明眼亮的直觉，把每个动作的效果计算得很准。各种材料一旦备齐，她就先做一朵花，然后做毛茸茸的花枝，枝条修整完毕，再把叶子粘上去。我看哪看哪，真是百看不厌。在取材的大胆上面，她施展出画家的天才，模仿枯叶、黄叶，和田里的野花争胜，那是一切花中最富于天趣、最简单，所以是最复杂的。

她和我说："这门艺术还幼稚得很。倘若巴黎女子能有一点儿东方妇女在后宫中所表现的那种天才，她们戴的花就可以成为整套的语言。为了满足我艺术家的要求，我做了一些枯萎的花，暗黄的叶子，象深秋或冬尽春初时期所看到的……这种花冠戴在一个红颜薄命的或是心怀隐痛的少妇头上，不是很有诗意吗？有什么意境，一个女人不能用头上的装饰来

表现的？醉醺醺的酒神，阴沉古板的虔婆，烦闷的女子，不是都有各各不同的花来代表吗？我认为植物能表现心灵的一切感觉、一切思想，连最微妙的在内。”

她派我敲打叶子，帮着剪裁，打点铅丝，预备她用作枝干。我假装极愿意借此消遣，很快就把手艺学得很熟练。我们一边做活一边谈天。无事可作的时候，我给她念些新出版的书，因为我不能忘了自己所扮的角色，老是装做忧郁、怀疑、悲苦、厌世，伤心到极点。我的长相，除了不是跷脚以外，很象拜伦爵士；因此，她常常用些可爱的笑话跟我打趣。她以为她自己那种讳莫如深的痛苦，毫无问题是使我的痛苦相形失色的，虽然我厌恶人生的原因连扬与约伯①听了也会首肯。我象街头行乞的穷人一般在心上放些假疮疤，赚取这位可敬可爱的女子的怜悯：我因此而感到的惭愧也不用细说了。懂得了间谍的卑鄙，我才懂得我对伯爵忠诚到什么程度。我那时受到的同情尽够安慰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这婉娈可喜的女子，与世隔绝，幽居独处了多少年，在爱情以外有极丰富的友谊可以施舍；而她给我友谊的时候一方面象儿童一般尽情流露，一方面又带着一种怜悯的意味，——大可使一个爱她的浪子啼笑皆非的怜悯；因为她整个儿只是慈悲，只是同情。她摈弃爱情，对于所谓女子的幸福只觉得害怕：这两种心理表现得又坚决又天真。我过的那些愉快的日子，可以证明女性的友谊比她们的爱情可贵多了。

① 爱德华·扬(1683—1765)，英国感伤主义诗人。约伯，古代的犹太长老，以正直闻名，后受上帝考验，遭祸累累，故自怨其生。

一般姑娘们坐上钢琴之前，因为预感到坐上去以后的厌烦，总免不了推三阻四；我让伯爵夫人逼出心腹话的时候，就跟这些姑娘一样的扭捏。你们不难想象，为了要克服我怕开口的心理，她不得不格外表示亲热；但一发觉我对于爱情的厌恶和她的不相上下，她就觉得命运送了一个星期五①到她的荒岛上的确是大可感激的事。或许她也开始不耐寂寞了。可是绝不卖弄风情，连一丝一毫的女性气息都没有。她和我说，只有在她隐遁的理想世界上，她才觉得有些兴趣。我不由自主地把他们夫妇两人的生活作着比较：伯爵的生活全部是行为、活动、感情；伯爵夫人的全部是隐忍、无为、静止。其实男女双方都是服从各人的本性，而且服从到令人钦佩的程度。我因为冒充厌世，尽可以对世间的男女冷嘲热讽，希望借此套出奥诺丽纳的心事；但无论什么计策对她都不起作用；于是我明白，所谓骡子脾气在女人中间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

有一天我对她说："东方人把你们关在家里，纯粹当作享乐的工具，真有道理。欧洲人让你们加入社会，给你们平等待遇，因此吃了大亏。据我看，女人是最不老实最卑鄙的动物。但就因为此，她才有她的魔力，给人以捕捉家畜那样的乐趣。男人一旦为一个女人倾倒之后，就认为她是神圣的，永远给她一种特权。对于过去的欢乐，男人的感激是有永久性的；即使看到当年的情妇老了或是堕落了，仍旧觉得她在感情上对他有

① 星期五：指英国作家笛福（1660?—1731）的《鲁滨孙飘流记》中鲁滨孙在荒岛上所救的野蛮人。因此事发生在星期五，故鲁滨孙以星期五为之命名。

特殊权利。可是对你们女人说来，旧日的情夫是一文不值的；不但如此，他还有一个不能原谅的大错，就是没有早点死掉！……你们口头不敢承认，心里却是和传说的（其实只是群众的无稽之谈）奈勒塔中的夫人①一样，会这样想：——可惜一个人享受爱情不能象吃水果一样！可惜吃了一顿饭不能单单剩下愉快的感觉！……”

她说：“这种美满的幸福，上帝一定是留给天国的……您的论证虽然很妙，我却认为是错误的。那些同时跟好几个人相爱的女人，那又叫什么呢？”她这样问我的时候，眼睛象安格尔画路易十三把王国奉献给圣母，而圣母望着路易十三的眼神一样。②

我回答说：“您真是存心做戏了，因为您刚才瞧我的眼风，大可使一个女演员成名。可是象您这样的美人一定有过爱情，所以把爱情忘了。”

“我吗？”她故意避开我的问题，“我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到了七十二岁的女修士。”

“那么您怎敢这样肯定，说您比我感觉更敏锐？对于女人，苦难只有一种形式；惟有爱情的失意她才当作不幸。”

她神气很柔和地望着我。女人夹在矛盾中间或被事实逼

① 奈勒塔为十三世纪时所建的宫堡，位于巴黎中心。传说法国王后玛格丽特·德·勃艮第（1290—1315）淫乐无度，常引诱贵族青年在此宫中行乐，然后杀死投入塞纳河。大仲马历史剧《奈勒塔》记述了此事。

② 指法国十九世纪大画家安格尔的作品《路易十三的发愿》。画的是路易十三跪在地下把王冠与杖献给圣母，圣母在云端里抱着圣婴耶稣，眼睛低垂着，并不正视路易十三。

得无路可走的时候，照旧会固执己见。奥诺丽纳便是采取这种办法，她说：

“我是女修士，您却和我讨论一个我不能再踏进去的世界。”

“便是在思想上也不能吗？”

她回答说：“难道世界真是那样值得羡慕吗？噢！即使我的思想要溜出去，也是溜往更高的境界，……完满的天使，美丽的加百列①的歌声，常常在我心头唱着。万一我有了钱，我要照旧做活，免得常常骑在天使的五色翅膀上飞往想入非非的境界。有些沉思默想会使我们女人迷路的！我的精神安定全靠我的花，虽则它们不能完全抓住我。某些日子我好象有所期待，没有目标的期待；一个念头来了，就盘踞着我的心，使我手指举不起来，但我没法把念头赶走。我觉得此刻正在酝酿一件大事，我的生活要改变了；我伸着耳朵听着，对黑洞里望着，对工作不感兴趣了；然后我疲乏之极，回过头又看到人生，看到我平时的生活。这是不是快要进天国的预感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一方是用年轻人的伤心忧郁作掩护的两个外交家，另一方是一个因悲观厌世而格外顽强的女人：双方斗法斗了三个月，我向伯爵说，要叫乌龟从壳里钻出来恐怕不可能了，只有打破它的壳。头天晚上，在最后一次友好的讨论中，伯爵夫人说道：

---

① 天使加百列向童贞女马利亚显灵，说她蒙受圣恩，将生救主耶稣。

"当年柳克丽希亚[1]用她的匕首和她的血，替女性的宪章写下了第一个字：自由！"

从此以后，伯爵便让我全权办理。

某星期六的晚上我去看奥诺丽纳；楼下的客室刚由那位冒名顶替的业主粉刷一新。她很高兴地和我说："我这个星期做的花卖了一百法郎！"

时间正好十点。七月的夜晚和美丽的明月带来一片朦胧的光。一阵阵百花混合的香味醉人心脾。伯爵夫人把五枚金路易拿在手里叮叮当当地玩着。那是一个冒充的化装品掮客送来的，而那掮客又是奥克塔夫托包比诺法官物色来的另一个党羽。

她说："男人们拿法律作武器，想收服我们作奴隶！我却是一边消遣一边解决了生活问题，绝对不受拘束！噢！每星期六我总很得意。您的孪生弟兄拜伦爵士喜欢缪莱的金洋，我也喜欢戈迪萨尔的金洋。[2]"

我回答："这可不是一个女人的天职。"

"喝！我能算女人吗？我不过是一个性情温柔的男人，不受任何女性折磨的男人……"

"您的生活与您整个人背道而驰。上帝对您多么慷慨，使

---

① 柳克丽希亚，纪元前六世纪一罗马贵妇，因被传说中的罗马王、骄傲者塔尔奎厄斯之子奸污，愤而自杀，后人以她作为烈女的典型。

① 约翰·缪莱(1778—1843)，英国有名的出版家，拜伦一生得其帮助不少。戈迪萨尔为巴尔扎克小说中常见的人物，此处即收购奥诺丽纳假花之商人。

您长得这样好看，心这么慈悲，您难道从来不想要……”

这是我第一次泄露形迹的话，她听了有点不放心了：“要什么？”

“不想要一个美丽的孩子，一卷卷的头发象水浪似的，在花堆里来来往往，好比一朵代表生命与爱情的花，叫您一声妈妈吗？……”

我等她回答。等到沉默的时间太久了，我才发觉我的话发生了可怕的后果，因为屋子里黑洞洞的，早先没看见。伯爵夫人身子歪在便榻上，不是晕过去，而是因痉挛而浑身冰冷；因为她一切生理现象都是温和的，所以第一阵震颤也来势不凶，据她事后说，很象最微妙的毒药药性刚发作的情形。我把戈班太太叫了来，她抱着女主人放上床，脱了衣服，把她不是救醒了，而是恢复了痛苦不堪的感觉。我一边哭一边沿着屋子的走道踱来踱去，同时对自己的使命觉得毫无把握。当初那么冒冒失失接受下来的捕鸟的角色，我恨不得放弃了才好。戈班太太下楼看见我满面泪痕，便急急回上去问伯爵夫人：

“太太，怎么回事啊？莫里斯先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象小孩子似的。”

为了怕我们的态度被人误会，她拿出超人的勇气，披着件梳妆衣下楼来找我：

“我发病跟您不相干；我心脏常常会抽搐的……”

我抹着眼泪，用一种假装不来的声音对她说：“唉，您还想把您的伤心事瞒着我吗？这一下不是让我知道了您有过孩子却夭折了吗？”

她突然打着铃，叫道："玛丽！"

戈班太太马上来了。

"把蜡烛和茶都端来，"她吩咐的时候，态度的冷静不下于一个骄傲的英国太太，那是你们都知道的那种要命的英国教育培养出来的。

戈班老婆子点了蜡烛，关上百叶窗。伯爵夫人脸上毫无表情；倔强的傲气，和野人一般的严肃，在她身上又占了上风。她和我说：

"您知道我为什么那样仰慕拜伦爵士？……他忍受痛苦的方式跟野兽一样。既然一个人的怨叹不能成为曼弗雷德的哀歌，唐璜的嬉笑怒骂，恰尔德·哈罗尔德的奇思狂想，① 那么怨叹有什么用？谁也休想知道我的事！……我的心是一首献给上帝的诗！"

我说："倘若我愿意……"

"愿意什么？"她紧跟着问。

我回答说："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也没有好奇心了；可是我要愿意的话，明天就能知道您的全部秘密。"

"您能够吗？我才不信呢！"她竭力掩盖心中的不安，可也不大掩盖得了。

"真的不信吗？"

"当然，"她摇摇头，"我倒要试试您的本领呢。"

我指着她的手说："先是这些美丽的手指已经说明您不是

① 以上提到的，均系拜伦有名的长诗中的主人公，诗篇即以主角命名。

一个少女，更不是一个做活的人！其次，您也不叫戈班太太；有一回您当我的面收到一封信，您对玛丽说：——喂，这是您的。——玛丽才是真正的戈班太太。您冒用了女管家的名字。噢！太太，您对我不用害怕。我是您最忠心的朋友……朋友，您听明白没有？这个在法国被人滥用，拿来称呼敌人的名词，我只想到它圣洁的动人的意义。这个朋友愿意帮助您抵抗一切，愿意您尽可能得到幸福，一个象您这样的女子应该有的幸福。谁又知道我无意之间使您痛苦，是不是有意而为呢？”

“不错，”她带着威吓的意味说，“我要您好奇，要您把所能打听到的关于我的事统统告诉我，可是……”说到这里，她举起手指，“您也得告诉我，您的消息是从哪儿来的。我在这里享的一点儿清福能不能维持下去，就靠您打听的结果决定。”

“就是说您预备溜走吗？”

“高飞远走！”她嚷道。“飞到新大陆去……”

我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不管上哪儿，您反正得引起人家的热情，逃不出热情的魔掌。天才与美女，都注定要放出灿烂的光芒，引人注目，惹人妒羡，招人毁谤的。巴黎是没有阿拉伯强盗的一片沙漠，世界上只有在巴黎，一个人才能隐姓埋名，靠自己的工作餬口。你抱怨什么？我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不是戈班太太而是戈班先生。万一您要和人决斗，也该要一个证人吧。”

“不管这些，我要您去打听我的底细。我已经说过：我要您这么办！现在咱们别提了，”她这么说着又拿出妩媚动人的

风度，那是你们（领事望着在座的妇女）都能随心所欲支配的。

我回答说："那么好吧，明天这时候，我来把得到的消息告诉您。可是您不能恨我！您会不会拿出一般女人的手段来对付我呢？"

"一般女人是怎么的？"

"她们叫我们作了极大的牺牲，然后过些时候又埋怨我们的牺牲，仿佛把她们侮辱了似的。"

她很狡猾地回答："倘若她们要求你们做的事，你们觉得是牺牲，那么她们的埋怨是对的……"

"不说牺牲，只说是勉强做的吧……"

"那就是说你们本来是不愿意做的。"

我说："啊，对不起，我忘了女人和教皇是永远不会错的。"

她静默了半晌，又道："天哪！我这点儿安静是用多么高的代价换来的，偷偷摸摸享受的；可是只要两句话就能把它毁掉……"

她站起身子，仿佛把我忘了，只自言自语地说着："上哪儿去呢？怎么办呢？……我花了多少心血布置这个可爱的家，预备在这里终老，难道非离开不成吗？"

"在这里终老？"我很明显地表示吃了一惊。"难道您从来没想到有朝一日不能再作工，假花跟化妆品可能因竞争而跌价吗？……"

"我已经有三千法郎积蓄了，"她说。

我叫道："天哪！这笔数目表示省吃俭用，吃了多少苦哇！……"

“明儿见，”她说，“我失陪了。今晚上我简直变了一个人，想自个儿静静。我不是得鼓足勇气以防万一吗？因为，倘若您能知道什么事，别人也能知道，那就……”然后她用直截了当的口气，作了一个很威严的手势，说了声：“再见。”

“好，咱们明儿来决一胜负，”我故意堆着笑容，为了不致在这场戏里丢掉我那种满不在乎的性格。

从很长的花径上走出去的当口，我不由得重复了一句：

“好，明儿来决一胜负！”

而象每天晚上一样和我在大街上相会的伯爵，也叫了声：

“好，明儿来决一胜负！”

奥克塔夫的焦急忧虑与奥诺丽纳的不相上下。我和伯爵沿着巴士底城壕直走到清早两点，好比两个将军在作战的前夜察看阵地，估计种种可能性，认为胜利的关键全靠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一对硬拆开的夫妇是整夜不得阖眼的了：一个是因为存着希望而睡不着；一个是心惊肉跳，惟恐团圆而睡不着。人生的戏剧并不在于外界的境遇而在于情感，它是在内心搬演的，或者说在所谓精神世界那个辽阔的天地中搬演的。奥克塔夫与奥诺丽纳两人的活动和生活，始终不出思想深刻、意境高远的人活动的区域。

我准时而去。晚上十点，我第一次被请进那间蓝白两色的精雅的卧室，那个受伤的鸽子的窝。伯爵夫人望着我想说话，但看到我非常恭敬的神气，立刻大吃一惊。

我庄严地微微笑着，叫了声：“伯爵夫人……”

可怜的太太已经站了起来，又倒在椅子上呆住了；那种痛

苦的姿态可惜没有一个大画家把它描下来。

我继续说道:“您是一个最高尚最受尊敬的男人的妻子;大家认为他伟大,但他对待您的行为比众人眼里看出来的更伟大。您和他是两个性格最了不起的人物。您以为这儿是什么地方?”我问她。

“不是在我自己家里吗?”她诧异之下,连眼睛都发呆了。

“在奥克塔夫伯爵的家里!”我回答,“我们上了当了。那个叫做勒诺尔芒的书记官不是真正的业主,而是代您丈夫出面的。您这种清静的生活是伯爵一手造成的,您挣的钱是伯爵给的,您生活中最琐碎的事都是他费心照顾的。您丈夫在外边维持您的面子,对于您的失踪想出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说您搭一条叫做赛西尔号的船到哈瓦那去,接收一个可能把您忘了的亲属的遗产;陪您去的还有您夫家的两个女人和一个老管家,可是船出了事。您丈夫公开表示,希望您不至于遭难。他说已经派人去就地调查,得到的信息似乎还很有希望……他把您的行踪隐藏得和您自己一样周密……总而言之,他完全遵照您的意思……”

她回答说:“得啦,得啦。现在我只要知道一点,这些细节是谁告诉您的?”

“嗳,太太,有个穷小子由我舅舅荐在本区警察局当书记,他一五一十和我说了。要是您今晚上偷偷离开这座小楼,您丈夫不会不知道您的行踪,而不管您跑到哪儿,他都能庇护您。一个聪明的女子怎么能相信,做生意的人收买纸花和便帽的价钱,会跟卖出去的价钱一般高?真的,哪怕您一束花讨

价三千法郎，人家也会照给！便是做母亲的也比不上您丈夫的温柔体贴。我从您看门的那儿知道，夜静更深的时候，伯爵常常到篱笆后面来看您床头的灯光！您的开司米披肩值到六千法郎……您的花粉商把名厂的出品当作旧货卖给您……总之，您在这儿完全是一个落在火神网里的维纳斯①；但您是单独被幽禁着，七年如一日被无微不至的慈爱幽禁着。”

伯爵夫人象一只被捕的燕子般打着哆嗦，在人家手里伸着脖子，睁着褐色的眼睛向四下里探望。她被神经质的抽搐刺激得浑身颤动，用猜疑的目光把我打量着。干涩的眼睛射出一点儿几乎是火剌剌的光；但她毕竟是女人！……一忽儿眼泪冒上来了，哭了，并非因为受了感动，而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绝望到极点。她自以为独立、自由，不料始终逃不出婚姻的束缚，好比囚犯逃不出监狱。

她一边流泪一边说：“他逼我，好吧，那我就到一个谁也不能跟着我的地方去……”

我说：“啊！您想自杀！……太太，您不愿意回到奥克塔夫那儿去，一定是有极充分的理由了？”

“噢！当然！”

“那么不妨把这些理由告诉我，告诉我舅舅；我们俩可以做您忠心的顾问。我舅舅在忏悔室中是一个教士，在客厅里可从来不会摆出教士面孔。我们要仔细听您说，对您提出的

---

① 据罗马神话，维纳斯嫁与火神伏尔甘后，私恋战神马尔斯，乃被伏尔甘囚于网内。

问题想一个解决的办法；倘若您有什么误会，也许我们能替您消解。您的灵魂是纯洁的；即使犯过什么错误，也早已补赎了……总之，别忘了您可以把我当作最真诚的朋友。要是您想逃脱伯爵的束缚，我能给您想办法，使他永远找不到您。”

她说：“噢！还有修道院呢。”

“不错；但伯爵是个国务大臣，能叫世界上所有的修道院都不敢收留您。可是不管他势力多大，我仍旧有办法把您从他手里救出来……只要您能向我证明您的确不能，也不应该回到他那儿去。”

她恶狠狠对我瞅了一眼，带着非常猜忌和过分高傲的意味；我便赶紧补充：“噢！别以为您逃出了他的掌握，就得堕入我的掌握。将来您照旧能享受安宁、清静、独立；一句话说完，您可以和一个又丑又凶的老姑娘一样得到自由与尊敬。将来我也要先征求您的同意才敢来看您。”

“可是怎么做到呢？用什么办法呢？”

“太太，这一点暂时不能告诉您。您放心，我决不骗您。只要给我证明您只能过这种生活，证明这种生活的确胜过奥克塔夫伯爵夫人的有钱、有面子，住着巴黎最漂亮的府第，受到丈夫疼爱，做一个幸福的母亲的生活，那我就判决您胜诉……”

“可是，”她说，“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个男人能理解我呢？……”

我回答：“的确没有。所以我要请宗教来做评判。勃朗-芒托的本堂神甫是个七十五岁的圣者。他不是一个审问异教徒的法官，而是一个圣约翰；他对您会象费讷隆一样，象对勃

艮第公爵说下面那番话的费讷隆一样:‘爵爷，星期五您要吃一条小牛[1]也可以，但做人非象个基督徒不可。’”

“得了吧，先生。我知道修道院是最后一条出路，是我唯一的避难所。能理解我的只有上帝。至于凡人，哪怕是教会中最慈祥的神甫圣奥古斯丁，也参不透我良心上不安的情绪，那好比但丁的地狱中不可超越的领域。一个不相干的男人，虽则不配领受爱情的祭礼，却得到了我全部的爱情！我丈夫没得到，因为他没拿；我给他爱情，象母亲把一个奇妙的玩具拿给孩子，被孩子砸破了。我的爱情是可一不可再的。对于某些心灵，爱情是不能作尝试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它一旦出现，就是整个儿出现。可是十八个月的夫妇生活，对我等于十八年；我把全部的生命力放了进去，它不是因为尽量奔放而枯竭的，而是在那种欺人的，只有我一个人真诚的闺房生活中销磨完的。为我，幸福之杯既不是空的，也不是喝干了的；什么都不能把它再斟满，因为杯子打破了。我已经没有武器，不能再作战……把自己倾箱倒箧地给了人，我还成其为我吗？只能比之于酒阑灯尽以后的残羹剩饭。我只有一个名字，奥诺丽纳，正如我只有一颗心。丈夫占有了少女，没资格消受的情人占有了少妇；一个女人还剩下什么？你一定会和我说：只要让人家爱就得了！唉！我究竟还有点人味儿，想到卖淫妇三个字能不觉得羞愤吗？是的，一场大火烧光了我的宝物，我借着大火的反光把事情看明白了。老实说，接受另外一个男

---

① 基督旧教教规，每星期五均须守斋，除鱼类鸡蛋外，其他荤腥不得入口。

人的爱情，我倒还能想象；但是向奥克塔夫投降……噢！休想！"

我说："哎，您还爱他呢。"

"我看重他，尊敬他，他从来没伤害我；他心肠好，他温柔；但我不能再爱他……得了吧，别谈了。无论什么事，越讨论越显得渺小。关于这问题，让我用书面来表白我的意思；现在那些思想使我透不过气来，我身上在发烧，我的脚已经踏在我的帕拉克莱修道院的废墟之中①。我眼睛看到的，一向以为拿自己的工作换来的东西，此刻都把我心里要忘掉的事一件件的提醒我。啊，我真应该离开这里，象当初逃出家庭一样。"

"逃哪儿去呢？"我问她，"女子没有人保护，能够在世界上存活吗？在三十岁上，正当花容玉貌的鼎盛时期，有的是您自己意想不到的充沛的精力，有的是可以大量施舍的温情，而您竟想躲到我能把您隐藏起来的沙漠中去？……放心吧，伯爵五年之中没露过面，将来不得您的同意也永远不会到这儿来的。凭他九年卓越的生活，您的清静已经有了保障。您尽可以毫无危险地把您的前途跟我和我舅舅商量。我舅舅和一位国务大臣一样有本事。先把心静下来，别夸大您的不幸。一个当祭司当到头发都白了的人不是一个孩子，各式各样情欲的忏悔，他听了快有五十年了，连帝王卿相那么沉重的心事都由他掂过斤两，他一定能理解您的。即使我舅舅披着祭衣的时候是严厉的，对着您的花也会象它们一样柔和，象他神圣

---

① 帕拉克莱修道院为著名的爱洛伊丝终老之地。

的主宰一样宽容。"

我到半夜才离开伯爵夫人。那时她表面上是镇静了，但脸色阴沉，似乎暗暗作着打算，无论怎么锐利的眼光都猜不透的打算。我走不了几步就在圣莫街上遇到伯爵，他受着一股不可抗力的吸引，不能再待在大街上我们约定的老地方了。

我把经过情形告诉了他，他嚷道："可怜的孩子这一夜怎么过哇？要是我闯得去，要是她忽然看到我又怎么呢？"

我回答说："这时候她连跳窗都可能。伯爵夫人是柳克丽希亚一流的女子，受了污辱宁可死的，即使污辱她的是她愿意委身的男人。"

"你年纪太轻了，"他说，"你不知道，一个人被痛苦的念头剧烈扰乱的时候，他的意志好比湖上起了大风暴，风随时在变，波浪也跟着一忽儿涌到这边的湖岸，一忽儿涌到那边的湖岸。今天晚上，奥诺丽纳见了我扑在我怀里的可能性，和跳窗的可能性是均等的。"

"而您预备冒这个险吗？"我问他。

他回答道："得了吧；为了要等到明天晚上，我家里已经由德普兰医生预备好一些鸦片，让我能太太平平睡一觉。"

第二天中午，戈班老婆子递给我一封信，说伯爵夫人筋疲力尽，到六点才上床，吃了药剂师配的安眠药才睡着的。

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个副本；——因为，小姐（领事向卡米叶·莫潘说），艺术的手段，风格的诀窍，您是精通的；许多在结构方面很高明的作家，他们的功夫您是知道的；可是您一定会承认，在造作虚伪的感情的文学作品中决找不出这样的文

字。真的，世界上最可怕的莫过于现实。下面的信便是那位太太，或者说那个痛苦的化身写的：——

莫里斯先生：

您舅舅所能说的话，我都知道；他不见得比我的良心更通达事理。人的良心原是上帝的喉舌。我知道如果不跟奥克塔夫言归于好，我是要罚入地狱的：这是宗教的判决。人间的法律要我不顾一切的服从。不管我过去作些什么，只要丈夫不拒绝我，大家就认为我是纯洁的、贞洁的。不错，婚姻就有这点儿妙处，能够叫社会批准丈夫的宽恕；但社会忘了一点，就是这宽恕必须要被宽恕的人肯接受。按照法律，按照宗教，按照世俗的惯例，我都应当回去。单单以人事来说：不给他幸福，不给他生孩子，把他的姓氏从贵族院的金榜上抹掉①，不是太残忍吗？我的痛苦，我的厌恶，我的感觉，我所有自私的成分（我知道自己是自私的），都应当为家庭牺牲。我将来会生儿育女，女儿能使我破涕为笑！我可以非常快乐，受人尊敬，大家会看到我锦衣玉食，高车肥马，在人前得意扬扬！仆役、府第、别墅，应有尽有；一年有多少个星期，我就有多少次领袖群英的宴会。不必说，大家会把我招待得很好。我用不着重新攀登贵族的宝座，因为我根本没下过台。由此可见，上帝、法律、社会，意见都是一致的。

天上的神明，地上的教士、法院，都要异口同声地问我：你反抗什么呢？倘若伯爵要求王上来干预这件事，王上也会这样问我。您的舅舅必要时还能说，上帝会赐恩给我，使我觉得尽职是快乐的。上帝、法律、社会、奥克塔夫，不是都要我活着吗？唉，如果没有别

① 王政复辟时期，贵族院议员为世袭职，姓名均留于金册。贵族院议员一旦无后，金册上的谱系记载即告中断。

的困难，我只要回答一句话就可以一了百了，就是我不想活了！一旦裹在尸衣中间，惨白的脸色就能恢复我的洁白和无邪。这不是什么固执的骡子脾气。您一边说笑一边埋怨我的脾气，其实只表示女人把事情肯定了，对前途看清楚了。倘若我的丈夫因为爱我而宽宏大量，把一切都忘了，我可是忘不了！“遗忘”可是我们能作主的？一个寡妇再嫁的时候，爱情能使她恢复少女的心情，因为她嫁给一个心爱的男人；但我不能再爱伯爵了。关键就在这里，您看到没有？我一遇到他的目光就看到我自己的过失，即使他的目光充满了怜爱也没用。他越度量宽宏，我越显得罪孽深重。我的永远不会安定的眼睛始终会看到一个无形的判决。乱七八糟的回忆势必在我心中冲突。

结婚生活不可能再使我尝到心惊肉跳的快感和热情汹涌的醉意；我的冷冰冰的态度，以及虽然深藏、但人家还是猜得到的、把情人与丈夫所作的比较，会致我丈夫于死命。噢！有朝一日，如果在额上的皱痕中，在悲哀的眼神中，在微妙的举动中，我咂摸出一点儿对方不由自主的，甚至还是竭力压制的责备，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会脑浆迸裂躺在阶石上，还觉得阶石比我丈夫慈悲得多呢。这种残酷而又甜蜜的死，或许是单单由于我的多疑。但或是奥克塔夫为了什么事而烦躁，或是我为了错疑他而起了误会，也都可能促成我的死。唉！说不定我还会把爱情的表示当作轻蔑的表示呢。这不是叫双方都受罪吗？奥克塔夫始终不放心我，我始终不放心他。我不由自主要拿一个绝对比不上他的男人跟他相比；我瞧不起那男人，但他让我体验到的销魂荡魄的境界，象火印一般留在我的心头，我为之羞愧无地，却禁不住常常想起。我对您总算够坦白了吧？先生，没有人能向我证明爱情可以再来一次，因为我现在不能也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爱了。一个少女有如一朵被人采

摘的花；一个失身的女子却是被人践踏过的花。您是种花的，应该知道是否还能把那根花茎扶直，使憔悴的颜色恢复它的鲜艳，把树液重新引到那么娇嫩的管子中去，——它们是全靠枝干挺拔才会有强盛的生命力。倘若有什么植物学家敢作这种挽救残花的尝试，他可有本领把膜上的皱痕抹掉吗？能重造一朵鲜花的，简直是上帝了！而能把我重造的也只有上帝！我喝着赎罪的苦酒；但一边喝一边翻来覆去想着那句老话：赎罪不是洗刷。我一个人关在小楼上吃着浸透泪水的面包；可是谁也看不见我吃，看不见我哭。回到奥克塔夫身边，等于从此不能哭泣，我的眼泪会使他着恼的。向一个被你欺骗过的丈夫投降而非心甘情愿地委身，噢！先生，这种行为要污辱多少德性，恐怕只有上帝知道。因为那些叫天使们看了也要心惊胆战的羞恶之心，只有上帝明白它的底细，同时也是由上帝鼓动的。

再进一步说，要是丈夫蒙在鼓里的话，妻子还能有勇气，会拿出一股意想不到的力量来作假，为了保全丈夫与情人双方的幸福而欺骗。但夫妇俩都心中雪亮的局面，岂不叫人屈辱？用屈辱去换取快乐，岂是象我这样的人所能办到的？奥克塔夫不是迟早要觉得我的委曲求全可鄙吗？夫妇生活的基础是互相敬重，互相牺牲；但我们破镜重圆之后，我不能再敬重他，他也不能再敬重我了：他可能象老人爱一个娼妓似的爱我，辱没我的身分；我，我也要因为自己是一样东西而非高贵的太太，时时刻刻感觉到耻辱。在他家里，我不是代表端庄贤淑而只代表私情肉欲了。这是女人失身以后的苦果。我把夫妇的床铺变成一堆炭火，永远睡不着觉的了。在这儿我还有些安静的时间，忘掉一切的时间；可是在丈夫家里，一切都要使我回想起不守妇道的污点。我在这儿受苦的时候，我祝福我的痛苦，我感谢上帝。在他家里，一边体会着我不该享受

的快乐，一边就得深深地害怕。先生，这些并非抽象的推理，而是一颗广阔无边的灵魂感觉到的；因为那颗灵魂已经被痛苦挖掘了七年。最后，还得告诉您一件可怕的事：我有过一个在陶醉与欢乐中、在深信幸福是可能的心情中受胎的孩子，有过一个我喂养了七个月但永远不会离开我母体的孩子；他始终把我的乳房咬着不放！如果将来再有孩子需要我喂养，他们喝到的乳汁是和着眼泪的，因此是发酸的。我表面上性情轻快，您觉得我象儿童……噢，是的，我就有儿童一般的记忆，能够保持到进坟墓。现在您该看到了吧，社会和丈夫的爱都想把我拉回去的那个美妙的生活，其中没有一个局面不僵，没有一个局面不藏着陷阱，不是随处有些悬崖峭壁，让我骨碌碌滚下去，一路被无情的荆棘刺得遍体鳞伤的。五年功夫，我在未来那片荒土中摸索，没有能找到一个适宜于忏悔的地方，因为我的心的确完全被忏悔包围了。对于这些，宗教自有它的一套答案，我连背都背得。它会说，这些痛苦，这些艰难的处境，都是对我的惩罚，上帝会给我勇气忍受的。先生，对某些天性坚强的虔诚的妇女，这种理由固然很合适；我却没有她们的力量。在上帝不会禁止我祝福他的地狱，和在奥克塔夫家里的地狱之间，何去何从，我已经决定了。

末了还有一句话。倘若我是一个少女而有了我现在的人生经验，要挑丈夫还是会挑中奥克塔夫的；但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此刻拒绝他：我不愿意在他面前脸红。怎么！难道我得永远跪着，他永远站着吗？要是我跟他换了一个姿势，我又会瞧不起他的。我不愿意他因为我犯了过失而待我更好。只有天使才敢在双方都无可责备的情形之下作出些粗暴的行为，而这种天使是在天上，不在地下！我知道奥克塔夫体贴入微；但不论这颗灵魂修养得多么伟大，毕竟是人的灵魂，它对我将来在他家里所过的生活并不能有所保

障。因此请您告诉我：您答应我的替无可挽救的灾难作伴的那种孤独，那种静默，那种安宁，上哪儿去找？

为了要保存这个文件的全貌，我把信抄了一份，然后上佩延讷街。奥克塔夫的烦躁不安比鸦片的力量更强，他正象疯子一样在花园中走来走去。

我把信递给他，说道："您去答复吧。既然挑动了她的傲气，您就得想法抚慰它。这比刺探她潜伏在心里而人家已经代您挖出来了的傲气，更要难一些。"

伯爵念着信，脸色越来越快活，他大叫起来："她是我的了！"

他发觉我在旁看着他的得意，便做了一个手势叫我走开。我懂得极度的快乐和极度的痛苦有同样的心理。那天正是德·库特维尔太太母女到伯爵家吃饭的日子，我就去招待她们了。

不论德·库特维尔小姐如何美丽，我那回重新见着她不由得感觉到爱情有三种面目，能引起我们完满的爱情的女子是极少的。我不由自主地把阿美莉和奥诺丽纳加以比较，觉得失节的女性比纯洁的女性更迷人。在奥诺丽纳，忠实不是一种责任，而是缘分；至于阿美莉，她会神态自若地发着庄严的诺言，根本不知道诺言的内容与义务。困倦到差不多要倒毙的女子，需要你去搀扶的罪女，对我特别显得悲壮，能刺激男人天生的热忱；她需要你的心拿出全部的感情，需要你的精力竭尽所能地去干；她充实你的生命，要它为了幸福而斗争；至于对一切都有信心的贞洁的阿美莉，只会把自己关在贤妻

良母的天地中间，只能使我在平凡中去找诗意，精神上既没有斗争，也没有胜利。

在香槟那样的平原和风雪交加而雄壮瑰玮的阿尔卑斯之间，哪个青年会看中恬静的原野？的确，这一类的比较在踏进区公所行婚礼的时候是个不祥之兆。可怜一个人直要有了人生经验，才能知道夫妇生活跟热情是不相容的，家庭是不能以爱情的暴风雨为基础的。梦想过了世界上不会有的爱情和它的许多奇趣以后，对于自己的理想尝到了烈酒一般的快感以后，我又看到眼前摆着平淡的现实。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会觉得我可怜吧？在二十五岁上，我已经怀疑自己了；但我很坚决地打定了主意。借着通报客人来到的借口，我回去找伯爵，看见他的脸被希望的光辉映照之下，变得年轻了。

"你怎么啦，莫里斯？"他看我脸色异样，吃了一惊。

"伯爵……"

"怎么！你不叫我奥克塔夫了？你救了我的命，给了我幸福，你竟……"

"亲爱的奥克塔夫，如果您能劝伯爵夫人重新负起她做妻子的责任，我已经把她仔细研究过了……（伯爵瞧着我的眼风，活象奥赛罗第一次听信伊阿古谗言的神气），您决不能让她再看到我，也不能让她知道莫里斯当过您的秘书；千万别提我的名字，谁也不能露一句口风；要不然您就前功尽弃……您已经保举我当了审查官，请您替我在国外找个外交方面的差事，例如领事之类，别想再要我娶阿美莉了……"我看见他把身子一挺，做了个惊讶的姿势，便向他补充："噢！您放心，我

一定把这个角色扮到底……”

“好孩子！……”他忍着眼泪，抓起我的手握着。

我又笑着说：“您给了我手套，我可没有戴。就是这么回事。”

于是我们俩商量好当天晚上我回到小楼去该怎么应付。到时我去了。时方八月，气候闷热，大有雷雨的意味，天色黄黄的，花的香味很浓；我人好象在蒸笼里，心里巴不得伯爵夫人已经高飞远走，到了印度；这念头使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她穿着白纱衣衫，束着一条蓝丝带，头上没戴帽子，一绺绺的鬈发挂在脸颊两旁，坐在几株小树底下一张长沙发形的木凳上，用小圆凳搁着脚，衣衫下面略微露出一点脚尖。她见了我并不站起来，只指了指身旁的一个位置和我说：

“我这生活不是没有出路吗？”

我回答：“这是指您过的生活，可不是我想替您安排的生活；因为只要您愿意，您可以非常幸福……”

“怎么呢？”她全身的姿势都打着问号。

“您的信在伯爵手里了。”

伯爵夫人象一头受惊的小鹿，站起身来蹦到三步以外，在园子里转来转去，又站定了一会，终于独自去坐在客厅里。我等她对那一下好象被扎了一刀似的痛苦略微习惯了一些，才进去找她。

“您！自称为我的朋友！……哼，简直是一个内奸，也许还是我丈夫的间谍吧？”

女子的本能不下于大人物锐利的目光。

我说："对于您的信不是应当有个答复吗？而这复信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写……所以，亲爱的伯爵夫人，您一定得把回信念一念；念过以后，要是您仍觉得生活没出路，您说的那个间谍可以向您证明他是您的朋友，因为我会送您进一所修道院，凭他伯爵有多大势力也没法把您拉出来；可是到那边去以前，应当先听听对方的理由。天上地下有一条共同的法律，哪怕心里抱着仇恨的人都不得不服从的法律，就是没听过对方，不能把对方判罪。至此为止，您象小孩子似的掩着耳朵，只管责备别人。七年的忠诚也应当有它的权利吧？所以您丈夫的复信，您非念不可。我把您的信抄了一份托我舅舅交给他，问他如果他太太写了一封这种措辞的信，他怎么答复。这办法对您毫无损害。等会我舅舅亲自把伯爵的信带来。在我面前，在那个圣者面前，为了保持您的尊严，您也应当念那封复信，要不然您仅仅是个闹别扭，发脾气的孩子了。为了社会，为了法律，为了上帝，您就这么牺牲一下吧。"

她觉得这样迁就一次并不伤害她女性的意志，便答应下来。我们四五个月的工作，全部是以这一分钟为目标的。金字塔能否完成，不是全靠塔尖上给一只鸟歇脚的那一点吗？……伯爵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千钧一发的时间，而这时间是到了。晚上十点，我舅舅走进她的蓬巴杜式的客厅。我记不起一生中还遇到过什么比这更动人的场面。他满头白发被浑身的黑衣服衬托得格外显著，那张象神明一般恬静的脸对伯爵夫人起了奇妙的作用；她好象伤口上涂了一层止痛的油膏，觉得遍体清凉，同时也被这种道行的无意中闪射出来

的光照亮了。

戈班老婆子通报道："勃朗－芒托的本堂神甫来了！"

我问他："好舅舅，您这次来是不是带着和平与幸福的信息？"

"只要听从教会的告诫，决不会没有和平与幸福。"我舅舅说着，把下面的信递给伯爵夫人：

亲爱的奥诺丽纳，

如果你早发慈悲，不疑心我，如果你念了我五年以前写给你的信，你可以省却五年不必要的、使我看了伤心的劳作。在那封信里，我向你提出的盟约足以祛除你所有的恐惧，使我们俩能恢复家庭生活。我有很多地方需要责备自己，在七年悲苦的光阴中我把我的全部过失体验到了。我没了解婚姻。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我竟没有发觉那危险。我屋里住着一个天使，主对我说：*你好好守着他吧！*不料我粗心大意，不知提防，终于受到上帝的惩罚。你对自己下的毒手没有一下不打在我身上。亲爱的奥诺丽纳，饶了我吧！我完全理解你的敏感，所以不愿意再带你回佩延讷街的老家；我可以一个人住在那儿，却不能和你一块儿再见那屋子。我挺高兴地在圣奥诺雷区装修一所新宅，我心里要请去住的人不是一个因为对人生没经验而被骗回家的女子，也不是一个被丈夫用法律夺回去的女子，而是一个允许我象父亲每天祝福女儿似的亲吻她额角的姊妹。

就因为你受着绝望的煎熬，我才更要待在你左右，满足你的需要，供给你娱乐，保护你的生命；难道你想剥夺我这种权利吗？凡是女人，必有一颗永远偏向着她的，永远能原谅她的心，就是她的母亲的心；你早失怙恃，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她要在世的话，一

定能把你劝回来的；但你怎么没猜到我对你抱着一颗既是我母亲的心，又是你母亲的心呢？亲爱的，我的感情不是褊狭的、吹毛求疵的，决不让一个心疼的孩子为了什么不如意而额上纵起皱痕。奥诺丽纳，倘若你以为我愿意接受你嘴唇哆嗦的亲吻，愿意过着忽而快乐忽而忧急的生活，那么你把你童年的伴侣看作是什么人呢？你不用怕将来会听到一个人抱着摇尾乞怜的热情向你怨叹；我一定要有把握能让你完全自由自在以后才愿意把你接回来。你孤僻的傲气把困难过于夸张了；你可能，如果你愿意，以不关痛痒的心情参与一个兄长或父亲的生活；但决不会在周围发见嘲笑与冷淡，也不会有人疑心你的用意。你将来呼吸到的空气永远是温和的、平稳的，没有暴风雨，也没有一颗细石子。倘若以后你觉得，在我家里的确象在你的小楼中一样自由自在，愿意多添一些快乐的因素，加一些娱乐、消遣，你尽可扩大你的生活圈子。慈母的温情没有轻蔑的意味，没有怜悯的意味，它是什么？是没有欲念的爱。所以我的敬佩之情自会把你可能认为侮辱的心理藏起去。这样，我们俩在共同生活中彼此都能保持尊严。在你方面，只要拿出姊妹的情意，腻友的怜爱，就足够使一个愿意做你伴侣的人满足；你只消看他花尽心力遮掩他的温情，就能测量出他温情的深度。我们俩都不会念念不忘地想着过去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彼此都相当聪明，只着眼于未来。因此，你住在家里，住着你的府第，和住在圣莫街上完全一样；照样的无人侵犯，照样的幽居独处，爱作什么就作什么，随你的心意行事；除此以外，你还得到名正言顺的保护，不必人家再作那些骑士式的爱情工作；你还能得到增加女性光彩的尊敬，还有可以拿去作许多好事的财产。

奥诺丽纳，你用不着求赦免；但若你要求的话，尽管来要求吧；那赦免不操在教会与法律的手中，而要由你的傲气决定，由你自动

决定。做我妻子的可能为了你所害怕的事操心，做我朋友和姊妹的可用不着，我对她一定礼貌周全。看到你快乐，我就幸福了；七年功夫我已经证明这一点。啊！奥诺丽纳，可以替我的话作证的是：你手制的花全部由我珍藏着，用眼泪灌溉着；好似古代的秘鲁人用来纪事的结绳，它们是一部记载我们痛苦的历史。如果这样的契约对你不合适，那么，孩子，我已经嘱托带这封信的圣者切勿替我说一句好话。我不愿意你的回家是因为教会引起了你的恐怖，或是法律给了你命令。我所求的简单而平淡的幸福，一定要你自动给的，我才接受。如果你坚持，要我把九年以来看不见一丝友爱的笑容的、阴惨惨的生活继续下去，如果你要独自一人，一动不动地在你的沙漠中待下去，那么我的意志一定服从你的意志。放心：你安静的生活可以象过去一样不受扰乱。那个管闲事而也许使你伤心的疯子，我会把他打发走的……

奥诺丽纳把信揣在怀里，瞧着我的舅舅，说道：

"先生，谢谢您。既然伯爵允许我留在这儿，我就……"

"啊！"

我这么叫了一声，舅舅马上很不放心地把我瞪了一眼，伯爵夫人也狡狯地对我瞟了一眼，使我明白了她的用意。她要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一个虚伪的人，一个捕鸟的人，而我好不伤心地发觉，那一声惊叹居然把她骗过了；因为那是女人最熟悉的心灵的呼声。

"啊！莫里斯，"她和我说，"您，您是懂得爱的！"

我眼睛里闪出来的光等于另外一句答复，把伯爵夫人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倘若她还存着疑虑的话。因此伯爵是把我利用到最后一刻的。奥诺丽纳又拿出信来预备念完。舅

舅向我示意，我便站起身来。他和我说：“咱们别打搅太太了。”

“您这就走了吗，莫里斯？”她说着并没抬起头来。

她一边看信一边起身送我们，到了小楼门口，抓着我的手很亲热地握着，说道：

“以后咱们照常见面……”

“不！”我拼命握着她的手，使她痛得叫起来。“您是爱您的丈夫的！明儿我走了。”

说完，我急急忙忙丢下舅舅走了。她问舅舅：“他怎么啦，您的外甥？”

好心的神甫为了配合我的角色，拿手指着他的头和心，仿佛说：“太太，请您原谅，他是个疯子！”而因为我舅舅心里真是这样想，所以他的表情更真切。

六天以后，我带着副领事的委任状动身往西班牙，任所是一个商业繁盛的大都市，使我短时期内就把领事的一行学会了，而我的野心也就到此为止。

安顿停当以后，我接到伯爵一封信：

亲爱的莫里斯：

我要是幸福的话，就不会写信给你了；可是我又开始了另外一种痛苦的生活：我受着欲望的刺激，变得年轻了，一方面和一个过了四十岁而又动了爱情的人一样烦躁，一方面又拿出外交家的智慧竭力把情欲压着。你走的时候，我还没得到进入圣莫街小楼的许可；后来收到一封信，露出一些口风，似乎不久可以准我去了；那是一封既温和又凄凉的信，表示她怕相会时感情冲动。等了一个多

月，我冒险闯去，要戈班女人去问能不能接见我。我坐在走道中一条凳上，靠近门房，把手捧着头，差不多待了一小时。

"太太要穿衣服呢，"戈班女人来回报我。奥诺丽纳这句好象讨好我的话，其实是不愿意让我感到她的打不定主意。

整整一刻钟，我们俩都很慌乱，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象台上的演说家忽然着了慌一样的紧张；我们神色张皇地谈了几句，好似被人撞见了什么而勉强找些话来搭讪。

我含着眼泪对她说："奥诺丽纳，"发僵的局面已经打破了，我快活得浑身发抖，"请您原谅，我连讲话都前言不搭后语。这种情形恐怕一时还消灭不了呢。"

她强作笑容，回答说："爱妻子又没什么罪过哇。"

"我求您别再象过去那样做活了。戈班太太告诉我，最近二十天您只用着自己的积蓄；您名下原来每年有六万法郎收入；即使您对我不能回心转意，至少别把您的财产留给我！"

她说："我久已知道您的好意……"

我回答她："要是您喜欢留在这儿，保持您的独立；要是最热烈的爱情也得不到您的青睐，您可别再做活了……"

我递给她三张证券，每张每年有一万三千法郎利息；她接在手里，漫不经意地拈开来看了，一言不发，只瞧了我一眼。啊！她完全懂得我给她的不是钱，而是自由。

"好了，我打败了；你要常来就常来吧。"她说着伸出手来，我立刻捧着亲吻。

因此她是硬逼着自己接待我的。第二天，我发现她强作欢容。直要来往了两个月，方始看到她的真性格。那时却好比美妙的五月，爱情的春天，我的快乐简直无法形容；她不再怕我了，只是研究我。但我向她提议上英国去，以便公开与我破镜重圆。回到家里，

恢复名位，住进她的新宅的时候，她吓坏了。

“为什么不永远这样过下去呢？”她说。

我忍住了，一句话也不回答。

我离开她的时候心里想：她是不是试试我呢？

从家里出发到圣莫街，路上我老是非常兴奋，抱着一腔热爱，象青年人一样对自己说着：今晚上她可能让步了……

这股说不上是虚空是实在的劲儿，遇到她微微一笑，或是用那双不受热情扰乱的、高傲而镇静的眼睛发号施令的时候，就整个儿消灭了。你告诉我，她说过：**柳克丽希亚当年用她的匕首和血替女性的宪章写下了第一个字：自由！** 这句可怕的话常常回到我脑海中来，使我不寒而栗。我深切感到必须获得奥诺丽纳的同意，也深切感到没法获得她的同意。我去的时节和回家的时节同样受着这些狂风暴雨的骚扰，她有没有猜到呢？为了不愿意口头表示，我把自己的处境写信告诉她。奥诺丽纳置之不复，可是愁容满面，吓得我只能装做象没有写那封信一样。我因为伤了她的心非常痛苦；她看出这一点，也就表示原谅了。事情是这样的：三天以前，她第一次在她蓝白两色的卧房中接待我。灯烛辉煌，摆满着花，布置得很好看。奥诺丽纳那天的装束使她格外光艳夺目。你熟识的那张脸，四周都围着小小的发卷；头上插着开普敦的铁树花；身上穿一件白纱衫，束一根白缎带，挂着飘飘荡荡的繐子。在这么素雅的装扮之下，她的仪表你是知道的；但那天晚上简直是个新娘，是初婚时期的奥诺丽纳。不幸我的快乐立刻被浇了冷水，因为她脸上的表情有种可怕的严肃，仿佛冰雪之下藏着一团烈火。

她说：“奥克塔夫，只要您心里要，我随时准备做您的妻子；可是请您记住，这种屈服也有它的危险，我可能克制自己……”

我做了一个手势。

"不错，我明白您的意思，克制这个字您是听了刺心的；您要的是我不能给您的东西，爱情！我发过终身孤独的愿，现在宗教和怜悯使我把这个心愿放弃了。您瞧您不是到了这里吗？"

她停了一会，又接着说："您早先并没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您却要您的妻子了。好吧，我把奥诺丽纳交给您，可也不把她将来的改变瞒您。将来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第一是做母亲！那是我热烈期望的。是的，您可以相信我这句话。您想法改造我吧，我同意；但倘若我死了，朋友，千万别咒我，别骂我固执；您所谓固执，我称之为对于理想的崇拜，也许那种将来使我送命的、说不出的感情，更应当称为对于神明的崇拜。前途怎么样，我不管了，您会负责的，您去考虑罢！……"

于是她坐下来望着我，就是您平时欣赏的那种安闲的姿态。我痛苦得脸色发白，血都凉了。她看到她的话发生了这样的作用，便抓着我的手握着，说道：

"奥克塔夫，我是爱您的，可不是您所要的那种爱；我爱的是您的心灵……但是相信我吧，我爱您的程度象东方的女奴一般愿意为您而死，并且死而无怨。我可以借此补赎罪过。"

她还更进一步，居然大发慈悲，跪在我面前一个坐垫上，说道：

"而也许我还不会死呢……"

我已经跟自己斗争了两个月。怎么办呢？……我肝肠寸断，只能找一个朋友的心让我对它叫一声：怎么办呢？

我收了信没答复。两个月以后，报上披露消息，说奥克塔夫伯爵夫人在海外漂流了几年，终于搭着英国邮船回家了；故事编得相当自然，不致令人起疑。我刚到热那亚的时候，又接到通知，报告伯爵夫人平安分娩，生了一个儿子。我手里拿着

信，在这个阳台的凳上坐了两小时。过了两个月，我的几位保护人，奥克塔夫、德·格朗维尔、德·赛里齐，看我在舅舅故世以后颓丧得很，便竭力劝说，终于使我结了婚。

七月革命以后半年，我接到下面一封信，便结束了这对夫妇的故事：

莫里斯先生，

虽然做了母亲，也许正因为做了母亲，我快要死了。妻子的角色我演得不错：我瞒过了丈夫，我的快乐和女戏子们在舞台上流的眼泪一样真。我为了社会而死，为了家庭而死，为了婚姻而死，正如初期的基督徒为了上帝而死。我不知道致命的原因，我还认真找这原因呢，因为我并不固执；但我非把我的痛苦告诉您不可，当初是您带您舅舅来，而我听了他的话才投降的；他等于一个天国的外科医生，后来做了我的忏悔师，他最后一次的病就是由我看护的；他指着天国要我继续尽我的责任。我便尽了我的责任。我不埋怨那些善于遗忘的女人，我佩服她们，认为是坚强的、应当有的性格；但我没有那么健康，忘不了过去的事。那种使我们与所爱的男人合为一体的，从心坎里出来的爱，我不能感觉到第二次。您知道，直到最后一刻，我向您，向忏悔师，向我的丈夫，叫着：**可怜我吧！**……但谁都不可怜我。那我只有死了。我一边死一边拿出极大的勇气。哪怕是娼妓也没有象我这样嘻嘻哈哈地快活的。可怜的奥克塔夫很幸福，我让他的爱情拿我虚幻的感情作养料。为了演这个戏，我把心血都呕尽了；女戏子受到喝彩，受到庆祝，身上堆满了鲜花；但是那肉眼看不见的对手天天来觅食，天天把我的生命割掉一块。明明是心碎肠断，我照旧笑靥迎人！我向两个孩子微笑，但得胜的总是早生的那个，死掉的那个！我跟您说过：死掉的孩子会叫我去的，我现在就往他那边去了。没有爱情的同居生活，

使我的心灵时时刻刻感到羞辱。只有孤独的时候我才能够哭，能够幻想出神。为了应酬交际，家庭杂务，抚育孩子，照顾奥克塔夫的幸福，我没有一分钟的余暇能汲取勇气，象从前幽居独处的时代一样。持续不断的警惕使我老是心惊胆战。我没有眼快耳灵，随口扯谎的本领。吸干我的眼泪，亲吻我的眼皮的，不是我意中人的嘴而是手帕，使干涩的眼睛减掉一些火气的是凉水，不是爱人的亲吻。我演戏是把整个的心放进去的，致我死命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我小心翼翼地隐藏我的悲伤，居然一点不露痕迹；但悲伤非有所侵蚀不可，它便侵蚀我的生命。我跟那些发现我病根的医生说：

"你们好歹得替我找出一点病来，要不然我的丈夫会活不下去的。"

因此我跟德普兰和毕安训商量好了，说我的不治之症是某一种软骨病，两位医生把那根不知什么骨头描写得头头是道。奥克塔夫还自以为受着疼爱呢！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担心他忧郁成疾，和我同归于尽。万一有这种情形，希望您做我孩子的监护人。信内附上一份补充遗嘱表明我这个意思。请您到必要时再拿出来；也许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奥克塔夫不至于到那个田地的。我暗中对他的忠诚说不定会使他悲痛欲绝，但还是能活下去的。可怜的奥克塔夫！但愿他再娶一个比我贤慧的女人，因为他的确值得人家的爱。

既然刺探我的那个聪明人已经结了婚，希望他记住圣莫街的制花女留给他的教训：第一要使您太太赶快生孩子！尽量叫她去管最庸俗的家务；别让她在心中培养什么理想，培养那朵我奉为至宝的、颜色火辣辣的神秘之花，它的香气会叫人厌弃现实。我是一个圣女泰蕾丝，可惜不能象她那样住在修道院里和耶稣觌面，和一个

长着翅膀、来去自如的天使相对，在出神入定中过生活。您曾看到我在我喜爱的花堆中很幸福。我却没有把心里的话都告诉您：我当初看出您假装的疯狂之下藏着含苞欲放的爱情；我把我的思想，梦境，都瞒着您，没让您走进我美丽的王国。我相信您一定能为了喜欢我而喜欢我的孩子，假如一旦他失去了父亲的话。请您保守我的秘密，象坟墓保守我的肉体一样。别为我伤心。圣贝尔纳说过，无爱情即无生命；倘若这句话是对的，那么我已经死了很久了。

领事把信收起，锁在皮包里，补了一句："于是，伯爵夫人死了。"

"伯爵还在不在呢?"大使问，"七月革命以后，政治舞台上看不见他了。"

领事说："德·洛拉先生，你可记得有一回看见我送一个客人上船吗?……"

"一个头发雪白的，一个老头儿是不是?"画家问。

"一个四十五岁的老头儿！到意大利南部去疗养和散心。那老人便是我可怜的朋友，我的保护人，经过热那亚跟我告别，同时把他的遗嘱交托给我。他叫我给他的儿子当监护人。我也用不着再把奥诺丽纳的遗言告诉他了。"

德·图希小姐问："奥斯塔男爵，他可明白自己做了刽子手吗?"

领事回答说："他是猜到真相的，所以活不下去了。他搭船上那不勒斯，我送他出了海再坐小船回来。告别的时候彼此恋恋不舍，我怕那就是永诀了。我们都喜欢参与我们爱情的

秘密的人，特别在爱侣故世之后。奥克塔夫对我说：'这样的人有种魔力，身上有一道光轮罩着。'伯爵踱到船首，望着地中海；碰巧那天天气很好，大概他被当时的景色感动了，对我又说了最后几句话：'为了改善人性，真应当研究一下究竟是怎样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使我们不顾理性，把一个神仙般的女子为了片刻的欢娱而牺牲？我良心上听到那些呼号。并且呼号的不仅是奥诺丽纳一个人。而这竟是我亲手造成的！……我悔恨交集，痛心极了！过去我在佩延讷街为了得不到欢娱而恹恹欲绝；将来在意大利，我要为了已经体验过的欢娱而恹恹欲绝！……两个同样高尚的心灵，他们的不调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阳台上大家相对无言，静默了一会。

"她算不算贞洁的呢？"领事问在座的两位太太。

德·图希小姐站起来，搀着领事的手臂离开众人走了几步，说道：

"男人来找我们，把一个少女娶过去做了他们的妻子，心中却存着许多天使般的形象，拿我们跟一些无名的敌手相比，跟一些往往是从许多回忆拼凑起来的、完满的标准相比，结果老是觉得我们望尘莫及。由此看来，男人不是也有罪过吗？"

"小姐，倘若有人把热情作为婚姻的基础，您这批评是对的；而这便是那对夫妇的错误。要是男女双方都有盲目的爱情，那种婚姻生活简直是尘世的天堂了。"

德·图希小姐和领事分开了，接着克洛德·维尼翁过来

找她，凑着她的耳朵说：

“德·奥斯塔先生未免有些自鸣得意。”

她也凑着他的耳朵回答：“不，他还没猜到奥诺丽纳可能爱他呢。”她看见领事夫人正在走来，又说：“噢！他太太把故事听了去了，算他倒霉！……”

大钟打了十一点，所有的客人都沿着海滨步行回去。

“生活不完全是这样的，”德·图希小姐说，“象那样的女子真是太少了，也许聪明得出奇了，可以说是一宝！人生是各种不同的变故、痛苦和欢乐交替组成的。但丁诗中的天堂当然是理想的最高表现，但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向现实的人生去要求未免是奢望，而且时时刻刻要引起天性反抗的。对于这一类追求理想的人，只要给他一间六法尺大小的静室，和一张跪着祈祷的凳子就行了。”

“一点不错，”莱翁·德·洛拉说。“可是不管我怎么下流，我仍不由得钦佩一个和伯爵夫人差不多的女子，能够住在一个画家屋里，与画室为邻，从来不下楼见客，也从来不到街上玷污她的鞋子。”

“在几个月之内是可能的，”克洛德·维尼翁的口气挖苦得厉害。

可是大使回答德·图希小姐说：“奥诺丽纳并非独一无二的例子。有个男人，还是干政治的，又是笔下很尖刻的作家，别人就是这样爱他的。后来他在决斗中死去；打死他的那颗子弹不单打中了他一个人，他的情人因此也差不多进了修道

院。”①

“那么这个时代还有些伟大的心灵了!”卡米叶·莫潘说着,靠着隄上的栏杆,若有所思地愣了一会。

一八四三年一月于巴黎

傅 雷 译

① 此系当时的实事。法国政论家阿尔芒·卡雷尔(1800—1836)恋一弃妇米莉·布道尔太太。卡氏的政敌,记者爱弥尔·日拉登在报上影射此事,卡乃与对方决斗,中弹身死。布道尔太太从此闭门谢客。

高布赛克

献给巴尔苏·德·邦荷恩男爵①

我们在只应该发展 viris② 的年龄，就已经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原旺多姆中学的全体学生中，在文坛上重逢的，大概只有我们两人。你致力于写作有关德国哲学的美妙著作时，我们曾经相见。当时我正在创作的作品，就是这一部。现在我将它献给你，说明我们两人都实现了自己的志愿。别人将你的名字写到这本书上感到快乐，你在这里看到你的名字，也一定和那个人感受到同样的快乐吧？

你的中学老同学

德·巴尔扎克

一八二九年到一八三〇年间冬天的一个晚上，深夜一点

① 巴尔苏·德·邦荷恩（1801—1855），巴尔扎克在旺多姆中学就读时的同学，曾在军界服务，复员后致力于哲学研究，于一八三六年发表《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史》。

② 拉丁文：体力。

钟，在葛朗利厄子爵夫人的客厅里，还有两个客人没有走。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听到时钟敲响就告辞了。当他的车马声从院子里传来的时候，子爵夫人看见客厅里只剩下她哥哥和一个好朋友正在结束他们的牌戏，便朝她女儿走过去。她女儿站在壁炉前，好象端详着一只无釉瓷透明花纹灯罩，其实是倾听那部四轮马车的声音，那种凝神静听的样子，不能不使她的母亲担心。

“卡米叶，如果你以后还象今晚那样，跟雷斯托伯爵这么亲热，我只好不再让他上这里来了。好孩子，你听我说，如果你相信我疼爱你的话，就让我在生活中指引你吧。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儿家，对未来，对过去，对某些人情世故，都不会捉摸透的。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雷斯托先生有一个好挥霍的母亲，几百万家当她都会花光。她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女人，高里奥家的姑娘，早就声名狼藉。她从前对自己的父亲是那样不孝，实在不配有这么孝顺的儿子。年轻的伯爵热爱她，供养她，他的孝心的确值得大家称赞，他对弟弟妹妹照顾得尤其周到。”

“这种行为不管怎样令人钦佩，”子爵夫人满脸精明的神气，接下去说，“只要他母亲在世一天，所有好人家都会害怕把女儿的前途和幸福托付给雷斯托这孩子的。”

“您和葛朗利厄小姐的谈话，我听到了几句，我真想插句嘴，”那好朋友高声说。

“我赢了，伯爵，”他和对手说，“少陪了，我要去给令甥女帮忙。”

“您那诉讼代理人的耳朵真灵啊，”子爵夫人高声说，“但

维尔老朋友，我对卡米叶低声说话，您怎么能听得见呢？”

“我会看你们的眼色。”但维尔一边说，一边坐在壁炉角边的一把安乐椅上。

那舅父也走过来坐在外甥女身边，葛朗利厄夫人就在她女儿和但维尔中间的一把矮椅上坐下。

“子爵夫人，现在我想给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会使您对爱乃斯特·德·雷斯托伯爵财产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

“讲故事吗！”卡米叶叫了起来。“先生，您快讲吧。”

但维尔向葛朗利厄夫人递了一个眼色，让她明白这个故事是会使她感兴趣的。

论家当和门第的古老，葛朗利厄子爵夫人是圣日耳曼区最显要的贵妇之一；一个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对她讲话这样随便，在她的公馆里面举止行动这样不拘礼节，看来虽不很自然，可也很容易解释清楚。葛朗利厄夫人是跟王室一起回到法国的，她在巴黎住了下来，开始单靠路易十八从国家元首年俸里拨出的补助金过活，手头非常拮据。那诉讼代理人凑巧在共和国当年拍卖葛朗利厄公馆的手续上发现了些破绽，便认为这座公馆应该归还子爵夫人。他把这个案件包揽下来，并且获得胜诉。这回胜利壮了他的胆，他又和一所不知什么救济院打官司，那所救济院终于把利斯内森林退还给子爵夫人。随后，他又帮子爵夫人收回了奥尔良运河的几份股票和拿破仑拨给公共机关使用的几处相当巨大的房产。仗着这个青年诉讼代理人的才干，葛朗利厄夫人的家业恢复了旧观，当赔偿法颁布的时候，她又得到一笔很大的款项，现在她每年有六万

法郎进款。但维尔律师为人正直、博学、谦虚、随和，他成了这个人家的好朋友。他给葛朗利厄子爵夫人帮的这些忙，虽然使圣日耳曼区最显赫的门第都敬重他并且托他办事，但他并不是一个野心家，对别人的好意不存什么非分之想。子爵夫人劝他把事务所顶出去，投身司法界，靠子爵夫人的提拔，他定会一帆风顺，官运亨通，可是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除了晚上偶尔到葛朗利厄公馆消遣之外，他到交际场中应酬，也只是想维持他的社会关系。他为葛朗利厄夫人效劳，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觉得十分庆幸；不然的话，他的事务所也许就门可罗雀了。但维尔其实并没有诉讼代理人的气质。

自从爱乃斯特·德·雷斯托伯爵成了子爵夫人公馆的座上客，但维尔又发觉了卡米叶对这个年轻人颇有好感以来，他便时常出入葛朗利厄夫人公馆，有如最近才被接受进入这个贵族区社交场的一个昂丹大道的公子哥儿。几天以前，他在一次舞会上凑巧站在卡米叶身边，他指着那年轻伯爵对卡米叶说：

"可惜这孩子没有两三百万家财，是不是？"

"您说这是一种不幸么？我可不这样想，"她答道，"雷斯托先生又能干，又有学问，并且得到他所追随的那个部长的器重。我相信他一定会出人头地。小伙子一朝当了权，他要有多少家财就有多少。"

"不错，可是如果他现在就很富有呢？"

"如果他现在就很富有的话，"卡米叶红着脸说，"这里的小姐们就都抢着要嫁给他了。"她指着跳四对舞的人群，补了

一句。

"那个时候，"诉讼代理人答道，"葛朗利厄小姐就不是他垂青的唯一女子了。这就是您脸红的原因吧！您对他有点意思，是不是？您怎么不说话啦？"

卡米叶突然站了起来。

"她爱上他了，"但维尔想道。

从这一天起，卡米叶发现那诉讼代理人对她钟情爱乃斯特·德·雷斯托伯爵表示赞同，便对他显出异乎寻常的殷勤。在这之前，但维尔每次给她家里帮忙，她虽然都知道，可是她对但维尔只存着敬意，没有真正的友谊，只有礼貌，没有感情；她的行动举止、说话时的口气，都使但维尔时时刻刻感觉到贵族社会的礼法在他们之间设下的鸿沟。受恩莫忘，但儿女们往往不肯认这笔账。

"这场恋爱，"但维尔过了一会说，"使我想起我生平仅有的一段传奇般的遭遇。

"听到一个诉讼代理人讲他生平的艳史，"他接着说，"您就已经笑起来啦！可是我象大家一样，也有过我的二十五岁，而在那个年纪，我已经看见过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了。我首先要给您讲一个您不可能见识的人物。那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那没有血色的、灰白的脸，您的脑海里能够对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吗？我倒想请法兰西学院允许我把它叫做月白色的脸：它同褪了色的镀金器皿相似。我讲的这个高利贷者，他那平直的、深灰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部同塔莱朗一样，毫无表情，看上去象是用青铜铸成似的。两只小眼黄得象黄鼠狼

的眼睛，差不多没有睫毛，怕见阳光；可是一顶旧鸭舌帽的遮檐替他把阳光挡住了。他的尖鼻子顶端有很多痘斑，您会把它比作一个小螺丝钻。他的嘴唇很薄，象炼金术士或伦勃朗、梅兹①所画的矮小老人的那种嘴巴。这人讲话时声音很低，语调柔和，从来不发脾气。他的年纪很难确定：也不知他是未老先衰呢，还是保养得法、青春常在。屋子里从写字台上的绿绒直到床前的地毯，一切都是洁净、破旧的，很象老处女冷冰冰的闺房，她们一天到晚都在揩拭她们的家具。冬天，炉子里的柴火老是埋在一堆灰烬下面，只冒烟，没有火焰。从早晨下床的时候起，直到晚上咳嗽发作时为止，他的行动都和时钟一样有条不紊。他有几分象一个机器人，睡眠就等于上弦。一个甲虫在纸上爬行，你拨它一下，它便停下来装死；同样，这个人在讲话当中听到有车辆经过，就住口不做声，免得提高嗓门。他模仿封特奈尔②，节省有伤元气的动作，把人类感情都集中到自我上面。所以他的生活和古代计时的沙漏里的黄沙一样，不声不响地度过。吃了他的亏的人有时乱嚷乱叫，大吵大闹；跟着便寂然无声，好象是一间刚宰了一只鸭子的厨房。到了晚上，这个钞票人便变成了凡夫俗子，他的金银财宝就化作一颗人心。他一天的工作如果使他感到满意，他就搓着两手，脸上凹凸不平的皱纹泛起一丝笑意，因为他的肌肉无声的颤动，带出一种可以同皮袜子③的皮笑肉不笑相比的感

① 梅兹(1629—1667)，荷兰画家。

② 封特奈尔(1657—1757)，法国作家。

③ 皮袜子，美国小说家库柏(1789—1851)的《皮袜子故事集》的主人公。

觉，是无法用别的语言来加以形容的。再说，即使在他感到万分高兴的时候，他的谈话还是使用单音节的词，举止行动也始终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就是我住在砂岩街的时候偶然碰上的邻居，当时我还不过是一名二等帮办，一个快要修完三年级的法科学生。我们住的这所房屋没有院子，又潮湿又阴暗。各个寓所只有从街上透进来的光线。房舍的布局象一座修道院，全部隔成大小相等的屋子，一条过道就是唯一的出口，只有气窗给过道透进一些亮光，说明这所房子往日是属于一座修道院的。看见这所房子凄凉的外貌，一个富贵人家的子弟还没有踏进我邻居的屋子，他的快乐心情就烟消云散了。我的邻居和他的房子彼此很相象，正如牡蛎象它附着的岩石一样。

“就社交方面来说，唯一同他来往的人就是我；他来向我借火，借书，借报纸，晚上他允许我走进他的小屋，碰上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们便聊聊天。这些信任的表示是我同他作了四年邻居和我循规蹈矩的行为带来的结果。我因为没有钱，所以我的行为跟他非常相似。他有亲人么？有朋友么？他富有呢？还是贫穷呢？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在他的屋里看见过银钱。他的家财一定是存放在法兰西银行的地窖里面。他迈着那象牝鹿一般枯瘦的腿在巴黎东奔西跑，亲自拿着期票去兑现。他这种小心谨慎也使他吃过一次亏。有一天，他身上偶然带着些钱；不知怎的，一个双拿破仑金币①

① 双拿破仑金币值四十法郎。

从他裤子的小口袋掉了出来。一个房客跟在他后面上楼梯，把金币捡起来还给他。

“‘这个金币不是我的，’他做了一个吃惊的手势答道，‘我会有金币么！我有钱的话，还会象现在这样过日子么？’

“早上，他在一只铁皮炉子上亲自煮咖啡，那只炉子老是放在壁炉的黑暗角落里；一家烤肉店给他把饭送到家里。我们的看门老婆子每天在一定的时间上来给他收拾屋子。再说，这个人的名字叫高布赛克①，象这样凑巧的事情，斯特恩②就会说是前生注定的了。后来我承办他的事务，才知道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大概七十六岁。他一七四〇年左右诞生在安特卫普③近郊，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荷兰人，他的名字叫做若望-埃斯泰·冯·高布赛克。你们一定知道，一个叫做荷兰美女的女子的暗杀事件曾经如何轰动整个巴黎。当我同这个旧邻居偶然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既没有表示一点关切，也没有表示丝毫惊异，只是对我说：

“‘她是我的外甥孙女。’

“他的独一无二的继承人，他姐姐的外孙女的死，只引起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在法庭的审讯中得知那个荷兰美女果然叫做莎拉·冯·高布赛克。当我问他怎么这样奇怪，他外甥孙女的姓竟同他的一样，他微笑着答道：

“‘我们这个家族，女子是从来不结婚的。’

---

① 高布赛克有一口吞下去的意思。

② 斯特恩（1713—1768），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

③ 安特卫普，比利时的港口城市。

“他的家族四代都是女子，这个古怪的人从来一个也不愿意会见。他对他的继承人深恶痛绝，他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在他死后，他的家当有一天会不属于他，而归别人所有。他刚满十岁，他的母亲就把他送到船上当一名小水手，开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去，在那里漂流了二十年。因此他那个半黄不黄的前额的皱纹中就埋藏着种种秘密：有可怕的事故，有突如其来的恐怖，有意想不到的巧遇，有悲欢离合的航海故事，有无穷无尽的欢乐。他捱过饿，爱情受过蹂躏，家当遭过风险，失而复得，他的性命有过多少次陷于绝境，也许因为他能当机立断，又庆生还，他使用的手段极其毒辣，只是出于急不暇择，才得到别人的原谅。他认识西默兹海军上将，认识德·拉利先生、德·凯嘉鲁埃先生、德·埃斯坦先生、德·絮弗朗法官、德·波唐杜埃先生、康华里勋爵、哈斯丁勋爵、蒂普-萨依勃的父亲和蒂普-萨依勃本人。① 那个在德里国王玛阿达齐-辛迪阿朝上做过官并且对于建立玛哈塔王朝有过很大功劳的萨瓦人②，曾和他做过买卖。他跟维克托·休士③ 以及好几个出名的海盗有过来往，因为他在圣托马斯④ 岛住过很久。为了发

① 以上提到的，除西默兹、凯嘉鲁埃、波唐杜埃是《人间喜剧》中虚构的人物外，其他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人。德·拉利-托朗达（1702—1766），曾任法国驻印度殖民地长官；德·埃斯坦（1729—1794），法国海军少将；德·絮弗朗（1726—1788），法国地中海舰队大法官；康华里勋爵（1738—1805），曾任印度驻军司令及总督；哈斯丁勋爵（1754—1826），曾任印度总督；蒂普-萨依勃（1750—1799），印度迈索尔邦最后一个苏丹。

② 指布瓦涅伯爵（1741—1830）。

③ 维克托·休士（1770—1826），法国驻圭亚那专员、总督。

④ 圣托马斯岛，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

财，他什么事情都干过，还曾试图探明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著名的野人部落的黄金。此外，美洲独立战争中的各个事件，没有一件同他没有关系。他不曾跟任何人谈过印度或美洲，跟我谈到的时候也不多。当他谈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他就仿佛说走了嘴似的，显得有点后悔。假如人道精神、社交精神是一种宗教的话，他就可以算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虽然有意考查他的思想感情，可是惭愧得很，我应当承认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心还是莫测高深的。我有时心里想，他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呢？如果所有放高利贷的人都象他的话，我相信他们全是没有性别的。他是否始终信奉他母亲信奉的宗教，把基督教徒看作他的俎上肉呢？还是他改奉了天主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或路德的新教呢？我对他的宗教见解始终毫无所知。我觉得他只是对宗教淡漠，并非缺乏信心。

"这个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化身，吃过他亏的人，也就是他称之为主顾的，不知是故意说反话呢，还是存心嘲笑，管他叫高布赛克老爹。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他屋里，他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象一尊塑像，动也不动，两只眼睛瞅着壁炉的架子，仿佛瞧着架子上面他放债的账目。一盏冒烟的灯，灯座从前是绿色的，投出微弱的光，没有给这张脸增添一点色彩，反而更衬托出脸的苍白。他一声不响地瞧着我，指着正等我去坐的那把椅子，让我坐下。'这家伙在想什么呢？'我心里想，'他知道世界上有上帝、有情感、有女人、有幸福吗？'我可怜他，象可怜一个病人一样。可是我也十分明白，虽然他有几百万现金存放在法兰西银行，他的脑子里很可能想占有整个地球呢！

他曾走遍这个地球，探寻过它，估计过它的分量，计算过它的价值，开发过它的资源。

"'您好，高布赛克老爹，'我对他说。

"他扭过头来望着我，他那又粗又黑的眉毛稍稍凑近了一下；对他来说，这种特殊的变化就等于南方人最欢畅的微笑了。

"'您今天无精打采，和那天有人跑来通知您有一个书商吃倒账的时候一样，您很佩服这个书商的手段高明，虽然您吃了他的亏。'

"'吃过他的亏？'他露出惊讶的神气说。

"'他为了签订一个破产者与债权人之间的契约，不是曾用一家破产商号盖章的期票偿还您的债务么？等到这个商号复业的时候，他不是要您按照契约规定的折扣兑收期票么？'

"'他很狡猾，'他答道，'可是结果还是进了我的圈套。'

"'您有期票要退吗？今天不是月底了吗？'

"我和他提到金钱，这还是头一次。他似笑非笑地抬起眼睛望着我；然后用一种温柔的声音对我说话，音调就象一个不会吹笛子的学生吹出的笛声。

"'我寻开心，'他对我说。

"'您有时候也寻开心么？'

"'你以为只有出版了诗集的才是诗人么？'他耸耸肩膀向我问道，一面用怜悯的目光望着我。

"'这个脑袋里面也有诗情哩！'我想道，因为我当时对他的生活依然一无所知。

"'有什么人的生活能够象我的生活这样出色吗?'他继续说,眼睛闪闪发亮。'你还年轻,你有你那个年纪的一套想法,你在你的炉火里面看见女人的面孔;我呢,在我的炉火里面只看见几块木炭。你什么都相信;我呢,我什么都不信。你尽管抱着幻想不放好了,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我现在要给你讲一讲人生的失意事。不管你是在旅途中,或是和你老婆一道待在炉火旁边,你总会活到这样一把年纪,那时候生活便只是我们在自己喜欢的某种环境中所遵循的一种习惯。那时候,能够把我们的才能使用到现实上面就是幸福。除了这两条规律,一切都是空话。我的原则象大家的原则一样有过变化,每到一个纬度我不得不改变一次。欧洲人钦佩的行为,要受到亚洲人的惩罚。某种行为在巴黎是一种恶习,过了亚速尔群岛便是非做不可的事。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只有一些因地制宜的公约。一个人被迫投入形形色色的社会模式以后,信念和道德对他说来就成了一些毫无价值的字眼。我们身上只剩下自然赋予我们的唯一真实情感:图存求生的本能。在你们欧洲社会里,这种本能叫做个人利害。如果你的阅历同我一样丰富的话,你就会懂得只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具有相当实在的价值,值得我们操心。这种东西……就是金钱。金钱代表了人间一切的力量。我走过不少地方,到处都看见平原或高山:平原使人感到厌倦,高山使人感到疲乏;因此,地点是毫无意义的。讲到风俗,人到处都一样:到处都有穷人和富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到哪儿都避免不了;因此,剥削别人总比被人剥削好些;到处都看见筋骨强壮的人辛勤劳动,面无血色

的人自寻烦恼；到处都是声色情欲，因为到处都是官能消耗，最后只剩下一种情感，就是虚荣心！虚荣心，说来说去还不是自我？虚荣心要有大量金钱才能得到满足。我们刁钻古怪的念头需要有空闲，需要有物质手段，或需要细心照顾。一点不错，黄金里面什么都有，不过还没有显出来罢了。事实上，它什么都可以给你。每天晚上打牌，琢磨着自己能不能赢几个铜子，只有疯子或病人才觉得这是一种乐趣。只有傻瓜才会浪费时间去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某某太太是一个人睡在长沙发上呢，还是有人陪着她？她的血多呢，还是淋巴液多？她是欲火旺盛呢，还是有德行？只有受骗的人才会费心制订一些政治原则来控制变幻莫测的时局，以为替他们的同类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只有幼稚的人才喜欢谈论戏子，转述他们风趣的语句；只有幼稚的人才会每天散步，他们散步的空间不过比野兽的笼子稍微大些；只有幼稚的人才喜欢为了别人穿衣，为了别人吃饭；只有这种人才因为自己比邻人早三天买到一匹马或一辆马车而洋洋得意。这几句话不是说明了你们巴黎人的生活吗？我们看生活，要比他们站得高些。幸福要么是强烈的感情，它会损耗生命；要么是有条不紊的事务，会把人生变成一部英国机器，准时运转。在这两种幸福之上，还有所谓高尚的好奇，想窥探自然的奥秘，或者模仿自然的效果。用两句话来说，不就是科学或艺术，情欲或宁静吗？我本来在宁静中生活，可是你们的社会利欲使各种各样的人类激情都耀武扬威地在我面前经过。再说，我没有你们那种对科学的求知欲，这种求知欲是使人类永远处于失败地位的一场

斗争，不过我用窥测推动人类的种种动机来代替你们那种求知欲。一句话，我毫不费力就控制了社会，社会却奈何我不得。'

"'你听我讲吧，'他又说，'等我把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讲给你听，你就会猜到我的乐趣了。'

"他站起来，走过去上了门闩，拉上那幅用旧壁毯改做的窗帘，铜环在窗帘横杆上发出吱吱的声音。他又走回来坐下。

"'今天早晨，'他对我说，'我只有两张期票要兑，别的期票我都在昨天当作现金给了我的主顾了。我可赚了！因为在贴现的时候，我扣掉两法郎作为去兑款时雇用一部四轮马车的车费。我是什么都不管的，我只缴纳七法郎的税，可是一个主顾却要我为了六法郎的贴现走遍巴黎，那不是很可笑么？今天早晨这两张期票，第一张价值一千法郎，是一个身穿镂金背心、鼻架眼镜、乘坐英国马拉的二轮轻马车等等的公子哥儿拿来给我的。开这张期票的是巴黎一位最俏丽的妇人，她的丈夫是富有的业主，一位伯爵。伯爵夫人为什么要开出这张期票呢？这张期票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但实际上却非常可靠；因为这些可怜的妇人害怕退票会在夫妇之间引起风波，她们宁愿拿自己作为抵押也不敢不付款。我很想知道这张期票的秘密价值，是不懂事，不小心呢，还是出于爱情或者善心？第二张期票，数目相等，署名：法妮·马尔沃，是一个快要破产的布商拿来的。一个人只要能够在法兰西银行借到一点款子，他就不会上我的门。他从我的房门走近我的办公桌，刚迈了

头一步，就可以看出他已经陷于绝境，他正在面临倒盘，特别是各家银行都不肯贷款给他了。因此我看到的都是被债主围猎逼得走投无路的牝鹿。那伯爵夫人住在海尔德街，法妮住在蒙马特尔街。今天早晨我从这里出门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转过多少念头啊！如果这两个妇人拿不出钱来的话，她们招待我就会比招待亲生父母还要恭敬。伯爵夫人为这一千法郎，什么丑态作不出来呢？她要装出一副亲密的样子，用对那个在期票后面画押的人讲话的那种娇声娇气对我讲话，对我说出多少甜言蜜语，也许她还要哀求我，而我呢……'

"说到这里，那老头儿用他的冷冰冰的目光盯着我。

"'而我呢，毫不容情！'他又说，'我要象一个报仇雪恨的人走到那里，我的出现要使她感到悔恨。这些臆测的话不必提了。我到了那里。"伯爵夫人还没有起床。"一个贴身侍女对我说。"她什么时候会客呢？""中午。""伯爵夫人生病了么？""不是的，先生；她昨天晚上参加了一个舞会，早上三点才回家。""我叫高布赛克，请你把我的名字告诉伯爵夫人，我中午再来。"

"'我说完就走了，把我的脚印留在覆盖着楼梯的地毯上。我喜欢用脚下的污泥弄脏有钱人的地毯，倒不是因为我下作，而是想让他们尝尝"匮乏"的利爪。我到了蒙马特尔街，找到一间外表寒酸的房子，我推开一扇旧大门，看见一个终年不见阳光的阴暗的院子。门房的屋子黑洞洞的，玻璃窗仿佛一件穿得太久的棉大衣袖子，满是油污，黯然无光，到处有裂缝。"法妮·马尔沃小姐在家吗？""她出门了。如果您是来兑期票的，

钱就在这儿。”“我回头再来。”

“‘她既然把钱留在看门人那里，我倒想认识认识这个姑娘；我想她一定长得很漂亮。整个上午我浏览着沿马路画摊上的木刻。随后，十二点整，我就走进伯爵夫人卧室前面的客厅。“太太刚刚按铃叫我，我看她不一定会客。”那贴身侍女对我说。“我等一会儿。”我一面回答，一面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

“‘百叶窗打开了，那贴身侍女跑过来对我说：“请进来吧，先生。”

“‘她的声音很温柔，我一听就猜到她的女主人一定拿不出钱来。我走进去。眼前的那个妇人，她是多么俏丽啊！她急急忙忙拿起一条羊毛披肩搭在赤裸的双肩上，裹得紧紧的，两个肩膀的轮廓隐隐约约看得出来。她穿一件便装，镶着雪一样白的绉边，看样子她每年要付二千法郎左右给洗细布衣服的女人。她的黑头发象安的列斯群岛的女子那样，用一条马德拉斯绸巾漫不经心地束起来，大个大个发卷露在外面。她的卧榻乱七八糟，不用说这是睡眠不宁的结果。画家一定愿出代价，只要准许他在这个场面中间待一会儿。幔帐张挂得撩人心绪，幔帐底下，一只枕头掖在蓝绸被子里面，齿形花边衬着浅蓝底子，特别显着鲜艳，枕上保留着的一些捉摸不定的形态使人想入非非。雕成狮足的桃花心木床脚下，铺着一张宽大的熊皮，女主人舞罢疲乏，不经意地把一双白缎鞋扔在上面，闪闪有光。一张椅子上放着一件弄皱了的长袍，袖子垂到地面。一股微风就可以吹走的长袜，在安乐椅的脚上绕了几

圈。白色袜带随便扔在聊天的长椅上。一把珍贵的扇子打开了一半，在壁炉上闪闪发光。衣橱的抽屉依然开着。鲜花、钻石、手套、花束、腰带，到处乱放。我嗅到一股香水的微香。一切都是奢侈和紊乱，不谐和的美。可是蹲伏在底下的贫困之神已经抬起头来，让伯爵夫人或那个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人感到它的尖牙利齿。伯爵夫人那张疲乏的脸和这个到处都是歌残舞罢的衣物的房间十分相似。这些横七竖八的废物连我见了都可怜；它们前一天夜里穿戴在一个人身上，曾经引得人眼花缭乱。这些被后悔的心情毁掉了的爱情的残迹，这个放荡、奢侈和喧嚣的生活的形象，泄露了坦塔罗斯怎样不遗余力想抓住那正在逝去的快乐。那少妇脸上泛起红晕，衬托出皮肤的白嫩，但她的线条却仿佛显得粗糙，眼睛底下现出来的黑圈似乎比平常更加触目。不过天生的精力在她身上似乎很强，这些疯狂的痕迹并没有减损她的姿色。她的眼睛还炯炯有光。她同列奥纳多·达芬奇（我作过绘画的买卖）笔下的希罗底亚①一样，真是生气勃勃，精力饱满；她的身段和脸蛋不带一点儿俗气；她使人见而生爱，而且似乎比爱情还要强烈。我喜欢她。我的心很久没有跳过了。我的账已经收回来了！我愿意花一千法郎买得这种感觉，使我忆起我的青春。“先生，您能通融一下，再等几天吗？”她一边说，一边指着一把椅子请我坐下。“我将等到明天中午，夫人，那个时候我才有权利退票。”我回答，一面把拿出来给她看的期票重新叠好。我

① 这里提到的实际上是意大利画家贝纳提诺·吕依尼（1480—1522）画的莎乐美（希罗底亚的女儿）。

心想：这是你的奢侈、你的地位、你的幸福、你所享受的特权的现世报。有钱人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发明了法庭、法官以至断头台，这是无知的人烧毁自己的一种蜡烛。但是你们，尽管睡觉的时候上是绫罗下是绸缎，微笑的后面却隐藏着悔恨和咬牙切齿，还有那神怪的狮子的血盆大嘴，它们会朝你们心上狠咬一口。"退票！您真要这样做么？您难道对我这样不客气吗？"她瞧着我嚷道。"即使法国国王欠了我的钱，夫人，他不还给我的话，我也要控告他，而且比控告别的债务人还要快些。"

"'这时我们听到有人轻轻敲着房门。"我不见客。"那少妇盛气凌人地说。"阿娜斯塔齐，可我很想见你啊。""现在不能见，亲爱的。"她答道，口气没有刚才严峻，可是也并不温和。"你开什么玩笑！你正在跟人说话。"一个人一边走进来一边说，这是伯爵无疑了。

"'伯爵夫人瞧了瞧我，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变成了我的奴隶。从前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大概傻得可以，不会退票。一七六三年，在本地治里①，我放过了一个妇人，上了她的大当。我这是活该，我为什么相信她呢？"先生来干什么？"伯爵向我问道。我瞧见那妇人从头到脚浑身直打哆嗦，脖子上白皙细嫩的皮肤变得粗糙了，用一句家常话说，起了鸡皮疙瘩。我呢，我在笑，没有一条肌肉抖颤。"这位先生是个买卖人。"她说。伯爵这时把身子背着我，我把期票拿出来，露出一半在

① 本地治里是印度一城市。

口袋外面。那少妇看见我这种铁石心肠的举动，便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颗钻石。"拿去，走吧！"她说。

"'我拿了钻石，把期票还给她，对她点一点头就出来了。我估计，这颗钻石的确值一千二百法郎左右。我看见院子里奴仆如云，他们正在刷制服、擦皮靴，或者在揩拭华贵的马车。"这就是这些家伙上我家里来的原因了，"我心想，"这就是使他们干净的手脚盗窃大量金钱，出卖祖国的原因。那王公大人，或那个假装王公大人的人，不愿意步行，恐怕玷污衣履，却索性在泥淖里洗一个澡！"就在这时候，大门打开了，进来的四轮马车上，坐着那个送期票给我的青年。"先生，"我等他下了车，对他说，"这是两百法郎，请您转交伯爵夫人。请您告诉她，她上午给我的那件抵押品，可以在一星期内赎回。"

"'他拿了那两百法郎，含讥带讽地微微一笑，仿佛在说：嘿！她把款子付清了。真的，好得很！我从这张脸上的表情看见了伯爵夫人的前途。这个金黄头发、冷酷无情、翩翩年少的先生，这个没心没肝的赌徒，将使自己倾家荡产，使她倾家荡产，使她的丈夫倾家荡产，使孩子们不名一文，把他们的妆奁散尽。他在各个客厅里造成的损失，比一排大炮在一团军队里造成的损失还要严重。

"'我走到蒙马特尔街，上法妮小姐家。我走上一道很陡的小楼梯。到了六楼，我被领进一个有两间屋子的寓所，里面一切都干干净净，象一个崭新的金币。法妮小姐在第一间屋子里接待我，我在室内家具上看不见一点尘土。法妮小姐是一个地道的巴黎女子，服装朴素，容貌清秀，和蔼可亲，栗色头发

梳得十分整齐。贴着太阳穴抿了两个弧形的鬓角，一双水晶般明亮的蓝眼睛因此更显得机灵。日光透过玻璃窗上的小窗帘,一道柔和的光线照着她贞静的脸庞。在她周围有许多块裁开的麻布,使我晓得她平常的工作：她是一个女裁缝。她在那里好象是一个孤独女神。我将期票递给她，对她说我早晨来过,没有遇到她。“可是,”她说,“我已经把款子放在门房那里了。”我装作没有听见她的话。“小姐大概很早就出门吧?”“我很少到外面去；可是晚上工作的人,有时总得洗个澡。”

“‘我瞧了瞧她。只看一眼,便全猜到了。这个女子家道贫寒,不工作不行,她是生长在一个正直的农民家庭里的，因为她的脸上有几颗生在乡间的人特有的红痣。她的容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尚气派。我仿佛置身在一个诚实、坦率的气氛里，两肺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可怜的清白女子啊！她是信神的,她那质朴的油漆木床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用两支黄杨树枝点缀着。我几乎受到感动。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只算一分二利钱借钱给她,帮助她顶一家好店铺。“可是,”我心里想,“她也许有一个堂兄弟,会利用她的名字借款,欺骗这个好心肠的女子。”想到这里我就走了，我提醒自己不要上了自己侠义心肠的当,因为我时常有机会注意到,行善即使对施主没有害处,可是它会使受惠的人倒霉。你刚才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想着,法妮·马尔沃也许可以做一个贤淑的妻子；我把她那纯洁孤独的生活同伯爵夫人的生活比较了一下，伯爵夫人现在已经堕落到开期票借款的地步，将来一定要陷入罪恶的深渊。’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在寂静中端详着他，然后他又说下去：

“‘你觉得我这样深入人心最隐秘的缝隙，体会别人的生活，没遮掩地看见这种生活，算不了什么吗？我看得见许多时刻变化的活剧：奇丑的伤口，致命的忧伤，恋爱的场面，即将投河自尽的穷窘无告的人，把人引向断头台的年轻人的享乐，绝望的笑声，灯红酒绿的盛会。前些日子，我看见一出悲剧：一个老好人父亲开煤气自杀，因为他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紧接着，又看见一出喜剧：一个青年试着搬演迪芒许先生①的那场戏给我看，仅仅按照当代的情况略微改动一下。你准听到过有人称赞当代教堂里布道人的口才，我有时也浪费我的时间去听他们演讲，他们使我改变了看法。可是，借用不知道什么人说过的话来说，从来没有使我改变我的行为。好家伙，跟我刚才提起的演说家一比，你那些善良的布道人，象米拉波、韦尼奥②以及其他的人，就不过是会结结巴巴说两句话的人罢了。一个痴心的女子，一个快要破产的老商人，一个想替她的儿子隐瞒过失的母亲，一个没有饭吃的艺术家，一个因为没有钱而弄得从前的努力都要付诸东流的正要失宠的贵人，他们说话的力量使我直打寒噤。这些不可多得的演员为我一个

① 迪芒许，莫里哀喜剧《唐璜》中的人物，一个被债务人的假殷勤所愚弄的胆怯的债主。

②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演说家，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韦尼奥（175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议员，属吉伦特派，一七九三年被处绞刑。

人演唱，可是骗不了我。我的目光如同上帝的目光一样，我看得见他们心里正在想什么。什么都瞒不了我。对于能够把钱袋的绳子打开或拉紧的人，人们总是俯首听命的。我的财力足以收买那些能够左右大臣们的人——从办公室的听差直至他们的情妇——的良心，这不是权力么？我可以得到最美丽的妇人和她们最温柔的抚慰，这不是享乐么？权力和享乐，这不就把你们的社会秩序全部概括了么？在巴黎，我们一共有十个人，都是无声无臭、无人知晓的国王，你们命运的主宰。生活不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么？你要晓得，手段总是和结果混在一起的：你永远无法将灵魂和感官分开，将精神和物质分开。金钱是你们当前社会的灵性。共同的利害将我们这些人联结在一起，一个星期有几天我们聚集在新桥附近的忒弥斯咖啡馆里，互相透露金融界的秘密。哪一个人的家产都瞒不了我们，每个家庭的秘密我们都了如指掌。我们有一种"黑皮书"，载有关于政府信用、法国银行、商业等的重要记录。我们是交易所的裁判，我们组成一个裁判所，只要是有钱的人，不管家财大小，他的最无关紧要的行动，我们都要在内部加以判断、分析，而我们的猜度总是对的。你监视司法界，他监视金融界；这个人监视行政部门，那个人监视商业部门。至于我呢！我的眼睛盯着大户人家子弟、艺术家、社交家和赌徒；这是巴黎最使人惊心动魄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要把他身旁人的秘密讲给我们听。上当受骗的激情和遭人白眼的虚荣心是爱说话的。恶习、失意、仇恨是最勤快的警察。所有我的同业都象我一样，什么都享受过了，什么都尝遍了，到头来就只为

了权力和金钱本身而爱权力，爱金钱。

"'气焰最高的情人，'他一面说，一面把他的空无所有的、冷冰冰的屋子指给我看，'他在别的地方可以因一句话而生气，因一句话而拔出剑来，在这里，只能双手合十地哀求我！在这儿，最骄傲的大商人，对自己的姿色最沾沾自喜的妇人，自视最高的军人，都要哀求我，或者由于愤怒，或者由于痛苦而眼泪盈眶。在这儿，最有名的艺术家，名姓要流传后代的作家，都要哀求我。

"'总之，在这儿，'他又接着说，一面把手放在前额上，'有一架天平，整个巴黎城里的遗产和利害关系都要放在上面称一称。我这个白色面具木然不动，过去往往使您惊奇，现在您还以为在它底下没有快感么？'

"他一边说，一边把他那张散发着金钱气味的苍白的脸凑到我跟前。

"我回到自己房中，目瞪口呆。这个干瘪的小老头高大起来了。他在我的眼中变为一个希奇古怪的形象，成为金钱势力的化身。生活、人类，使我感到害怕。'一切都要凭金钱解决么？'我反问自己。我记得我很晚才睡着。我看见我的周围放着一堆一堆的黄金。我念念不忘美丽的伯爵夫人。说来惭愧，我必须承认，伯爵夫人完全掩盖了那个命中注定要干活和过清寒生活的质朴、纯洁的少女的形象；可是第二天早晨，透过我惺松的睡眼，那温柔的法妮又仪态万方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的心里又只有她了。"

"您要喝一杯糖水么？"子爵夫人打断了但维尔的话说。

“好的，”他答道。

“可是您所讲的事情，我看不出来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子爵夫人一边打铃，一边说。

“岂有此理！”但维尔咒骂了一声，“我这就可以叫卡米叶小姐醒过来，告诉她说，她的幸福以前确实操在高布赛克老爹的手上；但这个老家伙活了八十九岁死了，因此雷斯托先生不久就要接受一笔很可观的财产。这一点需要解释明白。至于法妮·马尔沃呢，您是认识的，她就是内人！”

“这个叫人疼爱的孩子，”子爵夫人应声说，“他一向坦率直言，哪怕在大庭广众中，也要提这件事的！”

“我还要把这件事高声对全世界说呢，”那诉讼代理人说。

“喝吧！喝吧！但维尔老朋友。您永远只能是最幸福、最善良的人。”

“我刚才听您讲到海尔德街，您到了一个伯爵夫人家里。”那舅父抬起睡眼惺忪的头来高声说。“那伯爵夫人后来怎样了？”

“我和那个老荷兰人谈话之后，过了几天工夫，我的毕业论文通过了，”但维尔接着说。“我获得法学士学位，跟着就当了诉讼代理人。那守财奴对我更加信任。他遇到难于处理的生意，就不花一文，找我商量，他要有一些稳妥的材料才做这些生意，但在所有行家看来，那些材料都是不可靠的。这个人，无论谁的话他都不愿意听，对我的意见却可以说言听计从。不错，我的意见对他也一向是非常合适的。后来，在我工作了

三年的事务所，我终于升任首席帮办，离开了砂岩街那所房子，住到我的老板那里。他供膳宿，每个月还给我一百五十法郎。这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当我向那个放高利贷的人告辞的时候，他没有对我表示友好，没有表示惜别，也没有叫我去看他；他只是这样望了我一眼，在他身上，这目光仿佛透露出他有先见之明。一星期后，我的老邻居前来看我，他带给我一个相当难办的案件，一个没收产权的案件；他继续一毛不拔，要我提供谘询，一点不难为情，如同已经付过手续费一样。我的老板本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酒色之徒，手头十分拮据，第二年年底，一八一八到一八一九年之间，不得不出盘他的事务所。当时，诉讼事务所的出盘费虽然不象现在涨得这么高，我的老板依然把他的事务所出盘，索价不过十五万法郎。一个又勤恳、又有学问、又聪明的人，支付了这笔款子的利息还可以生活得很体面。只要他赢得别人的信任，在十年之内就能偿还这笔款子。我呢，我不过是努瓦荣①一个小市民的第七个孩子，一个铜子也没有，在社会上只认识高布赛克老爹一个财主。一种野心勃勃的思想，和一线难以明言的希望，鼓励我去找他。因此，一天晚上，我便缓缓地朝砂岩街走去。当我敲着这间黑屋子的房门时，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我记起了以前老守财奴对我说过的种种话，我当时绝没想到踏进这个门槛就感觉到的忧虑竟这样厉害。我就要象许多别的人一样哀求他了。'不，不，'我心想，'一个正直的人在无论什么地方都应该知道自

① 努瓦荣，法国贡比涅地区瓦兹省一地名。

重。犯不上为了一份家产而卑躬屈节，我要象他那样一是一、二是二。’

“我迁出砂岩街后，高布赛克老爹不愿意有人住在他的隔壁，便把我的屋子租了下来；他那房门的正中又开了一个装有铁栅的小窗洞。他看清楚了我的面孔之后才给我开门。

“‘怎么样，’他低声细气对我说，‘你的老板把他的事务所出盘啦。’

“‘您怎么会知道？他只对我一个人提到过这件事情。’

“那老头儿的嘴向两旁一咧，完全象拉开了帘子一样。这无声的微笑又伴以冷酷的目光。他停了一会儿，这时我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随后他用一种冷淡的口气说：

“‘否则你就不会上我这里来了。’

“‘高布赛克先生，您听我说，’我接着说，面对着这个用毫无表情的眼睛盯着我的老头儿，他那眼睛射出的青光使我方寸扰乱，我强作镇静。

“他做了一个手势，仿佛对我说：‘你说吧！’

“‘我知道要打动您的心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不想枉费口舌，把一个身无分文的事务所帮办的处境详细讲给您听。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在这世上也只有您的心才能理解我的前途。咱们不讲什么心吧。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当作写小说，无病呻吟。我把事实讲一讲：我老板的事务所在他手里每年约摸有二万法郎收入；可我相信到了我手里会挣到四万。他想盘进十五万法郎。我觉得，’我敲敲我的前额说，‘如果您能够把这个事务所需要的款子借给我的话，十年

之内我就可以把债务还清。'

"'这才算是会说话。'高布赛克答道，他把手伸过来，握了握我的手。'我做这项生意很久了，'他接着说，'可是从来还没有人把来访的动机对我说得这样清楚明白。有没有保证？'他一边说，一边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没有，'他停了一会儿补充说，'你今年二十几了？'

"'再过十天就是二十五岁了，'我答道，'不然的话，我便无权做这桩交易。'

"'对！'

"'怎么样？'

"'也许行。'

"'说真的，得赶快办，否则就会有人抬高价钱了。'

"'明天早晨把你的出生证明拿来，我们再谈你的事情；我给你想办法。'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到了老头那里。他拿了那份证明书，戴上眼镜，咳嗽一声，吐一口痰，披上他的黑大氅，把区公所开的证明书全部看完。跟着他将那证明书翻过来掉过去又看了半天，瞧了瞧我，再咳嗽一声，在椅子上折腾了一下，最后他对我说：

"'这桩买卖咱们要设法作成它。'我打了一个寒噤。'我放款要五分利息，'他又说，'有的时候要十分、二十分、五十分。'听了这句话，我的脸都白了。'可是，咱们是熟人，我只要一分二厘半……'他犹豫了一下。'好的，我只要你一分三的年息。你觉得合适吗？'

“‘可以，’我答道。

“‘可是如果你觉得太高的话，’他又说，‘你就说话啊，格罗蒂斯[①]！（他时常跟我打趣，管我叫格罗蒂斯。）要你一分三的年息，因为我是一个做买卖的人；你要考虑付得出付不出。我不喜欢一个人碰到什么都点头，是不是太高了？’

“‘不太高，’我说，‘我多咬咬牙就对付过去了。’

“‘我明白！’他一边说，一边用狡猾的目光斜视着。‘你的主顾会替你付这笔利息的。’

“‘不，您说到哪儿去了！’我大声说，‘我自己来付。我宁愿砍掉我的手，也不能敲榨别人！’

“‘听便吧！’高布赛克老爹说。

“‘手续费是明文规定的，’我接着说。

“‘业务协商、延缓付款、诉讼、和解等案件的手续费可没有明文规定，’他继续说，‘到时候你可以看事情的大小，为你所作的谈判、奔走、起草文件、诉讼书、以及你所说的废话，收取别人一千法郎，甚至六千法郎。你要懂得找这样的事情办理。我要向别人推荐你，说你是最博学、最精明的诉讼代理人，我要把这类案件多多介绍给你，让你的同业眼红得要死。我的同业韦布律斯特、帕尔马、羊腿子，会把没收产权的案件都交给你承办；天晓得他们有多少这样的案件！这样你就有两批主顾，一批是你出钱盘进的主顾，一批是我介绍给你的主顾。这样，我借给你的十五万法郎，你就差不多应该给我一分五利

---

① 格罗蒂斯(1583—1645)，荷兰法学家及外交家。

息啦。’

“‘就依你的，可是不能再添了，’我说，象一个不肯多让一步的人那样坚决。

“高布赛克老爹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他似乎对我感到满意。

“‘我要把受盘费亲自交给你的老板，’他又说，‘这样可以在价钱和保证上面得到一种十分可靠的优先权。’

“‘噢！保证上面，您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还有，你给我开十五张空白背书的期票，每张票一万法郎。’

“‘只要这两项价值有保证就成。’

“‘不！’高布赛克没有等我说完，就抢着叫道，‘你不相信我，为什么要我相信你呢？’我不吭声。‘还有，’他用一种好好先生的口气说，‘只要我在世一天，你就替我办事，不收手续费，行吗？’

“‘可以，只要不用替您垫款。’

“‘对！’他说，‘还有一件，’那老头儿接着说，他的脸上好不容易露出一派好好先生的神气。‘你让我来看你吗？’

“‘我随时都欢迎您。’

“‘很好，可是早上来也不容易。你有你的事儿，我也有我的。’

“‘晚上来好了。’

“‘噢，不！’他急忙地答道，‘你该到交际场里走走，看看你的主顾，我也有我的朋友，在我常去的咖啡店里。’

"'他也有朋友!'我想道。'那么,'我说,'为什么不在用晚饭的时候来呢?'

"'你说得对,'高布赛克说,'五点钟,从交易所回来的时候。好的,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我来看你。我们象一对朋友那样聊聊我们的生意经。哈!哈!有的时候我也很快活的。你给我准备一只鹧鸪翅膀和一盅香槟酒,我们就可以聊天了。我晓得不少事情,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这些话能使你认识男人,特别是女人。'

"'就给您准备鹧鸪和香槟酒。'

"'别乱花钱,不然的话我就不信任你了。家里不要搞大排场。雇一个上年纪的女用人,一个就够了。我要去看你,看你的身体怎么样。我在你的身上投了资,咦!咦!我必须打听打听你的买卖好不好。好吧,今天晚上同你的老板一起来吧。'

"'您能不能告诉我,假如这样问不太冒昧的话,'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对那个矮小的老头说,'在这桩交易上面,我的出生年月有什么关系吗?'

"若望-埃斯泰·冯·高布赛克耸耸肩膀,狡黠地微微一笑,回答我说:'年轻人多么傻啊!你听我说吧,诉讼代理人先生,因为你也得知道这件事情,免得让自己吃亏。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正直和才干还可以算是一项保证。过了这个年纪,就再不能相信一个人了。'

"他说完把门关上。三个月后,我当了诉讼代理人。

"不久我就很幸运,能够替您,夫人,办理收回您的几处产

业的案件。这几桩案件的胜诉使我出了名。我虽然要付给高布赛克很高的利息，但不到五年工夫我便把债务还清了。我一心一意爱法妮·马尔沃，我和她结了婚。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成就都很一致，这更增加了我们彼此间的感情。她的一个叔叔，是一个发了财的农户，死后遗下七万法郎给她，这笔遗产帮助我还清了债务。从这时起，我的生活便一帆风顺，得心应手了。别再讲我啦，一个幸运的人是最讨厌不过的。让我们再回过来谈谈上面讲到的人物吧。我盘下事务所一年之后，有一次几乎硬被人拉去参加一次单身汉午餐。这顿饭是我的一个同学和一个当时在高等社会里风头十足的青年打赌，他赌输了受罚请的。特拉伊先生是当时的纨袴子弟之花，名气很大……。”

“他现在依然很有名气，”德·博恩伯爵打断诉讼代理人的话说，“说到服饰讲究、驾二轮敞篷马车，谁也不及他。马克西姆的本领就是能赌、能吃、能喝，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做得漂亮。他善于相马、选帽、评画。所有女人都想他想得发疯。他每年都要花十万法郎左右，可是谁也没有看见他有一片房产，或者持有一张公债息票。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伯爵是我们客厅里、闺房里、马路上的游方骑士的典型，一种半男半女的雌雄两性动物。他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做不好；让人害怕，又让人瞧不起；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一窍不通；既能行善，也能作恶；有时卑鄙，有时高尚；说他的身上血迹斑斑，还不如说是遍体污泥；挂虑多而悔恨少；只忙着消化吃下去的东西，却不肯开动脑筋；装出对什么都很热情，其实什么

都感觉不到。他是一只光彩夺目的环，可以把苦工狱和上流社会扣结在一起。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属于一个十分聪明的阶级，从那个阶级里有时可以跳出一个米拉波、一个皮特、一个黎塞留，但在更多的时候，它给社会送来德·豪亨①伯爵、富基埃-丹维尔②、柯瓦涅尔③之流的人。"

但维尔听完了子爵夫人哥哥的这番话之后，便接着说："我有一个主顾，那倒霉的高老头，时常对我提到这个人物。有好几次我在社交界碰到他，我都躲开了，免得和这样危险的人物交朋友。可是我的同学苦苦央求我，要我参加他们的午餐，我若不去呢，就难免叫人说我假正经了。夫人，您很难想象单身汉的午餐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少有的阔绰和讲究，真是吝啬鬼的豪举，这个吝啬鬼想挣面子，要当一天阔人。进门的时候，看见餐桌上摆得整整齐齐，什么银器啦、水晶餐具啦、麻布餐巾啦，光彩夺目，令你惊异。这里生命正在全盛时期：年轻人个个风流潇洒，他们微笑着，低声说着话，好象妙龄的新妇；他们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纯洁无瑕。两小时后，这里却仿佛变成激战之后的战场了：到处都是打碎的玻璃杯，脚下踩过的、弄皱了的餐巾；动用过的菜叫人看了作呕；接着，又听到使人头痛的叫嚷，打情骂俏的干杯，连续不断的讥讽和恶

---

① 德·豪亨伯爵(1763—1823)，曾于一七九二年派人暗杀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

② 富基埃-丹维尔(1746—1795)，法国大革命时的检查官，后死于断头台上。

③ 柯瓦涅尔(1779—1831)，法国著名的大骗子，后被判终身苦役。

俗的玩笑；红得发紫的脸庞、燃烧着火焰的眼睛再也没有一点儿表情，无意中吐露的知心话却什么都说出来了。在这人声鼎沸中间，有人打破酒瓶，有人哼着小调；彼此拌嘴挑衅，不是搂成一团，便是动手厮打；鼻子嗅到杂有百样气息的难堪的气味，耳畔听到杂有百种声音的叫嚷；每个人都再也不知道吃的什么，喝的什么，说的什么了；有些人愁眉不展，有些人信口开河；这一个害了偏执狂，把一句话反复念叨，象一口有人摇动的钟；那一个想控制住混乱；最谨慎的人建议大吃大喝。倘有一个头脑清醒的走进来，他一定以为撞见了一次酒神的狂宴。

"就在这样的一场混乱当中，特拉伊先生想用甜言蜜语博取我的欢心。我的头脑还相当清醒，防备着他。他呢？虽然装出醉得可以的样子，其实非常清醒，一心盘算着他自己的事儿。果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九点钟左右从格里尼翁酒家的厅堂走出来的时候，他把我完全迷住了，我答应第二天领他到高布赛克老爹那里去。荣誉、德行、伯爵夫人、正直妇人、不幸等词儿，亏了他那张涂了蜜的嘴，在他的话里仿佛有一种魔力。第二天早晨醒来，想追忆一下前一天夜里我干了什么事情，我的思想怎么也联贯不起来。最后，我似乎明白了，我的一个主顾的女儿，要是她不能够在当天上午找到约摸五万法郎的话，就可能名誉扫地，受到她丈夫的轻视，失去她丈夫的爱情，这里面有欠下的赌债、马车行的账，还有不知道花费在什么上的钱。我那个风流倜傥的同席青年向我保证，她很富有，只要节约一下，几年工夫便可以把她的财产就要受到的亏损弥补过来。这时我才开始猜到我的同学苦苦求我的原因。说

来惭愧，我全没想到高布赛克老爹十分需要和这个纨袴子弟言归于好。我正在起床的时候，特拉伊伯爵走进来了。

“‘伯爵先生，’我们寒暄几句之后，我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需要我把您介绍给冯·高布赛克，这个最有礼貌、最和气的资本家。假如他有钱的话，或者不如说，假如您能够给他相当的保证的话，他一定会借钱给您的。’

“‘先生，’他答道，‘虽然您曾经答应过我，可我没有这个意思，认为您非帮我的忙不可。’

“‘岂有此理！’我心里想，‘莫非我要让这个家伙说我讲话不算数么？’

“‘我昨天对您说过，很不凑巧，我跟高布赛克老爹闹翻了，’他继续说，‘可是，现在刚刚过了月底，在巴黎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一下子拿出十万法郎来，因此昨天晚上，我烦您代我向他说情。不过现在别再提这件事了……。’

“特拉伊伯爵用一种客气中带侮辱的神情瞧了瞧我，准备离去。

“‘我马上可以带您去，’我对他说。

“我们来到砂岩街的时候，这个花花公子东张西望，他那种聚精会神、焦躁不安的样子很使我惊奇。他的脸色一会儿灰白，一会儿红，一会儿黄，而当他望见高布赛克住的那所房子的大门的时候，竟有几滴汗珠儿从他的前额上沁出来。我们走下四轮马车的当儿，一部出租马车进了砂岩街。那年轻人苍鹰一般的眼睛看出马车里头坐着一个妇人。一种近乎野性的快乐表情顿时使他脸上生光，他招呼一个过路的小

孩，让他牵着他的马。我们就上楼到放高利贷的老头那里去。

"'高布赛克先生，'我对他说，'我给您介绍我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我随即附着老头儿的耳朵说：我防备着他，跟防备一个魔鬼一样。）请您看我的面子，再帮帮他的忙（按照一般的利息），解救解救他吧！（只要这件事情对您合适。）'

"特拉伊先生对那个高利贷者鞠了一躬，坐下来，摆出一副奉承的态度听他说话，您看见他那种风流潇洒的卑躬屈节也会受感动的；但是那高布赛克始终坐在炉火边他的椅子上，一动不动，没有一点儿表情。高布赛克的模样和晚上在法兰西剧院的列柱中间看见的伏尔泰雕像很相似；他微微掀起头上戴着的破旧鸭舌帽，仿佛还礼的样子，露出一点点黄色的脑门，更显得和那座大理石像逼肖。

"'我的钱只借给我的主顾，'他说。

"'您因为我把家产在别处花光，而不花在您这里，觉得很生气吗？'伯爵笑着回答。

"'把家产花光！'高布赛克用一种讽刺口吻说。

"'您要说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就没有家产可花了么？可是我敢说在巴黎，您决不能找到一份比我更雄厚的资本。'那个服饰讲究的人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就地转了一个圈儿。这种有几分严肃的打诨却没有力量感动高布赛克。

"'我不是龙克罗尔、德·玛赛、弗朗舍西尼、旺德奈斯弟兄、阿瞿达-潘托式的人物，一句话，不是巴黎城中风头最足的大人物的知心朋友么？我在赌场中跟您认识的一个王子和一

个大使合伙。我在伦敦、在卡尔斯巴德、在巴登、在巴斯①都有收入。这不就是最辉煌的事业么?'

"'不错。'

"'您拿我当作一块海绵，天杀的！您鼓励我在社交界里把自已吹胀，好在我拮据的时候挤干我；可是您也是海绵，死神也要挤干您。'

"'可能。'

"'没有喜欢挥霍的人，您会成为什么人呢?咱们两个就象灵魂和肉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

"'对！'

"'来，咱们握一握手，好高布赛克老爹，如果我说得不错、正确而且可能的话，您就大方点吧。'

"'您上我这儿来，'那高利贷者冷冷地答道，'是因为吉拉尔、帕尔马、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他们的肚子里都填满了您的期票，他们拿着您的期票到处去兑现，宁愿赔上百分之五十；但是，他们大概只拿出了票面价值的一半，这些票面值不了百分之二十五。办不了啊！一个负了三万法郎的债而连一个铜板都没有的人，'高布赛克接着说，'我就是借给他一个子儿，不也叫人家笑话么?前天晚上在纽沁根男爵家的舞会上，您又输了一万法郎。'

"'先生，'伯爵答道，大模大样地瞪着那老头儿。'我的事情您甭管。没有到期的债，不能算欠。'

---

① 卡尔斯巴德在美国，巴登在德国，巴斯在英国。

“‘不错！’

“‘我的期票准能兑现。’

“‘可能！’

“‘而现在呢，您我之间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只要知道我来问您借的款子有没有充分的保证。’

“‘对！’

“出租马车在门口停下的声音传到了屋里。

“‘我去找一件东西来，也许能使您满意。’那年轻人嚷道。

“‘我的孩子！’等那个借债的人走出去之后，高布赛克嚷道，一面站起来，向我张开两只胳膊。‘要是他有值钱的抵押品拿来的话，你就救了我的命了！我真要高兴死了。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以为耍了我一下。幸亏你，今天晚上，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取笑他们一番了。’

“那老头儿的开心有几分叫人害怕。他在我面前流露感情仅有这一次。这种欢乐虽说稍纵即逝，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请你别走，’他补充说。‘我虽然带着武器，弹无虚发，不愧是一个当年打过老虎，在甲板上拼过你死我活的人，可是我还得防备这个文雅的混蛋。’

“他走去重新坐下，这次他坐在写字台前面的安乐椅上。他的脸色又变得苍白和安静了。

“‘噢！噢！’他朝我转过身来，又说，‘你大概就要看见我从前和你提到过的那个美人儿了，我听见过道上有贵族气派

的脚步声。'

"那青年果然挽着一个妇人回来。我认出这位伯爵夫人是高里奥老头的两个女儿之一，高布赛克以前曾给我描摹过她起床的情景。伯爵夫人起先没有看见我，我站在窗口，脸朝着玻璃。她走进高利贷者潮湿阴暗的屋子时，带着一种疑惑的神气瞧了一下马克西姆。她长得十分俏丽，虽然她犯了过失，我还是怜惜她。极度的忧虑扰乱了她的心，她的高贵和自负的容貌流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痉挛的表情。这个青年已成了她的丧门神。我佩服高布赛克，他在四年前凭着一张期票就看出了这两个人的命运。'大概，'我心里想，'这个长着天使面孔的魔星正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支配着她，撩动她的虚荣心、忌妒心，引诱她在交际场中寻欢作乐。'"

"这个妇人的德行，"子爵夫人高声说，"恰巧变成了他的武器；他叫她流过多少相思的眼泪，他晓得怎样在她心里激起女子慷慨的天性，他又利用她的痴心，要她出高价来买得罪恶的欢笑。"

"我得坦白告诉您，"但维尔说，他并没有明白子爵夫人给他使的眼色，"我对这个不幸人儿的命运并不感到难过，不管她在众人眼中是如何出色，在知道她的心事的人眼中是如何可怕；不，我不觉得难过，可是当我端详着杀害她的凶手的时候，我却感到万分厌恶，这个青年的前额是多么纯净，那张嘴又多么鲜妍，微笑多么文雅，牙齿多么洁白，他就象一位天使。此刻他们两人站在裁判官面前，这个裁判官打量着他们，仿佛十六世纪一个多明我会修士，在异教裁判所的地下室里窥视

两个摩尔人被拷打的情形一样。

"'先生，有没有办法拿这些钻石变换现款呢？我可要保留将来赎回的权利。'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同时把盒子递给高布赛克。

"'可以的，夫人，'我走出来插嘴回答她说。

"她瞧了我一眼，认出是我，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她扫了我一眼，无论在哪个国度，那意思都是说：'住嘴！'

"'这种买卖，'我继续说，'我们叫作活卖，就是将动产或不动产在议定的时期内转让给别人，期满后物主可以用商定的代价将原物赎回。'

"她的呼吸比较自如了。马克西姆伯爵皱了皱眉头，他预料这么一来，那高利贷者就会给这些钻石少出一点价钱，因为钻石正在落价。高布赛克声色不动，拿起他的放大镜，默默地打量着这盒钻石。即使我活到一百岁，我也不会忘记在他的脸上看见的情景。他那苍白的两颊顿时红润起来；他那双仿佛反射出钻石的闪烁的眼睛光芒四射。他站起来，走到亮处，把钻石凑近他那牙齿脱落的嘴，好象要将它们吞下去似的。他嘟嘟哝哝，把手镯、坠子、项链、发环，逐一拾起，在日光底下看清楚它们的色泽、白净程度、大小；将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放回去，又拿出来，翻来复去，让它们从各个角度放射光芒；他再也不象老人，却象个小孩，或者不如说，同时又象孩子又象老人。

"'漂亮的钻石！大革命前，大概可以值到三十万法郎。色泽多么匀净！戈尔康达或维萨蒲耳① 出产的地道的亚洲钻

石！你们知道这些钻石的价值吗？你们不知道，不知道，在巴黎，只有高布赛克会鉴别这些东西。在帝国时代，要打一件这样的首饰，也得花二十万法郎。'他做了一个表示不屑的手势，接着说：'现在钻石一天天落价，停战以后巴西贩来很多钻石，市场上充斥着比印度钻石色泽较次的货色。女人现在在宫廷里才佩戴钻石首饰。夫人进宫去吗？'

"他一面说出这些令人胆寒的话，一面却怀着说不出的快活心情将钻石一颗一颗加以审视：

"'没有毛病，'他说。'这儿有一点毛病。这儿有一个瑕疵。漂亮的钻石。'

"他那张灰白色的脸让这些宝石的光芒照得这样清晰，我要把它比作外省小客店里那些发绿的旧镜子，它们承受白昼的光辉，却反射不出来。胆敢对镜自照的旅客一看，却是一个脑溢血患者的脸。

"'怎么样？'伯爵一面说，一面拍拍高布赛克的肩膀。老小孩打了一个寒噤。他把他的玩意儿放下，搁在办公室桌上，坐下来，他又变成了高利贷者，又硬、又冷、又滑，活象一根大理石柱子。

"'您要多少钱呢？'

"'十万法郎，三年为期，'伯爵说。

"'行！'高布赛克一面说，一面从一只桃花心木盒子——这是他的珠宝盒子！——中拿出一座毫厘不爽的天平来。他

---

① 戈尔康达和维萨蒲耳都是印度著名的钻石产地。

约摸估量一下（天知道他怎么个估量法！）金托儿的重量，就称起宝石来了。在称宝石的时候，那放债人脸上又喜又狠，两种表情相持不下。伯爵夫人惊惶不安，我觉得她还算不错，她似乎估量到她跌下去的深渊有多深。在这个妇人的灵魂里还存有悔恨的心情；也许只要使一下劲，大发慈悲拉她一把，就可以把她救出迷途。我试了一试。

“‘这些钻石是您的么，夫人？’我用一种清晰的声音问她。

“‘是的，先生，’她答道，用傲慢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快写活卖字据吧，多嘴的家伙！’高布赛克对我说，一面站起来指着他的办公桌叫我坐到那里。

“‘夫人一定是结了婚的吧？’我追问一句。

“她使劲点点头。

“‘我不写活卖字据了！’我高声说。

“‘那又是为什么？’高布赛克说。

“‘为什么？’我接着说，一面把老头儿拉到窗口，低声对他说话。‘这个妇人没有得到丈夫允许不能够签订契约，活卖字据将来无效，文件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的事实，您不能够推说不知道。因此将来您只好把存放在您那里的钻石拿出来，它们的重量、价值、大小都是填写得清清楚楚的。’

“高布赛克点一点头，打断了我的话，转身朝那两个有罪的人走去。‘他说的对，’他说，‘办法完全改变了，我给你们八万法郎，你们把钻石给我留下。’他用一种低沉而温柔的声音说，‘作为动产，拿在手中才算自己的东西。’

"'可是……'那年轻人争辩道。

"'卖不卖听便,'高布赛克一边说,一边把珠宝盒子交还伯爵夫人,'我要冒的风险太大了。'

"'您还是求求您丈夫吧,'我欠身凑到她的耳边对她说。

"不用说,那高利贷者瞧见我嘴唇的动作,明白我说了些什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年轻人的脸变成土色。伯爵夫人犹豫不决,这是显然的。伯爵走到她的身边,他说话的声音虽然很低,可是我还是听到了:'永别啦,亲爱的阿娜斯塔齐,但愿你快活过日子!我呢,到了明天,我就再也没有任何忧虑了。'

"'先生,'那少妇高声对高布赛克说,'我把钻石卖给您吧。'

"'决定了么!'那老头儿接着说,'您的买卖真不容易作啊,漂亮的夫人。'

"他签了一张五万法郎的法兰西银行支票交给伯爵夫人。

"'现在,'他带着微笑说,这微笑同伏尔泰的微笑非常相似,'我拿三万法郎的期票补足这个数目,这些期票的信用是不成问题的。这是金条。这位先生刚才还对我说:*我的期票准能兑现*。'他补充说,同时把伯爵开的一束期票递给伯爵夫人。这些期票都是在前一天,他的一个同业兑票时退回来的,这同业一定用很低的价钱卖给了他。那年轻人吼叫一声,其中有一句话听得清清楚楚:'老混蛋!'

"高布赛克老爹连眉头都不皱一皱,他从一只纸盒里拿出一对手枪,冷冷地说:'作为受到侮辱的一方,我有权先

开枪。’

“‘马克西姆，你应该向这位先生道歉，’伯爵夫人浑身发抖，轻轻地说。

“‘我没有侮辱您的意思，’那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很明白，’高布赛克安静地说，‘您的意思只是不想兑您的期票。’

“伯爵夫人站起来，施过礼就走了，不用说心里非常难过。特拉伊伯爵不得不跟随着她；但是在出门之前，他又说道：

‘假如有一句话走漏出去，两位先生，我就要你们的命，或者把我的命送给你们。’

“‘阿门，’高布赛克回答，一面把手枪放好，‘你要流血，也得有血啊，我的孩子，可是你的血管里只有烂泥。’

“当房门关上，那两部马车也开走了的时候，高布赛克站起来，手舞足蹈，反复说着：

“‘钻石是我的了！钻石是我的了！漂亮的钻石！宝贵的钻石！还很便宜呢。哈！哈！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你们以为高布赛克老爹上了你们的当！Ego sum papa！① 我是你们众人的老师啦！全部兑现！今天晚上，当我在斗骨牌休息的当儿，把这桩买卖告诉他们的时候，看他们的傻样子吧！’

“将几块白石子捞到手，便产生了这种阴暗的快乐，这种野蛮人的凶残，真是使我毛骨悚然。我说不出话来，愣住了。

“‘哈！哈！你在这儿，我的孩子，’他说，‘我们一起吃晚

① 拉丁文：我是教皇；也可解释为：我是爹爹！

饭。咱们上你家里吃，我没有家。所有这些饭馆老板，他们的汤汁、他们的酱油、他们的葡萄酒，鬼吃了也要中毒的。'

"我脸上的表情使他突然恢复了原来冷淡无情的态度。

"'你无法理解这种事情，'他对我说，一面在火炉旁边坐下，将他盛满牛奶的小白铁锅放在暖炉上面。'你和我一起吃早点吗？'他接着说，'也许够咱们两个人吃的。'

"'谢谢，'我答道，'我要到中午才吃饭。'

"这时候，过道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个陌生的不速之客在高布赛克屋子前面的楼梯口停下来，在房门上敲了几下，显得气势汹汹的样子。高利贷者走到小窗口去望了一下，开门让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人进来，不用说他觉得这个人是不会伤害他的，虽然他正在生气。不速之客服装很朴素，有几分象已故的黎塞留公爵；这就是伯爵，你们和他一定碰过面，他有（请恕我无礼）你们圣日耳曼区政治家的那种贵族派头。

"'先生，'他镇静过来之后对高布赛克说，'我的妻子是从这儿出去的吗？'

"'可能。'

"'真是，先生，您听不懂我的话么？'

"'我无缘和您太太相识，'那高利贷者答道，'今天早晨这里来过很多客人：有女的、有男的，有很象少爷的小姐，有很象小姐的少爷。很不容易……'

"'少开玩笑，先生，我说的是刚刚从您这里走出去的那个女人。'

"'我怎么晓得她是您的妻子呢？'那高利贷者问道，'我还

不曾有幸会见您。'

"'您弄错了，高布赛克先生，'伯爵带着一种浓重的讽刺语调说，'有一天早晨，在我妻子的卧室里，我们会过面。您来兑一张用她的名字开的期票，钱可不是她借的。'

"'我没有工夫去打听她是怎样收下这笔款的，'高布赛克反驳说，狡猾地看了伯爵一眼。'我给我的一个同业将这张期票贴了现。而且，先生，'那个资本家一点也不激动，不慌不忙地说，一面将咖啡倒在牛奶罐里面。'请您允许我告诉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您有权利上我这里来教训我；我从上个世纪六一年起就成人了。'

"'先生，您刚刚用贱价购买了我们家传的钻石，这些钻石的所有权不属于我妻子。'

"'我虽然觉得没有义务让您知道我的买卖的秘密，可是我不妨对您说，伯爵先生，假如您的钻石让伯爵夫人拿走了的话，您应该发一个通告，通知珠宝商别收买它们，她可能把这些钻石拆散变卖。'

"'先生！'伯爵嚷道，'您认识我的妻子。'

"'确实。'

"'她应该听从丈夫支配。'

"'可能。'

"'她没有权利出卖这些钻石……'

"'对。'

"'那么，怎么样，先生？'

"'怎么样，先生，我认识您的太太，她应该听从丈夫支配，

我不反对，她听从好些人支配呢；不过，——我——没有——见过——您的钻石。伯爵夫人既然会签发期票，她自然也会做买卖，购买钻石，买进来又卖出去，这事并不希奇。'

"再会，先生，'伯爵气得脸色煞白，嚷道，'还有法庭呢！'

"'对。'

"'这位先生，'他指着我说，'就是这桩买卖的见证人。'

"'可能。'

"伯爵正要出去。我突然感到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于是挺身出来替这两个针锋相对的人调处。

"'伯爵先生，'我说，'您的话很有道理，高布赛克先生也一点没有错。您要对收买钻石的人提出控诉，就不能不牵涉到您的太太，这件事情宣扬出去，丑名就不仅落在她一个人身上。我是个诉讼代理人，不仅我的职务，尤其是我本人，要我对您声明，您所说的钻石是高布赛克先生当着我的面买下来的；但我认为您如果否认这桩买卖的合法性，那就错了，再说，这些钻石也不大容易辨认。讲公平合理，道理是在您这方面；讲法律，您就要吃亏了。高布赛克先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会否认他在这桩买卖里占了便宜，尤其是良心和责任都不容许我不把实情说出来。可是您要提起诉讼呢，伯爵先生，谁胜谁负，那就不能预料了。因此我奉劝您和高布赛克先生和解，他可能违反一次惯例，将原物退还给您，可是您总应该把货价还给他。我奉劝您签订一张七八个月为期、甚至一年为期的活卖字据，在这段时间内，您可以设法筹还伯爵夫人借用的那笔款项；不过，如果您愿意现在就提出付款的保证把钻石赎回去，

那当然更好了。'

"那个高利贷者把面包浸在牛奶咖啡里，不理不睬地吃着；可是听到和解这两个字的时候，他瞧了瞧我，仿佛说：'好小子！我倒没有白教他。'

"我也给他回送了一个眼色，我的意思他十分明白。这件事是毫无把握的，并且卑鄙可耻；非赶快调解不可。高布赛克没有办法否认他买了钻石，我会把事情真相说出来的。伯爵用一个友好的微笑向我表示感谢。他们开始谈判，在谈判中，高布赛克的手段和贪婪，可能使全体折冲樽俎的外交家都穷于应付。谈判之后，我拟了一个借据，上面写明伯爵借到高利贷者八万五千法郎，利息在内，此款归还后高布赛克即将钻石退回伯爵。

"'这么挥霍无度！'那丈夫在签字时高声说，'这个深坑怎样去填呢？'

"'先生，'高布赛克严肃地说，'您有很多孩子吗？'

"这一问使伯爵打了一个寒噤，那高利贷者仿佛是一个精通医道的大夫，指头一按就按中了要害。那丈夫没有回答。

"'不用说了，'高布赛克接着说，他理解伯爵有说不出的苦衷，'您的经历我都背得出来。这个妇人是一个魔道，您也许还爱她；这我可明白，她也打动过我的心。您也许想挽救您的家产，把它留给您的一两个孩子。那好，我劝您到社交界去花天酒地，赌博，把家财花掉，常常来找高布赛克。大家会骂我是犹太人、阿拉伯人、放高利贷的、海盗，骂我害得您倾家荡产！让他们说去好了！假如有人侮辱我，我就把这人打死，打枪

击剑，谁都不及在下。这一点大家知道。此外，您得结交一个朋友，假如您能够碰到一个的话，把您的财产假装卖给他。你们不是管这种买卖叫做委托吗？'他掉过头来问我。

"伯爵似乎一心想着自己的心事，他离开我们的时候说：'款子明天送来，先生，请您把钻石准备好。'

"'这家伙看来傻乎乎的，象个忠厚人，'伯爵走后，高布赛克冷冷地说。

"'还不如说他傻乎乎，象个痴情汉。'

"'伯爵还欠你的手续费呢！'见我向他告辞，他高声说道。

"这一幕戏使我知道一个摩登女性生活中可怕的秘密。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伯爵走进我的办公室。

"'先生，'他说，'我有些重要的事务向您请教，同时我要对您声明，我完全信任您，而且希望现在就向您证实。您给葛朗利厄夫人帮的忙，'伯爵说，'怎么称道都是不过分的。'

"您瞧，夫人，"那诉讼代理人对子爵夫人说，"我不过替您办了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我已经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倍的报酬了。……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答道：'我不过是尽了一个正直人应该尽的本分罢了。'

"'您知道，先生，我向各方面打听过那个怪人的情况了，'伯爵对我说，'您能有今日的地位，就是靠他的帮助。根据我打听得来的情况，我认为高布赛克是一个犬儒派哲学家。您看他的为人究竟可靠不可靠？'

"'伯爵先生，'我答道，'高布赛克是我的恩人……要我付一分五年息的恩人，'我笑着补充说，'但是他的吝啬不允许我

向一个陌生人如实描绘他的形象。'

"'您说好了，先生，您的坦率对高布赛克和对您自己都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我也不会指望一个凭抵押品放债的人是个天使。'

"'高布赛克老爹，'我接着说，'在心坎里面相信一种原则，他的行为都受到这种原则的支配。他觉得金钱是一种商品，他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将它以高价或贱价出卖，而问心无愧。在他看来，一个资本家对进款锱铢必较、毫不放松，就是以股东的身分预先加入了一切牟利的经营或经济行为。这些金融上的原则和他对于人性的哲学见解，使他表面上一举一动都象一个高利贷者，除开这个原则和这种见解之外，我深深相信，他不做买卖的时候，他是巴黎市内最毫厘不爽和最诚实可靠的人。他身上有两个不同的人：他又是守财奴又是哲学家，又渺小又伟大。假如我死后留下几个孩子的话，我要请他作他们的保护人。以上说的，先生，就是我的经验使我认识到的高布赛克的面目。他过去的生活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也许当过海盗，他也许走遍了世界，贩卖过钻石或男女，出卖过国家机密，但我坚信，没有一个人的心灵受过象他那样严格的锻炼，也没有受过象他那样重大的考验。在我给他送去最后一笔欠款的那一天，我曾用有几分委婉的口气问他，他要我付出这么大的利息，究竟出自一种什么情感，而且既然我是他的朋友，他想帮我忙，但又没有把好事做到底，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我的孩子，让你相信你并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恩惠，你便无需感激我。所以我们现在才是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先

生，我无论对您说什么话，都不如这句话能教您懂得这个人。

“‘我的主意已经打定，决不反悔，’伯爵对我说，‘我要将我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高布赛克，请您替我准备好一切必要的文件。我只信任您一个人，先生，请您起草一个附件，在附件上高布赛克声明，这种出售行为是假的，等到我的长子成年的时候，他把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经管的我的财产交还我的长子。现在，先生，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情：我害怕把这份宝贵的文件放在家里。我儿子对他母亲很孝顺，我不敢把附件交给他保存。我能不能请您保管这个文件呢？如果高布赛克不幸去世的话，他就把您立为我的财产的承继人。这样，一切都顾到了。’

“伯爵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十分激动。

“‘请您多多原谅，先生，’他过了一会说，‘我很痛苦，我的健康使我十分忧虑。我最近遇到的烦恼事情严重干扰了我的生活，因此我必须采取上面这一重大措施。’

“‘先生，’我对他说，‘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不愿意辜负这种好意，因此我必须让您知道，您这样做就把您的……其他儿女的继承权完全剥夺了。他们也是您家的人，即使他们是您从前爱过而现在失了宠的一个妇人生养的，他们也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我向您声明，您托我办的事情，我感到万分荣幸，可是，如果他们的前途没有保障的话，我是不能接受的。’

“这几句话使伯爵颤抖得很厉害。他眼泪夺眶而出，紧握着我的手说：

"'我以前还没有深知您。您刚才的话使我感到又高兴又难过。我们在附件的条文里把这些孩子应得的遗产定下来吧。'

"我把他一直送到事务所门口,这种正义行为使他感到满意,我似乎看见他露出喜悦的神情。

"你看哪,卡米叶,年轻女人家就是这样堕入深渊的。有时只要跳一回对舞,在钢琴旁边唱一支歌,或作一次郊游,就会酿成天大的祸事。受了虚荣、傲慢的鼓动,轻信人家一个微笑,或者由于疯狂,或者由于糊涂,就弄到身败名裂。羞耻、悔恨和贫穷,这是地狱里面的三个女神,只要妇女们一旦有了过失,就一定马上落在这三个女神的手里……"

"可怜的卡米叶瞌睡得要死了,"子爵夫人打断诉讼代理人的话说,"去吧,好孩子,去睡觉吧,用不着看到这些叫人毛骨悚然的情景,你的心也会保持纯洁和有德行的。"

卡米叶·德·葛朗利厄明白了她母亲的意思,走出去了。

"您的话有点过分了,亲爱的但维尔先生,"子爵夫人说,"诉讼代理人既不是母亲,也不是说教者。"

"可是报上的新闻还要……"

"可怜的但维尔!"子爵夫人打断了诉讼代理人的话说,"想不到您会讲这样的话。您以为我会让我的女儿看报么?请您讲下去吧,"她停了一会又说。

"伯爵把他的产业转移给高布赛克的手续办妥之后,过了三个月……"

"我的女儿不在这里了,您可以把雷斯托伯爵的名字说出

来了，”子爵夫人说。

“好吧！”诉讼代理人说，“这一幕戏过后很久，我还没有收到那个要我保管的附件。在巴黎，诉讼代理人整天忙于应付川流不息的事务，对于主顾们的案子，也只能按照主顾们本人关心这些案子的程度来加以注意，当然，我们特别照顾的案子不在此例。可是，有一天，那高利贷者在我的家里吃晚饭，吃完饭的时候，我说很久没有听到雷斯托先生的消息了，问他知不知道什么原因。

“‘原因倒非常清楚，’他回答我说，‘这个绅士快要死了。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不知道怎样消愁解闷，最后必然让愁闷憋死。生活是一种劳动，一门手艺，要学会它就非费点劲儿不可。当一个人尝尽了生活的苦头，懂得了什么叫做生活的时候，他的神经就坚强起来，获得一定的韧性，能控制自己的感受性；他把自己的神经锻炼成为钢制弹簧，虽然屈曲却不致折断；肠胃若是好的话，受过这种锻炼的人就会和著名的黎巴嫩柏树一般长寿。’

“‘伯爵快死了？’我说。

“‘可能，’高布赛克说，‘他的继承案件够你做的了。’

“我瞧着这个家伙，想试探他一下，就对他说：‘伯爵和我，我们是您所关心的仅有的两个人，请您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原因。’

“‘因为只有你们才真心信赖我，不要花样，’他回答我说。

“虽然听了这个答复，我能够相信，即使那个附件失落了，高布赛克也不会利用他的地位吞没伯爵的财产，我还是决定

去看伯爵。我借口要办案子，就出门了。我很快到了海尔德街。我被领进一间客厅，伯爵夫人正在客厅里和孩子们玩耍。她听到仆人通报我的名字，便急急忙忙站起来迎接我，然后坐下来，一句话也没有说，用手指着炉火旁边一张空着的安乐椅请我坐。她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假面孔，上流社会的妇女惯于用这种假面孔掩饰她们的情感。忧愁已经使这张脸变得憔悴了：这张脸，现在只剩下往日最动人的秀美轮廓作为她的姿色的见证。

"'夫人，我非和伯爵先生说句话不可……'

"'您以为您比我面子更大么？'伯爵夫人打断了我的话答道，'雷斯托伯爵什么人都不愿意见，几乎连他的大夫都不让进去，也不要人服侍他，连我也不要。病人们的性情真古怪！他们好比孩子一样，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也许跟孩子一样，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伯爵夫人的脸红了。我回答的这句话是只有高布赛克才说得出口的，我几乎有点后悔了。

"'但是，'我接着说，想改变一下话题，'夫人，您怎么可以让伯爵先生老是一个人待着呢？'

"'他的大儿子陪着他呢，'她说。

"我尽管凝视着伯爵夫人，这一次她不再脸红了，我觉得她已经下了决心，不让我识破她的秘密。

"'您大概明白，夫人，我决不是贸然前来，'我接着说，'我此行关系重大……'

"我咬了咬嘴唇，觉得我的言语有失。伯爵夫人趁着我说

话造次，马上说：

"'我的利益和我丈夫的利益并没有分开，先生，'她说，'您跟我说还不是一样……'

"'我来谈的事情只和伯爵先生有关，'我坚决地答道。

"'我叫人通知伯爵说您想见他。'

"这种客气的语调、她说这句话时装出来的那副神气瞒不过我，我猜到她永远不会让我见到她的丈夫。我聊了一会工夫，聊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想观察一下伯爵夫人的动静；但是，象所有胸有成竹的妇人那样，她会装得一点破绽都没有，在你们女性身上，这是最险诈的行为了。我敢说，我相信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即使杀人也不怕。我这种感觉是由于看到她的前途才产生的，从她的手势、她的眼色、她的态度，直至她说话的声调，都看出这个前途。我离开了她。现在我要给你们讲讲这个不平常的故事的最后几个场面，附带提到那些我在事后才知道的情况，以及高布赛克或我自己的精明使我猜到的细节。

"当雷斯托伯爵似乎在欢乐场中流连忘返，想把他的家财花光的时候，在这对夫妇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争吵的内容无人能够知道，但伯爵对于他妻子的看法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坏了。待他一病不起时，他对伯爵夫人和他两个最小的孩子的憎厌就马上暴露出来；他不许他们进他的屋子，而当他们找个借口走进他屋里的时候，他们这种忤逆行为使雷斯托先生的病势突然恶化，因此大夫再三央求伯爵夫人不要违悖她丈夫的意志。雷斯托夫人看见家里的田地、房产、甚至她当时住

着的公馆，都先后落入高布赛克的手里，对他们的财产来说，高布赛克竟变成了童话里面吃小孩的怪物，她一定明白了丈夫的计划。特拉伊先生被债主们逼得太紧，当时正在英国旅行。高布赛克给雷斯托先生出的主意，对付伯爵夫人的谨慎措施，只有特拉伊伯爵会给她点破。根据我们的法律条文，雷斯托伯爵出卖家产需要有伯爵夫人连署才能生效，据说伯爵夫人拖延了很久，不肯签字，但最后还是签了。伯爵夫人以为她丈夫要把他的财产变成现款，拿这份财产换来的那一小包钞票，也许放在一间密室中，或者交给一个公证人保管，或者存放在法兰西银行。根据她的计算，雷斯托先生必然有一份什么文件，使他的大儿子便于收回他要保留的那些财产，因此她决定把她丈夫屋子周围严密看管起来。她在家里一意孤行，全家都受到这种妇道间谍行为的监视。她整天坐在贴近丈夫卧室的客厅里，从客厅可以听到丈夫的一言一动。夜里，她在客厅里搭一个铺，而且大部分时间都不睡觉。大夫完全倒在她这一边。她这样尽心尽力显得高尚无比。她有那种阴险的人天生的狡诈，善于把雷斯托先生对她所表示的憎厌遮盖起来，假装悲痛装得惟妙惟肖，因此博得大家的称许。有几个假正经的女人，竟然认为她这种行为把她的过失都弥补过来了。不过她眼前总是出现贫苦生活的景象，假如她缺少机智，伯爵一死她就要过这种生活。所以，这个妇人被她丈夫从他辗转呻吟的病榻旁边赶走，却在病榻四周布置了一个玄妙的包围圈。她离他很远，却又很接近他；她失了宠，却又很有势力，表面上她是个忠于丈夫的妻室，实际上却盼望丈夫快

死，好把家产抓到手。她好象田里那种小虫，把流沙堆成螺旋状的圆丘，伏在流沙底下，静听着每一粒沙土落下来，等待着无法逃脱的牺牲者。最严厉的考察风俗的官吏也不得不承认，伯爵夫人有深厚的母爱。有人说，她父亲的死对她是一个教训。她舐犊情深，对儿女绝口不提自己淫乱的生活；他们年纪幼小，因此她得以达到目的，儿女们很爱她；她也使儿女们受到了最良好、最出色的教育。我得承认，我情不自禁地对这个妇人抱着钦佩与同情的心情，高布赛克时常因此而取笑我。那时候，伯爵夫人认清了马克西姆的卑鄙下流，用和着血的泪水补赎自己的过失。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她为了夺回丈夫的财产而采取的措施尽管可憎可耻，但难道那不是出自疼爱儿女和想弥补自己对儿女的过错之心吗？再说，象好些受过激情风暴袭击的妇人那样，她也许感到需要敦品励行，重新作人。也许当她收割她的过错播下的庄稼的时候，她才认识到德行的可贵。年幼的爱乃斯特每次从父亲的屋里走出来，都要受到一次严格的审问，问他伯爵做过什么，说过什么？那孩子认为这是母亲关心丈夫的表示，便尽量满足母亲的愿望，并且不等问他就什么都说出来。我的访问使伯爵夫人受到启发，她把我看作一个代伯爵施行报复的人，便决计不让我接近那个垂死者。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非常盼望能和雷斯托先生谈一次话，因为我对于附件的下落很不放心；万一它们落到伯爵夫人手里，她就会加以利用，这样，在她和高布赛克之间，便会掀起永远打不完的官司。我深知那高利贷者的为人，知道他永远不会把财产交还伯爵夫人，在这些附件的措词方面有

许多可以挑剔的地方，只能够由我承办。我想消除这种种不幸，便再度去拜访伯爵夫人。”

“我发觉，夫人，”但维尔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对葛朗利厄子爵夫人说，“社会上有一些精神现象，我们注意得还不够。我生性喜欢观察，在我承办的金钱关系诉讼中，激情起着很大的作用，不由得要对这些案件加以分析。我发觉两造的秘密意图和内心的想法几乎总是互相猜测得到的，我每次看到这种情形都惊叹不已。在两个敌手中间，有时双方都有同样清明的理性，同样透辟的智力，跟两个互相看透了心灵的情人一样。因此伯爵夫人和我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虽然伯爵夫人的情感全用最动人的礼貌与和蔼掩饰起来，我却突然明白了她对我反感的原因。因为她必须在我面前把心事都说出来，而一个妇人在一个男人面前不得不脸红的时候，要她不憎恨这个男人是不可能的。至于她呢，她却猜到我虽说是她丈夫所信任的人，她丈夫可还没有把家产交给我。恕我不把我们的谈话全都对您重述一遍，在我的记忆中，这次谈话是我一生中最凶险的斗争之一。伯爵夫人禀性聪慧，她的媚态叫你无法抵御，她有时柔顺，有时高傲，有时百般温存，有时推心置腹；她甚至还想挑动我的心，唤醒我心中的爱情，好来支配我；但她失败了。我向她告别时，突然看见她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憎恨和愤怒的表情，令我不寒而栗。我们不欢而散。她恨不得消灭我，而我呢，我却对她存着怜悯之心，对于某些个性很强的人说来，这种感情就等于最大的侮辱。我最后提出的供她考虑的意见，便流露出这种感情。我告诉她，不管她对这件

事情怎样处理，她还是非破产不可，我相信这句话在她心里一定引起极大的恐怖。

"'如果我能见到伯爵先生，至少您的孩子们的财产……'

"'这么一来，我就要完全任凭您摆布了，'她说，用一个厌恶的手势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之间的问题既然说得这么露骨，我就决定挽救这一家人，使他们不至于在不久以后就忍饥受寒。如果为了达到目的非采取某些触犯法律的手段不可，我也下了决心那么办。于是我作了下面几项准备工作。我对雷斯托伯爵提出控告，追讨一笔伪称他欠高布赛克的款项，我获得了胜诉。伯爵夫人当然把控诉状藏起来，但是在伯爵死后，我却有权查封他的产业了。我买通了伯爵家里一个仆人，他答应我在他主人快要断气的时候，哪怕是在深夜，也赶来通知我，使我能够突然走到伯爵家里，吓唬伯爵夫人说要马上查封伯爵的产业，这样就可以保存那个附件。我事后知道，伯爵夫人一面听着她垂危的丈夫呻吟，一面研究民法。如果在病人卧榻周围的人的思想可以形诸笔墨的话，他们的灵魂会使人看见一幅多么触目惊心的图画！策划阴谋、商讨计划、布置圈套，其动机都是为了争财夺利！这些从本质上来说相当乏味的细节，现在且撇下不谈，可是它们可以使您设想这个妇人的痛苦、她丈夫的痛苦，并且把类似的家庭隐私向您揭露出来。最近两个月来，雷斯托伯爵预料自己必死，始终一个人躺在他的卧室里。一种致命的疾病使他身体和脑力都慢慢地衰弱下去。病人的古怪念头老是在他脑子里转悠，其不近人情之处似乎难以解释。他

不让人收拾他的屋子，拒绝一切照顾，甚至不要人给他铺床叠被。这种极端的麻木不仁的感觉在他的四周留下很深的痕迹；他屋里的家具横七竖八；最精致的器物上都封满尘土，结了蛛网。往日他的一器一物都富丽考究，现在他对着屋子里乱七八糟的景象却安之若素。壁炉上、写字台上、椅子上，都堆满了病人需用的东西：空的或满的药瓶，几乎全是脏的；到处乱放的衣服，打碎了的盘子，壁炉前面有一只没有盖好的汤婆子，装满了矿泉水的浴缸。毁灭的感觉在这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的每一个细节里都表现出来。死神还没有侵入人身之前，已经在物件里出现。伯爵非常害怕阳光，百叶窗关闭了，黑暗使这个凄凉的地方更显得悲惨。病人近来消瘦得厉害。只有一双眼睛依旧炯炯发光，似乎生命就蕴藏在那里。他面色惨白，令人望而生畏，加之他始终不肯让人替他理发，平直的头发长得非常长，一绺一绺地紧贴在两颊上，使他的脸色更加显得苍白。他活象一个荒山野岭出家修行的隐士。他不过五十岁①，往日整个巴黎城都艳羡他的风流倜傥、生活美满，忧思却扑灭了他身上一切人类的情感。一八二四年十二月初，一天早晨，爱乃斯特坐在他的床尾，满面愁容望着他。他看了儿子一眼。

"'您难受吗？'年轻的子爵问他。

"'不难受！'他带着令人害怕的微笑说。'一切都在这里，都在这颗心的周围！'

---

① 前面描写一八二〇年时伯爵三十五岁，这里却说他一八二四年有五十岁了，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常出现类似的疏忽。

“他对爱乃斯特指了指他自己的脑袋，然后又用他那只剩下一把骨头的手指紧按着他凹下去的胸部，这个手势使爱乃斯特掉下了眼泪。

“‘为什么但维尔先生不来找我呢？’他问他的贴身仆人。他以为这仆人对他非常忠心，其实这人已完全站在伯爵夫人一边。‘这是怎么回事，莫里斯？’那个垂死的人高声叫道，他突然在床上坐起来，仿佛神智完全清醒了，‘你看，半个月之内，我已有七八次派你到我的诉讼代理人那里去，可是他还没有来，你以为你们可以捉弄我吗？你马上去找他，把他接来。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话去办，我就起来，自己去……’

“‘夫人，’那仆人走进客厅说，‘您听见伯爵大人的话了，我该怎么办呢？’

“‘你假装到诉讼代理人那里去，回来告诉老爷说，给他办事的那个人为了一件重要的案子，到离巴黎四十里以外的地方去了。你还可以说，他会在本星期末回到巴黎。’

“‘病人往往弄不清自己的病情，’伯爵夫人想道，‘他一定会等这个人回来。’

“大夫在前一天曾经说过，伯爵大概熬不过这个白天。两小时后，当那随身仆役走来给他主人作这个令他失望的答复时，那个垂死的人似乎十分焦急不安。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他反复说了几遍，‘我只有依靠你了。’

“他久久地望着儿子，最后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他说：

“‘爱乃斯特，好孩子，你很年轻，可是你心地好，你一定明

白，答应过一个快要死的人，答应过父亲的事情是神圣的。你觉得你能够保守秘密，把它埋藏在你的心里，连你妈都意想不到吗？现在，好儿子，在这个家里，我能够信赖的人只有你了。你不会辜负我的信任吗？'

"'不会的，父亲。'

"'好的，爱乃斯特，一会儿我把一个封好的包裹交给你，那是但维尔先生的东西，你把它好好地保存起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藏有这包东西，你找个机会溜出公馆，把这包东西投送到街口的邮政分局去。'

"'好的，父亲。'

"'你能替我办这件事吗？'

"'能办，父亲。'

"'来亲亲我吧。你能这样，我死也死得舒服一点，好孩子。六七年后，你就会明白这个秘密多么重要，那时候你的机智和忠心就会得到很好的报答，那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是多么爱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谁也不要放进来。'

"爱乃斯特走出去，看见他的母亲站在客厅里面。

"'爱乃斯特，'她对他说，'你来！'

"她坐下来，把她的儿子夹在两膝中间，紧搂在自己胸口上，亲吻他。

"'爱乃斯特，你父亲刚才对你讲过话？'

"'是的，妈妈。'

"'他对你说什么了？'

"'我不能说出来，妈妈。'

"'噢！亲爱的孩子，'伯爵夫人高声说道，热烈地把他的儿子拥在怀里，'你能守口如瓶使我多么高兴啊！永远不撒谎，说话守信用，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两个原则。'

"'噢！你多么高尚啊！妈妈！你从来没有撒过谎，你！我知道你一定没有。'

"'有些时候，亲爱的爱乃斯特，我也撒谎。不错，遇到有些情形，法律也无能为力，我也就不守信用。你听我说，我的爱乃斯特，你不小了，也相当明白事理，你一定会注意到你父亲把我赶开，不要我服侍他，这种事情是不自然的，因为你知道我多么爱他。'

"'是的，妈妈。'

"'可怜的孩子，'伯爵夫人一边哭，一边说，'这场祸是你父亲听信奸人的话闯下的。有一批坏人想将我和你父亲拆开，以便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想夺走我们的家产。你父亲要是身体健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不和不久就会消除，他会听我的话；他心地好，性情和善，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是现在他神智不清了，他对我的偏见变成了一个冥顽的念头，变成了一种疯狂，这是他的病引出来的。你父亲对你的偏爱又是他神经失常的一个证据。在他害病之前，你却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喜欢你胜过喜欢波利娜和乔治。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反常的。他对你的疼爱也许使他想到要把一些事情交给你去办。如果你不想使你的家人破产，我的乖乖，如果你不想让你母亲有一天象叫花子一样去讨饭的话，你就要把什么话都告诉她……'

"'嘿！嘿！'伯爵大声叫道，他把门打开，几乎赤身露体地

跑了出来，他已经象骷髅一样干瘪，只剩下一层皮了。这一声叫喊在伯爵夫人身上产生了可怕的效果，她一动不动，仿佛惊呆了一样。她的丈夫是多么虚弱，多么苍白啊，似乎是从坟墓里走出来的。

"'你使我一生烦恼，现在又使我死不瞑目，你败坏我儿子的理性，教唆他做一个缺德的人。'他用沙哑的声音大声说。

"伯爵夫人走去俯伏在那个垂死的人脚下，一生最后的激动几乎使他变得狰狞可怕，她伏在他脚下泪如泉涌。

"'开恩吧！开恩吧！'她高声叫道。

"'你过去可怜过我么？'他问道，'我任凭你把你自己的财产吃光，你现在还要吞吃我的，使我的儿子倾家荡产吗？'

"'好吧，别可怜我，不要心软，'她说，'可是孩子呢！罚您的妻在您死后到修道院过活吧，我一定依您的话去做；我有许多对不起您的地方，我要抵这些罪，您叫我干什么我便干什么，可是请您让孩子们幸福快乐！噢！孩子们呀！孩子们呀！'

"'我只有一个儿子，'伯爵答道，一面用一个绝望的手势，把他那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胳膊朝他儿子伸过去。

"'饶了我吧！我悔过了，我悔过了！'伯爵夫人高声叫道，同时吻着她丈夫湿漉漉的脚。她泣不成声，含糊不清的话从她灼热的喉咙里断断续续地吐出来。

"'你刚才还和爱乃斯特说那些话，现在竟敢说悔过么！'那个垂死的人说，他一脚把伯爵夫人踢翻在地。'你真使我寒心！'他又说，他的冷淡使人觉得可怕，'你当女儿就不孝顺，

当妻子又不守妇道，当母亲一定也不会教育儿女。'

"那不幸的妇人晕了过去，倒在地上。那个垂死的人回到床上，躺卧下来，几个钟头后就失去了知觉。教士来给他做了圣礼。他断气的时候正在午夜。早上那一场吵闹把他最后的力气都用尽了。我在午夜和高布赛克老爹赶到。我们趁着家里乱作一团，一直闯进通往死者卧室的小客厅，我们看见三个孩子满面泪痕，两个要在夜里守灵的教士把他们夹在中间。爱乃斯特迎上前来，对我说他母亲要单独待在伯爵屋里。

"'请您别进去，'他说，他的语调和手势都十分动人，'她正在屋里祈祷！'

"高布赛克笑了，这种皮笑肉不笑是他特有的。爱乃斯特那张年轻的脸上露出来的感情实在使我感动，因此我对于那守财奴的讽刺没有同感。那孩子看见我们朝房门走去，便走到门口用身体靠在门上，高声叫道：

"'妈妈，两位穿黑衣的先生要找您哪！'

"高布赛克把孩子推开，仿佛拿掉一根羽毛一样，随即把门打开。骇人的景象映入我们的眼帘！屋里一片可怕的混乱。伯爵夫人在绝望中弄得披头散发，眼睛炯炯有光，在翻得乱七八糟的衣物、文件、碎纸中间站着，惊惶失措。在这具死尸面前，这种混乱看来尤其可怕。伯爵刚刚断气，他的妻子就把所有的抽屉和写字台撬开，在她的周围，地毯上撒满了破碎的东西，几件家具、几个皮包都弄破了，一切都印上她两只胆大妄为的手的痕迹。她的搜索起先虽然毫无所获，可是从她的态度、她的惊悸看来，我可以猜测到她终于发现了那个秘密

文件。我看了看那张床，由于经常办案赋予我们的本能，我已经猜到了发生的事情。伯爵的尸体就在卧榻和墙壁之间的空隙里，几乎是横放着的，鼻子向着卧褥，象一只扔在地下的纸封套那样被人毫不经意地扔在那里；伯爵本人原也不过是一个封套罢了。他那僵硬不能屈曲的四肢看起来又可怕又古怪。垂死的人一定把那个附件藏在了枕头底下，仿佛为了要在他死前不让任何人拿走。伯爵夫人猜中了她丈夫的想法，伯爵最后那个手势、他弯曲的指头的痉挛，也似乎说明了这种想法。枕头给扔到地下，伯爵夫人的脚印还留在枕头上面；在她的脚下，在她面前，我瞧见一个有几处盖了伯爵纹章的封套，我急忙把它捡起来，封套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指明封套内的东西要交给我。我目不转睛地瞧着伯爵夫人，象一个眼光锐利的严厉的裁判官审讯一名犯人。壁炉的火焰正在吞噬着那些文件。当伯爵夫人读了我为她的孩子们着想请伯爵添上的最初几项条款，听到我们进门的时候，她便把这个文件投进火中，以为消灭了一个剥夺她的孩子们财产的遗嘱。良心的谴责以及罪恶在犯人心里引起的不由自主的恐怖，使她失去了思索的能力。眼看自己被人当场捉住，她也许已经看见断头台，已经感到刽子手烧红的烙铁的滋味。她上气不接下气，等着我们先张口，两眼恶狠狠地瞅着我们。

"'呀！夫人，'我说，同时从壁炉里捡起一块没有烧完的纸片，'您叫您的子女倾家荡产了！这个文件是他们财产所有权的证件！'

"她的嘴动了一下，仿佛就要中风了。

"'咦！咦！'高布赛克嚷道，他的喊声好象使我们听到在大理石上面推一座铜烛台的铄铄之声。过了一会，那老头儿用镇静的口吻对我说：

"'你想叫伯爵夫人相信，我不是伯爵先生出卖给我的那些产业的合法主人吗？从现在起，这所房子是属于我的了。'

"一根大棒在我头上猛击一下，也不会使我感到这样的惊讶和这样的痛苦。伯爵夫人注意到了我投在那高利贷者身上的犹豫不决的眼色。

"'先生！先生！'她对他说，然后再说不出一句话了。

"'您有委托书么？'我问他。

"'可能。'

"'您想利用夫人所犯的罪行从中取利么？'

"'对的。'

"我走出去，留下伯爵夫人坐在她丈夫的床旁痛哭。高布赛克跟着我走出来。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我和他分了手；但是他走到我的面前，深沉地望了我一眼，他就是用这种目光探测人心的。他对我说，柔和的声音带上一种尖锐的语调：

"'你居然想要审判我？'

"从那一次起，我们便不大见面。高布赛克把伯爵的公馆租了出去，夏天住在乡间伯爵的领地上，当起大地主来了，兴建田庄，修理磨坊、道路，种植树木。有一天，我在杜伊勒里花园的一条小径上遇到他。

"'伯爵夫人现在过着清苦的生活，'我对他说，'她把精力都放在孩子的教育上面，她的孩子都教养得很好。那大儿

子已经是一个翩翩少年……’

“‘可能。’

“‘可是，’我接着说，‘您难道不应该给爱乃斯特帮帮忙吗？’

“‘帮帮忙！’高布赛克高声说，‘不！不！恶运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恶运会教他认识金钱的价值、男人的价值和女人的价值。让他在巴黎的海洋上航行吧！等到他变成一个能干的舵手的时候，我们再送他一条船。’

“我离开了他，也不想琢磨他这番话的意义，虽然雷斯托先生（他母亲一定使他讨厌我了）是绝不会请教我的，上星期我却走到高布赛克那里，让他知道爱乃斯特钟情卡米叶小姐，同时催促他把伯爵委托他的事办好，因为年轻的伯爵已经成年。那放债的老头儿卧病已经很久，后来终于因这场病而一命呜呼。他说要等到他能够起床办事的时候才给我答复，不用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是什么都不愿意放弃的；他迟迟不复没有别的动机。我觉得他的病比他本人所设想的更严重些，我在他身边待的时间相当久，因此我看出了一种欲望的进展，他的高龄更使这种欲望变成一种疯狂行为。为了不让任何人住在他住的那栋房子里，他把这栋房子全租下来，让所有的房间都空着。他居住的那间屋子什么都没有改变。屋里的家具，十六年来我天天都看见它们，似乎是放在玻璃橱里保存起来的，因为它们跟从前完全一模一样。给他看门的那个忠实的老婆子，嫁了一个残废军人。她上楼到她主人屋里干活的时候，就由这个残废军人看门，她始终既是给高布赛克收拾屋子

的女人，又是他的心腹。谁来看他，她就上楼通报，并且在他身边执行照顾病人的职务。高布赛克虽然身体衰弱，但是依然亲自接见他的主顾，收纳账款，并且把事务简化到这个程度，他只要让那残废军人出门跑几趟，就可以把外面的事情办好。当法国签订承认海地共和国①的条约的时候，因为高布赛克对于圣多明各旧日的财产情况以及应该领受津贴的殖民者或关系人都很熟识，他被聘为清理他们的产权和分配海地赔款委员会的委员。高布赛克的才干使他怂恿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出面成立一个代理行，给殖民者或他们的继承人的债权贴现，获利与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均分，可是他用不着拿出钱来，因为他的知识就是资本。这个代理行就象一座蒸馏器，愚昧无知的人、认为赔款未必可靠的人，或者产权可能引起争执的人，他们的债权都在这里被榨出汁来。高布赛克善于利用财产清理人的身分与大地主商谈，这些地主或者想把自己产权的价值估高，或者想使自己的产权迅速获得批准，都给他送一些礼物，数目多寡看财产大小而定。因此这些礼物就是他无法据为己有的款子的一种回扣；此外，他的代理行又把那些数目小的、有问题的产权，以及那些宁愿马上拿到现款，不管数目怎样微小，也不愿意等待海地共和国的不可靠的赔款的人的产权，以很低的代价转让给他。这样，高布赛克就是这一巨额买卖中一条贪得无厌的巨蟒。每天早晨，他收受别人的贡品，把它们反复观看，犹如一个印度王公的大臣签署赦罪

① 海地位于圣多明各岛西部，原为西班牙属地，十七世纪末又沦为法国殖民地，一八〇四年一月一日海地共和国宣布独立。

书之前反复斟酌一样。高布赛克什么东西都要，小至穷鬼的提篮，大至害怕死后入地狱的人的整磅整磅的蜡烛，不论有钱人的金银器皿，或是投机商人的金鼻烟壶……这些送给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头的礼物，谁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在他那里，一切都只有进，没有出。

"'说句老实话，'我的老相识，那个女门房对我说，'我相信他把什么都吞下去了，他可没有长胖，您看他又干又瘦，就象我的时钟上面那只小鸟一样。'

"上星期一，高布赛克终于打发那个残废军人来找我，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您快点来吧，但维尔先生，老板快要断气了；他的脸黄得象柠檬一样，他急于要和您说话；死亡折磨着他，他的最后一口气在他的喉咙里直响呢。'

"我走进那垂死者屋里，看见他正跪在壁炉前面，壁炉里虽然没有火，却堆着一大堆灰。高布赛克从床上爬到那里，可是没有力气回去躺上床，也呻吟不出声音来了。

"'我的老朋友，'我对他说，一面扶起他来，帮他回到床上，'您觉得冷吧，怎么不生火呢？'

"'我一点也不冷，'他说，'不要生火！不要生火！我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孩子，'他又说，用他冷冰冰的目光最后看了我一眼，'我可真要离开这里了！我得了个抓空病，'他说，他会使用这个名词，可见他的神智仍是清醒的。'我仿佛看见我的屋里满地都是活的金子，我走下床去捡金子。我的金子将来归谁呢？我不送给政府。我立了一个遗嘱，你把遗嘱找出来吧，格罗蒂斯。那个荷兰美女生了一个女儿，一天晚上，

我在维维安讷街不知道哪个地方看见过她。她好象有一个外号叫做电鳗；她真是标致哪，你去找一找她吧，格罗蒂斯。你是我的遗嘱执行人，你要拿什么就拿吧，吃吧：这里有肥肝酱，有一包包的咖啡，有糖，有金汤匙。把那套奥迪欧①打的餐具送给你老婆吧。但是那些钻石给谁好呢？你闻鼻烟吗，孩子？我有一些烟草，你拿到汉堡去出卖吧，可以净赚一半。总之，我什么都有，而又什么都得放下！别嚷，高布赛克老爹，'他对自己说，'挺直腰板，保持冷静。'

"他在床上坐起，他的面容在枕头上清晰地勾画出来，玲珑浮凸，仿佛青铜铸的一样；他把他那干瘪的胳膊和瘦骨嶙峋的手伸直放在被子上，抓住被子，好象不让自己被人拉走一样。他望着壁炉，壁炉跟他金属般的眼睛一样冰冷。他死的时候神智完全清醒，在女门房、残废军人和我自己的脑海里面，仿佛浮现出勒蒂埃的名画《布鲁图斯的孩子之死》②上的那些老罗马人，他们聚精会神，站在执政官后面。

"'这老家伙真行！'那残废军人用老兵的惯用语对我说。

"我呢，我仿佛还在倾听那个垂死的人莫名其妙地一项一项列举他的财富，我的目光刚才循着他的目光朝一个方向转，停留在那一堆灰上面。这一堆灰是那么多，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拿起火钳，插到灰里，触到了一堆金银，不用说这是在他生病的时候收到的款项，身体衰弱使他无法收藏起来，不然便是

---

① 奥迪欧系当时王家金银器店。

② 勒蒂埃（1760—1832），法国画家。这里提到的那幅画题名应是《布鲁图斯判处儿子们死刑》。

因为他不信任别人，所以没有把它送到法兰西银行去。

"'你马上跑到民事法官那里去，'我对那个老残废军人说，'叫他给这里的东西赶快贴上封条。'

"我想起高布赛克临终的话，以及那女门房最近告诉我的事情，我拿了二楼和三楼房间的钥匙，要去检查一下。我打开第一间屋子，看见吝啬行为的种种后果。我往常认为荒诞不经的话，现在总算弄明白了，这种吝啬行为只剩下一种不顾情理的本能，我们在外省的守财奴身上看见不少实例。在紧贴着高布赛克断气的屋子的那间屋里，放着一些腐烂发臭的肉酱，数不尽的各种各类的食物，甚至还有长了毛的蛤蜊和鱼类，臭气冲天，几乎使我窒息。到处都是蛆和虫。这些新近收到的礼物和各种形状的盒子、一箱一箱的茶叶、一包一包的咖啡胡乱堆在一起。壁炉上，在一只银质的汤碗里，放着好些货物已运到勒阿弗尔的提货通知单，收货人的名字都是他，一包包的棉花，一桶桶的糖、甜酒，咖啡、蓝靛、烟草，都是海外运来的五光十色的货物！这间屋子堆满了家具、银器、烛台、绘画、瓶子、书籍、没有框架的卷起来的精致版画和古董。这一大堆值钱的东西也许不全是馈赠之物，有一部分恐怕是赎不出去留在他手里的抵押品。我看见一些刻上纹章或编了号码的首饰盒、细布餐巾、珍贵的武器，可是都没有牌子。有一本似乎不应该放在那里的书，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一千法郎一张的钞票。我决定将最琐碎的东西也细瞧一下，把地板、天花板、屋檐、墙壁搜索一遍，好把全部金子都找出来，这个爱财如命的荷兰人，叫伦勃朗给他画一张像是够资格的。在我从事司法

生涯过程中，从来没见过吝啬和怪癖产生出这样的结果。我回到他屋里的时候，在他的写字台上找出了这些财物愈积愈多、愈堆愈乱的原因。在一个文件夹子里放着高布赛克和一些商人的来往信件，他大约经常把他收到的礼物卖给这些商人。可是,也许这些商人已经吃过诡计多端的高布赛克的亏,也许高布赛克对于他的食物或制成品索价过高，每一桩买卖都没有成交。他没有把食品卖给舍韦，因为舍韦要打一个七扣才愿意接受这些食品，高布赛克为了几个法郎也要斤斤计较,而在讨价还价的当儿货物就腐烂了。他出售银器,拒绝出脚力。卖咖啡不肯扣除损耗。总之，每样货品都掀起一场争论,这说明高布赛克身上开始出现稚气和莫名其妙的固执,当老头儿的智力已经衰退，而又还有一种强烈的欲望留下来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情形。我心里想,正如他自己早已想到的一样：

"'这里的财物将来都归谁来继承呢?'

"他只有一个继承人,想起他给我的有关这个女子的奇怪的指示,我不得不搜遍巴黎各个藏垢纳污的地方,把一笔巨大的财产白送给一个不正当的女人。但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几天之后，爱乃斯特·德·雷斯托伯爵就要按照正当的手续得到一笔财产,使他可以娶卡米叶小姐为妻,同时还给他的母亲雷斯托伯爵夫人、他的弟弟和妹妹适当的财产,并给他们各办一份妆奁。"

"好的，亲爱的但维尔先生，我们将会考虑这件事情，"葛朗利厄夫人答道，"爱乃斯特先生一定要很有钱，象我们这样

的家庭才不会嫌弃他的母亲。您想想看，我的儿子有一天要成为葛朗利厄公爵；他将得到葛朗利厄两个支系的财产，我要给他找一个合他心意的妹夫。”

“可是，”博恩伯爵说，“雷斯托佩戴一个红色珐琅嵌银条的纹章，银条上有四个金框，每一个都有一个黑珐琅十字，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的纹章。”

“不错，”子爵夫人说，“再说，卡米叶的婆婆违背了他们家族的铭言 Res tuta①，卡米叶可以不见她嘛！”

“鲍赛昂夫人也接待雷斯托夫人呢！”那年老的舅父说。

“唉！那是在她大宴宾客的时候，”子爵夫人辩解道。

一八三〇年一月于巴黎

陈占元 译

① 拉丁文：保护财产。

题　解

双重家庭

《双重家庭》原题名《贞洁的女人》。一八三〇年在玛门、德洛奈-瓦莱版《私人生活场景》两卷集第二卷中首次发表。一八三五、一八三七年分别收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和《社会研究》，曾易名《双户人家》。一八四二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一卷，定名为《双重家庭》，属“私人生活场景”。篇末的写作日期，最初为“一八三〇年二月—三月”，后改为“一八三〇年二月—一八四二年一月”。

一个虔诚、盲目的女信徒，毁灭了自己的幸福，也毁灭了丈夫的幸福；毁灭了自己的家庭，也毁灭了别人的家庭。——《双重家庭》尖锐地抨击了狂热的宗教信仰。巴尔扎克自称在宗教与王权这两种“永恒的真理”的照耀下写作，但他并不是虔信宗教，而是主张用宗教来淳化风俗、遏制情欲和医治社会的弊端，至于扼杀人类感情的假虔诚则一向是他嘲讽批判的对象。这个中篇犀利地指出宗教狂热实质上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它非但不能给人类造福，反而会酿成人间的悲剧；同时也指出婚姻的不慎，会给家庭生活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而在婚外寻得的幸福又是多么短暂和脆弱。

家庭的和睦

《家庭的和睦》是《人间喜剧》中又一篇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一八三〇年四月在玛门、德洛奈-瓦莱版《私人生活场景》两卷集第二卷中首次发表；一八三五年编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二卷；一八四二年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一卷，属“私人生活场景”。

这篇轻松的小作品仅仅描写了一个舞会的侧面，而且一反作者的习惯，既无详尽的环境描写，也不曾交代人物的过去、未来。这短短的一组镜头虽谈不上深刻，却无情地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道德败坏，同时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如何保持夫妇间的爱情和家庭的和睦。作者所强调的显然是：尊重、谅解和宽容。

菲尔米亚尼夫人

《菲尔米亚尼夫人》是巴尔扎克在几天之内完成的一个短篇，最初发表在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巴黎杂志》上；同年十月收入《新哲理故事集》；一八三五年收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在一八四二年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一卷中，正式归入“私人生活场景”。

金钱和道德的关系是巴尔扎克热中的主题之一。在《菲尔米亚尼夫人》中，作家集中笔力歌颂了爱惜名誉更甚于财富的菲尔米亚尼夫人，寄托了他的道德理想，但其中不无美化的成分。

小说前半部的种种议论写得相当精彩，一方面为女主人公的形象作了有力的渲染，更重要的是对巴黎上流社会各色人等的空虚无聊进行了尖锐的讽刺。由此也可看出巴尔扎克通过人物语言勾画性格的功力。

妇女研究

《妇女研究》于一八三〇年二月完稿，最初发表在同年三月十二日的《时尚》杂志上，署名“《婚姻生理学》的作者”。一八三一年秋，收入《哲理小说和故事》。一八三五年，以《侯爵夫人的侧影》为题收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中的“私人生活场景”，小说的女主人公由原来的某伯爵夫人改为德·利斯托迈尔侯爵夫人，男主人公定名为拉斯蒂涅。一八四二年，恢复原名《妇女研究》，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一卷，属“私人生活场景”。

这是作家早期写的一篇机智俏皮的小品。它不象巴尔扎克后来的作品那样深沉、凝重，而是以一封“误投的信”为契机，对贵族妇女的复杂微妙的心理作了一次小小的“研究”：操守、虚荣、嫉妒、恼恨，……描写是精确的，讽刺是温和的。

假情妇

《假情妇》于一八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首先在《世纪报》上连载。一八四二年六月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一卷，属“私人生活场景”。

一个男子受人之恩，却爱上了恩人的妻子，他与恩人夫妇

一起生活，每日备受煎熬，是为了爱情而背叛友谊，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还是相反？这个主题早在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就已在作者心中形成，在《趣话》的《剑友》中已经第一次显现。本篇试图塑造一个忠诚、正直的男子形象，以歌颂纯洁无私的爱情，并反衬社交场上的逢场作戏。

夏娃的女儿

《夏娃的女儿》最初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次年一月十四日在《世纪报》上连载。当时分成九章，各章都有标题（1. 两姐妹；2. 两姐妹的倾诉；3. 一个幸福女子的经历；4. 一位名人；5. 佛洛丽纳；6. 爱情与上流社会的抗争；7. 自杀；8. 情人的得救和复失；9. 丈夫的胜利）。一八三九年与《玛西米拉·多尼》合成两卷，由苏弗兰书屋出版，增加了献辞和序文。一八四二年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二卷"私人生活场景"时，取消了序文和章节。

小说的篇名已经点明了主题。作者试图证明：在严格的宗教戒律束缚下教养大的女子，往往比在正常环境中成长的更经不起禁果的诱惑，她们的单纯、无知非但不能帮助她们抵御腐蚀，反而更易在布满陷阱的社交场中被诱入歧途。

信　使

《信使》于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五日在《两世界》杂志上首次发表，同年五月编入玛门、德洛奈-瓦莱版《私人生活场景》，和《大布勒泰什》（后并入《妇女再研究》）合为一篇，题名《劝告》。

一八三四年经过较大修改，恢复原名《信使》，收进《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一八三九年编入夏庞蒂埃版《外省生活场景》。一八四二年菲讷版《人间喜剧》又将《信使》纳入第二卷“私人生活场景”。

这篇小小的作品，构思极为简单，但却成功地运用了白描手法，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对不相称的夫妻，一桩不如意的婚姻，一个品貌出众的女人难以明言的内心苦闷，及其失去感情寄托后深沉的悲哀。

石榴园

《石榴园》写于一八三二年八月，最初题为《孤儿》，同年十月首先在《巴黎杂志》上发表，改题为《石榴园》。一八三三年收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六卷，属“外省生活场景”。一八四二年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二卷时，划归“私人生活场景”。

没有爱情的婚姻，婚外寻求补偿的不幸后果，几乎是巴尔扎克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众多作品的基本主题。本篇描写一个失节贵妇的内心痛苦和她的两个非婚生子茕茕孤立的悲惨处境。作者显然无意谴责这位女性的过失，而是对她的痛苦、不幸寄予深切的同情。

被遗弃的女人

《被遗弃的女人》最初于一八三二年九月九日至十六日在《巴黎杂志》上连载。一八三四年收进《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

六卷“外省生活场景”。一八四二年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二卷“私人生活场景”，并增加了给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的献辞。

本篇主题在《人间喜剧》中经常出现，但巴尔扎克笔下众多的被弃妇女中，鲍赛昂夫人的形象最生动，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她是贵族社会以财产、门第为基础的婚姻制度的典型牺牲品。她不能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又无法摆脱婚姻的枷锁，而不合法的爱情又往往不可能持久：上流社会的男子，无论青年时代多么钟情，毕竟有一天要为自己的家庭、财产和社会地位着想而缔结一门有利可图的亲事。鲍赛昂夫人尽管出身高贵，才貌超群，仍不能逃脱两度被遗弃的凄惨命运。

奥诺丽纳

《奥诺丽纳》最初于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七至二十九日在《新闻报》上连载。一八四四年由波泰书屋出单行本，划分为四十章，各章都有标题。同年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四卷时，取消了分章和标题，编排在《莫黛斯特·米尼翁》与《入世之初》之间。后作者又将本篇调到《被遗弃的女人》之后，《贝阿特丽克丝》之前，纳入“不如意的爱情”系列中。

在这一系列作品里，作者不仅提出了家庭、婚姻、爱情问题，也提出了道德、法律、宗教问题。奥诺丽纳不满于自己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追求独立、自由和激动人心的爱情。她抛弃了财产和丈夫，随情人出走，却又因失去财产而遭到遗弃。她指望自食其力，然而经过七年奋斗，仍不得不在社会、法律、

宗教观念的压力下，回到丈夫身边，最后身心交瘁而死。

本篇是傅雷先生的旧译，此次根据七星文库版作了订正，取消了原译本的小标题，但保留了原译的分段。

高布赛克

《高布赛克》于一八三〇年三月六日在《时尚》杂志上首次发表，篇名为《高利贷者》，同年编入玛门、德洛奈-瓦莱版《私人生活场景》时，易名为《行为不端的危险》。一八三五年编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中的“巴黎生活场景”，篇名改为《高布赛克老爹》。一八四二年收进菲讷版《人间喜剧》第二卷，重新列入“私人生活场景”，篇名又改为《高布赛克》。

本篇以雷斯托伯爵的家庭悲剧为故事线索，但主要因塑造了一个高利贷者的典型形象而闻名于世。高布赛克虽仍以收取抵押品的高利贷方式聚敛财富，却已大大不同于莫里哀笔下愚蠢的放债人。他老谋深算，冷酷无情，俨然是金钱势力的化身。他和与他类似的十来个金融家控制着法国的银行、商界、政府信用机构、司法界甚至整个社会，成为“无人知晓的国王”，人们“命运的主宰”。作者一方面揭露这个人物的贪婪、吝啬，同时也承认他的才干和力量，但和纽沁根、杜·蒂耶之类银行家相比，高布赛克的剥削方式毕竟属于相当原始的类型。

黄晋凯　袁树仁　艾　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三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多人译
页数＝６６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５６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４６０８５１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